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六册目次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明〕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曾庭聞詩六卷

〔清〕曾畹撰
清康熙刻本

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清〕王隼撰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雪軒刻粵十三家集本

冶菴文集六卷別集二卷

〔清〕閔鉞撰
清康熙刻本

..... 一

..... 四二一

..... 四六一

..... 五一七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明〕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芑山文集序

往予識芑山始姑孰

見居恒誤著卷袞萬

有奇諸刺經讎傳指

芑山文集

岳序一

上

畫古今成敗鑿鑿措

諸行惜世莫能用耳

辛未芑山遊

京師數上書言事名稱

此葉清華配補

震天下壬午奉

詔刪定四書五經大全

頒布學官累薦授史

館修撰兼侍御傷世

芑山文集

岳序二

下

孔棘不就會

行在纂次

國史當事咸推芑山克

勝任連章交譽

此葉清華配補

朝廷詔報賜對問思特

起芑山田閒行趨秩

登用又弗果嗟乎芑

山不可謂不遇卒隱

芑山文集

岳序三

三

身著書何哉集僅鉞

什之三四學術行業

略見大都推其道雖

起衰濟溺有餘焉用

此葉清華配補

多言爲哉一日芑山

自出篋中未梓藁周

視之拊膺嘆噉焚擲

殆盡聞者竊惋歎云

芑山文集

岳序四

四

以予觀芑山隋獨少

可雖負才恢傑恥自

荷晚益發晦不測或

日芑山棄家走衡湘

此葉清華配補

弔古屈平自沈處道

卒或曰芭山閒從緇

黃遊日諷書晏如或

曰芭山變姓客范陽

就降塾授童子小學

孝經或又曰芭山操

一瓢獨往來盧龍閒

莫知所終然則今世

芭山文集

岳序五

五

此葉清華配補

欲見芭山而不得求

諸其文可矣雖然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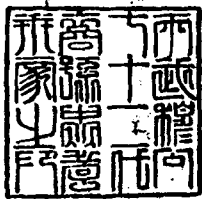
山文非不傳苟徒求

芭山以文又惡知文

不足盡芭山哉

烏尤逋臣岳蛻序

序畢



芭山文集

岳序六

六

此葉清華配補

芭山文集序

著書豈芭山先生所
欲哉今天下維棘先
生懷材抱道不得志
舍著書安之先是四
方賢士大夫汲汲進
先生於

芭山文集

呂序一

朝冀繇辟薦起詒

邦國光先生獨守正抗
行古人與稽屢挫益

此葉清華配補

自憤嘗語子曰出處

有道奚役役為僑金
陵十年嚴取與慎交
遊遠近從學者眾先
生推誠悉慮相厲以

芭山文集

呂序

理學政事相磨以忠
孝節義言求可則行
求可法胥少長貴賤
鮮不厭飫去其教天
下蓋如此先生居里

此葉清華配補

門事二親至孝儼屋
數徙風雨不蔽見諸
瑣尾流離之人傾身
拯援無德色又嘗稱
人善行成人令名任
往不使聞知它橫逆
先生者諾謚踵繼聞
者皆色變先生竊心
悲其人始終不與較
又嘗見先生危坐

室討測史事丹黃漫
漬衣袂閒攻苦勤勤
手口困瘁世弗克堪
而先生裕如也又
覽其與同人手書寓
古切偲遺意甚則痛
哭垂涕不感悟不已
其自治治人又如此
卒觀先生所論著疏
條先籍扶擿百家不

避刑辟不畏彊禦毅

然爭天下萬世是非

無少阿一時異端曲

學聞先生論議見先

生之爲人未有不祓

志濯行回視易聽者

居恒能爲詩古文不

求工曰士所覃力不

僅此矇闕深固不以

示人其後先立言無

獎又如此然則先生

之著書蓋皆本聖賢

之學出入儒先矩矱

恥浮夸以欺世者也

豈文辭章句可同日

語哉已卯秋先生戰

藝

雷都復不售度時莫可

爲焚棄制舉業閉戶

偕仲季定著四書大

全辯進

御于時三復義例明道
辨惑炳若日星亟以
告都人士都人士歎
曰芑山今世所稱有

日文集
四

道者辯之爲功大矣
哉未幾及門諸子合
先生後先所著古文
辭錄芑山文集行世
四方名碩聞是集將

成爭相引重思一見

先生而不可得夫以
先生之人度先生之
爲書名實兼茂天下
罔不誠服無間言其

日文集
五

昭茲來許而莫或廢
也宜哉善乎先生之
言曰程朱各有異同
後儒剽摺波靡棄孔
孟而從程朱

滋甚百氏尤厖雜羣
言殺亂不可不明去
從張子創爲與古人
書雖古賢人君子之
說未嘗無駁議然特

就唐宋大家析別醇
疵耳安得盡諸紕繆
穿鑿者而是正之繇
斯以觀先生審取舍
黜傳會至矣集中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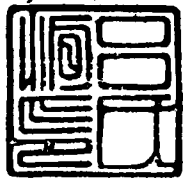
議雜著皆裨贊名教
抑惡足以盡先生底
蘊哉先生不以予淺
黯屬予較讎予因述
其概於簡末以明先

生之論著蓋有甚不
得已者且以見先生
今日之文世之人得
而見之若夫先生之
爲人與其素所蓄積

合忠孝節義理學政
事而一之者未可徒
就其文而悉窺之也
嗟乎著書豈先生所
欲哉

西蜀後學呂恂謹

序



山文集自序

張子少介立長壯出
交天下士後先論著
盈篋笥閒發視之大
者關

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證
據經傳折衷諸家同
異不阿又家世厄困

呂序畢

罕藏書文亡所師法

雖諷諭幽憤恥爲世

屈往往與古合故不

忍輒淪棄甲申避地

自序

葛川感時撫事嘗刪

取舊文授梓梓未訖

庚寅里居方輯次篇

簡綴爲完書自傷三

十年閒摧伏翫翫與

道進退率顛躓至此

空言何補哉一夕仰

天怫惛舉凡未梓者

自序

悉焚去存若干卷藏

于家仍署芭山文集

非自謂文足傳亦猶

仲尼曰文莫猶人云

爾且以見介立危困

如予論著彫落志義

益巖然瀕危殆不稍

變士可不自黽哉雖

然當時嗜予文者自

搢紳迄四方同學諸

子蓋衆非必盡阿所

好然知己僅十數人

而止之十數人者或

齋志沒或逋窟饑飭

數千萬里外與予生

訣不相見欲如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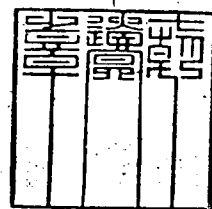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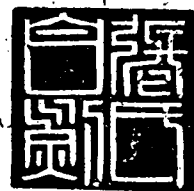
遊從宴笑日講求有

用不可得安往而與

知己遇哉是非俟後

世可也

芭山張自烈序



自序

自序畢

芭山文集凡例

一是集初本二百卷有奇蓋皆及門
後先私輯錄者一日先生見而喟
曰空言耳多則贅古人弗爲也因
復加釐定凡羽翼風教匡救國俗
與經史相發明者存之餘悉刪去

芭山文集

凡例一

一

始疏議卒旅詩計如于卷制義殿
焉疏序雜著卷內有先生既脫藁
偶逸者有既鏤版復漏者今姑存
原目於各卷俟續梓出公同好又
集中與古人書自先生創爲之本
朝著作家所未及擬專彙芭山與

古人書梓行論世者庶知考正

一先生舊著經解史辯雜論語錄辨

似錄黨戒錄孤史等書繕寫甫就

中更兵寇原藁散亡今四方及門

諸子方蒐佚補遺次第殺青故諸

書雖未遑布仍列總目謂觀成有

待也

一國朝名集充棟其間考績祝壽諫

墓之文可傳者實少它代作又摭

萃葉鮮實自欺欺人往往為有識

所鄙笑先生性不屑代作慶贈誌

碣素恥涉筆雖尊貴密友不能得

其寸簡片言故集中代作者僅劾

姦輔疏王公書院記二篇壽序挽

章槩不載非先生焚草未梓先生

初未嘗隨俗屬草也甲申以後論

著慮觸時諱封瘞芭山不出示世

皆及門所未窺見異時史氏宜有

采錄云

一先生交天下士數十年賢士大夫

書牘抵先生所者非辯正古學卽

衡論國是積累盈十數篋先生嘗

擇其有裨勸戒者凡二百餘則裝

潢為四方書牘手卷若干軸冷及

凡例二

凡例三

門懼散軼不傳擬合書牘暨先是
薦舉章奏公移爲芑山文集附錄
二卷略次本末播告同志俾後有
考焉

門人席仁拜手謹書

芑山文集

凡例四

六

凡例畢

苞山文集總目

明 張自烈著 孫世篤

弟 自熙 門人王治洽較

自勳 閱 錢士衡

疏議 二卷

書牘 十卷

雜序 五卷 卷之第 五續梓

傳記 四卷

進策 二卷

雜著 四卷 卷之第 四續梓

答問 四卷

旅詩 一卷

制義 一卷

已上共三十二卷內闕二卷嗣出

經解 四卷

史辯 十卷

史論 四卷

語錄 四卷

理學辨似錄 六卷

黨戒錄 三卷

孤史 三卷

已上共三十四卷未梓嗣刻

附錄 二卷 嗣刻

苞山文集總目畢

芭山文集目錄

疏議卷之一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

回奏鉸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

進四書大全辯疏

代科臣劾姦輔疏

請釐正大明會典疏

請訂補憲章類編疏

芭山文集 疏議目錄

進大學衍義辯疏

進宦寺賢姦錄疏

進黨戒錄疏

疏議卷之二

駁朱友文釋郭祐議

用士議

都督譚廣杖殺蕭翔議

駁射議

駁陳言議

東事議

君死社稷議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保舉議

實墮議

芭山文集 疏議目錄

疏議目錄畢

世山文集目錄

書牘卷之一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與劉復慙論秦焚書書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與蘇明允論被匈奴書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世山文集 書牘目錄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與蘇子瞻論始皇書

與蘇子瞻論秦郡縣書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書牘卷之二

與曾子固論楊雄書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再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與鄒南皋論袁州學記書

書牘卷之三

上皇帝為友訟寃書

上皇帝論特用書

上皇帝論左兵橫暴書

再上皇帝論官兵四蠹書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一

世山文集 書牘目錄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二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三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四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五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六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七

與省直同社鄉紳書

與諸生論集註書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書牘卷之四

復夏彝仲書

與吳次尾論先王孔明書

與吳次尾論稱傲書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與友人論辭薦舉書

與范計部書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書牘目錄

書牘卷之五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與友人論交書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復沈眉生書

再復沈眉生書

與友人論制義書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書牘卷之六

與戚南塘論禁令書

與呂大司馬論絕盜書

與鄉紳袁景源論幫解書

與合郡鄉紳論六款書

復司李丁墨巖公祖書

復廖太尊論脩府志書

辭廖崑湖公祖脩志書

書牘卷之七

與吳次尾書

書牘目錄

復吳次尾書

與同社論艾選書

與陳士業書

與艾千子書

書牘卷之八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與儀部張受先書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復陳士業辭史公辟命書

與江督袁臨侯書

答江督辭辟薦書

上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上黃閣部書

書牘卷之九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與揭潛銘書

復江督袁臨侯書

書牘目錄

與樊康侯公祖書

復樊康侯公祖書

書牘卷之十

與大司馬呂豫石

答陳則采

與沈眉生

與劉伯宗

答某邑傅

答黃生

與袁臨侯

答袁臨侯

與吳次尾

與徐闇公

再與吳次尾

復何叔子

與顧生

復袁臨侯

與申素園吏部

書牘目錄

與沈耕巖

與吳次尾

復吳次尾

與太史楊機部

復袁臨侯

復宋未有

與吳次尾

與陳士業

與太史楊機部

與揭潛銘

與廖昆湖公祖

復廖昆湖公祖

與惟適卓菴第一

與惟適卓菴第二

與惟適卓菴第三

與惟適卓菴第四

與惟適第一

與惟適第二

與惟適第三

與惟適第四

與卓菴第一

與卓菴第二

與卓菴第三

與卓菴第四

與兒生訣書

書牘目錄畢

書牘目錄

芑山文集目錄

雜序卷之一

進策序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遜志齋集序

六柳堂集序

史德序

苦梁吟序

與古人書自序

芑山制義自序

雜序卷之二

四書大全辯序

刪定四書大全辯序

評定余冢宰古方略序

樓山堂集序

孔明過化錄序

劉巨塘述略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芑山文集 雜序目錄

太上感應篇序

四書寄言序

柳子玄筌序

送余子還率山序

贈周生辭聘詩序

鄒貞節傳序

雜序卷之三

甲戌文辯序

皇明歷科程式序

芭山文集

雜序目錄

丁丑文辯序

古今論表策合辯序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上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下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經程墨文辯序下

四書小題文辯序

雜序卷之四

己卯程墨文辯序

壬午程墨文辯序

吳次尾壬午副卷序

姑山問業序

漪園近義序

錢吉士制義序

梅惠連制義序

金方平時文序

怡草二刻序

劉子制義序

重刊文集

雜序目錄

旅詩自序

旅言三刻自序

雜序卷之五

奉使朝鮮記序

芭山經解序

四書辯註序

古今理學精義序

古今理學辯似錄序

朱子通鑑綱目辯序

史辯序

宦寺賢姦錄序

黨戒錄序

重訂說文長箋序

四方書牘手卷序

字彙辯序

鍾譚詩歸辯序

古文辯初編序

孤史序

已上共序十五首副刻

芭山文集

雜序目錄

雜序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傳記卷之一

晉徵士陶潛傳

隋王通傳

宋蘇洵傳

芭山自傳

傳記卷之二

余家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王公書院記

代

芭山文集

傳記目錄

芭山藏書記

雩記

尾記

葛川書歸芭山記

雜廬記

傳記卷之三

僦屋記

旅記

一有序

旅記二

旅記三

旅記四

旅記五

旅記六

旅記七

傳記卷之四

雜記一 有序

雜記二

雜記三

龍山文集

傳記目錄

雜記四

雜記五

雜記六

雜記七

雜記八

雜記九

雜記十

雜記十一

雜記十二

雜記十三

雜記十四

雜記十五

雜記十六

雜記十七

雜記十八

雜記十九

雜記二十

龍山文集

傳記目錄

傳記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進策卷之一

本計

辟薦

平寇

儲材

去弊

進策卷之二

審序

芑山文集

進策目錄

法祖上

法祖下

崇實上

崇實下

講學

進策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雜著卷之一

記邗上語

記白門孫幼竊語

記南浦何叔子語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聖無死地辯

孔子不絕原壤辯

曾皙杖參辯

芑山文集

雜著目錄

侍坐鼓瑟辯

續師說

芑山說

蚩說

雜著卷之二

書黃牛廟記後

跋毛穎傳題後

書送許鄂州序後

書柳子厚吏商後

書定州新建學記

跋五賢贊

書康錄郎中誌銘後

書丹稜楊君誌銘後

書陳龍川集後

跋范吳之正蒙序

跋江州重建濂溪書堂記

跋朱晦菴手帖

跋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雜著目錄

跋謝文節集

跋熊去非集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書顧天文後

書羅圭峯集後

書林生告天疏後

書吳子上金公書後

跋李生殉弟傳

雜著卷之三

自撰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銘 逸

故妣何氏孺人墓誌銘 逸

亡弟惟適墓誌銘 逸

明汪文學元配余氏墓誌銘

彭孺人墓誌銘

應兒壙誌 逸

自祭文

誓墓文

雜著目錄

明後君存宗劉公行狀

雜著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答問卷之一

問或言水火相尅

問或言天一生水

問或言五行生尅

問或言萬物生於陽陽生於陰

問或言凡白爲陽黑爲陰

問或言五行皆有土

問或言先後天八卦圖

芑山文集

答問目錄

問或言十二元辰

問或言易者象也

問或言兩日相承

問或言曆法

問或言律法與曆法相應

問或言天地玄黃二氣

問或言雲能成人物之形

問或言日行一月一周天

問或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

問或言鬼亦是生氣

問或言朽麥化爲蝶

問或言百草化爲昆蟲

問或言天下萬物皆生於虛空

問或言風霆雷雨

問或言水自古稱東流

問詩學得失

問世謂鄭衛詩皆淫然與

問諸家言詩無確據

芑山文集

答問目錄

問後世言詩自五言六言至七言其體不一

答問卷之二

問學者論著紛紜異同雜見

問古今是非無定論

問古今文人不相下

問有言吳太宰誣死者

問汲冢周書傳世已久果可信否

問道德經守微篇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問道德經獨立篇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問道德經重德篇躁則失君

問道德經養身篇功成而不居

問老氏吾所以有大患

問道德經儉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問莊子逍遙篇大義

問繁露權誦之說

問繁露董子深察名號篇

問論衡謂河圖洛書

問論衡初稟篇

問目天集 答問目錄

問論衡骨相篇

問論衡物勢篇

問論衡龍虛篇

問論衡道虛篇

問論衡語增篇

問論衡命義篇

問論衡率性篇

問論衡吉驗篇

問論衡藝增篇

問孔子欲居九夷

問文章鍊句法

問蘇子瞻自言初入黃廩入既絕

問宋章惇云九歌取諸國風

問古今論賈誼得失

問董仲舒短長

問白居易應制策得失

問蘇軾制科策詳略

問歐陽永叔謂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

問目天集 答問目錄

問蘇洵明論言叛父母喪神明則雷霆下擊之

問蘇洵上仁宗皇帝書

問賈誼班孟堅蘇子由論秦亡

問蘇軾專任使策

問蘇軾厲法禁策

問李觀強兵策

問程伊川云孟子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

問邵堯夫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

答問卷之三

問方正學云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

問王陽明云聖賢待人亦有時委曲

問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偽儒

問歐陽明卿問云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問陳白沙與及門張廷實書

或問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

問薛敬軒云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

或問顏子屢空之旨

答問目錄

問王龍谿云告子一生兩心性學

問鄧定宇云天命之謂性

問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

或問孔子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或質於湛甘泉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

或問孔子當時果是為何乃如此憤發

問患不知人也

問洪覺山云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

問陳白沙與任明府書

問王龍谿云區區賴師友之訓頗知在性情上

用工夫

或問某未能齊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已欠直

問方正學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也惟斯文不

易以與人

問薛敬軒云子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問薛敬軒云時中似義字

問薛敬軒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

學俗學中來者淺

答問目錄

問薛敬軒云讀書當使由己之口入己之耳

謝錫命問王陽明曰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

或問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

問羅近溪令大湖時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

汪伯玉司馬問焦漪園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

十年一進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

問薛敬軒云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問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

問溫公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

問馬谿田云敬非只是箇閉門靜坐的工夫要在隨事謹恪做去

問王陽明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選粗些敢問其粗處安在

問與禽獸異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大露英氣

問李延平云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

山谷文集 答問目錄

問呂巾石與蔣道林督學書云來教專言性善日久指點來學必如孟子爲是

問薛敬軒云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

問馮少墟云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

問鄒南臯云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

問薛敬軒云程子云善固性惡亦不啻不謂之

性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問方正學答俞子嚴書其略曰聖人之大者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亦莫加於周孔

問湛甘泉云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字湛說果可從否

問鄧定宇嘗言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啻而人自化

問鄧潛谷云欽明明也啟明亦明也

山谷文集 答問目錄

答問卷之四

問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

問宋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問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司馬溫公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問司馬溫公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

問張橫渠云經籍亦須記得

問劉屏山云聖賢相傳一道也

問劉屏山論湯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情然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

霹靂震懼而死否

問伯夷叔齊逃是否

問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

問陳希夷嘗戒种放云

問程明道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智仁勇也

卷之三 答問目錄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

問程伊川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

氣粹然達於外

問程子云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問程伊川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

楊雄

問程伊川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

問程明道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

問程伊川自治邇洛容色勝平昔

問程明道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

問程伊川云學莫貴於知言

問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

問程明道語謝頌道云兩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

問程伊川云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問程伊川云性相近也此言氣稟之性

問程伊川云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卷之三 答問目錄

事以其記事

問馬融為世通儒教養諸生有千數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朱晦菴云也是鶻突

問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

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

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

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問呂希哲云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

問陸象山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

百餘年未了大公案

問陸象山云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

問朱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

問陸象山與傅聖謨書其略云謂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

問陸象山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濟道是為善所害

問陳止齋云韓愈論荀氏何其依違於是非

問陳止齋云楊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

芭山文集 答問目錄

喜之

問陳止齋云莊子云學者學所不能學真知言哉

問或言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歸

魯時孔子六十二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

問本朝馮氏熒曰漢高大牢一祠尹起莘謂

四百年命脉所繫孰知秦始皇初并天下即

召孔鮒為文通君復拜少傅豈若漢高遜之

十二年即孔騰奉嗣之封賞啓於孔鮒之文

通則孔子歿而知尊孔子者始皇始之

芭山文集 答問目錄

答問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旅詩卷之一

夢謁東坡居士

懷夏彝仲

秋浦舟中

入山

黃鵠

賦得獨鶴凌雲去

夢與鬼語自警

七口文集 旅詩目錄

感事

蕩子婦

聞劉士雲惡詭

酬嚴子岸

趙無聲集鷄鳴山東同學諸子

南村園居成志感

蘇生貽愷菴詩酬寄

客舍草鳴似恭語唁之

在昔篇哭楊汝開

喜見疏鑿

無題

賣鬼行

馴大詩

金陵得家信

自遣

南庄卽事

旅宿聞珣

書長安壁

芭山文集 旅詩目錄

宿牛首

雪夜寓姑蘇顧園

山木上人客陳眉公山中因寄

金陵東燕中同志

壬申歸自燕獨坐子舍有作

憶詩

護竹 并序

次耳聾詩 并序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憩茂園草亭

山居

南譙暮春即事

始至葛川

卜居

己丑春日書懷

讀宋史有感

避亂大岡偶成

結廬學命歌

并序

芭山文集

旅詩目錄

芭山文集目錄

制義卷之一

道之以德

二句

子貢問君子

一節

子與之粟

繼富

回也其心

一節

知者不惑

一節

子言衛靈

全章

夫子欲寡

能也

芭山文集

制義目錄

前論戲之

一句

邦君之妻

一節

所求乎子

二段

無恒產而

為能

行或使之

能也

所以別野人

一句

不仁而可與

二句

養生者不足

一節 送

曾子居武城

全章

敢問招虞人

一節

富歲子弟

一節 逸

君子有三樂

全章

制義目錄

制義目錄畢

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余楷 較

疏議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臣某為致治首明理學。黜邪先正人心。懇乞 勅訂四書大全。闡緯聖經。光昭 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 成祖特命纂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謬。彼纂此刪。與原本頓異。後學文辭失真。義理寢晦。悖孔孟而

芑山文集

卷之一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崇佛老。棄忠孝。而尚權姦。甚乖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略而已。臣少遵祖父庭訓。借臣弟自熙自動。講貫是書。見坊本脫誤。心甚痛之。因歎

諸儒臣承 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速。各章小註。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論議。宜擇別增入。或

詰臣曰。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為。臣謂 本朝洪武二十三年。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說。足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通。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 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

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 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

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知。九幸四方。傳學洽聞。之士。皆蒙義例。不以臣言為非。具呈南京國子監。咨

部。錄行。崇禎十四年。江西學臣侯峒曾。據兩直十三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 旨重訂。學臣行文袁

州。取臣四書大全。辯寫本。到道。驗實。進 御。臣以前此未經具 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

初藁相背。即臣寫本。塗乙。義例雖明。倫次未定。故未齋送學臣。然又恐臣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

坐視。刪纂紛紛。亂後世學術。臣學不終。臣罪滋甚。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特詔有司。許加敷

定。假臣編摩數月。於 國家無少勞費。在是書粗有發明。書成繕寫呈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賜名

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所取正。義理日著。經術徐興。久安長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 二祖建

學與教至意。天下曉然知 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時方孔棘。不廢講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為萬

世 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本不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它如臣所論定程

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它如臣所論定程

朱遺書語類。古今理學辨似錄。史辯。大學衍義辯。歷代名臣奏議辯。古詩文辯。宦寺賢姦錄。先冢臣余懋衡古方略等書。篇卷浩繁。剞劂有待。擬次第上進。仰取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臣居恒非無藹議。然身伏草野。就大全言。大全不敢越次。而有條例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一卷。辯略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謹隨本奉進。以聞。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沈耕巖曰。芑山有功經傳。大全辯特什之一耳。選

朱子文集 卷之二 重定大全第一疏三

歲咨部版行金陵者。予與周仲馭吳次尾皆有序。四方被服芑山之教。無間言。今三復此疏。益信芑山論著。非詞章訓故家所及也。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

臣某為芻言可采。聖學宜明。復懇頒布四書大全。以佐儲講。以裨盛治。事。臣竊見坊刻大全。謬日滋。謂宜釐正增定。推廣成祖纂修初意。臣於本年某月日具疏。恭錄舊所撰序例辯略與友人論大全書呈進。仰候聖裁。適閱邸抄。見江西按臣徐養心據南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題。請頒行重定四書大全辯。隨奉既係倡明理學。該部迭覆之旨。識者舉手加額。謂理學丕振。人文蔚興。起衰濟溺。端在今日。不謂部覆延緩至今。臣不勝惶懼。雖然。臣言非迂謬無當也。臣自少迄壯。反覆是書。多所發明。即臣生平不附流俗。不背經傳。概見於此。臣先是竊從諸儒臣聞。文華殿額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因念祖宗朝治天下之道。莫不繇學大經大法。莫著於四書。獨士子割綴為文。冀倖進取。空習句讀。罕裨實用。臣甚惜之。我皇上法祖勤治。講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臣嘗伏讀明繪誠正功疎。治平罔效等語。仰見皇上服膺聖經至意。然則四

朱子文集 卷之二 頒行大全辯第二疏一

此係部之遺

○因言可○以○如○人○

今士皆備經四書。取科名耳。可嘆

此亦引君當道之類

皇上下法 祖勤治 講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 臣嘗伏讀 明繪誠正功疎 治平罔效等語 仰見 皇上服膺聖經至意 然則四

皇上下法 祖勤治 講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 臣嘗伏讀 明繪誠正功疎 治平罔效等語 仰見 皇上服膺聖經至意 然則四

書為治平綱要明甚。士子宜覃力四書。求所為治平

之道。明甚四書。既治平所自出。不可不釐正。增修。又

明甚。况今。儲講方新。諸儒臣宜先明大經大法。宜

先求諸四書。今大全舛謬者。不思釐正。闕漏者。不亟

增補。理學不明。實效不著。皆由是始。非所以端治本

光。祖制也。臣又伏念當日纂修大全。太祖未暇

而有待於。成祖今增定大全。成祖列宗未暇

而又有待於。皇上如謂是書不必增定。則是

太祖所未暇舉。成祖不必創為纂修。成祖既可

纂修。皇上豈難增定。蓋法。祖翼聖世異道同未

可以字句增修為悖。祖為叛經也。况增訂雖正。臣

身任之。既無築舍道謀之嫌。兼省開局辟屬之費。事

苟合道。不行何待。臣前疏論列甚明。僅荷。曲垂省

覽。慨賜施行。將大全一書。如日再旦。皇上開繹聖

經。光昭前緒。豈惟學校攸賴。所裨助。儲講。且億萬

世無疆矣。伏惟。聖明財擇。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錢吉士曰。深明今日增定不容緩。三百年來。未有

見及此者。芑山之功。雖萬世不祧可也。

回奏銀行四書五經大全辨疏

臣某為遵。旨銀行書籍。謬陳管見。仰候。聖裁事。

臣舊增定四書大全辨。崇禎十六年。具疏恭請

先帝御序。鐫布學校。疏成未。上。前任按臣徐養心

特疏。題請頒行。既奉。先帝倡明理學。該部遠覆

之。旨。前任學臣侯嗣曾。牌行袁州。酌議動支本縣

官銀。撥梓臣念四方多故。公帑告匱。不忍刻書擾民

事。寢不行。十六年十二月。寇陷袁州。臣一門罹禍。獨

慘。先人見背。仲弟淪謝。臣出入兵燹中。身被重創。僅

存喘息。東西奔播。十七年正月。臣扶老母。挈季弟

寓廣信興安縣。旅魂少定。方率業是書。未幾驚聞

國變。日夕崩慟。不遑輯次。十七年十月內。臣閱邸抄

見按臣周燦。據江西府屬舉貢監生連名公呈。續

題前事。奉。旨四書五經大全辨。每鈔十部進覽。欽

此。欽遵。臣亟圖鑄版裝潢。呈。進。竊疑者。按。臣前後

疏。具在。皆專言四書大全五經尚有待。明旨驟及

五經。果五經四書一時併鑄乎。抑先四書次五經乎。

所。錄。者。果孰助工價。孰董劑。刷乎。臣。僅。能。增。定。雙。上。

力不能自錄果孰錄此四書五經大全遽令進呈

乎本年四月內管袁州府事臣廖文英奉撫臣曠昭

按臣王孫蕃學臣吳炳各衙門照會專差星馳至興

安督臣錄就進御臣且惶且懼蓋緣篇卷浩繁刻

費莫措未能功成不日因念國初諸儒臣承命纂

修時方承平資出內帑今臣借臣弟自勦是正諸

家補儒臣未逮適當中原鼎沸一切繕寫刊較或俟

諸同學或委諸梓人蚤暮淹速臣難逆睹伏乞

皇上展限暮年俟書成捧進睿覽特詔禮部頒

行近以紹先帝未竟之志遠以昭二祖列宗

崇文闡道之緒則聖經粗明承學攸賴而臣亦不至

延緩獲戾矣抑臣愚尤有進焉王言綸綸宜詳且

慎按臣既專言四書大全明旨宜曰增刪四書大

全辯著進覽五經大全併令增定頒行如此則部臣

灼見次第臣亦知所適從若之何併五經四書而遽

錄之也按臣止言四書而明旨遽及五經又不明

示以錄行之故與進呈之期臣愚不能無惑况臣

於四書大全折衷羣言權衡史事皆發明古聖賢

王大經大法私冀我皇上因文求實稽古濟時或

痛戒沈湎或嚴抑權姦或擇輔弼而釋黨禁或戒聚

斂而汰冗費或而光復土宇或酒警雪取

而祇紹不基諸如此類微寓諷勸皆有裨初政

之萬一皇上厲精勤治本之以清心寡欲推之於

設誠致行孳孳與諸大臣求撥亂反治之道中興威

業取諸四書五經而裕此臣區區弋獲之見為

新朝涓埃之助非特補輯訓詁而已惟皇上鑒臣

之心思臣之言不以為濶迂而忽之則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欽依敕刻書簡進呈事理為

謹具本奏聞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沈耕巖曰新主南御方顯然望治亡何貴竹皖

桐朋姦肆整善類咸惴惴芑山以草莽被誘至榜

姓名于朝誣坐黨獄酷行捕逮會江右直指續題

大全疏甫入人人為芑山危未幾奉命旨率脫于

禍信乎天之未喪斯文也雖然聖經廢墜士學淪

胥賴大全辯一書昭揭星月歷統後先諸疏憂患

之情艱貞之志備見乎詞為芑山者不亦難哉

進四書大全辨疏

臣某為修輯 聖經恭請 御序以明正學以佐時

艱事臣愚竊謂今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效有似迂

而實鉅莫如當干戈俶擾之日宗法孔孟折衷衆論

熄一時亂賊之邪說而肇億萬年治平之丕基者也

歷稽前代講道右文之主孜孜訪名儒購經籍後世

稱之自秦熸詩書漢興遺書稍稍著光武還洛所載

經牒秘書頗衆唐開元迄五代後唐或募民獻書或

鑄版行世迨宋太宗建崇文書院後先蒐補書籍特

盛我 太祖安內攘外首求遺書既克婺州命王顯

宗開郡學延宋濂等為經師又常用御史袁凱議勅

臺省聘儒士與諸將說書永樂中購書官四出

成祖又命儒臣編纂經書性理大全頒布學校由是

觀之書籍之在天下猶天地之有日月無日月則天

道乖無書籍則彝倫墜古今治亂文武皆不可廢書

況 宗社淪陷以來館閣卷帙蕩無復存又況四書

大全雖先儒覃力讎正鈔流日久其間阿習朱而叛

孔孟者為多臣後先論大全書跡具在人心世道可

為流涕欣遇我 皇上光宅函寓什倍創垂方近

三祖闡道崇儒之盛遠駕漢唐宋而過之臣伏讀

明詔急求者三事自求賢聞過外其一則在古書又

慎選督學以明傳注恪遵 祖訓以策多士此皆天

下萬世斯文之幸臣民宜服膺恐後而臣偕臣弟自

熙自勲增定四書大全辨疏奉崇禎弘光 兩朝明旨

頒行今年春臣及門饒州德興縣生員臣金城臣余

楷太學生臣筮三開等協心稟梓將竣諸所辨正皆

與祖訓傳注相發明兢兢無負 皇上急求古書

至意尤不可不急請 御序表章揭日月而行霄壤

者也昔陳公輔推究宋亂獨歸罪王安石學術李忠

定銳醫恢復奄奄以變士風為急其言曰用兵與士

風似不相及實相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

賞罰當而人心服然則今日購求書史講悉經傳皆

所以正士風皆所以脩政事既不可視為闕迂無當

而四書大全臣與臣弟借史學以翼經術引程朱以

歸孔孟輯 寶訓以示來茲去近代拘儒曲學遠甚

前任江西學臣侯峋曾按按待養心臣周燦南京

子監祭酒臣今殉難周鳳翔。臣師今輔臣姜曰廣。臣

友臣今督師楊廷麟。皆不謂臣謬。欲急取臣書進

御。蓋皆本四方紳衿心同理同之論。欽承 國初

二祖 列宗降師儒。頒學校之制。以上慰 孔孟在

天之靈。俾副我 皇上翼傳明經。求治之意。使復學

知所折中。而不敢違悖。非苟阿所好可知也。臣謹裝

潢如于卷。署曰增定四書大全辯。冒 進 經筵伏

乞 皇上萬幾之服。 詳賜省覽。 寵錫 御序特

詔禮部頒行。 勅付史館。 將見 二祖所未剛輯崇

世山文集

卷之一 進大全辯疏三

兩朝所未。 綴布賴 皇上補其闕漏。 集其

大成。 因訪 兩朝儲書之舊。 增翰林典籍之員。 自四

書五經外。 討求掌故。 實見諸行。 使古聖賢垂世立教

之言。 載道為治之具。 燦然復明于世。 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 臣某不勝惶切待 命之至。

世言治極必亂。 非必亂也。 正坐失防閑之道耳。 何

以閑之。 明道而已矣。 使孔孟之道。 常明。 亂何自作。

此疏欲于干戈倣擾之中。 宗法孔孟。 皆源端本

之言

代科臣劾姦輔疏

為輔臣誤 國已甚。 懇乞 聖明。 蚤賜乾斷。 立行

罷斥。 以清政本。 以挽亂形事。 臣觀自古人臣遭時遇

主。 膺知被寵。 未有逾首輔 者也。 自古小人姦

忍欺。 擅負恩。 疚位亦未有逾首輔 者也。

裘馬少年。 揣摩善媚。 柄政以來。 厚脩私怨。 薄報

主恩。 田宅之贖。 禍延桑梓。 科名之市。 鬻及鼎元。 種種

穢狀。 久經彈射。 臣姑置不論。 人臣大罪四。 曰忍曰欺

曰姦。 曰擅。 忍莫大於召亂。 欺莫大於庇私。 擅莫大於

世山文集

卷之一 代劾姦輔疏一

作威姦莫大於結黨 四大罪師寸祿有遺。 臣

請昧死臚其狀。 日者東省釁作。 流血伏屍。 人謂致

亂者。 罪撫孫元化。 不知用孫元化。 致亂者

也。 元化庚午以前。 一七品乙榜耳。 未數月而邊道

未數月而節餞。 謬創橫豎二局。 誑煽中外。 陰為

元化撫登地。 皇上試問 元化撫登以來。 奴幾

會。 隻論及登。 登幾會一矢及鳥。 借徑引川。 百喙何解

台解。 必曰薦元化。 推元化。 有人耳。 臣聞曰。 薦者

非稟 指不敢薦。 推者非稟 指不得推。

皇上試問 會推陞轉稍不當 指者何事不

經敲駁豈獨於封疆大事而略之 又必解曰知

人實難不能料元化後也臣則曰他人可以不知該

不可以不知該元化於 同年同鄉又為奔

走入幕私人本末長短較若列眉若之何輕以

皇上封疆擲也且東省之亂不自 賊叛始元化撫

登而遼人入遼人入而登民受荼毒者二年登諸紳

知之諸臣仕登者知之廷臣抱遠慮者具知之獨元

化 輾轉蒙蔽釀成厲階青齊數百年休養百姓

苞山文集 卷之一 代劾奏稿

供其刀俎糜爛尙自解於人曰召亂非 誰其信

之亂召矣而 庇日益堅自吳橋告變一時路

諸臣義激請劾 下計拏獲彈劾自憤票擬自溫

迨攻城破邑僅以戴罪塗飾耳日 皇上試問

有此法紀否夫元化之禍齊浮於王侃之變劉胤遠

而元化止戴罪何以服侃心何以彰國法尤可恨者

撫臣王道純抗聲逆之疏洩東人之忿 屢禁切

責陰折其氣蓋切責道純政出脫元化臺臣余應杜

一疏直刺其隱始不得不賣元化自飾 至此計

無復之如是而解於人曰 不庇私誰其信之

懼天下議已欺也因設一切法箝制眾口降且不

已重以削籍削籍不已重以逮繫如黃道周吳執御

等一櫻克鋒輒為魚肉日以笏比行私挑激 聖怒

皇上試問 吳執御等意果行私何不比炙熱之

首輔而比灰冷之逐臣 憑臆脩怨彰彰較著從

古姦臣盜柄如唐李林甫盧杞宋蔡京賈似道必盡

剪所忌然後惟所欲為自吳執御等逮繫人人重足

誰敢片言及 者臣不意 聖王乘乾之日

苞山文集 卷之一 公劾奏稿

專擅作威至此極也 又必詭詞自解曰票擬不

自己出然臣親 與次輔 貪位嗜進同惡

用濟體 所不快者 代為下石如詞臣羅喻義

等是也 所不快者體 代為搦戈如科區吳執

御等是也 皇上試問廷臣中骨鯁不阿曾論列

者今有一人在班行否二輔方借朋黨二字

芟夷善類日夜獎同伐異欺罔 朝廷將見 國家

壅蔽之勢成則 皇上孤立之象著二輔不去天下

姦擅日甚。一日如臣所糾孫元化一事。即立等。

薰街罪不稱枉。至體。梟惡未盈。虎牙已露。黨私既

恩。燮理無狀。尤不宜覩顏挾席。伏乞。皇上明正。

召禍庇私。作威之罪。併次輔。立賜罷斥。

以防大臣結黨之漸。天下事尚可為也。臣日擊四方

多難。二輔腹心之蠱。深入膏肓。祖宗二百六十年

全既為小人一朝敗壞。故敢觸死擊姦。二輔即恣臣

殺。臣無悔。惟。聖明垂察焉。

沈耕巖曰。當日。朝廷苟信用斯言。天下事尚可。

收拾。如二輔欺蔽。何予曾疏劾楊武陵奪情。雖留

中不報。義與芑山同。李空言無補。惜哉。

吳次尾曰。逐段代解。逐段攻擊。辭嚴義正。宜與胡

澹庵上高宗封事並傳。後世讀是疏。益信專莽忠

憤言不見信。往往如此。未可謂儒效濶汪無量也。

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終

此葉清華配補

世山文集疏議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光魯 吳 遇 較

駁朱友文釋郭祐議

洪武二年某月日臣伏聞元將王保保自甘肅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督將士備守夜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臥不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殺之天策衛知事朱友文曰當賊犯城時斬祐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議今賊退乃追罪之非惟

世山文集

卷之二 釋郭祐議一

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或告臣曰友文議是

陛下又從而賞之臣甚惑焉夫罪一人以儆衆人所
以戒將來懲玩寇耳若云無及于事不必追罪則凡
亂臣賊子時過事已槩從姑貸與無罪等有是理乎
行法之時有後先必行之法無假借豈賊犯城時斬
祐為軍法為足以令衆賊退而追罪祐即非軍法即
軍法乎軍吏失律就軍中戮之法也非擅也昔
有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其立斬之曹彬伐江南宋

太祖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被酒失律

如祐法所不貸不殺不足以昭國法而友文獨謂之
擅殺可乎向令祐有它勞績可紀友文爭之溫釋之
猶不失古者議宥之意不則治祐失律之罪待以不
死使立功自贖庶將來知戒今槩謂不必追罪則後

此守備軍吏雖醉臥失律人人以無及于事為辭誤
封疆而長寇讐將自祐始臣故謂祐玩法不宜賞友
文直言不當理陛下不責祐而賞友文皆非法之
正皆不可示後世願陛下深思臣言申勅溫等更

定賞罰一準律令異時軍吏有與祐同罪者使姑
息則勸懲備矣謹議

世山文集

卷之二 釋郭祐議二

嘉靖二十年八月虜入大同山西巡撫告急三邊
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劍殉既而守
陣者醉酒不戒虜登陣入大掠固原召醉帥立斬
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躡虜檄延綏寧夏固原
兵合擊之按天和立斬醉酒不戒者益見祐之罪
不容貸溫之斬祐未為過惜聖祖當日不加察
耳

友文議釋郭祐暗用張釋之對文帝語固方其詩

上立誅之則已。然彼法不至死。故釋之。曲爲此說。後儒嘗議其非。郭祐罪應伏誅。友文獨以無及于事爲辭。卒以不死。豈知春秋之義。趙穿弑君而書趙盾乎。弟勳識。

用士議

洪武某年月日。臣某竊聞給事某薦某宜牧民者。陛下問所能。對曰才高年少。勇於敢爲。陛下謂才高多過。中勇者少。循理年少。未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鮮。不生事擾民。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用之未晚。遽使牧民。未見其可。此誠陛下惜名器。愛百姓至意。臣愚不能無惑者。獨以陛下疑士太深。而信給事之言太過。未嘗答其可否。而徐進退之也。陛下苟謂其年少不可牧民。與古者四十稱

強仕禮也。然昔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言。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若茂才異行。如顏子。自可不拘年齒。臣愚謂士固有老而不勝任者。有年雖少而學問避人足。以有爲者。若之何。槩以年少。絀之。秦王猛曰。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宋司馬光設十科。嘗試法。內不核真。其不試法。厥不可得人。外官缺。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由是推之。取士而不核真。則舉錯必不審。不嘗試。則其人之能否。必不見。語曰。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默。則瘖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瘖盲者皆決矣。今陛下開給

事之言。謂某也才高如此。勇于敢為如此。未嘗核其實試之。以事而遠。謂某也才高過中。勇敢用氣如此。其究必至于生事擾民如此。而又未嘗審夫士之果過中。果恃才也。又未審夫給事之所謂才高敢為者。果何若也。一旦懸度其不可牧民而不之用。則是不使之視。不使之對。而斷然以為盲與瘖也。可乎。嚮使給事果能知人給事之言果覈實。則必不誤以非才高者而謂之才。必不誤以非敢為者而謂之勇。未必果不可用。使給事言非覈實。則非才高而以為才。非

龍山文集 卷之二 用士議二

勇于敢為而以為勇。陛下亦將懸斷其過中。擾民乎。又况士或才高而未必自恃敢為。而未必自用。或年少而有老成持重之意。雖以之牧民無不可者。陛下亦將輕信而棄之乎。又况牧民雖以慈惠愛養為首。而其間一切釐姦剔蠹。興利除害。非才勇不勝任古之循吏。如龔遂之于渤海。黃霸之于潁川。虞詡之于朝歌。皆非迂謹不才懦怯無氣之人也。則因其才高勇敢。而遽謂其不可以牧民。豈得為定論乎。臣為陛下計。有士於此。給事既已薦之。宜召其人

面論之。管其果才高勇敢與否。果過中生事擾民與否。給事之言之果可信與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始之以核真繼之以嘗試。士之能否著而給事舉士之得失不能欺其上。如是士無不售之嘆。薦士者無雜進之弊。朝廷自此收得士之效。烏可不審權衡。因言舉廢。使賢否不紊而功實曠哉。善乎孟軻之論進賢。用舍生殺。由于管之見之視。陛下今日懸度而驟棄之者。何如臣願陛下之孰計之也。謹議

龍山文集 卷之二 用士議三

此議佐 聖祖所未足。國初大臣無一人見及此。可為浩嘆。然比年銓選殺雜。朝廷往往特簡任用。如三科武人。徒以府欄章奏。躡晉吏垣。究無毫髮助。為天下後世姍笑。尤可痛也。自記

都督譚廣杖殺蕭翔議

宣德八年月日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宜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宜正其罪

制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

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弗為

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念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

察院卽封示此章俾之知警廷臣皆曰俞臣竊以為

此不足服廣且非祖宗立法意古者闕以外將軍

制之故有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廣但不當擅或

福失人臣事上禮非將士有罪必一一請上裁也

它不具論昔大將軍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

京太祖念舊勞特宥德濟仍勅諭達曰左丞臨事

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

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待莊賈乎左丞失律當

就軍中戮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闕

外比彼嘗救信州守諸暨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

其軍法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成克厥愛母事

姑息緣此推之衛青不斬蘇建特細謹耳未可為後

法軍法與功罪準翔果有罪廣戮之未為過果無罪

廣以私愛憎文致奏當于上上枉法誅之廣雖無擅

戮名與舞文虐非辜同科為廣計殺當其罪不請於

上可也殺不當罪請于上不可也陛下宜鞠翔罪

吳次尾曰將軍得專制闕外須賢將方可篇中宜

鞠翔罪不必繫責廣擅戮此論最確
復下司寇刺譏廣翔曲直以正邦典著為令謹議
罪諸臣雷同附和。不匡救朝廷闕失。皆不足聽。臣請
與否。豈必繫責廣擅戮哉。御史劾廣擅殺。不閱實翔
上可也。殺不當罪。請于上不可也。陛下宜鞠翔罪。
廣以私愛憎文致奏當于上。上枉法誅之。廣雖無擅
戮名與舞文虐非辜同科為廣計殺當其罪不請於
法軍法與功罪準翔果有罪廣戮之未為過果無罪
如老史所云

騎射議

崇禎九年月日 朝廷用某御史言詔天下生員舉

貢兼習騎射蓋將合眾騎射禦 寇中外咸曰便臣

愚竊謂緩本急末務小遺大非計臣考古今興亡治

亂不盡絲騎射諸大臣匡王定國不聞皆以騎射見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試將才者限以弓矢一夫之

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蘇洵言昔之所謂武

舉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耳表

太祖令郡國生員習射中式後十日試騎射書算律

未幾罷 本朝武科具在應武科若而人率專肄騎

射 國家思登進騎射之人取諸武科足矣復紛紛

課文士何益况武試兼策論不令為經書義但甄別

識議短長戰陳方略優劣耳策論當觀大義勿苛求

文辭或武人有他技能而于策論未盡工不宜槩實

弗錄夫武人不專以策論工拙為進退與文士不專

以騎射能否為取舍其為器使之道一也又况今日

文士之于騎射力罕兼優事非稔習一旦責以操弓

乘馬矜羿蒙而軼造父猶責耳以視趣足以持去古

器使遠甚無論翹關負米身材之選能兼騎射者未

必皆滅 剪寇其間雖才且賢如方召伊傅箕黃韓

范富歐諸人以不善騎射黜則終隲下老耳今天下

所乏非騎射也督鎮幹弁之善射者比肩立往往養

賊自封橐弓臥矢退士雖工騎射不講求忠孝不相

髮膚為國用雖顏頰古造父羿蒙徒亂竿耳又况我

能騎射 寇亦能騎射兩能角立勝負輒相當又

寇騎射什伯我我則則 寇勝如是而謂騎射足以

共武服致理平臣不信也為今計 陛下先慎簡賢

樞輔集思廣益使百司知所法又勅各省直學臣風

厲忠孝課習掌故及時政得失利弊毋徒經書義取

士沾沾歲科塞責止又博咨士之富學行經濟者各

歲貢數人超資次用之凡皆治天下之大且急者不

在士之騎射不騎射也合此不圖惟騎射是亟及騎

射罔效然後知具文無益武備烏能素裕 寇烏能

遠平臣故謂兼騎射非計請速罷御史言更者為全

宗社幸甚謹議

朝廷方急騎射士大夫覽此議有嗤其非通論者

此器使之法

不數年。士頗嫻騎射矣。迨甲申三月。賊陷郡城。諸工騎射者。往往反面事讐。求其彎弧射賊。不一二數。論者竊嘆此議鑿鑿可行。追悔無及。惜哉。自記沈耕巖曰。吳次尾曾撰文士試騎射對。刻入樓山堂集中。意謂國之興亡。兵之彊弱。不繫此。又言東江地既少馬。士貧者不能具弓矢。安得良馬習之。此論最中利病。然未能如芑山此議之深切著明。合騎射對與此議觀之。則御史妄意紛更。何益哉。

駁陳言議

臣某言。崇禎十年十一月某日。臣伏見直隸安慶府保舉生員蔣臣。憤閣臣會試錄文。輔臣。淄川。張至登。建德。典試。沮抑辟薦。詳為辯駁。請閣臣自行簡舉。改正母壞祖制。又輯皇明薦舉考。具本赴通政司進呈。通政司張紹先等。據蔣臣薦舉致治良圖疏具題。稱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今將原本封進外。其薦舉考貯臣衙門。應否封進。伏候聖裁施行。本年十二月奉旨。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

紹先等著議處。原書著封進。臣伏讀明旨。竊嘆閣臣謬為團體。累未有若是之甚者也。臣不敢苛求閣臣。隱微姑就陳言二字音義詰之。其不讀書。不識字。皆昭然可見。臣攷六書。陳音臣。列也。商書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是也。又久也。盤庚失於政。陳于茲。是也。又舊粟也。詩我取其陳。是也。又敷告也。孟子陳善閉邪。史記箕子以洪範陳之。是也。臣又謹按祖訓一款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鞫問。情絲明白。處斬。又大明律云。內外

大小官員。但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白條陳。又云其陳言事理。並要簡易。不許虛飾繁文。祖訓律令。所謂陳言條陳。猶駁陳奏陳之類。非文字中陳陳相因。陳言務去。如陳腐等語。明甚。嚮令通政曰。書係陳言。則是陳腐之陳。忽玩。實訓宜坐不敬。今但曰。事係陳言。則專屬蔣臣。上書而言。與敷陳條陳。蓋同語義。甚明。閣臣一覽而知。若之何。妄指條陳為陳腐也。或告臣曰。閣臣忌蔣臣攻已。因遷怒通政。明知不可欺天下。姑以是細通政耳。果爾。則閣臣去指鹿為

卷之二 殿陳言議二

一三

馬幾何視。陛下何如。主臣不敢深言。獨是絲綸關萬幾治。忽宜若何。茲復顧自顛倒。件謬至此。何以正邦。與何以風百官。夫閣臣端居台衡。任大責重。古今姦邪誤國。載在史傳。臣竊恨之不意。陛下聖明。乃有不讀書識字。如二三閣臣者。昔姜平子賦詩。不識一丁。荷堅擢上第。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不足以獻也。堅從按莊子云。丁字有尾。若直下。尾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堅與平子皆不識一丁者。唐李林甫不識杖。杜蕭昊不辨伏臘。宋大觀中集英殿唱林德不識甄委字。至今以為笑。然此猶小失耳。

今閣臣則失在絲綸矣。通政曰。事係陳言。明旨則曰。實訓稱係陳言。不甚相矛盾乎。通政忤閣臣無罪。而可以議處。言官萬一劾閣臣。不無罪而可以戮乎。臣非為通政求白。所惜者閣臣職典論思。既不能斷決大可否。大是非。且莫辨條陳陳腐為何義。播諸中外。傳諸簡冊。可嗤孰甚。閣臣雖欲自文過。陛下雖欲恕閣臣。天下萬世必不為閣臣欺也。况今天下輕遽。件錯尤有甚此者。臣欲痛哭言之。而不可得。今特就陳言一端。摘其欺蔽。以共明閣臣不學無識不足

卷之二 殿陳言議三

一四

副倚注者多此類。陛下試絲臣言推之。則凡用人行政舉錯。賞罰積愆。蔽而滋謬。謂者皆不可不察。請速下臣議。勅閣臣痛自循省。過改前誤。豈惟閣臣自新。陛下亦庶免誤聽。閣臣之過。賞罰信而舉錯當。天下可次第理也。謹議。
沈耕巖曰。先帝英察過漢宣。而閣臣欺蔽至此。汚史冊實甚。賴此議與日月爭光。
錢吉士曰。指摘閣臣處。寓規諷。朝廷意無一字涉。激深得因事納忠之法。

東事議

某年月日。臣某謹按天下治亂在紀綱。紀綱脩明。上制其令。下遵其法。內順外威。是謂治微。紀綱紊替。上委其轡。下嗜其銜。罪不加誅。逆不加討。因循姑息。是謂亂徵。歷稽史冊。億千百年存亡盛衰。如出一轍。我高皇帝深鏡往跡。首正紀綱。豫絕亂萌。雖艱難共起。如汪胡藍李逆形。暴露立就誅夷。列聖詞典。國法嚴明。亂賊無一人貸斧鑕者。屈指曩事。若逆藩之于漢。濠逆動之于曹。石逆民之于劉。千斤鄧茂七。

臣子之防。朝廷二百六十年來。強臣屏息。大將提

仗義正詞。覆巢蕩穴。然後即安。凡以彰順逆之分。峻

百萬衆于外。奉馳。尺詔。罔敢躡需者。紀綱立而

國法明也。今陛下聖神在御。百度維新。逆賊

夷非奴。插迫不飢寒。首敢負。思煽亂。嘯聚青齊。殲我名城。掠我庫藏。屠我百姓。二百六十年紀綱安

在哉。非撫孫元化。余大成。執法玩寇。堅持撫局。以撫愚元化。元化以撫愚大成。蒙陛下赫然震怒。遂將調兵。特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督其軍。中外謂

逆賊旦夕誅。東禍立解。不謂宇烈仍以撫自愚。頃接

登萊巡撫胞弟徐昌治揭。臣不勝髮指。夫東事之壞

于撫。非朝夕矣。一撫而黃縣失。再撫而登州失。萊州

圍覆車在前。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宇烈甘出此。可謂

也。古今應變異宜。戰款勦撫。時通為用。然款可以

夷狄。不可以參叛。賊撫可以誘飢民。不可以貸逆臣。

今賊醜日酷。賊志日驕。即幸為我撫將使之征。奴自

贖此曹。心懷不軌。如虎傅翼。潛與奴通。為憂滋大。將

使之仍鎮登萊。負隅一方。盤踞難拔。是唐藩鎮之禍

再見今日也。况逆賊負罪既深。狡黠百出。萬萬不為

我撫者。哉律以。朝廷紀綱。不可撫。撫以登萊時勢

不能撫。宇烈竝墮術中。恬不知慮。今日通書。明日遣

官。損師辱國。莫此為甚。竊恐萊城危在呼吸。遠近

聞風。瓦解咽喉。中梗南北。不通天下。事豈堪再壞哉

臣于是深恨閣臣之謀。國誤也。閣臣以平章軍國

為任。以社稷安危為心。首輔受朝廷殊

眷。方今封疆孔棘。謀身甚工。謀國甚拙。輔政以來

奴奢弗靖。山陝流寇繼之。流寇弗靖。東省叛兵繼之。

滇南閩廣到處騷延。獨晏然不畫一策。即登萊

近事。信一私昵之孫元化。以撫自愚。東事既誤。于始

復用一庸懦之劉宇烈。撫局不變。東事又誤。于終。青

齊老幼。痛恨入骨。遠近怨謗。萬口一詞。良心稍

存。宜兢兢悔罪不暇。尚何顏而列端揆哉。陛下為

宗社計。將立賜罷斥。嚴誠文輔。吳

等。一意謀國。遇封疆用人大事。皆矢公酌議。

至撫局斷斷非策。尤不可不早計。臣搢。雖悍不

得于唐之吳元濟。昔憲宗專任裴度。斷以成功。今

陛下英武過唐憲。閣臣不能以度自處。罪亦勝贖哉。

臣志存憂國。義不敢默。雖延。怙終排異。克鋒難

犯。臣不遑恤也。伏惟陛下垂察。謹議。

楊維斗曰。正氣凜然可畏。口誅筆伐。當不在董狐

下。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大息流涕而已。

吳次尾曰。發言盈庭。無一人張膽明目。痛斥東事

不當撫者。獨于卮山議見之。異時國史訪求督

撫諸臣罪狀。追求閣臣誤國本末。賴此議尚存耳。

君死社稷議

臣某謹按記禮運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亦云

也。效死勿去。春秋齊侯滅萊。公羊傳曰。曷為不書萊

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由是觀之。君不幸有患。死

社稷者為義。為正。則不死者為不義。不正明矣。故周

厲王之出于彘。襄王之奔于鄭。越句踐之臣于吳。秦

子嬰之降于漢。漢劉禪之降于魏。宋高宗之稱臣。稱

姪于金。皆失其正。皆不可謂義。然則國君死社稷。

也。臣竊有疑于此。君與社稷俱存亡者也。社稷不

復存。則死之。君不死。不可復生。則死之。理窮勢極。則

然耳。若夫理可以不死。勢又不至于必死。謂宜悉心

與臣民死守。守而弗獲。然後以死。終之。豈有聞變遽

自引決者哉。君不死社稷。幾亡而可以存。君死國亡。

則是死社稷者。棄社稷耳。雖去。出奔。請降。遠甚。然皆

匹夫匹婦之諒耳。庸得為義乎。夫人臣之死。封疆與

國君之死。社稷事殊。而義同。昔北地王恥降魏。不遂

死也。其言曰。禍敗將及。父子君臣。當背城一戰。同死

也。其言曰。禍敗將及。父子君臣。當背城一戰。同死

也。其言曰。禍敗將及。父子君臣。當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迨後王出降。王始哭昭烈之廟。先殺

妻子而後自殺。元襲厓山。朱軍大潰。陸秀夫不遠死

也。謂帝昂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負帝

同溺死。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圍之。巡不死。相拒三百

餘戰。其後巡合兵與許遠守睢陽。巡又不死。城陷。巡

西向曰。臣力竭矣。死之。金兵圍汴。李綱單力守禦。未

幾。金兵退。及汴既陷。學士劉幹等數百人死之。夫死

社稷。必如北地昂帝之不復振。與夫巡遠幹秀夫之

不復生。然後可苟未至于。是徒株守死社稷之說。厲

世山文集

卷之二 君死社稷議二

一九

氣抗顏。一旦決裂潰敗。而莫可救。謂之不辱身。可也。

謂之不負社稷。不媿祖宗。則不可。孔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傷勇。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死有輕于鴻毛。有重

于泰山。就謂國君可徒死哉。臣恐後世不明死社稷

之美。不幸而有夷狄盜賊之禍。謬以一死塞責。使君

與社稷淪胥以亡。皆似義而非也。不可以不辯。謹議。

浣耕巖曰。此議當與日月爭光。惜世山伏處草莽。

不能早行其言。覆敗至今日。嗟何及哉。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崇禎八年八月日。臣某伏聞。朝廷專行。祖宗保

舉成法。進士舉貢外。兼用監吏士民。蓋即古立賢無

方遺意。諸臣宜悉慮奉行。不容異議者也。頃見科臣

疏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其鼎。不敢輕擲身名。監則

執袴子弟。吏則刀筆起家。民皆田夫牧豎之流。士皆

膏粱閥閱之胄。將來必有釐金賄要津者。必有戚里

瓜葛相援引者。雖連坐之法。隨其後。既有以進身

豈無術以飾過。從前之弊。未能一一釐革。明目所

世山文集

卷之二 駁科臣議一

二

謂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者。未必應弓旌而至也。

臣聞科臣是疏。不勝憤恨。竊謂此言一倡。弊不至衰

棄。祖法墜格。詔旨排沮人才。為言路滋毒。為

國家釀亂不止。舉朝大臣。未有毅然駁正以廣

聖聽者。臣甚惜之。夫科臣極詆監吏士民。不可薦。獨

不上稽。國初典制。乎洪武永樂中。往往薦用監吏

士民。如全思誠者。儒也。召為文華大學士。李彥名。儒

士也。歷官禮部尚書。郭璫監生也。遷吏部侍郎。曾泰

秀才也。為戶部尚書。楊士奇。處士也。充翰林編纂。

况鍾吏胥也。為禮部郎中。諸如此類。其勞績聞望。炳

蔚。至今枚舉不盡。而由監生薦用者尤多。即今日人

才不能比隆。國初豈無一二異等。足充使任。而科

臣獨謂監吏士民皆不堪舉用。非也。洪武三十年。令

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正統五年。令進士

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嘉靖十年。遵累朝事

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皆未嘗專任進士舉貢。祭

監吏士民也。典章具在。而科臣獨弁髦不問。又非也。

况進士舉貢非盡生。而為舉貢為進士。其始皆民耳。

與田夫牧豎雜處。耳遊庠序。而後為士。通籍而後為

進士。士民中有能為進士。而絀於舉貢者。有能為舉

貢而仍為民者。豈由士民而為進士。舉貢者皆可薦

異時。能為進士。舉貢。今日不幸而為士民者。皆不可

薦乎。又况監未必盡執袴吏。未必皆刀筆視其人。何

如耳。苟非才且賢。雖舉貢進士。可黜。苟才且賢。雖監

吏士民。可任。昔宋文隱士耳。薦授山西副使。郭傳。釋

流耳。擢為翰林。應奉吳訥。大醫院醫士耳。薦拜監察

御史。國初釋流醫士隱士。皆可用。則凡耕釣屠販。

皆不容棄。而况監吏乎。又况今之進士舉貢賢且才

者。非乏。然輩金要津者。有之。瓜葛援引者。有之。科臣

獨以此懸揣監吏士民。逆絕其進取。終置之禁錮。欲

禁錮監吏士民。而專任進士科貢。又非也。信如科

之言。幸而為舉貢進士。既可以夷。祭可以堯。不幸而

為監吏士民。雖駃騠亦驚駘。雖祥鸞亦梟鴟而已。是

非倒置。取舍乖刺。臣恐祖法自此而壞。詔旨自

此而格。人才自此而沮。言路自此而塞。國家自此

而亂。皆科臣之言誤之也。為今日計。合進士舉貢監

吏士民。擇別其堪任與否。使賢者進而不肖退。不必

謂監吏士民必不可用。臣願陛下深惟保舉利害

得失之故。勅下閣部大臣。取科臣全疏。合臣疏議。虛

公折衷。申飭。明詔。使知去從。如果臣言可采。宜明

正科臣蔽賢誤國之罪。為將來妄言者戒。至于

明詔兩京諸司。皆保舉。過限不舉。皆議處。臣謂此法

行。終不足盡得天下士。思以弋獲佐。睿慮萬一。惟

陛下恕臣狂瞽。使得盡其愚幸甚。謹議。

御史。國初釋流醫士隱士。皆可用。則凡耕釣屠販。

宋之二 駁科臣議三

宋之二 駁科臣議三

保舉議

臣某言。明詔。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兩京文職

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

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

司道知府。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

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即將實跡開

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覈。與覓在應選應陞

官一體除授。仍分立限期。吏部酌議因地方遠近以

月其餘各省直或限二月或限三四月復過限不舉

于常限之外再寬一月奉旨俱依議

者議處。舉得其人。舉主褒敘。或犯贓罪及庸闕無能

舉主連坐。臣愚以為保舉之法。累朝皆有成效。

陛下垂軫民牧。率由舊章。誠今日圖治急務。科臣某

妄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監吏士民。皆不堪任。臣既

駁正。請賜集議施行。然臣反覆。明詔有一二未盡

善者。臣敢悉慮而條陳之。臣竊見進士舉人貢監中

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可任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

有堪任知府而不可任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

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監吏士民。臣

不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士舉貢

某某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者。五

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監吏士民

某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者。然

則謂三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

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臣又不敢信也。夫取人

必因其才。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士

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

任知府者。舉主以為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進士

舉貢。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為非。詔旨所及

而不敢舉。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

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

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

則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知府。以不當舉。堪任知府

而棄之。三品以上。實知其堪任州縣。以不當舉。堪任

州縣而棄之。交棄則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

况文職三品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

豈必人人皆飽叔。皆祁奚乎。豈無媚嫉。開陋如臧否

仲之於展禽。真丘之於叔敖者乎。昔魏徵勸太宗。

三品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非如今日。盡撫按司道。

知府皆使之薦人。也。盡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

則是執道途不相誰何之人。皆望其為邪。奚為鮑叔。

果皆能野無遺賢乎。藉令中外諸臣果皆邪。奚為鮑叔。

累皆知人。其間或素負衡鑒。取之夾袋。而有餘先期。

而舉不為驟。或苟求俊。又索之倉卒。而不足過限不。

舉不為玩。如必先立限期。不舉議處。則諸臣以惶遽。

避罪之心。工且夕苟免之計。必有妄舉以塞詔旨。

者雖舉不逾期。而所舉實不可用。名存實廢。為虛舉。

大又况夾袋有餘者。雖一官而可以舉數人。舍李不。

足者。雖累年而不能舉一人。如必各舉一人。則雖有。

能舉數人者。而僅使之舉一人而止。猶騏驥能行千。

里。繫之使僅行百里而止也。其不能舉一人而必立。

限以責其舉。猶盲者必使之視遠。聾者必使之辨音。

徒窘苦之而已耳。如是而欲盡致天下之賢才。以盡。

希治效。臣知其必不可得也。或曰不責以必舉。不督。

其過限。如諉卸何。臣曰不然。求玉者必於崑岡。求珠。

者必於荆溪。今之兩雍省直學較。賢才之崑岡荆溪。

也。兩雍之同成。各省直之督學使。日與四方士晉接。

講課。士之能否長短。皆得嘗試而甄拔之。苟取才於。

此中。督學使不徒以文藝歲科解部。為稱職。兩司成。

不徒以釋奠內外課積分。為故例。通變安定湖學條。

科。每歲捧士之賢且才者著之籍。有事需才。若取諸。

寄。不能其官者連坐。而又佐之以鄉舉里選之法。長。

吏辟署之制。慎簡問臣以弘吐握。精求銓曹。以汰冗。

員。由是人才次第升進。豈必盡人而責以保舉。告舉。

而督以程限。不舉而威以刑辟。如今日之紛紛無益。

裁。至于文職三品五品以上。自制科而外。或以贊出。

身。或以藝出身。階秩雖同。材品各異。既鮮知人之明。

難責薦賢之效。尤宜嚴加擇別。無令濫舉。以滋徑竇。

者也。臣所謂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臣愚不識。

思諱。苟行臣之言。得人圖治。或微有裨助。惟陛下。

財擇謹議。

令前駁科臣議觀之。保舉庶幾無弊。諸大臣皆不。

學無術。可嘆。弟照議。

寶璽議

臣其言天。一也。繼天立極。道與天準。故民無二王。

無二寶。必一事。而用一寶。古者一二日萬幾。萬其

而後可。然三代以來。未有也。本朝寶凡十有四。

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用之。皇帝之寶。以冊封。賜

鬼神。用之。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用之。天子信寶。以

調發。番兵。用之。制誥之寶。以誥諭。命用之。勅命之寶。

以誡。勅命。用之。廣運之寶。以誡。勅命。用之。御前

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用之。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

親之寶。以答。賜宗人。用之。敬天。載在掌故。皆不可

動。民之寶。以訓。迪有司。用之。蓋。國家建官分職。設印信銅符令牌符驗。

掌凡。扈從。侍衛。令牌之號。六日。申木。火土。金水。以警

夜。巡。金牌之號。五日。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半。字銅

符之號。四日。承東。西北。承天。門東。安。西安。北。安。門。各

有。指。揮。千。戶。領。之。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

銅。牌。之。號。一。日。勇。以。精。衛。卒。雙。魚。銅。牌。之。號。二。日。嚴

以。肅。直。衛。日。善。以。潔。祀。壇。符。驗。之。號。五。日。馬。日。水。日

達。日。通。日。信。以。給。郵。傳。通。制。命。牙。牌。之。號。五。日。動。日

親。日。文。日。武。日。祭。以。察。朝。泰。祭。牌。之。號。三。日。陪。日。供

日。執。以。謹。祀。事。凡。事。殊。號。異。各。有。專。司。宜。不。能。比。而

陪。郊。廟。者。帶。之。同。寶。則。自。天。子。出。諸。劄。制。布。告。由。鎮。萬。國。祀。天。地。祭

鬼神。以。迄。冊。封。賜。勞。徵。召。軍。旅。封。賜。夷。蠻。詰。命。勅。命。

答。賜。宗。人。訓。迪。有。司。一。皇。帝。廣。運。之。寶。足。矣。

之。何。益。况。璽。號。雷。同。揆。諸。義。往。往。不。合。皇。帝。之。寶。與

天子之寶同而一以之冊封賜勞一以之祭享鬼神

天子信寶與皇帝信寶又同而一以之調發番兵一

以之徵召軍旅若是者非如周禮典瑞所辨名物用

事圭璧註圭其即為璧取發于上帝殺色界反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

以祀山川爾雅云邸本也射食亦反射鄰與夫珍

作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牙璋珠以為

以治兵守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之類琬圭無鋒芒天子褒諸侯之善結聘問之好琰

使備惡圭有鋒芒傷宰誅討之象天子責諸侯使改過

一寶亦可敬天勤民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亦可以

封賜夷蠻徵召軍旅答賜宗人亦可雖不設天子行

寶奉天之寶尊親之寶亦可然則此十四寶者審名

實權輕重萬議汰不服後世又從而增加之嘉靖

運大明天子之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

訓之寶命德之寶計罪安民之寶勅正萬民之寶

其共奉彌冗其稱名彌夸甚非所以執要御詳為

世子孫臣民式也明王憲天監古博采蕩蕩釐正

號使秩然歸于一永有所遵守以昭聖朝一統之

治豈曰小補之哉謹議

按憲章類編。天子寶璽十有四。及攷曾典。則云。寶二十四。舊製十七顆。嘉靖廿八年。新製七顆。寶自奉天諸寶而外。復有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此二寶。憲章類編闕不載。世廟七寶。紛更多制。皆無補于治。先是革除建文二年春正月。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成祖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邦。精一執中。宇宙永昌。或曰。成祖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寶成。因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愚謂寶

卷之二

寶璽三

三

所以敷政出治。惟誠信爲本。今以其夢而神之。若上帝私有授受者。徒夸耀一時聽聞而已。豈足深信哉。又記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櫟 城 較

書牘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某白退之足下。僕見柳州羅池廟碑。既嘉退之工于文。又嘆子厚生能期死。死能為神。為神能殺媮己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難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

芭山文集

卷之一

論柳侯求祀書一

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蓋

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爾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

祀。使歐陽翼見而拜之。怪也。何靈之有。廟既成。大祭

過客李儂醉。嫂。襲侯實甚。未可與敵人同科。侯立真

之。死。夫侯所稱能澤民者。願暴酷若是。豈侯之靈獨

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與。退之嘗言無形與

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是也。然則侯

果神乎。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

已耳。况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

公議不當與死事定國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惡在

能作威福。行彰瘡哉。翼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

事。為詩歌祀侯。又刻石焉。皆誣也。或曰柳侯以誦死

伯有之儔耳。果爾則雖不為怪。謂之靈則非也。僕慮

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又競傳殺李儀為神異。駭

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子厚有知能以妥以侑于羅

池哉。

吳次尾曰。根據經術。能令柳侯汗顏。昌黎捫舌。此

古今干城名教之文也。

昌黎與孟尚書。永叔記樊侯廟災。竝括于此。弟勳

此葉清華配補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某白。退之執事。聞盜殺宰相武元衡。天子下詔。得賊

者賞錢萬貫。仍加超授。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

將軍。王士平。以賊聞。呂元膺勳。曾圖淨黨。與乃。捕得

張晏等十八人。言為王承宗所遣。悉斬之。與士則士

平等官。獨賞錢未賜給。百姓疑朝廷惜錢。不守言信。

執事具表。請給告賊賞錢。謂自古未有不信其言。而

能有大功。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此論深達事體。獨

證據往事。頗展經傳。未可為後世法。請為執事言之。

卷之一 論捕賊行賞書

執事曰。昔秦孝公用商鞅。欲行令于國立木市南門

募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一人徙之。輒與之金

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彊。無敵天下

某竊以為當秦之時。法令大行。富彊立效。不盡繇于

徙木。即徙木足以愚秦民。致富彊。僅雜霸拔。數任術

之陋耳。若之何其能無敵也。况鞅本刑名之學。行變

古之法。連坐告姦。收帑黥師刑傳。誡音成。廣人以利

劫人以威。往往詐捨其信。使徙木與金。而可謂信則

鞅伐魏。誘執公子印。皆可謂之信。有是理乎。執事但

當云王者待人以誠。宜信在言前。孝公衛鞅無足法

猶且不廢徙木之賞焉。有出賞求賊。賊獲而錢不給

者乎。必如是而後立言無弊。若梁詡徙木果出於信

果無敵於天下。則非也。執事又言周成王尚少。與其

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晉封。又佚請擇

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遂封叔虞于晉。執事蓋以既削桐。不可不封。與

既下詔。不可不賞。事雖異。無戲言一也。某聞柳子厚

之言曰。以王之言不可苟。必從而成之。設不幸。王以

卷之一 論捕賊行賞書

桐葉戲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

若。未得其當。雖十易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是教王遂過也。繇子厚

之言推之。則凡出乎戲者。必非恒法。必非後世人主

所當做。做以戲為信。不可以封國。例賞捕可乎。至于

漢業之興。其大者在除秦苛。屈羣策。非區區黃金所

得。致執事獨謂高帝出黃金數萬。勛與陳平。令謀項

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果爾。則漢滅楚

皆反間力耳。皆賈販市易之雄耳。一陳平足矣。惡取

蕭曹張韓諸人畢智效功乎此○一○駭○尤○確○它黃金倍獲漢者得不

下愈速獨漢能得之乎必謂漢得天下以全孺稚所

不信安在足以導主聽斷國是乎儒者服膺經術論

世知人考道明法信其所可信行其所可行然後可

以利一時訓萬世苟襲蹈成說少所折中則似是者

得而惑之今執事于徒木剪桐之事與夫漢所以得

天下之故辨之不精信之過篤其于經術果合乎不

合乎其非好辯者私以執事工文辭嘗自信有得於

道權卒以此惑後世故私有駁正執事毋罪其安可

也

沈耕巖曰芑山非苛求昌黎蓋昌黎經術不精立

論不能無弊雖欲恕有必不容恕者此芑山之言

所以不可易耳

吳次尾曰張子每發一言原本經傳如老吏斷獄

唐宋以後多所駁正此書其尤著者

讀史須前後貫穿昌黎引徒木間楚皆據一端

言此所以來芑山之駁也弟勸讀

吳柳子厚論刑賞書

子厚足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辭雖淺近不悖

經傳足下獨非之曰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

有懲使秋為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

為不善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是驅天

下之人而入于罪也詳見柳子厚斷刑論僕以為不然夫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者言賞罰準天道生殺而已不與然

後可以無過猶書所謂天命天討詩所謂不僭不濫

賞賞必于春夏刑必于秋冬如子厚云爾哉漢賈誼

也

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董仲舒曰人君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

暑之必當其時審此二說則所謂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其無足疑明甚彼如曰賞于春夏刑于秋冬是惑

也子厚非之宜也今其為說如此子厚失其義又從

而辯之不亦固乎孟軻有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子厚反是聞僕言或少有悟耳

如此讀書無耳食之病弟照讀

與劉復愚論秦焚書書

僕聞足下之言曰。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秦終無自焚之心。僕則以焚書秦也。非天也。夫秦之必

亡。不待焚書。書。聖人所以訓後世。秦暴宜滅。書何罪。而以滅秦者。滅書乎。豈天不焚書。不能滅秦乎。必焚

書而後能滅秦。嚮者天亡桀紂。不先焚書。何獨至于秦。而焚之。况天不與秦厭亂耳。求民莫耳。苟焚書。則

將胥先王一切治天下之道。蕩然無復存。是長亂也。是滅一秦樹衆秦也。謂仁愛何。又况書不盡焚。秦實

先亡。惡在亡秦。必焚書哉。然則足下甚獨悖理。抑詎天此僕所甚惑也。某言不妄。惟足下思之。

短文見波瀾。洗本朝崆峒滄溟之陋。弟照議

焚書秦也。非天也。只此二語。正義卓然。復愚不辨自細矣。○五代時。魏于謹伐梁。城陷。梁王焚古今

圖書十四萬卷。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焚書。梁王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書一

或懼其禍。或委之罪。要皆未讀書耳。雖然。秦梁所亡。書至今存。何以焚為哉。弟勳議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僕觀足下諫論。誦習者衆。然其間低低經傳者不少。足下不自知。儕輩又不能駭正足下。僕請舉其甚者

言之。諫論曰。古今論諫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

者也。僕竊以聖人道全德備。其發為文辭。猶化工之于萬物。未可以偏全醇疵求之。世傳孔子曰。諫有五

義。度主以行之。吾從諷諫乎。此必非孔子之言。使彼尼果純乎經。則是聖人立言。不能無疵。不能經權

見去。諸子偏諛者。幾何。使明允果參乎權。則是明允加仲尼數等。仲尼之說。有時而窮。明允獨以其說補

仲尼所未及其誰信之。昔韓愈自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列。僕嘗怪愈大言欺世。無以處顏閔曾思諸

人。今明允復自謂有加于聖人。其欺世視愈何如。至若進儀秦縱橫之術。以為皆近乎權。誕謾悖謬。僕所不取。况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之謂防。發而

之之謂救。行而責之之謂戒。人臣雖以說為諫。皆而貴之發而止之耳。豈足以盡諫法。即明允謂龍

而貴之發而止之耳。豈足以盡諫法。即明允謂龍

之心不逮蘇張之術。其說僅可藥後世沽直聲。翹君
必如此方合。經術明。切。九。尚。未。涉。見。
過者進而質諸古大臣格心之道。其相去豈啻逕庭
哉。僕嘆明允好學。善文辭。不能深晰經權之辨。又過
此後世文人通病。
細仲尼以張已說皆不合道。僕敢以狂直進。明允雖
欲不引僕為諍友。不可得。幸熟察之。

孔子論諫見于後世者。惟論語事父母幾諫。及事
君勿欺而犯之。推此以求諫法。思過半矣。諷與直
不言可也。明允既不能辨其非孔子之言。反謂已
說軼其上。此後儒所必不信。芑山此書出。明允不

芑山文集

卷之一

論諫法書二

九

負慚地下哉。弟動謙

與蘇明允論破匈奴書

某白。公言匈奴貪賂不欲戰。戰必破匈奴。以某論之
賂誠失計。猝戰亦未為得也。中國疲罷甚。亡自勝之
實。而欲勝敵。不能。匈奴雖怯。制匈奴不可無具。一旦
忿然與戰。戰而勝。幸也不勝。何以善。吾後今公語人
曰。破之易耳。天與當取耳。不詳所以取之。破之何策
能必匈奴技果困乎。果一不賂。可以破匈奴乎。湮淵
之捷。寇準力為多。然非繼隆之殺撻覽。無以折其氣。
非王超之屯中山。無以扼其吭。準盡人謀者多。此類

芑山文集

卷之一

論破匈奴書二

未嘗邀天倖也。令人謀而言天與。則將使人幾倖于
天。以希渺漭不必得之數。公自謂天可必乎。不可必
乎。計莫若先自治。示匈奴弱。孜孜選將任人。凡為戰
備者。靡不具。如是則寓戰于賂。我實有以自勝。戰則
匈奴破。不戰。匈奴不敢犯中國。邀賂賂乃可絕。不然
愚恐得不償失。為中國禍滋大。公尚重思。毋忽。

李忠定嘗言禦夷先自治。老泉云戰則必破。與樊
將軍橫行匈奴。賈長沙繫單于。同一嚙語。弟動謙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友人告某曰。明允論任相至矣。其辭曰。接之以禮。而重責之。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不為過。故厚禮以維其心。重責以勉其怠。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不卹其私。其謂足下。但言朝廷當加禮宰相。而于古擇相之道。未之盡也。夫厚禮重責。以待賢相。則可以待權姦。則不可苟進不肖而為相。如李林甫。盧杞。秦檜。賈似道之徒。如○此○則○明○允○之○說○皆○不○適○于○用○雖厚禮不足以相維。雖重責不足以相勉。欲其盡忠。

書山文集

卷之一

論任宰相書一

忘私不九。難乎善擇相者。必先辨相之賢否。然後謹所以接之之道。使知自效。以報其上。不則擇之不審。任之不專。安所得賢相。可以待之。如禮責之。如法哉。後世惑足下之說。言任相而不思擇相。為害實甚。恨足下未之思耳。

崇禎自戊辰迄甲申。爰立數矣。晉探席者日衆。然旅進旅退。不得一相之用。非尸位伴食。則嚮上納賂。朝廷始皆尊信寵任。未幾或罷免。或賜死。無絲髮裨助。其夫繇于不能擇耳。詩曰。秉心宣猶。考慎。

其相信乎不可不慎也。前車既覆。獨蹟蹟不察何哉。自記

國家治亂。繇相臣賢否。漢用蕭曹而治。用王鳳胡廣而亂。唐用魏徵宋璟郭子儀而治。用李林甫盧杞楊國忠而亂。宋任韓琦富弼司馬光而治。任王安石秦檜韓侂胄而亂。若是。烏可以不擇。而謂徒加之。以禮。遽得其報效哉。讀此論者。當三思。世山是書。又不特一時感慨之言已也。勇勳識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足下策倡勇敢詳且盡僕所惑者如所謂無功而可
賞有罪而可赦皆所以責其倡此說不能無弊古之
御將者必恩足以結威足以制誠足以孚三者既具
又行以不測然後操縱自我勇者樂為用故無功而
可賞必其人將來能以功自見不至苟冒吾賞如高
帝之于韓信罪而可赦必其人將來不復以罪自
累既感吾前日之赦而又翹然希吾異日之賞如李
祐之于李愬則庶幾有濟不然賞濫施于無功雖示

書山文集

卷之一 論倡勇敢書一

誘勸適以啓僥倖士必玩赦數行于有罪雖寬文網
適以養姦愚士必驕驕且玩而責其倡勢有所不能
僕以為賞罰不可偏廢公以行之而已苟能如孔明
之待李平廖立雖無赦可也况李廖二人終其身冀
孔明復用不忍自絕于漢及孔明沒二人皆流涕此
又未始不可為倡如弟以狙公之術籠其下實無所
以感之而曰我能倡勇敢恐緩急未可恃惟足下擇
焉。

賞無功赦有罪亦是行以不測意但須人至善用

之耳不得其術雖本之以誠行之以公或反以疎
節微嫌致階禍亂如光武之于龐萌害豈特驕玩
已哉李廖之思孔明雖絲孔明有以感之益見一
人厚道恐未可以此望後世也 弟勳識

與蘇子瞻論始皇書

近讀公諸論。私有可否。不敢苟同。公言始皇致亂。在用趙高。在積威好殺。確不可易。至謂易篆以隸。創紙易簡策。簿書繁多。吏莫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皆秦之過。則非也。某請與公詳言之。夫篆之有隸。猶結繩之有書契。秦雖變古趨便。勢也。非秦罪也。信如公所云。則古之聖人。創弧矢以威天下。後世姦雄盜賊。或以之肆暴殺人。將罪姦雄盜賊。而弁罪昔之創為弧矢者乎。創昏禮以別男女。後世淫僻相繼。或諸侯

老幼文集 卷之一 論始皇書一

下漁色。或民亂于族。或陽侯殺繆侯。又將不罪漁色。亂族而獨罪。秦之創為昏禮者乎。夫秦之變古趨便。固皆不合先王之道。嚮令秦黜詐力。敦禮教。厚風俗。雖易簡策。篆書何傷于治。易簡策。篆書而遂責其滋詐。偽亂天下。後世是誣秦也。如必欲今天下仍用古簡策。篆書。使詐偽繇此而滅。則將追古結繩。併書契而廢之。凡先王開物成務。通變宜民。一切治天下之具。皆細勿用。去剖斗折衡。一間耳。可乎不可乎。某私以公蓋工於文者。獨至論始皇不堅守前者用趙高

積威好殺之說。妄謂始皇易簡策。以致亂。古今立言。不原本經傳。必無以攷正得失。必不可為訓。公試取某言思之。當知某去取不妄。或少有助于公耳。

杜甫寫懷詩云。禍首熒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大意蓋追想三皇以前耳。然皆

亂離感慨語。情懷辭激。非古今篤論也。自記

漢稱文景。唐頌貞觀。開元簿書未損于秦。而威治過之。子瞻又何說焉。弧矢昏禮。舉一例餘。如王人加于諸侯之上。此春秋正法也。後世宦者率藉口

老幼文集 卷之一 論始皇書二

折辱公卿。豈亦仲尼之過乎。它可類推。弟勳識

與蘇子瞻論秦郡縣書

足下謂秦用李斯議天下分三十六郡罷侯置守當為萬世法以某論之後世時異勢殊非郡縣不可然治亂絲主術不專在郡縣與封建也今足下獨取柳子之論以為封建者亂之始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刑措不用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足下自謂此言合道乎不合道乎昔漢

高欲立六國後子房以為不可高帝輒吐哺罵鄒生必如此參五〇考訂地理方光武封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古者封諸侯無據焉

書山文集

卷之一

論秦郡縣書一

一

不過百里今四縣非制光武曰自古亡國皆緣無道至〇理〇公〇論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夫以柳子之論為是必

不以子房之策為非不以子房之策為非必以光武之計為失光武果獨闇子房果獨智乎絲光武之言

推之得其道封建未必不利失其道郡縣未必不亡郡縣豈治安磐石封建果賊殺嚙矢乎三代聖人之

後卒不免篡弑者非禮樂無用衰世不用禮樂之過也豈禮樂不足勝封建之害雖聖人莫如之何聽其

賊殺而不為計乎審如子瞻之說則後世用秦之郡

縣雖禁紂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雖堯舜必至于大亂其弊不至舉三代治天下之道出李斯子房諸人下不止某非謂封建必可復郡縣必可廢蓋必求此論時〇信〇不〇知所以治郡縣者而後郡縣無弊不則弊與封建等郡縣而可為萬世法秦何獨以二世亡哉此理甚明足下思則得之何如

唐書地理志云子弟受封周室竟貽于衰削郡縣為理秦人不免于敗亡蓋德業有淺深制置無工拙殺周未為得秦漢未為非據實而言在哲后守

書山文集

卷之一

論秦郡縣書二

一

成而已按此論甚正子瞻獨非封建而是郡縣其亦未之思耳自記

吳次尾曰唐太宗問公卿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按瑀又以封建

建宜行而秦之郡縣為不可法皆非本論也咸陽之地秦亡漢隆顧其人何如耳豈在郡縣與

封建哉此書非獨駁正子瞻兼可為後世治天下者之勸弟勸議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僕聞介甫之言曰。顏子以禹之賢。獨樂陋巷。不以天

此語大誤

下憂患介意。儒者在下不用修身而已。何憂患之有。愚以為不然。古之所謂儒者。雖不用于君。未嘗不以君之憂為憂。雖不食于民。未嘗不以民之患為患。其萬物一體之心。不以出處窮達異者。憂與患蓋未能

一日忘也。如徒曰君不我用。肆志以自愉快。則將委

蛇其身。視天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若是者。隱也。非儒也。謂之放其身。可也。謂之修其身。不可也。然則

言山文集

卷之一

論顏子書一

十九

顏子之修其身。必養以有待。豈忘天下而樂陋巷乎。

能推出顏子生心平心事

使顏子果忘天下。當日為邦之間。無伐施之語。豈漠

確誤

然無憂患乎。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言出處雖殊。其

憂天下之心。則一耳。信如介甫所云。則顏子僅沮溺

丈人。晨門荷蕢之徒。無益損于世。惡在其為賢乎。夫

此所以不容傳會介甫

以顏子不見知于介甫。於顏子何傷。獨恐後儒誤信

介甫之說。一不見用。卒頽情委靡。忍視天下無復一

體同患之意。且妄以顏子為口實。皆介甫之過也。願

介甫慎思之。

孟子明言顏禹同道。孔子又數稱之。雖無為邦之問。至今想見其為人。介甫縱不知顏子。豈未讀語孟邪。介甫諸論可駁者多。此特其一端耳。

弟勳識

論顏子書二

世山文集書賸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校

與曾子固論楊雄書

子固足下。僕見足下答王深甫論楊雄書。私嘆古今

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夫雄著書如

太玄法言。不可謂盡謬。獨恨雄失節莽朝。言過其行。

雄以玄擬易以法言象論語者山蘇氏議之 子固獨何見而謂仕莽合道

乎。始僕聞臨川王介甫名安石與曾鞏友善言雄仕合于孔子

無可無不可。心甚非之。今子固謂雄與箕子明夷合

大指與介甫同。信如子固介甫之言。則是雄箕子孔

子合而為一人也。雄豈非聖人之徒哉。僕謂足下書

辭諄諄者。有五子固之言曰。雄之言著于書。行著于

史。可得而考。僕則以雄初起。秦賦為郎。成哀間與

及董賢賢哀帝弄臣同官。莽賢為三公。雄三世不徙官。

事哀平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不聞

孺子嬰它有樹立。莽更漢制。皆亂天下法。雄始終無一言

正。史雖稱雄輕執利。班固為雄傳。又稱雄少嘗

祿矣。莽未嘗迫脅雄仕已。雄可以去。而卒不去。誠

大度。然僕觀雄與莽賢比肩不取。其辱于莽無疑。

古樂道者不如是。史傳皆失實。足下又從而夸揚之

一謬也。子固之言曰。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

辱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僕則以方莽篡時。雄不

死。義惟去耳。龔勝既解綬退。及莽遣使迎勝。勝不食

李。它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或死或去。

恥阿二姓。雄與勝等皆漢臣。獨不死不去。則雄之畏

死懷祿。自不可揜。子固獨謂雄非無恥。二謬也。子固

之言曰。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于奴。則于

美新安知其不為僕。則以美新或謂出谷子雲。然史

謂雄法言李章。稱莽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即可

以美新。則美新不可謂非雄作。况箕子之奴。不得已

耳。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處雄地。亦將為美新。非

獨阿雄。實誣箕子。三謬也。子固之言曰。甫于非孔子

所欲見。陽貨非孔子所欲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

法言所謂誦身以信道也。僕則以孔子之于陽貨。甫

于禮也。亦權也。蓋無求而適見之耳。位莽則受爵金

祿矣。莽未嘗迫脅雄仕已。雄可以去。而卒不去。誠

大度。然僕觀雄與莽賢比肩不取。其辱于莽無疑。

有之惡在其能信道也。孟子曰：枉己者未能直人。又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古聖賢不聞有身誦道信者。雄法言不足訓，子固妄以例孔子，又謂雄仕莽類，孔子見南子陽貨，四謬也。子固之言曰：前世謂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瘡環，孟子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事介甫，謂世傳投閣者妄，亦猶孟子之意，僕則以伊尹孔子聖人也，雖見誣流俗，不待辯而明。若雄者仕莽彰彰，去孔子伊尹，何啻天壤，雖不投閣，既得罪孔，介甫以投閣為妄，猶譽距為夷耳。子固復傳會以為與孟子之意無異，五謬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皆羞稱之。子固謂雄處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謬，質諸聖人而無疑，僕不知子固所考何經，質諸聖人者何意。率子固介甫之說，天下皆謂雄當仕莽，雄仕莽不害道，則孔光、張禹、平晏輩當與雄同稱，而龔勝、陳咸諸君子凡不為莽誦者皆非也。僕故曰：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願子固反覆五謬之說，悉焚去，是書毋貽世笑，併告介甫幸甚。

南豐為廬陵所許可，著作頗足觀，其覽此書則

龍山文集

卷之二

論揚雄書三

三

龍山文集

卷之二

論揚雄書四

怪南豐學識淺狹，不能通經史大義，雄投閣美新，有無不足深辯。獨子固稱仕莽合道，則非也。元豐四年，上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與五朝史事。又朱晦菴序鞏家譜，甚恨世知鞏者淺，某謂由鞏與深甫書觀之，益見鞏史學未精，世之譽鞏過情者多矣。豈知鞏尚淺哉。本朝洪武二十九年，進董仲舒崇祀孔廟，罷黜莽大夫雄，雄之為雄可知。然則雄既黜，凡阿雄者皆譏也。若鞏者，惡能逃其責哉。自記。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某白僕聞李詡著性詮三篇質足下詡自謂夫子

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足下答詡第一書

備有過于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辨况備未及孟荀

韓之一二也備非知道者修好學而未至者也吾子

之自信如是未嘗少有是正僕意足下苟深明性學

脩何所說焉此目承詡見之不到處

直抒所欲言以告之耳願獨不詳谷何哉至第二書

足下方自李其說補前書未及以僕觀之其間疑似

支離者九甚終未足以折詡未可以明性也夫昔之

言性者衆矣未有如孔孟之不可易者漢儒董仲舒

云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

天意以成民之善為任今按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

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又云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

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僕則以人性性善故能受教

凡學非能益性全天之所生而勿敗故謂之善學信

如仲舒之言則是性無善王強教之使善猶鑄石而

鑄金驅舟而行陸非獨誣性且誣天此仲舒之誤也

唐皇甫湜著孟荀言性論其言曰孟軻云人之性善

皆一偏之論又曰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則未

至者斯勉矣荀卿之心以人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

斯怠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

則軻之論合經為多僕則以湜衡量孟荀雖分軒輊

然不能灼見孟軻言性大指而又援越椒叔魚湜之

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豨豨之言曰

心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以為生而惡

者之驗此湜之誤也李翱復性書陸參頗稱之翱亦

自以為是然僕觀翱據引周易中庸既罕發明如所

云情者性之邪情者妄也重子亦云質樸之謂性性

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性情非度與孟軻情可為善之說相戾翱又言堯舜舉

制不節十六族非喜流四凶非怒中于節而已僕則以離喜

怒哀樂無所謂節謂堯舜喜怒中節可也謂堯舜

節無喜怒可乎此又翱之誤也至于足下之所以

謂視漢唐諸家尤不能無誤足下之言曰為君子

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君子以修身治人

急不必窮性以為言僕則以惟知性能深明修己

人之事能使修與治皆得其序而不悖故易曰窮

盡性以至于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性何以能修且治然則謂不必窮性以為言非也

下又曰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修

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僕則以

湯誥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性惟恒故有善

惡耳易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之謂

性皆專就性善言耳孟子道性善亦此意今足下設為兩端之

說與告子言湍水何異然則謂惡與善對不專言性

善又非也足下又曰孟荀楊三子荀卿云人性惡然

宋善賦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

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三子者始異而

終同其言殊其用心一也僕則以一性耳不當言惡

言混論性自當以孟子為正荀楊之言與尚書論語

中庸樂記如水炭不相入其于孟軻尤牴牾之甚然

則足下欲比而同之又非也僕謂足下視諸家尤讓

者類如此性詮三篇僕未及寓目不敢置駁議獨足

下之于詡始焉不能答既焉答而不詳又不能盡合

于道足下試取僕言深思之豈惟足以發詡之覆即

重舒舒皇甫澁李翺諸人是非醇疵皆可概見于以

推究孔孟論性之源流有餘矣毋謂僕好辯可也

再拜。

廬陵以河圖洛書為怪妄又疑易繫辭非聖人作

惡在其能明性學哉答李詡第一書實無所見如

強詞復之耳及觀第二書益信前書闕漏此等似

是而非獨芑山知之它家不及也弟照識

吳次尾曰予嘗與新安程子尚論性頗疑宋儒氣

質之說未安然永叔疵處不暇指摘讀芑山是書

是非畢見此亦言性者之司南也○張南軒云人

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

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惡也人雖流于惡其本然

者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按此說與芑山

相發明永叔二書誤甚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恭白子由足下。近讀論語拾遺孟子解。不可謂無所
窺究。獨于經傳未盡合。失在似是而非耳。如論語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足下解之曰。以其無蔽也。夫然

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無

惡也。惡入聲。讀去聲。如其不仁也。亦之而已。詳見論語拾遺。

僕意仁者非必無惡。能惡而後能愛。舜去四凶。周公

誅紂。伐奄是也。必謂仁無不愛。與墨氏兼愛何異。惡

之正。所以哀之安在。無惡為無不愛。喪子曰。能惡

人。言仁不廢惡。雖有惡不害其為仁。足下必并惡而

去之。可乎。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足下解之曰。昭

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疑其不利。楚國使聖

人之功。不見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

眾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僕意聖人

之于人。猶天地之于萬物。豈容私愛憎乎。彼哉云者。

就子西論子西。素以其知我而疑我也。猶知我必不

疑。疑我則不知安見與世之不知孔子者。有異乎。孔

子春秋一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一人。

而止。豈盡疾其不知我。不用我乎。信如足下之說。則

桓魋。匡人視子西。執暴孔子。不將誅之。而後愉快。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足下解之曰。孟子之為是言。未見司馬懿。楊堅也。

不仁而得天下。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何益于不

仁。詳見類編。僕意呂政王莽。司馬懿。楊堅。諸人皆不

仁之尤者也。僅可謂之竊天下。而不可謂之得天下。

故自師司馬懿之子至炎司馬昭之子。率踵懿故智。元熙中劉

裕克秦。歸篡其王。奉帝名德。晉祚遂亡。堅乘東晉分

裂之餘。混一寓宇。歷四主。至代王侑。尋禪位李淵。皆

所謂雖得必失。竄劇盜禦人國門之外。危其輜重。亦

運而已矣。烏在其能得天下乎。况不仁而得天下。損

天下。必至于損仁。而足下以為何損于仁。仁而不得

天下。雖無益天下。未嘗無益于不仁。而足下以為何

益于不仁。果爾。則是胥仁不仁。而一之也。仁可為不

不為。不仁不可為。而可為。豈非率天下後世。皆集

乎。質諸孟軻立言之意。不相謬戾乎。孟子曰。形色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于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疆之。孟子以是為天

也。僕意孟子言盡性而後能踐形。必踐形而後不

有其形耳。非謂形色為疆于外也。天性有諸中。形

形諸外。形性相為表裏。未可謂天性精而上。形色

而下也。足下云中無有而疆之之謂天性。去猿狙未

冠幾何。則凡五伯之假鄉原之似。皆疆于外。皆可謂

之性乎。孟子道性善。專指秉彝而言。豈妄以疆于外

者為天性乎之數說者。足下方自謂解經不泥傳。補

于瞻未及。自僕觀之。則亂經甚矣。雖不溺章句訓詁

之陋。然影響支離。不合於聖賢之大指。充其說。將使

學者眩于性情。惑于亂賊。而不自悟。皆足下之過也。

若夫四十不惑。而以為可與權。無所取材。而以為聖

人。戲學不全。穀而以穀為善。好行小慧。而以慧為惠。

此特意見穿鑿。議論依似之小疵。僕無暇毛舉。始

其尤謬者。正告足下。且以為時儒不善解經之戒。以

下試擇焉。

時稱二蘇經解。予各有去取。竊怪頴濱之自以

是也。因作此書示及門。使知立言之難如此。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某啓。同父足下。讀足下中興五論。深嘆才如同父。不

蚤見用。皆宰相不知人之過。為廢書太息。累日。雖

同父之志大矣。執要正體。厲臣論。某各有去取其

似而非者。措之一時。則鮮效。傳之後世。則滋感。如足

下論開誠之道。以為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此所謂似

而非者也。某嘗謂治亂。絲人才進退。進退視朝廷用

舍用。舍不慎。則人才廢。而國家亂。方其未用也。必先

求所以信之。信其果可用。與以位任以事。可也。果不

可用。合是而他求焉。可也。如謂疑則勿用。假令其人

可用。吾未知所以用。而過疑之。將遂謂其可疑。而勿

用乎。假令吾百疑。而百不用。抑將謂人皆不足用人。

皆可疑。不求所可用。而遂已乎。書曰。任賢勿貳。惟賢

故信用耳。信故不為讒邪間耳。豈察謂吾苟用之。勿

復疑之乎。昔堯用鯀治水。九載績弗成。不能不合

而用禹。如謂用則勿疑。假令凡吾所用。皆無益于

將坐視其敗。而莫之疑乎。假令用其似忠似信。不

而姦詐百出。幾覆宗社。抑將篤信弗疑。淪胥以去。

無變計乎秦王猛曰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斷核

真必信其人之可用用其人之可信未有疑而可勿

用者也宋司馬光十科取士嘗試有效者隨才授職

既嘗試必所用者無可疑所不疑者皆可用未有用

非所用而可勿疑者也其故曰同父之言似而非也

然則如之何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孟子曰國

人皆曰賢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古今用人惟孔孟

無弊惡在疑勿用勿疑哉嗟乎同父不自知以其

論上之朝廷朝廷不加察以其論播之中外豈惟不

能裨治且害道某方喜同父草莽不忘忠愛毅然為

古人所難而尤竊懼是說之不能濟時傳後也願進

一得為同父助同父誠自竄易使國家由此推求用

人之道勿以疑似滋累則某言或有可采或于中興

有小補惟同父留意

唐陸贄論選將士亦有疑者不使使者不疑之說

然贄此說在觀其計謀核其聲實之後則是明知

其可以不使可以不疑而非同父疑勿用勿疑

之說也此處須分別觀之

自記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僕聞明公掌記注司代言備朝廷顧問凡政事與

制詔詳略明公宜竭誠匡拂使行之當時而無弊

之累葉而可久然後稱職勝任為後世法近觀明公

論中原檄聲明大義遐邇誦服惜文辭冗靡然小疵

不足為明公累獨洪武十五年頒學校禁例內

古者十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三代之盛

款云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

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

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僕竊以為

此法行賢能蔽隱何益國事

國家懸立明禁非獨與建學初意不合其流弊有二

而其可疑者亦有二蓋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列士

史駿矇百工者艾皆獻箴諫庶人皆得傳語漢宋以

來國有失政宰相諫官不言大學士往往伏闕上書

至今稱之昔庶人大學生布衣未嘗不言今生員非

庶人比緇布衣大學生耳禁之使不獲建言可乎何

謂二弊生員不許建言士莫不卷舌退即有司賢人

壯士農夫商賈技藝伺朝廷科防意旨皆將曰生

員不許我難極言未必見用由是相率忌諱莫敢

宋之論用人書二

宋之論學禁書一

發雖非監誦。鉗口之令。實與古聖王建。韜鋒詢。務。相悖。非所以廣言路也。其弊一。生員恪遵學規。毋輕

至公門。至軍民利病。在庠則講求以達民隱。當事則

舉行以宣上德。皆分內事耳。今使之株守學禁。膜外

軍民。又將曰。朝廷不許建言。士子講求何益。沾沾

習弓矢。嫻律令。書算而止。它時見用。必不能厚。下安

上非所以懋人才也。其弊二。何謂二疑。禁例又一款

云。生員內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

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詞。呈稟本學。教官

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果真才實德。不待選舉。即行

錄用。僕竊謂生員出仕。必學優才贍。必平時洞晰軍

民利病。既不許建言。其于利病。百不窺一二。安所謂

治體安所謂王道。安所試而知其才與學。既令出仕

又使不得建言。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可疑者一。又

世山文集

卷之二 論學禁書二

十五

野許素聞軍民利病。生員在野。豈無稱賢人君子者

豈無練達事體。關政治得失者。賢人君子。皆可言何

獨至于生員而禁之。使生員必無賢人君子。則可使

賢人君子不幸。而為生員。則終其身不得言事。言雖

可采。不見錄。用禁生員。是胥賢人君子。而皆錮之也

可疑者二。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僕按。祖訓慎國政

一款云。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通下情也。今

後大小官員。弁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

至御前。面奏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

阻滯。僕竊謂國家推此意。以待生員。使得與百工技

藝。御前面奏。當理用之。不當理黜之。假經術以文姦

倡邪說。以亂政。誅之。生員不必不建言。不必不言軍

民利病。在辨其誠偽。是非而已。是非明。誠偽見。則賞

世山文集

卷之二 論學禁書三

十六

以為。祖訓令官吏士民有言必用。用言不誤。通下

情。而防壅蔽。雖萬世可行。而學禁三款。後先矛盾。何

去。何從益信。僕所謂可疑。而不能無弊。非迂也。或告

僕曰。慮生員橫議紛更。故室瑕杜漸至此。僕曰。不然

情。而防壅蔽。雖萬世可行。而學禁三款。後先矛盾。何

去。何從益信。僕所謂可疑。而不能無弊。非迂也。或告

僕曰。慮生員橫議紛更。故室瑕杜漸至此。僕曰。不然

情。而防壅蔽。雖萬世可行。而學禁三款。後先矛盾。何

去。何從益信。僕所謂可疑。而不能無弊。非迂也。或告

僕曰。慮生員橫議紛更。故室瑕杜漸至此。僕曰。不然

情。而防壅蔽。雖萬世可行。而學禁三款。後先矛盾。何

去。何從益信。僕所謂可疑。而不能無弊。非迂也。或告

僕曰。慮生員橫議紛更。故室瑕杜漸至此。僕曰。不然

國家不辨誠偽是非。不慎教導。以端士習。不折衷衆

論以求適用。而徒禁生員之建言。譬爲川不決之使

導。勢不至壅且潰。不止幸而不至壅且潰。紛紛聚聚

雙瘡啞之人。于郡縣學校。無毫髮助。又焉稱學校爲

也。質亂治體。倒易令甲。莫此爲甚。明公豈不聞而未

之思乎。抑嘗獻替而。上不聽乎。今禁例勒在。臥碑

學臣既無忠言至畫。可以懋人才。而廣言路。僕竊心

非之。明公備采僕言。慨然入告。改正前失。裨益學

政匪細。且齒僕。下百工技藝庶人之列。勿復初以生

員故例。使得舉國家一切典釐詳略。爲明公悉言之。

黜其可疑而行於無弊。尤宗社無疆之慮。非僅爲

一時學校計也。願明公圖之。

揚機部曰。合用士保舉議觀之。遠覽獨慮。深通國

體。所謂言之可行。行之無弊。此文是也。藉芑山遺

一時處際。備文儒侍從之列。視青田潛溪何如哉。

此皆載在。祖訓會典者。三百年莫如其弊。獨家

芑山抗言之。芑山居恒衡酌如此類者甚多。從往

之空言而已。弟應議

再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某再拜。往者奉書執事。條列學禁可否。冀執事入告

宜不以狂愚見罪。比伏讀。祖訓警備二條。祖訓云

忘備。姦人得計。身國不保。其日夜警備。嘗如對陳。雖

今精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姦人不得

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于心。如欲迴避

左右。與親信人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刀人見

止。可離十丈地。不可大遠。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

爲左右內使迴避。大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

可不深爲戒備。又云。凡警備常用器械。求甲不離左

右。更選良馬數疋。調教能速走者。常于宮門喂養。及

四城門。今內史帶轅轡各置一疋。在因推原古今治

亂得失之道。竊疑而不敢信。已又歎曰。舍本而未是

務。帝王居安慮危。必不若是其迂且左也。請復爲執

事詳言之。古者帝王治天下之道。有要。舉其要。盡其

道。則曆數歸之。不則末爲匹夫而不可得。事載在經

傳。歷然可考。見孔子言九經首脩身。孟軻曰。得乎丘

民而爲天子。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未聞警備疎而致危亡者也。它不具論。桀

之亡于亭山。以妹喜。紂之亡于鹿臺。以妲己。厲王之

芑山文集 卷之二 論警備書一

芑山文集 卷之二 論警備書一

事備而亡其國者始皇聞盧生胡亡秦之說築長城

延袤萬餘里以禦胡其究也以胡亥亡周得木版

書點檢作天子事見周廣廢張點檢以趙匡亂代李

之禪周者趙也又有不警備而國不亡者馬援見光

武光武袒幘坐迎接曰臣遠來何知非姦人而簡易

若是光武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李復漢祚由此

觀之警備防禦疎密之不繫國存亡審矣春秋之時

弑君亡國者相繼豈盡防禦疎與抑失道自取與元

英宗南坡之變其禍始于任姦佞也復相鐵木迭兒是

至治三年果誅殺釀亂胎思非一日然後鐵木起

而乘之英宗雖周廬設卒漸臺夜奔如二世新莽所

為必不免于禍鴛今英宗省躬制治有古人君之度

姦黨屏息中外晏如萬萬無遇害理今朝廷不以

英宗在位失德為戒而獨以一時無備為憂愚恐後

世聞之徒專志壹慮于警備噫治具而滋猜忌甚非

所以謹緇縲絕亂萌基泰寧也況器械衣甲馬疋雖

設而不足待詩曰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言禍自己作

也內禦未弭外姦必伺之而動迨禍發一日乃始

金

李求援于衣甲馬疋器械識者有以知其必無濟

又况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常出于智所不及聖人不

待智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易曰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太公又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故善備

者不在形而在實不在人不在我害而在我無可害夫

苟處逸慮危任賢選能安內攘外凡所以為天下

世計者無不至則其實有餘禍害不能為吾難不然

五代中如唐李從珂之畏石郎右敬塘稱臣契丹

我心膽墮漢劉承祐之忌郭威承祐從珂曰石郎使

承祐為亂軍所弑威

既帝位往往自速其禍尤甚者朱友珪之于是楊廣

之于堅變從中起雖左右內使后妃何益信如

祖訓所云警備彼禁紂幽厲勳勤緒甲利械畜馬足

矣嚴待衛足矣惡至覆亡若此其酷哉且執事不常

見今上不盡恃警備乎今上文武聖神自與師

以迄底定其出入行間歷涉艱險數矣既不服所在

設備至如馮國用陳兆先來附皆各入宿衛而不疑

然皆樂為用皆不能為害蓋帝王自有真非區區

今術數足以制之也然則國家思患豫防一

切

如詰戎防邊屯田守戍皆不容少懈必專情在
馬以免患則舍本務末去古帝王遠甚愚故曰迂
左也某言雖慙直視衛所條列學禁可否尤關
宗社至計今上方遜志樂善求言若渴度不以其
言僭踰而誅之執事儻慨然請旨改定所補
袞職甚大惟執事留意

此范文正所謂感激而發萬死無恨者也然當年
諸大臣不能言芑山先生今日獨言之使先生遭
時遇主獲與青田浦江諸公竝列侍從諸所建白

當光昭史氏觀其謹淨禁警備二書權衡理勢折
衷是非無右芑山先生者同學諸子苟留心用世
日取二書熟復之則思過半矣門人方爰發謹識

與鄒南臬論袁州學記書

某頓首啓執事世所稱儒先生講學者士大夫尊仰
非一日某遂歲讀願學集鄒南臬著名元標益忠介不無可否私
欲以管見就正已而不果比閱袁志得執事所撰學
記文采瓌麗宜爲多士所推重然某獨惜執事不深

惟死忠死孝之說而謂肝江前袁州學記有激而言
也執事之言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
惟道其常常者夫難之常經也南臬學記云良師訓
常限以重爾飾以親主即變則鞋結其身既字于人
惟竹之曰無違夫子秉耒采薪諸事而已必未嘗教

以嚴髮割鼻斬指之事蓋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
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是也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
常必有變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
之道一旦遭此未有不渝香以亡者也教士而不言

變必天下有常無變然後可肝江言豈過哉况肝江
之所謂死猶志士不忘溝壑云爾猶武侯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
如以爲必死則不忘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

下焉有教忠孝悉驅之就死者哉又况肝江合治與
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
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

其常者不幸而至於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
繼之其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又况死忠死
孝之時變也死忠死孝之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常
耳不死則背理滅倫失其常耳安在彰教不忍言也
孝獨避死哉然則肝江立言無弊而執事以為不祥
非也某恐後世傳會執事不答肝江立言之意謂死
忠死孝非士分內事至徃常偷生而不自悟誤學術
甚大故為之難折如此執事儻樂受盡言不以某論
為非然後出遣歲讀願學集所可否者為執事樓陳

文集

卷之二

卷之二

之或于講學有微助惟恕答幸甚某再拜。

立言不準諸經史不可以垂訓後世昔禹戒舜曰

毋若丹朱傲又曰毋淫于家用殄厥世本朝洪

武六年宋濂奉詔按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

錄及進分賜太子諸王十三年胡惟庸事覺

上命儒臣纂錄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

者凡二百十二人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信如鄭忠

介之說道常而不及變不當言死忠死孝則禹水

舜不當及毋淫殄世太祖不當賜太子諸王

姦錄臣戒亦不宜備書歷代悖逆不道之事有

理乎春秋之法常變美惡具載然後法戒備而

懲善肝江蓋深合經史義例者而忠介獨謂君

惟道其常此孟軻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後世當以

芑山論為正

世山文集書牘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餘楷

較

上皇帝為友訟冤書

崇禎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觀今天下清公蒙誣。未有如臣友山西

學臣袁繼成者也。臣今年肄業南雍。試畢不得志。將

歸里。聞咸就繫。匍匐來京師。唁咸獄中。竊嘆咸七

年七月內奉勅到任。九年九月內。撫臣吳牲會同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為友訟冤書一

一

按臣張孫振。合疏具其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

奉吏禮二部察議具覆之旨。公論既明。官方自肅。治

平可跂足待。本年十月十六日見邸抄。則按臣以茂

憲婪賊糾成矣。荷蒙聖慈。不即膏斧鑕。章職解京

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咸素清謹。不宜溺職。至

是撫按又不宜矛盾。若是之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

賊款。臣駭且泣。然臣非同官。復無言責。不敢為咸展

辯。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

服官行政。為紳矜所師。法撫道諸臣所嚮服者。臣不

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末。為皇上陳之。昔仲

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行已有恥。始臣少壯見

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為諸生。咸父業泮。課成有尺

度。咸終歲講貫。恥謁郡縣。甲子與臣就試鄉闈。卒事

次日。執臣手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如。烏

能資事父以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茹澹。

往往衣垢忘澣。履穿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僧舍。

卷裹外無長物。族鄰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者。類

如此。今据按臣賊款。質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蕕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為友訟冤書二

二

不相入。此臣所以輾轉嗟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

人不疑盜金。後世以為誣。咸不幸遭謗。皆殺人盜金

之類耳。上自藩王。下逮士庶。皆為咸稱冤。即昨臣

到獄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蟻身負國何。適業泮手

書到獄。其言曰。古人蒙謗多矣。聖朝無冤獄。兒

終慎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止。又臣來京。師

咸交游。宦南都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卻勿受。繇

此觀之。咸所自處。與咸父所以誠咸皆灼然在人耳。

目。豈有廉介。仇直如咸。而婪賊自汗者哉。始臣發金

此葉清華配補

此葉清華配補

陵就道。或戒臣曰。

方鉤黨。毋戇賈禍。臣曰不

周宣王時。左儒憫杜伯無罪。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

伯。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轉運使盧之翰。軍

興失期。罪當死。錢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且

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情。識者

皆知咸誣。枉與之翰等。又皆知陛下仁明寬恕。咸

可以不為杜伯。臣可以不為左儒。又况聖明在上。

衆正盈廷。鉤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臣二親皆七十。艱劬困憊。伯倍于咸。然臣獨闕萬

里。伏闕上書。瀕危殆。不悔。雖慙咸無罪。誠恐咸旦

莫入地。天下萬世謂朝廷以某御史。蜚書殺某學

臣。故敢觸死代陳。冀幸湧雪。儻咸復見天日。則國法

信而人心服。許誣者無所容。清公者益知勸矣。伏惟

陛下矜察。

書成將上之。會山右闔省新中式。衛周祚等公疏。

奉命旨于度公道尚存。昭雪有待。索書還金陵。

持臨候獄中手書歸袁。慰其兩尊人。久之。臨候獄

書上。事得白。詔復原官。時論快之。然先是臨候

方就逮。諸生有傳山薛宗周者。皆周旋臨候于京。不失孔門陳蔡之意。大史馬素脩為紀其事。斯亦足傳也。丁丑年九月日自記。

上皇帝論特用書

崇禎十三年月日臣某伏讀 明詔年來資格畛域

抑壞人才考選屢奉 旨舉貢兼收究竟不遵非

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舉人併試過貢士共二百

六十三名俱著於六部司屬都通大常寺衙門各司

屬及推知正官通行察缺依次填補此繫特用後不

為例臣見在廷諸臣奉 詔恐後莫有一人條可否

為 國家圖實用者雖復 祖法何補于治臣請昧

死為 陛下陳之昔 高皇帝諭銓臣曰 朝廷懸

爵祿待士惟賢是用何拘資格自今庶官有才能者

不次用臣愚以為 祖宗破格如張唯等十七人以

舉人授編脩宋矩等十七人以秀才授御史葛均以

訓導進學士張統以明經遷吏部皆擇其才且賢然

後不次登用非盡庶官而人人超擢也即 陛下今

日特用亦將拔用舉貢才能之特出者非凡舉貢皆

可用也迺一旦合二百六十三人而皆用之臣不知

此二百六十三人者果皆才且賢乎皆才且賢尤

量能授職委任責成使真偽無雜進奈何槩使之

次填補乎既依次填補無論未必皆才其間有不

堪推知而補

推知始用既違其材考課亦難責效能必皆勝任而

愉快乎况今 寇孔棘兵民交困所需者出奇濟變

戡亂之才非僅部寺司屬推知缺應補也就此二百

六十三人中拔其尤者數十人畀之殊秩委以重任

庶幾有濟焉有特用而僅使之備員庶官乎質諸

祖宗不拘資格惟賢是用合乎不合乎又况据臣後

先所聞見如某舉人某貢士皆迂庸貪鄙不足稱任

使 陛下謂此等舉貢能潔已愛民鞠躬盡瘁乎能

追蹤張唯宋矩葛均諸臣乎然則有破格之名而亡

其實不欲抑壞人才而究不能甄別真似實故人才

之效諸臣謂一旦特用此二百六十三人足以法

祖典治果可信乎不可信乎抑臣尤有疑焉 陛下

既以前此考選不兼用舉貢與 祖制不合則後此

皆遵 祖制皆兼用舉貢可也而又曰特用後不

例豈 祖制僅可行於一時不可行於異日乎豈此

明舉貢二百六十三人皆堪特用異日雖復有才

集 166-83

賢遠。邁此二百六十三人者。皆不足用乎。此又

明旨之不可以告中外臣民者也。臣因大學十年。

非朝官。又無言責。宜苟且拱默退。獨以特用曠典。

人才進退。宗社安危。過此不言。雖悔無及。廷臣不

其弊而不能言。罪小。臣知其弊而不敢言。罪大。輒敢

獻其愚。陛下誠考古敷奏明試之法。以推廣

祖宗破格用賢之意。則特用舉貢。萬世無弊。又不必

後不為例也。惟陛下寬臣斧鑕。行臣之言。則天下

幸甚。

特用候補正官者。凡百餘人。方出都門。皆馳

賜特用牌面。謁見撫按司道。冒稱特用進士。及還

本貫。儀從甚設。出門輒乘輿張蓋。刻

牌面前導。喇示閭里。苞苴請求。無所不至。甚有既

之官。樹幟儀門。大書特用二字。矜衛光顯者。既不

自量材具之短長。而但幸賜秩出身之非偶。又不

逆計報塞之難易。而競思題名鐫石之為榮。特用

如此。何裨人國哉。

自記

上皇帝論左兵橫暴書

崇禎年月日。臣某謹昧死頓首上書。皇帝闕下。竊

聞比年官兵。名曰勦寇。實則肆暴。梟臣不察。闔帥不

問。荼毒非一日。然未有如左兵之酷者。平賊鎮左

而臣袁州被害尤甚。臣袁人也。親見左兵不殺賊而

殺百姓。其患蓋倍蓰于寇。不盡殺百姓不止。百姓盡

則封疆隨之一時。廷臣問袁陷情形。未嘗不切齒流

涕。卒不敢露章入告。陛下何自而知之。夫左鎮豈

必賊尾不臣。獨是毀我軍制。墮我名城。將來劇禍皆

始于兵此。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怨恫。而

袁士民死鋒鏑者。沈寃蓄憤。欲叩懇闕廷而無路

者也。臣愚不勝憤恨。敢痛哭為陛下陳之。癸未十

月賊陷長沙。方乘間躡袁。袁守令紳衿先賊逃去。臣

獨鄉居扶老稚。匿山中。聞賊僅索馬匹。未暇焚掠。迨

十一月賊退。而左兵至。左兵連營城內外。恣意肆虐。

距城四五十里。無慮貧富。涓毫殆盡。未幾則入鄉。擄

山矣。分鈔各村聚矣。檄曰無金者殺無赦。老少竄伏

崖壑。露宿草行。裸凍困餓。以幾倖不見左兵于萬一

者左兵復誘土猾鄉導。晝伏夜行。礮擊火攻。無一姓

得免。及捕獲老少。劫束箠楚。焚炙剝剔。皆律所未見。

既得金。又剽而鬻之。它不枚舉。即臣一門以內。殺臣

仲弟。又殺臣父骨肉從丁。疎近男婦。死者十餘人。臣

與老母季弟。被重劍。不死者幸耳。它姓則有闔室駢

死。無噍類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割耳鼻。斷脛股。蠕動

顛人。彘者。有男婦數百人。蠖伏洞穴。左兵積柴具炭。

用皮韃。燻死。骨枯皮爛者。有東奔西突。枵腹死者。有

稚兒啼號。母畏左兵蹤跡。舉而委溝壑者。有父死子

不敢臨哭。弟亡兄不能掩埋。方臨哭。猝為左兵手刃

者。有僵屍道傍。狗彘烏鳶。啖食者。又有射死殺死。暴

露門庭。左兵過而見之。復傳刀胸膈。糜碎頭面。羣呼

豪叫以為樂者。嗟乎。百姓何辜。惟左兵刀祖至此。極

哉。先是賊所未盡。孳孳之男婦老稚。未盡焚燒之。庶

令。與未盡。鹵掠之金帛。服物牛馬雜畜。左兵則一舉

而盡之。方其環掠歸營。兵以殺人。多者為勝。將以掠

貨。厚者為功。重茵累褥。紫衫朱履。椎牛灑酒。浮白

不復知有勦寇事。紳衿婦女。劫質在營者。垂首

奔走。頽顏佐燕笑。少注意。則立死。不惜。雖然。左兵

民不止是也。臣所言百千未悉。其一二也。向令左兵

延引一月。則袁土墟矣。陛下不思所以制之。臣恐

各省直官兵。皆然無復尺寸安堵。天下之禍。不在寇

而在勦寇之兵。尚忍言哉。或曰。左兵悍且玩。易諱。毋

激變。夫兵橫暴不戢。則禍不止于諱。為今計。陛下

宜下詔罪已。聽袁士民赴關。直陳左兵橫暴情形。嚴

勅兵部。覈察監軍副將。若而員。正兵從兵。若而人。依

律治罪。使知所戒。又密諭左鎮使。慎擇忠敢材智將

領分督各營。防郭登城。繼光遺制。厚其衣資。豐其糈

郵。時其肄習訓練。漸馴其蠖螫鸞食之性。它降賊雜

處。戎伍不。死畏法者。權宜防馭。陰制死命。使毒無

所試用。命則優異之。不悛。則窮治之。其進勦各兵。遂

選副總官。使約束嚴明。不敢妄殺平民。其掠金帛。財

不淫暴者。姑不究。是亦今日用兵。去甚之一法也。

不然。今天下百姓盜賊屠其半。水旱蝗。疫。瘧。耗其

半。酷吏猾胥。鄉紳豪右。市獍。蝨。其半。左兵。又從而新

艾之。炮烙之。甚乖。陛下宵旰憂憐。百姓至意。傳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陳子昂曰。百姓樂死。則天下亂。令百姓一旦憤兵之爲害。揭竿羣起而爲寇。則是兵寇蔓延無虛日也。害可勝道哉。臣故謂官兵不可無制。未可憂其諱而置之。陛下誠能行臣之言。選用良將。申明賞罰。使將制兵。而兵不至于爲暴。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昧再拜上。

謂左蓄叛志者非。然貪冒欺罔。馭兵無制。養賊自封。辱先帝。陷兩都者誰哉。雖不與汪胡蓋李同科。不謂之誤封疆不可。或感推其勞績。或侈稱其

精忠。皆非定論也。存是書。使史氏知考焉。

冬月朔日。自記

吳次尾曰。極論左兵之害。而左鎮罪狀自見。此史家董狐也。

左兵之害。予所共歷。念之輒髮上指。昔王蒙痛父死非命。終身不西向坐。予雖管左鎮。如先帝嗟乎。怨至于無可報。痛何如哉。先是亦欲作書。讀此。如出于口。予可以無言矣。季冬三日。弟勳識。

再上皇帝論官兵四蠹書

臣某伏見今天下官兵。非獨一時橫暴而已。其爲國大蠹有四。臣請爲陛下言之。昔我太祖諭諸將曰。假兵逞志。仁者不爲。朕行師之際。申嚴號令。以戒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又曰。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于民。民勤苦倍于兵。詔山西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交取芻草。免致勞民。成祖遣李彬等往皂君山捕盜。論之曰。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汝等當以保民爲重。毋重困之。夫二祖不忍民苦。兵蠹

民至矣。今官兵吸民膏血。民皆勞困。又焚其廬舍。掠其妻子。使不得保聚。則墜壞先朝馭兵之法。而仰貽二祖在天之恫者。莫官兵若也。蠹一。陛下威福已出。遇大獄。每屢欽恤。不擅殺一人。雖與衆共辜。猶有熱審。有清理。或廷杖而薄從遣戍。或逮繫而勒令自裁。重辟未嘗數數也。蓋陛下誅有罪。慎輕重。如此。今官兵所過。無老少良賤善惡。皆屠之。甚則一日而殺千人。頃刻而殺數百人。莫暴于豺虎。蝮蝎。觸犯。則爪牙毒螫無所用。民畏兵殺已。至百計避之。

而無可避則剝削國家之元氣而重傷好生之德

意者莫官兵若也蠹二積貯天下之大命農不廢業

野餘監藏然後額賦新餉水旱飢饉不告匱今官兵

絕牛種毀耒耜遠近邨落雞犬寂寥丁壯流散豪

者鬱抑無復之一旦揭竿起宗權黃巢之徒陛下

雖欲誅之不能則耗折四方之戶口而傾竭累代之

賦歛者莫官兵若也蠹三士首四民其間砥行讀書

有志當世者非乏前此藏籍未燼也衣食差裕也室

家無恙也庶幾奮發磨淬以須展用今官兵則無罪

殺士死者肢體不完存者飢凍交迫一二才且賢者

漂寓旅食齒髮衰邁術業屏棄弦誦落然則破壞學

較之舊制而摧殘王室之人才者莫官兵若也蠹

四嗟乎自賊交訐以來莫不謂民倚兵兵衛民

知殃民蠹國至此極哉雖然非盡官兵罪也皆督撫

總鎮諸臣失簡汰廢訓練一時將領不講求防馭之

法使然耳臣不敢謂諸臣皆養寇自資皆縱兵殺人

亦不敢望諸將皆如楊惠元之不發綺罌高崇文之

不折匙筋曹彬之秋毫無犯獨是溺職冒餉罪在

重量治使之漸敢橫暴之習徐求勦撫之步則四蠹

可除廓清可俟而其大要尤在于擇相相賢則將得

人而兵禍熄矣不然臣所謂禍不在寇而在官兵

不幸而言誤中陛下何策御之抑臣前書所條橫

暴之害雖就左兵而言其實天下之兵與左一轍天

下焉有暴兵四出民不聊生能匡王定國者哉臣故

推極四蠹以明官兵不殺賊而殺平民者之害固

甚大惟陛下財擇臣愚昧再拜上

吳次尾曰四蠹亦舉其甚者言之耳各鎮以禦

為名未退而鎮兵墮名城矣左師以清君側

為名君側未清而騎陷陪京矣官兵害國

民至是孰謂芭山無蚤見哉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

一

辱示後人妄著書引朱季友為戒甚善。至謂大全確不可易。學者但守成說。不宜更有發明。則非也。其謂時儒不深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未當。不加是正。無它。懲于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以布衣獻書。繫於先賢。宜為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人不能無過。季友年七十。肆力論著。豈無一言幾于道。就令言不合道。當合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

正。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為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聖朝容納廣大。未嘗棄廢。質諸仲尼。不以人廢言。古聖王寸長必錄之意。不至相刺謬之甚。為文貞計。方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關閭濂洛。彼此不無異同。俟臣等卒觀全書。得失量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意果爾則。聖怒可回。是非可竝見。文貞諸人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悉燬之也。况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絲楊墨而其說益明。則

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不能害道。即季友之書。今存。季友不能亂經。可知也。又况它雜家百氏。焚不勝焚。在學者自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桓晉文。不當見於春秋。樊遲宰予。陳亢叔孫武叔。告子楊墨諸人之言。不當見於語孟。有是理乎。然則季友以妄言獲罪。雖無足惜。文貞諸人。獨不思深明國體。以成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於正。此某所以終不能無遺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某深不取。文貞諸人有知。當不謂某妄。足下幸教之。

二

來故云。先儒成書。不可妄去取。某竊謂不然。少時覽儒臣進書表。盛稱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某怪歎曰。置太祖高皇帝何地。儒臣但當云功德比太祖。不當謂成祖追蹤三皇。如儒臣所言。頗涉諛諛。失古大臣因事納諷意。不可為後法。然則諸儒臣編輯小註。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強相傳會其明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某非好辯耳。

來論四書大全皆聖賢經傳先儒詰釋甚明不宜復有辯某意足下尚未悉大全辯始末耳蓋某非辯經傳辯諸家解經傳未當者某言未必盡合道其間心同理同一二自信者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非妄也昔胡仲虎著四書辯疑非辯四書辯說四書者耳楊中立著周禮書義辯疑非辯尚書周禮辯王安石父子耳信如足下謂某不當辯大全則仲虎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尚書也或又言大全成祖頒行為

下不倍辯不能無罪某謂此論尤非歷攷古經傳臣

子之於君父經權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為不倍非從所不必從為不倍也嚮使大全至是無非曉曉喜辯好異某罪誠大今是非雜出尚須定正獨以諸儒

臣編纂進一呈卒交相傳會則是不敢于倍先儒而敢于叛孔孟豈得為知道者哉成化中禮臣周洪道進辯疑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宋儒註釋間亦有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訂仰取聖

其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併辯疑書不

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可無所發明辯非自某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婦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絲是推之國家舉措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為過不奉詔不為倍上况是正遺書罔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聖明勿棄葑菲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槩以靡然亡所是非為尊王為翼聖何勿思甚也藉當國大利害宜犯顏直諍者皆拱默觀望退曰我臣子耳

當唯唯耳天下事誰任之又况辯特詰訓家言言之

未為過惡得與倍上同科今足下必欲謂某辯為不可某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倘足下更有以益某某敢不敬聽昭察幸甚

四

某頓首白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刪補者擬草力半載卒業是書繕寫呈進當有發明足下謂版刻不容更易舊說不可增損非也某觀大學舊本錯者朱子更定篇次為大學章句子思參仲尼之說

中庸。而于哀公問政章。刪繁補闕。後世未嘗非之。此皆往事也。我太祖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至成祖復充廣之。為文華寶鑑。視昭鑑加詳。又萬曆間大學士申時行奉旨謄寫。太祖及累朝訓錄。置法宮以便覽觀。言訓錄舊本。式樣寬濶。今宜稍欽。改從書冊。舊本簡冊繁多。今宜併省。不稱卷數。上從之。凡書籍宜更而不必不改定。與宜充廣而不必不增補。如四書大全者。皆可例推。如謂更定增補大全為僭。則朱子大學章句。子思中庸刪補。

論大全書五

一九

文皇帝充廣昭鑑申學士請改訓錄舊本皆謂之僭皆非臣子所當為又况某明知大全有可刪而不取遽刪擬請旨重定則某于尊王大義未嘗不凜凜也足下幸慎思之。

五

承示大全辯不朽之書。推獎過情。某不敢當。古今著書立言。以理為準。得失皆自知。傳與否。有幸不幸。非譽未必皆定論也。即如楊雄太玄。自謂後世必有子雲。然稱雄書者。僅侯芭韓愈數人。蘇洵則力詆雄書。

淺陋。雄不足道。孔子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能及。安石則指為斷爛朝報。歐陽脩又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與韓魏公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而况它書乎。至流俗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脩輯遺經。脫學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為偽學。子思孟軻。大賢也。荀卿則曰亂天下必子思孟軻。葉翥知貢舉。請除毀語錄。六經語孟為世大禁。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詆訾。而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某足不朽哉。雖然。孔孟程朱之道。未墜于地。某雖固陋。其說少有足存。則亦庶幾寡過矣。時輩極詆某。與足下過推某。皆非定論。知罪俟後世可也。

論大全書六

六

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欽定。不得妄行刊布。某竊嘆此論迂甚。先是坊刻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某創為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進大全。宜詳信是書。繇四方學徒編次。未能盡聖道精微。不無俟後儒補輯。雖既頒行。仍請旨許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脩實錄會典例。庚續釐正。極醇無疵。

而後已。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靡然從之。六經學庸語孟之必不可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亦甚誤矣。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文靖諸人。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非。補所未逮。深可歎也。某此言雖為流俗所笑。久當論定。足下以為何如。

七

某白。比日刪定大全辯輯附史事。發明聖經四書至今日學術治要具見。時輩視四書為應科竊祿之資。非也。各章小註。有前後互發者。有彼此異同者。分別不可不慎。鄙見謂儒臣誤采諸家。叛道之說。宜一切削去。它可兩存者。仍依集註一說。舊說或曰亦通。例竝錄之。俟後學參訂。一以明大道。塗殊歸同之旨。以明吾黨虛心平氣不執獨見不為一家之論。必如此。而後謂之大全。若斷然專主一說。如近歲坊刻。講義。此說可從。彼說悉廢。非當日大全命名初意。來示大全補入永樂以後諸家及舊本小註。雖可以兩存。

者非盡刪不可說。雖近似某不敢傳會。至某患難。身杜門。刪定忍儼蒙謫。實分內事。昔賢云。聖道自。龐傳。萬萬滅死無悔。每諷斯言。益復自厲。流俗謂。日不當著書。著書必罹禍。邪說害道。皆孔孟程朱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不足辯亦不必辯。吾子置勿談可也。

岳遺生曰。讀芑山先生七書。而四書大全之得失。

見先生。僅惟適卓菴刪纂大全之本末。亦見理明。

氣決辭嚴。義正關繫。守待甚大。時儒各習其師。謂。

先生七書不必作。又妄謂增定大全為好辯。亦猶。

沈繼祖之詆朱元晦。蔡季通耳。豈足為篤論哉。

與省直同社鄉紳書

烈頓首致書同社鄉先生執事竊惟天下治亂雖本
于朝廷而人心風俗之邪正往往自鄉紳始絲邪
正而有治亂則鄉紳與有責焉未可謂朝廷事非
鄉紳事也諸同社後先通籍備官中外退而稱鄉先
生者頗眾獨僕困諸生亡少著見然居恒讀書務適
用鄉先生凡僕同社者僕後先規勸無少阿同社皆
不謂僕迂年來据僕聞且見如某某鄉紳敗類傷化
未易殫述僕竊心非之嗟乎鄉先生亦知顧名思義

而求其實乎今之鄉先生皆曰我鄉官耳無言責官
守杜門觴詠耳不則謹厚寡言與俗浮湛耳里人稱
之曰某鄉官不干請有司不關白地方利害是誠鄉
官之賢者也僕則謂此鄉愿而已鄉人自好者而已
賢鄉紳固如是乎一夫厲行族鄰賴之士有窮居以
天下已任者况委質為臣而居鄉者乎夫既謂之鄉
官雖居鄉猶然官也朝參支俸陞遷舉劾與在官雖
殊至于執持公論挽回士習軫念民瘼凡可以佐郡
縣不逮皆當惟力是視皆不必市德避怨人臣鞠躬

敬事在官與在鄉一也越俎代庖不可豈膜外親
徒苟且娛佚乎昔孔子從大夫之後退老于家亦俗
今之鄉官耳然吉月則必朝弒君則請討豈嘗自謂
無職掌繫談度外乎古者鄉學皆鄉大夫有德行而
致仕者教之雖致仕未嘗無事又豈盡杜門不事事
為賢乎然則凡為鄉官而下同于鄉愿鄉人者去素
餐尸位幾何皆識者不取雖然今天下鄉先生能杜
門自好者鮮矣使鄉先生皆自好雖無益百姓尚不
見詆笑于鄉人它位高祿厚作威播虐狐媚有司而

漁獵小民者又皆鄉之駟僮孟賊也以培植地方則
曰我鄉官無能為有郡縣在以會議典除則曰我晚
進恃諸大老在迨凌轢里閭攘寇資田子女則氣勢
伯倍于見任之撫按科道一時瞋目奮臂雖父兄長
上達尊在前而勿顧嗟乎如是而謂之鄉官可乎試
舉其較著者言之某宦畜一鶴里中兒誤折鶴足宦
僅數十人橫肆螫噬里中兒悲憤卒律殺人者死今
誤傷鶴亦死某鄉宦知之乎宦宅與養濟院比隣家
人割其堞自廣養濟院連名泣懇于有司家人抑之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與同社鄉紳書一

不得上。國家哀無告方拊循弗暇今爭尺寸使時
捨至是某鄉宦聞之乎其祿利自私也則有冷容度
曲袒跣呼盧縱意馳志而父兄宗黨歲時蜡社莫邀
其一縷一餐者矣古義莊義學由一族而推及于途
人某鄉宦獨胡越子姓而恣置之乎其擇配論賄也
則有較多量寡與六禮弗講者矣金玉綺縠之飾爛
于門羊豕馬牛之跡交于市侈然自以爲光顯獨不
念昏禮特重上事祖宗下繼後嗣區區貨賄足較乎
其治喪鴛靡文也擗踊經帶無度矣佛事鼓吹不輟

此皆實事非影似之客語

矣一切明器笏鬯嬰鞶嬰功布方相率不遵古制視同
戲劇往來張設矜夸衢巷無復仁孝惻怛之意獨不
念親喪自盡與易寧戚載在聖訓者莫踰乎其習制
業不通義理也有謂中庸僻與難詰子思不必作者
矣有謂科場命題宜廢中庸者矣侮聖叛經莫此爲
甚使鄉紳皆爲是言不將率後儒詆訾孔孟貶黜程
朱乎其縱臧獲不加繩束也有諸生夜過其門爲宦
僕挺擊垂死者矣有鄉先達造謁關者踞肆睥睨不
動動者矣有宦僮爲遁逃王日頓辱于矜于矜罪服

適道鄉宦官不問者矣宦僮既攬利歸己又歛怨歸
宦宦卒不寤使鄉紳皆恣逞若是

不將胥郡邑士庶家切齒而人重足乎其甚者則有坐視從父客死京
師殞不成禮及輓還里門從父孤又天喪獨晏然不
省憂者矣有親見亡父女殤暴露道左薄其庶出而
不葬者矣詩曰行有死人尚或矜之又曰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某鄉宦獨刻薄寡恩至此極乎鄉人自好
者不爲而鄉宦忍爲之乎尤甚者則有維揚義興皖
桐吉永豐之某某鄉宦稔惡流毒變起斯須掘冢瀦

不爲者寸之較之錄之甚過自見

宮不已又從而屏逐之卒至莫容于桑梓之間流離
轉徙貽世俚笑若是者求爲鄉人而不得視鄉人自
好者不逕庭乎僕觀今天下賢鄉紳不乏其與僕同
社而稱鄉紳者或留心學問或砥厲廉隅當不至如
某某鄉紳之鄙且陋然僕于某某鄉紳闕其名而詳
其事既使某某鄉紳知媿又使天下後世凡爲鄉紳
者知戒又使同社雖無其事亦可以相勉而歸下善
則人心風俗繇此正在官者皆知靖共居鄉者各有
匡救士民觀感而亂萌熄朝廷雍穆而威治成所

藉賢鄉紳豈淺鮮哉。或讓僕曰：張子幸不為鄉紳耳。

異時為鄉紳，罕有能踐其言者。嗟乎！僕不幸不為鄉紳，苟得為鄉紳，使有一事如某某，鄙且陋者，雖鳴鼓

共攻立賜，誅絕僕死，不恨。僕嘗持鄉官非鄉人之說，

質新建姜燕及先生。特舉此為法。名曰廣。新建人。暨同社清江楊機部。

江人清江吾友，新建吾師。清江又出新建之門，皆今

世所稱鄉先生大賢者，皆不謬。僕言諸同社推廣新

建清江之意，孳孳求盡乎鄉宦之實，進退務適于用

毋徒下同于鄉人鄉愿者之所為，則邦國之光非

獨一鄉一邑之慶也。其再拜。

汪未齋曰：近代鄉紳蠹國殃民者，不止是。然往往

工逢迎，多賄賂，得諸當事，惟心。凡含冤叩懇者，諸

當事率陵折百姓，曲護鄉紳，不肯盡發其姦。巡方

按部，例得舉劾。鄉紳之豪且黠者，又鑽營入薦，劄

距可使夷筭，可使堯害民不已。復出誤天下，流毒

豈獨在郡邑哉。芑山是書，雖正告同人，俾相勉為

善，亦足垂戒後世云。

吳次尾曰：予聞芑山里居，凡郡邑公祖父母，有交

卷之三 與同社鄉紳書五

三三

游者，始終不干以私，獨地方利病，芑山必盡言，

評求裨益小民而後已。請蠲賑，汰蠹弁，革猾胥，

書當事者數矣。其爭六款，借惟適卓卷，矢以身殉

卒得舉行。與諸老書，至今可考也。寓金陵，尤軫念

維系，遂歲江右直指馬公孔健，為侯六真同鄉詞

籍，芑山與直指未謀面，因貽長書，侯公子朝宗，使

上之。予覽其書，蓋痛言各府屬侵欺，赦後錢糧積

弊，附有里老公呈，讀者皆流涕。然則芑山雖困，

生大下已任，所造福鄉邦者，人皆不得而知。又

必身為鄉紳，然後能行其言哉。夫士不以窮達為

加損，不肖雖鄉紳無補，賢者雖諸生有濟，顧自處

何如耳。

此文傷厚矣，然非毀也。聞言足戒，庶幾明允序族

請遺意。弟勳識。

卷之三 與同社鄉紳書五

三三

與諸生論集註書

賢輩馳數千里從某游。宜孜孜明道辨惑。發前人未發。曲守訓詁何益。某後先告諸子頗詳。皆原本經傳。又不敢棄經任傳。墮近日俗學蹊徑。宋大儒程朱諸人。某服膺久。集傳語類遺書。多所折衷。古今義理。必不能苟同。非誣也。夫程朱之言。同歸于是。某屢言之。諸子習聞之。獨晦菴私嘗推二程理學。程氏以心使心之說。晦菴竊以為非。又嘗自言集註有未盡。又詔人曰。此說且與兩存。以此知程朱未嘗無同異。未嘗

自謂吾言必不可易。後儒強相傳會。率天下背孔孟而從程朱。某竊不取。雖然。窮理適用。宗法孔孟足矣。然苟非深思好學。博觀程朱諸儒遺言與義。沂流溯源。雖欲求合于孔孟。不可得。不知者。合程朱而學孔孟。終其身茫然亡所適從。斯又惑之甚者也。某近著四書集註發明二卷。補紫陽所未及。賢輩試共觀之。後人阿附程朱。非獨畔孔孟。併程朱生平深心。埋沒故紙堆中。合觀芑山與諸生論集註二書。程朱得失自見。芑山豈欺我哉。弟熙謙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某白。集註有必不可不從者。亦有不可泥者。不得其精義所在。泥註叛註。其弊一耳。先儒嘗謂朱子無干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實有功于程氏。以某觀朱子集註小註。有謂程說固好。但少疎者。有謂伊川見得亦差者。有謂其義甚精。恐非夫子本意者。朱子未嘗繁。謂程說不可易類如此。朱子又嘗自言集註說有未盡。又云此或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又云未詳孰是。朱子亦未嘗自謂集註不可易類如此。况程朱諸儒之說。有專為學者言。不主于釋經者。有雖釋本文。復推廣發明經義者。大全小註亦然。凡讀集註宜理會本文。離本文而專求之于集註。專求之于小註。泥其說為某句訓詁。刻舟求劍。未有不文害辭。辭害志者也。又况朱子之于論語。始有要義。次有集義。又次有詳說。其後則有集註。集註又有初本改本。屢改而屢未定。如泰伯可謂至德一節。仁山金氏云。王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孟子道性善一節。集註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意如此。慶

補氏云。朱子既斷孟子之書。為孟子自著。則似此。皆當改。此是後來不及改者。博學篤志一節。勉齋章氏云。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以學志。思為有益于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于心之所存而言。君請擇于斯二者一節。或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某謂據集註改本。益信義理日新。未可株泥成說。

凡集註屢經改定者。其說自確。它未及改定者。即在朱子。不敢自以為定論。其與何叔京書云。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荅張敬夫書云。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若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淺薄。且使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朱子此等語。詳王陽明所刻朱子晚年定論中。其

溪雙峰洵饒諸家之說。去宋儒尤遠甚。其繆戾者。未

易悉舉。擇而取之可也。賢輩細觀四書大全。然知某駁正諸說。皆以合聖經者為正。當必有解悟。可否幸疏示。

予嘗輯二程考亭之說。之不合者。為程朱異同。又輯朱子自相矛盾。及自為駁正者。為考亭自識。明古人不必盡同。要以是者為正。大旨與芑山此書合。學者繇芑山與予說推之。雖盡讀天下書。可也。獨集註云乎哉。弟勳識。

邕山文集書牘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 貞

余 楷 較

復夏彝仲書

某白。讀足下私制策。為痛涕不已。竊嘆諸生兩闈策。

非腐即襲。今彝仲指切利弊。皆裨益時用。惜不見諸

行耳。雖然。僕觀陳臥子名子龍原字人中序述夏子之言曰。

予之為是也。非以期用。傳之後世。俟之其人而已。僕

反復思之。書不期用。惡用書為幸。而遇書自我用不

邕山文集 卷之四 復夏彝仲書

幸。不遇冀當世用之。雖不自用。猶用也。古之人。籌策

以利天下。苟用其言。雖退身不怨。未有不用之當世

而徒傳後世者。藉不用之當世。而傳後世。則是良醫

挾古俞跗陽慶之術。立視當世之人。之將死翹然曰。

我有異方。用俟後人。豈情理也哉。僕安意夏子此言。

不可謂無獎已。而僕又思之。嗟乎。夏子之為是言也。

非不期用。痛天下罕能用其書。始為是不平之語。以

震發當世之曠曠。亦曰當世不用。俟後世云耳。豈誠

不欲其書用之當世哉。然士生今日。著書立言。皆不

宜苟為之。足下將反言見志。竊恐天下怠廢頑鈍。徒

風以靡。展轉謠傳。訾議交至。甚非君子淑身用世之

道也。僕卒願竄易其言。足下以為何如。至諸策與鄙

見不合者。皆私有批駁。暇時互相質正。當不謂僕妄

拙刻陶集告竣。承諾弁言。幸即見示。哀臨侯序。辱教

已刪定。附復不盡。

吳次尾曰。是書非獨為彝仲言。欲當世著書者適

時用耳。讀者須以意逆志。

邕山文集 卷之四 復夏彝仲書

與吳次尾論先王孔明書

承示史論。恨未卒讀。偶取劉先王諸葛亮二論合觀。

之私心不能無疑。以兄論當日天下之勢。前後自

盾耳。方其論先王也。則云先王從漢中出師。用張

相地之計。以致吳用先軫私許之謀。以攜魏。漢室或

不猝移于魏。以先王之傑。孔明之智。有可以一天下

之勢。而計不出此。則亦不可不謂之天亡漢矣。及論

諸葛孔明。則又云漢必不能圖魏。鼎足之勢。瞭於隆

中。亮之自言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

賊亮知魏之不可即滅也。亮之不能統一天下。非智

不足。勢有不可也。弟竊謂勢有勝負。存乎天者也。智

有巧拙。因乎人者也。論君臣取天下之道。宜專責人

事。安危彊弱。必不可執一。必不可懸斷。若槩論天下

之勢。則一勝一負。人事不得。而與無後先。巧拙一也。

今斷然謂亮不能一天下。勢有所不可。而論先王

云有可以一天下之勢。豈不自矛盾乎。豈勢在先王

者。可以一在孔明者。不可以一乎。又豈人謀勝即勢

不可者。亦可乎。夫當日天下之勢。每後視前。非有

殊也。先王之與孔明。皆同時遭漢末造。與吳魏角

也。均是勢也。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一此弟所以

不能無疑耳。雖然。以理勢衡之。漢之不能圖魏。天也。

非人也。隆中之言。驗若左券。獨人事不可坐待。故雖

逆知其亡。不能不出師討賊。出師討賊。而漢卒移于

魏。信乎其勢有不可也。存不能滅魏之說。去其可以

一天下之說。則事理貫矣。要之立言得失。間不容髮

不審度時勢。不知其似而非。願兄自寬易。勿貽後儒

譏議。且明弟與兄論古今人文。無敢苟同者。類如是

也。反教幸甚。

移書次尾。冀其改竄。次尾荅子曰。非張子不能擇

別至此。古人一字可師。况助我不逮如張子者乎。

子語及門曰。直諒如某。虛受如吳子。皆足為後儒

法。及次尾刻樓山集。二論仍舊。豈子言謬邪。抑吳

子偶忘而未之改邪。自記

子既較芑山是書。復取樓山集史論觀之。乃知吳

子矛盾尚多。不獨先王孔明二論然也。如韓信

人耳。吳子前篇曰。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

請王而高帝不許。其勢已無漢矣。後篇則又曰。壇數語。劉項成敗已分。豈至此而復為不可幾倖之舉。其曰且念之者。知天下之大勢。終有所不可。而特以不忍背漢之言謝通耳。愚意使吳子前者之說可信。則信之不聽蒯通。乃坐失機會。自取滅亡耳。必謂天下大勢。終有所不可。從登壇時已決。則吳子前篇所謂勢已無漢者。又安在乎。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擬庚續論定以告後世。庶是非不終淆亂耳。丙戌十月日。弟勳識。

論先主孔明書三

五

與吳次尾論稱敝書

○只○一○句○喝○起○

某白。今稱謂失倫。承訛習舛。莫稱敝為甚異鄉稱省。序次精落直曰敝京敝省。稱府縣曰敝邑。敝郡。甲乙科稱同籍。曰敝同門。敝同年。稱座主曰敝房。師敝老師。紳衿稱邑令。曰敝父母。業師稱及門。曰敝門人。胥隸稱府廳。曰敝府主。敝廳主。屬吏稱堂官。曰敝堂翁。師儒稱學。較曰敝庠。各官稱公署曰敝衙門。稱職爵曰敝銜。若是者。枚數不盡。按左傳。凡稱寡君。敝邑。皆列國人臣。○益○見○近○代○稱○敝○之○誤○致命他國之辭。退遜稱敝宜也。今海內為一。郡邑皆

論稱敝書一

六

朝廷有。梁稱敝可乎。嘗讀史至漢元和二年。帝至魯。禮孔子。孔僖云。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僖可謂失言。當是時。漢非春秋列國。比魯雖孔氏宅里。猶漢都也。僖但當直稱闕里。不當稱敝里。稱敝里則魯孔氏有非漢有也。與近世稱敝郡邑何異。夫長以命少尊以臨卑。如年位輩行。不甚懸絕者。或稱敝同年。敝姻家。或稱敝門人。敝同社。義未甚悖。從俗可也。至門生而敝其老師。紳衿而敝其邑父母。則是狎且賤之也。揆諸理。則不當質諸情。則不安。故凡卑少之遇

長不與肩隨齒者子弟稱家祖父家兄蓋有之不聞

稱敝祖父敝兄也可類推繇斯以推門生之於房座師紳衿

之於邑父母稱某房某老師某郡某公祖某縣某父

母可矣稱敝則非也况省直郡縣衙門學校非各官

師儒所得自私苟一切稱敝則豈惟私之實弁髦甚

又况胥隸役也府廳至也胥隸而敝其府廳則奴可

以敝其王臣子可以敝其君父甚非所以別嫌明微

杜僭踰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弊至民

無所措手足今也不審名實一切稱敝不正莫大焉

若之何其不知變也雖然流俗畔經越理某無責焉

耳獨士夫後先踵承閱數百年而不悟擬某後先所

聞見如朱晦菴與顏提舉劄子不稱本郡而稱敝郡

陸象山與章德茂書云敝邑自某入境此自宋諸儒

之誤也本朝康對山名梅字德涵武功人與彭濟物書稱敝

邑呂巾石名頤廣永豐人與沈韓峰胡梅林書稱敝省敝縣

艾千子名南英東鄉人自謂博通掌故其與臨川張侯名孫號

先太論李阿艾立繼書稱敝父母前任陳侯與蔡太

守論禦寇書稱敝郡皆與流俗同病某擬上書禮

合前此誤稱敝者更著為今弗果兄續觚不觚錄

貞撰觚不觚錄頗關人心風俗補弁州未備惜時輩稱敝

伯敝座師兄未嘗駁正又樓山集吳次尾著與劉念先

以川沈翁生書凡稱敝邑敝郡與鄙見皆不合此

以發憤為兄道也某言不妄願徧告同人革正前

裨風教甚大惟兄圖之

從尋常稱謂推出背父叛君大關繫與孔子正多

意合後世習而不察無怪亂賊接迹于天下也每

讀是書深究理本使人謹微之意凜然弟勸謙

集 166-100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某啓。謁執事之次日。卽掩關山中。念鄉者執事以
舉得失下問。坐人稠雜。未及條對。旬內思面陳鄙
弗果。頃閱邸抄薦單。則有深可痛者。以天下之大。
祖宗養士數百年之久。其中不負所知光昭盛典。不
可謂乏人。然据某所見如某某。學究耳。山癯詞客耳。
此輩出任郡縣。鮮不敗者。迨其敗舉。主恐獲罪。又
而彌縫之。朝廷期得真才。仕路益滋僥倖。不謂今天
下。祖法之壞。至此極也。况士習靡弊。在近日久。

逐祿利。今閭里覓舉呈身。無足齒數。它或才媿管樂。
道擬孔顏。中伏踪競外。示恬退相漸成風。文過其實。
此等人不進用則已。苟進用。矯偽百出。何所不至。知
人之難。與人之難知。誠有如執事拊膺太息者。然則
今日雖復保任。與鬻爵斜封等耳。本欲肅官方。而查
貪窟。管于後。方議裁冗職。而闖茸踵接于前。日浸月
漬。爲蠹豈細。如是而驟舉數十年以來耗數盡壞之
郡縣百姓。一旦責庸人以頴川渤海之效。幾何不淪
胥以亡也。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雖然。非保任不可

行。行。保。任。非。其。人。耳。語曰。公非明也。公可以生明。孫
覺云。知人之要。在于知言。某則以士大夫不讀書窮
理。不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必不能知言。必不能明。且
公若執事者。當世所稱能讀書窮理者也。事事從國
家起見者也。往者奉 旨王計。是非陟黜。中外無間
言。推此以施于保舉。必能廣咨博訪。慎簡人望。爲衆
正倡。雖先是保舉竇徑。堅莫可破。某知執事必有以
易之。抑僥倖而圖實效。非執事誰望哉。同社維斗士
業翁生諸子。皆列薦牘。皆慎重不苟出。江上吳次尾。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十

負才。喜言天下事。執事聞其人而亟思一見者。維斗
士業翁生皆知之。其所著論策具在。執事少間。與之
商當世利病。次尾必盡言無諱。執事必樂聞。恐後。然
非執事先施。次尾雖願奉教。未可折簡致也。至如某
處心積行。取求聞于世。尤執事所稔知者。楚大中丞
方公。欲舉賤姓名塞 明詔。袁臨候以方公語告某。
某數移書卻之。臨候復某曰。科目中亦有小人。保舉
中亦有君子。蓋欲某決然舍科目就保舉。某辭益堅。
然又不屑如今士之陽避陰就。汲汲作辭薦書。餒流

當世。某所見頗與古近。今執事又私語人曰。爾公宜
一出為保舉重。何量某之淺也。士君子出處有道。謹
則正。躁則停。昔賢可師。况保舉方濫。及于學究山癩。
詞容之流。為有識詆笑。求其不負所舉。不數人。某何
顏復與之。備仰哉。執事為宗社人才計。舉鄙論徧告
卿大夫。使知不明不公。必難舉治。而諸生中不就保
舉。毅然古人。自期待者。未嘗無人。前此盜虛聲。擯名
器者。一切可罷。孳孳訪求真才。而錄用之。孰謂保舉
不可復哉。至于舉主之公私得失。與應舉者之邪正
是非。某做古百官圖。各有臧否。容而請正。聊以是復
明問。執事圖之。某再拜。

世山文集

卷之四 論薦舉書三

十一

先是保舉芑山者屢矣。芑山卻弗應。壬午冬芑山
載書自金陵歸。矢與予及惟適入山著書。癸未山
居未就。兵禍突至。先君暨惟適皆喪。獨芑山偕
子扶。毋孳幼。漂寓潯江。甲申擬伏。關見
先皇帝。痛陳積弊。未幾賊陷燕京。天子殉社稷。
兄弟相視出涕。返棹章門。將入閩。尋三山武夷之
勝。又弗果。至乙酉夏。留都又告陷矣。迨閩京

復振。徵書及芑山者再。同人皆為勸駕。芑山息
得當以報。先帝。予以母老。力引古義尼之。今讀
是書。乃知芑山之不應舉。早有定見。寧俟今日決
哉。語曰。賢者固不可測。愚于芑山亦云。弟勤識

世山文集

十二

與友人論辭薦舉書

足下謂僕辭保舉。非古不擇祿意。此言似而非。今天下多事。僕二親年七十。躬愛負米。承歡膝前。雖祿仕不易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語深可味。足下亦未審今日之為保舉。與僕之不就保舉何如耳。天下未有不知而能舉者。亦未有不信而能任人成功者。自朝廷以至百執事。知人信人者蓋鮮。雖行保任卒罔效。獨某不就保舉哉。嚮者同鄉黃又生。名全音改。只循。何耳。益。希。乙。以順德令為試御史。居京師。例薦一人不得當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辭薦舉書一

十三

一

請于其師少詹姜燕及先生。先生前官南國子祭酒。知僕非一日語。又生曰。宜春張爾公。子同郡人也。富惟。知。故。信。學行我信其不負所舉者。是時又生雖同郡。雖有交游聲聞之及。不我知也。退而詢萍邑吳君應庭。是時。應庭。燕。客。吳君曰。爾公科名可自致。宜不屑。公盍以明經李生應。李生性樸謹。異時不為舉。主累又生私以不薦僕失姜師意。不復薦李生。獨舉潮陽乙榜蘇君。僅塞責耳。夫姜先生之舉我。與又生之不信我。我皆未之聞也。丙子僕入都門。唁袁臨侯。是時。臨侯為山右督學。以直指。誣劾。被逮。

吳君與僕相見。詳告以本末。僕笑曰。行止非人所能

豈必悲不遇哉。戊寅楚大中丞方公。桐城人。與僕過從久。將之任。語所知曰。撫軍當舉一人。非爾公不可。時臨侯官武昌。方公以臨侯吾髻毖。屢徵行。實于臨侯。臨侯以告僕。僕移書臨侯曰。保舉名存實廢。苟失科名。躬耕著書老耳。為善謝方公。成我大矣。臨侯復方公曰。爾公意不屑就。侯已卯闈。彼峻商之。未晚。已卯僕又報罷。臨侯自武昌移節海陵。方公復惓惓不置。臨侯復數為僕勸。駕臚僕行實致方公。方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辭薦舉書二

十四

公忽失官。被逮去。迨方公申雪。還白門。僕見方公不言謝。公益以不得推擇。僕為恨。僕曰。公遇我良厚。某自廢耳。此僕所以終不登薦牘也。夫知我信我。莫如姜少詹。方大中丞。然一授意于黃又生。而又生弗果。一徵行實于臨侯。而臨侯又弗果。不知不信者不能薦。知者信者又為不知不信。所格不得薦。緣是推之。中外諸臣以不知不信濫舉者多矣。非獨不知不信卒不薦。如諸公之于僕也。天下事豈有濟哉。方姜少詹之推僕于黃又生。其時保舉初行。僕未嘗決志不

出。出未必不可有為。及大中丞舉僕。則保舉既壞。人敗類。往往為世指名。僕萬無投牒赴鈐理。然則不就保舉。豈盡僕之過哉。雖然。僕不足惜。所惜者以祖宗任人圖治之良法。不能設誠舉行。徒為苟且徼倖者開捷徑。况今天下名存實廢。雖求治而實釀亂。豈僅一保舉哉。僕是時益自引悔。脩輯遺書。不復言天下事。世謂我為果為固。皆非知我者。度外置之而已。嗟乎。保舉可就而不屑就。科名欲得而卒不得。僕亦無以自解于友朋矣。某再拜。

老山文集

宋之四

論保舉書三

七五

只敘事。語語有關繫。自評

與范計部書

別後驅車入姑孰。見袁郡數十人。哀號道路。無人色。急詢之。則南糧解官陷累船戶家屬也。因嘆近日官解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據僕目見者言之。如袁州鄭經歷。營解萍鄉南糧。其籠制衙役。販削小民。更僕難盡。即如收糧一事。匪官斛。用私斛。大斛入倉。逾額數倍。為侵漁自肥地。小斛到船。減額數倍。為嫁累船戶地。雖投鼠忌器。合郡痛恨之。及起解來京。侵漁既多。米數必少。米數既少。必百計狡脫。陰賄貴部書役。花

老山文集

宋之四

與范計部書一

二六

派欠數各船戶。船戶賠銀入解官手。又匿不報部。不給完數。箠楚重科。父抱子泣。見者流涕。嗟乎。此可謂有天日哉。愚意解官收糧。既厚充私索。欠糧又不費錙銖。當事又代解官追比船戶。則是解官有什利。無一害。船戶皆無罪就死地也。逆理亂法。莫此為甚。為當事計。宜專責解官全賠。解官雖全賠。僅探囊出囊。後漁者還公帑耳。無毫髮損解官。至船戶果不欠。釋之。果欠。分別多寡。登冊。羈留解官。責解官書役保船。戶回籍。移文府縣。照冊完解公私兩便。不則船戶漂

寓畱都。無田宅可售。無妻子可鬻。無親戚可稱貸。遷延歲時。饑寒迫膚。徒殍死耳。烏能代償官糧哉。執事往歲與當道論救荒。識時達變。存活甚衆。今解官之。陷船戶。伯倍饑民之填溝壑。度執事必不忍立視其死而莫救。僕行矣。苟慨然垂軫。不以僕爲迂。持僕書白貴堂翁。嚴究解官。則仁言利溥。豈獨船戶獲更生之慶。而南糧亦無虧欠之虞矣。某再拜。

萬曆二十八年間。撫按以條鞭之後。復有收糧收銀。爲里甲困擾。設法南糧官徵官解。僉點吏役收

世山文集

卷之四

與宛計部書二

二

樞宜春一縣。每糧一石加派銀一分七釐五毫。共銀一千一百九十七兩三錢。內將八百四十三兩。給解糧官使費。又八十兩。給南折解費。雖近年截出一百八十兩。解宗祿。然亦綽有餘裕矣。夫官徵官解。本以甦民困。而解官貪肆。侵沒倚法。作姦害尤。甚于民解。古今不忠無治法。患無治人。百姓何辜。罹此荼毒。痛哉。日記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頃晤楊維節江干。

維節名以任瑞金人。卒未進士。文行卓然。士咸推之。

述凡論

名實與弟異。

此言切中士習。

見謂內不足。求知于外。足于心。必外挫其名。今之名在四方。皆僞耳。弟竊疑之。夫內苟不足。

雖求知無以自見。內足而不爲人知。則足者無以自信。有士于此。閉戶讀古人書。撰著日富。終歲坐一室。

不與四方賢士大夫晉接。老而將歿。舉生平所爲古文辭。瘞石穴中。自以爲藏之名山。不知四方賢士大

夫。果能夢卜其姓氏。邪抑天令龍馬出負其文。示後

世山文集

卷之四

論名實書一

十八

世邪。遜世不見知而不悔。非至聖不能。玉之在山。珠之處淵。皆有光氣以見于外。邵伯溫曰。名者修身治世之具。烏可一日闕于天下哉。患不知所以好之耳。范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必無爲善之路。歐陽脩曰。外名迹。聖賢所難。若使無迹。後學何從師法。弟謂此皆篤論。至于由不願人知。子瞻喜不爲人識。皆一時諷時憤俗之言。安在內足而落落自好哉。吾輩戒盜名。實勝而名自章。名不必避也。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名浮于行耳。使天下後世。不忘乎名。固以

求其實。則勸懲寓是焉。名豈可廢哉。然則時輩不務益名逃名皆非實而欲逃名者皆空疎無用之學。與異端寂滅何異。皆僕所不取。

小雅曰。玁狁方叔。蠻荆來威。傳者謂聞名畏服。然則實至名彰。非一人之利。乃國家之福也。宋相司馬光而遼人戒邊吏無輕生事。名如方叔司馬者。曷可少哉。彼不能見知于人。而自謂無所事名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弟動謙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正名定分。關係團體。不可不慎。卽師生稱謂間。非誠無以致敬。非信無以行久。不誠不信。則僞亂隨之。近

世以爲細故而忽之者非也。沈治先名壽國語弟云。金陵黃名髮時受業家眉生名壽每謁某

稱晚生及登賢書。則改稱晚弟。弟曰。使成進士

不改晚弟爲侍弟乎。以晚弟施之業師之弟。異日者

得志爲顯官。視其師落落諸生耳。不又改門生爲晚

生乎。治先笑而退。夫弟之尊師與子之尊父情與文

芒山文集 卷之四 論師生稱謂書 一

一也。今弟子面謁其師稱老師。退與同儕語。則稱師

之字與號。不復稱某老師矣。師之友與師同學同道

年相若。則師輩行也。齒長于師。而文行過之。又師所

尤事師事者也。凡弟子謁見師之友。名刺當稱晚。稱

其師兄事師事之人。當稱先生。當隅坐。今則繁稱小

弟社弟。與之抗禮矣。樸謹者稱晚弟。止矣。不稱先生

而稱老兄矣。至稱其師于師之友之前。又不直稱之

曰某老師。不明言某爲某老師之門人。僅稱之曰某老。若未嘗親受業于其門者。使吾輩道路接見之時。

不識其為某先生之徒。往往加等見待。其生恬然受之弗辭。孟子曰。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豈意今天下弟子。恥受命于其師哉。推究至此。方見此書關係。後生心術之猥薄。器量之褊狹。學問之疎陋。皆于此可見。無惑乎德業文章之不古也。弟嘗慨師道凌替。四方士無復如古隆師重道者。一切執贄稱弟子。子弟之門弟。皆不苟受。一二年少。有學識之士。既問業于弟。弟先舉生平良友如兄輩者。詳示以里處姓氏。且戒之曰。此某先生為某所兄事。即汝儕師也。謹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師生稱謂書一 三十一

事之以故。凡為弟門人。如許生顧生蔡生。謂兄未有。不稱門下晚生者也。兄四方及門年少。如某某。每謁諸同人。名刺或汎稱教下晚弟。或妄稱社小弟。此與稱晚弟于沈治先何異。兄蓋未之知也。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又唐貞觀定太子。見三師儀。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皆所以尊師也。弟謂弟子之于師。宜無事不遵繩尺。今也一稱謂間。悍焉不奉師命如此。可以傲視師之友。即可以傲視其師。可以傲視其師。即可以侮慢君父。不子職為孺。惰吾輩抗顏為人師。豈可不反覆曉譬。使諸生痛改前失哉。尤可嘆者。中吳諸子。皆好為人師。後生遊其門者。諸子皆降體屈節。汝爾相翹。失古師弟督課就成之意。甚有朝執經而夕叛去者。此又為人師者之過。非盡年少諸生之罪也。吾輩為守待計。思所以正人心。易風俗。杜漸防微。自師弟稱謂始。雖以必敬必信。勗諸生。而其間先自治而後治人之道。尤不可不加謹。偶感黃生事。為訟言至此。知兄不以弟為謬。風便郵弟書。併告維斗仲馭。使知為人師者。雖稱謂亦有道。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師生稱謂書三 三十二

諸生或問弟言而少知警也。幸甚。沈耕巖曰。後生不遵少儀。盜名倍師甚衆。其失由于教導不先耳。故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芭山歸重自治。良有見。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五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沐 楷 較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某別足下數年欲就正者不一非晤語不能盡每同
次尾着生極論國家事深慨欺蔽成習 寇交訂草

野雖痛哭流涕罕得見 天子條一切利害措諸行

計惟砥行讀書明道辨惑使異端不雜進人心士習

一軌于正少稗風教萬一耳次尾曰勗哉諸子非爾

芭山文集 卷之五

公一人任弟因念足下生長名德後講求忠孝同人

推誦非一日其于儒釋人神之辨宜知之甚晰守之

甚固孜孜開闢正學為諸士倡不意有不盡然者甲

戌弟寓吳門見蔡雲怡先生名懋德姓陳題復蔡姓嘗督學江右先生

語弟曰徐九一名沂號楊維斗皆謹泰準提科名由

此致弟正對曰準提果有求必獲九一既入史館維

斗何獨屢困春官先生笑而退是時弟心竊以為非

思與足下面詳不可得今年夏從貴門人徐康錫訊

足下動定康錫言足下近頗惑于神怪弟初未之信

也。已而吉士來金陵相見弟謂吉士宜盡言規正吉

士曰維斗以喪女悲悼有是舉非不盡言言之而維

斗不聽耳弟迺竊嘆足下今日之惑視嚮者信準提

無以異何其弗思甚也自孔孟以來邪不勝正久矣

不必斥佛亦不必俟佛不必慢神亦不必昵神善乎

司馬光之言曰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弟

持此自治治人三十年不稍稍變若夫靈訓鬼諭靜

論天宮如樂大寇謙之少翁龔玄宜玄宜始安人齊

人與玉印或眾為姦利謙之魏嵩山道士脩永明中自稱神

張道陵之術為符水禁咒崔浩信而悅之 諸人及

本朝顧珏顧倫附體降神之術皆巫覡等耳儒者惡

得而信從之弟私謂聖門敬遠之旨承學稔聞諸紉

佛老書具在姑無遠引請以近事足鑒戒者言之

本朝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地藏洞有異人不火食

其人已始嘗出入二氏久迺自悟獨宗法孔子孟然後

事功學術卓然可觀吾鄉黃

名 建昌人 文

九江人 皆不識佛理今 岸潰裂尤甚弟竊

痛之最陋者如余 聚徒黨先是作亂大成山陳逆賊

閉門誦經 誤國殃民罪不容寬比居雷都剝舍講法

放生誑誘四方。害道傷化。至是而極。弟謂不屏諸四
夷不可。足下將以 為是邪。為非邪。金陵諸生有

名 應天人喜談利利梵者。儒言而佛行。天諸法及亡相涅槃之說。

察其心不能忘勢利。又廣市古玩器。奔走權貴。往往
與賈販雜處。夫儒而釋。不可言也。釋而賈。尤不可言
也。

兄弟。兄名 弟名 應天人 年少負才。然皆

喜幻術。大率如俗所稱紫姑。妄言禍福。究亦罕驗。若
是者皆聖賢名教所棄。足下又將以 等為

是邪。為非邪。繇 諸人觀之。吾輩之不當佞佛昵

也。口文集 卷之五 論佛性書三 三

神皆不辯。自明學者。舍孔孟而從異端。其為智愚邪。
正。必不能自掩。必不可不自悔悟。此弟所以守正而
靡它耳。弟願維斗毅然以 諸人為戒。以王文成

為法。勿復為異端所惑。則守先待後。裨益風教甚大。
不然。邪說日熾。人心日壞。甲倡乙和。長此安窮。非獨
虜寇內訌之可憂而已。倘卒疑弟言為迂。試質次尾

吉士。看生當不殊此意。恕察幸甚。

予聞吉士語。深嘆維斗為神怪所蔽。退為是書。屬

吉士致維斗。吉士曰。此古忠告之義。非獨規益楊

子。且俾後儒不惑于神怪。于度次尾意與吉士同。
因書一通質之。自記

麻孟瑋曰。 為 俗所謂在家出家者。讀

書應制。與四方士晉接。有時名。顧獨佞佛。遇髡緇
投地膜拜。退居弟子列。茹素斷葷。終年寓食利會。
每以因果誑眾。飯僧治像。寫經放生。無虛咎。然皆

醜錢為之。轉相誑耀。滋蔓熾然。識者嗤其愚。弗顧
也。生平與 友善。 二

公。先 成進士。頗為 汲援。 上北

也。山文集 卷之五 論佛性書四 四

雍。皆 為治裝。 返金陵。仍寓食

眾。沸傳此佞佛果報也。 既第。會 上召
對。 痛哭于廷。言時事。 先帝為動容。特授

又自陳不煩公帑。招 勦賊。改號
卒無尺寸效。其空言欺世多此類。 殉

國。陪京再陷。聞 里居晏如。不早自引決。嗟乎。

蒙 兩朝恩眷。無涓埃報塞如此。回視痛哭之舉

大相刺謬。一旦甘心 而不恥。豈非名教罪人

哉。愚恐後世疑 以佞佛食報被 朝廷知遇

皆感志于佛。而又不深察。之為人。謂

鯁端亮。弗竟厥用。甚悖春秋誅心之義。讀芑山是書。因次。本末使後知戒焉。宛上麻三衡書。

與友人論交書

某白。交道至今日。必慎擇。乃無弊。然未可以廣狹論。

僕出游二十年。與天下士論交。未嘗遽交天下士。獨

僕自知耳。選辱吾子惠書。以汎交規僕。僕弗答。私謂

吾子知僕莫如僕。自知然猶冀子卒知僕也。今吾子

語揭萬年。名重熙。臨川人。號潛銘。王靜復云。博交不慎。常以此

規爾公。不意萬年坐此病。僕見而嘆曰。信斯言也。終

不知僕論交之道也。嗟乎。今天下經明行修。可宗親

者幾人。一見而決其兄事師事者幾人。夫士之可宗

親者。不多見。非孳孳求諸四方之廣。儕輩之衆。必不

能得之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又非可一見決。必與之

同起居共譚議。進考族里友黨之異同。退察設心制

行之誠偽。苟足為僕友也。終身親之。宗之不足為僕

友遠之而已。蓋必如是而後不為匪人所誤。譬求金

于沙。斂而後揚。揚之雖精。方其斂。則無擇焉。不然。金

與沙皆不錄耳。伐木之詩曰。嘒其鳴矣。求其友聲。言

不。求。不。可。以。得。友。也。僕。十。年。中。皇。皇。者。求。之。云。爾。非

博交不慎也。信如吾子之說。吾輩離羣索居。讀書屬

行。以待天下之我交耳。僕則謂吾輩果離羣索居七

所聞見不集思廣益雖厲行必不可及物雖讀書必

不可聞道吾子岸然一隅不與天下士晉接試問吾

子以天下士之賢否得失子知之乎天下士之有榜

名而乏善行無令聞而有隱德者子知之乎子皆未

之知也則何以辨邪正損益取其正而益我棄其邪

而損我者乎則又何以相觀而善能自得師乎昔孔

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

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夫不如己不友而不善者可師

不與之遊能逆知其不如己乎能善不善皆師乎慎

所以從之改之雖不善不足為吾累况所與遊未必

皆不善乎僕交遊半天下然皆孔子所謂人耳與千

萬人遊猶三人行耳擇從改由僕耳吾子徒見僕所

與遊之人以為皆僕友非獨窺僕淺亦視友濫也辛

辛秋僕與吾子客留都晤卓左車名發之其子八月

父子相賊皆有時名然無行吾子方與僕往見已而僕見羅玄目言左

車生平知左車非吾友絕之入南雍有黃生者名家

子持傾蓋錄求僕列姓氏僕目攝生曰古所謂傾蓋

不如是笑而退監官陳則梁頗知僕語駕部張冷石

名昂曰袁州張爾公臨川揭萬年毋交臂失是時僕

與萬年同旅舍冷石亟枉顧萬年借僕往見冷石司

關誤失禮于僕僕毅然不見冷石去又南大司馬呂

公維祺字介福河南新安人屬銓曹徐虞老邀僕者再友人某

倦倦為僕介僕辭不往范質公景文方孩未震孺諸

同人皆從之遊二公屢欲與僕相見方直之周子繼

諸人又為僕言二公意甚至僕借吳次尾通姓名于

質公質公見招僕辭孩未則終不往見又僕一日過

芭山文集卷之五論交書三

揚機部適孫魯山李源常孫克咸陳臥子在坐魯山

諸人舊與僕遊好獨臥子始謀面僕見臥子枵腹久

方豪嗽輒不與語別去目中如未嘗見臥子也黃石

齋名道出獄僑白門僕過周仲馭聞都人士謁石齋

者屢戶滿恥之次尾語僕曰石齋去仲馭數武盍往

晤僕笑曰我知石齋不必見石齋卒不投刺語如此

類僕果博交不慎乎抑過慎近苛乎且吾子亦未深

思僕求友之益也僕向者因陳士業而見吳次尾因

周仲馭而見沈翁生因沈翁生而見萬道吉沈治先

因錢吉士而見楊維斗。衛神清。因次尾而見劉伯宗。

因伯宗而見金天樞。天駟。因夏彝仲而見周勤貞。王

默公。徐闇公。因楊維節而見黃孺子。楊汝開。因揭萬

年而見湯季雲。羅繡仲。灑上則有吳見末。陳百史。浙

江則有聞于將。嚴子岸。黃大冲。宜興則有陳定生。麻

城則有梅惠連。婺源則有余大微。中台。金壇則有周

仲馭兄弟。之數十人者。言行學問。偏全醇疵。僕各有

去取短長。未嘗禁置諸兄事之列。以僕十年游處。更

僕不能盡而私心稱我友者如是。而止。吾子尚謂僕

乞白文集

卷之五 論文書四

九

汎交乎非汎交乎况吾輩學術惟更事熟閱人多明

經權晰時勢然後能有為于天下故僕與天下士論

交懼擇之不精未見其為博也使僕守吾子之說則

亦將離羣索居獨吟唔耳以養安習簡則善矣求其

閱人多而更事熟明經權而晰時勢則未之能也此

僕所以與吾子異也吾子見僕後先往來儔儕之人

如此其衆誤謂僕博交不慎然則陽貨王驩下至晨

門荷蕢景丑淳于尹士之徒孔孟皆當痛絕不與見

不痛絕而與之見則孔孟亦可謂不慎矣僕之與天

下士周旋皆往來報施之常耳。榮與之絕。猶彼以拱

揖來。我以箕踞應。彼以笑語來。我以媢罵應。有是理

哉。若近代交道之薄。如昔人市喻。及絕交之論。僕聞

之至熟。然終不忍以此輕量天下。士使僕得志而出

方。思盡天下善士友之好。是正直靖共爾位。僕之幸

也不幸而終身窮困。天下士知我者。鮮則僕杜門山

居。尚友古人。雖里閭與僕生平游處。客適者求一識

僕面。不可得。然後知僕立意較然。嚮者皇皇求友。皆

求適于用。其去交游聲聞之士。蓋遠也。嗟乎。僕豈博

乞白文集

卷之五 論文書五

十

意。然則吾子謂不博交而後能靜。尤非通論也。僕非

年語僕曰。王靜者。德業之本。謂靜亦靜。動亦靜。雖求

友不害其主。靜豈必閉戶吟唔。不交一人而後為靜

哉。然則吾子謂不博交而後能靜。尤非通論也。僕非

博會萬年。以其言與僕論交之旨。互相發併。以告吾

子。知吾子必喻此意。某再拜。

程子曰。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未暇

卷六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無不通變的聖賢。亦

無閉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那箇事理會

不得。聖人雖是生知。然却事事理會過。學者三復

程朱此說。益信予論交處。皆理會學問處。閉門獨

坐。誤道甚大。非獨交誼不可廢也。自記

清如伯夷。後世猶以為隘。天下不皆可拒之人。而

必以離索自高。非固則妄。漢高過豐沛。問邑中賢

豪長者。留心世道人。自不寂寞。近日芑山大書壁

間曰。尚論古人。以待後學。嗟乎。芑山豈博交不慎

者哉。弟動識

論交書六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弟旅游二十年。徧求天下士。學術適用者蓋寡。它聲

聞之徒。名過其實。尤無足取。足下生長卿大夫後。講

悉古今利害。不徒以論議高天下。去年足下從

大中丞入楚。殺賊。指顧具方略。今春還里門。介胄見

吳次尾言勦撫得六。甚至次尾壯之。弟繇是益信足

下非儕輩比。次尾與弟鄉所推稱不為阿。一時稱學

腐生。沾沾競詩歌。騫交游。襲蹈程朱之訓。詁規摹歐

曾之文辭。侈談孫吳韓岳之韜鈴。矯飾陳竇李范之

芑山文集 卷之五 論遠聲伎書

風節皆無補當世。安敢望足下萬一哉。然比來友人

述足下起居。則大有不滿于弟者。嗟乎。以弟素所信

嚮如足下。而舉動若是。豈盡傳者妄邪。豈足下所自

矢。與今所行刺謬甚邪。友人告弟曰。某沈湎聲色。非

一日。鄉者皆空言耳。弟曰。某嘗有殺賊功。大中丞疏

其名于朝。當事不破格任人。僅獎厲止意。某竊自憤。

眎天下無足為。不得已。頽然自放。如昔人引惡色自

污。非沈湎可同日語。或又曰。子抑知某太夫人日夜

憂其子狎聲色。廢寢食而長太息邪。古之人子不以

身行殆其雖負才一旦恣意聲伎坐令太夫人廢寢食長太息如此昆弟戚黨私告語痛悼如此某豈藐藐聞聞邪抑聞之而悍弗顧邪弟聞此不覺出涕其它所言更有不敢盡述者已而思足下挾非常之才聲色未足爲足下累已又思今天下多故不宜歛有用之財委于無用况士鮮學識才不逮足下妄以足下爲口實亡彊立不反之效而蹈沈湎自恣之失皆足下誤之也又况士君子生平精明果銳之氣用之于狎邪必不能用之于方正耗之于歌舞燕笑必不

能持之于險阻患難苟溺聲伎而不知變豈惟當世二三大賢疑才士蕩佚不適用無復長養成就之意而才士嗜慾日深精力日憊卒亦無以自見若是而自謂罷識過人所溺者小所成者大其執信之或又曰英雄不屑細謹弟意真英雄未有不原本聖賢心

學問者藉令古聖賢皆出此則弟言誠迂要之弟亦迂也同社如吳次尾周勒自文詞爲天下雅獨酒酣往往不自制弟深以爲憂不謂足下復淪胥至此極也聞足下語宛上麻無易名三言曰此不

崑山文集 卷之五 論聖賢後書三 十三

宜令爾公知無易語弟曰某頗不欲聞之爾公絲斯以觀足下未嘗自以此事果合於道而弟今日痛張流涕之言雖甚狂瞽足下未嘗槩斥之爲迂弟知足下必深思引咎不待弟諄諄而後悔過也抑又聞諸同人高會新居以聲伎構舉與陳某戟手交詈此尤失之甚者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弟嘗三復斯言諸同人日夜嫖褻恣肆不自敬慎二三長者聞之必竊怪吾輩負才無學問處重不能進德修業它日不足勝天下任平昔羣居又

無古人規勸講磨之益異己者又將竊相慶幸謂吾輩植黨盜名卒至于敗則吾輩不免爲聖賢罪人矣

皆有罷識又皆弟心交思之不能嘿嘿願足下併告之弟此書不敢出示它友不鄙狂言惟財察幸甚言無罪而聞足戒前後皆學問中切要語自詳沈耕巖曰不獨聲伎宜遠如溫公四十未有子夫入爲娶別室終不肯近程伊川從少稟薄一味癡慾至七十外力健如常劉元城四十絕慾念從不

崑山文集 卷之五 論聖賢後書三 十四

動。由此觀之。士雖生平無二色。尚兢兢節損如此。奈何縱恣聲伎間。沈湎而不及邪。讀芑山書。使吾慙然。

夏彝仲曰。郭景純日近婦女。或諫之。笑曰。吾所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爲導淫之助也。識者非之。朱子云。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蓋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耳。今士嘗言壽夭有命。非聲色能損。何必遠而去之。猶庸醫謂病者數不應天。投以鴆毒。而亦無傷也。悲夫。

諸葛武侯。世所稱英雄者。其娶妻不棄醜陋。扶翼漢鼎。武侯力居多。陳後主。耽溺聲色。至國亡投井。猶與妃嬪同東而上。由此觀之。整伎之宜遠。宜近。後世必有知者。是書非特爲友人惜身名。直爲進德脩業下針砭耳。○語云。忠告善道。是書足當此語。後世諍臣宜取爲法。弟勳識

復沈翁生書

天下事至今日。可痛哭者非一。吾輩得失。宜置度外。楠發諸同人。獲雋殊可喜。然弟觀于厥。忽皆不脫。利陋習。它不具論。周盜名二十年。家故不貧。登賢書。急出笥中義。署經魁全稿。與某坊示。既取六十金。又誘鴈耀寰重刻。且云南儀部李某爲國戚。素與友善。頒一示。足以杜翻版。獲厚值。坊人信而從之。又坊賈唐翼甫。吾鄉倔彊人也。闡前以細故詬及。恐喝之曰。此必不能默默者。禍至求解。噬臍

無及。事非風聞。弟借奈太微中台。親見。與何吾

御手書。雖欲文過不可得。嗟乎。蘇張之術。陰陽

譎秘。爲名教蠹。不謂。出此。夫諱人以利。與迫人

以害。皆自私耳。充其類。異日殺人媚人。安所不至。兄

謂此等心術。能出圖吾君。往戡國難乎。生平工文詞。

有聲聞者。瑣猥險詖若是。况下此者乎。弟既悲。

不足爲吾黨重。又竊嘆士習時事之日益壞也。兄以

爲何如。萬道吉。名應隆。涇縣人。近與弟游處甚暱。弟察其中

寸宅。信有如兄所推稱者。雖同儕喜可者少。吾輩求

心無愧。豈必事事諸俗哉。王抑之名關揚。宜城人。為仲馭門

人。仲馭手書抵弟。稱抑之不置。有美必揚。弟謹識之。

至名應。華過其質。公車後不無滿假。其尊人

又不二年天人。平其父。落然不自。振也。山言果登。不能以儉靜成。將來必有可處。若夫區區物

議不足累。亦不須為。孺求雪也。冗次附復不

盡。已卯十月朔日。

余大微曰。此芑山已卯秋寓姑山沈耕巖者。予親

見芑山手書。是時。方為海內推稱。芑山逆知

其必敗。迨甲申三月。同人竊嘆有先見云。

再復沈翁生書

去冬抵家。見二親髮白。深嘆十數年為祿養所誤。不

走四方。菽水闕如。因念一門孝友如翁。生治先。或此

或處。動準古人。皆吾輩師也。今天下事事盡壞。頃亦

自長安還。弟細探。朝廷舉動類古。蕭衍卒。燈所為

諸大臣相率拱默。莫敢廷諍。尚可謂國有人哉。襄陽

既陷。閣部死不塞責。閣部楊嗣昌。武慶人。兄先是兩疏。指畫利

害進退。今已驗矣。以兄痛哭之言。抵牾不見信。一日

潰裂至此。益信天下事必不可為耳。袁臨侯拮据鄧

漸見條緒。因襄變五月內被參。密傳緹綺且至。法

令滋章是非。此為風水。可憂豈獨。冠哉。弟歷攻四方諸

人。負才器盜。聞者非乏。大抵文過其實。久之未

有不敗露者。處不成處。出必不成出。既敗。吾黨不能

不分過。防微杜漸。賴有兄在。弟僻居袁山。魄力未遠。

願深思弟言。弟歸晤士業。問茂先。名時華。南昌人。保舉赴銓。以疾卒于

滄園集行世。家事雖嗣祀有人。然徒存嗣茂先之名。

仍與生毋晨夕。此尤可嘆。鄉賢將擇吉為茂先入主。

姜燕老士業。兄力為多。其滄園集上鄭謙止一啓。止

名顯述進人壬戌進上官翰林院庶吉士無推稱過
學行太史黃石齋不察極稱其賢識者非之

情不合清議弟屬士業刪去矣附附

黃大冲曰武陵以奪情奉勅勦賊卒用姦敗

死有稱其鞠躬盡瘁頤頤武侯者嗟乎此豈一代

定論哉

與友人論制義書

僕聞吾子自言制義造極世罕與比私怪吾子先是

未列賢書每歲科試得失交戰懼制義未必售今既

售輒自矜極詣僕竊謂不然夫自吾子而上道德則

有孔孟績業則有周召文章則有韓歐吾子將謂士

工制義不必復問道德績業乎抑將謂制義如吾子

足駕韓歐而儕孔孟乎使不足以駕韓歐儕孔孟則

吾子制義雖工雖舉世共推直孔孟韓歐緒餘耳詎

詎自矜可乎憶吾子進者嘗以制義質僕僕私有可

否吾子不以僕為妄今吾子驕語同社曰不師我制

義必不得科第尤迂誕可笑國朝開科以來閱三

百年兩闈元魁指不勝屈豈皆如吾子制義而後取

之乎不如吾子制義不售則一榜何以前吾子

中式者四人後吾子中式者不啻數十人乎又何以

已卯以後學問文章去吾子甚遠齒又少于吾子吾

子素等夷視之復歸然麟經魁江國乎庚辰南宮成

進士者三百餘人非必盡師法吾子制義而吾子自

矜制義無敵不得與諸進士齒吾子謂制義足持

矜制義無敵不得與諸進士齒吾子謂制義足持

不足恃乎。又王司命題同。文之雄深瑰偉亦同。或前見錄而後獲損。前之郡縣小試。抑置之。後督學使處科試。士仍錄郡縣見損之牘進。學使者輒拔居高等。又鄉會兩闈義司房深固極讚。自謂皆珠玉。及典文。官按劔。究瓦礫耳。同一制義也。妍媸信誦不在文。而在衡文者之好憎喜怒。吾子謂制義有定乎。無定乎。夫制義之為制義。僕既知之矣。自少迄壯。經營二十年。大抵多讀書。厚養氣。變化古文。發明經傳而止。邇來學識黯淺之人。或摹擬先正。或勦撮子史。濶譌駁

轉以為曲牛鬼蛇神以為幻。往往叛棄經傳。割裂古文。無復昔人讀書養氣之法。兩闈往往得氣去。既博一官。視制義猶敝帚。吾子又將謂制義必傳乎。不必傳乎。僕則以制義工拙。我也。科名得失。命也。吾黨學術經濟適用為要。不必區區制義較勝負幸而以制

義顯。位高祿厚。光榮備矣。使沒世無稱。與草木同盡。何益不幸。而制義損黜。門地單寒。無公卿大夫為之拔獎。汲援。終布衣老。然植身抗行。與古上下諸論者。倍。徒。制。義。尤。足。傳。此。殆。聖。人。之。徒。也。安。得。復。以。科。名。

驕之。大小輕重。皆較然易見。僕雖規益吾子。非專為吾子言。試出僕書以告同人。昔賢云去矜字甚難。凡可矜者皆不必矜。况制義乎哉。願吾子進求焉可也。宋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文格夫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愚按。本朝制義。弊蓋有甚于宋者。恨無歐陽永叔為之挽回。而士子又競夸奇怪。或無首無尾。或似策似論。自以為莫可及。此非獨文章之憂。治具將自此廢。讀某論制義書。而不瞿然

省者。非夫也。自記

吳次尾曰。前此由制義進者。功臯寔勿論。獨詳考甲申。國變以來。被先帝恩榮若而輩。皆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而又皆平昔工為制義。與予皆有交游。予亦嘗推稱之。不謂空言流毒。一至于此。每覽芑山諸書。既嘆其蚤見。尤竊恨予嚮所推稱。一二人。使子竝受不知人之過也。沈治先曰。尺牘耳。天人理數之說具在。流俗以為意可嘆。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弟閱樓山集見兄復周書曰來示近于死生二字

已有省悟箕讀書觀人但遇不恤死者即不深求

私謂天下惟死者難耳彼死事易成事難者此聖賢

責備之言而亦庸眾揜飾之言也理道塞胃忽

發此論知所得必深箕異日直將取券而合之矣弟

謂次尾論死生似也惜未知之為空言耳儒者

省躬克已求存順沒寧不必深論死生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其告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曰天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士苟致力於此由顏曾而進于

孔子無難不此之務徒勤釋氏唾餘以為我能悟死

生非也學識黯陋雖遠近喜可弟不敢苟同乙

丑詒長書微寓規諷不自循省手書抵弟

但曰爾公非吾友乃吾師也究竟不繹不改而已癸

酉迄今則見其調阿縉紳稱晚學稱門生者比比嗟

乎此豈卓然自立者哉及聞悟死生之說弟略

生平行事質大宰姜先生名曰廣曰士未有

皇皇趨利避害而能明死生者大言欺世多此

類姜先生曰然弟蓋逆知必不能有為也聞以

告子友哀臨侯臨侯謂弟吹索大苛弟自此杜口不

及然私念仲馭當世賢者既為之兄又平

昔知弟不淺因作書告仲馭使之私相鑄切又詳語

沈舟生使丁寧仲馭日夕涕泣告戒以救其後仲馭

若生皆謂弟忠告非今人所及弟度仲馭必不能默

默如不悟何次尾就仲馭肩生取弟舊札觀之

益信弟之先見稍別于同人而次尾後先書序極稱

謂同志進退皆有據者未免為欺也

樓山集中如二周合刻序坊人合梓勒自與往

復諸書宜悉刪去毋滋識者口實嗟乎不足怪

吾輩忠孝大節講求不可不豫大節既明處死生自

無疑矣方今人物渺然士空言欺世設復有如

之言死生者願舍旃勿聽則讀書觀人之際豈有毫

髮差謬哉抑弟終不能無惑者古今死非難處死為

難兄繁謂不恤死即不深求則仲由之于孔慳荀息

之于奚齊卓子皆是也孔子何以無取乎死而無悔

者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明乎徒死者之非死

所耳然則凡之說不能無弊。當以弟論爲正。晤維舟
伯宗併以是質之。崇禎庚辰仲春日。

臨侯始疑予吹索。及其既敗。心折予。見語其狎
氏曰。人不易知。芑山言若券。異哉甲申。秋。仲子見
子章江爲予言如此。自記

芭山文集書讀卷之六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吳 朗 余 楷 較

與戚南塘論禁令書

某白新書與七書相發明覃思方略去今韜鈴家遠甚然某反覆觀之其間尚有悖理害事不可為訓者如禁令篇所謂軍中無一句虛言凡出口就是軍令就說差了寧差到底決不改還但遇號令金鼓旗旂是聽是看是怕不可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

見南塘差處

竟饒將無還令汝等豈不知此其所竊疑而不敢信

者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號令猶樞機安危存亡繫焉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密

發省言慎也人謂將無還令謂其言必不差軍中

但奉令唯謹非謂說差不改還也王將差而欲軍中

從之必至于敗事猶庸醫差而欲病者從之必至于

殺人公將謂雖差不敗乎如出口就是軍令何不慎

發於未出口之先而徒任差于既出口之後乎設是

將軍中詰公曰敢不奉令願無差所說既差軍中

買奉行喪師辱國罪將誰歸公復何辭以折軍衆乎為公計但當云我說必不敢差必不改還如此便立言無弊自說差不改之言出軍中必繫疑公不無差說必漸懷趨避辭不諱且惑公能以誅殺責其必從令乎公自謂平生讀孫吳諸書蓋有深悟者獨誤解將無還令其失遂至于令雖嚴而不可守法雖必而不足畏某願公權衡理勢深思其失當知軍令必不容差而益信某論未為過也毋規為瑱幸甚

芭山文集卷之六

偶覽戚南塘禁令篇因擬是書助所未及然南塘往矣言之何益莫後世專閫者知軍中號令不可差耳自記

吳次尾曰近世讀新書未有能辨其得失者晰別毫釐指切利害賴芭山一人惜戚少保當日不聞此語

此語

與呂大司馬論絕隘書

明公用兵謂不絕賊隘不可以恒勝嘗論所部曰我

太祖開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地圖見瓠子角

為興化要地寇兵所自出命徐達以兵絕隘遂取興

化其更有進于是者古今行師或塞饒道或絕汲道

皆兵家奇計然欲絕賊隘宜豫防賊伏賊伏而我

察必反受阱為禍滋大昔周條侯伐吳吳方置伏殺

澠泥匿間使條侯不用趙涉言直走藍田出武關抵

洛陽師雖壯安能擊吳哉雖然此漢事不足道請驗

諸近者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既降餘衆驚潰者皆竄

匿聞大將軍濮英旋師以降衆俱行設伏於塗英後

至伏發見執死之又正統間張海遣二都指揮率兵

四千勦闖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

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

伏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殺

都指揮併其從兵官軍大潰繇是推之凡絕隘者必

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使伏無所施然後可不則未有

不罹賊阱者也某嘗嘆太祖命徐達取興化但與

絕隘不慮防伏諸臣既不能指切利害惟廟算不

速達當日亦僅如旨進兵無復長慮幸賊易制耳

萬一變起斯須如逆者濮英二都指揮事策將焉出

某願深究用兵得失毋徒以絕隘為必勝惟明公圖

之

唐朱泚之叛李晟將收復京城召諸將問兵所從

入皆請先取城外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

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又淮西成

兵自鄆州叛歸過陝李泌設伏于大原倉之隘邀

擊斬之叛兵不知隘有伏故死者衆觀此則絕隘

先防伏之策非過計可知矣自評

與鄉紳袁景源論幫解書

烈頓首。昨偕同社錢駿伯何叔子造謁。語及六款利弊。蒙論公呈從地方起見。諸鄉紳見上臺。自當為縣父母地。為五學諸生地。私度老先生力持公論。必有裨地方。必不為宵人搖惑。頃過令姪孫瞻老。名一。整。號瞻老。晤老先生暨潘亦老。方仰冀老先生始終培植士民。不謂誤信譖言。投揭院道。誣烈加派。即老先生也。詰所自。則曰某某有揭。皆指烈加派。夫某某揭果至公。孟昌言告府縣。告合郡鄉紳士民。而獨私惑老先生。

何與老先生果實心愛民。蓋廣咨鄉紳士民。果否加派。何名。烈果否加派何事。而獨據一二萋菲之言。率爾投揭院道。又何與烈辯冤揭。布告通鄉加派不加派。愚者能辨。無庸烈置喙。獨烈造伴持辯揭。五至老先生門。司閤五不見納。其間不可解者有六。致為老先生直陳之。前月縣奉府駁。會同鄉紳耆民。詣城隍祠酌議。老先生杜門不出。烈聞諸鄉紳耆民磨半幫解之說。蓋皆樂鳳虞潘亦式黃葵之所共悉。非烈臆議明甚。烈是時。方杜絕鄉紳舉貢生員借戶優免令。

貧民不代勢豪幫解。令戶書不賧愚民膏血。視舍弟

自熙呈。毫無刺謬。而老先生則誣烈為鄉紳開竇徑。不可解者一。方清覈歷年幫解。杜新舊戶書侵欺。而老先生則誣烈為衙役飽糶整。不可解者二。方磨平鄉紳舉貢生員強有力。每十年輪值。炤糧每石應派之幫解。不得槩從蠲免。不專取盈小民。而老先生則誣烈削盡小民皮毛。不可解者三。劣生范觀文程前遠循良一呈。謂馬戶初不報充。北布自甘津貼。火耗未有絲毫。地方原無積弊。竊借鄉紳欺罔上臺三尺。

董子皆知非烈罪。烈初未出呈。而老先生則誣烈動以鄉紳冠首。不可解者四。烈生平。公祖父母。非折節下交。不往見。宜春章父母。名志。浙江人。四年于茲。烈未嘗投刺一識面。果何媚可獻。而老先生則誣烈獻媚有司。不可解者五。磨平幫解。分佐馬戶酒亭。皆紳衿公議。烈未嘗首議加派。未嘗私出揭帖。而老先生則誣烈揭帖在鄉宦潘亦式家。不可解者六。此六不可解者。小民良心未死。合郡公論尚存。必不能寬烈。烈不辯。自明竊嘆。老先生齒爵兼隆。方斷決大可否。

天是非。慰令郡士民望。今既不能申明前任司李吳公祖原禁痛革幫解。又不能酌補馬戶酒亭。又不能請命上臺。嚴絕馬戶酒亭之飛報。獨誤聽一時狗私廢公之言。以莫須有三字。冤烈至此。雖今日出一揭。明日出一揭。空存愛民之意。而坐受殺士之名。豈不甚可惜哉。為老先生計。宜平情觀理。內反寸心。外質輿論。若何為禁幫解。若何為議加派。此亟清幫解何見。彼姑留幫解何心。是非明則利害著。利害著則公論定。不則訛言孔將公論倒置。自老先生始。荼毒地

論解書三

方莫此為甚。烈所以仰天椎心而潛焉涕也。除辯冤揭外。謹輯公祖父母鄉紳耆民往復酌議手書。冒陳左右。度老先生必始終培植士民為地方造福。非獨烈心迹得以自明也。惟財察幸甚。

鴻臚公鄉之賢者。自致政以來。杜門却掃。不妄干郡縣。性簡靜。憤俗豪侈。躬先節約。為紳士倡。僅御奉公繩束。唯謹。郡邑翕然稱之。癸酉公官留都。予上南雍。公聞四方賢士大夫折節于。往往加等見待。獨至六款不見信。何哉。然予由是益嘆公之賢。

也。癸未冬。公挈家避亂會城。甲申還家。卒。予自信州歸里門。率同人哭公甚哀。徧告豫章諸先達。曰。公事親孝。蒞官廉。睦族惠。所稱沒而可俎豆于者也。此言袁仲子及臨侯皆聞之。它日子見公下。公當信予論事論人。瑜瑕不揜。緇衣之誠。豈公有間哉。丙戌十月日。自記

與合郡鄉紳論六款書

某頓首諸老先生執事。前月五學諸生公呈除寇餉。遠餉火耗北布諸款外。深痛酒亭馬戶。飛報殃民。往往流涕。父老告諸生曰。本縣頻年幫解。戶書侵欺。約致百餘兩。盡分其餘以給酒亭。原呈輒有此議。此固書生之見耳。但聞諸生具呈院道後。即將原呈投鄉紳袁景老。景老覽至分佐酒亭數語。欣然許可。蓋原呈意在甦民。欲裁分舊日幫解。嚴禁戶書侵欺。非舊額外加派也。分戶房久侵之幫解。以給馬戶酒亭。見

一肥一瘠。就中哀益。令戶書侵欺無實。非割彼補此。編成定額也。即如公議所云。與其徒填豁。莫若暫移甦困。原係輪幫往例。並非新派。苦民曰。往例非烈。創立幫解。可知曰。暫移非烈。編成定額。可知且縣奉

九

府駁。章父母請同鄉紳潘亦老。袁瞻老。黃葵老。公請城隍祠。會議磨平分派。非烈一人。臆見初議可知。察通縣民米陸萬。捌千貳百石。分拾年輪差。每年鄉闈合有陸千捌百石。內將壹千石鄉紳舉貢生員優。實餘伍千捌百石。鄉隅每石照舊派幫雜差銀壹

貳分。共銀捌百壹拾陸兩。起解錢糧。除兩學倉米。騰錢門斗各官柴馬南北布價南糧脚價各役工食。等項。俱不用解費外。通計實解京司。約壹萬玖千有奇。

全書原編管解錢糧路費陸拾陸兩柒錢捌分零。全公議于捌百壹拾陸兩內。存補平銀貳百肆拾陸兩。又值糧收銀。除全書原編油燭紙筆墨銀叁拾陸兩。今公議又于捌百壹拾陸兩內。再措銀陸拾肆兩。凡此皆照舊派幫。非重加勒索。先是派幫無定例。戶不取盈鄉民壹錢伍分。甚至貳錢柒捌分。諸市猾。覈實

強有力及鄉紳子姪青矜。與戶書親知者。或僅輸陸柒分。或槩從蠲免。弱肉強食。民膏殆盡。潘亦老謂磨平畢竟可行。真仁言利溥。至總計舊派全書共肆百壹拾貳兩柒錢捌分。仍付經管支解戶書幫費。稍分其餘以佐馬戶酒亭。烈依會議錄載一單。聽上臺裁擇可否。未嘗勒成定額。一郡事。非一家事。烈何必執持成見。以抗府縣。府縣不謂烈加派。小民亦知烈非加派。獨一二恣驕浮說。力排正論。從身家恩怨起見者。一則曰幫解之名。就條呈諸公名之前。此未有過

意幫解經前任吳公祖申詳撫按裁革非一朝夕則前此實有幫解謂條呈新立名色非也一則曰今日割補誠當前此支銷何歸官吏未免竝尤愚意此等支飾但苟且避上臺稽察曲爲官吏護過無涓滴下及小民謂條呈獨好事滋擾又非也一則曰留幫解一項俟後有賢父母公祖痛行裁革愚意不移補他項又不竟行除革欲姑留此以懸待賢父母公祖議裁則頻年戶書私侵數百金之幫解置之何地非爲戶書樹干城卽爲借免留狡窟名雖卹民實則長姦

論六教書三

謂那移爲加派害民又非也一則曰確派壹錢貳分立爲定額聞之院道則收入編額議爲移借或助軍興或抵別項終不得絲毫之用愚意一幫解耳奉明文裁革而仍歸私侵則是歷來之成例竟同額編非今日確派作俑聽紳士冒免而取足小民則是戶書之督催什倍院道豈條呈重累感鄰抵別項而助軍興固逆慮弊孔之百出委泥沙而飽姦橐亦應憐民脂之徒耗今議者但指移借之爲害而不知侵欺之害尤大但知定派之不利豪強而不思磨平之有裨

百姓然則謂一經條呈卽成編額一成編額卽是加派又非也如昨袁景老揭云各項公費俱有編派與百姓無涉揭誠是矣但爲今之計能申明吳公祖原禁盡革幫解則通縣糧戶均徵德惠啣結無涯又察明除條額外全書復派銀壹千貳百兩從何支銷照數剔出以足各差則不必議幫酒亭不必議幫馬房亦不必議幫戶房解差美意良法自可絕酒亭馬房之飛報自可杜此日小民鬻兒賣女破家喪身之案又何必徒誣烈以加派之名也胞弟自慰原呈亟懇

論六教書四

民困故欲止馬戶酒亭之株累亟清衙憲故欲禁戶書頻年之侵漁豈有弟以釐弊開端兄以獻媚結局者哉此中是非曲直不辯自明所可嘆者始焉以書生條利弊何異從井救人既焉以劣黨駁公呈竟爾操戈入室終焉以爵齒兼隆之鄉紳據一二莠非具錦之言坐烈以萬不可寬之斧鑕人情傾險已極命郡涇渭不分冤士類者小而誤百姓者甚大伏冀諸老先生俯察愚衷共伸公論毋終落井而下之石也士林幸甚地方幸甚某再拜崇禎十年五月日

復司李丁墨巖公祖書

仲夏舍弟手書來白門。誦老公祖新政。某欽嘆不已。因念衰凋瘵已極。樊難枚舉。飛報馬戶。酒亭為甚。其

頑十年舍弟自熙。曾以六款條呈上臺。情不減鄭

門。獨二三宵小。左袒胥吏。格不行。賴前任陳直洲公

祖。名瑛。福建漳州人。袁州司李。力請上臺。嚴加申飭。邑稍有起色。

未幾樊踵繼。民號呼如故。某竊痛之。所慮者地方興

革。諸生例不得關說。雖直指徐松濤公祖。嚮令始孰

時。知某非一日。然不敢舉前此利弊告之者。恐異類

可。清。

幾。併百出。誣直為尚。許公為私。小民未受絲髮之利。

諸生先羅丘山之禍。非善為地方計。亦甚非諸生自

為計也。况哀民藉老公祖漸次噓植。當徐觀厥成。又

不必汲汲控之直指者。某曾貽書舍弟痛戒嚮者條

呈諸生。勿復以六款噴直指聽。直指不詢及某則已。

或咨訪袁郡人文。不遺管蒯。懇老公祖。選某此日者

心。亦以見某生平自愛多此類。至衙齋市猾。漁食小

民。徐公祖廉得其狀。必重繩以法。當無俟某瑣聒也。

家叔舍弟。性謹重。恥阿流俗。聞讒口鑠金。善類惱

其不勝嗚咽。尤冀老公祖析別涇渭。使諸生有恃無

恐。則今日再造袁士民者。轉盼擢居臺諫。揆席。不無

驟寡。不畏疆禦。皆綽有餘裕。功豈獨一郡一邑哉。某

知己不覺言之激切。恕察幸甚。

墨巖公祖甫下車。即詢芑山先生。時芑山滯白門。

子與仲兄往謁。相見如平生。尤加意釐剔。每詢子

地方利弊。子曰六款本末具在。因貽書白門。道其

意。芑山急止之。嗟乎。此豈懼禍避謗。惹置民瘼哉。

淪胥以敗。智者不為。予于是益嘆芑山之謙明慮

遠也。雖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命也夫。弟動識

復廖太尊論脩府志書

某啓辱老公祖書幣儼臨屬重脩郡乘兼下詢舊志得失某深愧固陋獨念衰兵燹之餘先是左兵以劫勸至賊退兵

城去東士民死者衆獲邀再造老公祖復叅稽掌故獨鄉紳述城幸免

爲闔郡興釐地此舉似輕實重似緩實急諸鄉老謂

緩且輕宜省事惜費者非也按府志初脩于正德甲

辰分宜嚴相固序重脩于嘉靖丙午太守季公德甫

跋皆不免疵漏萬曆丁巳黃公鳴喬號友榮福建莆田人來守

袁庚申延請諸鄉紳取舊志增脩之三閱月竣事網

羅弗廣衡量未精諸田賦秩官人物藝文補葺竄定

不能無謬誤是時某困諸生方笈書走四方芻議不

及效比歸志已成卒讀雖置駁義無益然公論在人

心未可謂鄉紳特筆一字不易也蓋志與史雖殊不

準史法與春秋合必不可示懲勸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凡大美惡必書其諱親尊不直書者如定哀間多微辭

因它事微文以見信且著故可傳不聞傳疑也苟有

褒無刺如嚴相國嵩所云書美則惡者戒書得則失

者彰二語見府志序貢諛獻媚徒見得與美耳後安所考

而

知某也失某也惡某惡與失宜戒哉今考庚申志所

當刪釐增續者非一它不論論其關懲勸者据某生

平聞見信且著如郡守程公汝繼直隸婺源人進士

歷四十年簡恬嗜學輯周易宗旨課士有法守正不

擾民賴以安事闕不載此郡守有美而未彰者也繼

程公則有汪公得時婺源人舉人由戶部郎中萬曆四十年任不諳吏治

性貪婪左右侮法作姦爲郡大蠹民多訟獄無辜危

左右竟有鐘閣老鄧尚書之誣鍾鄧皆府掾吏也志獨無貶辭此郡守有失

而不刺者也宜令廉明勤慎莫如黃公洽中湖廣長沙人

士萬曆十七年任視民如子一善政不勝書民至今

稱之錢公文薦浙江慈谿人進士萬曆四十一年任

不稍貸簿書少間著詩文自娛刻羅霄等集行世志止教水旱飢饉注意調停民得蘇息關傳恤民

造士恥阿上官視黃公洽中皆不媿父母者事又闕

不載此縣令有美而未彰者也劉公汝芳直隸宣城人舉人萬

曆三十年性迂疎煬竈蔽明民苦謁訴釀害爲甚志稱

宜王公家賓湖廣漢陽人舉人天啓元年任負吏材令行禁止姦盜

屏息獨黠悍難近陵折士類士遮諱之家貧患甚

督學使疏革時郡守黃公鳴喬愛士力尼之遂解

捐俸建文峰得不補失翰志者因見任又畏其難

縣云務費課例宜瑜瑕不掩志略無貶辭此縣令有

失而不刺者也之數事者關是非匪細故敢發憤為

老公祖言之至于舊略而今宜詳者如先師廟啓聖

祠木主位式不載又止載先師祭器祭物啓聖祠開

焉去年某過信州與安縣從邑博取與安志觀之見

其臚列啓聖公祭器祭品甚悉又敘歷代尊崇先師

之禮禮儀切要者按蘭谿志附載又詳錄御製敬

一箴又考定木主位式高濶尺寸有差因嘆衰志不

逮與志遠甚異時有司失考何以告虔何以妥備此

祀典之不可略者也袁州府宜萍兩縣學田皆本學

收租公用分宜學田在八廟前就江武源者租銀獨

歲徵解道某謂脩葺聖廟貸賑貧生費不訾宜酌議

申請貯學如府庠宜萍兩學例又萬載學田僅列田

畝糧數不明載解道不解道異時何所攷據亦當申

詳如分宜例此學田之不可略者也兵衛防守銅鼓

石軍十名插嶺界軍十名黎源哨軍二名某謂承平

無事舊制如此近寇盜叢發軍士大小衣糧不足豈

可資以守禦宜酌量增設因時損益不為例又兵

悍罕約束害劇于寇宜擇官填壓使無後患此兵

之不可略者也其錢糧軍戍例當與革事經題奏

舊志未載宜次第補入者自派徵照畝不照糧收銀

用吏書不用里甲及禁革拆封加耗舊志詳載外如

天啓元年內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題請原放忠

臣齊泰黃子澄戚屬聽入民籍充差袁州保結黃子

澄遣戍子孫現存本衛蒙恩豁免則有楊黃皮張勝

成汪彥真楊士崇案卷昭然又崇禎十年內院道據

六款公呈批允寇餉照糧公派遼餉則差併徵等項

皆朝廷所以厚下安宅上臺所以宣德達情公私

均便遵行無弊府志所當續補者也其舊志文詞鄙

倍宜刪潤者如藝文志張壁尚書大忠弼堂記張潮

高書環翰流輝記少何文編稱一時恩眷無復古諷勸之

義詩開大學士鈐麓書院記修言山川臺閣亭欄

諸勝不能發明書院大義使後學知所觀感此皆阿

附權相語語蕪穢而不足存者也其孽員姓名與鄉

宦後先雷同者分宜鄉宦黃希憲原名金貴號又

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松案

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松案

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松案

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松案

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松案

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賄學孽黃希憲為表裏。犯法干義等語。道批有黃希憲良心盡死。依擬加責等語。孽員名在案卷。理不宜削。鄉宦不詳攷府志。誤同前名。異日府志列鄉宦黃希憲。是同縣同姓。有兩希憲也。此在老公祖當貽讀黃又老。詳言本末。使速題改者也。它若字畫魯魚耳目眩瞽。如宜春袁山分注府城東北五里峰巒秀拔巒訛巒。分水嶺分注府城東六十餘里。與嚴嶺寨相近。皆防扼峒寇之所。扼訛托。盧洲分注植喬木以助風水。木訛林。澄清井分注在縣治前文會坊西

去西明井十步。文訛丈。蚌塘分注舊傳有蚌龍螫其中。故名。故訛古。分宜仙臺山分注昔有牧羊者登山

遇兩仙對奕。兩訛雨。桃源洞分注洞傍有池。四時泓澄。有龍天矯其上。矯訛矯。府治蕪樓分注宋嘉定間郡守滕強恕建。滕訛勝。萬載新建兵營分注萬曆五年建議題准。豎立大寨一所。准訛佳。宜春高士書院分注萬曆癸巳年提學錢檉建。檉訛價。又如比部之訛。北部蕪樓之訛。蕪樓祝幣之訛。祝弊。湫隘之訛。陟隘。沙塞之訛。陟塞。俛首之訛。免首。刀鑊之訛。力鑊。程

珦之訛。陳珦。高琬之訛。高琬。朱允恭之訛。允春。此皆舊本訛誤。不可不訂正者也。又况助流教化。砥厲風尚。莫表章節孝隱逸為最。非微顯闡幽不可。今志或書名。或紀事。皆略不詳。又有至性樸學。不妄願知。文采不著。脩志者不加咨訪。坐視湮沒。雖里處姓氏。不傳。此尤大謬極戾。不可質後世者也。又某嘗取今志合。正德嘉靖。舊本觀之。今志去取。是非較舊志尤多。抵牾不可謂信。且著老公祖必欲續脩。當參考舊志。不當專以今志為據。如某蕪論可采。得卒業續脩。庶

幾美惡彰而勸懲明。雖不敢妄附春秋大義。要之傳信傳著。不合公論者。鮮矣。雖然。國家有史館。有記注

文儒侍從。燁然稱太史氏。皆苟時日竊祿利。一代實錄。且多疵謬。况郡志乎哉。然則管見雖足助風教。補前人未逮。不知者方駭且怪。某求不負明問。故媿媿言之。續脩非某一人任。可否惟老公祖台裁。某再拜。崇禎甲申仲春。予自信州還里。廖崑湖公祖擬續脩郡志。請予屬草。諸鄉老遠巡弗果。予時亟返信州。志卒不脩。兩京既陷。本冠。館閣史籍蕩然。

盡焉用郡志爲。雖然。文獻不足。仲尼致嘆。庚續其
次。後死者之責。豈可以衰亂忽哉。丙戌年仲冬月
三。自記

辭廖昆湖公祖脩志書

某啓。增續郡志。盛事也。惟留心掌故者能之。蓋師範
職在宣化。考古不精。求宜民實難。因脩志而詳興革。
識與華而議補救。費半功倍。非紛更可同日語。某雖
黯陋。欲準史法。推之于志。助前人未及。所條論舊志
得失。不安。續脩志成。必有可觀。不意鍾昭老言。續脩
不能無德怨。獨逡巡弗果。昭老復老公祖手書。但云
舊志版闕宜補。就中鑒訂。舍親張爾公可獨任。無俟
矧不文者。其意蓋不欲釐定增續耳。鄙見謂訂補舊

某屬筆哉。老公祖苟毅然續脩。無少瞻顧。使其一手

版與續脩異。既不釐往。益今。一老儒訂閱有餘。惡用
爲之。當悉慮卒事。不則如昭老言可也。雖然。昔柳宗
元與韓愈論史官書。畫利害最悉。極言刑禍無足避。
今續脩郡志。視史紀傳何若。雖直書咎止。謗耳無刑。
禍此先。理。精。亦。處。加其身。昭老獨逡巡如此。繼今者。又如昭老。則是
郡志無續脩日也。今天下官冗。不任事事。敗不任罪。
觀望推諉。積漸成風。士大夫事事從德。怨起見非。模
稜。即唯諾一脩志。且然况事有大于脩志者哉。某不

幸爲諸生。值國多難。無由纂次史事。以自見。幸而賢公祖以脩志見屬。得推見史法爲一郡一邑之助。又爲浮議沮格不克就。惜哉。然願老公祖出某論舊志得失書質諸鄉老。亦見章野公論。執持有人。不因世嫌而遽沒也。黃夜窳公祖重脩志十冊奉上。皆私有乙注。老公祖垂察。幸甚。且晚買舟返信州。厚儀附登。容樞謝不宣。甲申仲夏月日。

說到因興革而議補救。見脩志不容緩。後有作者。須識此意。無徒訂訛補缺而已。弟勳識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七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 潞

余 楷

較

與吳次尾書

選較小伎弟素不屑年來不自毀固因言招謗仰煩
提撕感與慚併昨見千子詒張比部書力陳五不可
第竊怪其淺陋今試取事理與次尾商之次尾轉告
千子彼之自悟彼此兩忘一以息浮議一以全交道
甚善千子云詢之衆人皆云增補定待爾公飾其說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與次尾書一

一

曰今文辯其為翻刻不待言弟謂衆訛傳失實使屬
坊賈翻刻版成必為千子追去既追版豈惟失利且
滋累翻刻何益書目以示四方譬令出無反今既榜
曰文辯書出而為增補定待疑賈人見聞實甚何以
馳走都邑且拙選之出遠至燕趙關楚粵蜀近則自
下武林金閶千子與徐氏耳而目之果翻刻千子當
繩某坊于書出之時不宜苛求弟于今日也况弟尤
不屑翻刻定待邪千子云徐氏用工五載費本三千
今爾公摘其最行世必奪徐氏利某坊鉅本萬金自

有本業爾公不宜令其損人肥己弟謂坊賈獲利失

利天也令徐氏應獲利雖復有刪定待刪定待必不
售若云貧生購定待難購刪定待易遂損徐氏千子

何不力奪造化令貧生皆富皆樂購定待邪何不思

定待書出各坊向來諸選皆滯不行皆失利邪以為

損人肥己則凡翻刻皆損人皆肥己安在刻定待與

刻文辯異邪千子云按羅二十年今所選者三分之

一海內重定待因其廣所未見在爾公學問淹博豈

無前史國典詩數文圖足見生平僅從八股間因人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與次尾書二

二

成事豈爾公所以自待弟謂定待諸文半得之馬異

甫藏本非盡千子自撰千子特按羅耳豈得侈言廣

海內未見禁各坊嗣選邪千子自矜淹博謂宜論定

前史詩文成一家言何獨艱難勤劬于二十年中房

口繼以摘謬墨恕不已繼以定待邪若拙選所

存一二類定待者為因人成事則定待出入文間文

在原始諸書因某某藏本而成獨非因人成事邪千

子云先輩諸作得自某子孫成弘正嘉文稍礙時句

稍礙篇者頗加刪潤在爾公既未詳知其中辯詰必

有短長錯誤為爾公累弟謂選家據題論文不離經傳者近是使弟選足補千子未逮天下當信之千子當共信之雖千子不信後世猶將信之千子不能禁弟不刻也如果紆鑿件繆天下必有起而辯文辯者千子侯弟選既出明告弟是非可否因弟所不明與衆其明之又不必禁弟不刻也豈刻一文辯重為弟累邪千子云爾公所增之文必係定待未選者決不在先輩而在時流時流惟社稿近刻其未經見若數科房稿其所經目而未選與越社文名噪一時而其

與次尾書三

千子謙遜之意見詳此

未選者皆有批駁藏家若爾公以此形弟短弟更發夙藏以告海內弟謂若果無短攻者雖衆內省何疚若果有短人雖不攻必有拊心自慙者千子但宜自量短長退求寡過豈得禁天下不攻吾短邪一爾公不攻千子豈無有繼爾公攻千子者邪今天下時文克棟雖好醜不齊在千子必有未經目者豈定待數千篇足盡時選邪又豈天壤間一艾千子出焚燒百家箱束萬口歷千百年皆服膺定待邪千子云以同鄉之人為無益之誣意必中吳諸兄憎弟托爾公以

豫章攻豫章過不自弟始恐同鄉自有公論弟謂士苟佩服古訓與物無忤遠近方慕悅弗暇誰得而憎之今千子不度己所以招憎與人所以憎己之故反躬自責徒皇皇懼人憎己而又疑弟為中吳指使此其說尤非弟居白門五年不輕投刺先是周介生國表一選四方奔命恐後弟賤名拙作未嘗借齒牙其間乙丑弟途次作長書投金沙語甚切直冀介生覃精古業勿丹黃時文時尚未識介生也去秋以聞事聚首金陵因與受先簡臣我容諸子謀面辛未弟入都門士業貽書介弟見張天如吳駿公不數語而別要之弟于中吳諸子雖有合有不合非如流俗以羔雁相先以文章聲望相攀附豈弟復為中吳指使邪中吳久不與千子較豈更借爾公快宿怨邪弟始刻文辯雖斗吉士伯宗皆未聞知豈弟密檄中吳吹索定待邪古今理道有是非文章有得失義不能不爭如唐柳子厚之于韓退之宋陸象山陳同父之于朱晦菴往復辯難不遺餘力据千子所著時裁古文可駁者不少千子能為退之晦菴弟不失為于厚弟

與次尾書四

此世山遇人處

同父登翻駁定待。為入室操戈邪。弟心非千子堅。

略見文辯駁義中。不瑣瑣與較。俟書出。翻刻不翻刻。

自見。幸語千子。姑平心靜氣。權衡事理。毋徒恣騁筆。

舌。以向日詆訶大力臥子者。轉詆訶弟。則老兄所全。

于千子者甚大。不獨為弟解紛也。千子物身涉世。背。

道滋甚。擬作書規千子。附古直諫忠告之義。俟更與。

兄詳之。選事告竣。諸同人佳文。不能盡授劄氏。兄自。

能亮弟。不多及。某白。

辭嚴義正。如陳琳討曹。駱賓王誅武檄。非理直氣。

壯不能。弟照識。

復吳次尾書

弟丹黃碌碌。掩關攝山。久不聞兄動定。昨讀艾選附。

錄。語語鄙倍。弟示及門。曰。千子好罵人。惜不善罵。狴。

笑久之。既而見蘇武子。不深究千子本末。妄。

謂東鄉持論甚正。恐斯言一倡。害道匪細。是弟因辯。

招謗。欲公白是非。彼反殺亂是非也。擬專刻辯艾書。

正告海內。蓋孟軻所謂不得已者。豈弟讀書數十年。

不平心觀理。講求止謗之義。悻悻與千子角勝負哉。

頃承兄慰誨。伯宗手書亦適至。弟實媿甚。兄既貽書。

責千子。弟辯艾書可以不出。但弟謂千子喜同憎異。

每一選就。高自譽道。懼識者攻其後。往往自護如嚮。

者。弟初不翻刻定待。千子必疑弟翻刻定待。弟初不。

際駁定待。千子必譏弟不能駁定待。觀其詒張比部。

者待弟。因取定待詳訂而細摘之。是時弟不免為。

氣所使。或謂弟先培擊千子。不知實千子磯激弟。此。

中始末。非兄與弟生熟悉之。弟何以自白于天下哉。

猶記兄當日向千子縷述弟生平。千子豈不審弟非。

文集 卷之二 吳次尾書五

文集 卷之七 復次尾書一

喪心者。獨恨弟批抹其少作耳。弟謂文章是非。議論得失。雖弟子不能阿其師。况儕輩乎。千子師事湯養。仍名顯祖。臨川人。定待中。軒輕義仍。文未嘗無乙注。况千子臨川人。四家摘謬。攻章大力。甚酷文辯。雖駁定待。不臨川人。至如攻大力之甚。即所駁不必盡合。宜是非兩存。俟識者論定。使千子言皆不謬。皆不容批駁。弟雖欲苛求。不可得。不則往復詰難。非益千子。必益弟。又使弟所言皆謬。無一言幾于道。然後千子明告天下曰。文辯惑後學如此。爾公肆筆舌如此。天下繇是益誦法。千子而非笑弟。弟繇是退而博觀古今。以求所未逮。况文辯未必皆謬。天下未必皆誦法定待。千子安得暴慢鄙倍至是。今千子方自喜善毀人。弟以為千子實自毀。王藩室為弟言遠近有識之士。覽千子向存公論。例言。授書于地。駭且嘆曰。爾公居金陵五年。不干調。四方餽遺皆不受。此其人視千子何如哉。未幾諸同社以書寓弟者。日數十至。皆比千子于夷。螻蛄不啻。與較。諸書具在。兄試一覽之。必不以弟為妄。然弟不能不為千子惜。惜千子論說高天。名將進而擊。

不聞道敗。為後世笑。弟是時因自循省。竊引千子自戒。辯艾略亦弟以理折之。李何之論。敬佩韋茲。當不至詆訶嫚罵。與市兒里嫗等也。陸象山云。與溺刑欲之人言易。與溺意見之人言難。苟卿言有爭心者。不可與辯。千子負二溺之病。挾必爭之心。其不足與辯。是非明甚。弟安敢復與之較哉。千子衆選摘存。勝勝護前。聽千子自刻之。天下日多事。文士陳功實。角議論。皆名教罪人。弟卒業二三拙選。將杜口息機。還求其有益身心者。出與處。圖所自盡。詩曰。握粟出。自何能穀。弟之謂也。願兄始終教之。時輩于千子皆愛忘其醜。弟復武子書。願詳盡。武子宜少悟。尤冀兄以弟立言大意。明告諸人。庶使是非不致亂于它日也。諸面佈不一。

弟未若曰。或謂芑山辯艾與諸同人書。皆有爭心。削不載。果爾。則柳子厚與韓愈論史官。歐陽修與高司諫書。蘇明允辯姦論。皆當廢而弗錄。豈不甚感哉。讀芑山諸書。學術是非。人品邪正。自治人之道。備見其中。未可徒以言論求之也。

與同社論艾選書

某頓首拙選文辯三閱月辛事諸同志不以爲非凡
評駁定待皆存其至是者分別其是非半者摘其似
是而非者俟後世論定不謂千子房選附錄博辯飾
非語語鄙倍至此極也友人覽至喪盡良心駭且恨
僕笑曰此千子故態惡足怪千子生平自恃區區議
論文章耳擬刻辯艾書正告天下時司成方書田考
功徐虞求二先生引古義相戒因毀辯艾書勿出雖
然心術邪正學問醇疵必不可無辯去秋千子過白

龍莊文集

卷之九 論艾選書一

九

朱文公

門疑僕翻刻定待屬次尾眉生覓僕選本次尾告千
子曰文辯非翻定待版直駁千子評耳是時千子面
赤背汗若惟恐形其短者亟詣書比部張慎軒陳五
不可尼僕勿出文辯僕竊嘆千子闇且陋今据千子
所列三大罪如曲庇交游濫收社文房稿僕不能無
過文辯例言但不欲天下泥註未嘗率天下叛
千子則妄詆僕悖朱註但不欲天下似先輩未嘗
天下毀先輩千子則妄詆僕讓先輩千子定待中
與註相發明者亦有補註未及者有力崇先輩者

有指擊先輩者謂文辯悖朱註讓先輩則凡定待補

註未及與指擊先正皆可謂悖註皆可謂讓先輩終
是推之千子極詆文辯皆道詞耳千子云八科房選
無媿佛書等語屬陳大士吳仲升筆爾公妄指相讓
僕謂千子歷試草天備子集僕私有駁正豈皆大士
仲升代作豈得復謂僕妄指相讓邪千子云某選離
經叛道實有指名金沙爲海內共知爾公何獨網漏
僕謂立言至難自六經外周秦漢唐宋明諸家後人
不無可否今評文雖詳未有萬不失一者年來如某

龍莊文集

卷之十 論艾選書二

十

朱文公

迨燕穢世皆知其謬其人亦未嘗以教天下自任無
俟僕深辯千子則不然每一選出不以爲功在往聖
則以爲開示來學不曰時選中柱後惠文則曰草莽
中禮科禮部果爾必無一句一字之疵而後可使有
一句一字之疵則是大言欺世當以失職竊位律之
豈得妄謂僕苛求定待網漏時選邪千子云某選存
兆璫兆兆賊之文罪與媚璫臣同科僕謂此尤
非定論今天下釀亂胎禍上自宰執臺垣下逮各省
直撫按郡縣有司皆當爲朝廷分憂非盡選文者

罪如謂其某選兆璫兆 兆賊之文即兆璫兆 兆賊則千子不選兆璫兆 兆賊之文宜且夕滅璫滅滅賊矣合千子諸選不能滅賊滅璫則謂其選能兆賊兆 兆璫非也責其選學問鄙陋其不能逃罪必謂其罪與璫璫臣 同科終不可質天下萬世千子豈得謂僕曲護某選所辯何事所讀何書邪千子云定待一書稍加增汰後有作者不能出我範圍僕謂此言尤非王陽明語及門曰聖人教人譬醫用藥時時加減要在去病拘執一方鮮不殺人此可

苞山文集 卷之七 論文選書三 上

衆非訾七十子而已七十子之從孔氏心悅誠服不聞孔氏詆罵諸子督其從己也千子雖聖未必庶幾孔氏果任勞任謗果制行足以信人豈得嘵嘵禁天下士無訾笑邪又豈得督責天下士皆同舌讚誦邪千子云近日選手譁張妄立門戶今後不復專選惟以摘衆選爲事使後學有所折衷僕謂千子生長萬曆間繇洪永以至嘉隆其中名手大家如王文恪唐應德諸人文爲世師豈盡誦讀艾選而後能爲名手爲大家邪後千子而生者豪傑崛興不可謂無人聖賢經傳未墜各肆力攷訂德業文章當更出于千子右又豈盡服膺艾選而後能以德業文章自著見邪古今著作家或幸而傳或不幸湮滅不傳千子又安能以既朽之筆之舌與後世賢者角勝負較短長邪爲千子計但當平心靜氣付諸公論徒詈人何益計四家摘謬嬉笑怒罵無所不至文辯雖駁定待不至如無苟同其駁次尾維斗吉士眎駁定待九倍次尾諒僕鯁直未嘗反唇相責千子獨憤氣厲辭極詆僕面

苞山文集 卷之七 論文選書四 二

後快。藉僕與千子等見復深文刻論。以詆千子。其不為後世姍笑者幾希。數年以來。觀千子言語舉動。往往不合道。其他隱過傳聞異詞者。終不忍以訐傷厚。

終當以古人直諒之義為千子言之。千子云。願爾公潛心二十年。博讀古今書。觀先輩用心處。毋徒虛快。

好名。僕則願千子杜門二十年。置古今書勿讀。先輩用心處。勿深論。日夜深思。潔慮遠。嚴色澹。貨利併講。

求有用實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勿復堅僻。執拘為聖賢名教所棄。僕生平。經。鄉里。知不知。皆能詳。僕本

書山文集

卷之二 論文選書五

十三

末年來。二親齒日邁。家仲季皆知砥行讀書。今天下

多事。士所當為。有遠且大於選評者。後此千子所刻

衆選。摘存。雖攻僕不已。僕槩置勿道。天下不深思

好學之士。虛心觀理。折衷至當。聞千子鄙倍之言。陰

用自戒。而又借僕為前車。三復白圭。勿多言。賈展。則

吾黨幸甚。世道幸甚。巷伯之卒章曰。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僕與千子之書。具在同社。當有公論。此中是非。

關學術甚大。幸三思毋忽。某再拜。

吳次尾曰。雖告千子。而芑山學問心術。皆灼然可

見。學者三復是書。得其深旨。措諸行事。則修己治人之道無憾矣。

巡覽是書。足窺芑山心術。文辭婉厚。又其餘事。

昔人謂孟子負英氣。便露圭角。此文深婉。涵泓。絕

去光耀。真比德于玉。弟動識

與陳士業書

客冬歸自白門舟次南浦亟造謁吾兄兼晤茂先左
之闕吾兄入山謝客即解纜去徒增永嘆弟居金陵
數年困憊甚背古守口之戒橫惟弩羽為流俗笑此
中曲直次尾着生知之今次尾有書達左右弟不復
為兄道也竊嘆者文辯偶駁定待皆是非並見未嘗
力攻千子千子房選出則深文峭法必詆弟而後快
聞吾兄過臨汝力為弟解紛羅文止吳仲升湯季雲
諸人復規切千子千子卒不悟弟度千子不相忘者

苞山文集 卷之七 與士業書一

疑弟為中吳指使以豫章攻豫章耳嗟乎弟何人而
為中吳指使乎中吳何人而能指使弟乎弟今日駁
定待謂之以豫章攻豫章鄉曰千子猶大力大士不
謂以臨汝攻臨汝乎今天下文章議論皆推稱千子
視千子茂如也中吳如楊維斗徐君和錢吉士衛
清非有疇昔之好皆不介而爭數年來周旋者數
人已耳以弟奉教士業非一日獨不往見千子以中
吳壇坫相望走十五國如驚弟所周旋僅數人則弟
之碌碌何如也夫弟生平不阿友人而謂弟驟聽指

使以相攻此情理所必無姜燕及蔡雲怡二先生皆
知弟亡它皆謂千子不足較今千子必堅持其說澆
曉擊金沙擊婁東弟甚為千子不取也千子讀書數
十年日與海內較短長其于物身涉世之道若槩未
有聞者弟往歲見四家摘謬曾致書吾兄冀以忠告
規千子語頗深至近觀千子堅僻悍傲視違尤倍不
審千子果自謂合道乎抑自知不合道不能變化氣
質乎今千子一旦見用不自摧抑天下事非筆舌可
爭卒致敗壞雖悔何及据弟後先見聞私所不滿者

苞山文集 卷之七 與士業書二

已詳作一書寄東鄉使自善其後不敢出示同人特
密呈台覽知千子自待待弟如此論文不能無疵謬
如此度吾兄終有以益之併知弟文辯雖駁定待安
附昔人因事納諷之義非與千子角議論勝負也羅
文止見弟白門言千子頗自悔冀弟度外置之弟于
千子既相忘無言近復見千子移書閩門屬書買池
白水梓衆選摘存終不釋然于受先爾公抑何不廣
至是然此不足累弟適千子自累吾兄與聞否弟少
讀宋史至洛蜀本末不禁流涕竊嘆蘇軾輩不學胎

國家害甚大。今弟與千子皆不能無過。年來親老家貧。四方多故。擬借家仲季息影山南。為藏拙地。所不敢負鞭策。惟力行讀書自砥礪耳。幸吾兄始終教之。徐虞求方書田二公。每相見。念士業不置。嚴子岸名渡杭州。感急難高義。屢屬弟致謝。聞事迫矣。何時發夕。抵金陵。弟進止尚未決。相見之期。當在夏杪。羽便惠教。幸甚。

龍山文集

卷之七

與士業書三

十七

與艾千子書

千子足下。僕刻文辯。千子疑翻刻定待。屬次尾。着生。免僕選本。時僕居山中。連枉尊刺。僕未之知也。既而次尾趣僕與千子謀面。僕方喜見千子。比部張慎軒。出千子手書示僕。巡覽五不可。類權術語。非古友朋直諒之誼。僕笑而置之。作書報次尾曰。士文行兼至。某願師事若千子者。豈必謀面哉。絲是不復與千子相見。比僕文辯成。其中評語不無異同。私以千子輕世傲物。摘二三瑕疵。今千子知生平論著。不合道者。什且八九。或翻然悔未可知。不謂反罪僕至此極也。千子自以議論文章高天下。僕意士不聞道。雖班揚沈宋。終為名教罪人。世皆謂千子無王安石之才。而同其執拗。扶少正卯之心。而加以悞毒。僕謂此皆苛論耳。据僕後先見聞。千子畔名教者。未易更僕數。試略為千子言之。或告僕曰。士業居峻城府。好夸曼。戶外木柳一。戶內雲版一。豪奴茂五。從而牙角之。遠方款門。外不傳柳。內不擊版。則客使弗敢入。僕謂千子一舉人耳。驕悍不通物情如此。假令進而為宰執。

龍山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一

十八

爲侍從。其拒人千里外。不更倍從。今日邪尚能折節。士大夫廣進忠益邪。或告僕曰。千子美宮室妻妾。威服飾車騎。出入趾高氣揚。睨里中士蔑當意。每晨起盥洗六十餘人。僕謂盥洗六十餘人。車騎服飾宮室妻妾。費不訾。令千子安貧著書。安所得六十餘人盥洗。官室車騎。如此其美備邪。豈盡天降地出邪。或告僕曰。千子辛未客金陵涂坊。較閱房書。一月買兩妾。主人置酒高會。甫就坐。怒優人不屈膝。狂肆毀罵。僕謂千子旣任選政。宜平心靜氣。不苟丹黃。奈何與坊

書傳文集

卷之十

與千子書二

二

二

賈相市。日噉其貲。爲子女譙歌地邪。嬉笑怒罵。如此其侈肆罔忌。尚可自謂從先聖後學起見邪。或告僕曰。逞歲千子刻四家摘謬。南豐曾子一。深詆大士文。大士恚甚。千子爲之解紛。至陳生元孚。摘謬尤酷。千子畏其形已。亟餌生毀其書。僕謂古人一字可師。孟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陳生言苟合道。苟足補千子不逮。當今布諸久遠。以明義理無窮。學問當日進。奈何啗以甘詞。怵以後患。既匿其書勿出。且湮沒其姓氏邪。今陳生卽世。里中皆歎息。不置。千子

獨晏然無憾。寸心邪。或告僕曰。千子嘗誑余用卿云。俗言讀書五車。吾家藏書數萬。皆世儒所未聞見。一日余氏一老生過千子。數舉古疑義相質。千子不能應。僕謂千子讀書萬卷。果如世南孝先。亦學者分內事。据所刻天德子集。間拾歐曾唾餘。又多鄙倍與經傳不合。豈千子生平讀書。皆時輩未經耳目。妄自謂出世南孝先右邪。或告僕曰。千子嘗走謁江美與公。公所部士。執贄見千子。千子箕踞不爲禮。一日命役人肩空輿。傳名刺荅拜。士譁逐千子去。僕謂宋儒學

書傳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二

二

問。去矜字甚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陽貨先孔子。孔子時其亡拜之。千子安得驕矜自喜。不師法孔氏。至爲年少士斥逐。嚙罵邪。深心學問人。固浮薄如是邪。或告僕曰。千子甲戌被放。憤詈王司。自梓其書義三考。徧布都市。僕謂士不過時。宜義命自安。詈王司何益。豈計借被黜。腐陋無足觀。千子獨奇文見詘邪。千子不第。必憤詈王司。則當日。朝廷破格。賜顏茂猷進上。卒掠黜艾南英。千子將悍焉與。朝廷抗邪。或告僕曰。千子

受吳氏隱術信而行之。自幸可致長生。僕謂坎離黃白及演揲秘密諸法。儒者不道。千子口誦孔孟程朱之言。思易天下。獨買寶崇尚異說。與聖賢經傳刺謬邪。如是而可為程朱孔孟之徒邪。或告僕曰。千子自都門返金陵。偕同鄉葉御史。名廷獻。臨川人。公然坐紗輿。左右持金猊牙扇。呵呼道上。聞者笑且怪。僕謂借勘合已違禁。僭借用牙扇。豈千子時選中柱後惠文。儼然馳馬御史邪。舉人而僭御史服物。等而上之。苟自以為時選中。朝廷不草莽黃屋。臣妾天下士大

東坡文集

卷之十

與千子書四

三二

夫邪留都故。高皇帝龍興定鼎之地。千子侈然無復顧忌。壞法亂紀。莫此為鉅。尚自謂按求掌故。綜輯昭代史傳。欺天下後世邪。尤可怪者。千子自謂杜門不謁府縣有司。無一字干請本地公祖。臨治父母。而文法又云。或。或又語僕云。千子數以書抵虔撫潘昭度。名曾。嘗于以私。僕謂潘昭度獨非公祖邪。千子果皆道義文章。往還邪。觀人于所忽。而或又語僕云。書賈白斗垣。請千子選甲戌房書。夜詣維揚。勝千子。茶維揚。進百金為壽。僅數金不能如俗所謂足色者。千子必貽書斗垣。易足

色而後快。僕謂千子屑屑與斗垣較錙銖。雖自謂不謁公祖父母。徒欺世耳。豈能與楊震蔣詡石徂徠相頡頏邪。千子衆選摘存。自言慮強力貴人罪及坊賈。不付坊梓。梓置山齋。充貧上書儀。而或又語僕云。千子貽書金閭池白水。言拙選存筭甚富。摘存一書。白水不畏爾公受先噴怪。當速梓之。僕謂衆選摘存。僅筆舌牙戟。如劉伯宗所云。爭毫末中毫末。不足羽翼傳注。亟災木何為。且既云梓置山齋。復餌池坊梓之。豈千子誤以池坊卽山齋邪。抑千子生平語言反復。

東坡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五

三二

類如是邪。千子自謂將却謝時文。獨留全力。用之經史理學。勒成一家。僕謂經史理學。不在議論而在躬行。古人覃思經史。博貫理學。未有嗜利而遺觀者。而或又語僕云。千子近丁母憂。馳書池坊。言居喪多費。房選二十四金。蚤擲惡望。明春乞謁錢受之先生。名謙。益號。致齋。庚戌進士。有時乞先慈墓誌。當與白水相照。僕謂程伊川悼兄喪亡。答楊法曹慰書云。肝心摧裂。哀苦怨痛。筋骸支離。九卷執筆。今千子方居苦塊。觀其書辭。無復惻怛意。孔子曰。喪與其易寧戚。舅犯

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千子家不貧。雖總總多費。未必亟需此二十四金。獨千里馳書池坊。識反出霸國舅犯下。千子將得為孝子仁人邪。將不得為孝子仁人邪。豈古所謂留心經史。不在實行而在空言邪。僕事親交友。雖慙古處。恥苟隨流俗。以僕居恒矢心積慮如此。所見聞于千子。逆情乖理。為流輩鄙笑如此。千子試清夜循省。果終謂僕罪大邪。終謂僕良心喪盡邪。司馬遷曰。死。非乃定。千子果無疚于。心。僕所聞見。果謬當益自慙。勉不必嗷。嗷求白。果

世山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六

有愧于。心。人言果不謬。僕所云果足規益于。千。九。須痛加改寤。思所以善。後。聞之。在。夫。之。言。聖。人。捧。馬。于。子。雖。聖。無。卒。以。規。為。瑣。僕。是。時。方。悔。蹈。國。武。子。之。失。引。新。息。侯。自。戒。過。此。則。杜。口。退。矣。千。子。覽。僕。來。書。必。謂。僕。文。辭。未。盡。善。然。僕。私。欲。千。子。深。觀。四。書。白。文。實。求。諸。身。心。不。必。專。就。文。辭。較。勝。負。工。拙。也。願。熟。思。寬。僕。罪。戾。幸。甚。崇。禎。甲。戌。仲。冬。月。日。

某生平樂善。四方及門。一言一動。合道者。未嘗不心師之。年來謗某非一。某寔不較。獨東鄉無少假

借。豈。好。辯。哉。不。得。已。耳。與。吳。次。尾。陳。士。業。諸。書。初。振。盪。焚。去。然。詞。義。足。資。承。學。鑒。戒。因。授。諸。梓。併。示。兒。輩。知。罪。俟。後。世。而。已。甲。戌。十。月。既。望。自。記

因東鄉自言深心四書白文。故書中數舉白文規之。以見東鄉之于四子。徒習其讀。躬行則蔑如也。可嘆。弟。熙。識

與千子書七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 隆 余 楷 較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某月日生聞執事蒞南離釋奠禮畢亟過大行哀臨

侯辛未自侍御左官南行人甫就坐述黃又生名金貴候考選居京師致書房師南

大司成姜公貴後題收希念京師來書為生求撥歷執事辭甚厲

謂臨侯曰祖宗欽降監規無躐次求撥理張子干

請又生書屬皆非也臨侯復執事曰張生成同學友

志行卓然蓋自北離改南思就正有道求撥非生志

又生特私為生言耳執事尚疑而弗之信也一日臨

侯以告生見分如已之難久之曰士誦于不知己張生復何

顏見姜先生裁躬耕著書安往不可矢焚筆砚歸臨

侯挽生行轍至出涕然私念臨侯卒未能續舉生本

末自執事執事卒未能知生生不勝媿憤敢冒昧為

執事言之生少壯讀書礪行講求當時之務乙卯迄

今數見厄於場屋因庠序十二年不敢自暴棄己未

聞執事生平讀諸制義願給灑掃不果辛未素家游

京師會執事秉鐸南離生竊自慶幸冀朝夕承提命

同友人袁臨侯還金陵是時黃又生與臨侯同籍相

友善同願已未願給灑掃一尺臨侯欲留生同寓京邸生

曰張子將問業姜先生又親老南離則省覲便淹京

師非計請辭生與又生臨別語止是耳未嘗干又生

先容左右也未嘗汲汲懷歸求執事破格撥歷送部

也生嚮者方出園門見又生持一函屬臨侯曰願

致姜師臨侯素而南生實未知函中何語而執事願

責生干請又生不遵監規則誣生甚也向使又生素

不知生誤聽此段原與蔡清皆官祭酒妻非極詆生無學行執事將遠信之乎

使夙有睚眦於生者騰蜚語陷生以觸犯名教之

罪執事亦將不咎而遂誅之乎以文章道德遠過先

朝宋胡李蔡諸公蔡清皆官祭酒如執事不能咨

訪生何許人又不能徐審又生來書蔡清皆官祭酒求撥何意

一旦責生至此以硜硜自好恥干謁如生不能見諒

于執事至此雖疇昔孳孳就正之誠又不能不介以

孚為又生書辭非情愆咎至此嗟乎豈執事之過哉抑生

遇之窮耳雖然昔胡安定特拔程願處以學職後世

稱之。本朝大學生如石大用、張銘諸人，陳文定

宗字光世，寧波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錄贈以序。勗司業。陞祭酒。官南離二十餘年。詳見錄志。

以詩。師弟子行，行如也。又成化中，饑民流集京師，監

生缺食者萬餘人。吏科曾奏准回籍，生竊以司教作

人室，因時變，通求不失。祖宗造就之意，而止豈盡

墨守成規，不易哉。生才行不逮，程正叔名節遠，槐石

大用不敢謬邀安定文定知遇。若夫告假省親，回籍

聽選，洪武十八年，令監生有父母年老無次丁者，許回原籍侍養。二十六年，令監生願回原籍讀書者，聽詳酌情理，與干請實徑異，就令生果以親老

見會典。對酌情理，與干請實徑異，就令生果以親老

上美大司成書三

懷歸果託黃又生先容執事，原其心而哀其志，不重

加督過，識者不以爲私。况生實無妄干撥歷之意，徒

以又生影響數言，獨蒙譴責，何哉。倘執事垂察愚衷，

詳詢臨候，灼知又生來書之非生志也，使生獲就繩

削，尊思古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圖所以自樹，烏見安

定之門不復有，如正叔者哉。惟進而教之，幸甚。辛未

仲夏月日。

申素園曰：今年予左官南離，聞遣者大司成姜

及先生、少司成謝培元先生，皆國士芑山，而芑山

後先孳孳自勉，期不負二先生知遇者。雖造次顛

沛，未嘗稍稍變，惜不蚤見用于世耳。觀芑山上美

大司成書，足見芑山生平，孰謂空言無補哉。

劉伯宗曰：不阿不激，類老蘇之于廬陵。若昌黎諸

書，文有餘而志則縮矣。以視芑山何如。

上美大司成書四

四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客歲舟次章江辱老公祖先施衡較古今人文皆不謀而同惜是時解纜還里未暇以四書大全就正耳大全甚悉慮折衷頗益經傳世安謂成祖欽定不當復置論駁即友人袁臨侯見其塗乙小註懼因此招誘賈祿每戒某勿版行獨老公祖毅然謂大全不無辯既徧告十三祀多士使共明去取大義又屢請徐按察公祖特題頒行倡明正學賴有是舉功登在孟子下哉承諭按臺移檄袁州動支無礙官銀

復侯廣成書一

五

重銀大全此自按臺嘉惠至意某私念袁淵敵甚加派日繁公帑告竭催科督速雞犬騷然安所得官銀襄助劑劑乎雖郡縣奉上臺指揮百端括勉圖竣役某何忍刻書累地方乎至按臺自捐贖銀宜功成不日然監督失人苟委胥吏必不能無侵漁又某方就試南關假手較訂外譌滋多何以行遠何以進御又書係上臺發梓版藏在官目前未能廣布異持不無脫毀又况大全舊本迂繆複重枚舉難盡大全辯僅析別小註是非益以蒙引存疑諸說未及詳加

刪定先是四方及門奉部文合鏡于吳閩者成書在即某尚擬增刪行世此時非獨不敢煩按臺助刻併不須按臺助刻也將來請旨重定頒行學較老公祖實從守待起見按臺自有同心惟老公祖始終圖之辯略六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附呈覽政尊函寄袁臨侯久已轉致矣

四書大全素蕪三百年獨吾師起而芟正之然四方習制業之士疑信者半賴侯廣成先生視學江國請直指徐松濤先生協慮表章特題奉旨

復侯廣成書一

六

頒布然後大全之是非明芑山惟適卓菴諸先生之辯益著四方學者之趣舍去從益決則侯先生功為多先是南雖大司成王光復廷垣少司成吳默之大冲見國子生後先銀行大全辯公揭送恐不敢具題語人曰侯江右徐直指入告南雖公題未晚迨直指疏達御前既奉俞旨而南雖卒空言寘之予由是益嘆侯徐二先生倡明正學有裨名教彼秉鐸廢厥職者何心哉

東晉門人成其謙謹識

與儀部張受先書

某白事有悖理傷化。不宜因仍而不知變貴部為士

風禮教所自始。請為執事詳言之。僕觀近代士大夫

有同時同官而姓名同者。有今人而冒古人姓名者。

有與古人同姓而曰繼其希某者。甚有與奄宦盜賊

叛逆同姓名者。它無暇更僕數。如兩陳際泰。一字太

士。江西臨川人。甲戌進士。一字簇長。廣東番禺人。庚

辰特用。兩章光岳。一號仲山。臨川人。癸丑進士。一字

茂閣。浙江臨安人。庚辰進士。兩張璋。一號二無。直隸

武進人。己未進士。一字欽之。四川人。雲南景東府同

知。兩劉必達。一字士徵。湖廣景陵人。翰林院編脩。一

字上林。陝西山陽人。庚辰特用。兩葉燦。一字曾城。安

慶桐城人。癸丑進士。一字淡生。廣東海豐人。賴川典

史。兩王佐。一號佐之。浙江嘉善人。辛未進士。一字滄

然。雲南河陽人。丙午舉人。諸如此類。所謂同時而姓

名同者也。僕竊謂既同時同姓。一登仕版。後起者宜

急更原名。不當與先達等知而不改失之襲。不知而

不改失之疎。二者皆非也。又如古有蕭何。今蕭姓而

名希何。有張良。今張姓而名繼良。有楊震。今楊姓而

名繼震。有管寧。今管姓而名紹寧。有葉顯。今葉姓而

名紹顯。有黃憲。今黃姓而名希憲。有馮京韓愈。今馮

姓韓姓而名如京名如愈。有趙普趙鼎。今趙姓而名

宗普。名繼鼎。有裴度李沆。今裴姓李姓而名希度希

沆。有張載朱熹。今張姓朱姓而名繼載名復熹。有王

曾程願。今王姓程姓而名繩曾承曾。名景願。本朝

先達有宋濂楊溥謝遷。今宋姓楊姓謝姓而名景濂

名詞溥名繼遷。諸如此類。所謂與古人同姓而曰希

曰繼者也。僕竊謂姓同則宗同。諱名不諱姓可也。曰

嗣曰宗曰紹曰景曰繩曰希。猶似續景行云耳。然孫

斥祖名。不敬滋甚。至于曰如曰復。則與古頡頏名是

實非。尤不可為法。它如洪武中郭子章。逆黨也。從朱

文正叛。以不法誅。隆慶進士郭姓亦名子章。張獻忠

盜賊也。廬州巢縣知縣耿姓亦名獻忠。人思貢。楊

顯名。奄宦也。雲南蒙化府知府楊姓亦名顯名。貴州

籍。諸如此類。所謂與奄宦盜賊叛逆同姓名者也。僕

竊謂士攻制義成進士。不詳考往事。雖名與叛逆同

與張受先書一

七

與張受先書二

八

皆莫之知耳。若夫奄宦盜賊，彰彰耳目間，又列在籍紳與古昔載籍聞見不及者，異獨甘與同名，不思

題改其不姍笑于端人正士者，幾希。或曰帝嘗之臣

有窮之君，皆曰羿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夏桀

父名發，周武王亦名發，唐有李綱，宋李忠定亦名綱

豈獨今士大夫為然哉？不知此自古人之誤，後世未

可借為口實，妄謂今之同姓同名與奄宦逆賊同名

皆不必改也。僕意今天下悖理傷化之事不止，此然

此亦關繫心術學問，不可不革。正執事素秉禮，今又

官禮曹，倘不謬僕言，其疏特題下各省直督學舉

先是因仍不變者，正其謬且為後戒。裨士風禮教甚

大。又朝廷典禮如郊廟籍田禁雩，宜悉心講求，補

所未備。又有習尚侈靡，文辭矯偽，如縉紳四六坊刻

選評輿隸而僭服物，于衿而頌德政，皆今日當嚴禁

革者，惟執事圖之，非僕所敢議也。某再拜。

昔蕭繹陸善經嘗著同姓名錄，然無益褒刺，羅必

撰同名氏辨，深譏襲名者，而于盜賊奄宦之同名

則未之及也。○按漢有兩龔遂，皆為郡太守，兩

房皆明易災異。漢趙王曰如意，而廣宗又名之。康

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而建王又名

之。張敞王吉皆有八。劉弘王褒皆有十一。甚者晉

王氏一譜，有兩渾兩愷兩綏兩又兩澄兩處冲兩

安期。又非獨它姓，慕用迹襲而已。豈不誤哉。自

吳次尾曰：就同名中推出得失利弊，可謂人略我

詳。芑山畱心世道多此類。

此芑山欲後世顧名思義耳。亂臣賊子名且不可

同。况實哉，毋徒謂託諸空言也。弟動識。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承示積分。祖制賢者不避。兄愛弟誠至。然弟非薄。

積分。獨心有未安耳。前月孫魯山名晉桐城人晤揚大司。

成。稱弟學行。積分宜拔冠多士。克戚私以此告弟。弟

謝不往。適徐闇公名乎遠江人來。離又為弟言我輩久困

場屋。得積分則進。取有階。時未可失。屢趣弟共事。弟

皆婉卻之。蓋是時少司成為吳駿公。名偉業太倉州人受業張天如

憶辛未弟入都門。駿公同張天如。方成進士。弟借易

又尹往見駿公。駿公齒少于弟。與之語。訥訥不出口。

論積分書一

今歷官司業。儼然國子師。使弟俯首積分。不得不稱

弟子于其門。此所以循省不安而姑舍之耳。昨兄語

弟云。少司成吳駿公招集齋頭。同社諸子在坐者數

人。次尾友駿公。闇公則師駿公。弟謂駿公學問文章

不必在闇公右。而闇公獨以一積分遇駿公。卑事吳情同謹恭

遜。至此。昔人云。與者不驕。取者不能無畏。今于闇公

益信。夫古有師一字者。有附近人師。願給灑掃者。有

不必見其人而私淑者。弟豈不欲親師請益哉。然卒

不肯自欺欺人。逐隊積分。妄同資敬。亦義所不可耳。

且。兄不聞南離積分之非古乎。大司成課試六館士。

不盡錄。祖法或拘。請託或采。虛聲甚者以賄進。然

則積分雖進。取之階弟。弟屑也。闇公樂就。則聽之。弟

且晚西歸。兄遇魯山。婉致鄙意。無謂弟。碌碌幸甚。

壬午春。予親見南大司成某。積分內賂。國子生羣

起譁之。詎厲之言。徧布牆壁。大司成還賂。不敢受。

金陵王有初。為予言巔末最詳。姑闕其名氏。仍識

于此。使後世知戒云。自記

沈耕巖曰。芑山無常師。所北面者不數人。它賢士

大夫一言一行可法者。芑山未嘗不心儀之。然始

終與之抗禮。不少阿。讀芑山此書益信。

復陳士業辭史公辟命書

蒙諭大中丞史公名可法號道辟弟意甚至弟曾舉

伯宗左之自代。老兄復言史公知弟久是行也非張

子不可。雖然弟性矜介公雖知弟弟不敢不自量公

當世大賢士爭出公門下弟拜命勤懇顧數自引避

何哉蓋公先是撫皖弟寓金陵竊從士大夫悉公治

行未嘗阿所好公清亮忠鯁有古大臣風惜其不知

人好自用耳後先甄錄不盡合輿論近見公清雪梁

公狄名以棟順天人商丘特題官疑之二疏名擬之

知縣流寇陷城被劫

題授桃源令 頗窺其隱微老兄豈未之知乎况弟

生平好盡言衡較人物不肯苟同是時游公門者未

必皆弟輩公又未必深知弟又未必樂受盡言始終

相成無少間與隙末寧謹始進退去就不可不慎昔

歐陽永叔辭范龍圖辟豈獨不嫻四六哉大抵意不

屑姑婉其辭耳公能為龍圖弟不敢比永叔要之各

有見雖獲罪于公弗恤也弟不欲致書史公老兄善

為我辭則成弟大矣

沈耕巖曰不苟合如此自無嗜進之病

與江督袁臨侯書

顛沛餘息漂寓潯陽極荷盼矚異姓骨肉如兄既不

任德弟亦不瑣瑣稱謝也 新君南御弘光元年袁

復進黨獄遂與中外切齒 方廷頸治平然近閱邸

抄見 詔書條目輕重緩急皆不得要領紛紛墜選

起用苗莠雜進敗類此始諸老不亟思改弦力圖檢

效天下事堪再誤哉兄圖治得人大疏切中肯綮幸

奉 旨旨弟深以不見全疏為恨吳鹿老名姓崇禎

通奉 旨遣戍端亮有餘經略不足當軸協心推轂

弘光元年起用

自是將伯之義至鹿老出處進退不可不自審兄于

鹿老稱患難知己 先是臨侯視學山西以直指

為臨侯 宜少効忠告毋徒同聲勸駕可也謝將名騰

自宛 久抵袁獨各兵安插失所城外民居燬壞欲

驟設營房工未易旦夕竣聞兄面諭謝將云各兵暫

散處城外俟束伍既定兵民相習即移居城內此皆

權宜調劑之法所慮者鄉紳僮僕親兵如讎雖謝將

非湖口自李諸將比或一旦事會相激象起倉卒

幸兄綱繆系梓至意去冬諸鄉老舟泊上饒擬僱居

避寇諸僕倚勢奪門。叫獻殷振。地方疑寇至。亟自那

縣詰禦。諸僕毆城卒不已。復毀衙官冠蓋。一時鼎沸。

幾成大變。諸鄉老寘勿問。輒解纜去。弟所以逆慮其

不能與兵相睦也。未幾宦僕。果與兵鬪。兄須審諭謝將。安心防

堵。勿輕為宦僕搖動。則杜漸窒瑕。造福多矣。又左鑛

在苒至今。靡餉。冒封鼓厲。不可無術。往者翱翔河上。

稅之入楚者。居間雖胡以寧實。老兄李懋老。名邦華。時起廢為。為政。此後宜有遠慮。使無它患。不則貽後

人口實。留意留意。弟五月內。擬踐閩友約。卜築建寧。

卷之二 吳江督書二

三五

揚機老方挽弟全寓上饒。因先扶老母。借居上饒徐

宅。俟袁郡安堵。尚欲復我邦族。此時予身流移。又不

能悅仰于謁。鄉者曾以薄產出售。令兄家叔語弟云。

已蒙允諾。幸移札令兄。萬毋膜外視之。南中事局有

可。匡救者須密札寄史。姜諸老先生。裨新政不小。弟

則徒婪恤耳。何益哉。崇禎十七年七月望日

中存淵慮。惜知者希耳。弟勳識

卷之二 吳江督書二

僕。酷罹家難。今年春扶老挈幼。擬避地宛上。娛老母

榆幕。冀它時少有建就。不至湮滅無聞。庶幾見先人

地下。可以無憾。雖然。今世知僕者誰哉。舟過潯陽。適

吾子復奉。旨督潯。亟索僕相見。頃之。湖口謝父母

名所舉。持書幣來舟中。再拜稽首。致吾子辟命。僕

不獲。謝父母別去。因發吾子書讀之。告季弟曰。愛我

而不知我。一至此哉。宋歐陽脩曰。古人所與成事者。

必有國士共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

卷之二 吳江督書二

十六

為用。僕嘗怪近日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成

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濶遠耳。若吾子于僕。蓋

亂交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

適用。不敢自後于恒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

以來。僕游學四方。罕與吾子接見。然發言決事。指切

當世利害。往往誤中。為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又聞

之孰矣。然則知僕深者。宜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

何如人哉。昔蘇雲卿之于張德遠。終身引避不出者。

雲卿自度無益于世耳。僕居恒。雖語吾子曰。我其為

蘇雲卿手蓋自悲困窮以灌園老豈慕雲卿而與之

同哉今吾子來書娓娓千餘言欲薦僕于朝使蚤

見用似知僕者然三復來書江督薛書有願破灌園

之靈江左之慶非則我雲卿我也則是信僕鄉者

我為雲卿之言而冀僕今日改圖也僕私以孔明扶

漢皆自隆中而決阿衡耕莘特出處隱顯異耳古今

豈有持志灌園無少挾持能出而有為者哉僕坎壈

不得志學問經濟不能講悉隆中有莘萬一若雲卿

亦將信僕果巢許乎哉夫知士不深士不為用非獨

不為用欲盡其用而不得它人不知僕僕無恨以吾

子而不知僕則愛僕雖厚且夕優僕以高爵廉秩僕

不受也又况吾子于同里同學少壯游好之人言行

灼然見者尚未之知雖辟士日數十百人士有挾持

者必不至豈獨經經如僕者哉伏冀收回成命毋玷

清譽僕不勝幸甚吾子終以僕為雲卿可也某再拜

甲申仲春日

患難中自處處友如此有願瞻無傷之意

蘇雲卿

蘇雲卿

蘇雲卿

上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某頓首啓昨面承姜先生商及迎請東宮監國事

言公疏公揭已具大司馬名可法號道隣詰朝專差達

御前矣某謂此宗社無疆之慶誠今日急務然承

樂中獻陵屢監國南京皆因長陵北征今時非

征討諸臣輒請監國竊恐皇上英咎謂廷臣欺罔

日久因疑南中大僚債冠益熾委乘輿于危疆

而置東宮于安地未必遽報可不報可則事茂濟

幸而報可非斷自宸衷皇上必逆計勢方孔棘

中外諸臣罕儻力王室謀出萬全者日鯁鯁內顧

曰天下屬心東宮無乃孤注朕乎如此則聖躬

可慮為今計監國議雖始南中諸老不宜見諸章疏

當錄奏草先移會閣臣使密啓于上曰冠窺留

都數矣陵寢關繫非皇太子監國不可臣等不

敢疏請仰祈睿斷立賜施行皇上知此議不自

外臣天性之愛無少形迹邀命旨無難又使中外

知皇上特命監國為天下萬世計非臣子臆議不

至駭動遠近耳目絲是聖明奠枕于京師東宮

蘇雲卿

蘇雲卿

填撫于江左。兩都諸大臣各悉慮竭忠以圖善後。則

寇無能為矣。姜先生聞某言。亟移書執事。不審執

事籌及此。不至于輔監國者。須奉。某言如永樂七

年十一月。勅卷義黃淮揚士奇。例使事權歸一。勿

為宵人竊伺。諸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

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凡若此類。祖制具在。

宜建白毋忽。事關。宗社不可不慎。部差雖行。尚冀

呈速追回。再與姜先生酌行。庶無後悔。某于諸老先

生出處不同。同為王臣。傾日之私。不敢自隱。默願執

事留意。毋曰草野葑菲之談。不足聽也。幸甚。甲申仲

春月日。

甲申于發潯陽至金陵。見姜燕及先生。與聞迎請

監國之舉。為借箸如此。不一月賊陷京城。

先帝賓天。永定二王奔播靡寧。日痛哉。為議雖僅

存空言。亦見野臣忠愛與曲突徙薪同悲耳。自記

上黃閣部書

二月某日。伏聞閣下憤武臣不討賊。惘然整旅出關。

方旆指信州。士大夫咸壯之。某獨憂歎廢寢食。蓋私

以閣下謹節。雖著軍旅未嫻。其不克勝。任無疑。朝

廷慰留閣下。惓惓而閣下願剛。復自用不謀。萬全一

且蹉跌不振。誤身名者小而誤。封疆者大。惜閣下

是時不聞忠告耳。某往年居金陵。從友人袁臨侯楊

機部。聞閣下生平最詳。不樂與閣下相見。今某觀閣

下措畫。舛戾欲如。鼻者隱默不可得。又念謁見閣下

不能盡言。請終無見。而以忠告進。閣下試擇焉。夫閣

下好學。工文辭。素不諳方略。處閣下今日之地。引補

闕為已任。自矢訓陳。謨而外。日延訪人才。講志古中

與要領次第。舉行然後選將。誓師一舉而摧滅之。無

難釋此不務。徒取儒臣專閫之空名。刻日進攻。以希

告捷。猶舍舟涉川。愚恐功未就而害隨之。閣下獨未

之思乎。抑思之而姑嘗試乎。或言兵非訓練不可。戰

閣下則曰。我所募皆君子兵耳。不戰屈人。何訓練為

某謂古者市人可戰。女子可戰。雖不假訓練。然皆制

御有方及鋒而用。故卒以成功。今閣下收召恒懦疲
瘵。椎剝之人。充伍盈籍。不數日。冒餉者千餘人。閣下
以為此千餘人可用乎。不可用乎。以勦賊捕。則性
以掠貨財。屠平民。則奮豢豺狼于幕次。列土偶于棘
門。聚之易而散之難。不得其利而受其害。禍安所底
乎。或言兵多餉匱。計安出。閣下則曰。莫邪。官便左右
伺閣下意。陰恣姦利。賄道旁。開部郎數百金。節推百
金。參遊守把不五六金耳。賂閣下。嬖倖者倍是。有越
某類某者為閣部私人。鬼蜮百變私。方越
給一割付。獲金若干。閣部未之知也。閣下知之乎。又

東山文集 卷之八 上黃閣部書二

助餉。覓官若而人。今日廢產於此。明日取償於彼。聲
言急公。漁奪它姓。不願官者求免。一割付費。逾於得
官。然則一粥爵也。黠者得官。復倚官索賄。佐軍需者
什之三。而飽私橐者什之七。閣下雖毫不染指。抑知
羣狐鼠恃閣下為窟穴乎。兵蠹矣。益以官蠹。皆曰此
閣部流毒。閣下獨晏然于心乎。或言復讐先奮武。毋
示弱。閣下則曰。武不足尚。古有干羽格苗者。宜敷文。
方閣下建牙于此。日夜進諸生課文說書。答策賦詩。
某謂此故例。督學學博之所為。非閣部事也。夫平居

無變如安定湖學。且不以經義緩治事。豈封疆瀕危
當宁。肝食而為閣部者。獨衍行諸。勢。輟乎。視昔講
仁王聽老子者。何異乎。或言好謀在集思。客不宜拒
閣下。則曰。經算獨我耳。客奚為哉。張江陵裔孫同敵
慕閣下來見。拒之。王上謁。又拒之。鄭生名茂
華上
人學究耳。閣下獨取其迂腐詩文。朝夕進見。而不棄
某謂古吐哺握髮。尚矣。雖以九九見者。桓公且不棄。
唐裴度私第見客。與參謀議。閣下獨異是。蓋自張王
二生不得見。諸懷忠計者。皆裹足。結舌去。鄭生數致

東山文集 卷之八 上黃閣部書三

見它。投策獻詩。希盼。昧者接踵。至閣下。非訕訕聲色
者。然舍有用而取無益。僕僕然廢時耗日。閣下將
自謂廣忠益乎。客有可見者。不必見乎。或言職要在
去煩。細閣下則曰。不親細事。必生大姦。凡文移批答
簡牘。下至割付四六。皆經獨裁。一日見閣下與曹篁
時。余中台手書。觀縷數千言。皆潤迂不切軍務。某曰
此孔明所不能兼。而閣部欲兼之。宜其徒勞而無補
也。昔之在軍者。或希簡上事。或自辟掌記。常務為急
不屑屑文詞。閣下何以不憚勤劬如是乎。之。故事者

不可謂非閣下之過。閣下亦不可不知過。九誤者。子

婿。羣從不審材分而各以拜官為光榮。門生故吏不

分蘭艾而皆以在事為噓植。按籍點兵則甲應乙名。

失伍者不問起廢推陞則廷代楹任。負乘者不惜。此

皆其所不取。至於閣下好讀書而不適用。務延攬而

不知人言恢復而不責實。進諛佞而不受善。債師蹙

國。自今日始。故謂閣下不忠非也。效忠無術不可謂

能忠。謂閣下愛錢非也。費餉無功不可謂能廉。謂閣

下惜死非也。徒死無益不可謂能死。閣下將何策以

善後乎。鄉令閣下不急遽出。征居中籌策。先求其將

相和而士卒附者。慎簡忠勇。委以闕外使皆得自效

而又汰冗官。省額賦。弭內讜。杜外侮。博蒐草澤之材

且賢者。分列庶寮。羣小無雜。然進則廓清。在指顧間

即不然。而養重蓄威。審時觀變。率厲義徒。收其力用

亦不至於蹉跌。不復振自閣下一出征而天下大勢

去矣。豈不深可痛哉。往者荆溪綿竹武陵。覆轍在前

至今切齒。即先是新安寧國池州三郡。義師雲屯。糧

糧腐至。獨以規略未定。委任非人。事權不一。卒至劔

敗。今閣下乘鉞專征。聲威燁赫。伯倍義師。方自謂勦

躬盡瘁。鞅荆溪武陵諸人而過之。然異日者。追原禍

本雖忠。姦得失不同。其為誤國則一也。閣下悔有及

乎無及乎。某後先屢娶。恤懷杞憂。久矣。諸所條例。詳

見上。今皇帝論。與事宜疏。敢冒陳左右。閣下詳

賜省覽。擇其要者行之。舉今日繁碎冗蠹。盛聲容而

多議論者。一切停寢。虛懷樂善。改過不吝。則執訊獻

馘。告成于廟。某請誦出車采芑江漢之章。為閣下賀

誠。宗社無疆之慶。閣下不世之功。某亦得以昌議

龜言。附在史氏。豈徒憂嘆而已哉。閣下毋徒曰成敗

有命。雖忠告無足聽也。伏惟閣下留意。某再拜

閣部課詩。有信州試士題。予語友人曰。題當云師

過信州試士。不當但云信州試士也。但云信州試

士。與督學學博課士何異。非督師討。初意。閣部

苟略。即此可見。况閣部自出其詩。示多士。多士傳

或言死足塞職。予謂死亦有道。雖陽平原時會。見惟捐軀耳。苟事尚可為。喪師蹙國。無少報稱。謂之能死事可乎。此雖責備之詞。然義不可易。石齋有知。當不謂予苛也。

丁亥孟春月望日。又記

芑山文集書牘卷之九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楷

較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辱惠書。貴郡司李某公祖毅然引興復洞學為己任。同人復協心佐佑。招僕主洞。為諸生倡。此甚盛事。僕何敢辭。獨今天下書院既毀。士以講學為戒。儒先理學。不絕如綫。往往滅彝倫。叛君父。心竊痛之。歷攷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講學者。亦未有不

芑山文集

卷之九

論學書一

與鹿洞諸子

論理學書

一

一

芑山文集

卷之九

論學書一

與鹿洞諸子

論理學書

一

一

端心術務躬行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語。胡憲曰。心為物漬。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自是不求人知。一意下學。解縉嘗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布心絲。此觀之。凡侈談理學。剽略先聖遺言。不正心淑身是務。特內監傳令。替史誦詩耳。以僕觀唐宋諸儒。心術邪正。躬行醇疵。不具論。立言間有與聖賢經傳相悖者。即如孟軻之與荀卿。其學術源流甚明。迺裴度與李翱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脩唐書藝文志論。則云自孔子在時。方脩

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秦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僕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道。尚欲與孟子為警惡。在能專脩孔氏乎。惡在能左右周孔與孟軻。同日語乎。至如曾鞏王安石。妄推莽大夫楊雄。鞏作劉向新序目錄序。其言曰。自漢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眾說所蔽。鞏此言軒輊失倫。詒識者爛笑。及荅王深甫論雄書。則又云。雄處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合于箕子之明夷。又云。美新之文。雄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又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鞏之言。不合道。槩如此。安石嘗力排荀卿。不能知禮。而獨于雄仕莽。則謂其合孔子無不可之義。且云。世傳其投閣者。妄也。安石侮聖。叛經。附會揚雄。又如此。邠人簡紹芳言。雄無仕莽事。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

纂尚遠。劇秦美新。或出谷子雲。或又云考之法言。漢
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謂雄
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
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
莽。豈止三世哉。然僕不青鞞。輩考雄仕莽。失實責其
妄。謂仕莽合道耳。又韓愈司馬光。咸稱荀揚。欲傳其
書于後世。愈之言曰。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
雄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孔子刪詩
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子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並起。先王之
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
世學者知所去從。僕謂荀揚之書。其是非總駁皆灼
然易辨。而韓愈司馬光。卒阿所好。至此。令後儒無所
折衷。至此。又况它書。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乎。凡此
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過也。本朝理學名臣。雖
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于道。亦往往見于什之三
四。如殷時訓。邁世稱其究心中庸。其自言曰。于幽寂

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身內有形之
心。非吾心。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
宗。要歸于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
僕謂一心耳。一以為有形之心。非心。一以為耳目手
足之生。生即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
晦菴竊以為非。豈即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
聖殊塗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載籍多
而耳目亂。徒誦言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求之書
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之。去耳

目支離之用。全虛員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非得
之書。得之自我也。僕謂聞見未可棄廢。但宜反求諸
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能施之于事
而順。然後為得。中立此論自確。如白沙所云。豈非本
陸子不必讀書之說。使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椒丘
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
疵。而椒丘為苛論乎。繇白沙復所時訓。諸人之言。推
之我。明理學未必粹然一出于正。而所刻理學諸
書。又皆雜出無統。甚非昔賢明道辨惑之意。僕私欲

合性理大全。伊洛淵源。程朱諸大儒遺籍。暨本朝

羅允升羅近溪薛敬軒陳白沙王陽明王龍谿湛甘

泉諸人語錄。及邇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賢相發明

者。為理學精義。又摘諸家背謬穿鑿腐迂者。為理學

辨似錄。使後學知所去從。而尤冀四方學者。無徒求

諸語言。人人以讀書窮理正心術務躬行為急。徐而

措諸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則書院雖不能驟

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未嘗不明于天

下後世。豈獨脩舉鹿洞成規而已哉。願諸子熟思。助

甚不及幸甚。

揭潛銘曰。聞同社楊維斗貽書江右按君周公燦。

暨督學吳公炳。將興復鹿洞。端書奉幣。請芑山張

子王洞事。一時同人謂朱陸之學。由此復明。思致

書入洞。就正者頗眾。此甲申仲春事也。不一月。

國變至矣。始事失人。既因循弗果。未幾。左帥旆指

留都。以清君側為名。是時。騎飛渡。鑿輿播

遷。留都繼陷。潯江巨廬。鞠為茂草。胥冠裳而鱗介

之洞。學安能復哉。然子度張子避亂薊溪。葛水。期

與季弟卓菴。卒業四書大全。今且觀成矣。然則洞

學書院雖廢。理學中天。賴有芑山諸子在。後儒讀

是書而不興起者。必非聖人之徒也。悲夫。

豫章稱理學與區。前輩醇疵雖互見。然樸行質心。

斤斤守儒先矩度。近代則不然。士大夫有行同狗

彘。性踰蝮蝎。既失官無聊。竄跡壇坫。收召里中年

少無識之徒。為護法沙門。而一時摹擬歐曾。勦襲

程朱。欺世盜名者。又從而頡頏之。嗟乎。理學安在

哉。况諸生鄙先籍為詆訓。棄講義如土苴。一切經

傳皆不屑關覽。倏然自以為名人碩士。卒流于糝

阮。奉祿而不知自悔。此天下所以喪無日也。孟軻

云。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豈不信哉。學者合芑山與宋。未有

尺牘觀之。當益知是書立言之意。惜芑山道不行

耳。 茅照識

與揭潛銘書

其白去歲星沙既陷。弟亟思越竟避亂。因食指頗繁。不敢遽治裝。適郭撫軍名都賢號天門江西巡撫移節袁州。偵探

失人。聞楚賊虛聲。踉蹌逃去。鄉紳士民望塵奔播。懸

空城待賊者。決旬賊陷袁。袁士民死者百十人。會左

師以援勦至。則相率屠城。幾無噍類。當事但追罪有

司撫軍。誤封疆。真勿問。朝廷豈復有法紀哉。賤兄

弟先是扶二親避賊山中。朝夕尚不廢菽水。迨左賊

四掠。則老父老母皆被重創。七十之年。艱辛萬狀。其

不死者。幾希。微庇老母無恙。老父則竟死賊手。痛哉。

若弟者。尚可以為人哉。家仲季皆臨難不苟。熙弟罵

賊死。賊又殺其繼室。又殺其兩幼子。已又殺弟賤婦。

弟側室。舉一丈夫子。甫二齡。一僕襁負出竄。未幾弟

屬僕携持此子。匿山谷。又遇賊。弟出誑賊。啗以金。僕

奪此子遁。而弟則與賊持。義不屈。賊中弟額。斫弟臂。

珠死。僵臥溪壑中。抵暮。家僮舁以歸。幸而復蘇。然賊

酸孔熾。室家蕩析。遺籍灰燼。是時漂寓旅次。所依依

者。老母季弟。稚兒兩從子耳。猶記癸酉與兄共事時。

突○入○此○一○段○高○等○少○成○情○

聞兄覽家仲季手書。論弟曰。一門昆弟。窮不忘道。交

相戒勸。不一語及私。古人無忝所生者在。是何必科

名。嗟乎。十年以來。弟既失科名。天又奪我父奪我。弟

弟又奪我仲弟兩幼子。痛悼何可言。弟氣剛性癖。為

流俗非笑。獨論世著書。少有微長。時命大謬。弗克卒

業。仰媿天俯媿地。未有如弟之甚者也。卜築考亭。思

盡讀紫陽藏書。非苟然者。兄必多方使弟得入關。弟

生平彊項。友朋入仕版者。始終無一字干謁。今控額

左右。亦甚不得已耳。所懇無它。止求慨惠符傳。時潛

福寧州事名重熙臨川人

七月初。確携賤累啓行。留意留意。天下

事。荷荷莫救。弟埋屍至今。恨無死所。居恒講求有用

未嘗不可見末于世。如十科報罷何。今神京不復。科

目何裨。弟已矣。兄忠孝天植。不可不蚤自奮。惟兄勉

之。臨書激切。伏冀矧亮。甲申七月日。

是時予寓信州。擬入閩。會崇關戒嚴。因先移書揭

潛銘。潛銘方率義旅討僞。丙夜從行。間作書贈

予。併符傳。護賤累入關。予不果。然深佩良友之意。

每覽是書。惟有長涕。自記

復江督袁臨侯書

昨從樊公祖衙頭讀兄手示知兄處地獨難及詳覽

次尾寄兄書益悼嘆不置次尾云潯陽是時臨侯督潯

兵柄大獄遂起正人無噍類必使寧南平賊鎮左封寧南侯

建白上游不可無老先生可以安吾身安朝廷弟

竊謂不然夫以兄之讜直忠敢宜為朝廷嚮用不

見信拂水歸耳孔子之干魯孟子之干齊皆惓惓不

忍去卒至無可如何豈嘗倚要人推引復進哉今謂

寧南足為潯陽地非也况寧南無功受賞往往借賊

即此便是罪案

以汝君父縱兵以屠百姓養癰日久禍發莫救士

大夫欲倚寧南免禍又非也又况夫獄不自今始非

潯陽解兵柄而後有黨禍則非潯陽不解兵柄而能

免黨禍可知也潯陽一身繫正人安危似不宜遽解

兵柄然必潯陽受朝廷特達之知信友獲上居中

維挽庶黨禍漸熄正類寢昌此在潯陽先自治耳徒

藉寧南建白而得之與嫖寵何異建白不得既于事

罕濟即建白而得寧南必竊謂潯陽恃我聲援宜德

我凡潯陽所以能安身安朝廷非我不可如此事

事惟寧南意所欲為少齟齬則寧南必致憾潯陽不

肯下此中釀害非細中外又將謂潯陽久據上游使

正人不受禍賊不敢肆皆寧南首功寧南自此成

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胎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以安

朝廷哉推究至是兄謂次尾言近理乎合權乎違者

兄因楊閣部責以規避用曾二老名櫻號二雲映江人

昭明議率爾出山弟道料尤必敗後卒如弟言弟

觀南中大勢危若累卵兄獨不見幾明決何哉弟言

止此惟兄裁之

復江督書二

沈耕巖曰宋王伯厚云君子不因小人求福孔子

之于彌子瑕也君子不因小人避禍叔向之于樂

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

顯禍可避乎觀伯厚此論益嘆芒山學得其正

潯陽復予曰次尾論非是會舉春秋譏祭伯之義

告之終不若居易俟命是幾明決之為正所見蓋

與予同惜潯陽行不逮言耳自記

與樊康侯公祖書

弟卜居貴治興安。問土風頗悉。邑父老言社倉滋擾。因嘆民隱不上聞。類如此。然未詳本末。不敢啗台聽。比受屢葛源半載。詢社倉利弊。始知興安舊設預備倉。復有社倉。社倉積穀八伯石有奇。編社正副六人守之。葛源之有社倉。則又在縣社倉之外。本都民自儲以備凶歉者也。先是縣社倉。每經稽察。守者以折閱株累。往往苦罰鍰。萬曆十四年。邑令劉公一貫。議社倉併入預備倉。守支專責。一委吏。遂撤社倉罷社。

正副邑士民稱便。此縣社倉沿革之可考者。詳見興安縣志

縣社倉既併入預備。則興安無社倉久矣。而葛源社倉獨存。病民非一日。况社倉在葛源。名為備賑。升斗不費公帑。與宋儒朱子社倉法不合。又衙官每歲借端勒索。雞犬騷然。里胥黠悍者。或私侵肥家。或詭名借放。卒不補償。年復一年。悉化烏有。小民未沾涓埃之惠。反受蔓延之累。然則一社倉耳。弱肉強食。既不勝痛。羣狐鼠又窟穴其中。民膏幾何。堪此股削哉。今葛源始苦荒。繼又苦寇。士民議召集鄉勇。特立五營。

旨團練使守望相助。獨一時衣甲器械口糧。倉

遠莫措。弟從中借箸。思移社倉助團練。諸費。僉曰可。蓋以葛源民間之儲。佐葛源鄉勇之乏。酌盈濟虛。理勢必至。又不冒支郡縣一絲一粟。在上則雖惠不費。在民則因積為散。在仁人君子。必不忍坐視莫救。懇老公祖慨然請詳上臺。暫行移助。併昭萬曆十四年撤社倉。例杜絕衙蠹騷擾。痛革里胥侵欺。不惟解此日倒縣之苦。將來有利無害。人沾實惠。皆老公祖再造之賜也。又或寇平後。地方安堵。罷去團練。仍通變

朱文公舊法。聽葛源本都私設社倉。自救自支。里老

輪值會計。遠鄉約公正者董之。侵沒則有罰。如此則社倉不擾民。備賑為長利矣。葛源通都公呈併附覽。願俟施行。至團練以詰姦扼隘為首務。除貴衙門頒示申飭外。再請道臺憲示。責成五營。嚴禁怠玩。此合地方之幸。非獨弟流寓一身之庇也。臨墨可任。曠。乙酉閏六月日。志存濟物。古稱仁言利溥。多此類。弟勳識

復樊康侯公祖書

昨承示臨老兄手函。臨老兄獨以弟名在黨獄。須杜門避禍。即大全一書。屢題奉旨。屬弟藏諸山中。不宜版行。弟心感臨老愛我。以語聞道。則未也。弟居金陵十餘載。取阿要人。與俗不令。目不識丁之謗。實弟自取。何足愕訝。昔沈繼祖承韓侂胥意。誣晦菴十罪。株連蔡季通。遠竄道州。季通扈徒弗輟。至今皆服朱蔡之賢。皆切齒沈韓黨邪。讎正死。生有命。求內省無疚。豈必盡苟免哉。聖道祖傳。滅死無悔。弟持此甚

書山文集

卷之九

十三

堅方卒業。大全辯急。謀授梓。不逞較計利害。信如臨老兄之教。使弟一旦朝露。著書未成。雖全首領。屬下與草木何殊哉。臨老兄來函。附次尾來札。示弟。次尾音在求。解東平。倚援寧南。弟竊嘆其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免禍自全者。或曰借各鎮以完身名。莫宗社失小。而所全甚大。弟謂此枉尺直尋之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幸而為我用。幸而苟全。此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况各鎮陰賊。險狠必不從。國家封疆

起見。與廷臣冰炭。非一日又况彼此。牙角競相。雄雌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為吾黨屏蔽哉。譬一夫畏狼噬已。宛轉乞憐于虎。與虎同起臥。未幾虎啖其肉。殞盡。然則今之求援各鎮者。豈有濟哉。弟當速作書復次尾。併告臨老兄。使其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義。至去就可否。聽臨老兄自擇耳。臨老次尾兩札。俱奉覽。幸即擲回。余冢宰古方略。次月可以觀成。承老公祖慨然檄七邑。使諸學博分布七百部。則刻大全之費。什得四五。度竣工無難。但恐四方孔棘。風鶴頻聞。未必如願。然老公祖表章聖經。導揚後學之志。則遠且人矣。嗣容拒謝不盡。

不兩月。信州淪陷。氛四播。左成風。獨葛川尺寸地。不至糜爛。偕家卓菴丹黃不輟。豈非天未喪斯之驗與。丙戌仲冬月望日。自記

書山文集書牘卷之九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餘 櫓 較

與大司馬呂豫石

賑窮赴急。事苟有濟。宜不避德怨。朱家劇孟。去聖遠甚。今天下求朱家劇孟。不可得。士習偷薄。各私其私。不相食。不止。害豈獨賊哉。吾輩加意成美。獎與後進。皆天地生氣。噓喻出入。處此念一刻不流通。則生氣盡矣。天子宰相。愛惜人才。尤不宜忽。一念媚嫉。推折善類。苗害益至。未有不顛覆者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某思以此意進。二三執政。恨時不可耳。

荅陳則梁

承示同社。釀金惠家大人。感荷實甚。然弟念家大人。生平不妄取。家居有餽。弟者必問所自。弟皆不敢苟受。辱既歸。致家大人。儒家大人。責弟曰。與者不驕。取者不能無畏。義當卻。弟持此安歸乎。敬登併謝。以幸道意。

與沈眉生

朗三使旋。數行附復。得達否。比聞六入連陷州郡。濟南死鋒鏑者。九衆。昔正統間。也先入寇。賴清風一戰。胡人痛哭。不敢南。嘉靖二十一年。俺荅掠大原。自夏六月。至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耳。今潰裂至此。天下事尚忍言哉。盧九老名象昇。督師禦。為中貴。牽制。連陷州縣。象昇死之。卒于軍。同社楊機部所目見。此實誌也。氣日騎奈何。周仲馭果丁外艱。秋間弟當走句曲。致奠。兄旬內能一往否。同人彙試名單。已轉致徐虞老。名石。少京兆。適羽便。弟又貽札次尾。託鄭老名向。號向當事力言之。朗三研食不可緩。久屬婺源。余大微為之地。大微言金西原願受業。朗三西原舊為弟及門其人。樸重可教。事朗三當倍徙于弟。幸致弟意。

與劉伯宗

仲春南徐州道中。數行附夏振達記室。及弟返金陵。從韋坊得手示。感時撫事。欷歔累日。臨候時臨候。督學山右。直指指過荷。注存。聞大中丞吳鹿友名銓。山右。特特疏申雪。晉人士公疏已達。御前公論當自此定。

臨侯未遽脫雞離耳。頃見邸抄有妄男子詣皇極

門自陳秦人私書希倖復官奉旨自行回奏弟恐

宵人連羣恣行告訐朝廷益菲薄士大夫天下

益敗壞不可救兄聞其詳否復社陸文聲持疏言

弟屢懇徐虞老調護虞老云事關名教雖二

張張溥素未謀面當力為之地倪學臺名元洪應天

已具疏言復社本末無玉石俱焚理次尾不必過聽

人言晤同社幸致此意弟一札煩尊使導來伴往次

尾山中立候其回示弟即日西歸矣

文集卷之十

答某邑博

某客遊二十年憤時事孔棘躬耕著書不敢以貧困

廢然古人以不愛錢為廉以有餘為恥而今則以不

愛錢為拙以不足為嫌古人以能力學為勤以不仕

宦為達而今則以不仕宦為無用以力學為病苟反

性從俗非汲汲祿仕即蠅營美田宅豐衣食耳然皆

某所不屑某終為其拙者無用者而已

答黃生

生平恥為德政詩友人官武昌嘗自擬其德政碑記

貽某某棄去不顧私謂德政繇地方公論官不得與

聞使有德可誦自刻其書徧布遠近當與現任自立

碑同科况政實不德聯章貢諛人非鬼責不能自欺

欺世者哉誦德政子矜陋習塊方來命集內毋割它

詩鑄賤名至禱

與袁臨侯

一嫉賢妬能之李林甫二十年間天下士欲言不敢

發矧後世林甫比肩立哉雖然臺省能為杜補闕者

非乏殺身有益君子優為既任天子耳目時臨侯經

不面引廷諍不抗言天下事日拱默充位私身

家而竊祿利豈惟非國之福抑甚非吾黨期屬意元

符中田畫戒鄒浩語載在史氏老兄嘗三思否

答袁臨侯

讀兄復武陵書武陵揚嗣昌雖辭以疾畫賊中情形

願至武陵將伯之呼必有不釋然于兄者弟觀武陵

生平任術好自用又善伺上意累以偽捷聞為賊竊

笑使無變計敗亡可立待惜弟言之今日士大夫不

盡信耳兄是時出處進退關名節成敗尚小關封疆

盡信耳兄是時出處進退關名節成敗尚小關封疆

安危甚大。未幾襄陽陷武陵。暴卒臨侯亦被逮。不可不三思。信如曾二雲鍾昭明言。則兄出山無疑。他日毋謂弟不忠告也。

與吳次尾

山居岑寂甚。雖為時義。私嘆絲此進者。往往誤天下。輒復棄去。此念橫胸中。恐益與科名遠耳。適見艾千

子歷科墨選。評語踴駁。去取不精。已卯。孟里

誤引武王執競為文王事。甚乖經傳。拙選曾乙注。今千子獨深圈極讚。不為是正。盲以導盲至此。兄試寓目。必不謂弟誣也。寰海人文。弟與兄不必附

卷之十 尺牘

文其中。蓋吾輩于時文。或竟歲不作。或頃刻數義。工拙皆自知。豈屑與年少較勝負。至選中軒輊。兄雖不屬筆。當明以大義告。使是非不為濫選倒置。弟與交淺。與之深論。不見納。徒空言耳。願兄留意。

與徐闇公

昨勒自貽弟詩箋。弟意勒自為詩贈弟。展視則董玄宰。名其昌。工書畫。筆也。一笑置之。詰朝弟過勒自。袖原箋

置勒自案頭。別去。不告以故。蓋微示不屑耳。勒自弗悟。復遣伴持箋見還。弟語次尾曰。勒自不解人意。因

取箋投諸江。次尾曰。箋耳。何介介至是。弟曰。非惡。遠其人而已。見勒自。婉以此意告之。

再與吳次尾

弟衛較已卯闈墨。傲居南郊。應天新中式。方某。其居距弟旅舍咫尺。屢貽弟書幣。欲弟刻其硃卷入文辯。

弟察某素無行。卻不受。賊亡荅拜。卒不與相見。昨覽

古士選本。獨錄方某論義。弟甚訝之。未幾。方某為督學。金楚。晚蘭。題章。諸同人皆服弟先見。惜古士為此輩欺耳。

卷之十一 尺牘

復何叔子

承示詳切。篝燈作長書達姜師。為某公祖地。然未幅頌美。塗竄數四。頗難措筆。此我輩良心不泯處。初擬

買舟趨章門。面候姜師。併謁按臺徐公祖。名養心。號松濤。已而弗果。蓋凡事至無。可如何。雖子之于親。有情至而

力不逮者。它可類推。已之則心理皆安。毋使弟山居又增一過也。

與顧生

某居金陵。大司馬范公。名景文。號質公。方失官。喪子。頽然

放。往。借。方。外。談。出。世。法。一。日。招。某。同。次。尾。集。其。族。

舍。某。語。次。尾。曰。公。雜。賓。填。門。或。言。神。怪。或。言。龍。虎。胎。

息。或。言。坎。離。黃。白。既。為。此。輩。煽。惑。必。不。能。折。節。下。士。

必。不。能。深。究。當。世。利。病。謝。不。往。或。謂。某。一。宴。會。介。介。

如。此。次。尾。曰。爾。公。生。平。兢。慎。多。此。類。縉。紳。有。名。在。逆。

案。者。名喜。俠。工。詩。歌。四。方。士。競。與。之。遊。獨。爾。公。

居。金。陵。十。年。未。嘗。一。識。面。范。公。世。所。稱。賢。者。雖。日。夕。

過。從。未。為。失。足。爾。公。遠。去。弗。顧。此。必。有。不。滿。于。公。者。

但。不。直。刺。公。短。耳。豈。介。介。一。宴。會。哉。賢。輩。觀。某。所。以。

遇。范。公。者。如。此。凡。處。已。接。物。皆。不。宜。與。俗。上。下。又。不。

宜。露。圭。角。類。推。之。可。也。

復。袁。臨。侯

謹。儀。教。子。今。日。急。務。兄。須。誘。導。涵。育。使。漸。就。矩。矱。徒。

加。督。責。何。益。二。三。比。匪。絕。之。使。不。近。則。非。辟。無。自。入。

在。兄。防。閑。密。耳。起。廢。訪。冊。已。同。尊。函。寄。周。仲。馭。矣。附。

聞。

與。申。素。園。吏。部

荆。出。山。不。數。月。士。大。夫。皆。曰。善。政。屢。見。宗。社。之。禱。

某。喟。然。曰。少。無。學。行。九。統。溺。聲。利。違。者。信。用。

人。孫。元。化。撫。賊。名。山。東。被。害。甚。慘。誤。封。疆。甚。大。今。

上。方。嚮。用。亡。它。建。立。往。往。假。用。人。為。嚮。爵。地。借。起。廢。

為。市。德。地。門。生。故。吏。連。袂。踵。進。且。有。名。在。逆。案。欽。定。原。案。

在。冀。復。冠。帶。者。宰。相。舉。錯。如。此。何。以。副。聖。眷。何。以。

慰。輿。望。况。私。門。朋。比。賄。道。公。行。罪。不。在。汪。黃。諸。人。下。

金。壇。又。執。贄。稱。弟。子。于。其。門。此。中。徑。實。益。不。可。

測。士。大。夫。侈。稱。相。業。何。哉。昨。同。伯。宗。奉。訪。公。手。

長。安。諸。君。書。見。示。深。嘆。譽。溪。者。之。謬。此。亦。可。以。見。

公。鑑。衡。矣。鄙。論。切。直。聞。者。以。為。狂。當。不。與。公。牴。牾。耳。

與。沈。耕。巖

昨。過。次。尾。旅。舍。見。邸。抄。張。真。人。疏。請。朝。廷。尊。崇。崇。三。

官。如。俗。所。稱。天。地。水。一。賜。福。一。解。厄。一。救。災。特。加。徽。

號。移。文。天。下。弟。語。次。尾。曰。前。聖。諭。崇。信。九。品。蓮。花。

鑿。告。遠。近。今。又。為。真。人。所。蔽。國。將。興。聽。于。人。奈。何。

背。古。修。已。治。人。之。道。推。引。神。怪。簧。鼓。百。姓。世。况。真。人。

雖。遠。祖。道。陵。王。張。玄。教。其。人。未。必。真。其。言。不。足。信。成。

化。五。年。正。一。真。人。張。元。吉。專。恣。不。法。族。人。張。留。榜。發。

其姦依律窮治。繇此而推。則今之所謂真人者。皆名是實非。妄以神怪惑。聖聽。惜諸大臣不能明正其罪耳。風便布聞。使知韋野發憤欲言者。非一徒痛涕而已。

與吳次尾

臨侯感仲馭學徒大廣。貽書云。勿因言信行。當聽言觀行。廢幾絕遠匪人。弟謂不獨聽言當觀行。即行亦不可盡信。必就行觀行。考素履質與論。灼見其處心積慮。如仲尼所云。親自察安。然後可。此是進一步法。

蓋上有言清行濁者。固不足信。又有行是心非。有初鮮終者。今天下似忠信廉潔者。豈少哉。仲老今日受徒。不可濫異時出任。國事用人。尤不宜忽。弟此論補臨侯未及。晤仲馭。幸以此告之。

復吳次尾

兄數趣弟見黃石老。名道周。字幼玄。弟卒不往。蓋各有所見。非固也。石老出獄。次白門。倦揖客。關者持刺入。不辨名刺為誰。皆飾詞辭去。此書賈韋敬山所親見。為弟詳言之者。弟因嘆石老接人。不誠處事。不詳異時必

不能為賢宰相。客何必絕問。客何許人耳。使客勝已致之。恐不來見。即同己。不必不與見。惟非類姑辟之可也。仲尼遇陽貨于塗。未嘗不與之語。昔有以九九見者。且弗拒。今不問誰何人。樂飾詞拒之。去訑訑聲音。顏色幾何哉。昨袁臨侯自都門來金陵。往見石齋。

關者拒如初。臨侯曰。某獄中同患難者。有心語。非面晤不可。石齋聞臨侯聲。乃延入。弟嚮者見仲馭機部。不一見石齋。度其人不足與深言。雖見無益。兄後先未嘗不見石齋。不審石齋議論。果有助于兄否。石齋

與太史楊機部

以文章氣節高天下。天下翕然稱之。獨弟強項如此。不知者鮮不笑且怪。幸兄知我耳。

數日不晤語。感鬱非筆可述。昨臨侯出獄來南。維舟河干。某往唁臨侯。涂德公。即具疏救黃石。齋受廷杖者。先在坐。語及溪起廢事。某謂此國家邪正進退之關。一小人資緣。逃諸君子不得協心謀。天下事必敗。今但知起廢為感舉。不知資徑從此多。門戶從此立。弊有不可勝言者。惜當事諸公不悟耳。德公云。劉念老

周旋亦將出山。其謂起廢如小臣部郎等。宜急就職。念臺老將出山。其謂起廢如小臣部郎等。宜急就職。至大僚京卿各衙門皆當自度才力不宜躁進。且使朝廷知老成中尚有不干祿嗜進如某某者。既出山。陛見召對。又當深言天下大利害少裨。聖政萬一不合。則引咎去。蓋大臣出處去就。關主德慎。忽。國體輕重。當就中寓格心作用。今大臣一聞命。沒就道。又皆有就無去。知進不知退。昔人所以傳頌。如。以志諷也。臨侯德公聞某言。皆曰然。先生以為何。

復表臨侯

吳鹿老遊廬山詩成。吳姓號鹿友以督師勳友人屢冠運通奉旨遣戍

屬弟為序。弟婉謝之。弟意鹿老奉旨荷戈宜星馳。

抵戍所。今消夏。吳園既與古人臣大義。抵悟而又攜。

觴遊山。偕駭客文人。酬唱嬉笑。汲汲梓其詩行世。此。

等舉動。不獨貽識者口實。併非大臣得罪。君父自。

處之道。萬一宵人伺間。執詩集進。御加之貝錦。坐。

鹿老懟。上抗旨之罪。將何辭自解免乎。願兄密。

以弟言告鹿老。使毀詩勿刻。弟作序不難。然。

中必詳遊廬年月。必述鹿老寓吳園本末。異日考時。論地安知賢者不復議其後哉。弟言切直。所規益鹿老甚大。昨有小札致楊機老。亦言及此。惟兄留意。

復宋未有

承教引尹和靖。尹悻程伊川門人遇賊不死相勗。弟竊自厲。獨。

和靖以絕意應舉。見推程門。至今誦法。弟則以不卒。

闡事。為宵人指名。世道升降迥殊如此。去冬袁臨侯。

出吳次尾手書示弟。言南都黨獄方熾。有出疏叅弟。

者。又榜賤名于衢。見者愕眙相向。諸同人貽書屬弟。

避禍。日三四至。弟笑曰。昔韓侂胄當國。誣不熹十罪。

蜀操戈入洛。又極詆程。願為姦。某豈能苟九哉。誘我。

殺我當順受其正。怨尤何益。范忠宣劉元城可法。靜。

俟之而已。鹿洞興復在即。此時專以講祠于講堂。覈。

洞租洞倉為急。諸亭榭皆宜緩。疏請。勅額。誠不吝。

已。然南中諸老嗜進尸位。罕留心學。善燕及先生。

斯道已任。適遭謗。方解免不暇。未必能就中主持。疏。

到南。不能無齟齬。莫若俟洞務具舉。人入蔚興徐圖。

之尤易為力。况鹿洞廢興不在勅額之有無。而在聖。

學之明晦。目前宜整比遺籍。召集學徒。先其遠且大者。額仍廬山國學。或舉淳熙中所請原額新之一。以見昇元流風未墜。一以見吾黨儉舉有人。正類寢貞邪說自熄。庶幾當事知所觀感。而本朝次第表揚。自不在南唐昇元下。苟實務闕略。虛聲先播。無以聞執。讒慝之口。盡不止江陵也。裁悉幸甚。

與吳次尾

近注雨若語弟云。雨若名作霖。歙縣人。次尾深折劉自我。名振寧國。

淹博樂與之遊。弟疑而不信。數年前弟從書坊方

十歲。見自我編著昭代史事目錄。腐迂甚。心竊非

之。聞自我素無行。為鄉里詆笑。獨好購書。書頗富。自

我又工口辯。此等伎倆。以茶肆八貴顯。陰挾聲利。藉一二要人推

援。居間干以私。獲厚貲。不勝計。縉紳有氣勢。不為人

假借者。自我輒遠去。往往大言欺人。自矜取附。權要

實則借利己者為狡窟。失利則背而之它耳。徐虞老

楊機部。夙負衡鑒。不妄喜。可未免為自我所欺。弟不

忍以訐傷厚。但遇諸老極口自我笑而不答去。今次

尾又從而稱揚之。與鄙見甚不合。弟曾詢之沈

黃大冲。與自我同鄉。述自我本末最悉。大冲有

家僮。與自我狎昵久。言自我一切姦利微賤。稍知讀

書者皆不屑。惡在其為淹博哉。兄與自我遊。雖無損

于兄。然知人不明。所傷匪細。弟與兄一體。不能隱默。

惟恕察幸甚。

與陳士業

近從江督。袁臨侯名繼威。得次尾兄手書。言南中黨禍至酷。

人人自危。臨侯已被參。詳見御史黃耳鼎疏。兄見邸抄全疏。否

委頓草土如弟。私謂以不材終。然卒不免。雖生手極

經。周內無自。輒毛舉選文。曳白二事。痛加詆斥。至榜

賤名都市。因念守正篤學如紫陽。韓侂胄目之為妖。

此猶邪害正耳。蘇軾負才罷。與洛黨不合。忿爭于朝。

指程頤為奸。夫程朱遭謗如此。弟何足介。聞家叔

見臨侯家信。云爾公名在黨籍。不免一逮。里人愕訝。

謂弟必死。又謂好名身禍。當以弟為戒。嗟乎。弟豈好

名者哉。今世不好名者多矣。往往駢首死。水火盜賊

兵刃。獨黨錮能殺人哉。臨侯痛戒弟宜隱身避禍。弟

復臨侯曰。身可隱矣。禍可避乎。劉元城。蔡季通。往事

足鑿死生禍福自有定命。豈閉門塞竇能免哉。况

不以弟言為謬。所恨者。宗社淪陷以來。諸臣不思

復讐雪恥。上報二祖。列宗。先帝在天之靈。日

偷蔭尸位不已。又構成大獄。羅織非辜。天下事安所

底哉。弟此日同舍弟編次成仁錄。既竣。方屬輯前代

黨人得失。關國治亂者。為黨戒一書。據事論斷。皆微

諷。朝廷不能辨析邪正。使姦黨雜進。又責備賢者

宜。反躬引咎。願受其正。不當臨難苟免。得罪孔孟弟

亦因以自厲。惜不及就正左右耳。次尾與臨老書云

論弟者意不在弟。即兄亦不能免。弟未見於疏。尚不

悉此中本末。張受先楊維斗。為金沙林連。坐以

幸奉。旨不究。崑。俱褫革。新建清江。諷直不

見容。聞姦人日夜嗾劣宗。矯劾之。禍又有酷于諸生

者。山中罕接邸抄。兄有所聞。祈即見示。

與太史楊機部

十月廿三日。自袁郡返信州。從樊公祖衙頭。得晤侯

寓某手書。其略云。收

是偽劾山西督學袁繼咸大中。竇緣復也。咸不為北

丞吳姓發其贓私。被逮革職

先

海。必為睚陽。臨老近狀益如此。然臨老為翁。慮才

至。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今日之謂也。先是臨老疏薦

吳鹿老。某亟移書潯陽。屬其勿為鹿老勸。駕臨侯復

某云。來諭甚確。鹿老無決于辭。陛見之理。有決于

辭。就職之理。宜引吳康齋為例。翁臺示以某言為迂

亦當移書鹿老。使深明去就。大義不至末路。蹉跌。則

所全者多。豈獨成鹿老身名哉。

與揭潛銘

前月兄率先義旅。駐信郡。急索弟相見不得。似急有

所商者。丙夜作長書。屬上饒張父母。名國致弟。是時

弟屏居萬川。距郡城百里。張父母不專役。以書僅託

友人王士型。名士。上。詒弟。未幾士型集鄭安尹。名大

人。旅舍坐深談劇。尊函誤投安尹。行篋適安尹之全

陵。前書竟浮沈矣。弟自葛川抵郡城。張父母面致兄

倦倦。急從士型齋頭覓前書。付弟。業化烏有。弟因

士大夫友朋。因循惕玩。自誤誤人。類如此。至今不知

兄書作何語。又不能裁答。又或事關。國家多所

訪。弟不及條議。而兄坐弟緘默。不發累弟。不誤

弟

弟

尤○大○此○皆○友○朋○不○信○之○過○也○前○書○無○關○緊○則○置○之○有○
必○欲○共○商○者○祈○更○詳○示○勿○復○如○嚮○者○託○非○其○人○使○卒○
浮○沈○幸○甚○南○中○岌○岌○史○閣○部○名○可○徒○以○調○停○各○鎮○局○
外○朝○事○日○乖○美○師○名○曰○廣又○不○幸○被○謗○聞○旦○夕○且○請○
告○矣○

與廖崑湖公祖

地方利弊不能驟興華先去其太甚耳如客冬袁郡
淪陷紳衿避亂村落戚友家諸所寄橐橐金帛器物
有實為賊兵攫去者亦有戚友無良借端私匿不還

宋之一尺續

者聞賊退之後紛紛訐告不曰某某導賊兵掠已罪
難賞則曰某某匪我裝齋法應誅此風方熾人人重
足毋論所寄者果否去存何如獨念方賊兵蹂躪時
十室九空死生莫恤違為它姓守財其存而復還幸
也不復還當與賊掠去同義命順受誅求何為必誅
求不已蔓延株連其有初未嘗寄坐以侵匪恣意吞
噬者害何可勝道其始賴戚友以全身家其既設機
阱以陷戚友兵荒相繼民堪此荼毒哉懇老公祖移
檄四縣嚴禁告發豫絕鄉紳強有力者使竿牘不礙

進○又○榜○示○鄉○民○凡○告○侵○匿○如○前○者○寔○不○問○則○所○全○活○
甚○象○感○生○成○之○德○豈○淺○哉○老○公○祖○垂○情○典○登○不○遺○葑○
菲○故○舉○其○甚○者○言○之○某○言○非○私○實○從○地○方○起○見○可○否○
惟○裁○擇○幸○甚○

復廖崑湖公祖

四書大全辯藉老公祖樊公祖表章擬即如台論刻
兩巡方疏于前并刻入叅較姓氏暨五經原板裝潢
成書先報院道徐侯進呈已而思四書大全經既
弟增脩者與坊本迥異須刻成全書方可恭請

宋之一尺續

御序頒布似不宜苟略塞責又周按臺全疏見邸抄
者業錄出授梓獨前院徐松濤公祖原疏於未在大
門曾面示友人何叔子蓋欲叔子携歸使烈知奉
旨增定得早卒業耳不謂叔子以矢志遊苑竟置此
疏度外比歸見烈舟次口傳既繫倡明理學該部速
覆數語全疏全旨迄今未之見也某貽書徧索之
南中士大夫不可得徐公祖是時室廬蕩析不審
寓何地倘此疏不獲尤不宜倉卒取大全舊板呈進
况國家至今日事事鬻髮不無衣冠左袵之虞

刻雖告成。僅流布四方同學。未能遽請。旨頒行。念此不勝潛涕。老公祖旦晚有便郵。候徐公祖代索原疏。見寄。尤荷。台詳回學臺者。久壽梨棗。今附塵電覽。諸容嗣布不盡。

與惟適卓菴弟

一
生平為文于愁困中者。三丙子冬。吳次尾刻樓山集。趣兄為序。時寓金陵。僦居數椽。前突後榻。婦舉應兒。一句疾劇。母子號泣達旦。兄伸紙濡筆。不顧。序畢。械

寄次尾。次尾曰。集賴以傳。凡曰序未盡工。獨不可移。它集耳。戊寅夏。劉伯宗應辟入都門。伯宗名。城貴池。梓漪園制。義竣。屬魯孺發。名可燕。和州人。徵序于兄。時方赴

發源。余大微約。既笈書就道。同余中台。名。雅。人。宿姑。執。暑夜揮汗具草。未幾東方白。遣伴持序。可孺發白

門。輒驅車抵鳩茲。夜出序示中台。自喜無難。屢語中。台曰。然。辛巳冒辟疆。觀其尊人。名。起。宗。揚州。如。于。衡。陽署中。歸舟道表。持獄遊日記。請序。辟疆亟解維。留

僕宿膚功祠。俟焉。僕虞舟前行。追弗及。伺脫稿。即去。

兄篝燈三易稿。乃就。作書併序報辟疆。亟就寢。不成寐。黎明。祠僧明初來視兄。兄兩目盡赤。僧為嗟異。久之。因念兄為文多矣。未有如序。辟疆伯宗次尾之愁。且困者。三序具在。覽者謂駭筆怒墨。以文為樂。豈知

二
四方同人入楚粵道衰。必問兄動定。必欲一晤。然自。道可也。

兩弟扶二白入鄉。兄避居西村。郡城不能居。不知。者。安指鳴珂里。為分宜嚴。叔祖新居。即兄。遠使往

往至此刺探。昨冒辟疆由尊人衡署還。維舟河。上。詣叔祖新居。執通家子弟禮。拜見叔祖。一屬二叔

起。兄出城。兄不得不周旋數日。今辟疆解纜行矣。然。辟疆見新居甚都。語所知曰。世豈有不富能潤屋者

哉。鄉者次尾伯宗言爾公。風雨不蔽。皆友朋過情之。言不足信也。兄是時見辟疆。又不屑明以非我室處

告之。使次尾伯宗異時聞辟疆言。又將謂耳聞不如

日見爾公果不貧形迹累人如此雖然學問求自知疑信誹譽皆不足較古有非其罪而遭刑僂者况非其屋而滋口實哉但友人往來應酬雞黍不能無費又不取杜門絕交所可太息者此耳。

三

報罷後思老親兩弟倍切欲然何山字叔書來金陵

逸兄歸里杜門與諸子攻制義為檢效地意良至然是時兄方刪定四書大全辨梓行計明春卒業度未能遠歸耳臨侯既之任鹽漕揚中貴名顯名督理鹽漕州府見顯名

官禮頗以憚之卒冰炭不相入未幾楊以受私囑劾

臨侯奉旨從重議處兄謂重處不足為臨侯累公論尚存降調而已兄辭舉非無見今瑞猷蒞隆仕路

殺雞求行己志甚難與躁進寧恬退躬耕著書庶幾無媿豈輕辟薦忘祿仕哉歌然不見邸抄謂天下尚

可為冀兄由制科進以兄籌之正恐躬耕著書不能優游卒歲耳

四

入西鄉半月始得杜門小憩然食指既眾僕婢不

勤儉雖瑣事率自指授往年居金陵寓食丹

晏然眠食兄嘗嘆曰疲一人心手飽僕婢口腹如

瘠何今家居米鹽凌雜關涉無暇晷其苦又倍倍於

客金陵也兩弟知之否前兄語兩弟云吾輩家居漸

流為腐迂此言似而非凡家居耳聞目見雖甚繁瑣

宜措置得當此間須有動忍工夫况學問惟家居久

漸有進步若云瑣屑繁劇不敢妄開口不敢妄動氣

便為腐迂無論傳說以下諸人不能勝大任當日狄

梁公周旋武壘事事曲折亦可謂之腐迂矣向日兄

與兩弟云爾者畢竟見未到耳

與惟適弟

一

入北闈屈指往返有二年之淹然須老親東疆兄方

可束裝不則仍逐隊南雍得失聽命而已祥姪

有骨氣私心期屬視元簡二姪尤倍豈意入折至是

念之惘然弟體素羸每見弟容色顛顛中心如焚今

不幸喪子度羸益甚然弟尚有長嗣仰體親心俯慰

汝无當引西河為戒毋哀慟自困九年四十二無

在金陵舉應兒宗禎戊寅冬舉應兒又己卯秋天喪葬金陵不育當如何痛哭自知哭無益耳

二

鄉居見吾弟遇事堅忍義理日明學問日進非獨二弟之益即一門之慶也時事日非兩弟課業外宜三復宛鳩諸詩娛親殺子今日急務留意留意○二○上○世○說○○楚○時○○此○公○國家具文無實任人允誤保舉拔貢特用無毫髮效近又設奇謀異勇足國裕民科法令紛更人才凋落徒開宵人倖徑非感世事也

三

口云集 卷之十一 尺牘

居城西大覺巷三日遇匡廬僧海覺似問道者問避翫法答曰市廛深山一也安往非當將焉避因詒二偈云明日未來事今日枉思慮思慮自糾纏明日却不似前日既往事後日復追憶追憶總模糊不如放下是吾弟速來巷與僧一晤詰旦僧策杖入西山矣王鞠劬公祖名相說字懋弼疏鞠劬士成進士評兄制義期屬良至弟宜錄近作往質之

四

流俗競羨者科名耳士三四科不第雖平生同調好友不無福薄之惜兄子處無聊思哀糧為汗漫遊談里處姓氏遇人不先與語旁睨其肩字竊聆其論談針芥相孚幾人按劔相盼幾人苟得一二做儻非常之士聞所未聞而歸雖拜美官輦金錢數百萬莫有逾此者不審得如願否

與卓菴弟

一

作書與人雖冗次不可不審話屬紛至皆吾輩學問疎處反躬自責不較而已往年內戚某遣使來山中求竹既將竹付去兄以付去者不足用移札云須竹更取去取與孟子可以取取字同內戚疑取字陰斥渠用官例取竹听甚云更取非夫也因嘆昔人言杯中蛇影無杯影安從生無影蛇安從生影自蛇耳杯則何罪笑而置之又兄近日懸一帖膚功祠都守解云此祠某公祖責令任僧看守責與典守不得辭責任人責成責字同非扑責之謂或告僧云管責汝等守祠僧訝竊塗竄責令為者令告兄曰責字誤兄

笑曰誠誤。今天下讀書不識字如伏臘丁丁者頗眾。其間誣枉善類顛倒是非指不勝屈。它官司文移不考字義，襲誤承謬如查音差與槎同，水中浮木今云。查理查盤有稽察之義，弔愍也，傷也。今云弔冊弔參，有索取之義，綽訓寬綏，今以為巡綽，票訓急疾，今以為票帖，諸如此類。枚舉難盡，獨流俗不識取責二字。誠弟東尾語意未明，蛇雖在彼，影却在此，勿專咎它人，世間疑我謗我皆有益于我，未可謂妄人不足較也。

論事宜切情理。况關涉國家，尤不可忽。往歲兄寓金陵，借友人莫張方伯名秉文安，夔桐城人將別，諸友有談及時事者，吳次尾云：此當專責朝廷，使某得見今上，必抗言。祖宗之恥未雪，父兄之讐未報，不孝不弟，奈何修言堯舜，謂臣負君，非君負臣，皆逢君耳。臣言止此，雖殺臣，臣無悔。眾皆壯之。兄徐曰：此茅焦薛廣德故智，友朋忠告不廢，善道何况君父。鄰見始謁上，宜條奏得失治亂，諷上專罪己，毋好名上，不。

二

後痛哭隨之。如范鎮請仁宗建嗣，章十九上，鬚髮皆白，朝廷未有不感寤者，不則去就爭之可也。信如吳子言，朝廷無餘地自容，雖欲悔過求善，後不可得。昔惟翹過且重，主辰甚非計。北漢劉殷嘗戒子孫曰：君當務幾諫，韓琦亦言諫主理勝，以至誠將之。今悻悻號于人曰：我面折廷諍，不避鼎鑊，決怒氣而鬪是非，臣則慙矣。國何補哉。是時次尾始自悔言之過，諸友皆拱默退。此崇禎己卯闈前事，觀此則汝兄直諫，次尾虛受，皆可概見。它飾非強辯，不繇不改，雖兄無如之何耳。

古人死生患難，到無可趨避，自當順受。其工戊寅冬，兄寓白下，舉慈兒甫一旬，產母沈疴，幾不起，呻吟達旦，心甚憫之。會次尾貽書趣序樓山集，方篝燈屬筆，未暇問藥餌，婢言產母絕復蘇者再。兄曰：死生有命，姑去少頃，念兒存亡視毋毋不起，若兒何。又念吳使歸遠，序不可不往，雖呻吟徹耳，寔勿問。比漏盡，則序脫稿矣，急作書併序戒吳使去，未幾產母愈，隣人竊

三

此數語自正。此特阿諛耳。此茅焦薛廣德故智，友朋忠告不廢，善道何况君父。鄰見始謁上，宜條奏得失治亂，諷上專罪己，毋好名上，不。

謂兄。憇。兄。曰。卽。不。憇。能。令。結。情。也。
灘。舟。將。覆。衆。無。人。色。獨。作。不。其。一。身。安。危。利。害。何。如。况。妻。子。乎。兄。頗。憐。此。意。

四

桐 爲 國 名 存 開 誠 者 之 朝

嘗。屬。兄。序。其。制。義。因。出。周。勒。卣。序。見。示。兄。未。卒。讀。心。知。其。僞。筆。也。語。曰。某。見。勒。卣。序。多。矣。此。殊。不。似。

使。果。出。勒。卣。立。言。不。能。無。疵。宜。直。致。某。言。于。勒。卣。使。自。改。之。唯。唯。退。是。時。心。折。兄。能。辨。文。字。真。

僞。不。知。子。問。心。術。皆。見。於。此。學。問。淺。必。不。能。釋。別。心。術。昧。必。不。能。無。假。借。兄。生。平。直。諒。待。友。朋。皆。然。非。苛。求。勒。卣。弟。衡。較。古。今。人。文。宜。識。此。意。必。如。是。而。後。不。受。欺。耳。

居。恒。口。弟。三。人。稟。先。君。遺。訓。互。相。資。養。後。先。往。復。手。書。累。紙。盈。篋。皆。身。心。鐫。切。語。我。生。不。辰。兵。燹。槩。委。灰。燼。存。什。之。一。二。假。兒。輩。少。知。征。邁。之。意。丙。戌。仲。冬。月。日。自。記。

真兒生訣書

父。行。年。四。十。六。始。舉。汝。汝。兩。兄。不。幸。殤。天。也。何。忍。之。有。父。生。萬。曆。丁。酉。丁。酉。暨。丙。午。閱。十。歲。幼。志。雖。未。除。舉。止。與。羣。兒。異。己。酉。就。外。傅。汝。祖。父。祖。母。少。孤。生。計。落。然。父。念。子。不。能。養。親。實。天。壤。間。罪。人。往。往。竊。潛。涕。然。頗。攻。苦。嗜。學。甲。寅。遊。邑。庠。乙。卯。覲。顏。爲。人。師。里。中。及。門。日。衆。然。非。父。志。也。兒。今。九。歲。求。如。父。嚮。者。嗜。學。不。可。得。將。來。汝。何。以。慰。汝。父。哉。昔。申。屠。蟠。九。歲。而。孤。韓。昌。黎。三。歲。而。孤。范。文。正。二。歲。而。孤。歐。文。忠。四。歲。而。

真兒生訣書

卷之十

真兒生訣書

三

孤。皆。以。行。業。著。卒。光。史。氏。至。今。誦。之。兒。幸。而。有。父。幸。而。少。可。讀。不。至。如。古。人。之。孤。苦。艱。幼。兒。遇。過。古。人。遠。矣。不。審。兒。自。今。以。往。能。如。古。人。之。自。立。否。能。光。大。先。世。無。墜。家。聲。否。嗟。乎。父。何。忍。逆。料。在。兒。自。勉。耳。父。遭。時。不。淑。甲。申。至。今。瀕。危。弗。死。祈。死。弗。獲。仰。愧。天。俯。愧。地。因。念。古。賢。者。避。世。或。變。姓。名。爲。吳。卒。或。妻。子。不。復。顧。我。生。不。辰。天。實。爲。之。毅。然。攜。瓢。袖。出。遊。死。生。不。可。測。兒。求。不。失。爲。孝。子。使。汝。父。亡。日。得。瞑。目。地。下。父。豈。復。望。兒。以。富。貴。利。祿。哉。汝。祖。父。祖。母。曾。祖。

父曾祖母世負隱德險阻備嘗不及食報於父汝母
歸汝父十有五年茹荼飲餒無一日歡雖僅一子遇
汝不姑息嚴逾汝父兒念父又追念祖父祖母又善
事汝母無令失所無令母憂兒不成立兒雖不復見
父父死不恨苟自暴棄兒罪莫贖父焉能復督責汝
哉况父雖困窮遺汝田數十畝屋十數區僕婢六七
八書若干軸芭山集若干卷汝宜恪稟父訓固或自
伏壁文集抗顛觸時諱士大夫非知文非信嚮汝父
者勿出以相示流俗好譏謗恐重汝累父手定經史

老山文集 卷之十 與兒生訣書 三九

諸書未梓者宜慎守無失異時兒年長學成次第續
梓此尤父生平之願也父輯孤史一卷略敘古人之
職為汝前車古者父歿始稱孤今汝父雖存既出亡
慮無相見期兒視申屠韓范諸先生等耳雖稱孤亦
宜後是兒與宗族姻友書尺書孤子墳使知父蒙
難不得已之意它疑且怪者兒明告之曰此父命也
至於承先啓後惟孝友儉靜為要十數年後兒讀書
明理自可類推父豈能殫述父行矣復何言兒尚勛
哉某年月日父垂泣書

子當無天曰使其生子勝父願多男僅似父一子
足矣苟不肖雖乏嗣無憾傳言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萬一舉不肖子十數人覆宗絕祀理勢必至安
在有後速得為孝哉它如子房之有辟疆鄴侯之
有蕃汾陽之有贖肯親忘君忝生實甚斯蓋子房
諸人之不幸也子今止一子勝父似父昔未能逆
睹昔賢云未來寧早計度外置之而已 吳謙

與兒生訣書 三

芭山文集序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顧古士 較

序

進策序

臣歷觀 本朝制策。竊歎士罕學術。徒博辭取科第。
以故不適用。近代借策對進。諛雖求如。鄉有博且辯。
不可得。頃吏士應。詔上書。猥蒙超擢。益部倍無足。
錄它儒生。撫古論今。傲宋人策。略自為一家。視鄙俚。

芭山文集

卷之一 進策序一

雖殊。然文麗用寡。不切天下大計。臣皆無取。臣愚以
為。舍謀國者。非密不可。當堯舜之時。書所載。都俞吁
咈。特其跡耳。其上下相與圖治者。本勝述。漢用蕭何。
張良。唐用陸贄。裴度。策非一可見者。大略而已。宋余
玠。守蜀。辟并進兄弟。問計。璉等。日對。踞畫堂。起輒湯
去我。太祖之于秦從龍。無小大皆與謀。從龍每引
筆書版。問答至密。繇是觀之。策上家。談談者。皆曲學
空文。心之精微。事之纖悉。非策所能究。況勅說。獻媚
無毫髮裨益者哉。然則求治而專取制策。臣知其莫

濟也。據臣生平學術。與臣後先。肝衡所及。擇其可施

行者。約略陳之。助制策所未逮。因明古聖君。哲相。圖

治制。亂之道。蓋存乎密謀。而不在乎空文。曲說也。惟

陛下深思遠覽。慎簡二三大臣。朝夕侍從。居中籌畫。

後推漢唐宋集思廣益之深遠者。措諸中外。且以

太祖遇從龍為法。則幾事密而治理得矣。尚安取制

策為哉。雖然。臣策不足盡。臣意。臣不遑博證。矧飾

一時觀聽。直舉今天下大利害。有益時用者。庶幾

草莽忠愛之誠。仰禱 中興之萬一。云爾。自審序法

芭山文集 卷之一 進策序一

祖崇實上下迄講學。凡六篇。某年月日。臣某謹序。

岳遺生曰。制策非不足以得士。特士子學識。黜陋

考官。又昧于去取。失所以風厲之。故相沿三百餘

年。卒用制科。釀亂耳。讀芭山先生諸策。深識遠畫

慮在事前。豈徒空言哉。如不用何。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蜀蘇明允洵著權書衡論幾策凡二十二篇至和嘉祐中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書於朝宰相韓琦善之名震京師其書至今傳子翬時卒讀歎曰此縱橫家言耳出濟一時之用未始無少效而或者遠謂是書盡古今治天下之道則未也然子雖私有是正不敢出示當世既壯參稽國史博貫百家迺復取二十二篇評定授梓後世用其書者折中於予之說錄其是者棄其似而非者庶不至於誤用然後明允學術之

古日文集

卷之一

評定明允論策序

醇疵與議論之得失瞭然畢見未可槩以為是而並存之也明允自序其書曰權書兵書也為仁義之窮而作也又曰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嗟乎明允蓋自信足以用世如此以子觀之權書六國孫武子貢三篇識議誠有過人者它論心術法制疆弱攻守類授拾孫吳緒餘仁它奇畫獨指斥孫子五闕不足特補兵家所未及迨論漢高謂帝逆知呂后釀亂因樊噲娶於呂氏必先

斬噲以殺其勢不思惠帝既死呂后始有邪謀高帝

烏得而逆知之明允又謂項籍不據咸陽卒兆垓下之變夫以籍之慄戾橫暴雖百戰百勝非沛公敵明矣藉令籍入秦必不能有天下明允不錄主術辨存亡而徒以地險決勝負何弗思之甚也衡論首遠慮言機言權似矣然謂小人有機雖惡亦濟謬稱司馬氏得賈充之徒卒移魏祚予意小人以姦譎勝何機之有充之不足與言機不待智者而辨而明允若深

古日文集

卷之一

評定明允論策序

有取焉是教天下後世以篡奪也焉有篡奪而可謂之機者哉其論御將任相則以為相易而將難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御才將之術專言智而不言信任相專言接以禮重其任而不推求擇相之道繫於知人又槩稱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諸人明博雄俊出可以將入可以相皆過也其言重遠又曰武王不

虛懷樂善雖一布衣之言若是乎汲汲褒揚恐後也嗟乎後世能為明允者非乏卒書與人皆湮滅亡聞何哉

吳次尾曰自明允受知廬陵天下後世皆亟稱之能擇別二十二篇是否者幾人哉使芑山與明允同時得上下論議明允未有不心折芑山精鑒者也雖然芑山此序傳則芑山亦傳矣

遜志齋集序

明 元年 上思褒顯節義風天下推 祖宗郵

錄革除諸臣遺章首追贈方公孝孺官命有司立祠

合齊黃練鐵四公祀之予深感 國初貞臣殉節之

盛足為貳心者戒而歎近代薦紳士夫所不能及因

取舊所嘗釐定遜志齋集示四方來學諸子復鈔梓

廣其傳嗟乎公生平志行忠謹載在史籍諸撰述尤

或曰公蓋為周紀善 粵漢逸史陳建云方正學之忠

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 予意公欲信君臣大

義千萬世非死不可至魏不足為也當公哀麻號慟

雖磔身湛族義不得反顧追它恤而背故主哉雖然

公之死烈矣以為舍道則未也 成化中華亭張弼題

學守死命道守前 予考靖難本末公方被 朝廷眷

之開僅見此老 吾學編鄭曉云靖難兵起日 日討

待不能少有匡正 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

周官更法制不已又為書貽燕世子類漢曲逆所為

又許割地講和又請 上堅守以待勤王之師若是

者皆無救于敗使當日計果出此則公居相所謂志

者皆無救于敗使當日計果出此則公居相所謂志

伊周之志學孔孟之學不自賊賊君者安在哉至若

公古文辭樸重英偉如其為人其最者釋統三篇原

本春秋義例釋統謂篡臣女主夷狄它辯論周禮畢

命檀弓三墳書夏小正汲冢周書以迄學歲宗儀傳

記說質後儒能為之自餘雜問雜銘蚊對指喻大都

擬古楚辭天問七發客難其為司馬遷韓愈歐陽脩

序贊謂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換孫炎傳又云孟軻

論學必曰善養氣予謂養氣自集義始合集義而言

養氣非也公立言抵牾聖經蓋如此子故論列公立

七曰文集 卷之一 孟志集序二

朝殉難大節使天下知主辱臣死之義古今莫可易

又去取公之文推究其心術學問冀學者進求諸聖

賢經傳明道辨惑以補公之不逮孰謂予苛論先哲

哉抑予尤有感焉 文皇帝克紹丕基非它攘竊比

然公輩死節不屈近代觀顏事讎而不知愧斯又李

茹李名景隆諸人所弗屑也嗟乎諸子讀公是集講

悉忠孝經權之深且微者以須時用以導揚今

天子褒顯風厲至意不言豈無徵也哉

揚機耶在先論次正學先生詳矣或以為程朱

復出或與殷三仁並稱或又言其文章追躡龍門

軼駕崑山皆非定論也山獨衡量適中不為成說

所蔽此古董狐遺筆也

竟是方正學論不當僅作集序讀身勳識

孟志集序二

六柳堂集序

予友袁臨侯殉國其嗣子出奔父難未至燕道死

知不知皆流涕是時予奉母僑信州一夕臨侯凶問

至哭之慟閒閣理行篋見臨侯後先授予書疏泣數

行下喟曰臨侯雖殺身成仁如齋志歿何私惟臨侯

自筮仕數歷中外植節不備累著公勤滙事則與人

歌思去官則衢巷攀惜諸行能狀史氏宜有紀載痛

遺文軼弗傳耳違者襄陷臨侯方就逮予懼臨侯出

處大節湮沒失實疾馳書趣臨侯自敘本末貽予久

之臨侯緘日錄抵予山中蓋自癸丑泊乙丑以後編

年記述語至覈已丑冬予繇潭上歸里門走哭臨侯

牀垂就其家索臨侯與二親生訣書畢命詩潭江紀

事凡三通讀未竟又泣數行下嗟乎臨侯得死所矣

而其子又能捐軀赴難義無反顧出卞氏矜肝右執

謂忠孝不兩全哉先是臨侯督潯嘗告予曰袁子不

為睢陽必為平原生平論著賴子以傳予領之今臨

侯且死言猶在耳後死者忍負良友哉况臨侯從容

西市與文山頽頽予不獲踵躡家教父之遇文山遇

臨侯異時何顏見臨侯於地下若之何併遺文而淪

棄之也因念唐集賢學士沈子明請京兆杜牧序亡

友李賀詩行世宋蘇軾悲董傳沒世無聞經紀葬具

訖急取傳所著文上韓魏公古友朋樂稱人善類如

此臨侯績業謹議聞中外非李董二子比其章奏詩

歌書牘關國是輕重政教得失生民利病為多去賀

傳所為詩文尤遠甚如是而聽其磨滅雕零後無錄

考見皆沈蘇諸君子之罪人也予與臨侯義愛何如

而遺忘之哉 予上其書於 朝思易名請卹為

一門忠孝之光且為萬世臣子勸不幸志弗遂歿有

餘恨姑錄其集以俟後人榜曰六柳堂集者蓋臨侯

曾王父魯訓公成化丙戌進士景慕晉陶淵明年四

十隱不仕自稱六柳居士臨侯少壯讀書六柳堂克

繩祖武恥事二姓予故彰之俾族里識所自云臨侯

僅一子名一藻卒時年二十三一藻舉丈夫子三人

甫髫率岐嶷不羣此天佑忠節克昌厥後之信而有

徵者也嗟乎臨侯可以無遺憾矣獨予窮困老不能

目見臨侯諸裔孫之光大先世徒撫遺文而醜醜也

六柳堂集序

九

六柳堂集序

惜哉

古今文生於情。未有情至而文不至者也。是篇直發其情而止。不暇求文之工。然吾鄙讀是篇。往往有潛涕者。昔人謂出師陳情二表。足發人忠孝之思。予於此序亦云。○憶臨侯先生視學山右。丙子以非辜被逮。芑山先生獨赴京師。唁臨侯先生於獄中。今臨侯先生遺文散墜。吾師又從而表章之。其於友朋存亡死生之際。何如。豈今人所能及哉。時輩讀此序。而徒稱其文辭之美。非知芑山先生

者也。門人蔡沐謹識

史德序

皖城吳子素夫纂史德。蓋孤憤不得已而作也。其書首忠節。次忠隱。卒叛悖。摭撫二十一史上。自唐虞夏商周。下洎秦漢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金元。明。臚列條論。敘述已志。諸出入褒刺。毅然無少阿。予讀未卒。竊歎其憂深而慮遠也。嗟乎。吳子豈今人哉。間嘗攷古史氏。匪一家。尤陋者。莫如穢與佞。故書雖具。不傳獨南史書齊崔杼至今遺直特著。迨孫盛作晉春秋。枋頭之敗。歸獄桓溫。溫無所逃罪。吳兢撰則天實錄。

史德序

宋之一

史德序

張說陰祈更竄。競曰。若徇公請。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竝避焉。它陳壽沈約魏收蔡下諸人。文飾姦偽。芟落事實。雖名為史。徒空言耳。謂足以勸誠後世。非也。善乎孫樵之言曰。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書皆可燒也。以予觀史德。後先論次。揆諸南史。孫樵大指。鮮不合者。借吳子志用不通。身不任史責。今世知吳子者希耳。夫士不幸而遭亂世。苟獲死所。宜取古忠節為法藉。可以無死。微服變姓。養身有待。雖隱與節。殊趨其自靖自

獻則一也。不然叛倖若馮道范質輩。身實名滅萬世。口誅筆伐不稍貸。豈獨吳子無恕辭哉。然則吳子之有裨勸誠。能使其書必傳而無疑者。雖不為史官可也。知不知何所損益於吳子哉。抑子嘗疑陶淵明忠節。炳若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伍。世明夏仲御。竝稱朱紫。陽綱目義例。雖嚴頗多脫誤。如胡剛譙玄。恥仕新莽。事闕不載。後儒遂謂西漢無節義。若是者皆不足傳。信子將攷定二十一史及綱目。補所未逮。著史辨以發明仲尼春秋遺意。當與吳子共成之。吳子

芭山文集

卷之一

所可傳者。當不啻史德而止。嗟乎。吳子豈今人哉。

岳遺生曰。發明吳子著史德之意。却含蓄不露。因事寓規。隱躍言外。春秋微文。又非董狐所能贊一辭也。史辯成。則讀史者遇司南矣。予日望之。

苦梁吟序

今年夏僑白門。余子中台出苦梁吟示予。曰。此柘城張子益仁。旅游近著也。益仁生平不墨守聲調。力屏黜俳優之陋。與古樂府上下。恒竊自矜負。非苟作者。子覽而異之。因歎近代人士不工詩而好為詩。累篇什盈篋。輒自謂頡頏陳杜沈宋間。要於風雅遺韻。槩未有聞也。子嘗謂詩不原本三百篇。必不能芟裁偽體。鼓吹聲教。雖幽者憂魂寒骨。宕者蹴霆飛濤。鑿削者雕瓊鏤水。世率夸其美備。深於詩者弗錄也。它覃

芭山文集

卷之一

苦梁吟序

一百

精格律。日踵躡杜工部。然卒非神似。昔李太白贈杜詩。微寓諷喻。頗謂杜不能盡洗拘束。况擬杜者乎。然則為詩而拘。其無當古作者之意。明矣。惜世之知此者鮮耳。或言唐以詩選士。詩以故特工。後世業不專。雖求工無繇。然今所傳唐人省題詩。拙者往往而是。洪武初詩家推高季迪。袁可潛。丕變元習。後先繼起。則有林子羽。劉子高。孫賁。楊孟載。諸人。羽翼之。子攷其詩。蓋工拙半焉。甚矣。言詩者之難也。今益仁不盡擬漢魏唐宋。暨高袁孫楊諸體。獨本其性情感觸者。

一寓於詩託寄淵永。儻然自適。視昔省題詩與夫近世拘聲調而類俳優者相去殆遠甚。揆諸大雅。雖莫知其誰先。亦可謂風教之囑于矣。故述予白門與中台語者為之弁云。辛卯夏月既望。

岳遺生曰。雖序張子益仁詩。作詩之法寓於此。近代不工詩而好為詩者。讀此當發深省。

苦泉吟序二

與古人書自序

古人前予數千百年。予為書往復詰難。猶親炙其人。與之語。世未有不謂予狂者也。嗟乎。予生不與古人同時。嚮令生而同時。若己友之勝己師之。予將處古人。師友閒。它雖求與予友。不可得。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夫古之與今。世代後先殊耳。非古皆足傳。今皆無足傳也。今人能為古人是亦古人而已。苟以其生。予今雖果有足傳。斷然謂之非古人。可乎。自三代暨漢唐宋。其人既往者。皆古也。然其閒足傳者。無幾古。

七簡文集

卷之二

與古人書序

二六

人而無足傳。視今人。暇及者何異。可舉譽之曰古之人。古之人與古人足傳者。同日論哉。此與古人書之所繇作也。或曰。芑山今人也。抗顏舉古之人。傳世無疑。今人尊信莫敢議。如所稱韓柳歐曾者。皆有辯。豈今人尊信非與。抑古人罕足師與。予曰。周孔尚矣。吾師也。吾得而友之者。吾舉得而辯之。獨韓歐以下諸人哉。昔孟軻有言。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友天下之善為未足。尚論古之人。亡它心與理一也。理一故源流一。源流一故古。

今一子于古因心而有詰難因理而為折中質諸孟
軻所云蓋將有合者世顧謂古人傳世久遠今人必
不容短長去取于其閒豈理也哉予諸書具在雖今
人所共疑怪古人無知則已古人而有知其必不以
予為狂審矣予安得起古人于今相與論定是非使
後數千百年無惑于古今不相及之說舍異而求其
同哉雖然予不幸生古人之後數困于世獨寐寤宿
孳孳與古人揖讓問辯而卒自忘其為今人也亦予
之不得已也

老山文集卷之二 與古公書序三

徐虞求曰古無此體自老山創為之讀自序益信
與古人書之必傳也百世後能為書與老山往復
者誰哉

此序甫脫藁輒棄去字半塗乙越數日篝燈讀之
惘然忘其為予作呢視首末墨迹熊熊有光蝮蝮
欲動竊自怪詎袖以質徐虞求先生先生曰此殆
驚風雨泣鬼神之徵也古人可作豈以唐言忽之
哉 自識

老山制義自序

予甲寅迄癸未籍諸生三十年攻制舉義求祿任意
岸然弗屑也少操觚為文放恣橫從辭必己出自朱
諸儒訓故速有司尺度羣習誦唯謹予獨踴躍不顧
每入闈比舍生遇題振腕盈幅退予瞑思自晨至晡
草凡數易卒事出而無人色自度不稱志閉戶談詒
累日見者疑且怪予謂科名失得遲疾命也遲失未
必皆拙疾得未必皆工以故十就闈役不售益自憤
友人率病予不細已從時自取擯落嗟乎豈盡予咎

老山文集卷之二 老山制義自序

十八

哉計予大小試受知遇者非一辛酉學使者魏公詔
拔冠邑多士丙辰黃公汝亨庚午蔡公懋德皆升予
優列頗知予文雖遠近共推恥出示世立焚去後先
頓辱予者胡公應台張公京元特甚予曰數奇人何
尤日單精古學貫涉經史傳註百家言或經年無一
義或一日十數義類自為軒輊甲者以筭乙者以冢
逸去者不復問同學槩未之知也辛未遊京師離試
知予者則謝公德溥姜公曰廣周公鳳翔何公楷凡
四人部試知予者則劉公若金徐公石麒凡二人蓋

皆稱道予文以為必售者也其知予獨深莫如徐姜
謝三君子雖屢蹶不售不以予文為拙又能因文以
知予之為人始終敬愛無間言徐公曰我于文見子
之心矣古稱不自欺欺人者非子邪言求合道行恥
隨俗苟見用必卓有建樹子豈今人哉謝公曰子敏
屢一第義至高然親老須祿養姑降心就制科它日
子棄官歸我不子恩也姜公曰古曾閔至今傳豈必
科名而後顯哉子何愛不遇後世必有知世山者世
山不遇故傳耳予退而銘三君子于座間既用以

世山文集 卷之一 世山制義自序二 十九

自釋且自厲竊自謂晚而獲遇予可以無盜虛之請
諸君子可以受知人之名使後世有所觀感發奮不
至以予為戒亡何稱予文與期屬予者其人皆當代
鯁亮忠敢植節殉義之士足貽邦國光然或存或亡
未繇請益惘然若異代而予終其身不遇至是鮮克
自見于當世嗟乎其不比予于樊英股浩者幾人哉
予故合生平制義重加剛定諸闕贖雖司衡所嘗甄
拔四方所競引重者悉棄斥不錄僅取其屏襲蹈而
不泥訓故具比偶而不阿主司言與心不相違悖措

諸行事有少裨于明理適用經世導俗者凡一十九
篇附見文集之後庶幾後世讀予文者知予少壯業
制義之困未一日微制義之榮可不謂艱且劬又知
鬱者賢士大夫稱予文非阿它頃辱予非盡予所自
取又知予危困謗譏嗜古篤行間見之于制義非敢
苟同于今士求祿仕者之所為與其徒工文而倖科
名背經叛道為聖賢所棄無寧失科名而文求自慊
不自欺欺人者之有合于道也其亦可以無遺憾矣
不然制義小技雖工不傳況不工如予惡用灾木為

世山文集 卷之一 世山制義自序三 二十

雖序制義而學古力行守正俟命道理具在若僅
以為較恩怨感知已則失之矣○三君子之言情
至義篤凡有心者所宜三復獨為世山道哉 弟勳識

巴山文集序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王尚傳 跋

四書大全辯序

今天下十學不適用諸畔棄聖經蕩越古訓何其紛
紛與揆所自讀書不審去從鋼往說溺文辭去道滋
遠耳四書大全 本朝 文皇帝 詔諭諄悉務極精
備真學者明理弼治意甚盛哉諸儒臣纂修值
國多故鮮克克單思竭智折衷大道以故去取頗謬十

巴山文集

卷之二 四書大全辯序

聖人學者弗察輒無敢是正。曰以奉 王制以宗程
朱墨守大全足矣予究觀其書程朱而外橫渠安定
南軒暨龜山諸家有足采者。它天臺溫陵仁山玉溪
東陽繁縷者衆甚則抵牾經傳安得槩取而傳會之
況大全闡釋傳註屬輯自諸儒臣非四子之書之莫
可易也其間義理無盡俟後人庚續發明非 祖訓
太誥律令之無可議也又况聖賢立言以救時為急
不悖道為正既不無異同孟子願學孔子其論斷子
產管仲與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迨權衡格物致

知有時輕延平而軒程氏至於程氏之說疑而不足

信者朱子尤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儒程子生平

論者間嘗自以為未當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

易筭不能無憾它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

真而滋謬謬由此推之非斷之以不易之理未有不

為往說文辭所惑者然則學者以程朱未定之論與

初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從風以靡罕所警正則

是名為尊 王舍其匡故將順之大者而曲阿儒臣

一隅之見口宗程朱不能得其微言大義而卒以乖

巴山文集

卷之二 四書大全辯序

亂孔孟立言之指如是而欲其明道以適用不亦難

乎予生也晚竊有志于道不幸不與程朱同時又不

幸不親見文貞文敏諸人與論定是非助大全所未

及今也不得已私有折衷雖宋諸儒世所共宗亦罔

敢傳會不知者且怪以為妄可嘆也已然予猶幸遭

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 二祖中外雖孔棘孽孽

論誠正 頌孝經以風厲學官惜夫諸大臣未有以

登正大全之說進者夫大合理學忠孝所自出昧此

則亂明此則治今士習其讀遺其義或庸鄙而登

任或佛老而竄聖經其失皆始於不明是非不深求學庸語孟之義當是時而靡然不爲之辯可乎哉予不揣固陋借家仲季定著四書大全辯行世蓋將使天下知孔孟程朱雖嘗異而同歸于道如此大全諸說之雜見諸儒臣編纂之疵漏如此讀大全不可不審去從如此非敢謂論辯證據有功經傳學者苟推子辯以求其當庶知所取正不爲往說文辭所惑雖以適用匡治無難則道在是矣故予惟懼辯之未詳辯之雖詳而行弗逮不能漸幾于聖賢之道是則

世山文集 卷之二 四書大全辯序三

可憂也彼異己者之議惡足恤哉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楊機部曰此世山羽翼經傳干城名教之文姜師蓋亟稱之語予云不讀是序不可以讀大全辯然世山嘗屬予爲序予逡巡弗果要之予雖有作不能出此文範圍耳

孔孟至今存者爲有四書也四書乃修身治世之本古今道術政事所從出本朝士大夫縣制科進者率藉四書爲筌蹄得魚兔則撤帶棄耳安望

其辯諸家之謬哉夫謬者不黜則是者不明大全辯芟冗訂誤頗極苦心予兄翁惟自知耳學者欲從四書以得孔孟之道當自大全辯始丙戌十月日翁勳識

刪定四書大全辯序

明三百年士習四子書莫有辨大全者辨自予始崇

頑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予析別疑異深中

旨要亟咨部鈹行予時未奉 朝旨雖乙注舊本未

遽刪署曰四書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

千金鏤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

學周鑑吳應箕方以智劉城沈壽民皆有序版成屬

武林何執摹印行世會執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

藁匪弗顧趣僦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端然存

告予曰災不及版書必傳予曰是奚足傳俟異時刪

定庚辰吳膠侯公嗣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辯刪本題

之呈詳御史臺徐公養心請 旨刊刻予流上尋

報可癸未擬繕寫呈進甲申 國變事遂寢仲春予

遭地信州葛川借家季次第修補視金陵本加詳及

門余稽矢廢產流布版刻什之三四 御史臺周

公燦續 題復奉 旨重鈹進 御亡何 陪京黨

獄興周內天下知名士盡殺之某司馬備示都門毀

大全金陵本坐偽學逮予友人潯督袁公繼咸飛書

抵予謂時方禁學大全宜輟梓藏名山梓如初內

遭時不綱思亡命日匿弗果戊 將母還鄉邦版

舊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中賸臣子誼闕死

無以塞罪憶甲申予過潭上與鄭子祖玄遇鄭子期

予合梓四書五經大全辯次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

予許諾已丑予赴鄭子約辭先人丘墓攜季笈大全

藁就道及門偷子寤袁子世琦從晨夜跋涉千餘里

豺虎闖嗥人懷危栗予打死生命也毋憚次光澤避

卒中予季且執予馳白當事當事慮曰二人者賊謀

也礫以徇予願季曰不幸失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

蒐行篋大全藁視之色稍稍慙動釋勿問越三日見

鄭子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嗔曰先生憊矣今乃益信

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四書大全次及五經綱目迺

庀工盡梓大全未竣者發伴昇葛川版來潭上合併

以行于是大全辯始為完書世率稱四書大全辯刪

本與先是未刪金陵本異然後 文皇帝特命纂修

之曠舉 烈皇帝倡明理學之 溫綸孔孟曾思歷

禩相傳之統緒與夫梓未諸儒講悉發明之微言大

義燦然如日月經天學者因得考見四書大全本

未灼知儒臣講師曲說之陋不以予辯為非蓋天幸

存焉不然予首尾是書十二年一危于祝融再危于

黨禁三危于選卒瀕死數矣惡能于危蹙頓伏之餘

觀厥成哉是書資家仲季補正為多後先棄梓則姚

子履中鄭子祖玄及門金子城余子楷笄予三開皆

悉心經傳功頗相埒世所希逮故予既為文昭告孔

孟洎周程諸先聖賢併告我二祖列宗烈皇

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

之由文集卷之二

之絲使讀者毋忘本朝隆儒重道之至意絲程朱

以求合于孔孟庶幾有繼助云爾當吾世有能庚續

續折中增其未備以補予闕又予所敬聽而樂從者

也它辨正緒論臚諸辨駁義例此不書

合大全辯金陵本自序觀之益見刪定苦心芑山

師同卓菴先生尚圖卒業五經通鑑綱目行世使

天假以年次第告成其有功開繼何如哉門人歌

吉士歌

評定余家宰古方略序

將與相專異而道同理學政事與治兵表裏道存乎

史而已古者出師愛成于學反以訊敵告漢諸將往

往入相唐初大臣入則三公出則專閫類多所建就

豈獨時勢使然其道一也世願謂武創業文守成安

注意相危注意將何哉夫貪詐雜進不責細謹為偏

裨言耳將不聞道雖韓彭有時而為亂孔明嫺將略

平居寡欲思過諸馭下制敵待師之法率本仁義後

世稱王佐岳武穆論兵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每調

軍食嘗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推斯志也可以相諮

為將者沾沾攻戰取勝剛果躁戾狙詐百出不還踵

且敗惡能持危創業勝厥任哉或曰兼將相如古山

甫孔明指不數屈鳥得盡若人任之予曰國家分任

將相可也宜慎考相相得人必能經營中外簡賢將

而責成功昔李林甫以三道勁兵假安祿山唐祚幾

播王縉魚朝恩朋比尸位虜至蓄縮退蔡京用童貫

策圖遼得七空城而金禍隨之亡它相不學故不諳

史事不諳史事故不習兵不習兵故以國鏡俾至于

嗟乎天下焉有賢將相不聞道者哉新安少原余
公世稱以理學政事治兵者也公始釋褐令子鄉永
新撥劇整亂出入古兵法迫貳樞虞 患日熾將相
大臣夫人官事少闕參較前史舊迹取其合道足裨
時者部分第次成古方略忠謀碩慮具古將相之用
竊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亟是正而版行之今
天下可謂多故願二三大臣反復是書深漸古今文
武將相合一之理推求漢唐宋任將相之弊復師古
賢將良相治心養氣講學明理措諸政事之間雖有

古方略序二 宋之二 古方略序二 九

李林甫王縉蔡京童貫諸人末由竊兵柄危宗社方
略之爲功不亦大乎而或者謂方略罕它畫徒蒐輯
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于兵予故按古方略本末
發凡舉例使後世暗所自因爲之序以明弭盜息民
治天下之道求諸史而裕在得其意而變化之耳孰
謂將與相有異道乎哉崇禎庚辰仲春月朔日

吳次尾曰古方略予亦有序已刻入樓山集中然
不逮此序精深使早見芑山作則予序不災黎可
也

樓山堂集序

吳子傷世莫知自哀其詩古文行世以書屬張子序
張子曰天下稱吳子衆矣議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
哉張子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
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盡利害若指掌遇
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
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撰默時
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
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

古日文集 卷之二 樓山堂集序一

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私質予予不無去
取軒輊而吳子竊以爲知言吳子語予曰房瑄樊英
誤天下豈朝夕哉面引廷諍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
所學我優爲之或曰此吳子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易
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所著見視彛所自云
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卷舌退奈何
羈騏驎之足坐曰彼不能千里而謂騏驎過難以予
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寃也不幸而膺
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

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過。雖陽平原諸人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祿如吳子。墮既不自遂。不蚤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患不能為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予素所知者。盡其道而尤不祭。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于詩文。世即不用吳子。吳子可無愧。况吳子終當見用于世也。哉。彼稱議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貴池人。方著書未艾云。

夏遇蚌城。余于太微為予言。次尾以池州 苑節。

予痛涕竟日為位哭之。語家卓菴曰。曩予序樓山集。期以睢陽平原。今次尾不愧斯語。雖然。次尾已矣。後死者卒于獲死所。何哉。乙 季冬月日 自記。

陳上業曰。句句是樓山集。移置它集不得。立言有大體。

孔明過化錄序

過化錄。貴池劉興父感時憤俗。條次孔明生平踐歷。洎它遺文軼事。為上中下卷。請予序。予受卒業焉。嘆曰。今天下人臣未有能鞠躬盡瘁如孔明者也。孔明經略中原。後先拮据。至矣。雖齋志涓南。識者傷之。甚矣。為孔明者之難也。本朝于文定。名慎行著。獨言孔明不用魏延策。取長安。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宜短其用。兵嗟乎。是豈知孔明者哉。宋陳亮曰。事不可以恒理論。使後世安儒得肆所見。以論孔明天也。

非人也。繇是推之。孔明功雖不就。殺庶幾無憾。豈近代奉命出師。損威養寇。誤人國者。可同語哉。此興父所以追歎孔明為不可及也。予嘗謂孔明知人。能納言。有古大臣風。方銳志南征。聞王連直諫。不果進。至

伐魏敗績。責躬引咎。日厲兵講武。弗倦。將歿。李僕射。蓋如此。以觀今天下大臣。何如哉。昔人謂李林甫。盧杞。心存患失。禍至喪邦。誠哉是言。迹今大臣。所為當與患失同科。獨仰愧孔明。哉。嗟乎。興父之為過化錄。

深矣。與父居，恒待其尊。甫伯宗，證據今昔，撰述日富。其辭是書，雖自傷不遇，慨然比管樂，危然講求古忠。孝之道，師宗孔明，非一日齒，未強仕業，深明得失。以斯世已任，它微文刺議，尤出入春秋大義，宜其感時憤俗而不能已也。然則士大夫稱今大臣盡瘁，與孔明齒，謂與父論為過，此又與父所竊笑者與。後世明君賢相，讀是書，可以興矣。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日。

沈治先曰：駁正于穀山之說，孔明凜凜有生氣。雖論次孔明行業，感時諷事，意在言外。

劉巨塘述略序

予攷巨塘劉公名廷舉之遇，故相國分宜，蓋有感于○口○字○一○篇○綱○領盛衰之際，竊怪後世為相者之不能以分宜為戒，而事權相者之不能以公為法也。分宜立朝本末，著在史乘，不具論。獨公後先與分宜周旋，正直平恕，往往合道。三復公自述，意公當日有進於是者，公不盡言，後人亦莫之悉也。嗟乎！公自處何如哉？方分宜柄用，華亭附籍江右，自固陰擠，分宜去，及分宜敗，坐世蕃不道，棄市。輒解籍，未幾華亭罷，新鄭入華亭，故門○後○先○蓋○表○宛○然下士附新鄭，馳至吳風，毘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率論戍鄉者，諸縉紳為予言如此。夫華亭媿阿分宜，畏禍耳。新鄭傾華亭，修怨耳。公令宜邑時，分宜勢灼中外，屹然不為屈，比公守袁，而分宜敗，使如新鄭之修怨，不下石，可謂厚矣。顧汲汲改葬，故相不以先是嘗抑已而憾之，嗟乎！視華亭新鄭，不相去遠。○笑○入○此○段○奇○甚庭哉！世傳陸文定吳介肅二公取附分宜，或不往謁，或自罷公於二公，蓋易地皆然。公自處何如哉！雖然，分宜無足道，以予聞華亭內江江陵諸人，彼此排斥。

穀山文集 卷之二 劉巨塘述略序一

非古大臣公爾。私意去分宜一聞耳。豈盡傳者矣。

歟。抑皆不能無過與。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刺尹

氏不平也。夫秉國成而修怨，不平孰甚。罪豈在尹氏

下。藉諸相國正直平恕如公，惡至端揆荆棘哉。此予

所辭益嘆公不可及也。公政事在哀哀至今稱之。予

不獲從公遊，然從里中聞故相分宜所為如彼，公後

先遇分宜如此，是非久乃定。豈惟予不能阿鄉人，予

抑豈阿公者哉。友人劉聖初痛其曾王父為權相所

抑，自楚走數千里，持公自述與其尊人書來金陵，請

予序。聖初蓋知予不阿者，因序以歸之。嗟乎盛衰之

際，若分宜者足悲矣。後世卒不悟，何哉。崇禎壬午仲

秋月既望。

梅忠連口。王客相形衰議互見，得史遷筆法。

按郡志：公初令宜春，以不附權要調後守袁。威惠

兼著，會郡大饑，公發廩捐俸，勸富戶貸賑，民賴存

活者頗衆。申飭聖諭，錄布小學士風丕變，去之

日有徹底澄清一巨塘之語，蓋皆實錄也。獨周旋

分宜本末不載，賴此序闡幽公庶幾不朽哉。

分宜本末不載，賴此序闡幽公庶幾不朽哉。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某束髮遵庭訓，覽古太上感應篇，善之。聞是書之傳

始末，理宗理宗嘗言李昌齡注感應，該貫殫洽，裨助

風教，迨鄭清之益以贊真德，秀續以序說，綦詳。佩服

者日衆，然則是書也，其足為古今作善之助，豈不彰

明較著哉。間窺窺感應之理，跡易書詩春秋，鮮刺謬

者。它王相周篋侯鑑李繼焜善淫禍福，率後世炯鑒

而世矣。疑仲尼冉顏曹孟德，或因厄沒世，或竊位以

壽終，予則以禍善福淫，詳青田劉氏天說，士宜勉善

毋怠，奚暇言禍福。又況孔顏世享，令各懿躡操裕，踵

懿身朽，名滅貽萬世笑，惡在感應，匪謬哉。我

太祖誕膺天命，政教四訖，特諭儒臣輯為善陰，臨書

頒布中外，義與感應篇表裏近代，寇內訌，士學淪

喪，教化衰，故風俗偷，風俗偷，故姦邪進，姦邪進，故法

令滋章，苗害薦至。明天子念民間淑慝，國治

亂風夜，祗慎思立，致太平而急觀，成于罷縣守令之

賢者慮，九深遠哉。善乎公之為治，拯艱息罷，禁邪取

暴，務迪民同善，尤惴惴畏民之即悖淫也。重刻太上

感應篇序

感應篇。朝講夕肄。俾知勸戒。蓋將規範。祖法羽集。

王謨。補李鄭諸家之闕而光昭之。陰賊暗侮之風熄。

忠孝友悌之教行。以治一郡者。治天下。效可躡足待。

天下讀公是書。抑可以觀化矣。

汪未齊曰。芑山生平不畏鬼責而畏人非。讀其詩。

有君子懼人非。誓不乞鬼怒等句。此序亦然。

兩序各有闡發。不悖經傳。其頌寓規一也。弟熙誠

重刻感應篇序

太上感應篇序

崇禎之十年。初吉。魏侯某取太上感應篇。重梓。荆氏

子卒讀而序之。曰。少嘗觀感應書。莫詳所自。或曰。神

僊之遺言。或曰。道家託也。儒廣其說。風世。或曰。宋太

乙宮摹本。轉假留外。燬焉。理宗朝。胡瑩徹謀。再梓。李

鄭註贊。繇是以傳。或又曰。太上即太極感應。與易言

感通類。獨後世好事家。因襲傳會。雜軒轅赤松家言。

侈談三彭九華玄真大靈玉虛黑白簿。劫運書說。誕

甚。迨詳覽其篇。如中誠靈驗。根據史傳。嚴彰。真翼。教

化寓古刑書遺意。視世所傳。乾竺止觀之書。都利聿

斯之術。與夫一行道。茂病乾虛中諸家之論。何相去

逕庭與。雖然。讀是篇者。深思其意。宜孜孜。遷善。寡過

俾德業日以懋。不實是務。徒空言。衛俗。為善。近名。禍

必隨之。甚者。殃及數世。可不畏哉。公之守茲土也。惠

和萬民。咸歌寧壹。庶幾得太上之意。然猶夙夜。惟厲

每懷靡及。重梓感應篇。家喻而戶鐸之。藉方內率章

弦是書。濯志。祗慮。萃歸于善。則賞罰信。而風俗正道

德同而教化成矣。嗟乎。後儒明勸誡。勸祗畏。以求免

乎鬼責人非也。尚無忘公同善之志哉。

衛神清曰。世服膺感應篇。僅欲希福免禍耳。讀此序。如聞晨鐘。宜發深省。

雖為感應序。道理與六經貫穿。篇中寓規于諷。尤見立言不苟處。第勸識

四書寄言序

梅子惠連。生平湛深好書。取瀾章句。多所論著。寄言其一也。予讀而歎曰。今世理學淪敷。豈惟失孔孟遺

意。雖詰訓家言。往往乖刺經傳。京山郝氏解。郝仲與

山人著九詳矣。煩言寡要。有足存者。最陋莫如五經

四書讀。臨川陳其為說也。譬入闕闕。紛紛莫誰何。暮

散而已。論者謂罪不在楊墨下。嗟乎。著書不可苟如

此。以觀寄言則異是。惠連憫世墨守。間以己意釋四

子。然其說得之友朋晤言。觸類為多。漢武侯言諸子

讀書。欲為博士耳。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

學者一病。若惠連者。其有合于武侯無疑。予兒時讀

書。好劍論。里人以為怪然。予自度雖得疏所無。未嘗

不與聖經合。質諸寄言。非先獲我心者歟。或曰。杜樊

川云。古者身不過。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後世也。寄言

亦然。予曰。否。惠連被服家訓。出處成敗。不槩其心。寄

言言。所自言。冀不悖孔孟耳。豈有求于世哉。予願惠

連。庚續發明。增所未備。舉詰訓諸家。而是正之。使學

者。曉然知言之足以寄道。理學未有不繇此而興者。

也。崇禎壬午仲秋月日。

成寶慈曰。辭不繁而經傳大義。炳若星日。學者類推之可也。豈獨表揚梅子哉。

四書為傳註。蕪蔓極矣。近芑山與予增定大全。發多發所未發。而梅子說亦間見其中。然則梅子之言。賴有所寄耳。第勳識

清江先生集

卷之二 奇言序二

三二

柳子玄筌序

著作至今日陋矣哉。刻成。顏曰某集。叙跋昭整。躋於著書之陋不止此史氏。迨詳考其書。往往賊臣而口忠。義貪吏而說貞。

廉。迂儒腐見而談道學。竊者為黠盜。誑者為優俳。隱者為守虜。枯者為老禪。幻者為魘魅。妖冶者為淫婦。人嗚呼。其書皆可燒耳。夫口舌無功。摧陷廓清。莫地言至今日驗矣。

武事其害將不止於書後世好立言之士。其知所戒乎。一日予歸自廣陵。從朱槐里讀柳子玄筌。蓋庶幾不悖古聖賢之訓者。為彌歎久之。或曰。善易不言易。

龍山文集

卷之二 玄筌序一

三二

至玄不詮玄。予曰否。玄初嘗與予燕坐。竟日。意落落與人異。今雖暫託言詮。後十數年。予兩人相遇。當默然相視而笑。不然。昔子瞻嘗議子雲。安知後世不復有如子瞻者哉。玄初生長於嶺。少喜俠。頗好著書。既刻玄筌成。屬予序。予曰。此玄初緒餘天下之知玄。初將自此始。

柳子安貧著書。落落居金陵。知者甚寡。遭世亂。離進退維谷。為之憮然。自記。

送余子還率山序

已卯子與余大微中台二子就試陪京慨天下多
故思有以自著見既而榜發皆不售二子過予曰張
子鄉者不嘗講肄率山邪今我兩人笈書返率山張
子西歸盍附我言予退而為序勗二子者良至此德
別二子二子紫先予去予蒙其序歸里門與二子不
相見者蓋二年今年秋國家復大比士二子與予
復相見自門大微名桓策寓公曰吾與子莫見用于時久
矣復就試于此天下益多故得失安可必哉為所能

為而已中台曰近者寇証吾里樞名程樞中台閉戶讀書
萬山中家大微鳩鄉勇殺賊賊望風遁因嘆今天下
勦賊鮮成功非賊強我自潰耳予大息久之已又出

正社同言質子皆里中十二子所定著者予循覽其
文摧陷廓清蓋與武事等視二子鄉者與予講肄率
山時何深以遠與嗟乎二子益易量哉予因告二子
曰士幸繇制科進僂力戡定無詒君父憂不則履

道迪德師孔孟明絕學為後儒倡貧賤惡足恤哉今
士則不然方其成進士高者矜名節夸論說示它樹

立拱拱嘿荒飽耳甚者以賄敗它或工制義盜聲稱
抗顏為人師迨為孝廉齒髮既長矣一旦屈膝執贊
稱弟子于權相之門此其人豈師孔孟者哉二子大
息者又久之以予觀二子心獎道德有志當世之務
又能讀王父少原公名德衛與與與忠介馮仲好藏書
推廣紫陽遺緒以倡導同人又朝夕被服尊甫長公
庭訓與予剴切者無少間其于師友可謂勤且慎聞
今士所為未有不竊相戒者也予意二子處思成其
處出必思成其出宜蚤見用當世困蹟如予既投筆

出閭不卒事所期屬二子不允深遠邪未幾榜發二
子又皆不售予又西歸二子又笈書返率山徒相視
惋嘆嗟乎天下益復多故求如嚮者晏然閉戶里閭
肆力詩書不可得鳥在其能卒吾志也哉雖然胡文
恭名翁生平守道不屈語人曰士當修身俟時毋為造
物嘴程子又言家貧親老須為祿仕得之不得有命
嗟乎售不售豈非命哉今二子年尚壯出可以有為
正社如汪子未齊曹子文季未齊在志程文季在馮遠既獲隲二
子益足以自信獨于齒逾強仕二親皆七十母諷昔

人不以一日換三公之語。往往出涕。不終老耕堡。安適乎。柳子深痛今士之不師孔孟。方退求諸道。出處皆不可忽。願二子無躁。二子行。慮無以勗。二子因。變前所為。序復次其言。送之。治亂得失。進退之際。益慨然有感矣。嗟乎。凡為二子友者。尚勗哉。崇禎壬午季秋月朔日。

陳士業日紆餘委折。每用層句。生波瀾。合首尾觀之。自見。

借它士之不合道者。以為戒。芑山悟言無排擊類。

文苑

卷之二

五

如此。弁州歷下諸贈送之文。複贅鏤刻。文過其情。吾無取也。弟照識

贈周生辭聘詩序

楚黃官子凝之。膺大中丞史公。名可。法號道隣。辟薦。河南祥符人。得為桃源令。索史公書幣。來自淮訪周生。微甫于金

陵。先是大中丞思致微甫幕下。微甫未之知也。及凝之出書幣示微甫。為言大中丞意甚至。微甫曰。我知

公不我棄也。然時不可為請辭。與凝之語竟夕。所指畫類神怪。莫能詰。凝之益奇。微甫數勸駕。微甫辭益

堅。卒卻幣。不赴。凝之告予曰。金陵周微甫。隱行士也。生平詩文。李本寧黃幼玄皆有。序其詩文。髣髴其人。

文苑

卷之二

贈周生序一

五

它天星封氣之學。寄焉耳。予曰。張子不深知微甫。不具論。獨大中丞馳幣招微甫。微甫不就。此微甫所以大過人也。予觀今天下士罕挾持。汲汲恐人不知。日

奔走王公大人。及遇小利。又信然爭之。卒敗名辱親。為世僂笑。嗟乎。若微甫者。可不謂賢哉。凝之方之官

率友人為詩贈微甫。請序于予。蓋欲彰大中丞史公下士之盛。無寸善弗錄。而亦以見微甫之不達時不

躁進。以賈展也。彼逐聲利而苟營。者聞微甫之風。或少有愧乎。雖然。凝之出而則。所知其亦

懷所以自立哉壬午仲夏月朔日

予繇官凝之知微甫微甫出生平詩文贊予予讀未卒別去不一月就旅舍復詢之微甫已即世矣

微甫先是為予言少嘗與陳同業游好頗曠

及列賢書微甫私怪以出世法入世不合道恥與之游嗟乎微甫亦異矣哉自記

劉伯宗曰賓主抑揚深合史法在廬陵南豐之間

汪未齊曰文短韻深世之作者皆嘆耳此獨惘然而善

而善

而善

鄒貞節傳序

袁罷志列女節孝繇洪永至萬曆旌閭者數人後是則袁子俞臣名一卿宜春人母夫人鄒貞節特者臺使者采

邑輿論疏聞朝廷旌如制不逾年母卒俞臣懼母節之弗傳也信予不阿以書併傳來乞序予曰嗟乎

節豈可以偽為哉若袁母者豈易言哉哀族于繩號著姓代不乏顯仕公諱繼弘蓋薦行士也家故落母

年十四歸公奉舅姑唯謹雖食貧諸揮樵篋獨嚴其有度往往得舅姑歡十六始舉俞臣俞臣襁二歲公

輟捐館舍捐屈母侍巾櫛僅四年嗟乎母何以仰存哉當是時毀容劬身既哀其孤又悲公數奇日夜思

從公地下勸絕者數矣已邈剪髮誓曰未亡人不卽填溝壑舅姑無恙實惟孤是賴苟撫孤不遂何生為

嗟乎母時年甫十八其介特堅毅蓋如此俞臣方豈羸甚所親謂母曰笑笑者足恃乎母泣曰為夫撫孤

義與孤存亡連它恤哉卒不效其志亡何舅姑相繼物母以禮舉喪有士大夫所未逮者其訓子大都先

躬行大文藝人之俞臣著聲諸生間母稍稍也

公庶幾有子。死可以無恨。迨母節日。顯植榭表宅。光榮至矣。母獨拊心曰。善無近名。發不天胡。恐有是一時。母子相顧泣。聞者皆流涕。嗟乎。此袁母所以垂澤遠哉。世嘗稱歐文忠。四歲而孤。母晝菽教授。卒成令名。范文正二歲而孤。母貧再醮。文正既貴。顯迎母歸。養二母。蓋幸不幸存焉。以予聞袁母遭歷皆范母所難。然兼有晝菽遺意。俞臣少孤。與歐范等。然不待貴顯。一縫掖能白母節于朝。榮膺旌表。而母尤親見子若孫之成立也。袁母豈不尤厚幸哉。抑子慨今天

卷之二

節貞節序二

三九

下忠孝蕩悉士罕。赴節蹈義。甚則僇身及親。出婦人女子下。信如袁母之根。抵誠壹。始終靡悔。豈惟顏顏前徽。光昭邑乘。異日者國史特書。將有考于予言。袁母。其傳乎。後世聞袁母之風。審乎婦之于夫。臣子之于君。父事異道。同尚無徒。以偽塞責哉。崇禎十七年仲夏。既望。魏人某序。

吳次尾曰。此史筆也。予嘗欲與芑山纂次我明實錄。亦示後世有志未逮。惜哉。

芑山文集序卷之二終

世山文集序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王尚傳 較

甲戌文辯序

甲戌文辯。公諸家所選房牘。刪而辯之。書既成。怒然世道之感。而重有屬于諸君子也。國初制科取士。首崇經術。次稽政事。士苟嚮用。類能決大疑。戡大難。以故古者建丞相。我太祖改制。分職六卿。至停制科而不得罷代造。仁宣翼翼厥猶。與思皇匹。威

甲戌文辯序一

哉。嗣是沿故例。歲所貢若而人。雖不乏碩武魁墨之士。何治幹誼行。弗少槩見。而朝廷得人之效。稍稍衰矣。既通籍。累資稱顯官。卒罕樹立。甚者浸淫富貴。聲色裘馬之好。廉恥道喪。詎宗社辱昌。啓以來。識者蓋傷之嗟乎。諸君子。跡今天下。何如邪。予觀今天下。詎冠是亟。詩曰。莫予荪蜂。自求辛螫。三復斯言。倉見出涕。夫天下事言之未壞之日。鮮不嗤且怪。其壞惶愕。茂以應。明天子御極。殲夷元惡。崇禎元年。逆瑞。裴忠賢詳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莫敢

宗社辱昌

下詎。冠是亟。詩曰。莫予荪蜂。自求辛螫。三復斯言。倉見出涕。夫天下事言之未壞之日。鮮不嗤且怪。其壞惶愕。茂以應。明天子御極。殲夷元惡。崇禎元年。逆瑞。裴忠賢詳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莫敢

其壞惶愕。茂以應。明天子御極。殲夷元惡。崇禎元年。逆瑞。裴忠賢詳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莫敢

逆瑞。裴忠賢詳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莫敢

欽定逆案

抗言。一二言者。盡利害甚至。又卒見格。儒生鬱抑。不得志。遇事相感發。思有所自見。徒空言耳。今諸君子。釋褐為王臣。弄猷伊始。亦思嚮所捐膺者何事邪。今杜瑕室隙。厝國救寧者。安施邪。子竊謂士大夫。脂韋。噂沓。誦膝貴近。誠無足齒數。即矜名節。捐頂踵。之淵慮遠謀。逆濟時變。及事已敗。雖風烈。尚匪國之福。昔東之不敬。聽季昶言。坐罷顯戮。而實陳諸人。幾事不密。適為後世笑。嗟乎。諸君子。所自處宜何如也。賈生以雒陽年少。感激天下事。痛哭流涕于王主之

抗言。一二言者。盡利害甚至。又卒見格。儒生鬱抑。不得志。遇事相感發。思有所自見。徒空言耳。今諸君子。釋褐為王臣。弄猷伊始。亦思嚮所捐膺者何事邪。今杜瑕室隙。厝國救寧者。安施邪。子竊謂士大夫。脂韋。噂沓。誦膝貴近。誠無足齒數。即矜名節。捐頂踵。之淵慮遠謀。逆濟時變。及事已敗。雖風烈。尚匪國之福。昔東之不敬。聽季昶言。坐罷顯戮。而實陳諸人。幾事不密。適為後世笑。嗟乎。諸君子。所自處宜何如也。賈生以雒陽年少。感激天下事。痛哭流涕于王主之

事不密。適為後世笑。嗟乎。諸君子。所自處宜何如也。賈生以雒陽年少。感激天下事。痛哭流涕于王主之

賈生以雒陽年少。感激天下事。痛哭流涕于王主之

前雖出為王太傅。策未必盡適用。志良苦矣。以子聞。今天下通經學古者。名籍甚。顏茂猷。字壯其。蘇。士然。名過其實。天子優異之。什伯漢文。未嘗悲不

士然。名過其實。天子優異之。什伯漢文。未嘗悲不

通。必有引君當道者。屬是時。豈未可以言。尚。所缺而後言。歟。抑靜默。卒免。姑引咎去也。嗟乎。諸君子所宜自處。抑又何如也。子歷覽房書。慎思平氣。其言以論其人。方倦倦諸君子。冀所為決疑。難。隆初。咸無復嗟。光熹兩朝之。蠱壞潰裂者。蓋。有其道。未可謂子一人私憂而過計也。選子道。

有其道。未可謂子一人私憂而過計也。選子道。

選子道。

選子道。

選子道。

選子道。

選子道。

選子道。

問忠介諸公遺事徘徊太息不能去過武林弔宋武穆又欲飲久之諸君子無意天下則已苟有意天下事前車之鑒可弗懼乎哉古今大亂之作絲辨之弗蚤易曰履霜堅冰蓋言慎也然則予今日之辯豈獨文而已諸所見畔經侮聖靡曼喪志之文私不能亡刺譏懼之深故辯之亟云爾天下讀予茲選不深維所以倚屨諸君子之志僅謂予衡較短長足為三年中利祿捷徑豈惟悖古聖賢淑身礪世之指抑世非祖宗制科進士初意嗚呼可勝嘆哉

甲戌文辨序三

三

必尤根據經文非謬也新建蘇武子改為愉悅蓋未諳經文耳時儒不通經術多此類可嘆自記沈治先曰非獨規切新貴蓋私冀朝廷率錄祖制不令奄宦干預而以逆魏已事為戒未幾朝廷謂外臣無足倚賴輒委任中官一時監軍督鹽漕者威福赫然炙手可熱每有彈劾屢奉溫綸士大夫紀綱自此掃盡矣諸瑞畏上英宗雖不至如逆魏之辛整要之釀禍宗社者不甲申三月之變豈盡氣運哉

皇明歷科程式序

天子御極之四年予遊京師蒿目天下事思上書論學術是非條例鄉舉里選法因而歸今年冬僑吳閉鏡洪武以來錄文竣聞朝廷詔復祖宗薦辟嘆曰古今治天下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制科兼選舉法甚善或曰我國家人才放失儒效濶疎今士盜虛聲尤甚率無補當世它懷材負氣義黨壘嶼出更相賢聖其弊不牛李朔蜀蠱壞宗社不止繇是觀之雖勤辟薦奚益予曰否三代以後孝廉辟署限年九品清議銓選諸科始得卒失不數傳詭譎偽雜同譏若是者豈法弊哉行法非其人耳今上思致理平日孳孳額俊是亟二三大臣儻慎簡人望布列庶寮兼酌器使久任採左雄劉攽司馬光遺議與天下更始一切門品勞舊資次黜勿用四方士之賢者科目外度可自著見咸激發磨礪澡思樹立諸不肯慚沮退屬是時數考績累名嚴黜陟焉天下幾幾可治惡在辟薦無益人國俄然則議者謂選舉之益作伯科目疑天下乏人欲禁絕令典而廢之噫何事

甚也。明興專經義設科。糊名謄本。示衆以公。士進

退繫幸不幸。非古敷納明試意。今科目舊矣。而保任

驟復。宜得士比隆古昔。當事塞源浚流。悼古先王官

使之道。總總慮亡以稱。上旨何哉。予謂薦賢責在

大臣。與程士責在考官。一也。其道存乎辨是非。信罰

賞是非。明則罰賞必罰。賞必則勸沮。廣勸沮。廣則忠

實進。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嘗聞。今學士所傳

昭代典文。官錄文。職嚴名氏。犁然具在。雖忠邪後先

殊轍。其間大臣。朝命進退。多士蓋與。今辟薦表

裏惜上焉者。求之不誠。下焉者。應之以偽。苟且因循

以趨于弊。求言語文章之盡合于道。不可得。識者所

繇屢廢書而嘆也。予也攷文論世。蒐十五朝程士之

業。差次而非之。點乙詮注。蔑敢漫易。竊準古辨材

定論之義。不阿親黨。不畏彊禦。推而之于天下。進賢

退不肖。庶有裨乎。覽斯集者。追惟 祖宗朝貢士初

意。深思古今廢興得失之自。與夫是非罰賞勸懲之

宜。諸大臣開誠布公。兢兢推賢。夔能為己任。而草莽

中淑質貞亮之士。相率黜華競。端學術。藏器待用。

邦國光。則參用辟薦制科。三代可復。而不然者。中

交蒙名實乖戾。議論多而成功少。雖日講周官之法

如子嚮所條例。豈足以治天下哉。崇禎乙亥冬。朔日

吳次尾曰。此芑山經濟文字。薦賢程士合說處。組

織精密。本朝古文冗靡甚。未有挺特堅峻如芑

山者也。

陳定生曰。須看通篇上下承接抑揚斷續處。尤妙

在因斷為續。波瀾老成。此法宋人所難。

言之而可行者。此等文是也。當作名臣奏議讀。不

得僅以時序目之。錄文中晉揆席。任銓選者多矣。

如此通達治體者幾人。弟勳識

丁丑文辯序

今年春予赴京師。哈友人袁臨侯。時臨侯視學山右為御史其鑄

劫殺。憫時悼俗。為誦巷伯詩。思躬耕自放。數矣。是時

天下計借士方就試禮部。或謂朝廷辟薦外復錄

制科取士三百人。天下可復治。比予返金陵。諸試禮

部得第奉。皇帝制哀然成進士。一時雄深奇偉淑

質端亮之人。為予素所知者。蓋往往奮起其間。予意

今進士三百人。豈必皆才且賢。若予所知數十輩。流

往。益時用。然則謂今天下雖才且賢。如諸君子數千

人。天下不復治。豈理也哉。已。題念予鄉者。走數千里

達京師。過故。寇跡躡處。夜數聞愁嘆聲。見諸父

老子弟相視。無人色。輒流涕嗟乎。此豈非數十年以

來。諸進士因循浸漬。以至此極哉。又私念數十年間

二三偉人長者。既才且賢。既錄進士。備官中外。慨然

天下已任。今也退不得志。與夫遭讒而罹憂患者。何

踵相繼也。絲是觀之士。雖才且賢。雖天下已任。卒不

得志。去然則謂予今所知數十輩。進圖吾君天下

遂大治。智者必不信。又况今天下靡敝甚。驟起而更

張之鮮弗敗。少須則潰裂莫可救。甚矣為今進士之

難也。諸君子幸而成進士。幸而才克濟天下。獨不幸

而生。今天下靡敝無復之。之後。雖日夜圖所樹立。而

勢有不能。若予者。欲無自放。得乎。雖然。易曰。王臣蹇

蹇。古忠臣愛國。未有逆計不可為。自委去者。予願諸

君子。壹志輯慮。靖共爾位。治即不逮。古不至潰敗。如

予鄉者。聞且見之。甚。諸君子勉之而已。予故感悼友

朋。進退榮辱之異。追原國家後先治亂之絲。既窮

嘆時。莫可為。而卒倚屬諸進士。期無負。明天子取

士之意。蓋甚不得已矣。嗟乎。諸君子尚慎。所以善後

之道哉。崇禎丁丑仲冬月。既望。

沈耕巖曰。往復纏綿。忠愛與俱。處君父友朋。至矣

惜不早見諸行。

古今論表策合辯序

今天下選論表策未有合古今成書者也合辯古今

論表策自子始子因竊嘆近代取士之法之衰降也

國初頒科舉成式冀士子通經學古出濟時用亡何

士競祿利苟且為兩闈應舉之文初場七義尚略

不盡合經傳卒觀二三場空疎腐迂尤甚它號淹博

者指事析理與古頡頏既仕無尺寸裨於世去空疎

腐迂幾何又兩闈典文官類循資次知人能得士者

鮮一時分較諸人免展塞明詔而止不能博蒐士

之通經學古者進之以故初場中式二三場陋劣置

勿論七義苟見黜策論雖賈董歐曾求王者一寓目

不可得士絲是微倖取世資罕通古學往往不適用

嗟乎如是而謂得人可與圖治不甚謬歟夫士之學

術精微不盡見於策論與夫四六駢麗五判浮勦之

空言明矣當國家大利害決幾合變因時信誼又

非沾沾策論克勝厥任可知也取士以策論軒輊慮

巨山文集 卷之三 古今論策序

以盡士然合策論不可以得士其道莫若使之繇今

而求諸古其求諸古也莫若使之因文而求諸實士

皆學古而得其實雖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綽有餘裕執謂策論空言哉予也懼士學不

合古今論表策為之辯是非去取折中於聖人蓋欲

學者曉然知古之論策如彼今之論策如此古今工

論策者文過其實不足與有為又如此既求之于古

文之法度不至空疎腐迂如近代兩闈論策之甚又

將深窺古人經權智勇忠孝節義之九大者本諸身

以見諸行而諸典文官復據古經術進退天下士雖

不盡以古法繩之一切不適用者悉罷去士孳孳敦

古學恥華競彼空言亂天下者安得雜然進哉故予

今日之為合辯皆推本國初取士之意以實用倚

屬考官暨諸進士非徒好辯而已儻聞予言而以爲

迂則太祖高皇帝開科求賢才正文體詔諭具

巨山文集 卷之三 古今論策序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上

張子居芑山。選古今論表策竣。復刪定。國朝四書程墨。錄文千有奇。合後先諸家之說而辯之。書成。自為序曰。今天下法有久而不變。行之非其人。而法不能無弊。制科是已。言有大而近夸。察之鮮其效。而言無補于治。謂制科盡善是已。夫制科既已盡善。有人于此。絀制科為無益。敢為異論不顧。而羣士大夫之說。無足以勝之。何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首重得人。洪武三年。特命天下開科。六年。謂士罕實

芑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上

用。詔暫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十七年始定。今科舉式。嘗攷靖難以來。諸讜節忠義士。頡頏青田義烏。浦江諸人。可謂制科無益歟。邇者制不逮古。士年寵尸位。殆就自此矣上廼稍稍錄用制科以外之人。是時繇制科進者。率救過弗給。末繇自著見。然後制科無益之說肆。而高皇帝頒定一代之制。幾廢不廢者幸耳。若是而槩謂之無弊。果可為定論歟。嗟乎。以三百年學較所嘗教育課試之人。數進退以古經義之法。因循日久。蔑有克勝任者。一旦求諸制科以外。彼其人豈

盡伊召周傳哉。將決裂潰敗。倍獲科目而無復之邪。

然則今天下之視制科。又何如也。以予觀制科。非無益。後世徒守其法。語人曰。我以尊。王制云。爾一制科。足以治天下。云爾。舍其實。名是競。使天下日見制科之蠹。而不見其益。議者益信以為必可廢。夫一制科耳。聰明神聖如高皇帝。舉輒罷。罷復舉。兢兢輔之以保任。申之以嚴試。俟後世善師其意而已。以故仁宗嘗與楊文貞論其弊。意甚善。文貞顧獨以南北士宜兼用。它無所損益。後是高文襄謂天下方

芑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上

十二

重制科。宜無限科貢。惟賢是視。然卒不能增重而善其法制。科至今日。弊且有不勝言者。宋胡瑗忠仕進。此宋儒議論可行矣專尚文辭。推本古聖賢脩己淑人之道。分設經義治事條科。課士程顯。論取士欲盡去聲律小碎糊名騰錄。一切無義理之弊。專以行實才學升進。今時文皆然古選舉學較。言所教不本于德行。所謂藝皆無用空言。欲分年課習經史。使德成才達。而不徒為科舉之文。繇是推之。今天下具文無實。雖士習漸馴。使然。則三年中兩闈貢舉。其所以教之與所以進之者。不亦

者也善乎先臣崔銑之言曰經義視詩賦法今遠甚
然業之易能無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然則絲
今之法欲考德觀業于士子記誦剽略之文與夫兩
闈考官之取舍進退思盡得天下通經學古明理識
務者繁隆古昔與共圖吾治蓋不待智者而知其難
也予謂制科初場試七義本經傳至矣次場試論兼
問諸史疑義表四六判空文可罷終場專策當時急

務學究墳勿錄中式後十日仍覆試彷彿古十科嘗試
法勿驟予官考官無資次慎簡富學行能知人者充

澠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上三

十一

之每歲仍察舉况蔚數十輩備官使勿槩以經義繩
束天下士審如是。國家因材而覈其實。吏士重法
而黜其偽。法庶幾盡善。後世慮不逮此。區區執盡善
之說以求勝。卒使制科雖存不足恃。可勝嘆哉。雖然。
又就端本清源處說
復古制科之盛有道。昔程元鳳論格心之學。謂格士
大夫之風俗。先格士大夫之心術。羅從彥曰。天下之
亂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今天下豈必廢科目。以
明天子省躬端本。慎誅賞而辨邪正。自左右大臣始
使一時制科以內之人。激發瑰奮。以求勝任。而制科

外者思有以自見。鮮復覩俸窺窬。諸大匠復孳孳。葉
勉。敦勉公忠之殊節。屏斥異同之浮言。變補以釐
正其取士之例。如予鄉所聞。以補文貞。人所未逮
以無失。祖宗朝得人圖治初意。然後制科無益之
說廢。然止天下率繇制科而治。雖謂萬世無弊可也。
嗟乎。不思所以無弊之繇。而徒曰制科盡善。何益于
治哉。

吾友楊維斗言制科盡善。見同文錄序說。其竊疑
之。沿至今日。逆賊犯闕。先帝賓天。而諸臣反

澠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上四

十四

面。至更僕不盡。惡在制科足恃哉。崇禎
仲秋月望日。自記。
條例科場式最確。朝廷每三年。費數百萬金錢。
取士。不能得一銖之力。卒之。國事既敗。士亦身
名俱滅。豈非兩失哉。雖然。人心不正。法雖善必敝。
吾輩如之何哉。惟太息而已。弟勳識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下

起勢奇

文章之道與德業表裏古賢人君子愍時悼事微文喻志非空言而已。易曰脩辭立其誠。孔子曰有德必有言。孟軻知言。憐憐生心。害政是懼。皆惡其偽也。儒者放越躬脩。竊孔孟程朱之言以欺世。勢不至率天下趨于偽不止。以予度今天下士。惟黜遠浮夸。懋勉古誼。出處皆可法。專以議論角勝。居恒習為古序傳詩歌賦頌之文。緣飾矜衒。自謂賈馬李杜韓歐復出。它應科目。用括帖取時榮。與古立言之道。不盡合。或

龍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下

一五

又取制業褒刺而進退之。雖考据宋諸儒訪傳。衡以先輩大家自然之法度。使後學有所折衷。去古德業尤遠甚。時輩羣相北面。自同資敬。而其人亦謬自以為得程朱孔孟之傳。捩厥疇嚮。率叛道拂經。後先所論著。非必一軌于正。如是而謂可以匹程朱法孔孟抑何視孔孟。程朱若是其淺且庸邪。且今天下維棘矣。天子仄席下士。士日誦孔孟程朱。言天下事若指掌。迨其出。逡巡錯愕。一切空名具文。應之嗟乎。天下又奚取如是之匹程朱法孔孟者哉。昔真德秀語

楊長孺曰。透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非無文章。然君子不道者。以其心不正也。惠卿嘗與安石論經義。安石與定交。且言于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獨惠卿耳。然惠卿辯給刻薄。假經術以文姦言。卒阿新法。劉

心不正。以偽。如言之之難如此。

乘忠史稱其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卒以不遇備蒙古顧問。君子恥之。繇斯以推古今議論文章聲聞之無足恃明矣。而世貿貿不察輕重。何哉。予也固陋鮮學識。恥德業不著于世間。因論次見志。表揚挾搥。微

益規補。識者不以爲非。卒觀古人植身抗行。匡國砥

俗之務。有進乎是者。迺益嘆後先論次之不足傳也。然則嚮之辯。贅矣。是選無聚訟與。矧予去取。猶諸家去取爾。雖洪永成弘嘉隆先正之文。海洛關閩諸大

儒之說。各有擇別于其間。而瑣猥紛雜。大道不存。非古立德脩辭之旨。深用悔且媿。然私以德業文章。惟日其邁。服膺程朱孔孟。令非僻無自入。無苟且頽惰

退。則予所俛焉弗遑者。蓋將合質文言行而一之。非屑辭章爲也。舍是將安適乎。朱晦菴有言。古人之

不止于科舉。蘇洵曰。文日工而道將散。懼實喪也。

龍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下

十六

荀淑過黃憲逆旅。與之語。終日不能去。稱為師表。能

受善也。本朝王文莊曰。濟天下者。惟誠實優為之。

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世稱其格言。今之儒者。競虛

譽而侈空言。日湛溺聲利。終其身。德與業胥失。而卒

自以為孔子。程朱之徒。豈非惑哉。予故刪定程墨。既

竊慨制科之法。之弊。謂後世教育升貢之道。宜準諸

隆古而充冀天下士深觀出處治亂之際。雖習比偶。

工文詞。務共敦古學。以求適于用。庶幾不為聖賢之

罪人而已矣。嗚呼。可不慎歟。崇禎戊寅冬月日

沈耕巖曰。言之裨益身心者。芑山此文是也。讀之

使人與欽奉就實之意。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三百五篇。刪定自仲尼。序始卜氏。漢以來治詩。毛

氏特著。它申韋韓王賈馬何全之徒。存軼者半。說選

違雜出。後世疑序非卜氏作。子貢傳。世不少概見。好

事家相傳為祕閣石本。義類編次。頗乖毛氏。尤與卜

序異。同論者。齒諸關子明易傳。蓋疑其贗也。然古今

心詩率本傳。序自鄭夾漈力排古序。紫陽輒改從今

江。明與制業家。遵承功令。墨守罔敢易。序傳箋疏。

茂焉無聞。京山郝氏。復掎擊紫陽。詰辯詳委。斷以古

序傳為正。雜進諸家。時有異者。顧其說非制業家。稔

聞從者。蓋寡。近儒言詩尤異。是講肄師訓。欲示復貫珠

與漢詁均陋。甚者。猶習句讀。鑿空撰著。叛傳離經。其

操戈紫陽。亂天下經術。何如哉。予也。敦悅古學。家鮮

藏書。于三百篇。罕所發明。卒觀古言詩者。其進退合

離如彼。而其紆鑿繆戾如此。又未嘗不掩卷而三嘆

也。夫古之善詩。莫孔孟若。說載語孟至矣。卜氏近之

紫陽。傳不可廢。獨宗紫陽者。鈎穴篇章。膠固比偶。習

為兩闡。應舉之文。而其文尤悖理壞體。非古作者意。

詩教寢衰。可為流涕。或曰制業家難與言詩乎。予意

三百篇持性情。匡國俗。其旨深微。其言雅馴。離序傳

箋。疏求詩與泥序傳。箋疏求詩二者皆譏。學者專言

詩。宜濶覽眾家。無失指要。專攻制義。宜獨宗集傳。使

足以應科斯已矣。必欲綜序傳箋疏為制義條。焚支

析其失也。蕩必斤斤。据集傳窮詩。保缺守殘。其失也

固。視近儒擊說叛經。一間耳。惡足與言詩哉。予之成

是書。蓋合我明制科式士取士之業甲乙之。其于

溫柔敦厚之教。刺美諷勸之義。什未得一二。諸所登

者。逾紫陽稟聖制存經義比偶而已。其它悖理叛

經之。手乙注者。黜之而已。若夫商周十五國之淑

慝升降。毛鄭齊魯諸家之異同。予私有折衷。即未能

仰窺仲尼刪定之志。袖序傳未逮。俟後世論次可也。

錢吉士曰。晰別諸家醇疵。猶明鏡之于妍媸。無毫

髮隱遁。後世言詩者之司南也。

從箋疏集傳外。獨探詩意。時儒徒以詩藝求之。雖

謂無詩可也。弟動議

詩經程墨文辯序下

蓋嘗誦詩。合諸家論定之。攷古商周所繇治與所繇

亂。竊嘆治天下之道。罰賞二者而已。殷道先罰後賞

不具論。論周較著者。周誕膺天命。民用輯穆。諸勸

懲已效。犁然方策間。故其頌曰。式序在位。我求懿德。

當是時。醇化翔溢。千八百國。晏如逮其衰。賢愚錯緒。

戎狄饑饉。寢至陵夷。反覆正月節。南山雨無正。諸什

未嘗不太息嗚咽。絲是觀之。豈非罰賞得則隆。失則

替哉。或曰。周召不言罰賞。何與。予謂二南始關雎。卒

騶虞。凡二百十五篇。枉怨從禮。導致嘉祥。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藉非勸懲。甄明淫慝。衰止胡端。俗華

行若是。丕變乎然。則疑二南廢罰賞非也。問諸先儒

之論。經學曰。願天子學詩。政之大者。無入於小雅。為

政以正。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

終美於頌。若是者。豈有它哉。正朝廷。正百官。自治治

人。在罰賞加之意爾。抑孟軻有言。詩亡然後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絲周而來。詩亡蓋久矣。

卷之三 詩經文辯序下

義之正况經生家不能合春秋與詩並觀之沾沾經
文辭溺釋詁諸所稱四始六情五際以暨難度灾紀
曆樞之說匪辟則誣繇是王事微闕民俗益偷天下
孰與治嗟乎予不幸不親商周上下政教風化之成
猶幸而不見其衰至與當時賢人君子征夫嫠婦日
夜閔弔而潛焉涕也雖然後世君臣不思治則已儻
欲熙宗統業術追弘懿深迹前代升降治亂之繇慨
然引經術以基理平則繇予今日之辯而推之罰賞
之際可不慎乎哉崇禎九年孟冬月望日

世山文集

卷之三

詩經文解序下二

三

劉伯宗曰升降治亂之感意在言外大雅不作吾
衰離陳賴世山此文鼓吹休明羽翼經傳耳
經術所以經世能如此讀詩春秋雖不作可也孟
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非亡詩也失所以治天下
之道耳三復世山此序詩教其興乎弟勅識

四書小題文辯序

今天下學術何其不古若也士喜負材器家師其智
言人人殊非不誦程朱孔子孟求折衷至道者不數數
見近者能言家起而憂之勸天下多讀書勸天下進
士多讀書謂今天下擇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
之人以為考官諸大臣策厲後進獎就天下之文人
諸選家多讀書不分先輩古學為兩塗則文體可正
天下可治嗟乎此豈定論哉今夫六經四子垂世之
書所恃以治天下儒者讀書見違事植身正行體國

世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解序一

三

經制其盡攻比偶疲記誦如世所稱能文章留心舉
業而止古者十五就學四十而後仕孟軻曰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貴適用也文辭譬器之有刻鏤繪畫
惟適用為本今士所為經書義策論不適用巧且華
奚益甚者漁獵前作勦竊先聖遺言亂天下實甚然
則雖使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之人列為考官
所取士徒文具亡實文體必不可正天下必不可治
且今之大臣諸進士凡為主司為分較為督學使既
不暇盡讀天下書一旦欲諸進士如經生飲聞厭見

緬以年歲皆讀盡天下書。勢有所不能。必諸進士讀盡天下書。始命為考官。三年中勝考官任者幾人。將率諸進士沿廬陵解縉例。閉戶十數年。出為考官。邪抑停十數年制科。埃諸進士讀盡天下書。設科取士。邪即諸進士果能盡讀天下書。果能考論文章得失。士所以應制者庸腐迂陋。而不知變。非必驟合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之人。諸選家自謂能讀書。衡文。芟鋤偽子偽經。其本不立。其說滋繁。卒無以易天下。識者往往非之。一旦欲使文體無不正。天下無不

東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辯序二 三三

治勢又有所不能。然則將何居。愚竊謂勸讀書。嚴選政宜。先端幼學。以正人心。慎考官。責大臣。宜先隆學。較以應教化。今天下儒效盡壞。其失在乎少壯攻句讀。干祿利。羣父子弟所授受。冀徼一日之遇。獵世榮耳。不幸而弗售。老且死耳。幸而售。寡廉鮮恥。未有不修親。誤人國者。嚮令父兄之子子弟。自少迄壯。訓之以節義。砥之以忠孝。取經傳史籍。濂雒關閩之學。古帝王禮樂兵刑律曆車服及山川名物書算騎射之專。相與講貫浸漬。以達其思慮。壹其耳目。然後考

之以課試之文。復出入古先輩大家。諸叛道離經者。黜勿進。審如是心。正則學術正。學術正則文體正。雖一二選家。懸偽子偽經大書特讚。以欺天下。就從而信之。語曰。物先腐而蟲入。選家之惑天下。天下先自惑。天下不先自惑。濫選何自而入。善醫者必推病所自來。治其所受病之處。則病靡然已。天下焉有人心不正。幼學不端。而能多讀書。正文體者哉。雖然。下之所習。視上所進退。諸大臣于天下士。濶遠矣。計三年鄉會試。所權衡進退之人。皆督學使。教諭所嘗課試

東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辯序三 三十四

而進退之之人也。教諭非其人。督學使安所得譽髦而進之。教諭督學使非其人。考官安所得經明行修皆適用者而進之。三代之間。養老察賓。聽訟受成。獻馘。茂不繇學。方今省直府州縣。雖有學。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法。闕焉無聞。故例教諭督學使。率取年衰無學識之孝廉明經。及歷知推久部俸之進士。充其官。士雖學古敦行。思盡讀天下書。而教諭督學使所課試。與士所誦習。實刺謬甚。如是而欲驅天下士奮礪磨淬。登進古學。副朝廷任使。猶北走而南轅也。

嘗攷 國初學較之制。正人心與教化是亟。

高皇帝詔天下建學宮。立社學。廣延師傅。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誠學政教論。引宋胡瑗教授生徒。

為鑑。文皇帝諭祭酒胡儼曰。為師範者。務正己以

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斯為切要法。大哉

王言。宜 國初得士最盛。今天下飭新功令。申厲

學臣。視 二祖加詳。而卒寡效。豈惟去三代遠甚。即

比隆 國初不可得。然則今天下督學使教論。其必

不。宜。以。無。學。識。之。孝。廉。明。經。久。部。俸。之。進。士。與。夫。僅

留。心。學。業。能。文。章。之。人。充。其。官。可。知。矣。天。下。又。焉。有

董。教。得。人。而。不。能。端。幼。學。正。人。心。以。正。文。體。者。哉。善

乎。吳。子。次。尾。之。言。曰。幼。學。弗。端。絲。制。舉。業。始。制。舉。業

童。而。習。者。絲。小。題。始。蓋。不。可。不。慎。也。予。故。定。差。我

明。小。題。義。嘆。今。天。下。士。學。寔。失。師。型。久。頽。為。辯。其。後

先。制。科。諸。君。子。所。為。文。其。雅。馴。合。道。者。什。之。二。其。鄙

倍。叛。道。者。什。之。七。以。明。四。子。之。書。之。無。小。題。非。根。抵

經。史。攷。據。傳。註。穿。貫。百。家。諸。子。如。洪。永。成。弘。正。嘉。諸

先。輩。之。醇。肆。者。雖。為。小。題。必。不。工。雖。工。必。不。傳。而。又

竊。嘆。議。正。文。體。者。不。明。于。本。末。先。後。之。序。私。欲。以。誘

誨。天。下。子。弟。專。責。諸。父。兄。專。責。諸。督。學。使。教。論。使。當

事。慨。然。圖。所。以。復 二。祖。作。人。之。盛。務。人。與。法。兼。善

士。皆。讀。書。適。用。二。三。大。臣。諸。考。官。皆。學。問。自。勉。兢。兢

得。人。稱 上。旨。則。天。下。庶。幾。可。治。至。其。間。利。弊。沿。革

勸。懲。輕。重。參。用。三。代。以。後。良。法。兼 國。初。典。制。予。竊

有。條。例。異。日。者。舉。而。行。諸。未。必。無。少。裨。助。古。學。之。復

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辭序四

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辭序五

好。辯。無。惑。乎。學。術。之。終。不。古。若。也。可。嘆。也。夫。崇。禎。八

年。十。月。朔。日

予。為。此。序。方。脫。稿。不。覺。泣。數。行。下。蓋。悲。士。學。不。古

異。論。沸。騰。滔。滔。者。天。下。皆。是。耳。至。行。文。滯。滯。如。百

川。之。趨。大。海。則。知。者。鮮。矣。 自記

推。源。尋。流。弊。盡。法。立。賈。生。之。策。治。安。董。子。之。對。天

人。殆。無。以。過。昔。人。謂。摧。陷。廓。清。比。于。武。事。此。類。是

也。 弟。動。識

山文集序卷之三終

世山文集序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王尚傳

較

已卯程墨文辯序

秋天下復大比士。朝廷用大臣畫。詔天下副中

式半計額。或曰盛哉。備官使。輔保任。治駸駸復古。歟。

予曰否。蓋予就試南闈。見當事解弛狀。大息甚。已榜

發。不遇。又得縱觀天下士獲雋之文。竊嘆取士之法

與任人之道。更張者數矣。而卒罔效。治未有能復古

者也。聖天子御極以來。四方適多難。議者以制科

鮮勝任也。求之於保任。求之於拔貢。未幾又以拔貢

保任不稱。旨欲仍求之於制科。今者又求之於副

中式半計額之若而人。嗟乎。取士之法寔以繁。而得

人之效寔以寡。誰之過歟。予謂求治不知要。不慎察

在位者之能否黜陟。日汎汎焉。求之始進之士。必無

補於治。夫始進之士。未必皆勝任。即皆勝任而先是

諸在位率因循壘壞。事有莫可救者。雖一歲兩舉士

於鄉。又數倍計額而進之。諸所進又皆人。伊周家方

也。嗟乎。由于斯言推之。辯名實而定邪正。孰謂治終

虎往往。齟齬無成。功然則今之副中式半計額者。名

雖異。保任實與拔貢者等。挺特守義。慷慨自重者。不

屑以是途。自見它。雖靡然進。卒亦未必能如。祖宗

朝去資。次用之。則雖曰我將以得人。佐治抑矣。益於

天下哉。矧今天下兼任制科以外之人。官職殺亂。非

一日嘗致。唐內樞密。始掌章奏耳。尋且典禁兵。制方

鎮矣。宋熙河之役。李憲領熙秦軍。暨伐遼。則童貫梁

師成。官太師太尉矣。我太祖鑒唐宋弊。特置宮正

司。專糾不法。慮甚至。而今天下何如哉。為大臣者。不

學。學請共爾位。計國大利害。徒取區區無益之具

文。如副中式半計額者。行之於今日。以為足勝任而

愉快。不既迂乎。予意今天下與廣取士無寧慎察吏

部大臣。盡忠補過。公厥懲勸。風示有位。功實日以懋

各省直司。試諸臣。皆仰體國家得人。圖治初意

無循例怠若事。則三年中士之繇。兩闈計額進者。備

官中外。治天下有餘。豈必取制科之法。增副中式者

日紛更之哉。此予卒業已卯文辯。而不能無慨於斯

也。嗟乎。由于斯言推之。辯名實而定邪正。孰謂治終

也。嗟乎。由于斯言推之。辯名實而定邪正。孰謂治終

也。嗟乎。由于斯言推之。辯名實而定邪正。孰謂治終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已卯文辯序

二

不古若哉。崇禎十二年仲冬月既望。

余大微曰。憂時之思。深以惻察吏。覈實名臣奏議。中格言。

澄源正本之論。知要二字。尤一篇綱領。第勸誡

壬午程墨文辯序

予詳鄉會程墨。始癸酉。自丙子。洎庚辰。論天下人文。升降。詳矣。然人文不逮昔盛時遠甚。以予觀制科後。先所得士。歷踐清顯。世號偉人。獨戡定禍亂。釋

聖天子宵旰。蹟業不概見。謂備官制科者寡歟。抑制

科人日益。鮮實效歟。已卯十五國副中式。先正中式

令甲驟更。咸稱得人。予心非大臣之濫私也。未幾會

議其增竇徑。寢弗行。迨是科。則又議加額矣。夫加額

豈非盛典哉。今天下方患冗官。嚮者朝廷特用二

百餘人。與加額等其效。既可睹矣。予意今加額者。麟

次成進士。苟不慎。所以任之。其不為冗者幾何。我

祖宗設制科。惟求治是亟。今不擇士之短長。邪正。使

適于用。而徒以加額為得人。名是實非。欲希治效。得

乎。或告予曰。今仕學兩塗。竇徑多矣。豈惟治寡效益

滋亂。予未之信也。卒觀是科中式之文。合聖賢者什

一。叛經傳者什九。視庚辰以前。又何如。謂人文去盛

世不遠哉。然予終願二三同黨家世忠孝。讀書有學

識之人。棄名審實。跡業懋著。光昭本朝制科得人

大有感。概不作絕。望。識之人。棄名審實。跡業懋著。光昭本朝制科得人

之盛。雖不加額。求至治無難。不然。學術盡而科名辱。壘斷駢于宦路。調媚見諸章疏。害不獨官冗而止。尚忍言哉。此予所為臨文潛涕。思躬耕而必應制科也。○多○見○如○此○後是予不復衡論程墨矣。崇禎壬午十一月既望。

予評是科程墨。慨制科無益于世。矢不事選較。坊人復懇予續芳選。予曰。如舍是。未幾。大入京師。戒嚴計借士以道梗。後先至。暫停會試。議改期。卒事癸未冬。楚賊窺袁。兵燹中。寓目會墨。為惋嘆久之。迨甲申三月。諸成進士者。方泄泄。賊陷秦晉。不

七日三集 卷之目 壬午年 上

數旬。長驅犯闕。而宗社墟矣。欲晏然毋黃制義。得乎。然則予所謂不復評程墨者。蓋私有所見。非誣妄也。彼引觚投牒。日俛首科目。不自悟。何哉。崇禎甲申年仲秋。別寓信州。 日記

吳大尾壬午副卷序

吳子讀書明當世之務。所撰著。馳走都市。獨攻制業二十年。試輒報罷。開中文未嘗不工。有司率未嘗寓目。予退而傷之。今年吳子與予閉戶課義數矣。吳子自度必售。予文亦數為吳子喜。可已。予入闈。視首義不自慊。擲筆出。不顧。吳子也。卒事。七義俱據。經傳。論切時機。悉利害。不一語襲蹈司房。內陶闕其卷。嘉歎不已。可謂知吳子者。卒抑置之。先是有司不膏目其文。吳子宜不遇。今業已寓目。又心折其學問。經

世山文集 卷之目 壬午副卷序

術評騭。輝如復見。廢何歟。國家須才孔亟。讀書明世務。如吳子。日困絀諸生間。它空疎迂陋。往往接武。嗟乎。豈獨吳子不幸哉。予故梓吳子副卷附。壬午文辯。以行使天下知士。遇而文未必盡工。文雖工而不必盡遇。吾黨不自棄。當終有以自見。不則躬耕著書。俟後世。甲連恤。一時失得哉。雖然。昔李願回所授。自謂厚顏。而宋與國中。且有盡賜及第者。今上下皆不能也。讀吳子文。可以觀世矣。崇禎壬午仲冬月日。

余中台曰。俯仰感慨。待人自待。皆甄于道。文章報國。其在斯乎。

姑山問業序

姑山問業。沈子耕巖。名奇。民字翁。生宜城人。有學行。四方師宗之。里居教

迪多士。二三及門。哀其文行于世者也。嗟乎。沈子豈

非身隱而道章乎哉。先是沈子以諸生膺辟薦。奉檄

入京師。首抗疏指斥時政。殊劾楊武。陵奪情。義不阿。未幾

言不見用。引身退。已卯學使者有司。馳幣勸駕。就闈

試。沈子弗顧也。方沈子閉戶著書。四方士聞風問業

者衆。沈子居儉履約。出素所蓄積。誘勸無少間。其服

習必于忠孝。其朝夕聞見告誡。必皆古聖賢行事方

也。曰文集卷之四 姑山問業 八

略。當是時。沈子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信愛之如父兄。

可不謂斌斌與。或曰。以沈子才且賢。獨隱身著書。惜

哉。予曰。不然。周濂溪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胡安定

設科。經義治事。作人爲盛。我太祖論廷臣曰。致治

在善俗。善俗在教化。又曰。賢者務學。欲推行裨國

家宜一以孔孟爲法。繇此觀之。今天下儒術寔壞。忠

孝泯闕。無它。教化壅師道廢也。夫士出處雖異。諸所

爲治已教人。正俗之道。未可斯須去。進則以教天下

退。則以教一鄉一邑。功豈有殊哉。沈子守肥遯之志。

退。則以教一鄉一邑。功豈有殊哉。沈子守肥遯之志。

倡明正學。為諸士先。率原本。太祖敷化。造士宗孔。

孟至意。它條科磨礪鑄切質。諸濂溪安定。鮮抵悟者。

然則學術博備。多士景從。如沈子其為師道立而教。

化行可知也。子意士之出其門者。異時德業茂美。相

踵躡。為名公卿。原所自。則皆曰此沈先生之徒也。皆

曰沈先生之教。雖一布衣。不負。天子。不負所學。若

是其有裨于時也。孰謂沈子徒隱身著書哉。予年來

居金陵。交沈子甚驩。四方士北面沈子者。後先來謁

予。子既見其人。又上下其文。皆卓然有立。陳子某九

芑山文集 卷之四 始山則象平三

所稱沈門蔡元定也。好古博學。以淹雅聞。茲所刻問

業。合同學諸人之文。差次之。蓋欲使天下知師弟友

朋。講求切磨如此。沈先生考文論道。惓惓不怠。忠孝

如此。此子所以竊歎沈子之為教。身雖隱。而道日章

而尤幸。及門同學諸人。將大有施于世。不備以文辭

見。惟同人也。嗚呼。盛哉。金沙。則有子友周仲取。仲取

名。全。聖。人。雅。淑。引。後。學。虛。懷。榮。善。四。方。宗。之。與。沈。子。相

倡。和。天。下。稱。金。沙。宛。上。兩。先。生。諸。子。皆。從。兩。先。生。游

皆得所矜式。可不勉乎哉。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望日

余大微曰。芑山嘗為予言。陸象山撰王荆公祠記。

曲為介甫回護。未可為公論。此文無一語涉諷。又

惓惓寓規勸之意。蓋芑山尚論古人。皆然。豈獨不

阿沈子哉。

芑山則象平三

游園遊義序

友人劉伯宗為賢公卿大夫推稱非一日獨敦奇不
得志屢與子同折朔夕文章自娛子觀伯宗擬東方
朔從公孫弘借車書駁韓愈學生代齋郎議以及池
防守議三篇蓋皆鑿鑿言之它感時諷物見諸歌詠
往往追古作者未嘗不竊歎其才有餘而遇不足也
今天子明聖旁求俊乂毅然復古保任而伯宗蔚為
舉首詒 邦國光時子友沈眉生萬茂先陳士業諸
子率後先奮起其間夫眉生茂先士業之於伯宗可

世山文集

卷之四

游園遊義序

七

謂志一而道同以予聞諸子居恒籌策詳矣茂先士
業語予曰天下事未可口舌爭蹇蹇 嗚呼漢莽始
予深肯其言惜生方伏 闕言事關國大體義次顏
詞天下壯之伯宗出圖吾君規方建自其與有生諸
子殊塗同歸無疑也抑尤有深且遠者邪逆者崇仁
新會聲譽赫然厥後徒引決去學行如伯宗度必有
軼駕前人俾後世信儒效非迂踈者豈徒一時士大
夫樂得而稱之哉翹車在門伯宗宜出而仕然猶不
忍輒棄其制舉義刻既成趣予序之意蓋深遠矣嗟

乎伯宗豈非善藏其用者哉崇禎戊寅孟秋既望
立論有衡酌句句寓期屬意 弟勳識

世山文集

卷之二

游園遊義序

七

錢吉士時文序

逸子游吳門與吉士錢子相遇旅舍次尾吳子適至
自湖上抵掌慨天下多故士學鮮經世平居祇行不
古若出未有不亂國家叛君父者輒相視太息去

丙子三人就試留都皆不遇次尾方里居論著于與

吉士走四方無寧日然吉士出其學教天下學者宗
之嗟乎子獨落落奚為哉定生陳子聞而歎曰芑山
知吉士蓋如此子告定生日吉士性孝友遇事沉敏

敢往宜出為世用今子與諸子耽藝於茲而吉士遭

芑山文集

卷之四

錢吉士時文序

三

王父大故不就試可悲也已定生日然未幾吉士求
友來金陵復與子相見盡出其制義示子蓋形力辭歸
者抵掌吳門時嗟乎繇今視昔天下事所當痛哭流
涕者何如而謂大息已邪夫吉士罹讒毀瀕患難與

子略同然觀其出入師友族姻里閭之際無小大必

爭以義豈惟威不能屈雖困勞怨譏處古賢之所難

吉士夷然視之若吉士者欲不見用於世抑于

又竊窺吉士憤天下莫可為思絕迹梁陽言終焉之

志所不忍棄者制義耳問語予曰制義百午忠孝

名節所自出聖學王制胥是焉在吾輩傳之其人

而已于歎曰今天下岌岌哉明天言肝得人

是亟亟卒使一時友孝忠敢有為之士皆抑無所見

憲制義久弗售不得已而以論者喻意誰之過與誰

之過與雖然吉士豈終隱者哉獨于與吉士今日所

感且歎者益難言耳至於吉士之文之必傳次尾定

生皆知之四方得而誦之惡俟子一人推稱為哉崇

禎已卯孟秋月既望

芑山文集

卷之四

錢吉士時文序二

四

已卯吉士出其制義數百首請子刪取行世復簡

予曰錢子之文世所推稱然必以芑山先生軒輊

為定論幸為我序之予閉戶卒業諸所益淫頗不

聞吉士曰此直筆也豈今人所及哉今吉士文具

在不時且與天下共見天下當益信于兩人古道

相成耳 自記

梅惠連制義序

予既讀梅子四書寄言序而歸之已又卒紫其制義復為序曰嗟乎梅子獨以制義困哉豈制義困乃工與抑工制義愈困與今士為制義亡它攻章句耳竊程墨芳牘耳然率繇是致通顯夸耀閭里間非然者雖淹博成一家主司見輒怪黜之制義如梅子根抵六經貫涉百氏合于古作者必不求合于今之房牘程墨苟不合于今則主司未有不黜且怪者也嗟乎梅子自知其不合不自悔何與夫梅子生長卿大

芑山文集

卷之四

梅惠連制義序一

十五

夫家博學善文辭思著稱于世豈不欲制義愛知主司哉然梅子獨舍今而求諸古田諸生數十年不少變其志者梅子蓋有以自信矣進者梅子語予曰士矣科名非辱苟科名得罪聖賢辱耳某生平制義萬計工不工未可知嚮令予遭時蚤以制義遇世必曰知是之為制義亦遇也則未有後謂予為制義如是必不遇者也○不遇雖制義不如是雖日與時偃仰以求合主司主司未嘗不黜且怪豈有當哉予曰甚哉梅子進于道矣孔孟之道宜遇不宜困古今翕然信

之然使孔孟生今日應制科孔孟未必皆遇豈孔孟

文不工哉信乎命不可知非盡文之過也士苟且為

制義汲汲希一遇而卒不遇則是文章科名兩失耳

孰與為制義終身不遇而制義猶足存者之為愈哉

嗟乎梅子之為制義良苦矣梅子居金陵數年取

文章工拙科名失符之繇毅然謂制義所重在此不

在彼使天下習為制義者無徒以科名可倖致而尤

使讀梅子制義知遇不遇有命未可謂不遇之制義

芑山文集

卷之四

梅惠連制義序二

十七

不傳也雖然梅子獨以制義傳乎哉崇禎壬午仲冬

月初六日

汪未齊曰惠連工古文辭居白門著萍蘆史論出

入春秋大義芑山次尾皆盛稱之宜其不屑以制

義見能于世也

金方平時文序

今天下交游之士何驚名鮮實與士少壯飾文采趨聲利日贊調當世士大夫北面之相見跪而前曰請益士大夫引古相勸戒士又跪而前曰謹受教卒意其兢兢甲謹非誠受教而請益也或諗予曰有士于此今日師某先生明日于某先生以私某先生戒關者絕焉士恬不自愧嗟乎若是者可謂有廉恥哉仲尼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孟軻曰予私淑諸人也歐陽脩言世無師學者當師經魏昭求入事郭泰願附

近人師不聞于以私夫士苟有志請益宜尚論古昔退求諸同列汗隱困約獨行自好之士相與攻論國家典制講悉今天下夷虜盜賊政事得失治亂求適于用斯亦庶乎有為矣獨奔走士大夫貴顯之門與夫既已貴顯而退處于鄉者日賓賓稱先生長者而弟子之何哉昔樊英就聘世譏其純盜虛聲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頽辭卒用姦敗古今名過其實率無補當世又況竊名取世資如今天下交游之士之所為其善道可勝數哉

金方平時文序 卷之四 十七

各稱欲照人斤斤

馳聲譽簡交游舊嘗師于友羅玄目名崇瑞習知子時過從焉意若師于者然未嘗稱弟子也予竊敬重之今自錄其近義行世不它求賢士大夫一言以為榮獨汲汲屬于序已又為詩贈于感慙悽惻見士人求友遺意冀予相勉策以進乎古之道予故取今之士之足以為戒與古之士之可師法者告之方平苟無忌予言徧告同志或少有裨乎彼四方交游之徒其尚聞而慚慚而廢然返而今天下士大夫名教已任抗顏稱人師者可不慎所以進退之哉崇禎十

一年仲夏既望

篇中意若師于二句凡十二字全篇擊應必不可

其削者方平付梓輒妄去此語非獨文字缺陷益見方平喜自譽而恥師人不深求古人親師取友之道識此志慨自記

上不能忌勢利必不可與適道此文針砭膏肓如聞晨鐘雖以教天下之為弟子者使士大夫知此意師道已備于此第勳識

怡草二刻序

南譙金仍之闇之二子。先是嘗梓怡妙。皆其從父天

駟名光房所論定者。貴池劉子伯宗為序。識者謂金

氏多才。伯宗言不阿。今二子復稟近義。合從第木公

諸作行世。天駟曰。張子者。我二三猶子。執友也。二三

子信鄉非一日。盍序之。予方感慨天下事。思焚筆研

酉歸。伯宗趣予曰。是刻也。子不可無序。予曰。三子慎

行。力學莫予知之深。雖三子齒髮少。予子敬且愛

辭。不為序。不獲予。則言予所欲言者而已。因憶庚辰

芝山文集 卷之四 怡草二刻序 一九

予屏居金陵。倦揖客。僦舍獨與天駟近。天駟性靜重

好學。借琴從講。肆無虛咎。少間。乃過予。子遇天駟。齋

頭。往往促膝相勸誡。無一語及私。是時予見仍之闇

之。惻惻若處子。聞予言。未嘗以為非。予心異之。辛巳

予親親里居。天駟數千里。詒予書。而仍之闇之郵其

文來質予。予示家仲季。曰。此南譙金氏家。字觀其文

足。知其人。家仲季相視。欣歎不能已。高堂聞而色喜

者。久之。喜子生平。不妄交。獲友益也。今年予就試南

闈。仲春復見天駟白門。仍之闇之學行日以進。而予

友含章之子木公與仍之闇之比肩立。斐然以文

著。見予歎天駟教導之功為多。天駟則謂二三子資

益。張子不少。予與天駟暨諸子。後先游好。無間。蓋如

此一日。天駟為予言曰。凡吾所以訓諸子。亡它。大率

冀其審名實。以令士敗類者為戒。夫古所謂士。經明

行修。求適用耳。今也則反是。予觀今之士。少負材智

長。壯以議論。夸天下。迹其所為。蓋有不可告妻孥。僮

僕者。一時賢人君子。皆指目遠去。若將免已。今士獨

不悟。惜哉。予告諸子曰。是言也。所謂言無罪而聞足

芝山文集 卷之四 怡草二刻序 二一

戒者。非與古之賢者。行于不敢。立于不能。非謹身寡

欲。不可。今士徒自欺欺世耳。使一旦得志。鑽隙抵巇

未有。不挫敗者。今天下疆寇內訌。屢陷名城。蓋皆士

平居趨利避害。積漸使然。豈一朝夕之故哉。天駟曰

嗟乎。今士非獨行不脩。功不立。求其經明而言合道

者寡矣。予曰。然。今有人于此。晏丹黃時藝。日以戒世

也。卒觀其書。是非殺雜。稱引誕放。進秦皇而尊李贄

未已也。至舉周文孔孟曾思之言。比諸夢且謎。邪說

害道。莫此為甚。無取乎。天下士學衰而教化替也。

天駟正色顧諸子曰此儒之賊張子方深惡痛絕之諸子曰唯唯天駟與子若恒感時嫉俗告誡諸子又如此夫以仍之聞之諸子之服膺家訓志行不苟其視今之士之得罪名教者皆鄙而不屑道然則古所謂行于不敢立于不能諸子將蚤夜自礪卒以有成至于文辭之合道與否諸子髮亂時理明氣定不為異說所回惑非惟有以辯之雖出其說救正之無難今諸子文具在風規昭整如其為人其為人以古儒者為法不妄願交于世此子所以敬愛諸子而樂與

卷之四

怡然

三

遊也若夫考論淵源所自如樊桐天樞兩君子樊桐名九先辰為御史以直節著立朝居官之大節天駟諸昆仲植身闕家之梗概伯宗已著于前序而子獨詳其與子講求往復之繇及仍之聞之木公諸子折節好學請益之意以明吾黨父兄友朋之學相勉以求合道者蓋終其身一日也敢忽乎哉雖然予序諸子之文深歎年少者之克自立而九竊冀長壯不聞道者之自悔悟也伯宗天駟間斯言當不謂予妄矣

瀝誠相勉無一字阿私古交誼類如此第庶識

劉子制義序

壬午秋同邑劉子崑懸名映沐以麟經冠江國予職藝陪京不得志劉子鄴關中義暨行藏稱請予序予蓋竊慨今天下之以得失定制義工拙者皆惑也均制義耳盡其道而不必退與不必盡其道而遇蓋有之豈遇者工而不遇拙哉予之于劉子非以其既遇而謂之工猶之不以其未遇而謂之拙也劉子甫髫北面于友姚席都名士珍予每借錢于駿伯袁子以時造席都信宿則見劉子嚴事席都如游楊諸子

卷之四

劉子制義序

三

之子在門劉子既為諸生問嘗就正子予弗阿然未嘗不私告席都曰劉子少困厄能折節嗜學善成之席都顧劉子曰曷哉母忽久之劉子業將成而各未若里中知劉子者不數人席都與子雖獎掖固倦世莫之信即劉子亦不自信也迨席都即世子旅食四方甲戌泊丁丑劉子獨學寡與不問家人生產里中起而詠笑之者日以衆劉子內顧益自疑庚辰予繇金陵返子舍劉子見子道上語予困憊狀子曰子無棄師學必有知子者流俗惡足軒輊于哉劉子乃私

錄其述義及諸同學所為文覆以質于子意甲乙之
卒諸所甲者皆劉子也劉子繇是益自信久迺告子
故子曰今而後益知子之非同子也世豈無知子者
哉迨是科而劉子闈中七義則十五國知之矣予以
示貴池吳次尾次尾亟稱之里中則鮮有不推誦之
者夫今之劉子與昔之劉子豈有異乎哉然而里中
昔誌之甚今譽之甚者遇不遇殊也使劉子不遇則
將曰劉子拙於文而不遇宜也遇矣則將曰如此而
後可謂之工于文也又使劉子進而冠南宮則又將

龍山文集 卷之四 劉子制義序三

曰麟經如劉子雖欲不冠南宮不可得嗟乎若是者
豈知劉子哉視子與席都先是所獎掖劉子何如哉
雖然子尤不欲僅以文章遇合期劉子也今天下多
故子歷游燕趙齊魯吳楚閩越間見士習夸曼嘆四
方棘且始思退而著書久矣異時劉子勝任不勝任
不得而逆知之獨予所以勸勉劉子有進於科名者
劉子苟能追惟先世之艱劬勤苦與夫少壯更歷憂
患之故因不忘吾鄙師友後先規誡之意毋徒以流
俗矜夸者為可喜而兢兢以負科名者為可懼劉子

豈不過人遠哉不然天下之以文章遇合者多矣究
罕所建就甚則獲罪孔孟流俗千萬人稱之譽之豈
能勝一二有道者非之笑之哉劉子少治易已徙治
麟經問業吾友袁以時予聞以時訓勉劉子與予同
以時聞予言必喟然曰言無罪而聞足戒席都有知
其必不以張子言為阿而天下益信遇不遇之不盡
繇制義工制義而取科名者之皆不足恃也獨告劉
子乎哉

龍山文集 卷之四 劉子制義序三

借此規彼意在言外前後轉折皆用虛步不多着
推兩語自記
吳次尾曰篇中疑疑信信出沒變動物情喜憎運
數通塞皆于此見之大指與芑山與友人論制義
書同

旅詩自序

張子讀前人書思適用日奔走衣食恥之今年復就試陪京感事復擲卷出友人餽金餉子卻不受天下益盡壞浮名鮮實淹金陵不能歸間誦此帖詩爲出涕嗟乎子獨非人子與刻旅詩見志兩第聞之其亦重有感矣崇禎丙子季冬月朔日

吳次尾曰不數語耳妻以清雉以宕能自見奇氣

錢吉士曰芑山嘗語予云詩三百至矣唐雖以詩

取士著稱如李杜去三百篇遠甚以故芑山見今

芑山文集 卷之四 旅詩自序一 子工

士酬唱夸矜者恥之罕爲詩間有作不出示人輒委棄不甚惜世亦莫知其能詩也旅詩寄金陵得家信感懷有自憐歡事少歸去亦天涯之句聞其友袁臨侯先生讀之出涕芑山詩不求工而自工多此類昔鄭都官雲臺編醉疵並見獨以鷓鴣名世至今稱之芑山都官之鄉人也能爲詩而詩之名不著則遇不遇殊耳雖然讀書力行如芑山後世必有知者又豈沾沾與都官角勝負哉

旅言三刻自序

旅游二十年所至堙尼世罕有知者戊辰冬入昭陵瞻望二親嗚咽甚已巳仲春自昭陵旋里省二親甫一久趨豫章應制弗售仲夏復入昭陵次袁臨侯送別詩氣益憤庚午歸就闈試肆意疾書墨燥紙窮驚嘆良久擲卷狂笑出闈杜門家居篋几右曰維彼良苗秋則刈俟之俟之時奄至一日窺二親髮白標心

十日夜廢寢食今年春棄家走京師友人袁臨侯侍御左官南大行亟過予趨入其邸署道上按轡顧

予曰予試縱觀城雉宮闕之雄麗庶壯其氣予憶選

薄城下不知士大夫幾人賦詩幾人捐軀報

國爲獻獻久之夜同臨侯論進退大義各就寢予獨

轉不寐比明往見張天如各潯大風埃蔽空見士大夫面垢目昧拊膺曰卓哉鬚眉人相視何巾幗忽親齒日邁竊嘆遊子萬里非古菽水膝下意臨侯曰世有高官厚祿而遺其親者苟善事親豈必高官厚祿哉思焚筆硯還家作書以告友人楊維節人字未進士維節語都人士率環視嘆訝仲夏予

又同臨侯驅車出都門矣。臨侯車稍却。薄暮過七里。

庄逢劇盜。甲子類。血流被面。從者皆股栗。子耻裂。與

盜持得脫。夜即旅次。與臨侯酌酒賦詩。有應知巢許。

無長物。路上誰人劫。棄瓢之句。臨侯曰。張子膽落石

予曰。或成于鴛。成于色。成于璫。成于讓。獨盜殺人哉。

且古視成如歸。非夫邪。張子非怯成。幸全軀。還二親

耳。入金陵。劉士雲名斯性南昌人。索子制義。寄武林。張天生

子箚燈作書。恥德業不著。書成復毀。深悔曩者。都

門貽書質維節。時何焚筆硯之。不果也。因取生平所

為文。棄去。臨侯痛責子。至出涕。子曰。出處有道。願受

而已。惡用役。役為已。又念年來。走四方。無寧日。今造

物。又將驅子走中州。時南大司成姜燕及先生門人周一韓名士琦招芑山入西席

始人。私嘗以武侯謂成敗非能逆睹。令後世汪

黃藉口。汪伯彦青西善。毛生傲喜。又為仕進。開捷徑。以子顛

躓草澤。幸逃負乘。獨遠離子舍。途窮莫反。未免流俗

全譏。雖然。食咄寤。嗟罔敢自暴棄。衣與繆。與曾不汝

聊人。未必盡解此意。魏子曰。我歌且謠。其誰知之。子

之謂也。然則子合刻。旅游後。先制義。茲比諸歌。騷伏

知者知耳。兩弟為我慰。二親曰。遊子歸計決矣。世襲

以成。敗論人。張子弗顧也。崇禎辛未季冬月日

始終不忘二親。類此岫窈鳩諸詩。叙次甚奇。利害

生。成離合。愉戚之變。具是矣。自記

陳士業曰。古大家叙事之文。罕如此委備深詳者。

至感時諷物。裨益名教。尤不僅以駢麗見長。芑山

古文盈筍。惜其秘不示人耳。

萬茂先曰。散處能整。略處能詳。想見當日岸然清

立之意。

芑山文集傳記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許邦諫 校

傳

晉徵士陶潛傳

淵明恥就偽祿。宜列忠義。通鑑略其事。不書。晉書安附隱逸。與公孫和伍。世明夏仲御諸人並稱。心甚非之。因据前史。授梁昭明所撰本傳。借為更定如左。

晉書卷之十一 晉陶潛傳

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

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癯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潛。餽以梁肉。麾而去之。後

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公孫之

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

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

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稅。乃使二

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稅。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

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頃

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請。親或曰：酒要之

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醜醉便

反。未嘗有所造請。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元熙。晉恭帝年號。在位二年。臨州

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弘欲識潛。不能致

潛嘗往廬山。弘命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具先於半

道栗里。開宴之。潛既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

出與州聞。歡飲。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

右請履度。潛便於心。甲脚。令度焉。弘要之。遠州問其

右請履度。潛便於心。甲脚。令度焉。弘要之。遠州問其

右請履度。潛便於心。甲脚。令度焉。弘要之。遠州問其

右請履度。潛便於心。甲脚。令度焉。弘要之。遠州問其

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
 生二兒共舉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
 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
 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
 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弘欲
 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三萬錢與潛。潛悉
 遣送酒家。稍就取酒。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
 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夏
 月虛閒。高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律。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酒適。則弄以寄
 共意。賞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醉便語客。我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熱取頭上
 葛巾漉酒。澆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
 遠。彭城劉遺民。迹迹匡山。潛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
 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
 人共在城。非講禮。加以籬較。所住公廨。近馬隊。故潛
 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
 書亦已勤。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潛自以曾祖。

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建康在位三年。永初以
 後。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元嘉。宋文帝年號。將復徵命。會卒。特
 年六十三。世號靖節。有詩文八卷。行于世。
 陶靖節隱于酒。其為詩溫厚。寓激憤。蓋予義介。節
 以與宋敵者。此靖節所以終于晉也。後世讀其詩。
 罕知其人。惜哉。○山居覽廿一史。擬刪正一切論
 次失實。文辭蕪陋者。輯為一書。題曰史辯。以俟後
 世。苟天假以年。俾得卒業。當有可觀。學者讀予所
 改正陶蘇二傳。庶共識論世知人之意。或疑予僭
 非也。自記
 楊機部曰。改陶潛傳者。予節也。非獨闕幽。寓諷時
 砥俗之意。友人為予言。芑山是正廿一史。自著史
 辯。補歷朝史家闕漏。是非褒刺。並見特筆。觀晉徵
 士傳。可以規其一班。遭世亂離。不能銜流異世。識
 此志慨。

隋王通傳

明史官申時行。以唐貞觀修隋書。闕通姓氏。宋鄭

樵通志。止于隋。不為通立傳。因述通傳。然予觀本

傳紀載弗詳。文辭冗陋。借史氏傳信大義。復參系

世系年表及文中子世家。引質同異。刪釐重複。為

次其言之合道者。臚于左方。補後先史氏所未

備。無卒使其失傳焉。

于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太原廣武人。潔身不仕。

王莽篡漢。霸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通微不仕。八代祖殷。

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十四代祖述

克播先烈。公府辟不就。若春秋義統九代祖寓。遭懷愍國

難。遂東遷。寓生罕。罕生秀。率以文學稱。秀生二子。長

玄謨。次玄則。謨字彥德。有將略。則字彥法。以儒術進。玄則。通六代祖也。

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著時變論六篇。江左號王先生。玄則

生江州府君煥。著五經決錄。煥生虬。虬如北事魏。太和中

為并州刺史。家河汾。虬曰晉穆公公在江左。悼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穆

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虬生并州刺史

也。時穆公五十有二。著政大論八篇。虬生并州刺史彥生濟州。刺史傑。傑

安東獻公著皇。傑生銅川府君隆。字伯高。即通父傳。先王之業。教授門

人開皇初。隋文帝楊堅。改元開皇。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

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

著典。衰要論七篇。言六代得失至悉。六代晉宋後魏。并齊後周隋。

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出為樂昌令。遷倚氏銅川。

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隆夫人生通。年表暨中。時行傳皆

言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有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光

于安康獻公。即通之祖名傑。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

雖存君德。非其時。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之曰

通。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通

是時侍側。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策

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

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夫子殆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

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告以元經之事。年表文帝。開皇八年

銅川府君。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召通

告以元經。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召通

曰。年表十七年。歌伐木。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及

以成者也。小子勉旃。通于是有四方之志。始受書符

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朗。朗。名世家及申時行。傳皆稱子明非也。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

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苦蓋如此。仁壽三年。通甫冠。蘇東從濟世起兒。或病通。以。漢。自。非也。慨然有濟天下之心。西遊長安。秦長安。隋都也。謁文帝。帝石

見太極殿。通奏太平策十有二。策。今。遵王道。推霸略。以正始為先。帝下其議于公卿。公卿皆不悅。通知謀

不見用。作東征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歌辭。漢。昭。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平

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死

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再徵之。不至。四年

帝崩。大業元年。煬帝。年號。一徵。又不至。謂所親曰。我周人

也。河汾故墳。壘在焉。于茲四代矣。道既不行。退志其

道而已。司徒楊素勸通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

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在

使時和歲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請通于素曰。

通實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由

是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

實。始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辨六代之俗。六代。註。見前。修元經以

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正禮樂以

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門人自遠而至者

甚衆。河南董常。太山姚襄。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收。內史薛道衡之子。道衡。書盡在是矣。汝。見通長安。謂收曰。河圖洛。往爭之無失也。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

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業焉。通後先與第

手問對。其略曰。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于多言。又曰。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

也。濟于義。又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若裴松。國志及毀陳。壽是誣也。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又曰。不

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賈夔問羣居

之道曰。同。物房玄齡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

禮樂曰。王。問王禹之。禮而與焉。非爾所及也。李密

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忘禍。愛強而忘勝。

神明不與也。密竟以叛伏誅。楚公楊玄感蒙封楚使。使使

召通通。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華兒世系杜淹世家申時行傳

皆不十年尚書。召署獨郡司戶。不就。通閒居儼然。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術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

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性樸儉。綺羅錦

繡。不入于室。宴賓無貳俛。食必去生。味必適。言適鄉中也

人有窮而索者。曰。爾于我乎。取無擾。爾鄉里。鄉黨為

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必先往。反必後。或問人善。通

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交也。講學之暇。負

耒躬耕。或勞之。通曰。庶人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遊乎。魏永為龍門令。下車欲廣其舍。通

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謝通。通曰。

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

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十二年。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二年。江都難作。楊

都守文化。通寢疾。歎曰。生民厭亂極矣。天將降堯。及謀弒逆。

之道。吾不與焉。命也。舜之道而通將歿。越七日卒。

僅三十有三云。世家申時行傳。昔載文中子癡疾。歸休平始。孔子召我也。何必承厥。愚按。

此者。門人夸詡之言。非文中子語。今削之。門弟子

百人。議曰。仲尼既歿。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夫

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來

中子之書。還于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十卷。樂論二十

八篇。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

十篇。十卷。元經五十篇。十五卷。讀易七十篇。十卷。皆

鞅不傳。通子編時。撰王氏雜錄。言通。亞弟。疑。皆。通。遺。書。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第。續。書。禮。論。各。亡。

小序。惟元經。讀易。其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中說。列

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王氏六經。梅中說。列

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及八

篇。宋阮逸序。今行于世。二子長曰。爾郊。少曰。爾時。

史臣曰。文中子言行有足述者。其見于中說。往往擬

論語。又剽投先聖遺文。蓋醇疵半焉。甚矣後儒之不

知去取也。通自言。竊比仲舒。而其徒。齒諸。德子。杜淹

復做史。遷尊仲尼義例。作世家。皆過也。豈定論哉。世

傳通母夫人履。巨石有娠。及卒。通夢顏回稱孔子之

終始未竟厥志惜哉

史傳宜刪正者甚多。芑山不正他傳。既錄錄文中。始將以自況歟。雖然芑山傳通。後世應有傳芑山者。昔芑山不及見耳。為之泫然。勇烈識

蘇洵傳

宋史文苑傳述洵行業不詳。又錄人心術遠慮二篇。予按心術剽掇兵家言。遠慮頗乖經傳。今刪去弗錄。獨存辨姦論。以見洵書足傳者。不在彼而在也。上仁宗書言事侃侃。瑜瑕並見。故不入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

明允沒。有傳。恨。

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學。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通六經

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居恒善與人交。性不妄

宋蘇洵傳一

喜。可方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人樂與之遊。洵

○明○之○遺○人○心○也

獨遠去。不顧安石。毋死士大夫皆爭洵。不往。作辨姦

論一篇。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

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

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

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

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

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

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

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

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炫世。

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

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

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

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

然。求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

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應登

刃。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

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

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

其禍。而吾復知言之名。悲夫。世服洵蚤識。至和嘉祐

中洵與二子。賦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

所著權書衡書。幾策。凡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奏

于朝。召試策論。舍人院辭疾。不至。因條十事。為書上

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大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

以洵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舍其祿。與陳州項城令

姚闢同脩。為大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李

朝廷聞而哀之。賜其家纒銀二百千。賦辭所賜。求贈

官。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

二十卷。諡法三卷。

宋蘇洵傳。元總裁脫脫屬筆。其謬戾不足責。獨洵

逆知安石亂天下。著辨姦論。識鑿出司馬君實。歐

陽永叔。右。永叔撰洵墓誌。略其事不道。張文定表

洵墓。始詳之。予故合誌表。改為此傳。以正宋史之

陋。使後世知洵不徒以文著稱也。又記

楊穉部曰。讀二傳。因識芑山論世知人。往往發前

人未發。然芑山徒以布衣著書。罕能竟厥志。非芑

山不幸。天下萬世之不幸也。惜哉。○與張敬夫補

漢諸葛武侯傳。同指獨氣格道。特非宋人所及。

芑山自傳

芑山性剛介少慧恥事生產弱冠捷戶家居七年考
少志如此此在若昔自元
 古治亂得失思著書自見長壯負節梁遇事敢往死
 生禍福不能奪後先條百姓利病諷當事釐剔頗衆
 不干調郡縣閒為人排患釋難無所取其數質貸
 貸必償不負它負芑山者立擲券焚去餽遺非禮卻
 弗受遊金陵十年歷齊魯燕趙吳越闕楚閒未嘗妄
 喜可所與遊率一時名碩端紳士遇寸善必揚及門
 一事一言近道韋弦恐後賢公卿大夫排枉屈不先
後世大儒所此皆實錄
 投刺訪至芑山不屑校義不可則爭之方期沛危坐
 正襟事已無愉戚見顏面獨數奇往往寤大息世人
 莫知也生平敦忠孝黜聲利抗言天下事志大屢挫
 學成不用命也至十急陷直與俗寡合讀書不營祿
 仕嫉惡不畏疆禦論世不恕古人短長自知終身引
 過而已世亂者書空言何補惜哉芑山原名自烈
 國變取易致命遂志顏其室復改名遂憤天下多
 難將棄妻子之海上終焉母老不忍去自惟功行未
 著國史無述見六歲莫詳狀述後無由觀考奮筆撰

誌銘祭文復自為傳所著芑山文集合疏議序說傳

記書牘誌銘及雜著題跋語錄旅詩如于卷奉

旨增定四書大全辯如于卷重訂陶淵明全集如于

卷輯次古今理學精義六卷古今理學辨似錄三先

皆行世編定古詩文辯五百六十卷宦寺賢姦錄十

卷黨戒錄三卷為弘光黨禍而作合漢懲姦錄十二

卷為婚瑞從治書三十卷本朝會典經緯錄一百

一十五卷實錄定本六百八十卷訂定資治通鑑綱

目大學衍義余家宰古方略聖學格物通憲章類稿

成仁錄批評二十一史歷代名臣奏議至明奏疏

伊洛淵源近思錄周濂溪張橫渠集劉屏山集李延

平答問宋名臣言行錄鄭漁仲通志略馬貴與文獻

通考鄧旰江兩史二程全書朱晦菴集陸象山集方

正學集王文成集郝京山山草堂集陳幾亭集藏于

家贊曰芑山豈今人哉天下皆稱芑山百世而後雖

不稱可也于芑山何有嗚呼

芑山文集傳記卷之一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聘卿 較 余藩卿

記

余家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竊故冢宰余公。起家壬辰。筮仕于鄉。永新邑。邑父老。博士。弟子員。請祀公澤宮。今年公同郡士。痛理學。寢失。慨然曰。昔朱紫陽宗孔孟。創祠祀周程三先生。勸興來學。功垂百世。余公生紫陽之鄉。明紫陽之學。士

宗祀紫陽記

宗祀紫陽記

宗祀紫陽記

宗祀紫陽記

於式無闕言。宜請于有司。祀公紫陽書院。理學。其復興乎。有司俞所請。如紫陽例。蓋推本古。從祀遺意云。四方賢士大夫。益信公之足以傳也。屬予記其事。俾承學取法焉。予推古今儒臣。從祀之議。類失實不合。道。識者非之。它置不論。顏淵配享。始魏齊。于唐貞觀。益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宋追崇子思孟軻。然荀況。楊雄。王安石。父子雜然。進久之。退安石等。進周程張朱。司馬光邵雍。元始進濬川董仲舒。若是者。豈盡公論。歟。抑有幸不幸歟。明興黜邪說。崇真儒。濂洛關閩。

之教明于世。是時罷荀楊。進王通楊時。已又罷公伯

察泰。序顏何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諸人。進歐陽

脩。胡瑗。陸九淵于廟。而祀遠。瑗林放。鄭玄。服虔。范甯

于鄉。薛文清。王文成。魏恭簡。若而人或祀于鄉。或祀

于學。蓋斌斌盛焉。迨濫祀踵。繼羅念菴。過吉州。恥匪

人竝列。攜先人神主以歸。唐應德。卻其鄉公舉祠祀

之請。至引三桓為詆笑。嗟乎。近代祠祀無足榮類如

此。獨公起請。大儒後宗法孔孟。程朱。而其偉德盛業

大節之見于時者。尤顯。顏文清。文成。開若公者。謂非

集諸儒之成者歟。夫孟軻子思。可謂大賢矣。然不能

使後世荀楊不雜。進公生而服膺程朱。沒而與程朱

共尸。祝既不至。如應德念菴所悼歎。又公論久乃定

公之學。既明。則孔孟之傳益著。非非公之幸也哉。予

及公生平。簞屨。登侍御視。儼按秦。掌計總憲。貳樞。率

以忠敢聞。最著者如定國本。還詔書。抗逆。閣撤

礦稅。殄毛紅。平奢。蘭皆古大臣所難。絲公講學。素見

理明。宜其膺功著。而休澤遠也。今上方表章周邵

一程張朱六子。謂不當與漢唐諸人等稱先儒。下禮

臣議尊崇之公所學如此雖易名崇謚躋公兩廡可

以黜偽學風來茲豈合祀紫陽諸賢足榮公平哉予

生也晚不獲與公上下論議發明孔孟程朱之道猶

幸登公之堂從公子若孫讀公遺書想見公之為人

以予里中父老所歌慕賢諸予後先傳聞于公之子

若孫與夫公同里耆長賢士大夫之所誦述嗟乎公

之不合于道者鮮矣學者緣公嘉言懿行以求合于

孔孟程朱庶無忝于私淑哉公名懋衡字持國號火

原婺源人崇禎壬午秋月既望豫章後學某記

楊機部曰叙次見古法少原先生願此又以傳蓋

芑山生平不阿久當論定耳

王公書院記

崇禎十年夏四月宜邑袁臨侯視學三晉以書併袁

士民狀來請予記王公書院為予言公勸莖蓋袁李

官也富經術政成召入為侍御既去袁袁士民相

率建祠祠公公聞而恥之檄袁士民曰生祠豈非今

魏瑄瑄名忠賢天啓中流毒士大夫最酷所以僇身赤族者哉毀諸袁

士民聚族謀曰生祠非古也祠懼失公意弗祠則闕

念公先是以經術經世勸人讞獄率木諸理學書院

理學所自出楊曰王公書院可咸諸生時借同學某

為公門下士知公稔不忍以公去志尸祝請次其事

鏡諸石予攷江國書院白鹿鷺湖特著它郡邑雖設

書院教道頗失實袁故書院列郡乘者昌黎張巖昌

文外獨宗濂至今傳按沿革錄宋康定中周濂溪攝

蘆鎮立書院鎮西教授及門後人即其地建祠又于

邑治南立濂溪書院竝祀焉學者稱之舍是無稱書

院者後數百餘年袁復稱王公書院云夫公之不樂

袁有祠豈惟恥與瑄比名勝實非公志也理學其在

斯與遂予居里門聞袁士民誦公無間言或告予曰

公廉介不苟取。正身抗行。惟孔孟是師。嘗戒及門曰。龍無欲者。莫制不則。人臨之士。馬可以欲自醢哉。又嘗曰。士學寡要不適用。雖蒐綴古汲冢羽陵。攻文辭何益。或又曰。公無細巨必謹。始通籍來。袁能其官。整學詢民疾苦。訟牒旁午。至罕留滯。民以故不冤。少閒進諸博士。弟子員上下古昔。誘之以忠孝。厲之以風義。酬唱講評。衍衍如也。甚者為諸生授麟經。被服儒素。數抵張生塾。張生自熙少業。毛詩已從治麟。經公教授如塾師。寒暑不少輟。不稍勦。獨峭直。少喜可。嚴格執人。請調莫敢干。以私迨

其去袁也。厄區七箸。凡袁有者。委諸袁。袁無長物。數卷圖書而已。況公強仕。方出為時用。日自為預擬。歸隱圖。公自書圖後云。讀書學陶淵明。不求甚解。飲酒似邵康節。最喜微醺。思頤頤元亮康節。開未幾。果以名御史予告歸。杜門掃軌。單精論述。四方賀其門者。公傲湖學課之。嚮服。日以衆。公後先束身蒞官。愛民造士。類如此。予繇是知公服膺理學。非一日蓋所得于濂溪者為多。而袁士民今日之以書院祠公。視昔祀濂溪。相差埒盛哉。雖公去袁弗獲宵斯。隸斯。

記作袁士民。食公之德。佩公之教。登斯堂也。若或見公焉。相與講磨。漸漬重廉。取敦禮義。蒸蒸未艾也。公所貽于袁何如哉。或曰。書院與時信誦。幸不幸存焉。當。熹廟時。攘排正學。毀書院。瑤祠遍天下。賴今天子撥亂反正。正學復大明于世。公書院得端然存。謂非幸哉。予曰。若公者。徒以書院廢興重輕乎哉。書院不能無廢。與公所錄。有是書院在。袁士民之心者。雖百世不祧可也。語未竟。張子爾公適謁予。予集以臨侯言告張子。張子曰。今天下郊野餘。忠孝。然盡書院非獨祠公公教澤是繫。推公學以教來世。匪私也不可以無記。遂記以歸之。書院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公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直隸泰州人。登天啓壬戌進士。諸始終是役者。例得書于碑陰。

此予代姜太史燕及先生筆。先是王先生司李吾。袁知予兄弟與臨侯獨深。卒未嘗干以私。此記叙。次王先生雖未盡。然一字不阿。肯實錄也。因歎。官如先生。去袁十數年。士民歌思如此。孰謂輿論。

王公書院記三

不古哉。予生平恥為貴顯。撰記贊碑誌。雖公卿大

夫。曠昔遊好。求予一言不可得。每讀本朝文集。

諛墓諸作。累牘盈幅。如羅主峰。李空同。李滄溟。諸

公。皆不免予心非之。故本集所存記文。自王公書

院外。僅余家宰崇祀紫陽一篇而已。自識

彷彿象山荆公祠記。而筆力簡勁過之。○王公理

學不甚著。獨其言行多與古合者。宜芑山稱道勿

絕也。王公竟以此傳。○書院理學所由興。袁置理

學不講。雖書院奚益哉。王公拒生祠而得書院。亦

以在人心者不容泯耳。苟徒以書院重王公。而不

知理學所自始。恐王公終不肖也。後學旅自勲辛

卯仲春朔日識。

芑山藏書記

予弱冠嗜書家世多艱不獲觀先人遺籍又鄉先達

豐顯皆不喜聚書開就它郡借書作蠅頭字手抄還

之語家仲季曰書在四方宜出購里居抄借非計幸

未予走京師上南離臚古今理學經濟書目藏諸袖

賈人持書目中書索售倍其直家中餽遺脯資自菽

水餽賃外悉購書無少吝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

千卷有奇近代名集稱是甲戌載歸將建樓居之弗

果已念衰地僻士起家制科獨博雅不少概見無他

書亡士廢學耳袁學校歷年久宋淳熙五年知州事

李公杓鼎新之設稽古閣藏書元至元中路總管張

公熙祖復建尊經閣二公意誠然二公徒知尊經

稽古一切古書遺經皆闕焉不詳高朝洪武二年

太祖詔天下郡縣建學袁以汀江記封間然是時郡

學書未備也世廟中分宜嚴循國為鈐麓書院

祀先聖止善堂無藏書先是高宣太宗伯敏書送學

政邑志所送僅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名臣

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菴文集西山讀書記文

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蘇文忠

集及孝順事實。為善除障。明倫大典。義勇武安王集

而止。二十一史雖載。缺不完。又其書獨私之。鈐邑無

補郡學。又皆散棄。蠹蝕不可識。因歎袁建學以來。是

閣增舍。置田蓋有之。所少獨書耳。急欲出。芑山藏書

置郡學。尊經閣。續建稽古閣。講堂數十楹。廢產買附

郭田數千畝。籍學宮。使世掌之。佐郡人士家貧好學

饔飧膏火。諸費郡人士由是稽古適用。以博雅者稱

惡。至如予鄉者。抄借之勞。且困哉。雖然。予徒有其志

耳。丁丑。臨蘭賊掠。書藏。盧洲者。皆廢。廢讀書處。逸

什之三四。戊寅。居金陵。增續補輯。如初。癸未。徙家南

村。方擇別經。史子集。副本出公郡學。以竟始志。寇攻

城。城陷。冬。左師以援。勅至。屠城。芑山藏籍。燬什之六

七。甲申。春。扶母避亂。將之閩。援山中。遺書僅存者如

千卷。笈以自隨。每憶居金陵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

卷。有奇。悲咽不自勝。孟夏。客海。聞國變。撫卷流涕

秋。載書入信州。與安葛川家焉。葛川有桃花。鴨印宋

尚存。乙酉。借季第。暨及門。刪定四書大全。辯行世。會隣

寇窺葛川。將母竄山谷中。寇退。則書又逸。什之八九

予。盡然傷之。或告予曰。遭亂。救死不贖。焉用書為。兩

都中。祕書安在。張子獨抱遺書不置。何哉。予曰。治亂

皆不可無。書祕籍。蕩盡。賴芑山書存耳。世雖亂。未有

一日不衣食者。書猶衣食。豈遽廢之哉。今天下干戈

未戢。芑山書在。葛川者。異時不知存軼。何如始為記

以貽後人。袁守宰及鄉先達之賢者。推廣予意。補昔

人稽古尊經之闕。使古學賴書而復。又使天下後世

知書不可廢。學不可輟。則書雖亡。猶存。予復何憾哉

芑山藏書始末。書存葛川。誰贖。列其目如左。仍類

芑山。蓋不忘所自云。仲秋月。既望。葛川旅人張

自列記。

書存亡有幸不幸。隋嘉則三十七萬卷。唐乾元七

萬餘卷。宋弘文二十萬卷。皆相繼燬滅。然學者未

可以此廢書也。廢書必廢學。廢學必敗道。誰之過

與。雖然。書具在。尤當深求讀書法耳。自識

沈治先曰。朱元晦建陽縣學藏書。記陸稼書集

記。皆舉一端而言。感事諷時。使學者慨然興私淑

儒先博稽載籍之意。未有踰芑山斯記者也。

因抄借之勞。懷藏書之志。推己及物。真仁者事。使

芑山事成。古學庶有興乎。如亂離焚逸。何非獨芑

山之不幸。亦後學之災也。第勳議

芑山藏書記四

零記

崇禎十六年。袁自四月至七月不雨。苗焦卷。無復蘇

者。民相向泣。曰。魃災我。我。已。又。聚。族。謀。曰。弗。獲。

我。殍。近。呼。迫。安。之。率。老。稚。詣。祀。邑。泣。請。蠲。祀。邑。曰。已。

蠲。必。不。可。得。檄。司。巫。零。零。累。月。早。益。甚。民。田。近。陂。渠。

者。日。枯。棹。不。遑。它。宦。田。壤。接。則。宦。佃。實。梗。之。雖。百。枯。

棹。何。益。宦。佃。曰。我。能。禍。福。若。何。零。為。煽。宦。僕。數。十。人。

絡。繹。阡。陌。間。渠。自。上。流。趨。民。澮。者。絕。流。導。入。宦。晦。民。

不。邀。涓。滴。迨。宦。晦。水。溢。宦。佃。決。令。它。道。出。委。諸。壑。民。

視。苗。立。稿。耳。宦。佃。又。誅。民。曰。若。欲。澆。盍。賂。我。民。粥。未。

履。雞。豚。往。賂。佃。得。賂。與。宦。僕。酣。笑。為。樂。不。了。澆。如。故。

民。志。莫。誰。何。也。仰。天。泣。不。已。或。曰。宦。佃。暴。羣。詈。之。宦。

佃。笑。曰。若。輕。我。獨。不。畏。宦。邪。須。臾。數。十。人。前。曰。我。宦。

家。僮。孰。我。當。毆。詈。者。垂。髮。泉。愕。胎。無。人。色。顧。諸。宦。門。

扇。弗。得。入。泣。而。還。或。曰。不。賂。宦。僕。禍。且。酷。宦。僕。陽。受。

金。而。陰。阱。之。導。佃。肩。愬。宦。曰。甲。某。爭。溉。乙。某。毆。某。佃。

曰。魃。災。我。魃。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百。人。未。幾。又。

曰。魃。災。我。魃。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百。人。未。幾。又。

曰。魃。災。我。魃。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百。人。未。幾。又。

有市猾者思行劫罔郡也曰故事早擊龍湫乃雨非

啣郡邑命不可郡邑曰姑擊諸猾收召諸無賴揭竿

往夜肆掠殺人里老跡之則曰我啣命擊湫者羣譁

去或歎曰雩盜竿也民何辜魁害甚矣益以宦益以

佃僕猾則是天早一人旱四也不荒于歲荒于人素

豈不殆哉選予遊四方聞苦澇苦催科傷之今里居

又苦旱患滋蔓不止于慕古范文正劉善明思有以

拯之弗逮因次其事以明虐有熾于魁者而尤慨東

茲土者之扞暴備災失宜也俾後之仁人君子鑒焉

卷之二 李記二

郡人某記

劉伯宗曰何滅監門流民圖李讀一字一淚語云

百姓焦愁結成恨暑安知非天以此警勸勢人而

彼且因之獲利天殆無如何也○莊語出以滑稽

似昌黎毛穎傳

厄記

予自少至壯厄不勝述述其著者萬曆乙卯予隨叔

祖泊舟章江友人招予飲它所抵暮返舟天雨舟距

岸二丈餘架長木板渡之版滑踏及版之半忽墮舟

人愕曰水深數仞既溺無更生理叔祖方惋歎無如

何也適竹筏浮其上不死厄一崇禎己巳同魏吳上

舍兩造忤魏守田公十一生謁守謝罪守意解年少

生撰匿名帖誚讓守守信讒首坐予文致訐上物自

學使者襍革之督學陳公名懋德里人咸為予憐憫

題復蔡姓崑山人

卷之二 厄記一

予笑曰曾參殺人豈待辯而後雪哉督學督于非辜

予得直厄二辛未遊京師客友人袁臨侯邸舍臨侯

由侍御左官南大行趣予同返金陵晨發臨侯專稍

卻丁先過七里莊遇盜盜索金急與中寶索百餘金

蓋南大鴻臚屬臨侯餉輦上諸公羨餘携還者臨侯

鴻臚公猶子公名為大私惟金非已有倉卒與盜非信又

業泗成辰進士死○生○亦○大○云○世○出○獨○第○是○此○嫌涉瓜履捐它金唱盜自免非義死生有命毋恐與

盜持盜怒操刃中頰血濺衣裾不為動盜引去夜遇

臨侯告之故臨侯曰金失袁子得代償盍自愛予曰

盜攫金又殺我若何張子豈百金贖哉尼三甲戌子

丹黃制義東鄉艾南英好諛盜聲聞。曠予批駁其少

作誣三大罪刻書徧布天下。屬親善挾所刻書來哀

陰刺予過失不得聞。予貽書更相難折。使自知引然。

東鄉由是噤不敢妄發。尼四丙子就試南關。報罷。束

書旋里門。閱邸抄見袁臨侯被逮。思伏闕訟冤。馳入

都過汶上諸計借同行前子十餘里。子夜迷失道。僅

一僕兩肩輿。時剽奪四出。僕惟怯左右顧。子曰。視前

路坦者姑疾行。望火光所在。旅舍可問也。急下車步

命肩輿前僕隨。頃果見火光呼之。同行諾曰。宿此因

宿焉。尼五戊寅子里居。已卯春復入金陵。就試。邑諸

生某與曹姓訟。見郡守與予頗親厚。疑予受金。以竿

牘抵守。左袒曹姓。誦厲數至。子曰。烈一字。則說此行

當葬魚腹。比歸舟過左蠡。風濤作。幾覆。同舟皆出涕

子仰天曰。死何足惜。獨不幸死。此何以自白于里中

兒哉。須臾舟及岸。無恙。尼六癸未冬。左賊屠城。仲弟

罵賊死。賊獲所予。頰傷于左臂。及左耳。老父老母。季

弟被重創。垂絕。母季弟幸存。老父捐館。舍子伏枕。出

涕。自分齋恨。歿閱一旬。念尼七甲申國變。同季弟扶

毋避。葛川。葛川冠警素亡備。予推古兵法。創設五營。

請華社。倉助團練諸費。兼申鄉約。移書當事。頒條科

行之。或謂予籍鄉勇。充郡縣伍。為異時抽丁累。又謂

予名雖禦寇。實驅鄉勇自衛。謗語日沸。人無固志。尼

八光。酉寇退。子閉戶著書。亡何宵人柄用。黨獄

熾興。特參相國新建姜公不已。株及予。樞部阮大鍼

榜予姓名通衢。遣官校逮。訊不一月。陪京陷。或曰。黨

禍自此熄。予泣下曰。黨人不死。非幸若宗社何。尼九

丙信州潰。葛川岌岌。或曰。五營其禍始乎。予

曰。事與扞寇前有司。牒具在天。豈忍寬此。一方使聯

首戮。哉安堵如故。某生又訛言弘。匿子舍。邏者不

時至。且屠葛川。衆疑子夜亡。各挈妻子它遁。友人趨

告子。子曰。昇哉。訛言無足信。子晏如。諸君何疑。懼為

遂定。尼十此十厄者。可不謂艱且劬。然予往往安義

命。以迄於今。益信古聖賢當厄。無毫髮幾倖苟免之

意。皆順受其正。豈獨予哉。雖然。予僅述尼之著者耳。

尼至于不忍言。不能言。孰從而知之。世未有尼如予

世之集 卷之二 尼記二 十五

世之集 卷之二 尼記三 十六

者也悲夫。七月望日旅人自烈記。

危苟止此。豈非厚幸。然異時有甚於此者。安之而已。造物如予何哉。自識

世山文集 卷之二 見記四 十七

葛川書歸芭山記

癸未冬遭亂自火其廬弗顧書僅存甲申正月朔四出奔過豫章笈書扶老稚之潭陽。時培兄及關道梗方二歲

退六月僑信州葛川書寓葛川旅舍乙借季涉陞難。遂。亂。不。宜。適。廢。學。多論著忘其在顛沛也丙碎。石。可。辭。書。不。下。版這膺辟召擁書大息不

就丁亥葛川寇虜甚懼書淪墜次始末自為記

奉母還里書不獲反畱一蒼頭視之母歸五閱月見自。首。至。此。書。字。凡。七。見。也。山。倦。港。不。忘。獨。耳。

背晨暮銜恤賦書輒出涕 故人 太宰 聞

予未死欲盡梓子論著以傳屬 直指 董成直

世山文集 卷之二 葛川書歸芭山記

指行部江以西首咨袁司李王 曰梓已山論著

孰先司李曰芭山論著富舊嘗奉 旨刪定四書大

全進 御明經翼傳莫先是書直指口諾六月望日所。見。自。流。作。題。別。

司李馳直指貽予書來山中告予故予時遂巡久之

尋念大全苟版行亦猶 先朝之文獻也書成變姓

名山仁未晚始詰郡城通刺王司李司李急徵大全

序例上直指移檄十三郡有司襄事已又發符傳

與安令 葛川隸興安縣 命役徒葛川書凡此。後。亦。字。屢。見。可。感。可。憐。

大全者歸芭山亡何書未反直指聞命旋都事中

十月葛川書盡反舟艘潰壞過半予罕書明曰閉者

以粹大全故汲汲棠書歸既歸書潰壞如此大全又

中廢如此嗟乎書何幸克至此極哉予年五十四歲

甚不能復出遊如戊寅居金陵輯補如初培兒九茂

又不諳讀父書書錄芑山之潭陽之葛川復錄葛川

友芑山幸而芑山存否未可知書視葛川所藏又

什亡六七痛哉癸未泊今凡八年書與予轉徙無寧

日後先得失廢與之故皆有足傷者不記懼後失傳

因撥取葛川載歸僅存者重次其目藏芑山併為註

芑山文集 卷之二 葛川書錄芑山記 二十九

使培兒異時得考焉庚寅十一月既望某記

借書寓慨意在言外芑山豈直為書記哉知者自

知行文俯仰盡變頤頤史遷特其緒餘耳 弟勳識

誰廬記

庚寅 太宰 直措 謀梓予四書大全辭

檄江國一十三郡褒厥事宜邑令王 諏吉召工就

芑山構數椽為剗刷地予因自為屋十餘間藏芑山

書籍退老其中亦猶古菟裘之志也落成及門諸子

議額芑山書院志盛也諗予曰是居肇自大全大全

芑山自剛定額不可易先生盍自為記予粲然曰諸

子謂此數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太守郭氏堂

構頗宏審後喬別立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四世廬

七日文集 卷之二 誰廬記 三

已易數主自兵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孤

鼠穴處主莫知誰何凡皆予後先所親見況前代賢

相如唐魏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粥或質丁晉公

甲第朝廷以賜外戚楊杲 卿 晉公始起甲第時杲卿

及杲卿無外戚起家晉公符 若然者猶傳舍耳人皆

得而有之惡在其獨為吾有哉李文饒平泉山居成

子孫勿售它姓形諸雜咏有吾廬日堪愛之句予心

竊過之追讀陶淵明詩亦云吾亦愛吾廬淵明後世

所稱達士也豈私其廬哉偶然廬之則偶然吾之耳

然予意淵明達則有之以語聞道則未也天壤間誰
爲吾有卽吾有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遷凡有
者皆不足恃而況吾廬乎故予嘗歎古人不治垣屋
不廣侈聽事割宅以處友焚券以還姬皆有合于道
然則廬而吾之者皆私也識者無取焉予先世敝廬
數區風雨莫蔽甲寅洎今三十年中徙居無寧日閒
取赫號晉誰廬額自隨每至敝舍坐則驟于床去則
載諸篋凡旅居皆然明乎芑山非吾有書非吾有廬
非吾有誰之斯可矣欲盡攫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

芑山文集

卷之二

雜記

三

曰先生過文僂淵明遠矣遂唯唯退是時予重違二
三子意不遽毀芑山書院額而于燕居仍額曰誰廬
不忘勅也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予若孫有之卒非
吾有也與其吾也寧誰自號誰廬居士云辛 某月
日張自烈記

徐勉之嘗怪世人謂是我宅言古今豪貴繼踵寔
其死矣定是誰室此誠達者之言它如崔躋室處
庳陋無步廡每至霖淖客蓋而屐以就列位焦先
自號所居爲蝸牛廬一日野火燒之輒露寤雪中

祖臥皆予所不取凡事不近情孤行一意究竟不
合道予生平未嘗懷居然求蔽風雨而止一廬耳
誰之可也無之則不可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君子不由也予于崔焦二子亦然又識
此芑山寓言也然皆實理昔賢云建安亦無朱元
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推此類求之獨廬非吾有哉
悟者自悟 帝勳識

芑山文集

卷之二

雜記

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曠 哲 較 伍 侃

記

傲屋記

先世故廬。隸故相國分宜鳴珂里上。與從祖併居。居
○始。終。居。皆。秋。隘。前。後。秋。隘。凡。三。見。便。寫。出。不。復。居。
秋隘甲寅予遊邑庠既昏榻去突數武無容膝地宅
後斗室庳陋蛇豕雜處噎嗝靡停晷予哦誦愴如也
己巳予被讒將之燕庚午十一月舉舊居出售從祖

芭山文集 卷之二 傲屋記

兼稱貸市楊氏宅一區距舊居半里許十二月率仲
季扶二親居焉傲居自庚午始辛未春如京師癸酉就試南
闈報罷歸息駕楊宅秋隘與舊居埒思入山著書會
族人有欲市楊宅者輒委券債之受直買南鄉龔氏
田莊為其時避地計癸酉秋失意南闈度天下危棘
為備居友人錢駿伯名經濟甲子舉人癸未調選授雲南大理府推官未至官卒
城南總戎第衛弁石園勳舊宅駿伯得之世嗤予棄居謀食予曰
居可餓食誰哺豈過計哉甫暮駿伯口趣予它徙乙
亥復傲鳴珂里上彭宅故州倅彭學憲宅以百金贖彭宅與予嚮

出售故居咫尺是時從祖撤故居新之輪奐燁然予
非。善。故。居。感。擊。之。
過故居未嘗不彷徨大息然不可復問矣丙子予復
就試南闈復報罷居彭宅十閱月秋隘視楊宅益甚

丁丑冬楚礦賊突窺袁十一月二十七日借仲季扶

攜老幼避居龔莊先是里人聞賊至皆踉蹌亡去予

雨登舟○下。葉。居。隸。不。樂。徙。予。號。泣。扶。二。親。行。冒。浦。入。龔。莊。康序傳粟足繼數月春賊退室家晏如

族友竊歎予蚤獻云己卯予卒事南闈復報罷寓金

陵刪定四書大全不果歸庚辰仲季念二親老方築

室龔莊然龔氏故基半入鈴宦張納言公子叔遠所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傲屋記

張公諱承詔己未予倍直市之屋成奉二親宴笑者

進士時官南銀臺○天。幸。予倍直市之屋成奉二親宴笑者

凡二年辛己春予攜側室傲居西鄉李宅日涉覽二

十一史足不踰戶限壬午春予將就試南闈側室娠

二月移側室就龔莊與母同臥起予既行三月舉埒

兒四月冠掠南鄉闔室惴惴仲弟急稱貸買城南陬

彭宅避寇邑。諸。生。彭。時。舉。以。弟。通。官。出。售。家。仲。家。仲。倍。直。與。之。十月予還自

金陵舟次廬洲方彙書趨龔莊里人諭予曰若家久

徙城南龔莊闕然死耳予任佗良久詢之則仲季徙

自壬午六月望六日也予躡入彭宅見家人像若隔

世。謂。曰。決。策。入。山。寇。卒。驅。就。城。何。哉。逾。數。月。逆。賊。張。

獻。忠。攻。袁。撫。軍。郭。都。賢。棄。城。夜。亡。時。撫。軍。自。會。紳。矜。督。移。鎮。袁。州。

率。賦。散。賊。聞。左。師。赴。援。尋。引。退。左。師。蹙。踞。城。內。外。放。

兵。四。切。南。鄉。無。一。姓。免。者。先。君。仲。弟。並。遇。害。予。與。季。

扶。母。它。竄。懼。兵。竄。予。宅。夜。命。伴。自。焚。之。屈。指。庚。辰。始。

構。至。癸。未。僅。四。稔。而。拙。初。瓦。甓。燬。無。復。遺。豈。非。天。哉。

予。念。母。年。七。十。三。墳。兒。甫。二。齡。集。覆。將。焉。之。擬。僦。居。

姑。宛。瀨。上。十。二。月。二。十。日。屬。季。促。辦。權。窆。先。君。仲。弟。

訖。甲。申。正。月。朔。四。日。挈。家。出。奔。舟。過。潯。江。友。人。袁。臨。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僦居記三

侯。復。督。潯。聞。予。遠。遁。急。延。予。居。趙。氏。半。園。半。園。趙。石。谷。別。墅。名。

光。井。乙。丑。進。士。九。江。人。二。月。十。六。日。予。獨。放。舟。之。金。

陵。時。予。奉。母。居。半。園。陵。僦。居。直。城。強。埠。村。楚。黃。友。人。不。三。日。發。潯。江。

梅。惠。連。慨。出。嚮。所。買。田。宅。未。受。少。直。悉。舟。予。惠。連。名。之。煩。黃。

州。府。城。人。大。中。丞。國。楨。之。子。工。古。人。予。返。潯。辭。臨。侯。

文。辭。以。俠。聞。乙。酉。補。蔭。改。名。嗣。勳。予。返。潯。辭。臨。侯。

就。強。埠。會。逆。賊。陷。都。城。時。甲。中。三。日。予。崩。勳。曰。國。

社。且。屋。何。以。家。為。獨。母。老。漂。寓。良。苦。耳。遂。棄。強。埠。客。

潯。逾。月。慮。潯。亡。備。變。卒。起。叵。測。母。老。淹。潯。非。計。不。數。月。左。

外。無。難。類。至。今。恨。之。予。以。先。去。幸。免。五。月。朔。六。日。急。

發。權。返。豫。章。臨。侯。慰。留。甚。懇。予。不。別。臨。侯。遂。行。道。巨。唐。友。人。宋。未。有。

名。之。盛。已。卯。舉。人。割。宅。招。予。予。辭。去。十。九。日。抵。章。門。

著。心。性。圖。說。行。世。見。友。人。楊。機。部。兩。人。相。持。泣。皆。失。聲。痛。國。變。也。機。部。私。予。

曰。四。方。崩。裂。宜。之。閩。不。則。家。信。州。子。適。往。我。且。囊。書。

以。來。予。諾。二。十。二。日。予。發。章。江。二。十。九。日。自。河。口。抵。

鈴。山。將。之。閩。潭。上。抵。關。為。關。卒。遮。過。弗。果。七。月。朔。七。

日。退。入。信。州。寓。友。人。徐。慧。后。宅。予。以。城。居。嘈。嗒。欲。匿。

影。村。鳴。閒。柳。風。沐。雨。數。閱。月。胥。宇。不。獲。久。之。徐。孝。靖。

遣。伴。導。予。就。興。安。葛。川。葛。川。距。發。源。數。百。里。友。人。余。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僦居記四

大。微。中。台。復。割。宅。招。予。居。率。山。予。慮。母。老。憚。跋。涉。不。

赴。自。甲。迄。丁。家。葛。川。凡。四。年。二。月。母。年。七。

十。七。泣。謂。予。曰。兒。使。母。一。見。故。鄉。墳。墓。死。不。恨。六。月。

朔。辭。葛。川。將。母。返。龔。莊。黍。離。在。望。念。違。者。僦。舍。異。鄉。

倘。嘗。險。難。數。愴。惻。出。涕。入。郡。城。過。從。祖。新。居。悉。化。鳥。

有。益。歎。陵。谷。代。遷。嚮。予。過。故。居。仿。徨。大。息。無。益。也。九。

月。就。龔。莊。構。數。椽。怡。母。榆。暮。十。一。月。落。成。母。香。乘。世。

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予。之。謂。也。自。庚。午。朔。

故。居。迄。今。十。有。九。年。其。間。或。棄。屠。市。田。或。粥。田。買。宅。

或既做不住。或買宅中棄。或自壽宅不久居。嗟乎。世豈有通竄流徙。如予者哉。雖然。唐鄭權官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嘗做屋以居。杜敏自去安仁里故第。入年中凡十徙居。古人皆然。徙豈獨予哉。後世苟推求予志。知予往來僑寓。脩業砥行。罔敢自失。墜因深明古今得喪。偷戚之故。難祖宗田宅無足恃。未有不積德累行。克永世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可忽乎哉。它若予踈踈燕趙。齊魯閩楚。吳越閒後。先四十餘年。求一日晏處。做舍不可得。雖家居猶旅也。別見

七和文集 卷之三 旅記五

記七篇 除夕前三日旅人張某記

堵兒未震。母腹之徙。龔莊既誕。母襁之徙。郡城未幾。由郡城復徙龔莊。癸未冬避兵。老僕攜兒竄伏崖谷閒。徙不知凡幾。甲申春隨予出亡。往還舟車。潯不已之闕。闕不已之信。復繇葛川返龔莊。九年。中兒奔走弗遑。天實為之。豈盡父之過哉。今敝廬重葺。書卷尚存。雖遺兒以貧。實遺兒以安。宜不至如父之旅。食推困。異時思初惟始。無忘父手澤可也。又識

旅記 有序

今世備嘗旅之苦。莫如予。予少從塾傳。六年足未嘗踰闕。旅蓋自甲寅始。甲寅春補邑庠生。遠近遊從日衆。甲寅洎今三十有七年。無歲弗旅。無旅弗困。更僕不勝記。記予生平所嘗遊處。遭歷足資警訓者。錄授兒子。使異時不幸如父之羈縻失志。慨然思處旅有道。因取易旅象象爻辭。合予所自記者。進求之。宜少有感發裨助。惡在旅非學哉。予嘗兩之京師。一自辛未春。一自丙子冬。兩之楚昭陵。一自戊辰冬。一

七和文集 卷之三 旅記六

自己巳夏。兩之邗江。一自壬申冬。一自己卯秋。兩之閩潭陽。一自甲申夏。一自己丑夏。兩之婺源。一自戊寅夏。一自乙酉春。三之信州葛川。一自甲申夏。一自甲申秋。一自己丑冬。客金陵。則始辛未。卒壬午。甲申春予將卜居姑宛瀨上。復入金陵。往還凡四十有六。信宿平江臨安。句曲瀨水皖桐姑孰鳩茲。章貢匡廬潯江。皆環屑無足記。故略。至于遠赴友約。如河南固始。周一韓士琦。一韓出姜公曰廣門。壬申馳幣之固始。以冠亂中止。癸酉一韓慰姜先生請予為兒姪師。予將補蕪湖令。復攜其子謁。請益。毘陵陽羨陳定生。

貞慧。定生太中丞。曠公。廷嗣子也。定生子維。壯年負才。師事楊維斗。吳次尾。錢吉士。復問業于。後先馳幣詣金陵。期入西塾。教授諸子弟。皆不果行。記凡七篇。餘觸事偶述。見雜記。庚寅十二月朔日。旅人張某書。

戊辰秋。潛迹邑。蟠龍利舍。日覃思制義。絕造請。十一月望。友人邵陽令袁瞻。曠發使。曠書幣來山中。請予為家孫世琦師。瞻曠諱一。整己酉舉人。筮仕江。家治裝私謂仲季曰。祿仕須時。受脯資具。目前菽水。

朱之二 旅記一

七

亦于職也。十二月朔。遂行。時道上雪深尺餘。僕瘡前且卻。予弗顧。見者意予客遊。反楚出。昀語慰勞。不謂方辭家。客昭陵也。夜次萍邑。酌酒發行。篋宗子相詩文讀之。歎曰。菽水闕。故出遊。歲盡親與仲季俱得無恙。楚遊。困乎子闕。養非孝。若何以遊。重二人憂。擁衾大息。不能寐。遲明復就道。疾驅車前。越數日。道臨湘。歷湘南。龍城問古黃陵。汨羅道。鄉諸遺跡。慨然仰喟。夕老。經過旅宿。見田家。頽垣。芟舍。乏。藟。鑄。率懸。鏘。炊。食。被。嚼。無人。色。予曰。楚人家。居。苦。客。遊。豈。足。悲。耶。夜。

作哀田家詩。見志。除夕前一日。抵邵陽治所。郭外。聞比屋伐鼓。鳴角。聲。旬十數里。問故。楚人曰。卒歲報祈。禮也。予曰。世傳吳鬼。越。今楚巫亦然。即祈報安用。鼓角為哉。晨起。馳寸刺。達主人。主人喜。急遣役。送人邸。署子升。自賓階。坐坐頃。召琦前。謂子如禮。晚治具。主賓侑語。如疇昔。少閒。予退。就寢。獨思。惟鄉者。宿萍。邑。讀予相詩。文時。泣數行。下。熱。諷。吧。帖。詩。三。章。欲。戲。徵。曙。已。己。正。月。朔。琦。執。贊。北。面。予。予。為。嚴。條。科。隸。隸。俗。作。肄。經。史。皆。之。學。日。益。進。會。江。右。學。使。者。奉。詔。遊。從。肆。非。也。

朱之三 旅記一

八

十三郡屬。食餼生充貢。二月十三日。家伴至。邵陽。趣予歸。應制主人。揖予言曰。先生負材。一明經。惡足。恩先生孺子。方請益。願投轄。毋去。予曰。父命也。從友。違親。不可固辭。夜與琦訣曰。是行也。出對大廷。獲少自施用。祿養。此始不則義。聚俟他日。子助。助。徐。哉。十五口辭出。郭驅車行。馳七日。夜還子舍。二十二日。買舟。東下。舟將泊。章門。直迴。颺。不獲進。比至。則榜發。已錄。同岸。彭生。汝明。予曰。失得命也。因歎。先是發。昭陵。馳。七日夜。還。歸。適自備耳。何益。三月初六日。歸。觀二觀。

惠甚又私謂仲季曰求菽水則之楚急祿養則之豫

章卒兩失之何哉居數旬同郡上舍生吳某者送歲

寓京師貸鈴邑嚴廣文金遺不償廣文愬郡守田公

守左袒廣文兩造廷咎生邑人士匿名誦讓守守志

誣坐予守初任予未嘗造調是時諸生為吳生請守

首罪予謝罪者凡十人予偶預焉守誤信左右深衣

十一生懼日長跪謝罪予閉戶哦詠不少屈久之予

得直時督學陳公諱懋德素察予學行既雪誣及予入京師復貽書勸予琦聞予失志

歸且遭謫復以書幣來請卒業友人袁臨侯為詩祖

行時臨侯官大行往開州治五月復入昭陵率琦講

貫如初董大司馬葬便道歸省

觀其徘徊展轉欲行且止欲止復行備極苦心非

芑山自為記烏知其楚痛若此哉為之泣下第勳

二

庚午春琦就童子試隨予發昭陵歸仲夏琦補邑博

士弟子員欲仍延予家塾予辭辛未正月予將北上

割裾行三月至京師客友人袁侍御臨侯邸第夜聞

卿大夫譚議矢與制科絕晨揖臨侯曰躬耕養親古

也焚筆去臨侯出涕曰子遠來親老祿養急焚筆非

計予曰使張子繇制科進得一官且僂親不去奚待

予疾脂車上道臨侯堅留予信宿私為予投牒儀曹

籍北雍尋改南臨侯方左官南大行六月偕返金陵

館予思補署八月朔上南雍後先謁少司成謝公德

溥大司成姜公曰廣二公皆國士予益用自憤是

時袁瞻嚙繇邵陽晉南廷評與予相見白門移書復

趨琦同予季來就業予寓金陵不數月琦果來壬申

冬暨癸酉春予皆講授廷評署中未幾廷評改井比

部將之官琦與季遂歸予就癸酉闈復淹金陵秋卒

事不得志日錄錄鉛槧閒謀歸不果丙子再試南闈

又不得志急歸省二親業戒裝夜聞邸抄見袁臨侯

以果御史矯劾逮入都予拊膺傷悼匍匐請闕為

訟寬語具上皇帝先寓書家仲季言予報罷方寓

金陵明年始得還里云懼以赴友難貽親愛十二月

朔渡江時予內側室鍾方七日急攜衝風雪馳三十

餘日始達京師丁丑正月朔就獄見臨侯兩人伏地

再拜拜訖相顧泣晉人士來唁臨侯獄中亦泣臨侯

曰咸料張子必來予曰人予我賀遠來相助豈私子

哉田生諷鄒志完語具在予始終自愛及哺予趨出

夜篝燈為晉諸生刪改申理學臣公疏達旦鬚半白

疏上三月朔四日復就獄與臨侯訣臨侯手寸械按

予曰子歸見我二白為我言死生有命二白無過計

予曰公論尚存旦暮寬且雪俟之初六日僦車南歸

侍御徐公養心復命其子公旦從予遊徐公先是令

予門受業丙子公走書幣要予予曰遠赴友難二親

且待俾人寓京師走書幣要予予曰遠赴友難二親

倚闌久無晏然阜比長安理辭五月朔復渡江六月

抵白門急買舟攜側室歸里七月抵家見二親始詳

白入都門月日詰旦持臨侯獄中書併諸當事申理

書疏慰安其家自後予雖詣金陵就闈試不復如京

師

丙子寓京師夜過友人袁瞻唼邸舍愾然有銅疏

荆棘之感密以告揭萬年或笑曰狂生謾語惡足

聽聞八年宗社墟矣不幸而言誤中哀哉又賦

制科可絕友難不可不赴見芑山權衡輕重處

非輕制科由士大夫無可與語者知天下必亂故

絕之末云不復如京師雖以志慨亦不屑就耳此

言外之意弟勳識

古潭崇化里。世傳朱紫陽鑄集註綱目始此。特建孔

子廟。歲釋奠如澤宮。後人額同文書院。祠紫陽其中。

天下號閩書林云。書林三十六戶部使者刻書檄各戶分領其事。若為例。它餘戶尚衆。

始予聞崇化富書籍。翁姬嫻劑。欲往觀。非一日。甲

申避地葛川。葛川距崇化數百里。許思輦生平所定

著書。就潭上悉版之。會羣盜掠塗。行旅咸辭舌相戒。

予方嚴裝行。家僮俄眩篋。資逸去。或曰。兆先告。宜

有戒心。予弗答。三月十七日發信州。宿鉛山縣。廿九

日踰關至崇安。二十日過山前店。是夜宿澄澗。嶺首

人訛許為口。二十五日至崇化里。僦寓清修寺僧舍。

二十六日明發謁聖廟。尋拜朱紫陽祠。越數武。遵前

令。睨視曰。彼乃恩聖廟。令。素無。並仕

至今請之。邑人。立毀之。復書壁間云。毀者。邑山張。某併記。年月日。凡十有八字。

見者悖評。二十七日。鄭子祖玄造。予相見如平生。惜

曰。寇熾。剽死載道。先生行李獨晏然。何哉。予曰。前却

不相直。故免。鄭子悅。喜二十八日。集鄭子宅。談甚劇。

與予訂梓。四書五經大全。辨及朱子通鑑綱目。綱目

季悉心訂補。輯古今諸家史。閩南先詰諸書。予異之。

評。問後與坊刻舊本大別。詰朝予歷覽里中後先書目。凡百十餘紙。叢俾禿屑。

首末凌雜。諸版刻充棟。皆無補經傳。因歎所見不逮

所聞類如此。四月初一日。謁辭聖廟。揖鄭子言別。遂

行。是日宿麻沙。初二日經蔡西山梓里。過蔡氏宗祠。

文節文忠正文肅四公皆塑像。太傅益國文節公。蔡西山諱元定。字

季通。係居上左右。則太保文忠公。蔡節。齊諱淵。字伯

靜。太師崇安伯。永國文正公。蔡九峯。諱沈。字仲默。丞

相。文肅公。蔡九像前各立主。主闕一。予曰。主闕不補

軒。諱抗。字仲節。像前各立主。主闕一。予曰。主闕不補

謂似續。何詰後祠。命從者盥洗奉主几上。次第拭觀

之。自唐暨宋。始三代。訖十三代。主各詳名爵贈諡。三

唐贈太保。蔡梅公。唐伯祖。勅封武安王。蔡桂公。典安

王。蔡樟公。桂樟合一主。其下注云。血食南臺。宋四代

贈嘉議大夫。蔡煬公。五代贈通議大夫。蔡克顯公。六

代諡文敏。蔡仁公。七代宋聘君。五二處士。蔡伯充公

八代宋國論。十七公。蔡諒。十三代宋資德大夫。蔡度

公。宋國史。仁齋。蔡亮公。度亮令一主。旁注云。諸誌二

公。捐田三百。予斂容曰。世澤如蔡氏者。幾姓哉。訪諸

裔孫。則里中人云。今蔡氏稱諸生者。僅數人。予為大

息不置。初三日宿崇安。訪覽劉忠顯。胡文定諸君子

異之。四可尋棄諸友人李章華為予言生特狂謔耳。

亡它能。先是華華著易導大史黃石齋有予笑曰士

競盜虛聲豈獨一丘生哉初九日旋葛川復閉戶著

書自後鄭子與予聞問不絕開三年戊子予絲葛川

歸里先姓尋即世撼頓亡俚卒不忍廢書已丑夏退

念鄭子前約欲重鉞大全綱目借季暨俞子塞新安

人家貧嗜學工歌詩兼精戈法數千里從袁子世琦

請潭陽六月初三日發芑山過安平取道綏城揮汗

逐數千里然往往迷失道相與左右顧憩道旁覓鄉

導乃行半復迷閒以已意躡行人故術曰此必衝

也。蓋疾趨已而果然夜宿旅次酌酒環坐指屈窮失

道。賸賜處相視笑樂予曰幸不效窮途泣耳七月十

六日行次光澤寓唐氏樓居樞絕發伴白鄭子告急

鄭子齋金囊糲趣伴日夜兼程逆予伴運遞不果來

一夕予夢遷卒百十人懷甲挾毒刃躍入飭執季與

予請幕府將斬以徇。徇俗披衣告琦輩曰不去禍且

及晨與戒諸從者毋出戶謹伺變不移時遷卒果踵

繼。執季予對曰若無諱見幕府白。生殺惟命卒

環擁季前予袒跪從季抵幕府。時鎮邵武者幕府曰

賊偵法罔貸俟閱實踏諸市命卒牽送獄一時謹嗽

毛。咆觀者如堵牆予兩人仰天號冤不絕口顏辭無

少屈比就獄自分必死兩人相顧謂曰古以身殉者

者誰哉予時渴甚向行卒索水二盞啜立盡復謂季

曰死生命也趨潭陽則死道路伏芑山則死田廬死

有異乎哉已又怛然曰兒九歲與父永訣天也獨俞

袁二子不憚數千里從予遊進退維谷將安之語未

既幕府廉得實命卒趣出獄竟釋之反寓俞袁二子

為予道幕府訊居停語甚詳問行李則衣櫛帷褥屏

履悉擄去獨書存耳是時前所遣伴來自崇化距旅

次不數舍聞予被執却馳三十里不顧予資竭不能

前適有劉生者。劉不知何許人詢之則劉產也予素

書計直頗厚乃公非負人者蓋受之。捐囊金餉予

我死宜斂骨歸丘墓禍不汝蔓何憊憊至是伴錯愕

垂首退八月十四日入崇化里見鄭子鄭子曰先生

何遇之難也幸無恙急館予書帶草堂指畫重鉞大

何遇之難也幸無恙急館予書帶草堂指畫重鉞大

全網目如前約予遣伴往葛川笈大全繕寫諸葉挈

以來伴至葛川取大全中道亡去庚寅予命使葉葛川書還里見伴備河口客舍後迹之不獲鄭

子業鳩工經始居累月土寇蠶起日忽然里中里人

跳身去一日劫質鄭子季第襟疇橫索賂聲言賂不

時至必殺之季鄭子先妣孺人愛子也鄭子懼貽尊

甫憂襟白之尊人歲進士名以初字體復質心機學隱身不仕里人賢之方捐產脫季

復割金館穀予十一月朔襟疇將返舍前一日予辭

鄭子走閒道入葛川擬束書還葛山朔二日袁子偕季仍道

光澤歸袁山俞子以疾極不果行鄭子留俞子居宗

光澤歸袁山俞子以疾極不果行鄭子留俞子居宗

祠人瑞堂予自甲申春至己丑冬往來葛川潭陽雖

雁兵寇不死然寒暑荐歷瘠勞萬狀僮僕亡去凡四

人

毀生位補遺主寓瘴彰大意至光澤之變予所共

歷倏而犴倏而釋不自知其何以至此天平人邪

第勲識

四

壬申予客大行袁辭侯思補署秋七月臨侯以差歸

里予之儉寓食易又尹旅次又尹在詞重還自都門上南雍一夕予

疾劇比曙獨僵臥牀褥不發聲又尹疑予假意真勿

問睡時友人劉文甫過予文甫名芳節湖廣永州人排戶問狀為

致醫浹旬始瘥既累月廷評袁瞻唼嗽予困命琦將

金陵就予受業私告予曰海門令與某遊從久某為

琦尚未抵署書介先生行宜少佐脯脩先生無固十月朔廷評遣

役囊書導予之海陵十七日舟次維揚令奉郡符先

予至友人曰使君適來造調便予曰士前令非禮十

八日出廷評書抵令不往調令還答廷評書馳一刺

贖予予不受二十二日僦舟返金陵適商船狀與樸

類觸人詭曰客來客來姑處此予頰首入輒掩版其

上頰頰者竟日詰朝發權雨二十四日覆覆如注寢

所水深尺餘予狂笑曰張子魚平安之舟甫泊跳入

岸憩逆旅茅店命役沽酒持一卷端坐哦詠見者怪

曰彼挾策者誰哉俄一生前揖予曰客踟躕甚園莊

咫尺盍見過予喜與俱往莊雖低陋几上籤目卷軸

頗麟次潔整。生尋治具款予。予問生家此邪。答曰。

先子崔桐公丘壟在焉。以貧故屏居此。非家也。語未

舟急解纜。遂抗手別去。時生與予皆不暇通姓氏十二月朔二日

返廷評署。琦借予季至自袁。廷評曰。先生遇臨邛不

予告之。故廷評詆貶書讓令。令慚。馳幣振予。謝遇予

麾去。不答。絲是予與琦晨夜講授。如昭陵時。閒語及

舟中。遇雨窘困。狀相視。大息不已。壬申至己卯。凡七

予予戰藝南闈者。三三被放。已卯臨侯備兵海陵。九

月。予失志將歸。欲割俸為予治裝。遣使持書招予。

予復臨侯曰。張子浮稱在四方。海陵故多舊遊。聞予

來。必有以私于者。應之則傷義。拒之則拂情。豈惟累

子實。自累辭不赴。臨侯非海門令。比然予以得失有

如臨侯無能為也。且德王申。命造物苟困予。惟固窮耳。雖愛予

十月。維揚之役。故卒不往。未幾臨侯與瑞卸。瑞矯

幼臨侯。瑞顯名奉。坐鑄級調用。予聞而壯之。事詳

上。急拏舟。沂江千里。見臨侯舟中。十六日過瓜步時。

江都令歐陽丞為予友。大史楊機部禮闈所拔士。令

上調臨侯畢。尋餽予金。予曰。海門江都雖殊。其為令

也。令鮮不逐客者。卻之。十月十九日同臨侯抵金陵。

臨侯歸里。予復之吳門。十一月朔日。四方同學楊廷

樞。劉城。吳應箕。陳梁方。以智周岐孫。臨余垣。余維樞

錢禧方其義。凡三百四十人。合辭白國子何公。借周

公鳳翔。請以予刪定四書大全。咨部。檄江右學使者。

錢版袁州。予每念己卯。辭臨侯不赴海陵。壬申。請海

門。獨遊維揚。往往汗浹背。雖不枉刺海門。視古。閔仲

叔石。徂徠。何如哉。然予過維揚。不見令。邂逅得見。崔

生。崔生似知予。至今猶恨別。崔生遽不遑一寓目。几

上書為生平闕事云。

歷境類第一記。而介立駭。麟過之。蓋自辰迄申。芑

山又五紀矣。識益老。氣益壯。芑山之學。得之旅處

居多。此旅記所由作也。○未借崔生作結。殆感其

傾蓋如故。視彼朝夕昵。就不相識者。其逕庭何如。

士不逮崔生。亦可以愧矣。第勳識

戊寅率山余子大微屬其弟中台來金陵。出書幣招予入家塾。命羣從問業。予且言先王父冢宰貳樞。嘗據史事。關理人治兵者。為古方略。進御副藏忠貞堂十餘年。請評梓以傳。予許之。五月十七日。中台偕予發金陵。六月初三日抵率山。既至。大微款予甚恭。予登堂拜兩尊人。居家宰無隱園。刪釐方略。三閱月竣事。九月朔。予辭率山。返金陵。大微中台先應試郡城。予過郡城言別。大微帥諸子舉觴。祖予城南隅。攀

世山文集

卷之三

旅記五

五

近今交情所難
惜至流涕。十一日經宛陵。聞相國建德予告馳驛歸。所過州郡。迎送踵至。率屏息何道。左恐後。相國前驅

十數人。鮮衣怒馬。呵呼殷震。行者辟易。諸生乘驢不引避者。輒鞭之一。時駭張甚。予獨命肩輿疾趨。前驅方睨予。頃日相公歸里。宜節驛從。何呵呼為。且相公故熟知某汝。曹橫暴。白相公治。若罪前驅。不對躍去。二十日至白門。吳子次尾過。予曰。鄉者新安諸

同人乞吳子書為介。贊文謁張子甚衆。聞子閉關絕客。遂弗果。芭山何固也。答曰。非固。馳浮。慕者交。屬。瓦

已卯壬午大微中台兩就金陵闈試。復與予相見。猶發皆不遇。壬午予與大微各還里。大微期予贈言。予

為送余子還率山序貽之。癸未冬予遭家難。先君仲弟相繼歿。甲申正月初四棄家出亡。三月大微聞京

陷。專倖馳至袁慰問。不值。倖反報。已刺予還自金陵客海。五月初八日。大微親詣潯訪予。予前三日放舟

至南康。返豫章。將之閩。又不值。大微恸然去。七月予家葛川。大微書問至。道故。予感泣。且自傷云。葛川距

率山數百里。乙酉五月十三日。予偕及門俞子塞過

世山文集 卷之三 旅記五

五

發訪大微中台將至。發既夕。憩郭外僧舍。僧惛不為禮。予退宿旅次。或告予僧與發令同里。聞令押僧。僧

挾令張氣勢耳。予怒。僧陽跽謝罪。中叵測。予麾之退。是夜僧果疾趨入城。給令曰。有賊開來自商都。據

利舍往來刺探。宜備。令曰。諾。漏卒予起戒從者曰。僧

貌慘氣恭。必倚令。發我速銜書馳白余公子。公子大

名。鳴雷。一。車。是。生。動。上。下。文。如。絲。絲。鳥。跡。字長公。毋忽。黎明書抵公子。所令業部署鄉勇數百

人。衷甲趨郭外。捕予。僧竊喜。長公遽移書。令曰。過發

見訪者。芭山張先生也。公罔以逐客重某。辰僧言誣

勿聽令。迺檄鄉勇。還伍。不時長公遣伴。逆予入城。或

欲白令。答僧予笑曰。仲尼不容于桓魋。緇流惡足較

哉。釋不問。長公因下榻館予。詰朝令欲與予謀面。長

公曰。芑山厭握。不輕造請。公無煩枉刺。令唯唯。退

時大微居率山。馳入婺就予語。竟夕。中台返自海陽。

曹篁峙歸自臨汝。篁峙名鳴遠。冬未進士。汪子未齊。篁仕令臨川。因亂歸里。分發事。無

魯源後。先至二十三日。集長公宅。促膝畫天下事。皆

相視嗚咽。翌晨別去。大微度葛川寇方蠢動。瀕行。屬

予奉母入率山。割宅推食。無少恪。予念母春秋高。跋

涉遠。徒非計。辭不往。十一月。予挈家將歸。僦舟治裝。

德典及門。余子楷夜抵葛川。堅尼子矢廢產。梓行四

書。大全辯。因先錄古方略行世。予復畱葛川。丙戌冬。

方略成。馳使致率山。大微曰。成先王父志者。先生

也。捐頂踵。豈足酬萬一哉。予曰。張子免諾。責幸耳。尋

復梓大全。未訖工。子六月扶母還芑山。大微中台

雖情好如初。以亂離間。梗絕。凡二年。庚寅十月。余

子楷。筮子三開。舟行數千里。過予。襄梓大全。大微復

駟相車。弗顧。釋緇流勿較。詩曰。不畏疆禦。不侮深

寡。予于芑山見之。至馳書白余公子。預脫衷甲。難

九見先事之智。孰謂芑山徒煦媮哉。余勳識

芑山文集 卷之三 族配五

甲申子卜居信州。六月間與安葛川宋謝文節避亂故陽尚存。鴨俗攜僕逃往。儼鄭氏數椽。逆母與季暨

羣從家焉。未數日念旅食告匱。返舍粥產為卒歲計。

六月十七日發河口。七月朔九日抵家。出瀘村田售

溥督仲兄袁仲子。受直百金。返葛川。時仲子如溥寧

覲其親。予與仲子連舟泊豫章。仲子期借至溥。割季

俸相餉。時仲子季弟。予曰至溥往返三閱月。雖分故

人俸若葛川。嗷嗷何傾橐。中金給目前。溥潤未可邀

也。解戎去。八月十一日入葛川。拮据雖劬。食指頗繁。

往往仰屋歎。會信倅樊公永定。永定字康侯山西定

卓然戊子殉難。稔知予數捐俸見遺。予感其意不謝

死。士民痛之。乙酉葛川中寇。日驚徙。予集三都父老告之曰。寇恣

焚掠不禦。寇三都無土不墟。徙將焉往哉。葛川環山

峭。運守必固守。固寇無緣入。避與禦孰利。僉曰。禦利。

顧農家少。長畦壟不習。兵策安出。予畫策為條。上當

事。時守東道高公允。茲山東膠州人。甲戌進。請移

都社倉積貯助團練。創置五營。按子命壯健者。誠

勇編次營伍。營各有長。長各有職。諸器械旗幟符籍

衆稽古兵法。悉具部署。定授五營營長。掌之。又計量

一切長短利病。凡不便民俗者。釐之。又兼行保甲鄉

約。每朔望諸生詣鄉約所。申飭。高皇帝聖諭。扑其

背親凌上者。橫其藪。首亂者。士民率遵行。罔踰鄉

約。畢營長帥諸義勇。詰五營習步伐。擊刺馳射。隸課

以時。殿最以法賞罰。以信予閒躬親。甚之不替。年官

不耗芻粟。民不釋犂。釵五營聲大震。諸義勇疑出伍

曰。豈徒守哉。雖鼓行戒賊。由反掌耳。予戒之曰。毋

與寇。禍不幸。勢解力破。悔何及。計莫若守。善鄉勇。謹

如約。益自奮。予慮寇不時至。復做古干楸。聯紐主客

戶。每夕第番警巡。傳籌擊柝。達曙乃已。久恐怠弛。復

為夜巡。歌使童子。踴躍塗歌之。閒出少錢。飲諸警巡

者。示勞勸意。衆悅。葛川雖彈丸地。務農講武。隱若一

勁旅。云丙戌四郊多壘。予偕季讀書。不輟。門內蒿萊

滿徑。植竹數十竿。獨哦咏。其下別設圭窻。通樵汲。命

僕司啓廬。造請至。僕騎門謝卻之。已復有潛刺予要

害者。予于室西突井一。計日積薪。窻舍薪盡。夜起僕

昇薪入復闈戶。又栲曰。張子客新安。歸無期。書問槩不內。過者率謂予果客新安也。劉某者。里慈徒也。先是牙角講予。予面折之。劉銜予。莫敢發。頃以賂應募。充備神。氣憤甚。私語鄭子祿。遷曰。彼閉戶匿影者何心哉。思抵賊中。予祿遷就予語。故予曰。若豈能殺張子者哉。審殺我命也。且惡知若不自勦絕邪。甫踰旬。劉坐暴掠。戮于軍。祿遷竊快予嚮者言。左驗云。然予益安。義命雖拯。予有酷于劉者。堀不為動。卒亦莫予毒。大書壁間曰。曾母投杼。毀謗庸何傷。訟過而已矣。

苞山文集 卷之三 族其六

聖人微服。死生不足較。脩身以俟之。晨夕諷詠。用以自釋。馬丁亥。葛川饑。積粟餒者。日叩直樓。利私賂。所親給市曰。今米價視昨三倍。急倍直。俯之不則粟盡。雖直十倍。就糴立。耳。繇是直日。叩予。捐。膺。語曰。粟。○荒○千○人○非○荒○于○可○恨○
羨糴不平。豈誠歲凶哉。一日。予糧絕。遣伴手一。緣。誦。○風○有○交○遊○也○山○雖○其○姓○氏○所○此○能○無○汗○背○
友人質米。友人蓋風號。素封者。伴曰。飯甚安。用。繇。伴。啗。退。適市。僧持數斗米。伺予。急求售。問直。則曰。斗米直五倍矣。予將五倍直與之。已念我苟五倍直。彼將出。陪人曰。張氏糴且直五倍。此言一語。貧日益困。

是。○人○苦○心○也。○標之去。戊子春。土團督閩。噉血稱義。師數萬人。基處信州。飄暴四作。遣所部裨將二人。甲士三十人。入葛川。晝。蓬擁鄭生。索賂。生窘。五營裂。毗。額。○五○營○鐘○振○略○見○于○此○益○信○隱○若○勁○旅○不○是○五○營○
曰。此豈義師哉。捉金鳩。義勇長圍。俄藏之。血流波步。堂上謂。僵屍枕相藉。闖帥劉啓泗者。疾驅聲言。暑葛川。予急與父老約曰。老弱聽徙。避諸義勇。畱備禦。因計。諷劉帥退。數舍無賊。竟陰部分義勇。伏隘。觀變。擇善走者。職。誦探。又設營。升曹之。桂偕陳。應奇。密詣劉營。啖以金。比暮。趣義勇人持束芻。填衢路。奠之。烟燧。

苞山文集 卷之三 族其六

蔽空。鉦鼓聲不絕。予復召俞于塞。率家僮數人。持粟乘炬。操伍符。按次督。晉竟。內主客戶。○懼其為劉聲。吸。燬。聞數里外。遲明。乃少休。劉果閉壘。不進。謀告予曰。總戎萬一麟者。與前郡守樊公親。善。劉故聽。萬指縱者也。予因夜馳。書郡守使白萬曰。兵以曲直辨。老壯聞者。官兵激變。三都非三都。擅殺官兵。曲在官兵。某所親見。劉帥寢。兵則已。必欲角勝負。某請率先。五營碧以待。守告萬曰。張子言鑿鑿。且成備。撤兵便。萬曰。兵即撤。擅殺非法也。宜齋餉一萬金。檄夜至。三都趨。

諗予曰土瘠民劫安所獲餉萬金苟竭髓應不屠猶

屠耳予曰孳百金相機進止毋備復馳書萬帥曰必

責餉殆激變未已又激變也挺走民必亂宜蠲萬諾

械百金遺之事遂定越一日汪闖帥發新安復屯蘇

川謁予予告以劉萬激變狀汪懼移駐興安又明日

麾下偏裨百餘人繼至窟鄭生舍予召裨將呼之曰

汝曹屯聚地卽嚮者五營義勇一日殲將卒三十餘

人者也速徙毋自罹禍裨將色沮引去繇是士民踴

躍復家室無恙居久之里猾鄭某陰爲賊鄉導賊偵

私予曰我來雪宿憾無它張氏一門秋毫莫敢犯予

曰張子雖僑葛川葛川安危與共豈忍賣葛川自存

哉汝苟窺葛川五營劫勦不汝避汝甘詞囑予無益

也賊一日奄至諸義勇出死力控賊生禽渠魁二人

卽五營斬之賊退予告三都曰非鄭某導賊賊不來

卽捕鄭請五營聲罪斬首竿三日夜以徇又姜某贖

聚村落包然莫誰何予密諭曹葉二弁誘之出白當

事將殺之姜賂俞子塞求免俞子曰衆怒難犯不可

姜引頸就刃無怨言見者皆股栗葛川至今知避寇

勞禦寇逸後先獲安堵者實自五營始今三都彭

梁相擅歷視作殺賊狀聚土爲塔持四月初三日予挈家還袁羣

父老子弟惘然相弔不忍別五營釀五十金贖予律

弗受將行各換酒肴祖道上顧瞻脚蹶有泣下者予

雖去未嘗一日忘葛川也此○矣○幸○人○此○段○亦○變○丑冬予繇潭陽載至葛

川時安人坐予通負許懇與邑令發遷卒環屋索

予葛川人士遇遷卒曰張某性肮髒常買精老地名三都當合詞請

邑白誣若毋諱姑去頃臨汝書賈某故與令善過令

署見予名在案牘愕胎良久私謂令曰今豈有兩張

也山才集卷之三

爾公邪必誣也令告之故賈曰爾公天下士欲亟見

宜以禮先毋以人言賈戾翼日令急馳刺申款于予

予不答復移書邑諸生童享頰期予謀回予笑曰張

子捕不獲豈折簡可致哉享頰日敦迫不已予借享

頰造令令斂襟謝過予曰本餽予顧誣予通公以爲

通通卽償還肩肩與較哉先是安人餽予百金辭曰

大全庶凡安人助刻者立辭令出及闕哨卒遮予曰

焚去彼粥葛川數椽倍之助梓大全予退入葛川

若奈何輒逃趨白令令遣役送予出城予還葛川十

一月二十四日發葛川歸芑山不復與父老言創是

時僮僕後先。颺信郡百夫長鄭桓。鄭行十六葛川人。予嘉其桓越為勇。

素信嚮予。慨然從予行。晨夜跋涉。暨三旬抵家。十

二月二十三日。桓自芑山返葛川。期庚寅春復來京。

且之闕。庚寅二月桓卒。十月予遣倅至葛川。藁書歸。

問桓安不。倅舉桓卒月日告予。謂桓自分不起。疾革

猶自言。桓夢魂依依芑山。云問桓室。則已挈稚子。它

離予出涕為文哭之。嗟乎桓幸歸而死。藉不幸死。途

途妻子不得與。永訣旅櫬無還日。桓雖不銜予。何

以慰桓地下哉。予居葛川凡五年。始終與予親厚。無

聞者不死于刑戮。即死于窮困。其幸而存者。又或經

年乖隔。不相見。雖欲少答其私。卒莫償予願。悲夫。

葛川窟穴耳。尚可以禦寇。因念淪陷。非盡

強敵之過。由吾失捍禦方略耳。使芑山任天下事。

當別有措畫。如不遇何。識者詳五營始末。應知芑

山非殷浩房瑄諸人比。士不幸而不遇。不獲盡用

其所長。可勝悼哉。它如却溥俸。償妄人金。又其餘

事。第勳識。

七

辛未夏六月。錄京師返金陵。甲戌春。就姑孰。令徐公

約。公名養心。命其子日旭從予受業。已卯。公改。洩旬

友人楊維節卒。國子官舍。宛上沈子着生書來代計。

予夜發書長。涕明晨辭姑孰。至金陵。撫維節棺哭之。

越三日返姑孰。未幾別去。自癸酉迄辛巳。居金陵凡

十年。南闈報罷者三。壬午復辭家。應試金陵。念天下

多故。初場復擲卷。出不卒事。十月評闈。廣竣語友人

曰。國亂科目必廢。躬耕著書。吾志也。聞者嗤予妄云。

予後先僑金陵最久。其間慎出處。謹交遊。聞謫不沮。

見利不趨。蒙難不避。未易翫縷。盡予自知之而已。四

方賢士大夫宦金陵。聞予介特。率加等見待。大司馬

呂公維祺。嘗屬銓曹。徐公石麒。邀予入署。為予第授

經。予不往。呂公秩滿。將行。遊其門者二十有四人。麟

金祖。呂公江潁。予頂焉。諸生咸稱弟子。奉呂公色笑。

予獨行輩。抗禮不少阿。既逾年。呂公家居。復緘書幣

遣使馳數千里來金陵。請予序其舊所著集。不謂予

樂安人乙丑進士性廉直南中稱真御史乞南譙前河南御史金公光辰

介紹謁予命二子其謙其懋來問業禮遇甚恭未幾

成公以劾瑞逮朋從餞送者塞路予馳書相勸而已

予見金陵交遊聲聞之士袖文賀謁無寧日恥之粹

里貴顯官雷都者足未嘗一及其門先施者還答始

終不干以私屏居城隅隙地閉戶著書衆莫予知也

諸同人每戒僕伏城闔偵予出入予閒入城僕輒尾

予後跡旅舍反報不數日屢填戶外名刺累數伯紙

踰旬予又它徙矣院桐錢子秉鐙借方子以智數訪

予不遇留一詩見贈有避人數徙居之句蓋實錄也

寶應邑諸生湯廷璉者與內編李某郊李任廷璉殺

人訟于官坐法抵死某司李管廷璉下獄士類冤之

吳子次尾與廷璉過從久廷璉于予未謀而次尾告

予曰子盍為湯生白楊大史機部移書當事使得昭

雪感豈獨廷璉哉予諾一日趨告楊機部機部與李

某稱世誼不果予曰行有死人尚或塋之予未知湯

生次尾向予稱湯生冤言非誣張子避小嫌不以告

楊先生是湯生死于張子也張子既告楊先生楊先

生坐視弗救是湯生死于楊先生也可否惟先生命

言訖遂別機部廼陰發書白諸當事釋之廷璉既出

獄始見予次尾旅寓為詩貽予人極難篇中予復廷

璉曰古者信見疑忠被謫求內省不疚耳子抗憤迂

衆致謫有自宜少折節全身各勿謂曾母投杼無足

為會子可予勉之自是予與廷璉不聞問者凡十年

懷寧阮大鍼以媚璫罷秩居金陵都人士聞阮俠宕

善歌詩樂與之遊予未嘗投一刺每出謁聞阮在坐

急引避不相見是時予友周仲馭諸及門黨鬪角立

詬厲阮不絕口阮閒以書抵仲馭諸子戒門勿內立

焚棄阮志甚天啓閒左公光斗阮同里人也左公死

璫禍阮實擠之左公嗣子四人皆身受阮

推頓誓不共戴天阮益恟恟左公諸子與予夙有交

遊會史公可法可法為光撫皖痛左公死非辜為特

建忠烈祠祠碑周仲馭撰文冠予名碑末碑中語刺

阮入骨阮往往恹恹又已卯秋四方同人聲義

阮入骨阮往往恹恹又已卯秋四方同人聲義

公揭坐大逆不道合攻阮阮踉蹌夜亡頗疑發縱始

予與仲馭思中予不得閒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方寓率山甲申阮實錄

東山文集 卷之三 旅記七

東山文集 卷之三 旅記七

相國貴陽復官南樞部。坐朋黨百餘人。併逮予。卒文致它事。殺仲馭。不一月。阮與貴陽出走。時予寓葛州。尚著書不輟。云憶予甲申將卜居。賴上以母老不佳。嚮令予家。賴上阮必羅織予。必與駢死。詔獄予不死。蓋幸也。雖然予不幸不與同死。死則致命。遂志長與世辭。豈復奔播艱劬。日夜祈死。不獲至今日哉。

記自第一至第七。詳載年月日。獨金陵事不勝書。又皆事後追記。又推源春秋諱尊親之義。不敢發。

芭山文集 卷之三 跋七

人隱過故卒略之。至于後先淑身處友。與古人合符者。其梗槩具見。埜兒繼父志可也。自識

凡為記類述山川風物。獨柘州銘。鐫潭鐵爐步諸作。頗寓諷諭。予深肯其言。旅記無一篇不是事實。無一事不寓學問。今人雕鑿華靡。壞魂變怪。或有過于予者。予皆無取也。又謙

合綱目書法史遷敘事。而為旅記事奇文尤奇。後人讀七記。而以為不必記。豈論世知人者哉。弟勳識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三終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方爰發

較

雜記 并序

往者不足述然事無大小學問心術繫焉况死生毀譽之際痛定思痛未能遺忘志則木石等耳聞舉示二三及門使知世變非一雖瀕危蹈險宜順受其正苟能鑒往戒來取是記類推之亦儒者省躬寡過之道也追述罕倫次故年月日不備書

芭山文集 卷之四

一

將之閱經鉛山道上肩輿者忽失金方拊膺哽悞子慰之曰金失矣泣何益當計程績與汝金與人聞子言不信愈益泣適同行者不知何許人進與人謂曰若所遺金幾何與人告以實行者輒探囊還之與人長跪謝曰汝匿金勿出金汝囊中物也蒙見還願割半相贈行者笑曰我苟貪必不出金還若如我何還則俱還焉用半為掉臂弗顧去予急命仵詢行者姓名行者終不答予歎曰今遺金於市者蓋眾不則捐

利取名去攘寇一聞視行者不拾遺金又自隱其名者何如哉何如哉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斯人吾師也

二

書賈傳某者金谿人兄弟後先笈書市于邑邑人士嗜書者皆與遊然弟頗挾詐漁利書至昂直求售雖錙銖必較兄心非之一日子購書於其兄素敬兄樸雅倍直與之共兄曰書直止是諸購者皆然先生直獨倍何歎迺舉倍者還子如眾直受焉尋諭子曰使

芭山文集 卷之四

二

我胃受倍直則是自欺欺先生也可乎且惡知先是購某書者不以實告先生先生雖不責我如內惡何利豈可苟取哉况今日攘什伯於此它日失倍徒於我得不償失安在胃受者足恃哉子感其言銘諸座右復告家仲季曰傳某書賈耳有隱行而無市心它號讀書者莫之及且兄弟同業而樸不為詐染廉不為濫易執謂習俗果移人哉越十數年聞其弟貧困甚凡累貲日益贏然則贖與詐之不足以攘利又明矣士不書賈若豈非惑哉

三

葛川傲居楊氏舍舍傍斗室于讀書其中屋梁殿殿
甚初未之知也一夕于奴睡梁墜椽瓦皆裂聲漚然
子驚起呼童舉火視之梁適橫几上距于枕單僅咫
許獨碎一研耳嚮令梁墜於啖誦之時中子頭頰則
予之不死者幾希豈待殫殫殞厥身哉然卒幸而免
卜氏曰死生有命信夫

四

或讓予每屬里僧市諸器物費厚直直往往與器物

世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三

不稱非拙則愚子曰張子豈愚且拙哉自利者必欲
人充其類可以為盜利人者必損己推其心可以近
仁故與其利己也寧益人夫商賈未有不希倍售者
也里僧未有不覬少潤者也必物物稱直必銖兩不
稍假則商賈里僧之於子望望然去耳矧予生平欲
做古義倉義學施之於宗閭蓋已非朝夕矣苟卒是
志費當不訾今所市器物費幾何商賈里僧倍取者
費幾何遑屑屑與較哉然則予非拙且愚也雖謂予
未嘗費可也

五

子孫白門赴燕令周一韓約韓諱士琦河南固始人先是請于諸家塾為其子弟授經不果一韓服闋將發舟友人袁臨侯過補任蕪湖急移書招于入署子曰臨侯是時蘇侍御左官南大行司權王季重舊與袁子友善雅知子諱以尺素為子介宜少佐行豪慎無固于弗答臨侯遣使囊書隨子行予既抵鳩茲往晤一韓相見如平生驩獨不謁王季重使出書白于將詣權司上之于詭使者曰閣不內遠函若往不得達重若罪姑俟予輒取使者所持書藏諸篋頗不樂與王季重晤

世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四

言是時先于客燕有同鄉萬青渥曰驄鄒五從逢吉二孝廉二孝廉蓋皆疇曩與王季重交游欲邀潤者也一日子過二孝廉所見季重貽二孝廉札中客如也語讀未卒風二孝廉曰王公下逐客令矣盍去益自信子嚮者不樂見季重之未為固也少選子辭燕令返白門迨登舟適出臨侯書還使者達權司子終不投刺季重發書急倒屣迓子子解纜不可追矣越數日季重馳書報臨侯附儀函屬臨侯致予道意予反儀答書後是予不復與季重通書問不知者嗤予

圖云

六

居怕見子衿謁郡縣屢為聞人頓辱恥之竊書非公
不至四字於座右自警故子弱冠遊邑庠屏居不問
戶外後先公祖父母蓋有下車迄報政閱數年未繇
見子面者它國士子如司李王鞠劬先生鞠劬諱相
說泰州人
壬戌進士初任推官後遷御史識于儔儕中頗深器
以廉直著稱詳見王公書院記
重急命其子驄馬與子同學于辭公餘先生輒損驥
從目攜尊酒過子齋宴笑竟日子開謁先生先生則

老日文集

卷之四

五

飯子如家人促膝論古今人文自晨至晡乃退先生
數出生平論者示子子軒輊不少阿先生益歎子直
諒云一日聞家仲徙治麟經先生退食少暇備服就
家仲讀書處親為講授猶塾師之於弟子寒暑弗輟
數春訪郡邑利病子悉慮陳說先生虛受筆記多所
興除邑人未之聞也先生去袁為御史書問貽子踵
相繼子始終未嘗干以私

七

宜令朱子莊父母子莊諱茂器
與辰進士辛巳甫蒞任予將之

金陵謂家仲季曰朱父母兄可以無見度其從兄子

若子若諱茂輝必有書問抵子無怒焉不謀而理仲

季曰然頃之朱父母果馳子若書致子予詰朝往謁

不數語遽別壬午秋子就南闈矢志歸里門朱父母

亟訪子予告朱父母曰邑人士莫不知某與老父母

為世講某矢不關涉公事老父母雖折節下交不宜

數見過此古遠嫌之義也朱父母曰子羽豈私言游

者哉邑與釐多故惟子是吝義在相成何嫌之有子

遜謝不敢當日捷戶城南隅署門曰客遊久德甚

守拙遵分罕與親黨周旋願無督過歲暮朱父母遣

吏餽子金子屬吏持門帖走白卻弗受朱父母曰堅

卻復相勝非禮也遂止癸未冬謀報賊窺袁撫道而

下奪門遁時撫軍郭都賢移鎮袁州分守道
則岳虞密也懸空城待賊賊奄至紳衿隨

之獨朱父母劉二尹後縣丞劉敬
仁四川人子時方入山避賊

夜詰邑見朱父母商城守事宜朱父母言兵餉兩竭

惴惴懼翌日朱父母野服單騎行抵會城議請援未

幾左師來縱兵屠城去朱父母尋復任然先是朱父

母以他故見惡當事當事輒坐令率先棄城子為力

老日文集

卷之四

六

爭乃免。此中本未。惟子友。潯督袁臨侯知之。諸紳裕未之聞。卽朱父母未之詳也。甲申春。子挈家出亡。朱父母馳書抵山莊。唁子。子先數日。越竟。家僮彙書趨。至途。大白子。子受書不報。

八

袁太守某信讒。疑子不可近。會司李陳亶洲公祖諱項剛漳州人乙丑進士至官。夙知子。蓋司李官海鹽時。友人陳則梁從之遊。逆子生平甚悉。以故。司李甫下車。輒索子相見。是時家仲季方條邑利弊六款。上當事。邑紳

卷之四

七

衿異議。泐然子不出。謁司李。先移書告之。故司李深慮子言。守謂司李曰。郡有張爾公者。僑金陵內交。要路肆筆舌。整人里中。皆短之。司李曰。不然。四方賢公。卿推稱爾公。無間言。雖貝錦惡足信哉。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公詳察。詢爾公者何如人。則爾公梗槩見矣。毋重謔。張子爲也。居亡何。直指行部。發郡吏舞文。直指令姑孰時與子友善繩以法。讒者復告守曰。繇爾公指蹤。故至是。守益疑子。叵測。且謂司李。誼已言失實。子置不較。已而守察子亡他。金陵諸薦紳凡

與守周旋。而又知子者。數貽書守曰。張子賢者。不謂俗則有之。公豈可交臂失哉。守繇是信嚮子。深相結納。語次。舉讒者姓名告子。子曰。古遭讒者衆。獨張子哉。韓退之釋言可鑒也。守情好益加。迨量移去。餽子百有五十金。子城郤之。守趣使者三四。辭益恭。僅受五十金。聞者謂子迂。予聞語。家仲季曰。士貴自修。讒何傷。始疑卒信。雖視司李。亶洲先生有間守。亦君子哉。

九

卷之四

八

友有惑志冥報。爲放生社者。醵錢市魚鰕。烏雀放之。適金陵南村苦澇。老釋乏饗。殮烹田間。螺充腹。友慟曰。螺無知。遭厄如此。蓋少給草者錢。使市米。放生。豈螺得全矣。子曰。公胡不忍於螺。而忍於人。僕豈少錢能活。宜協心規措。合後。先放生。資以賑。債則惠付。伯放生。不放生。可也。不然。螺活而人。放生。何益哉。子與氏先仁。民後愛物。施有序也。今立視其人之死。而惟螺是私。無乃失差等歟。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萬物一體。聞不嗜殺。未

開放生也。或曰：放生始佛法，何可廢？予曰：一放生社耳。所放幾何？惡能盡天下禽魚而悉放之，且所放禽魚皆市諸捕者之人，捕者利得直，我日放彼日捕，是驅之捕也。害滋甚，况捕而後放出，網罟餘生以少，須臾之死不數日，放者尋就斃，哀哉！然則今之放生者，惑也，非仁也。仁莫若孔子，鈞不綱，弋不射宿而已。豈嘗放生以市德哉？若夫不忍於鰥，忍於人，又惑之甚者也。

十

客告子曰：今日名節誠重，如餓死何？子曰：非也。賢如夷齊卒，餓死，世有統安飽而能完名節者哉？宋儒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士審能死若歸，餓若餒，終其身必不為利疚，况餓未必遽死，不餓未必遽不死，與苟生寧正斃，與求飽寧忍餓。昔賢云：自笑忍餓長杜門，猶恐暮年還入俗。此言立志貴堅也。客曰：餓可忍矣，禍不測，奈何？子曰：易言患至，掇也，自取也，不自取禍，禍至順受而已。藉今日不幸蒙禍，亦猶顏淵之夭，伯牛之疾，龍比之碎首剖心耳。天也，庸可避哉？客無然。

日命之矣。請書諸紳。

十一

子少從先師仲思袁先生遊，師頗器望予，迫予學既成，師曰：子可出教人矣。姑去。辛酉，師赴清豐，令聘召別及門諸子，瀕行，諸子攀留，至垂涕。師抗顏曰：二三子，患無師邪？張子學足為汝儕師，宜北面，依戀我奚為哉？予從祖聞而避之，師就道，從祖屬陳何諸子執贊事予。諸子先是蓋同予受業師門者也。予遜謝者三，諸子曰：師命也。先生始吾友，今吾師，願操被篋受教。予辭弗獲，乃始條學規戒諸子。諸子唯唯退，未數月，師不幸卒，清豐邸署，觀歸，予率諸子為位哭，甚哀。師遺腹舉一子，家落然，愧子困且老，不克報先師萬一識此志感云。

十二

子友楊維斗，錢吉士，數稱朱雲子才。雲子諱隴南，直長洲人。然子聞雲子家故貧，居恒飲餼，必豐美自娛，同人通籍者，往往割俸相餉，雲子不數旬，立盡。橐中復蕭然，輒仰屋困耳。昔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石徂徠取受

盤餐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信如雲子所為必不能

做衣賤食必不能無苟受豈潔已安貧之道哉送者

周仲馭以吳次尾介紹嘗館穀雲子讀書華陽與雲

子同卧起仲馭日嗽脫粟飯啖蔬雲子自攜一僮盍

既醢醢悉具晨夕非備極甘脆必不樂仲馭心嗤之

子意士雖富宜勉自節約推其餘以及隣里宗族焉

有家貧仰給於人復縱口腹盛盤餐以自愉逸者哉

子謂吉士曰世莫不才雲子子獨病雲子不學使誠

知學則變化氣質雖攻苦茹澹可也維斗聞而喟曰

世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上

此忠告也恨雲子不聞斯言其後餉者不繼雲子以

貧終

十三

金陵居停主人謁子日某乙肚某甲篋竊數伯金去

迭之頗得實甲將愬民部某先生故人也請移

書白當事窮竟易耳願進百金為壽子懼其枉乙

也謝之居停請益固子出筒中懼公式和先是所刻

回生紀示之浙江王直報以乙楊赴銓為淦令一夕

罪過輕重得不死罰應喪明少問兩目俱喪尋謝章

歸斷革茹素深自懺悔因述冥司所見及問對為回

紀聖公版行日此冥報已事幽明一理今日認嘗

人者七日必罹陰譴惟影響可不畏哉汝攜是編歸

與某甲詳覽之某乙果攫若金汝復來告予追捕未

晚不則自欺欺人雖得金滅身必矣審思毋忽詰朝

居停持回生紀謝子日某甲念寢矣

十四

子生平事執友最謹登堂必拜必稱名如見父母伯

叔然非執友則否非執友而以事執友者事之畔禮

實甚此庚異行所竊非也庚異行妄嘗與諸兄過邑

世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三

獨不拜問日何故異行日拜人之親將適有友容白

門與子遊甫及暮一日謂子報謁其尊人失待執友

禮出函書許予日張子無禮哉予笑日禮也子非知

我者請絕或簡予日許子者過也業面斥其非世山

可無辯予復書日元晦無罪繼祖力攻之伊川非姦

子瞻痛嫉之况凉德如張子哉天之為天至矣猶不

免唾且射天獨不言耳不言雖睡且射何傷天豈可

學學其不言則萬變當前視虛舟飄瓦一也此張子

所以蒙詢不懼也然則吾子之面斥之也不亦勞與

姚子恥菴聞子言歎曰。芑山豈惟知禮且近道。訂者乃止。

十五

四方折年輩從遊者非一類。資敬子。子往往遜謝。或謂子曰。張子偽謙。恭耳。子曰。不然。昔蔡季通師事朱晦菴。晦菴顧曰。此吾老友也。觀其與季通書。或云。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或云。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只得隨事驅遣。及季通謫道州。卒晦菴為文祭之。其略云。新安朱喜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

卷之四

羈旅之櫛。還自春陵。若然則豈惟兄之友之。且先生之矣。晦菴豈偽謙恭者哉。子嘗謂道之所在。弟子師師。師亦可以師。弟子語云。聖人師萬物。夫萬物可師。而况於弟子乎。宋儒稱博聞莫如晦菴。然平居著書。與季通互訂者為多。其語季通云。行法俟命。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為參酌。見告晦菴。嘗論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雖語默動靜不同。大體莫非已發。季通不以為然。獨引程說。以為敬而無失。便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後十年晦菴與季通。

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又季通與晦菴書云。下示

君子之道。節反復詳觀。支分不得。乃渾論以結上文之意。繇此觀之。弟子不阿其師。師未嘗不虛受於弟子也。豈可謂師說皆不易。弟子之說皆可廢哉。况之於及門。又非僅取其學問相長。實有心師其言行。至終身不忘者。先是一小友性寬恕。子頗下急。一日見小友遇僮僕有過不加答。予曰。不答將玩子何獨不怒。小友曰。答則府怨。苟不答。怒徒自憊耳。予瞿然曰。某所不及子。吾師也。閱三十餘年。子待僮僕不苟。

卷之四

切煩碎者。小友命我也。審如是。先生之於弟子。豈徒若書資益如晦菴之於季通而已哉。近世此義不明。弟子事先生。以詔先生責弟子。以順詩曰。嗚啻背憎。雖師生亦然。無惑乎學日阜而道日喪也。然則世之謂子謙恭者非也。

十六

及門徐公旦。諱日旭。湖廣荊州人。質子曰。蘇子瞻為文如殺三宥。三之說。此以意揣度。前人耳。非覈實語。其他比物連類。皆切事情。頗與莊生類。亦文人之雄也。予曰。子

瞻生平屬文起逸奇變非後輩所及然亦有考覈踈
略不切事情者子瞻嘗言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
趾捉似也憑意夢境至幻何所不有遂于嘗夢兩趾
捉兔騰躑道上獵者操挺扶子兔脫輒驚寤繇此
推之安見夢不以趾捉邪至云醉不鼻飲尤不足信
按賈捐之請罷珠厓云路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
習以鼻飲然則醉不鼻飲者特就中國之人言耳若
駱越之習雖不醉未嘗不以鼻飲也子瞻謂醉不鼻
飲豈足論哉公且日聞所未聞子瞻復起必首肯先
生矣

世山文集 卷之四 七

十七

客詰子日張子屢遭謫莫東鄉懷寧為甚然不較何
也子日若獨不聞沈繼祖余嘉之於朱晦菴蔡西山
乎夫晦菴西山聚徒講學何罪繼祖奏禁偽學條列
朱熹大罪六至與少正卯同科又指斥蔡元定為妖
人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元定竟密死道州
嘉又上書言熹元定等作事猖狂素無行義公論不
容內外咸怨乞下臣章着法官將朱熹蔡元定等械

來京臬首朝市以晦菴西山且不免于於人何尤况
東鄉僅坐子三大罪耳三大罪者一叛朱註一段視
晦菴未滅而皖桐則但設子不識丁而已雖榜賤名
通衢卒未嘗竄謫子殺子也安敢復與之較哉客唯
唯日子可謂善處謫矣

十八

子容潭陽問考亭裔孫能紹先業者幾人鄭子告子
日讀紫陽先生藏書者非乏惜講學明理者鮮耳予
問故答日它不苛論昔崇化里為紫陽過化地後儒
嘗塑像祠之一日裔孫某必請歸家廟時有議留像
者裔孫日此吾家紫陽先生也昇以去予日果爾則
先師孔子木主徧天下學宮者衍聖當請歸曲阜矣
況文公註四書五經版行至今四方哦誦不廢假令
像必歸考亭集註亦必歸考亭有是理乎夫道公天
下萬世而不容私者也紫陽守先待後之教又欲公
諸天下萬世而不自私者也像之在崇化里無以異
於在考亭也若之何必歸考亭而後愉快哉紫陽有
知其必不樂後裔之私其像私其書審矣而後裔獨

世山文集 卷之四 七

容內外咸怨乞下臣章着法官將朱熹蔡元定等械

反是。誠不講學不明理之過也。予退而有感於中。竟夕不能寐。

十九

予嘗輯古詁總目梓入大全辯。欲後學知所考信。竊慮聞見未廣。多所闕漏。一日從書肆獲蔡氏九賢全書五冊。蔡西山元定父子祖孫遺覽之見蔡伯靜淵文始收堂卒靜軒凡九卷。著大學思問中庸通旨論孟思問蔡覺軒著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書雖失傳。其目具在。然古詁總目闕不載。因歎該洽如世南孝先。近代罕覩。矧兵革之餘。典

世說新語卷之四

籍殘缺。單思吞訪。考信末繇。士不幸遭亂。文獻不足。雖欲脩輯遺書。庶幾有補。卒業為難。豈獨子寡昧哉。偶感此事。為秋歎累日。

二十

辛卯僑金陵。重鈔四書大全。辯成。冬予索書還里。過皖江。風駛舟觸石。舳折。將沉。水浸漬衣履。間從者皆涕泣。先一日石埭二客來送。予西歸。及門。余楷聞客至。色喜。翌午舟輒壞。客相視情訝。予獨斂襟默禱天。地。祖父曰。書何幸。今大全成。予溘然齋志於此。世將

曰。張子殉大全者也。愚甚。又將曰。妄抵牾程朱者。張子也。孔孟故殛之。不則又將曰。叛祖制。聘異說。

文皇在天之靈。實怨且恫。喪張子者。天也。非人也。嗟乎。豈不傷哉。從者仰天泣不已。子曰。舟不時且沉。豈泣能逃死乎。徒泣何為。適小艇乘風。迎流上急。招之來。援僅以身免。是日決柴甚。陟岸。傲茅舍宿焉。余子暨二客慰勞曰。賴德庇苟活。藉非天幸。同葬江魚腹耳。子曰。死何足恤。張子甲申以後。屢祈死。弗獲。獨不幸而死於今日。則大全辯之見。譏萬世。孰有知張子

世說新語卷之四

者哉。幸而不死。天之全大全者多矣。余子曰。然。越三日。復買舟行。壬辰孟春。望始抵家。見季弟道故。感悼久之。未浹旬。子復整檝至金陵。

劉逸叟曰。雜記凡二十則。辭雖略。而天人之道盡是矣。至大全一書。芑山惟適卓菴三先生游更患難。閱十數年。得版行於世。學者翕然宗之。豈非天哉。

呂樸生曰。或問雜記敘事。何不著諸人姓氏。曰。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芑山亦然。

雜記藏先生篋中者凡四卷計一百七十條始辛未終壬午皆先生游處卽目感事所筆錄者也其間關國家興廢人才升降學術污隆者爲多次則友朋盛衰之迹文章得失之故略見於什之三或垂勸誡或寓褒刺皆有裨學問名教余小子嘗手輯成帙甲申春先生來金陵盡取以去今先生自擇其可公見者附近事數則版以行餘悉甄而藏之識曰災書不出示世亦先生之不得已也悲

六門人陸視謹識

由才集卷之四

五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葉友栢 滕 輯 較

進策

本計

今天下非晏然安枕時也。當事率惶愕失措。外顧見

內顧見水旱饑饉。議款戰。議勦撫。加派。莫且夕效。

徒空言耳。臣請妄籌之。自奴越關寧。穴遵薊。窺宣大。

棄南衛。東山老寨千餘里。徒築遼舊城。距潘家口不

芑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一

一

五日可至。諸酋若插束。若敖套。若卜海。皆奴伍也。奴

深入。束實導之。插嘗挾。奴邀賞。請飭力。不克制。奴必

附奴。附奴必陰為。奴用。今奴且朔。朔齊魯。開鴨張。尤

甚。議者追惟。國初龍江等處屯法。議屯。以遼人屯

關寧。以遼永屯薊鎮。以土著屯宣大。倣古井渠榆塞

地。網水櫃。先制奴騎突。然後遠師李牧。近講戚少保

王忠肅馬端肅遺法。且守且戰。設奇擊奴。此亦一策

也。雖然。要略不在是。為今計。宜先扼遼廣。而守東江

不扼遼廣。則寧遠孤。不守東江。則山海登萊。不固遼

廣。扼東江。守奴不數。躡入而後屯。可復屯。復於遼海

以東。青徐以南。水利疏。土膏發。通海船。復鹽引。廣各

衛所屯佐之。我用是無匱餉。餉充。則東南百萬之漕

輓可紓。士可宿飽。馬可騰驥。諸火罷。鋼輪武剛。偏笄

明哨暗哨。悉具。而又分將聚練。簡忠勇者。優異之。令

各出死力。圖報。我用是無罷兵。審如是。我能制奴。諸

酋直筮使耳。雖然。本計不在是。今夫晉秦閩粵之警

黔蜀楚豫之亂。畿東數州郡之死徙流離。變日益深。

則禍日益酷。或曰。奴滅。此屬可撫而定也。臣恐奴雖

芑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一

上

滅而內潰。所在皆奴也。夫一奴蔓延十數年。毒中國

有餘。況散億千萬奴于中國哉。歷稽漢唐宋之世。或

勤遠略。或昵姦邪。或熾黨錮。其敗也未始不起于

賊。賊未始不本于民窮。民窮未始不本于重賦。我

國家遼氛未靖。額賦外。一加再加。帶徵預徵。既十室

九空。而吏虎如故。胥役蠱疾如故。民安得不盜。嘯澤

未已。揭竿隨之。害將有不忍言者。臣竊謂今日無亟

邊防。先固邦本。無虞劇盜。先蠲重徵。蠲重徵。不得不

先汰冗費。汰音泰。洵汰也。與汰汰異。汰音汰。費。不得不

先。毀。貪。冒。昔。韓。琦。議。節。浮。費。自。乘。輿。服。御。及。掖。廷。所。須。始。今。陛。下。躬。行。仁。儉。何。至。如。琦。所。議。獨。水。衡。阿。寺。光。祿。賜。予。匪。頒。厄。漏。幾。何。有。司。荒。餉。幾。何。新。餉。泥。沙。幾。何。如。營。制。新。定。關。寧。兵。不。十。萬。馬。不。能。五。萬。餉。金。二。百。五。十。餘。萬。米。豆。百。七。十。餘。萬。石。復。有。折。豆。皮。襖。葦。席。運。價。草。價。四。十。餘。萬。金。反。增。何。與。薊。舊。餉。四。十。二。萬。金。增。新。百。五。十。萬。通。津。各。十。四。萬。登。島。八。十。萬。皆。未。見。虜。登。則。齋。寇。島。捕。風。何。與。市。賞。有。定。額。卜。齒。未。領。者。十。五。年。贏。金。六。百。萬。果。羽。化。與。插。自。有。賞。

芑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一

二十八萬。又奪卜賞八萬六千。赦賞二萬。別有市價三十二萬。久無馬。易既裁其半。而加插賞八萬九千。明旨云。既無馬。半給亦虛費。果盡歸插。與三營軍。僅十二萬。而餼于下。糧廳者。并錦衣光祿。及監局近役。二十五萬。有奇。計折色布花外。食本色三百餘萬。石。漕米無耗。與水衡歲入九十餘萬。貓鼠銜尾。開銷立。盡節慎。無耗與錢法。始行母萬金。一歲子可八千金。乾沒者。誰與諸如此類。皆冗費。貪冒之較著者。它何。可指屈。揆厥所自。害總在民長。此而乏變計。天下之。

患不在勤。逾而在窮。詹之內也。唐太宗曰。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民自不為盜。宋神宗銳意。邊功。富弼再相。首請阜安宇內。為先。由是推之。今天。下禁貪冒。而後冗費汰。汰冗費。而後重徵息。重徵息。而後盜賊衰。止夷虜內嚮。我太祖之訓曰。善治財。者。生財阜民。不病民利官。前代理財竊民之官。徒事。括削得財。有限。傷民無窮。又曰。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大哉。王言本計。

芑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二

至膏育求變劑。如今日哉。獨重徵。特今日本計。其要領。尤在朝廷知人善任。何以能知人善任。非明主清心寡欲。法祖勤民。不。可。許。見芑山擬對錄。惜其書無由上達耳。弟熙謙。

辟薦

陛下銳意思治。復辟薦保任。諸大臣宜悉慮奉行。弗暇。頃者羣議紛如。有謂辟召不可行。辟召行。樊且什。

伯科目者。有謂甲科可專任。不必旁求者。臣竊謂行。辟薦而廢科目。非所以明制。專科目而廢辟薦。不

足以致治。今天下亦知科目之寢失其舊乎。國初一場中式。十日後復試五事。求士適用也。今士少壯。

攻制義。見聞單寡。策論非聘意智。衍文采。卽裝績陳。言斤循有司。尺度類不能見諸行。幸而售。雖聞其

迂陋累資。拜顯官。不售。雖如孔閔。顏之行方。召賈董。韓范之才。李衡。泌老耳。然則辟薦所以濟科目之不及。而議者謂一科目足盡天下士。可不謂大惑哉。

高皇帝嘗謂。管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又諭。臣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卓越之才。豈可限之以檢。

臣不敢違引。楊士奇。不嘗白衣直綸。扉乎。馮堅。不嘗

典史。推都御史乎。王與宗。不嘗直廳事。歷布政使乎。

陳迪。不嘗訓導。爲編修乎。黃福。不嘗鄉貢士。晉六。張守中。不嘗乙科。撫延綏乎。它若況鍾。蔣能。並躋

秩而郭傳。丘玄清。一爲翰林。應奉。一爲監察御史。亦

特拔之。椽曹資次之外。之十數人者。聲實茂者。皆不盡。繇科目。正統以前。科目辟薦。察用法。誠善。神廟

初年。儒臣進講。至漢文勞細。柳輔臣從旁進曰。祖宗朝。干戈平定之天下。爲腐儒。三寸管壞。盡語

深切。今陛下毅然復。祖宗盛典。不欲腐儒壞。深下臣請復。以葑菲進。夫行辟薦。而不審器。使無以盡

羣材。嚴保舉。而不行。久任。無以課實效。何以明器。彼語曰。聖人不能令手步足。擇故不違己所長。不能令

魚飛禽馳。故不違人所長。又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而治天下。有餘智。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而楚以霸。此各因其材耳。高皇帝

論侍臣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又曰。因材授職。譬良工之于木。大小

曲直。各竊其用。則無棄材。今選曹不然。它無更僕數。如才力不堪。任知推。除爲知推。學行不堪。任督學。推

爲督學。諫斷不堪。爲邊撫。遷爲邊撫。風節不堪。任臺

諫。擢爲臺諫。銓注既定。賢買。陛辭去。充位塞責。欺

而後誅罰隨之何益管子輕重之法曰自言能治田
土不能治田土殺其身以彙社自言能為司馬不能
為司馬殺其身以彙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劓以
為門父 祖制軍民有一才一藝皆得自陳効用今
使應辟薦者舉主先各言其堪任某職召某 廷試
各自言所能使得自效如是則能者進而不能者退
矣此明器使之道也何以行久任 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常堯舜時 皐夔稷契終身一官而不徙
世所謂陟者加之爵命賜予而邑文中子云成周之

世考績 卷之一 詳考第三 七

隆邦家有社稷焉西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此皆不
驟遷其官耳 祖訓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
自明明乃治今會推不然故例守令非察罰銜級守
三年輒遷令五年它清華重要或不踰二年或不踰
一年雖賢人君子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而其閒生長
子孫之胥役展轉窟營作姦舞法日飢而民日病
國初有終身任一職者有數十歲不遷者 宣帝時
特著三法一不次遷擢一不拘流品而所首重獨在
久任先臣崔銑亦言 國家治效未臻由登仕大易

官多牽制遷代太急故也今使應辟薦者廉其才某
可某用矣授以官用某可用矣然且寬以文法需以
歲時雖不能終身勿遷仍慎簡賢能者代之如是則
前者不敢弛其責而後者不至因循就于敗此行久
任之道也罷使明久任行功罪以之定賞罰以之信
保舉連坐之法嚴勸懲激厲之道備吏治未有不翻
然變者惡在不可華崔亮裴光庭資格之陋補安石
經義之不逮而妄謂辟薦無益人國哉

世考績 卷之一 詳考第四 八

事獨曠曠不察奈何 弟煎識

此處為多條空白或極淡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平寇

當事畫平盜方略。言人人殊。或言小盜安之。大盜勝之。或言撫誤毋再誤。必盡賊乃已。勦便。或言勦弗忍。散之便。或言移兵。豫撫移汝。淮撫移宿。遣重兵一駐鳳泗。護陵。一駐瓜儀。護漕。與東撫相望。河淮閒。秦兵出潼關。晉兵出孟門。楚撫移承天。遣重兵與蜀。冀期荆趨。耶。或言留餉。雍青額。餉留者百五十萬。晉豫留者百五十萬。晉豫留者數十餘萬。用楚餉十萬。給軍兵。請新餉五萬。充江淮。增召募。或言一督臣。權如

七山文集

卷之一 平寇第一

九

昔言臣任雜議。各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宜暫設總制。夫流寇初非若二正時。劉六鄧茂七橫。莫可制也。頃蹂躪及畿輔。上煩朝廷宵旰。議者紛紛舌敝。而賊滋蔓不即勦。臣竊恥之。請先明盜之源流。悉今日治盜之蠱。因詳彌盜之術。可乎。今四方雀符。雖起自逃兵。半貧民也。自加派。遍繁有司。以逋完程殿。最莫免。蔡罰不得。不培。小民小民楚痛哭泣。願父母妻孥無人色。且析骸爨。不得不羣起為盜。夫至于盜也。集靡定。喙突不恆。不得不酷焚掠。焚掠窮者。孱附。

富者鳥獸散。由是盜日熾。輜重日厚。子女玉帛日充。斥我兵。莫誰何也。民且樂盜而忘其死。宋臣有言。家

餘一斛麥。即驅之為盜。亦復不肯。然則民之喪其樂生之心。走死地。如鶩不自悔。亡他重斂。阱其前。醉吏驅其後也。豈樂為盜哉。雖三五桀黠者。恣所欲為。敢干扞網。而為之倡。非盡貧而後盜。然使無貧民為之羽翼。拚飛成羣。其勢亦不能獨肆。其毒此盜之源流也。治盜之蠱。若何。兵所以勦盜也。今兵憊于盜。盜出掠。僅薄瑕。城席卷。公私儲。輒逸去。兵挾主帥為盜。警

七山文集

卷之一 平寇第一

十

兼倚盜聲勢。望郊。高腹家。相率。居停。百求。百徇。不則格殺之。甚且刃平民。月首功。賤敢問。鄉閭。輿。感相告曰。賊來有厭。兵無厭。賊去有期。兵無期。聞者流涕。而主帥懼兵之。憚。難。控。復。首。鼠。依。違。賊。秦。亦。秦。賊。豫。亦。豫。賊。商。雒。亦。商。雒。錯。處。盜。前。後。旁。側。間。莫。有。奮。先。聲。賊。賊。者。賊。何。日。寧。賊。一。日。不。寧。損。數。百。萬。餉。以。平。賊。而。所。捐。百。萬。半。飽。懦。帥。驕。軍。腹。化。烏。有。耳。則是。加。派。所。入。始。推。諸。民。以。備。奴。旋。委。諸。兵。以。索。盜。國家未受一銖之利。卒受億萬之損。反裘噬肉。甚可

寒心此治盜之靈也。去今日治盜之靈彌盜若何。臣

竊以為莫若清勦盜之兵而亟練精兵以驅盜則象

山盜入縣民集鄉兵擊破之已事在數盜民之吏而

徐誘羣盜以歸民則張詠治蜀賈琮平交趾之遺法

在我不重創盜盜必驕尤莫若先勝之而後安之為

今計督撫將帥長吏宜日枕戈繕怒習比閭族黨為

率然在山之勢寧先賊無尾賊寧迫賊入隘無縱賊

出境使守令能如雲中朝歌則盜無不燬陛下更檄示州縣凡賊攻破者視邊將例抵

死問赦又著為令能斬渠魁按穴巢賞與邊功比爵

準是又如先臣汪應軫議一方盜起不即撲滅以致

出境此法宜舉行兩處撫巡帥副官以下俱必審如是人各矢死

力攻賊賊必困賊困剪厥元兇立正藁街然後賞脅

從原誤陷招流庸給耕種它水旱殘疲諸郡邑遺欠

議獨將作織造諸得已之需及預徵帶徵例議罷成

化中荆襄事平遣回流民百五十萬有奇請戍賊黨

萬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有奇四省晏如此既勝

而安之之道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有餘斂

之以輕民不足敬之以重管子曰能安邦內之民者

能服境外之不善能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

邪逆先臣丘濬亦云得一良令勝得兵三千得一良

守勝得兵三萬今誠能崇本力農省徭薄賦禁淫巧

奢僭選用賢守令使民衣食有餘化行而俗美盜源

以絕盜流以息民安其民而天下治雖兩河之本兩

廣之礦江之洋淮海之鹽南之峒東之蓮皆可咄嗟

定豈議勦撫議兵餉築舍無寧日哉臣又有說于此

秦觀曰盜賊不足深慮慮其開豪傑耳今天下民久

失所萬一窺時變而動亂往往劇于賊使推埋屠戮

之徒虺闕自負不盡使之為戡用則猛毒爪距無所

試而害叵測宋蘇軾欲于舊科外再設一科以收奇

能異材之人今朝廷行辟召而不遺吏民與甲乙

科貢監並用皆萬世長慮而科臣謂吏民必不可用

何哉願陛下財幸毋謂養謀迂也

吳大尾曰送讀萬茂先勦寇策其說專用撫不知

賊勢至今日與潁川渤海異龔黃之術又無所用

之觀芑山始終經畫切中勦撫利病益信茂先前

策之誤

儲材

任賢明主之權也。進賢蓋臣之職也。賢者進而上弗用。失在君。上能用而賢者弗進。責在臣。古聖王勃招俊。又豈盡由夢卜哉。賴賢相百職事各舉所知而已。傳曰。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之望也。心時云。唐虞三代之時。明試以功。官人惟賢。漢初賢良方正。我懷人。真從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明經茂才等科。制頗近古。後迺益以射策。唐則專詩賦。宋則專經義。昭代雖襲宋制。如漢之四科。說賢為求治急務。惜歷代取士之法。未盡善耳。國初開行之故。一時得人尤盛。今陛下詔復

祖宗保任。宜雜流得士。若吳訥郭傳。況鍾輩。軼出甲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儲材第一

十三

乙科外何寥寥。不少概見。蓋由諸臣寡知人之明。科。日。不。可。以。儲。才。徒。存。空。名。何。補。于。國。朝廷失儲才之道耳。臣嘗攷劉劭人物志甄別十二流。較才質。衡使任。詳矣。惜論未盡善。張晏李德裕咸非之。它若使貪使詐使過。舉囚舉虜。舉盜諸例。斑斑傳記。稍捐除資格。至內無避親。外無避讎。如古初奚婁師德。尤近代所宜考鏡。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豐草。言世非乏才也。市駿骨千金。良馬至。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貴先倡也。天下豈有勞于求。不逸于任者哉。或曰。今即舉。各私親故耳。安得賢與才任之。臣以為不

然唐憲宗為李絳言。勿私親故。絳曰。非親非故。不請其才。請者尚不與官。不請何敢復與。若其不法。自有二尺誰得私之。為今計。先去門品。勞舊資次之。陋廣

其途以致之。勿問親故。勿計恩怨。論定後官。因能授職。復嚴計典察。典繩其後。上自宰執。下逮六部大僚。迄撫按監司諸臣。貴近無暱。僇禦無避。門戶無岐。廳包無納。情面無徇。而尤飭內外兼察之典。中京官保舉之法。陛下復總覈殿最。當者賞。不當者罰。輕者禠。重者棄市。吏治且變。安復古尚。憂乏才哉。雖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儲材第一

十四

然儲材之道。何居唐裴度奏寇盜未平。宰相宜延四方賢才。請于私第見客。必從之。宋蘇軾曰。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卓異之罷。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范純仁曰。人才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何以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所見聞。相。比。之。艾。材。所。儲。此。亦。儲。才。之。計。非。儲。才。則。成。不。可。國初郡縣貢文行異等入大學。自六館積日升之。司成才識。已超外授。以藩臬。內授以臺省。若是者皆萬世不易之道。非至公極明。莫之能行也。夫士之才者

必每歲舉之。隨事試之。積日升之。試有效而官之。豈好勞哉。儲之弗豫。則用必匱。譬臨淵羨魚。魚不可得。

適為天下笑。今天下平居無事。三年一貢士。不量其

能而與之官。循資遷轉。或驟起擢。久輒致仕。去稱職

與否置勿問。一旦有急。向之高爵。應祿者不足恃。思

得能者而用之。然後采虛聲。率眾論取。譬昔舉問。弗

仕之人。責之以艱大之任。如驅驢。驢足而致于里。其賦

也。必迨無功。獲罪則相視歎曰。辟薦不可儗。如此天

下士。非才如此。夫孰知其居恆失。所以儲之也哉。抑

世田文集 卷之一 儲才策二 七

臣尤竊有慮焉。昔周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

美天下之士。人才復衆。詩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

田。于此蕃畝。言宜玉。能使人才足用也。古今人才克

勝厥任。未有不自人主陶冶而成。是又在 陛下茂

美之。若曰。天下終乏才。士終不可用。此時俗蔽賢之

論也。昔人有求墜簪者。心切于求。簪橫于前。而莫之

見。宮人之戟。以刈葵。兩牛之鼎。以烹雞。夫才當前而

不見。用與用其人。而違其才。何以異。是願 陛下蚤

計。樂謂天下士不足任。思信才異代。臣必不信也。

吳次尾曰。古今用人儲才之道。盡于此。苟行其言。

治效可跂足俟。孟軻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今天

下非乏才。如不信何。雖制科取士。歲所貢若兩人。

然皆以空言進。無毫髮裨助。官日冗而事日墮。故

亂不暇。而欲以致治。與卻走求前何異哉。

鄉會兩闈。不足以得士。益之以保任。又益之以特

用。又益之以副中式。其于儲才。似矣。要之棄珠土

而進沙礫。委嘉禾而登稂莠。適足以釀蠹耳。上下

相蒙。名實乖反。可憂滋甚。賴芑山先生痛哭言之。

世田文集 卷之一 儲才策二 七

惜當事曠曠不悟耳。門人吳

過識

今天下之弊二。一。議論不輯。一。詔令不行。何謂

論不輯。堯之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言者事。如。此。看。字。不。屬。所。由。出。也。言。不。可。施。諸。事。與。施。諸。事。而。無。功。不。足。以。

致治。國初桂彥良陳十二事。馬名廣條五事。皆實

裨政體。近代不然。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好議

論而無議論。如墩軍議汰固也。莫為恤之。軍不導

乎。驛卒議裁。固也。莫為甦之。卒不從賊乎。議奴。或曰。

孤軍深入。傷重創巨。鼠竄無後圖。奴必亡。或曰。奴狡。

勿大創。安知不再入。宜備。奴果立亡乎。奴再入。果有

備乎。議插。或曰。戕季父妻女弟。諸部搗離久。西徙避

奴。插必弱。或曰。插終必逞。我款插。必無以制。奴奴與

插合。我必困。插果終弱乎。不款插。果終制。奴乎。議途。

或曰。途必復。如曩。云師五年為期。餉五百萬為率。訖

無成。効且速。禍。或曰。途不必復。自河西抵關外。透迤

七百里而遙。奴既脫其地。餌我。我不復。奴必不爭。處

果終復乎。果終不必復乎。議寇。或曰。此餒民耳。雙買

平交趾。渤海。可法。撫便。或口勝廣赤眉黃巢。旦夕。擄

竿起。勦便。或曰。宋王元渤有言。小盜安之。大盜勝之。

勦。寓撫。撫寓勦。便。勦者果勦乎。撫者果撫乎。勦與撫

果互用乎。之。數。事。者。非。不。議。論。之。過。有。議。論。而。無。議

論之過也。弊一何謂。詔令不行。符曰。令重則君

又云。國之安危在出令。太祖諭羣臣曰。政事施設

必欲有利天下。可詒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

不善。四海之禍。臣觀比年以來。陛。灼。知。貪。殘。彌

終。規。避。之。習。屢。申。飭。臣。工。罔。非。福。海。尚。詒。後。世。者。如

特諭館員科道。必周知民事。練達政教。今知推入詞

林界。皆周民事。習政務乎。慎選撫道。守令。期吏治。

新。今。吏。治。果。新。乎。撫。道。守。令。果。得。人。乎。大。學。較。正。注

疏。諸。書。凡。社。師。小。學。悉。申。條。教。今。成。均。未。嘗。不。議。較

備。塾。社。未。嘗。不。講。小。學。孝。經。經。術。果。盡。明。乎。條。教。果

盡。遵。乎。復。祖。宗。保。舉。成。法。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

今。議。者。謂。監。吏。士。民。不。可。用。謂。連。坐。雖。嚴。風。蠹。難。革

宜。再。與。大。臣。計。議。甚。民。牧。者。果。登。進。乎。連。坐。果。不。廢

行。夙。蠹。果。不。能。革。乎。之。數。事。者。非。詔。令。不。可。行。之

過。詔。令。可。行。不。奉。行。之。過。也。弊。二。今。欲。去。二。弊。則

林界皆周民事。習政務乎。慎選撫道。守令。期吏治。

新。今。吏。治。果。新。乎。撫。道。守。令。果。得。人。乎。大。學。較。正。注

疏。諸。書。凡。社。師。小。學。悉。申。條。教。今。成。均。未。嘗。不。議。較

備。塾。社。未。嘗。不。講。小。學。孝。經。經。術。果。盡。明。乎。條。教。果

盡。遵。乎。復。祖。宗。保。舉。成。法。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

今。議。者。謂。監。吏。士。民。不。可。用。謂。連。坐。雖。嚴。風。蠹。難。革

宜。再。與。大。臣。計。議。甚。民。牧。者。果。登。進。乎。連。坐。果。不。廢

行。夙。蠹。果。不。能。革。乎。之。數。事。者。非。詔。令。不。可。行。之

過。詔。令。可。行。不。奉。行。之。過。也。弊。二。今。欲。去。二。弊。則

林界皆周民事。習政務乎。慎選撫道。守令。期吏治。

新。今。吏。治。果。新。乎。撫。道。守。令。果。得。人。乎。大。學。較。正。注

議論無弗輯。詔令無弗行。其道存乎明賞罰。禁苞苴。而其要則在乎嚴名實。名實嚴則浮論沮。苞苴禁則聖蔽泮。賞罰明則天下知法之難犯。舉數十年。苟且因循之弊。剔釐殆盡。天下庶可治。昔太祖敬念欽恤。用嚴濟寬。法所不貸。雖汪胡藍李。輒就誅夷。初行茶馬法。懿親之臣。卽有夾販罪。不至辟立。與重典。無赦行屯田法。吳信侵暴屯卒。懸首西市。爲不奉法戒。今陛下懲姦遂良。不荷戈卽鑄級。甚則正藁街。諸臣方鯁鯁避罪。然李不能如。國初令行禁止者。

芑山文集

卷之一 去聲 策三

七

非。法。有。異。必。不。必。殊。也。審。能。平。之。以。明。允。行。之。以。果。決。當。臧。斥。者。勿。令。戴。罪。負。乘。應。棄。市。者。勿。令。淹。禁。失。出。天。下。曉。然。知。朝。廷。無。可。寬。假。之。法。臣。下。無。可。倖。免。之。罪。日。夜。奮。發。磨。淬。求。稱。上。意。旨。賢。者。益。勸。不。肖。不。復。肆。行。罔。忌。如。是。而。治。不。復。古。百。姓。不。又。安。未。之。嘗。聞。抑。猶。有。進。者。古。帝。王。喜。起。之。盛。上。下。中。外。一。心。同。德。在。去。所。疑。而。示。以。信。語。有。之。備。合。作。不。異。案。人。而。心。不。如。家。人。婦。奉。截。美。事。姑。容。恭。于。子。妾。又。恭。于。婦。而。心。不。如。子。與。婦。今。之。人。臣。備。合。作。耳。婦。妾。

姑耳何者形迹生而心異也假令上之人不猜疑薄待其下既寬予以自效之地而又嚴法繩其後下不敢欺吾法雖畏吾之嚴而尤樂吾誠信日致身匪解無復倖功匪過以自取厭薄猜疑于其上上下下交孚而泰道成何弊之有然則臣思去二弊而終以必刑殺進猶良醫治疾不得已而任雞毒豈申韓治天下哉

議論不輯病在下不靖共詔令不行失在上不誠信蓋治本不立難汲汲釐弊李不見成效豈刑獄所能勝哉語云書不盡言策之精微未可殫述但舉其大略耳崇禎己卯仲秋月望日 自記

芑山文集

卷之一 去聲 策四

楊機部曰芑山應詔言事語語可見諸行有董仲舒之正而去其複類劉蕡之直而無其慙豈獨以言見長惜乎朝廷莫能用耳異時變生禍發芑山不幸而言中然後服芑山之蚤見豈臆無及矣何益哉

芑山文集策卷之一終

芭山文集策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 潞 余光魯 較

進策

審序

臣聞為治有序凡後先緩急循序則理失序則亂

中興之與創業一也故中興規畫次第必與創業

上下庶足以成功臣伏見陛下登極以來四方延

頸企治謂漢昭烈不足法宜追姬建武以雪先帝

之憤以慰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執訊獻馘直指

顧開然臣竊觀初政頗失倫次惜諸大臣未有以審

序告陛下下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默也臣

愚以為今無驟言滅寇孜孜脩內治急先務

中興可躋足待昔真德秀曰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

足畏李綱曰今莫若先自治先以守為策俟政事修

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我太祖論武臣曰用兵之

道先固其本何謂本內是也古今治序類如此自

兩京潰陷天興行都即今日初謂內也諸大臣

先治內而惟外是求譬餒夫枵腹一日疾馳數百舍

其勢不顛踣不止臣嘗攷光武舉兵春陵卒未條繼

莫討賊賞功最著陛下正尊位定眾志與馬武議

合至封賞征討皆與光武牴牾之甚以封賞言之

武元年即位鄗南秋七月僅拜鄧禹鄧侯耳九月

卓茂封褒德侯耳其拜朱鮪扶海侯其鮪速降定都

洛陽耳未嘗溢封爵也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十

二年吳漢平蜀諸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光武雖不吝爵賞然小大相準論功有差又未嘗

賞者陛下抑思元勳大臣皆碌碌無才智者乎即

一日萬侯有能禦侮折衝者乎它才智卓犖伏在草

莽皆曰非功蒙賞既位極人臣後雖僂力圖功罕也

其右往往暴足而不敢進然則陛下今日所恃為

鼓舞者明以啓僥倖之徑陰以灰任事之心視光武

爵賞權度何如也或曰古今人才不相及功不必皆

漢列侯姑徐觀其後耳臣愚以為諸臣非獨不逮古

先治內而惟外是求譬餒夫枵腹一日疾馳數百舍

其勢不顛踣不止臣嘗攷光武舉兵春陵卒未條繼

莫討賊賞功最著陛下正尊位定眾志與馬武議

合至封賞征討皆與光武牴牾之甚以封賞言之

武元年即位鄗南秋七月僅拜鄧禹鄧侯耳九月

卓茂封褒德侯耳其拜朱鮪扶海侯其鮪速降定都

洛陽耳未嘗溢封爵也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十

二年吳漢平蜀諸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光武雖不吝爵賞然小大相準論功有差又未嘗

賞者陛下抑思元勳大臣皆碌碌無才智者乎即

一日萬侯有能禦侮折衝者乎它才智卓犖伏在草

莽皆曰非功蒙賞既位極人臣後雖僂力圖功罕也

其右往往暴足而不敢進然則陛下今日所恃為

鼓舞者明以啓僥倖之徑陰以灰任事之心視光武

國初明理元... 也一時慮從之微勞與在塗之邂逅皆以開國之...
賞酬之況寧南養寇十餘年流毒宗社方人人切...
齒陛下獨垂情徇馬帷蓋之舊釋其不赦之罪又...
准其襲侯登極詔云寧南侯 駐兵久在南陽

其意先帝時朕曾力薦其功其男亦是故舊...
之子盡釋其罪君臣相待如初良玉果有不諱禮部...
即議遣官弔忠臣義士莫不竊議陛下功罪未盡...
祭准其襲侯

明賞罰未盡公臣不審陛下就何辭以折服輿論...
也此則爵賞之失序者也以征討言之更始元年新...
莽伏誅薊城及應王郎光武趣駕走信都和戎信都

皆郡與邳彤合攻邯鄲耳及為蕭上始率吳漢耿弇...
擊銅馬諸盜耳未嘗輕自將也建武二年光武自將...
征五較降之三年馮異破赤眉賊眾東走光武親勒...
六軍宜陽降之又自將征鄧奉奉降斬之其討張豐

及富平獲索皆遣吳鄧諸將耳八年春遣來歙伐隗...
其襲略陽斬守將夏四月光武自將征翟

魏死魏今 穎川盜起還宮六日自將平之十一年自將征...
蜀吳漢用蜀郡太守張堪策速走而延岑出降耳光

武雖數自將然每至輒克豪傑響附又未嘗張身...
武雖數自將然每至輒克豪傑響附又未嘗張身

聲僥倖成功也今陛下正位越旬急於師親征...
置御營行間若而人雖春秋大復讎誠有須臾不...
緩者陛下抑思隨征將佐皆素昧韜鈴者乎即...
軍四出有能批吭擣虛者乎它韜鈴習嫻阨在行

又皆曰專閫無識不足與共事異時有功弗錄必...
錄自達于上往往瞻顧而不自奮然則陛下今日...
所銳意親征者前無老成萬全之謀後乏左右...
之助視光武自將方略何如也或曰昔澶淵駐蹕

氣自奪軍法先聲類然耳臣愚以為今天下非其時...
也非有寇準之飲博與李繼隆王超之控制若何徒...
以恐喝之虛聲劫之況文武矛盾非一日黨壘互...
方釁從中起陛下不逆討首尾擊應之難按以類

大之任坐觀其成敗夷狄盜賊莫不竊幸陛下任...
將不足恃舉事未必就臣不審陛下施何策以...
復版章也此則征討之失序者也語曰奔之決勝...
審于舉棊不然則負又曰針成幕藥成城言有漸

知漸則知序知序則有成臣非謂親征可罷封賞...
廢所賦者急遽失序猶不審棊而欲決勝棄

廢所賦者急遽失序猶不審棊而欲決勝棄...
廢所賦者急遽失序猶不審棊而欲決勝棄

城折針以為幕。豈待智者而知其無濟哉。嚮令臣

薦請行都。得親承。召對。則封賞親征二者。臣猶得

于。明詔未布之先。罄竭愚慮。與陛下爭可否。以

佐諸大臣所未逮。今諸臣不能言。不敢言。臣敢言。能

言而不及。言惟大息流涕而已。雖然。多難興邦。古

其在為今計。陛下宜先治內。慎選智略忠敢之士

斥去一切盜名苟祿者。使不得雜進。又宜慰勞蜀

黔使。恟心餽運不絕。又鼓勵四方義旅。使基伏郡

失陷之地。異時得相機。內應。又聯絡浙直江楚。聚

然之勢。江。北。山。陝。暫。安。諸。使。無。所。顧。忌。陛。下。日

講求勝算。外若犴偏方之安。而內實裕復讎雪恥。開

國恢疆之具。取法光武。先蕩滌江南。然後蓄全力。非

征易易耳。臣私度光武當日艱危。跋扈。伯倍。陛下

然光武內剛而外柔。智深而慮密。故卒能成功。今

陛下皆反是。臣不能不竊為陛下危。然願陛下

暫停親征之舉。速下罪己之詔。先治內而次懷外。漸

圖後效。毋謂天下事終不可為也。天下幸甚。愚臣幸

甚。

封賞征伐二者。非獨光武可法。即我太祖亦有

之。如洪武二年。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內禦

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為首。副將軍常

遇春。驗其有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餘各準

其功過量賞有差。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湯和等

封公侯二十六人。世襲賜誥券。惟善長稱守正文

臣。汪廣洋。劉基。雖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餘並

稱宣力武臣。又攷洪武登極。無文武官封贈。庶子

試署實授恩例。太祖重封賞如此。元至正十二

年起兵濠州。克和陽。克太平。先據金陵。及鎮江揚

州。既克。始自將取婺州。討劇寇。必先。而次。姑

蘇。取元都。必先山東。而次幽薊。元眾既潰。然後命

將西征。閩廣巴蜀。傳檄可定。太祖慎行師。又如

此。今爵賞不準功過。親征不先廟算。其不合于

聖祖者。蓋多矣。豈必遠求之光武哉。詩曰。我視

爾。伊于胡底。今日之謂也。臣自烈

又記

法祖上

三代立法定制。有不能不因者。有損益不害其為因。
○通。達。國。體。之。有。○以。祖。訓。為。主。果。無。美。乎。○者。其。要。歸。于。福。國。阜。民。斯。已。耳。故。法。祖。必。法。其。無。弊。○青。人。言。治。國。之。法。有。可。非。亡。國。之。法。有。可。隨。○使。萬。世。可。行。然。後。多。利。而。鮮。害。有。長。治。而。無。劇。亂。書。

戒事不師古。詩稱率由舊章。皆師其可以率由者。非
○此。○不。可。○前。○之。○法。○祖。○樂。舉。前。代。相。沿。之。法。靡。然。而。號。之。曰。古。曰。舊。不。審。擇。○其。是。得。非。失。而。踵。承。之。也。我。太。祖。用。夏。變。夷。法。詳。

且密。御製。祖訓。義不容變。置。然。當。以。萬。世。無。弊
○者。為。正。○陛。下。方。據。除。凶。逆。復。我。正。朔。與。守。成。稍。異。

世山文集

卷之三

七

凡所為補偏救壞。因時佐急。雖原本。祖法不可不
○明。○文。○而。○無。○益。○于。○治。○者。○作。○不。○以。○此。○○少。有。變。通。以。求。濟。苟。投。膚。而。遺。精。略。大。而。驚。細。究。至。○法。格。而。弊。隨。之。由。舊。之。與。變。古。事。雖。殊。而。誤。天。下。一。

也。皆不啻法。祖之過也。臣不敢瑣舉。獨借。陛下
○也。皆。不。啻。法。祖。之。過。也。臣。不。敢。瑣。舉。獨。借。陛。下。

今日名為法。祖。實變法不可行。雖行無補于治者。
○此。○探。○府。○發。○細。○之。○火。○如。制。科。以。祖。訓。課。士。是。也。夫。法。祖。而。特。頒。

祖訓。布告中外。廣厲學。意非不至。然臣竊以為
○祖。訓。者。高。皇。帝。所。以。訓。子。孫。傳。承。久。者。也。諸。臚。列。

持守祭祀出入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

營繕供用及訓戒東宮親王防遏僭亂輯錄百始
○切。凡。四。十。九。字。古。文。長。句。法。

馭外夷者悉具。然皆宗廟宮闈社稷之大事。士庶不
○得。過。而。問。未。嘗。槩。以。之。課。多。士。也。即。陛。下。今。日。朕。○四。○字。○勝。○大。○實。○然。○金。○性。○錄。○所。○祖。訓。宜。省。躬。治。內。自。期。寡。過。為。天。下。臣。民。先。又。

不必備以之試。多士也。嚮令。祖訓可以試士。
○不。必。備。以。之。試。多。士。也。嚮。令。祖。訓。可。以。試。士。

太祖宜列在條章。定科舉成式。宜先頒布。今開科無
○太。祖。宜。列。在。條。章。定。科。舉。成。式。宜。先。頒。布。今。開。科。無。此。制。而。祖。訓。條。章。又。不。載。陛。下。獨。創。為。之。臣。恐。○不。○會。法。祖。處。○明。詔。事。事。法。祖。獨。科。舉。一。途。汲。汲。取。舊。

制所無者。首更張以亂課試之法。甚非。太祖頒
○制。所。無。者。首。更。張。以。亂。課。試。之。法。甚。非。太。祖。頒。

世山文集

卷之三

八

祖訓初意。臣不識。陛下果自謂盡善否也。况國家
○祖。訓。初。意。臣。不。識。陛。下。果。自。謂。盡。善。否。也。况。國。家。作。人。造。士。必。先。求。其。本。本。立。而。未。自。舉。制。義。特。末。之。○未。耳。使。無。以。激。發。其。愧。恥。迪。牖。其。天。性。變。化。其。氣。質。○此。皆。在。課。試。前。一。所。

習尚。取儒先湖學里社條科。朝傲而夕戒之。士雖熟
○習。尚。取。儒。先。湖。學。里。社。條。科。朝。傲。而。夕。戒。之。士。雖。熟。

修身理物明體適用之方。莫詳于六經語孟。國家空
○言。取。人。以。六。經。語。孟。懸。式。三。百。年。自。歲。科。試。以。及。兩。○插。甲。中。乙。西。而。言。

闈所貢士。賢者開出。不肖者工為文辭。偷竊爵位。命
○誤。天。下。至。是。豈。一。旦。課。以。祖。訓。能。使。之。悉。從。吾。法。

立。驅。途。坐。致。上。理。哉。臣。願。陛。下。舍。末。而。求。其。本。者。此。也。繇。斯。以。推。凡。名。為。法。祖。實。與。祖。法。不。合。者。不。可。謂。無。弊。臣。以。為。皆。可。罷。皆。當。權。衡。因。革。斷。然。取。萬。世。無。弊。者。行。之。無。徒。如。祖。訓。課。士。之。似。是。而。非。庶。幾。有。當。于。詩。書。之。所。謂。師。古。率。舊。未。有。不。盡。善。者。也。至。于。損。益。舊。章。稍。為。變。通。不。失。祖。宗。良。法。美。意。取。其。醇。而。舍。其。疵。又。不。俚。刻。舟。膠。柱。者。之。所。為。在。聖。明。加。之。意。而。已。

用 祖訓課士而謂之能法 祖此所謂名是而

實非者也非先生不能洞見流弊至此門人顧謹識

法祖下

祖法載在典章皆灼然可考見而其最關國家安危為今日中典所當急陛下講究所當先者莫如

內官監錦衣衛然諸臣皆踵近代之陋習稜失祖者須得其意

聖祖設官立法之初意不早釐正弊將有不勝言者

如是而槩謂之法祖臣不敢信也臣按祖訓本

周禮設內官監各有職司取其不勞民而便于用耳此設內官監初制

後世乃有閱視團營提督軍務者有監督市舶鎮守

藩省者甚則專擅威福盜弄國柄如王振汪直劉瑾

芑山文集法祖策下

所為至今甚恨之洪武五年定內官禁令六年命考

前代糾劾內官法十年內官言及政事即日罷遣還

鄉其令內臣專恣如此臣愚以為行在雖仍設

內官監但命之司晨昏供役使可也不宜別加委任

今且有催督錢糧者矣有提調兵馬者矣有欽命

聯絡恢勦者矣陛下謂此輩果能勝任乎果與

太祖糾劾斥遣合乎臣又按祖制罷都尉府及司

洪武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置錦衣衛

前後五衛軍士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錦衣衛

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雖兼詔獄

南鎮撫兼管軍匠添設非鎮撫專理詔獄

取其嚴待衛而無刑耳後世乃有參佐機密給印

分司得直達者有旗校少提焚索無紀極若世則三

司會問羅織非辜如門達吳緩所為至今切痛之

武二十年 太祖怒用事者非法凌虐悉焚錦衣

刑具以所繫囚改送刑部審理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

實情辭至是焚錦衣刑具 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

罪囚俱送法司其不令錦衣橫暴如此臣愚以為

行在雖仍設錦衣衛但使之備禁近飭儀鑾可也不

宜兼理重務今且有補參朝儀者矣有勘問不法者

矣有恊理織造者矣 陛下謂此輩實能竭忠乎實

與 太祖申明改送合乎臣伏觀 陛下詔書蓋自

謂專事法 祖者獨于此二者不加察誤以為

祖法如是法 祖者當如是此臣私心所甚惜也為

今日計司禮監掌冠昏喪祭禮儀制帛 御前勘合

賞賜筆墨稜稍書畫出門馬牌及催督光祿造辦

宴如 祖制而止先去其乘筆者一切錢糧兵馬聯

絡核勦之事內臣不預馬錦衣衛領五所軍士分司

旌節旛旗班劍斧鉞弓矢將軍力士校尉分

護駕直宿巡察督設海內儀仗如 祖制而止先

其專詔獄者一切求請抄提詔察拘逮之事厥衛不

預焉必如是而後與 祖法無刺謬耳或曰內臣非

乏忠誠如雲奇阮安陳蕪者錦衣非老成敦厚如

步驥王佐者雖委任何傷臣以為不然歷考 本朝

內臣厥衛優劣其間忠誠者鮮而後先朋姦亂政故

率不盡 陛下豈可冀一二賢者于什伯儉邪之內

以殺生子奪滅 恢疆重且大者委之不讀書不異

法者哉且 陛下亦未審內臣之與厥衛肯相倚為

姦者也天順中石亨不引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前夸揚隨駕求請踰涯乎正統中王振不令馬順攜

小校支解侍講劉球乎 球以災異上疏件王振下

化中汪直不令韋瑛執掌大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

版乎正德中劉瑾不矯旨逮六科給事戴銑等十三

道御史薄彥徽等繫錦衣獄乎至于外臣之交通內

臣厥衛如尹旻之于汪直王越之于韋瑛 瑛錦示

東陽之于劉瑾 瑾自擅政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

皆東陽屬草 崔呈秀之于魏忠賢蓋往往有之此而

七山文集

卷之三

法祖策下三

七山文集

卷之三

法祖策下三

不痛鑒前車申明祖制為萬世宗社臣民之計

雖欲與天下更始礙而奏蕩平臣慮其未必能

也。況章奏悉付司禮內官列在縉紳皆不合舊制今

陛下頒布便覽特諭吏部鑄列內監員名聖諭云內

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乘筆又令錦衣兼管承

旨絲綸事務皆非太祖當日防微杜漸之意即

諸陛下今日事事法祖之明綸抑何後先相

戾若是其甚也陛下不留意法祖臣言或迂遠

不足用誠法祖以致中興請于內監殿衛二者

先加釐正它因革從違有可推類以相及者臣請更

端卒其說俟陛下財擇焉

甫院蒙正襟讀之慨然流涕臣自烈

又記

崇實上

治天下者存乎實實則勞可使理亂可使治不實則

內不足而外有餘其始法制若不繁聲容非不盛卒

至一旦潰敗不可救詩曰顛沛之為本實先撥言失

實也古今未有無實而致治者也陛下治位之初

明詔云人君務實必自身始及親征毅然以十實告

天下臣民審如是雖立致興復無難然臣竊觀元年

五月日勅諭吏部縉紳便覽鈔布必明一統規模

臣未嘗不歎陛下之近名而實未盡也聞之說

命曰良臣惟聖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惟得人

而後官無尸位位無曠事耳故今日中興之實在

事與位稱不在乎僚署銜名之充廷盈籍也臣請

聖諭實言之聖諭云南京官員昭舊推用併兩京

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全設共十二員在京武職

昭舊為各應列文紳者乃列無其人則刻入各衙門

官銜臣謂自京告陷官非其舊也

院及文武各官皆實受命皆與

制異其人則有本朝而不改姓名履歷如

者有姓名非中國如

者各部則有稱

者司業則有黃

者

陛下推用將置何署乎全設將掌何職乎員布

兩京已非朝夕而陛下于文武各官猶曰全設

曰煇舊者不皆匆匆乎全者不盡于虛乎然則

陛下無地而存其官與無人而留其銜皆可謂失

天下其誰信之 聖諭云北直山陝西遼東河南

處各官存古未卜宜各列地方官銜不必列名以

恢復臣謂恢 土宇必實轄我版圖而後可非

恭布紙上而謂之恢也一統全盛必實正我寇

而後可非空銜星列縉紳而謂之全盛也士商從北

直山陝來者臣就而問之其地皆淪為 其民皆

變為 地方非吾有官銜安所用乎有名之銜

無益况併其名不可問乎實能恢 縉紳雖錄官

不為損實不能恢 官銜雖列縉紳不為加然則

陛下汲汲舉已割之壤地與無名之職銜贅附

本朝之縉紳便覽以為恢 規模在是天下又誰

之

聖諭云今四方效順忠義銜名盡列朝

司等衙門遵依近制必設添註之官以答賢勞之望

臣謂添註非舊制皆近代人臣市恩徇私情端病

以自便身名耳其間不必添註與不當添註者

賊民蔓延日甚宣德三年嘗飭吏部裁革額外添註

官識者避之假令今日諸臣賢能茂著 陛下當

實推補部院各衙門分職課成有勞績又從高優

之添註冗員何補于事 福京兵部尚書凡四人

侍郎凡七人又添註左右侍郎四人詹事府及

正詹一人 行在太僕寺又添註少詹一人

當添註不必添註者也今天下民窮財竭 陛下

拯民塗炭莫少蘇息顯冗官冗費日敲吸數省之資

脂以坐供諸司之漁食若民弗堪何然則 陛下

近制為舊章而欲答賢勞以廣翼贊天下又誰信

故臣為 陛下計名不必飾虛官不必求備先

古者銓授考課之法次推求 本朝典制

名于武英殿南廊仁宗書各都 特命吏部每年

布按三司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實察各省直及州府縣職官姓名資叙陞遷

之

集 166-296

能詳載進御 陛下加意衡量一切

得其實勸懲昭而官方肅 復猶反掌耳安用此

銜冗職充廷盈籍為也苟以是為一統規模地

名夸示虛設則區區列在縉紳者呼之不應策之

前雖日增月長蓋人而官之抑何禪于復哉

縉紳稱便覽士大夫僅以內交備忘耳無吳進

御覽例今 福京行在縉紳 御序不臣舉以

聖諭聚 宸翰尤甚無論實之弗崇與昔在

三冗者不合即稽諸 國初典令亦可謂備盡而

遺喪矣諸大臣獨無一言上補 袞闕此草

所以拊膺而長歎也 臣自烈

又記

崇實下

今天下豈獨冗員空署不足恃哉 行都自元

部而下凡實列銜名實司職業稱一時中興之

不謂甚盛然 陛下謂諸臣實恢 者幾何人實

稱者幾何事 絲臣觀之縉紳職銜具在雖不

都各官之虛設而其具文亡實罕視 與則一也

無言責 雖竊做古百官圖 各有軒輊 不敢遽進

御姑舉今日有官而無勞績多官而無責成者

陛下言之 中 惟任人最急儲賢館天下人

退之關也提督及四齋贊議贊閣分管各科非

有學行識鑒不可 學行足資矜式 賢者必樂于

識鑒不素權衡賈者不至于襍進 豈憂才匱哉

提督非人 崇禎十年都水司郎中張一鳳

以東閣大學士禮部 試中書分管科事者又皆

實緣進者耳無論士之賢者必不至即一旦

惡從而辨之 夫不辨其孰為經明行修孰為

智適欲舉士之已成材者 量能授職 坐致庶績

未成材者 汰殺全輪徐供異日之用 此必不

也。臣所謂有官而無勞績者此類是也。臣願國

事治忽所從出也。錄取。召用及舉薦館選等

非卓異有方略經術不可經術富而可備顧問拔

經筵不為踈方略嫻而可任旄鉞特命推較不為

豈徒充位哉。今也薦舉紛然諸就試鮮集庶寮者

皆庸瑣競祿利者耳。無論後之債事為可慮即今

始進。朝廷亦安所賴之。夫館選而僅為尋務

經歷薦舉特用而止于試博士試推官試通判

賢且才則當起擢而不當循資果非賢且才則

屏棄而不當薦用此任人之最倒置者也。臣所

官而無責成者此類是也。臣為。陛下計舊制國子

監皆有造士作人之任。今宜擇賢祭酒司業兼備賢

館特選進士充六館官分科課士試中書分管十

科者可罷十二科宜以經明行修忠勇智謀經濟

先經明行修宜併為一科。它勇敢齊力技藝占

武學備之。刑刑部備之技藝占候等。又

宜與經濟忠義並科設科。定申。勅國子官

信官省而功自倍。若夫薦舉必不可不嚴。給

可不嚴可官使者官之有材器而須教育者悉

子監按季課試其生員貢監必才識經濟過人

薦舉既薦宜越擢優行顯示勸厲不宜僅使

曹而止。信如今福京。行在生員薦舉特用得

皆與。明詔求賢初意相戾。豈。朝廷急需此試

書試推官通判以迄經歷序班而必求之薦舉

也。自今以往庸材不得濫薦薦而在特用。飲

到者必踰資次用之。又特。勅吏部。故大。余

揚掣籤之陋。規。大。選外官立為掣籤法。識者陋之

與夫近代進士中行評博知推考選仍用經書義策

論之故例一切罷黜不用。因嚴實取舍使一時薦者

皆可用用者皆得人責成專而勞績懋不復如嚮者

冗官之無益。凡皆崇實之章。明較著者也。夫國家崇

實不止是。然就任人課吏推之。事事不以近名者

欺不以亡實者誤。天下中。直舉而措之耳。惡用臣

總總過計哉。官方之壞至是而極。誰為國家圖。叶典者然非

先生痛言之後世亦未知 本朝之名勝實如此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焉有在位皆婦

而能恢 中國者哉門人李

講學

臣言 中興大略首審序次法 祖又次崇實

陋少文未可謂濶迂無常然欲實宿諸天下便無

髮繆則非學不可臣請以講學終之夫臣所謂

猶儒生訓故詞章之習也又非襲取宋人精魄之

高冠徐步美觀聽而不適用者也臣歷攷六經諸

關古帝王治天下學術者非一講之世明守之

行之甚決則異端曲說不得而入天下可治

言學貴敦實可謂深得要領然 明詔後令士

學官皆守朱註詔書云士子久棄朱註殊

差 臣竊惑之豈六經精微一朱註足以盡之歟士

提學官通朱註足以盡古今學問歟臣于是

陛下講學之朱精而敷棄經任傳之為聖學果也

非謂朱註可棄獨以朱子生孔孟之後諸說有

孟相發明者亦有與孔孟相齟齬者分別去從

孔孟而止專泥註則非也臣往年奉 先帝明

修四書五經大全因詳觀朱子傳註多所辯定

子復生當不以臣為濶臣管見不足道

臣所錄太祖是正集註數條觀之今註

盡合經旨太祖必不憑臆駁正太祖當日所

正者未盡非則士于今日所拘泥者未必是明矣詳見五王文成所辨朱子說年定論

集註多朱子中年未定之說晚歲痛悔極艾思

而未及朱子當日未嘗自以為是則士子今日必

果以未必是者為是又明矣陛下徒知棄註之直切

而不知棄經泥註之弊為尤甚揆諸孔孟垂編

太祖釋經必多所不合又况國家設提學官知正守朱注本不求不見例

三年先臣督學有聲實識本末者如戴珊測以文

古器識邵寶則重行檢次文藝然卒不能盡變士推

推廣太祖開郡學興人材初意至今皆惜之近提

提學以文藝工拙短長為進退既不合古造士之法

陛下又欲驅文藝而專就朱註獎將使合註者雖

器識無行檢之人皆列高等皆得攘取祿利有

行經術者苟不合註則皆擯棄不錄是士子以

註為中式提學以通註為勝任一切聖賢帝王自

治人之道皆略而不講皆相率而入于學究臣

陛下方講亭求治急收學臣作人之效願

通注未必可以求心

願獨樂

朱註使流弊至是此臣所以反覆明詔而不也

也臣願陛下原本六經四子合歷代諸史本

典章叅稽盡會擇其要以見諸行又博訪儒臣深

古學者朝夕延問佐所弗逮課士以經為準

泥註皆無取又申飭學臣植身敦教就文

特拔經明行修忠義經濟之士每歲貢入國

館備朝廷錄用痛斥士子浮夸矯偽之俗館

悅雕篆訓故詞章之陋使歲科兩試由博士

者異時皆可為侍從皆可以廣黼

後知帝王之學果有用果足以治天下致中

墨守朱註無益也臣見陛下以朱註取士頗

王治天下學術相背故終以講學之說進明

審序法祖崇實皆得以寡過即推之于安內

恤民治兵未有不還至立效者也若夫明君

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先

之日就月將耳豈臣語言所能盡哉門

經筵講官三復斯言宜多所裨益外

臣山文策策卷之二終終

門人蔡

外議

巴山文集雜著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成其謙

較

雜著

記邗上語

子至邗江。見友人袁臨侯於邑甚。先是臨侯視事海陵。取阿瑤。瑤坐臨侯朋黨。臨侯曰。吾自廢耳。豈章鑑為之哉。是時臨侯方拂衣歸。十州縣數萬人。嚙指無書。封閉城門。思擊登聞借冠。臨侯從服出城。諸父老

書曰文集

卷之十一

一

遮留皆涕泣。予聞而惋惜者久之。既入舟。臨侯告予曰。海陵有小園。袁子顏其軒曰冷笑。自號半揖居士。

志媿也。鹽漕楊即權瑄行軍門體州府而上皆屬禮見語人曰。吾妻狄莫秋云。居士自武昌來。楊遇居士

甚恭。揚人曰。居士能令軍門敬。居士曰。否。禍且不測。未幾。彈文及居士。走矣。居士讀其章。有冷笑半揖之

句。因憶青蓮大笑。居士僅冷笑。長孺長揖。居士僅半

揖。嗟乎。揖與笑皆足獲罪。如此。張子曰。直道事人。焉往不三黜。袁子失官無足惜。惜夫闒柄政。祖法

如也。匪國家福彼後先。吾袁子李久。于是官者所自處。視袁子孰失孰得哉。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望日。

末數語微文刺議。使人不覺。此足為後世瑤瑤者之戒。史法也。自記

書曰文集

卷之十一

七

記白門孫幼靈語

張子避亂過白門。見姑執孫子幼靈。問四方規我者。孫子曰。焉用規。知子者希耳。侍御松濤徐公告我曰。爾公性介潔。惜傲耳。何叔子尤。張子鬚亂交。去年來金陵。告諸同人曰。爾公過人遠。若迂何嗟乎。迂與傲。豈張子哉。張子曰。傲凶德也。張子豈屑為禰衡阮籍哉。獨張子恥干謁。親舊貴顯。不妄通一刺。侍御令姑執時。命其子公旦。執贄受業于張子。張子過從甚驩。迨侍御持節按江右。張子遠去弗顧。若是者不謂之

香山文集

卷之十一 記白門幼靈語一

傲不可。雖然不謁貴顯而謂之傲。則孟軻不臣不見說大人則藐之者皆傲也。古聖賢入道往往自迂始。孟子不與右師言。滅明行不由徑。不可謂不迂。然不迂則浮誕矯偽不害名教不止。昔唐代宗自陝還。頗真卿請先謁陵廟。後即官。元載以為迂。宋韓侂胄命優人峩冠瀾袖象大儒戲於寧宗前。因言朱熹瀾迂不可用。元阿里海涯破潭州。知衡州尹穀寓城內。度事不可為。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瀾事。果爾則迂不見取于流俗久矣。然司馬光曾鞏皆首

持望皆自安于迂。今世繁謂迂無足取非也。張子

趨翔慎然諾。迂之小者耳。去古迂而合道遠甚。苟近

道而皆謂之迂。必同流合汙縱橫押闔偷時榮以銜

目前斯謂之不迂耳。又豈張子所屑哉。雖然禹戒

毋若丹朱傲。子路聞正名謂孔子為迂。夫以舜孔子

之聖且謂之迂。與傲况張子哉。姑用以為規可也。因

記其說示幼靈。以明譽疾疾而規藥石。毋謂知我希

也。使得共勸焉。崇禎甲申季春月日金陵舟中書。

香山文集 卷之十一 記白門幼靈語二 四

香山文集

卷之十一 記白門幼靈語二

四

吳次尾曰。張子有合于道者。傲則張子弗為也。此中只張子學術如知希何。

張子

有合于道者。傲則張子弗為也。此中只張子學術如知希何。

記南浦何叔子語

子遭亂。擬卜居姑宛瀨上。舟次南州。友人何叔子

歸自燕。哈子曰。寇躡袁。酷哉。趨顧子季弟。問母氏動

定。相視出涕。子曰。先君仲弟遇害。母年七十三。貧失

之。叔子曰。今天下未有知張子貧者也。去冬。幽僻

公且自都門返金陵。公且見鈕生曰。某違張先生杖

屨十年。先生貧而介。奈何。鈕生曰。富矣。家應金。公且

訝。亟過山曰。張先生富萬金。有諸。山曰。徐子何誕也。

公且曰。同學鈕生告我。山曰。鈕生妄耳。焉有張子而

能富者哉。公且曰。信哉。先生之介而益貧也。張子

告叔子曰。今世亡實而冒其名者非一。獨子冒富名

哉。貧張子之實也。鈕生名以富使。當日徐生不質叔

子。叔子不告以實。張子雖欲辭富名。不可得人言不

足信。多此類。嗟乎。鈕生以富名我。謂貧。我耳。豈

不貧。不足見張子哉。抑張子有感焉。鈴邑黃二魯

蘇原名 大中丞黃又生 名希憲 公子也。嘗稱贈叔子

士洪 分宜人 公子也。嘗稱贈叔子

今年張子瀕患難。操契粥產于其門。二魯曰。家君貧

于官。我貧于家。遇冠。貧益甚。擲契還夫。張子不富而

有富名。二魯非貧而有貧色之。二者皆失實。是時叔

子復稱貸。二魯二魯。噤嘴不應。然今天下信張子之

不富者。有叔子。有公且。而里中不信。二魯之果貧者

非獨張子一人而已。叔子不答。去張子語。季弟曰。吾

儕非力不食。平居落然。乏旬日生計。無幾微見顏面

間。受友餽。悉出購書。它稱貸。不我償。焚券勿問。若是

者。宜貧也。使張子果富。果萬金。張子必有以自處

在。萬金足。累張子。彼富其實而貧其名者。金穴

鳩。故智耳。張子恥之。雖然。張子李久于貧。何哉。崇禎

甲申仲春月望日南浦舟中記。

沈耕巖曰。只貧富名實四字。翻翻百折。精義微文。

使覽者自悟。學問人服膺此言。可以釋躁。可以止

貪。可以入道。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崇禎丙子。照弟閩邑。因條六款。白御史臺。御史臺。之未幾。猾用賊煽。枉烈加派。冀格照議。不行。大鴻

臚公。名業。泗。萬曆。戊戌。進士。南鴻臚。寺。正卿。惑焉。驟讓烈。低牒前議。烈

抗顏爭。得直。已御史臺。采輿論。與釐。勒石。著為例。公

莫之知也。里中竊嘆。照諸生仁言利溥云。丁丑冬。臨

蘭賊掠袁。殺范氏。名觀。父子。烈。閩。室。晏。如。郡。邑。喜。曰。

天祚張氏。篤哉。蓋至是。而嚮者六款。本末。明矣。癸未

袁再中寇。陷。照。罵賊死。詳見論左。兵。橫。暴。昔。先。君。繼。見。背。烈。被。

重創。絕復蘇。知不知。皆流涕。甲申。烈。借。季。弟。待。母。就

潯督。袁。臨。侯。約。客。潯。不。數。旬。歸。豫。章。謁。公。公。躡。屣。出

迎。執。烈。手。曰。王。室。棘。且。殆。爾。公。宜。匡。家。臨。侯。名。繼。威。時。為。潯

督。大。鴻。臚。從。子。不。逮。副。四。方。望。過。歸。奈。何。是。時。烈。嗚。咽。方。極

言。時。事。公。復。抵。掌。追。論。解。謂。曰。令。弟。志。在。釐。剔。奈

遇。害。年。不。究。用。惜。哉。爾。公。故。加。派。媚。縣。官。者。不。謂。與

予。同。奔。竄。至。此。烈。改。容。告。公。曰。六。款。兄。弟。心。迹。一。耳。

公。願。是。照。詆。烈。何。哉。公。始。以。烈。宜。匡。潯。督。不。逮。則。是

烈。生。平。心。術。學。問。居。鄉。必。不。加。派。虐。百。姓。明。甚。公

時。言。論。何。後。先。自。牙。盾。至。是。使。烈。果。加。派。果。藉。縣。官

遇。賊。必。見。殺。不。則。百。姓。嚮。食。我。惡。能。萬。死。一。生。鬼。公

今日。哉。是。非。久。乃。定。丙子。泊。今。閱。八。年。非。不。久。公。感

如。初。藉。烈。與。照。駢。死。賊。手。不。自。白。遠。近。率。公。之。說。將

終。謂。烈。加。派。終。謂。烈。低。牒。照。議。究。哉。雖然。丁丑。庚。天

幸。免。癸。未。張。氏。無。辜。死。者。十。數。人。天。不。可。問。公。何。尤

公子。勝。之。名。繼。梓。風。知。予。亟。扶。公。入。謝。曰。翁。春。穉。高

語。失。實。毋。訝。烈。慄。然。曰。今。天。下。公。論。鬱。是。非。殺。故。敗

獨。冤。烈。哉。然。以。公。之。賢。卒。不。明。六。款。始。末。卒。感。于。護

烈。豈。能。默。默。哉。退。而。告。同。社。楊。機。部。陳。士。業。係。叔。子

尤。懼。郡。邑。大。夫。士。弗。察。祭。次。其。說。鏡。諸。石。使。後。有。考

焉。崇。禎。甲。申。仲。春。月。望。日。南。浦。舟。中。某。記。

兄弟。一。也。而。是。非。異。此。自。公。之。訛。然。六。款。行。里。中

誦。聲。載。路。護。口。囂。罵。奚。為。哉。今。人。琴。往。矣。而。公。圓

倦。倦。弗。諶。此。亦。有。可。美。故。當。與。後。世。並。見。之。弟。勳

聖無死地辯

或問聖人無死地。張子非聖。懼寇兵不死。何與。張子曰。死生命也。聖人非能無死。權輕重不徒死耳。聖如孔子。桓魋欲殺之。嚮令魋待于隘。必殺孔子。後已。孔子雖聖。雖微服。豈能幻化變怪。疑鬼疑神。以他實免哉。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蓋懼其死。幸其生未嘗決然信其必不死也。羨里文死地也。過宋。孔子死地也。以文王孔子之聖。不能使紂與魋無殺已。其不死於紂與魋。幸耳。聖人而必無死地。則是

聖無死地辯一

聖無死地辯一

七

有死地必非聖人也。設文王孔子不幸死於紂與魋。將不得為聖人乎哉。夫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聖賢一也。孟子曰。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子路死傷勇。故孔子無取。苟得死所。雖聖人未有不死者也。必無死地。而謂之聖。後世人勢士奸雄。禁黜瀕死。不死者。眾矣。豈獨聖人能不死哉。繇是推之。聖不以無死。成其聖。死亦無損其聖明矣。彼藉口聖無死。當死而不死者。皆聖賢之罪人也。可不謂惑哉。崇禎癸未。冬月望日。

甲申春。客友人潯督袁臨侯署中。聞天子殛

宗社。崩慟欲絕。既而訊死難諸臣。不數十人。而回面降賊者。肩相摩也。益嘆學者生平不講學明理。尸素課國。至臨難苟免。往往以聖無死地為口實。識者非之。雖然。明死生如子。年踰強仕。獨不獲死所。何哉。自記

問聖人可殺否。伊川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它不得。况于聖人。愚按伊川此言大謬。玉可碎。不可污。聖人不能避害。能

不失。正使聖人皆不死。龍逢比干。豈智慮弗若哉。丙戌仲冬月日。又記

孔子不絕原壤

世傳堯問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

孔子故人原壤夷俟見孔子以杖叩其脛或疑

壞喪母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而過之今責其夷俟何

咎重而責其輕與宋朱熹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壞

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壞猶為故人感德中禮此亦可

見愚以為不然檀弓夫子為弗聞而過之蓋傳者妄

耳其說必不可信果爾則是不忍絕故人而教天下

後世為逆子也豈得為孔子孔子見齊衰者敬之因

服者式之哭則不歌壞方喪母禮宜斬衰辟踊獨

木而歌何哉雖壞棄禮如遺不可律以名教必非孔

子所樂聞必不能隱默退夫夷俟待已無禮尚恐其

賊世焉有喪母狂歌晏然過之而苦不聞者哉故者

無失其為故謂義不當絕也不則大義滅親如周公

之于管蔡石碻之于石厚君子不以為過况故入乎

使孔子果聽歌而若不聞則其不合于禮者多矣而

猶謂盛德中禮此愚之所不知也

袁臨侯曰羣言淆亂非自有定見每為成說所

此文皆名教干城謂芭山好辯非也

曾皙杖參辨

世傳曾皙怒其子參傷瓜建大杖擊參仆地希壤

甦孔子聞之怒曰舜事瞽瞍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

殺之不可得小楸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不犯

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禮而

不避陷父不義不孝莫大焉張子曰孔子論孝詳矣

大杖則逃可為後世人子法然予獨疑曾父子之無

是事也夫皙狂士也季武子死倚門而歌方侍坐言

志莫春咏游孔子喟然與之皙非屑屑事物者豈

瓜怒參杖其背仆地而弗之恤乎審如是則皙視其

子不逮一瓜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之暴可也惡得

為狂乎况參事父孝左右就養無方親在叱咤之聲

未嘗至犬馬藉令皙果愛瓜果使參往芸參以如臨

如履之心視之宜敬謹有加豈致誤觸父怒陷親不

義乎信如世所傳皙不可為狂士參必不可為孝子

子故斷以為無其事與伊尹割烹孔子王癩疽感世

誣民之說同類而並黜之學者歷觀皙與參之所以

自處與孔子之所以取哲與參則知子說之不妄矣

雖然後世侮聖叛經者不止是獨誣哲哉

揚維斗曰學古而不明是非傷賊彝倫誰煽後學不貽害名教不止此也山諸辯之有功于世也僅以王充論衡目之豈知遺者哉

梅惠連曰就暫狂處見其無杖參事就參孝處見其無斬瓜事此等辯論所謂聖人復起必從吾言非獨白哲父子之誣益信孔子賁參不孝之說皆不足據耳學者明此意以觀它籍當不為曲說所

曾曾杖參辯二

侍坐鼓瑟辯

羣言淆亂折諸聖然事載經傳紀述承譌求折諸聖不可得何以決然否審是非傳信于後世予少讀論語竊疑曾點侍坐鼓瑟之失實也禮並坐不橫肱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先生與之言則對皆言敬也小飯而亟之備見問也謂速咽下備或有見問之言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稟專于尊也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弟子之于父師一也君父師同道三年夫點雖狂侍先生宜以禮孔子使諸子言志諸

子以次對問點獨夷然鼓瑟其閒若不知有孔子者以視橫肱越路則已慢矣況孔子方問點點不亟對從容舍瑟而作豈禮所謂弗使不執執業則投者非耶抑點自謂禮非為我設邪古者見所尊必齋邀使點自鼓瑟是玩也不齋邀也後世塾師起坐問答有度使孔子不禁點鼓瑟是教弟子不以禮也起坐問答無度也聖人制禮範俗使別于禽獸孔子素秉禮禮斯須不去身豈獨于點而略之哉予故曰點之侍坐鼓瑟失實也不然第慢師臣子慢者父禮教

矣。亂階也。非孔子意也。古今載籍承譌。若此類者。舉無足信。折諸理可也。然則何以列于論語。曰。門人記者之過也。

楊機部曰。王季重咏曾點瑟云。當其容與時。莫犯傷瓜根。二事皆誤用。讀芑山杖參鼓瑟辨。益信季重非解人。

人略我詳。芑山讀書不苟。忽如此。宜其有以折衷羣言也。不知者疑芑山謫及聖經大謬。弟勳識。

待教錄卷二

續師說

昌黎韓退之。慨師道不古。作師說以貽學生。名譽六藝經傳不拘于時。學于退之。韓貞。十九年進士。引孔子師刻子。其弘師也。老聃為法。其言曰。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退之蓋謂學無常師。師無

長貴賤。取師則愚益愚。而惑莫解。陸象山嘗稱之。云揚子雲謂學而不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不學無術。其言不古。之謂古之學。有必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議不易及也。推。進一。骨。起。下。師。經。師。物。子意聖師。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語曰。世無師。此。歐。陽。永。叔。之。說。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

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言相講授。苟從而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豈獨刻子師襄諸人可哉。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議立

臣師。蜘蛛立網。罾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用皆于物。是取謂聖人不師萬物可乎。雖然。師經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乎師之道也。

曰至善爲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師不善也。夫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衆矣。孰謂善師者徒求之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妄。專師善。失之固。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惟夫退之告。卒生者不及此耳。或問何以師不善。曰在○同○類○本○說○乎。毋自欺。內訟過而已。蓋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次○第○歷○然○可○見○。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省。而徒寶寶焉。求吾師而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子。陳亢輩。何益哉。

揚潛銘曰：師賢。師弟子。師說之義也。師經。師萬物。師不善。又歸本省身。續師說之義也。三復續師說。而後求師之道始備。陸象山但稱退之師說。與楊雄模範之說。其識不易及。而周濂溪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皆未詳所以求師之義。學者安所折衷。以適於善哉。芑山助儒先不逮類如此。

芑山文集 卷之二 續師說二 一七

芑山說

張子自名其讀書處曰芑山。稱芑山。張子若生長芑山。然者非實有其地。故郡邑志不載。然張子自稱芑山。天下從而芑山之。皆莫詳所自。一日友人曰：子袁產不稱袁。張子稱芑山。何居。曰：張子疾夫世之以地論人生。而齊魯齊魯之生而芑。芑芑之猶之生而袁。袁之今張子去袁而稱芑山。世皆曰：異哉。芑山誰何人。使張子先是自稱曰袁之人。世皆曰：袁之人。袁之人耳。惡知芑山者何如哉。張子旅遊二十年。世莫

芑山文集 卷之二 芑山說 十八

知張子袁人。已而知張子袁人。則曰袁芑山。張氏或又曰芑山非袁人也。張子曰：明珠大貝。實生海濱。如以地孔。何以昌平孟。何以鄒邑世安。得以地紉孔孟哉。友人曰：士罔以地限。固也。芑山名張子讀書處。何此芑山之所由名也。張子非生長芑山。可知亦芑山。居曰下武之詩曰：豐水有芑。求世德也。張子志作求云爾。方叔之詩曰：薄言采芑。威蠻荆也。張子志武事云爾。帶乎二者之皆。葭濟也。弗濟何以仍芑山志。也。雖然。國家推是說。以取士。選吏。權衡臧否。審量。賈觀人而無觀地。可也。

蜚說

或告張子曰海獸有名蜚者水精也能禦災故漢相

梁殿置蜚尾其上或又曰漢宮殿屢災術者言天有

魚尾星宜取星象冠于屋禳之唐以來寺觀為飛魚

形尾指上者蓋象魚尾星也世訛曰鴟尾狀與魚尾

不類或又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即降雨後世

設其像于屋脊率稱鴟尾云張子曰蜚與鴟或為水

精或為天星無可考獨漢唐設以御火災蜚之名特

著雖然使無蜚必災則三代宗廟禾黍國社屋柴者

豈不設蜚之過與抑人自致災與使設蜚果弗災命

天下宜復睹漢唐宮室臺榭歸然存顧其間淪為榛

莽丘墟指不勝屈又何與然則蜚能禦災名也非實

也或曰毀諸張子曰若蜚者不能使屋無災未嘗自

災屋雖無毀可也後世竊名尸位燼人國者其為災

也酷矣蜚何尤哉

小人當國淪胥以下觀西事可見近世無

寸功而冒殊賞者比比又皆蜚之罪人也門人方爰發識

芭山文集雜著卷之一終

芑山文集雜著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葉友栢 滕 楫 較

書黃牛廟記後

世傳黃牛廟記。漢諸葛武侯撰。然予讀前後出師表。而疑是記之為贗筆也。記云神像影現。猶有董工。導之勢。又云神助禹開江。當廟食。茲土復建廟。號曰黃牛廟。以顯神功。予謂禹治水。詳見禹貢功在禹。不在黃牛。明矣。使神有功而禹無功。則隨山刊。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予謂禹治水。詳見禹貢功在禹。不在黃牛。明矣。使神有功而禹無功。則隨山刊。

皆屬冥助。不由人力。禹特坐觀厥成耳。惡取八年。于外過門不入。哉。况武侯經營漢室。鞠躬盡瘁。惟人力是視。記獨謂禹功皆神助。其為贗筆無疑。不然。卓視神禹。高視黃牛。此說一倡。後世泄事敗成者。率藉口神不我助。紛紛冒功。避罪不自悔。豈武侯忠愛之哉。予故曰。是記非武侯撰。論世者。折諸禹貢可也。

楊機部曰。立言須析理揆勢。就孔明績業觀之。乃知芑山論不誣。况本記文辭鄙倍。自是好事者。托非精識。如芑山。不能辨其真似耳。

芑山文集

卷之二

一

跋毛穎傳題後

柳宗元與韓愈善。蓋所稱知愈者。又嘗工文辭。善諷喻。宜其讀斯傳而知立言之意也。然予觀柳子題傳後。言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子曰。非也。夫愈所謂賞不酬勞。以老見踈。非獨為穎惜。蓋諷人主勿輕棄老臣。使盡其用。無徒如秦之少思耳。豈嘉穎之功。而褒大之哉。今柳子僅誇其怪于文。至與滑稽別傳。並稱可謂失其指矣。嗟乎。

文章之甚紕謬者。李肇國史補謂此傳不下史。皆不能窺作者之意。然予尤怪柳子妄以此為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袁臨侯曰。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

皆不能窺作者之意。然予尤怪柳子妄以此為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書送許郢州序後

韓退之謂刺史觀察使皆同無異然後政均令行賦

不急而民不為盜序略云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

於自異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

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子獨惜其之

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先○野○大○業○下○文○方○詳○之○之○

審於成敗異同之故而槩謂同固弗成異固弗敗

天下事蓋有同之而敗異之而成者退之固未之思

耳昔晏子論梁丘據譬之以水濟水子思告衛侯言

君臣自賢羣下同聲賢之善安從生此所謂同之

敗者也荀卿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宮商角

不同嘉音以章曾鞏曰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

同用之無弊此所謂異之而成者也事之成敗不在

同異在乎以義為斷而已使刺史觀察使皆賢皆合

義則皆同焉可也皆賢而不皆合義如同馬光蘇軾

韓琦范仲淹之必不能無可否不能無可否必不能

論戰守是也

無異同雖否不害其為可則雖異不害其為同也君

子之於事成於同所可同敗於異所不當異同所可

同不為阿異所當異不為矯同不阿而後可以成異

不矯以不至於敗退之謂成於自同敗於自異

則必成異則必敗皆非也乎故略其規詐者而

折衷同異之說使後世成事者鑒焉

道理從義比和尙章看出而據經引傳確不可易

固知佳文不在修辭理至則工耳○善讀此文者

不獨可以明是非之指而人品學術事功皆可

此得之使我三復不置弟勳識

書送許郢州序後二

昔柳子厚吏商後

柳子哀吏之没于利也。著吏商以諷之。言汗吏以貨所期處盜入室又開之以塗也子厚此說弄型商也。失重利。廉吏以行商也。獲倍益。與其汗也。莫若廉。說詳見柳宗元本集予謂趨利等耳。未見廉與汗之異也。吏

而流于商也。或殉私廢公。或假名徇利。雖貨與行。清濁有閒。其為壅斷一也。國家為民設吏。頒祿養廉。非使之自奢利也。受祿而又自奢。是以官為市也。矧○吏以行商能象欲予柳子見不違此吏寡欲而後能廉。吏誠廉。夙夜求稱職。弗暇。豈復有

它營哉。使廉吏曰。我無若汗吏之失算也。行日以備得日以倍也。則是貌潔而中垢。智昏而行偽也。樊不

至。蠹民蝗國不止。惡在其能廉哉。譬諸盜。操戈劫塗。其攫利也。以悍穿窬。竊藏其攫利也。以漸。以貨商者

之。猶以悍盜也。祿奪而身敗者。衆也。未有不蒙誅者。也。以行商者之。猶以漸盜也。名尊而身富者。鮮也。夫

有不厚亡者也。安見汗吏拙于商而失重利。廉吏巧于商而獲倍益哉。信如柳子之說。後之凡為吏者。禁

孽飾。伯夷之行。以陰厭盜跖之心。其計甚狡。其利甚博也。愚恐未能止貪。以教廉。適害廉。以誨姦也。皆柳

子之言。惑之也。然則何以抑汗。訓廉也。曰。庠序以養之。峻法以禁之。賊者必棄。市廉者累增。秩也。義利辨

而勸懲公。吏道可復古也。不然。吏脩行以煤利。將率天下而趨于詐利。孔孟之所深惡也。

逞予讀唐史。見大曆以來。大將私路中尉。求節度使。動踰數萬。因歎三代以下之官。非官也。賈販而已。作吏商說一篇。備言官吏壅斷之弊。晚得柳子

厚吏商。有汗吏貨商。廉吏行商之說。心竊過之。夫汗吏誠不可為。復教廉吏以行攫利。是猶紗兄之

臂。謂之姑徐徐云爾。豈可為訓哉。予所撰吏商說。深戒吏不可流而為商。子厚乃欲吏巧于為商。且

雖同而指各異。在于厚雖有激而言。後世當以予論為正。自識

柳子文士耳。非精義理者。故其立言多疵。非芑山辨正。世且有假行以邀重利者。斯又愈于貪墨之甚者也。非駁柳子。將以維世教耳。弟勳識

昔柳子厚吏商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書定州新建學記後

韓稚圭守定州。新先師廟。建學。學成爲記。謂文武不可廢學。學有功于治。識者疑之。獨性學則繁乎未有聞也。稚圭之言曰。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又云。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與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某竊謂文公之言。可以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某竊謂性一也。天與人性不一。是天二之也。謂天二其性。無以細乎有善有不善之說。不善者必將曰。天與

七

性不善也。此之謂誣天。聖人欲一之于善。雖由學。皆因所固有。非性無善而強之善。則非性不一而強之一可知也。謂性不一而強之一。則無以折乎杞柳。桮棬之喻。教雖設而卒無以一于善也。此之謂誣聖。子曰。性相近也。言其一而已。上智下愚。中人就氣稟習俗之異言之耳。非析一性而三之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無分上下也。性有上下。命亦有上下乎。昌黎言上之性。下之性。叛逆實甚。使性果有上下。如黑白蒼素之不可易。則易所謂繼善成性。當兼言不善不

書專言善也。某方斥昌黎不識性。而稚圭獨推崇其說。以爲能廣聖人之道。非也。私懼是記不足以明性。不明性。雖學不足以致治。因爲之辨。使學者擇焉。吳次尾曰。宋儒言性。不如孔孟之簡明直捷。程朱以下皆然。非獨稚圭之說可駁也。詳見芭山與歐陽永叔論性書。學者當合觀之。

跋五賢贊

予讀韓稚圭五賢序贊而竊嘆其不知人也。新夫子之官。可謂能隆師矣。然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楊王韓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五賢于書樓之北壁。豈不近于戲乎。繪之而肖。僅得其似耳。學問心術不在是繪之而不肖。不能起人敬愛而○見○從○米○聖○廟○繪○像○之○圖又棄之。故曰。近于戲也。然則如之何。曰。木主可也。圖之繪之。則非也。王韓雖有足取。非孟軻比。至荀楊之○洪○武○中○行○人○楊○琢○上○疏○請○點○楊○雄○從○祀○道○董○仲○氏○不聞道後世。皆知其疵。獨稚圭謂學通天地道該雍皇故嗣。孔子曰。苟與楊夫通天地。該帝皇。惟孔子足當之。孟猶有間焉。而稚圭以許荀楊二子。何歟。五賢贊。予獨以贊孟韓為得其實。它不可為後法學者由予說求之。尚知所去從哉。

嗣孔孟者非荀楊。荀楊亦不可同類並稱。楊不逮荀。平心衡較自見。夫荀楊且不同量。孰謂荀楊能

嗣孔孟哉。弟熙議

書康錄郎中誌銘後

唐孫樵集。載康郎中墓誌銘一篇。誌不詳。銘四言。凡二十句。九鄙倍。銘曰。月中攀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秋。望郎錦州。星使騏驎。踪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霄。漸通諱。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關。遠歸九泉。圖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予卒讀本集碑碣傳記。蓋有足觀者。然樵嘗自去取其文。獨于二百餘篇中。存三十五篇。樵自序云。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藜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載諸篋。箚以貽子孫。不可謂不慎。顧所存者。猶若是。韓愈曰。陳言務去。憂憂其難信哉。後世士大夫綴卷累牘。倍蓰獲矣。三十五篇不審。所自去取者。何如。讀是銘。亦足以戒矣。

唐廣明元年。天子省方蜀國。品藻朝倫。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語見樵自序中。樵頗以楊馬自許。然讀康錄誌銘。其矧具見。豈足與楊馬並驅哉。雖然。古今名勝實者多矣。棄短而取長可也。自記

書丹稜楊君誌銘後

右楊君誌銘。宋蘇洵撰。君季子美球。嘗從事安靖軍。識洵于巴東。父卒將葬。請洵銘其墓。洵以程生狀。虛

浮不可用。槩削弗書。宜也。洵與美球書。其略云。行狀

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于喪。明曾子譏之。而洵

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予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

若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

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予何忍言

之。而況不至于皆然。則予又何敢言之。此銘之。銘。冗

所以不取于行狀者。有以也。予其無以為怪。銘。冗

猥無足觀。何哉。銘云。歲在己亥。月在于培。高穴深訖。

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予謂楊君果

貴。屬予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予謂楊君果

無一善足稱。狀果無一事。嚴實球。雖汲汲請銘。洵以

生平不知其父。而拒之。雖無銘可也。既已許之。而不

拒。因知球而揚。推其父之。可稱者。以彰死者之實。以

無傷人子。請銘其父之意。庶幾古節。取之義。云爾。今

誌。僅書世系。卒葬及四子名氏。而于行實闕焉。誌。凡

三十。謂近于情理。可乎。洵與球書。猶自言。凡子所欲

使子之先君不朽者。其亦足以不負于矣。嗟乎。是豈

足以不朽。楊君不負球也哉。略其事無怪也。何辭旨鄙陋。至是。予持論自正。又

書陳龍川集後

陳同甫。通德士也。困不遇。屢遭大獄。皆無罪。晚登進

士第。上方嚮用。未至官。卒。天生同甫。弗竟厥用。如此

雖然。同甫幸而成進士。幸而受知葉正。則諸人。今天

下能為同甫者。往往艱。一第所與遊。不逮正。則諸人

遠甚。嗚呼。孰謂同甫不遇哉。

為同甫惜。又為後世能為同甫者惜。詩曰。悠悠蒼

天。又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古今同慨。往往如此。

讀芑山此文。不禁嗚咽。弟熙謙。

跋范異之正蒙序

范異之為張橫渠門人。異之名書三水人其序正蒙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

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其畧云道一而

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

而不可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

虛者實之疑者通之衆者一之合予讀未既而深

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又為胡安國所

傳篇為一卷。自大和至乾稱凡十七篇。雖不乏

言與義皆本易詩書禮語孟推明聖人遺意而止

盡六經所未載。聖人所未言者哉。况其間蓋有任己

見而不合道。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它亡具論如孔

子論桓文正誦至矣。正蒙則云重耳婉而不直。小

直而不婉。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正蒙則云心存

盡性之理。或云心指私心。愚按心既指私心。便當

私心存無盡性之理。橫渠樂誣心可乎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

不吝。若是者。所謂任己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

德敦化。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正蒙則云敦而不

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惟

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道備。論語曰君子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持己敬而與人恭也。正蒙

則云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

之恭也。中庸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言不

故不測。一誠而已矣。正蒙則云不見而章。已誠而明

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若是

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也。予故曰。異之言

過也。橫渠出正蒙示門人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

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其觸類廣之將有

待於學者。繇此而推。則是橫渠僅自謂與前聖合耳

未嘗自以為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言極道至而茂以

加也。今異之獨軒正蒙而輕六經。豈知正蒙尚有不

盡合道處哉。甚矣古今弟子之阿其師。與慢其師。得

失大小差殊。其無當於聖人之道則一也。予懼後世

惑於異之之說。故跋之以俟論定云。

跋江州重建濂溪書堂記

江州濂溪書堂。淳熙中太守潘侯慈明重建以祀茂

叔。朱晦菴為之記。其略曰。道之所以托於人而行於

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非知巧果敢之私所能使

辱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敘。而

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若濂溪先

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

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予讀是記而

竊有疑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所自始。其

非謂天實畀人而後能傳道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孟軻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盡氣稟清淑

道。遺文明。記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

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出師。然後以其所得

於天而傳諸人哉。夫傳道在人人之能傳道。由學

者盡人事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未聞天私畀不特

學而至者也。朱子謂濂溪不由師傳。默笑道體。皆天

所畀。則是周子著書明道。天實啓之耳。苟非天畀。庸

子獨鑿贖已耳。自朱子斯言出。率天下。戴世皆廢學

以希天。縱道自是。總安所觀考。作興而與。關乎道。邪

然。則謂周子盡人。合天可也。謂天畀周子。自然合道

則不可。聖人未嘗非生知。然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台敏以求之者也。蓋欲後儒勉學以求。其至毋徒

以資稟氣。運自晝孰。謂學可廢哉。如朱子之說。以推

尊濂溪得矣。以誘進後學。則非也。士君子斯道已往

言人而不言天。庶幾不悖孔孟之意。當不以予言為

妄云。

楊機部曰。聖賢必盡天畀。天不我畀。必盡流而為

不肖。它姦雄盜賊。皆非自暴棄。皆天使然耳。彼生

而祭紂。生而莽操。天實助虐。于人何尤。此言豈可

為訓。芑山非駁朱子。但不欲後世誣天而已。不知

者謂芑山指擊儒先。非也。

跋朱晦菴手帖

宋慶元二年韓侂胄論朱熹十罪竄蔡元定道州元定字季通朱熹手書告某郡守冀少寬元定拘執誼至子門人高後世稱之子意晦菴之為是書特愛元定耳知元定則未也方貶元定時晦菴與從游數百人餞別泣○前○此○見○拘○執○不○必○求○寬○下元定獨笑語如平昔無纖芥戚愠既至州日講肄弗輟從者益眾蓋可謂知義命者不幸逾年奉夫元定以義安命不畏刑禍於拘執何有況未幾即世晦菴不能遷造物假以年豈必求免拘執哉必求免於

元定皆仲尼所不取者也
袁臨侯曰方正學題朱子手帖稱其厚待西山尤
深斥胡絃沈繼祖之詆誣朱蔡以為小人之戒
山獨持議如此視正學更進一步時輩謂芑山左
祖西山吹求朱子芑山不服也

跋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右宋李伯紀名綱高宗中興多所建白詳見葉適論議輯漢唐三帝紀要錄自為序進御其論次高光太宗詳矣然謂英偉之才明哲之智寬大之度誠一之德皆三帝所同而又太宗聖賢光武手言太宗任賢納諫卓然過人遠甚予竊惑之夫三帝之有天下聰明英武皆非守成中主比迨致其心術德業光武為最高帝次之太宗又次之史稱高帝寬仁大度然誅信醜越視光武待寇鄧賈耿何如太宗○此○每○蓋○太○宗○水○米○春遇王魏房杜諸人非不言聽計行獨始終挾數任術內多欲而外仁義去光武推誠任人又不啻霄壤然則太宗謂之英武可也謂之誠一則不可予謂伯紀纂輯漢唐創業中興狀迹為朝廷助錄高光足矣不必雜采太宗即節取太宗政事宜擇別得失使知去從尤不當合三帝而槩稱之況太宗躬負慚德引周公誅管蔡以文過效重耳納辰虢以瀆倫皆不可為訓惡在其足資炯鑒哉伯紀忠愛有餘思引君當道惜其見不及此耳丁亥九月既望書

伯紀有知當自悔立言之誤弟勳識

跋謝文節集

子始至葛川。聞葛川宋故文節謝疊山避亂處。桃花
鴨遺址在焉。因索公集讀之。集十五卷。蓋景泰五年

里生潭石黃海編次。廬陵劉侗序而梓之者也。嘉靖

丁酉 黃齊賢重梓。詩自五言七言。暨上程雪樓御史書。與

泰政魏容齋書。世所習見。置勿論。它與天師張簡齋

與道士桂武仲書。極稱建安周震一號質。冢子持敬

感召玄帝事。皆誕甚。文節云持敬晨夕事玉虛玄帝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如嚴君播友疾病轉厄有所焉

作。或化道衣。或建觀音寺。或粧塑天堂地獄關。像。皆不經之言。雖工不足垂後。況未必工乎。弟

跋熊去非集

熊去非諱禾師朱子門人輔潛菴潛菴名廣不生

七年即元定宗二年卒於宋理宗淳熙

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宋咸淳十年登進士第任寧

武州司戶參軍屬宋亡元入主中國隱不仕然子按

去非生平論著如序跋書疏啓劄解說及記銘詩詞

凡八卷類樸略少文雖受學輔氏去考亭淵源遠甚

去非見謝疊山痛宗社淪墜相持泣下似不忘宋者

迨撰考亭書院記麻沙劉氏族譜序往往大書有元

正朔記尾書大德十一年月日熊禾序末書有元大

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

撰既已悖晉徵士書甲子大義而北苑茶焙記歷敘

唐宋以來貢茶之弊獨歸德於元之減額記云大元

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三年載江南始入職方

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求上先皇帝嘉惠遠氓自正

供外悉蠲之又云十有八歲丁酉若身爲元臣稱頌

乃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云云若在不忘宋

功德弗置視昔人稱名不稱臣何如豈復知有宋哉

去非嘗考論學校祀典不稍恕於涑水之帝魏繼獨

以爲正人心明世教莫大乎是抑惡知稱臣大元者

失九倍徒於帝魏哉然則去非從祀文公祠幸耳愚

無取焉 仲秋既望寓潭上書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方子與友人論古井田法可復謂漢高祖唐太宗不

行井田在于無其人導之此說自正大指與張橫渠合然方子

又言井田之廢亂所由生使陳涉韓信有一厘之宅

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

予曰此言之迂而難行者也涉狡黠蓋匹夫之雄耳

而信材器勇智尤非涉所及此兩人者雖有田宅實

終身南畝航升斗死厲下哉況三代以來其間聚徒

扞閭迫非飢寒者願泉非盡田不井之過也然則謂

井田既行凡能爲涉與信者皆可無反以明井田之

必可復假今後世方行井田信涉輩羣起而擾之方

子之說將不信于天下天下皆曰行井田不能致治

非廢井田遂足致亂則是方子欲行古法而卒自沮

烏在其能復先王之制哉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弟照識

書顧天文後

顧天文。洪武十四年。方正學痛太史宋公濂徒蜀。願
輸已壽。乞延師齡者也。世莫不高其義。予讀而疑之。

正學言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青于額。祈于天。天必

閉應。然予按記傳。洪武八年。正學父名克勤。字去禎。被誣。請

江浦。正學上書政府。願身為軍贖父。不報。夫以身贖

父。不能得之人。豈以年代師能得之。天乎。九年。父坐

印章事得罪。正學草疏。方詣闕申理。父遂李京師。得

年五十一。當是時。正學欲顧天求代。父不可得。扶觀

書曰。文集。卷之三。顧天文後一。三三

歸葬而已。况正學母氏元至正丁酉。舉正學。正學甫

六齡。母沒。正學宜皇皇請代。弗服。然正學雖日夜哀

號。繼之以血。不能徹。天倖為親。引年。惡在弟能禳其

師哉。或曰。然則顧天非與。曰。昔武王有疾。周公禱于

先王。請以身代。王疾瘳。然周公雖禱。閱四年。王崩。金

滕具在。事誕不足信。後世臣子類踵行之。借公為口

實。是惑也。死生有命。君子求在我耳。苟死者可代。代

者復生。人孰不樂久視。凡子弟欲捐已壽以延父師

者。皆如所請。舉世皆萬有千歲。天雖每人而悅之地

豈復有措足處哉。予故推究天人之故。謂正學顧天

不令道。至其文擬效尚書。繁複失實。尤不足稱述也。

丁亥仲冬月望日書

學不能精義。遇死生忠孝深微處。往往為似是者

所蔽。此顧天文之所以叛道也。然知此者鮮矣。門

人吳遇謹識

書羅圭峰集後

世傳羅文肅博學矜氣節。文肅名珣字景鳴建昌人予意定國本

卻濠隗引義責李西涯。名東陽字賓之皆有足稱者

它慶輓贈送無裨名教而諛墓尤甚圭峰嘗為故內

官白江傅容御馬監字羅撰誌銘又亟稱奉御王恭

乞銘白江者號知文方教內館時愛公出諸生石何

辭之夸也明興太祖鑒漢唐閣禍不令讀書識字

不干預國政翰林教之於內侍監蓋自宣廟始非

祖制也圭峰博稽學故宜不為內侍銘即銘宜微文

香海文集

卷之二 書羅圭峰集後

三五

風刺昭示令典使後世知任奄宦非制今諸誌銘具

在文有之惡在其能肅哉崇禎甲申七月寓上饒書

宣德中令吏部于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

侍命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正統

初年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教習後復

用修撰編修等官二員漸增至四員景泰中命倪

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按此皆與祖法相戾文肅教內館時不自知北

非何與自謙

書林生告天疏後

闕韋布林兆恩自言矢志度世貫儒道釋而一之夫

釋道去儒遠甚兆恩不師孔孟道與釋雜然進何哉

況倡明三教宜求在我耳信如兆恩之求助于天

疏云求助于天地神祇使則後之求為聖賢與不能

不為死生利害是非所奪則後之求為聖賢與不能

聖賢者皆曰天不我助學問無益豈不甚惑哉晉江

何喬遠錄其疏與劉基宋濂諸文竝行于世予懼亂

吾道而誣後學書以志戒焉

芑山文集

卷之二 書林生告天疏後

七

析別至此求道者不為利害死生所奪工夫只在

克己豈必求助于天地神祇使天地神祇不我助

則相率淪胥以入禽獸耳安所恃而造聖賢之域

哉此林氏之言所以不足信也門人蔡沐識

書吳子上金公書後

簡今之詩曰。公言錫爵。顏如渥赭。悲不遇也。古今人
豈蒼相遠哉。金公名蘭號楚。晚浙江人。較士于池。其知吳子也。
吳子名應其守。異乎先是之知吳子者矣。然僅接禮。
次尾貴池人。加等稱其文辭耳。視晏嬰之薦越石胡瑗之識程頤。
蓋未之逮焉。吳子顧感激泣下。何哉。夫以吳子受知。
金公而輒自幸如此。此吳子之所以悲也。嗟乎。士卒
不遇復不得知己。如金公者。悲又何如哉。崇禎壬午
八月望日。東湖舟中書。

卷之二

書金公書後

三二

次尾上督學金楚皖書。載樓山集。頗深知己之感。
芑山獨于感幸內。推出吳子悲憤之意。引晏平仲
胡安定事。益見金公特達不逮前人處。諷刺皆在
言外。第照識

跋李生殉第傳

劉子孝則名同升字晉卿江西吉安人丁丑進士。撰李必先殉第傳。言

必先名必。必先為少司馬李公邦華冢嗣。與庶弟士國

士亨皆燕姬郭出。友愛至。一日必先偕士國士亨就邑試。

賊舟邑東門。士國溺。必先救弗獲。整冠同赴水。死。族

里賢之。予獨謂必先不學無術。知愛弟而不知善事。

祖父也。當是時必先夫父年八十。兩親尚無恙。士國

不幸早卒。祖父哭之慟。必先奈何復捐軀。重祖父悲

那況。必先幸而有子及季弟士亨耳。不然以殉第之

小仁。冒無後之大罪。歿能瞑目于地下。邪然則劉子

雖哀其志。宜褒譏。竝見因明從井救人之失。使後之

凡為人兒。厚第而薄祖父者。知所戒。若之何。與里開

伍伯弘代第死者。同日語也。伯弘以其第扞網出。上

捕至。追其母不得已。而以身代全第者。所以全母也。

若必先者。何以遽死哉。古人子從父于難。如漢井地

王謙。晉卞氏。眵與肝。皆合于義。魏穎父遺命以妾殉

葬。穎曰。亂命也。不從。君子不謂之非孝。今必先棄祖

父而殉庶弟。揆諸義與孝。皆刺謬甚。劉子獨附和族

必。先。有。知。自。當。心。折。

里之不學者而亟稱之何哉。酉六月既望張某跋。
昔光武痛兄續。死于非命。懼姦黨圖己。銜哀抑情。
飲食言語如平時。獨枕席有涕泣處。蓋志在復讐。
不以身從續也。使必先權衡輕重。方士國溺死。亟
圖所以慰安祖父。割私愛以從公義。何至下同匹
夫溝瀆之行哉。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必先
之謂與。自識。

士當識輕重。李延平語晦翁云。某尋常處事。每值
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權之。似少悔吝。必先

芭山文集卷之二 終
三九

何知。所惜者同類附和。害道匪細。宜芭山之亟辯
也。○死一也。代弟全母爲孝。棄父殉弟非孝。事有
同而異者。此類是也。從此析別。方見吾儒精義之
學。窮熟識。

芑山文集雜著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方 侗 朗 較

自撰墓誌銘

烈張氏字爾公芑山其號也祖諱某負才就童子試不售早世考諱某隱德不仕烈五歲就外傳萬曆已

酉年十二受業仲思袁先生甲寅遊邑庠謂制義取見地月珠科名不合道上下宋諸儒語錄多所是正復貫涉史

學務適用坎壈不得志乙卯泊壬午十就闈試皆報

芑山文集

卷之三

自撰墓誌

一

罷天啟元年憤璫亂輯宦寺賢姦錄自為序思伏闕風 朝廷率由 祖制書成未上崇禎四年如京師

條例古今選舉法萬餘言見者輒稱善未幾上南雍

受知大司成姜公曰廣少司成謝公德溥四方從學

者眾鐫琢誘教出入湖學屏聲樂絕餽遺論古今人

文不阿丙子赴友難復至京師陰知時事歎曰國

亂科目必廢盡舉生平制舉義焚去戊寅袁臨侯官

武昌以書來言大中丞方公 舉烈塞 明詔辭

已卯寓金陵定著四書大全都人士合詞請國子丞

何公楷看詳上大司成周公鳳翔咨部行世庚辰學

使者侯公炯曾復請侍御徐公養心特 題頒布烈

奉 勅增脩辛巳大中丞史公可法辟掌書記友人

陳弘緒數勸駕不就壬午冬笈書入山借仲季析別

大全小註癸未左師以援勦屠袁袁陷遭家多難權

厝先人暨仲弟不克葬甲申正月朔四日扶母出亡

客潯潯督袁臨侯亟薦烈於 朝書幣至烈又辭之

金陵方儼居瀨上三月聞 國變將之閩弗果入信

州卜葛川家焉與季弟編較成仁錄梓陶淵明集余

芑山文集

卷之三

自撰墓誌

二

家宰古方略已又刪正大全辯 袁邵守廖公文

英信倖樊公永定以奉 旨鉞行大全辯請侍御周

公燦績 題進御友人曰樞部某首榜偽學張子名

通衢是踈入助沸益薪禍發必酷如臯冒襄見信州

諸生鄭大環金陵屬璟戒烈終身毋著書烈笑曰禍

豈可避哉著書何罪踈上奉 俞旨或曰書必傳烈

不答是時黨獄熾方逮烈入 陪京不一月陪京陷

烈因論次漢唐宋三黨本末為黨戒錄凡三卷

行在侍御黃公錫袞大宰郭公維經連章交薦辭不

赴逾月閣部黃道周督師出關過信州日課士募兵

鬻官增餉皆具文亡實烈上書閣部語切直閣部不

能用敗沒○今○日○稱○之○山○良○友○者○幾○人○擬奉母還里感時撫事往往潛涕一

日念天下良友殂謝罕能誌烈墓因自為誌它不盡

述亦不忍述也烈生萬曆 年十二月十日卒

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一自題墓石

曰明上書言事累徵不就張某之墓妻易氏遇害先

烈四年卒長男某易出早夭女一適同邑湯大器

生二男長日應產應天名應二歲卒用贏博禮葬金

陵次曰培五歲能讀書皆鍾出昔人自誌類詳職官

世系烈遭亂罕著見又死無期先誌辭哀情惻宜有

知者銘曰日映兮達魅道長兮折轡衆稱兮誰勦齋

恨兮惟自

不死自書卒年月日何蓋自丁 七月二十四以

後皆烈死日也無死所故兆宅原隴不書本貫袁

州不幸為東西南北之人莫知所終雖謂非袁人

可也陵谷代遷松楸奄萎墳兒藏誌傳芑山集於

家世守之無忘手澤足矣異時兒鏡誌仍列此語

於墓石之陰 七月二十五日又書

古人自為誌者不乏未有若芑山先生之為實錄

也先生生平事親淑身處友之道詳見諸當事薦

舉奏疏公移先生雖不自述後世必有知之者然

觀先生自祭文則先生又未嘗以後世之知不知

為欣戚也嗟乎先生豈易涯涘哉○讀杜樊川自

誌一篇益信先生此文之必傳蓋樊川蕪陋而此

篇則簡覈不可及也 門人李步謹識

明汪文學元配余氏墓誌銘

嗚呼。今天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安在哉。張子避亂信州萬山中三年。思所以救之。懼道將喪。往往廢寢食出涕。今年夏新安汪子書來請銘其元配。余少君之窶。告子曰。汪子恒明。蓋嘗求友夫婦之際。備備獲罪。君父詒先大夫羞資益。余少君為多。少君李恒明。懋然若失私。以友哭之。非先生銘不可。張子曰。傳稱婦事夫。禮稱四兼。君臣父子朋友兄弟。然皆自儀節會計言耳。予意夫友婦苟盡其道。所全

徐氏墓誌一

五

於君父昆弟甚大。豈沾沾儀節會計哉。今觀少君之所以佐汪子與汪子之所以不忘少君。皆可謂近道。欲不為銘得乎。按狀少君出娶著族父中憲公諱自怡。戊辰進士。歷官有聲。迹毋汪恭。人生少君弟妹六人。少君最長。性靜應。喜學。日涉覽莊易諸書。不釋手。默處冥思。類有道者。及嬪執笄。共盟饋如禮。自尊章。以泊媪御敬愛無退言。一日汪子自傷。少失恃。既有室。不逮事母氏。獨泫然泣。少君相持泣不已。為問曰。子貽親令名。姑亡猶存。曷哉。汪子尊甫公調公。聞而

賢之。方中憲公權濤。屬少君筮鑄。少君出內中。度無

銖兩私。中憲公歎曰。吏獨以墨敗。非夫也。乙卯中憲公出守番州。李於官。訃至。少君辟踊毀瘠甚。歸唁其母夫人。撫訓藐諸孤。庀政明具。至今賴焉。已又念汪子。王父鶴嶼公名德。家孫宜世嗣。慊已無出。為汪子納。勝侍蚤夜。冀其振賢胤。恐後中外屬。歌益斯為賀。少君顧益遜謝未遑也。乙酉。王國多難。橫猾望。食大郭士女。率烏獸。竄少君獨徐奉諸姑。間道匿。毋夫人村。鳩間賊。躍出掠金。少君急捐橐。餌之。復諭以

徐氏墓誌一

余氏墓誌二

五

義各引去。居久之。學使者較士。檄下郡。汪子不屑也。少君曰。吾兩姓世食國恩。無挾策就試。理願從子躬耕。老霸陵耳。庸它有覲。倖哉。汪子由是志益決。基時汪子竊自幸。黽勉借老。始終資益。用光昭先緒。而少君輒捐紉。悅矣。惜哉。夫今天下之高冠長裾。侈身及親者。豈少哉。信如汪子之稱。少君平居媚好澹。抑抑克自下。迨臨利害。瀕危殆。惟義是視。不畏強禦。又如此。視古女士何如哉。汪子于其生。則友之篤。于其歿。則哭之哀。又汲汲請銘以章之。不亦宜乎。少君

詩某生萬曆丙辰某月日奉 丙 某月日得年

人詳我擊街區合度

三十有一懿行詳汪子臚列實錄子獨著其大節使足。以。傳。因。以。魏。今。天。下。之。莪。彝。倫。叛。君。父。者。且。爲。後。世。勸。嗟。乎。士。君。子。能。推。汪。子。與。少。君。之。志。由。夫。婚。朋友。以。求。盡。君。父。昆。弟。之。道。雖。處。亂。而。靡。敦。也。予。可。無。懼。矣。汪。子。將。以。某。年。月。日。葬。少。君。于。某。山。某。隴。故。銘。曰。姑。在。天。月。維。妙。壺。誰。師。訪。視。此。

從求友夫婦一意發出倫理大義芑山自序所謂

大者關國家利害與除此尤其名教網維之本

山生平爲文不苟作類如此 弟勳謙

六

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彭氏故文學范諱賢文之妻處士諱雲路之子婦也。歿十有五年。孫元升後先卜兆次弗果。今年營新兆。龜墨食就寔。元升先事謁予曰。升何忍一日忘祖母哉。爲予道孺人世出行事甚哀。踞而前曰。子孫爲先世謁肯顯誌墳。失公與是。恥之。祖母非吾師銘莫傳。敢乞銘。予曰。張子疾世浮夸。恥諛墓。辭元升曰。祖母古女士。銘之使後凡爲祖母者有所法。斯先生立人成俗之志也。予始退而論次其狀。因竊歎孺人之所以詣子若孫。皆今大丈夫士所難它。不述述其大者。孺人明義理。達死生。困能不憊。豐能不矜。跡今大夫士設心制行。與孺人絮輕重。然後益信孺人不見及也。予觀今天下。隆名極位。抗鄉族者。蓋衆。饜祿不已。又豪奪里中。兒田舍。縱蒼頭。轢蹙人。宗黨有急。涓滴莫可得。孺人居恒樂施予。始終無德色。甲寅水侵。相夫闕乏。疎近待舉火者。若而家。何慈以惠與。遭時取貴富。施施宮室。妻妾間。不幸窮困。鮮弗。頭方孺人賦。栢舟。笑。笑。一丈夫子。年甫二十二時。

升雖祿祿父又以天喪孺人與元升母氏飲悽茹痛

一蔬孤兩未亡人日夜相向泣未幾家多難齒牙宿

得又盪起整之旁脫者汗栗孺人獨挈持經紀額嘗

事得直猶坐緇孤賴以存可不謂戴哉始家院山徒

新安已又徙楊塢手澤至今在先是有以青鳥言成

孺人者曰鼓居惡足恃楊鳴非發祥地勿徒便孺人

曰兩世拮据在是天將篤之素而它非智元升今與

其母復有寧止世厥祀孺人力為多嗟乎視今士蹟

于困者何如三取有孺人古禮大非幸古不可里中號者

姓者往往與古刺謬子求配惟助是競族不貴盛累

金玉雖姬姜舍之迫闢行乖家絲以索率不寤居喪

觀美而已無復古孝子毀瘠意聞孺人下元升配以

德四居父喪以禮豈不尤過人遠邪古之為父

者教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不似不足言教

也近世不然少姑息長不擇傳以故鮮賢子弟甚者

以展敗孺人笄而娶姑息孱孤恒情耳獨課督不少

懈延師屬元升為進士業每退引家世勤苦洎先祖

父垂絕之言以戒元升未嘗不流涕元升自以少孤

賴孺人撫教益挫刻愴憫隨越是懼予不及見孺人

然元升嘗從子遊予嘗登堂拜元升母氏見元升之

所以謹事其母與母氏之所以訓厲其子勢見孺

人焉矧元升母氏苦節嫩行與孺人匹又目見元升

克承堂構以壽母聞仁者有後范氏之謂也若是者

蓋皆孺人貽也昔李無競撫其女曰使吾女男必次

吾門比歸董文和宜其家施為次第如孺人豈惟良

趙女婦即大夫士有未之及者予故論著以顯于世

而為孺人今大夫士之不能不婚孺人也嗟乎世

道微亂賊接踵出宜哉孺人生嘉靖二十三年癸丑

閏三月十三日奉天啓七年丁卯七月七日葬居凡

十四年享年七十有五王父諱某父諱某子男二長

某蚤卒次諱俱邑庠生先孺人卒孫男一即元升初

名元化更今名郡學生元升以崇禎十六年癸未十

月十六日葬孺人于郡城東橫村若冠山之原予不

忍孺人失傳且重元升之不忘孺人冀其益自克以

推揚先緒于無窮也遂為之銘銘曰發百罹兮終

以寒孰燕節兮昌未艾泐靈石兮銘斯在崇禎十

年癸未仲秋既望郡人某撰

借孺人行事。諷切士大夫。辭旨淵微。看篇中塞士大夫失處。形出孺人得處。便識立言之意。吾師生平恥為諛墓文。今集中所存一二耳。門人蔡汝

自祭文

維皇明 三年歲次丁 七月二十四日。張子夜

坐泣然。涕念昔賢屬纊。嘗自祭。今張子未死。自祭自

祭。又不死。張子何心哉。感事銜悲。為位哭。仰天呼。張

烈而告之曰。嗚呼痛哉。張子窮困四十年。已卯擲卷

出閣。告同人曰。制科樊極矣。亂方劇。同人弗信也。諱

且笑。甲申。張子言誤中士益。驚祿利。張子傷之乙

張子與季弟僑。葛川母老子穉。往往正衣食。日閉戶

著書。弗輟。歲時望祖。宗墳墓哀號而已。憶先人洎仲

弟賊。讎不報。母年七十六。闕祿養。又流離異鄉。是時

張子日夜祈死。不得死。又不忍死。徒死不死。皆無益

今而後。張子與母存亡共子職耳。它何冀哉。張子浮

稱在天下。天下畏愛張子者。衆知張子則未也。不知

雖為文哭張子。過情不及情。張子皆不受。此張子

為自悲也。世不復有知張子者。張子惡知後世之知

張子者。何如哉。世未必無知張子者。後世又惡知張

子之所自悲者。何如哉。嗚呼痛哉。

是范山自祭文。陶徵君後。賴有是篇耳。弟勳識

墓文

維年月日不孝孤自烈謹具香幣告於先考妣

先生某孺人之墓嗚呼孤昔奉庭訓孺行讀書求

養弗獲為世界人蒙難以來不幸無死所硯頰至

先是四方賢公卿大夫富與孤游好皆齋恨即世未

光史籍心竊憫之孤雖苟活與增兒公訣不復問

人生產嘗自撰誌銘見志復何蓮於世哉今搜舉潛

逸當路以孤應孤念獨者稅無恙志存祿仕

後徵召葬時孔艱輒自引避今為鮮民復僥求榮利

何益况仲癸未死賊手盡然於懷每廢寢食季性耿

介著書未就倍增悵悵增兒裁十餘兩從子弱冠罕

成立百端端貽門祚羞藉天假孤年借季卒業撰

述脩輯遺書俾兒輩有所觀法孤願畢矣逸宅恤哉

猶憶家子同親歿絕望宦進閉竹門十年不出陶靖

節恥見督郵一旦自解綬去昔賢雖往實獲我心孤

年來浮家泛宅不迹邑郭罔渝宿心儻有初鮮終僂

親負友孤罪滋重願賜冥極萬死無恨敢告

出處大義先生尺寸罔踰蓋非自今日始也讀著

墓文可以知其志矣豈獨文辭不朽哉門人秦沐識

芭山文集答問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爰發 成其謙 輯

答問錄

問或言水火相尅不能相生然海中勝說竟是水能包火意者火生于木木生于水水乃先天祖炁五行皆自此生不獨能生木也

先生曰天地間無之非水先儒嘗言地居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又云山亦水氣所結山勢起伏如

芭山文集 卷之十 答問錄 一

水之波紋又云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孔說皆近理況鑿地皆可得水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所由生水盈于天地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龜龍皆生于水潤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涸川之精生蟻人故曰水具材也萬物莫不以生非獨五行自水生也○括地圖云神州有火穴光照千里拾遺記西海之西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其色如水波濤灌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唐詩云陰火雨中然顧況詩云

陰火噴潛燒又岱山有圓淵千里孟夏月水常騰沸以金投之則爛如土又山人掘地得焦石如炭往往有火如此則是水火合為一物非特山澤通氣煙起水面而已○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出五色煙高數丈昔人有絕之入者得空青而出又海中漉出魚鱗置陰處有光蓋鹹水所生凡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所謂陰

火潛然蓋即此○或言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鏽

鏤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陽燧火珠仰以向日則火來至又刀石交戛初無斧燭皆可得

火火不獨生于木也○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觀此說則水土亦能生火之理益信

問或言天一生水未生水之先當復何物只是一氣耳天有霧露初只是氣及凝者于物方成水且如火然則水乾水復何在亦緣為氣所升大抵天地間有而無無而有皆憑此氣水也者形而未離乎氣者也

先生曰易傳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云神為

芭山文集 卷之十 答問錄 二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如人之一身。食心動津生。哀心動淚生。愧心動汗生。欲心動精生。皆天一生水。至理地六成之。如雪至地皆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大陰玄精石皆六稜。亦其證也。如此則水之先止是一氣。

問或言五行生剋只是論其大數。至敲石火出。土亦能生火。火然水乾。火亦能剋水。他如火浣之布。礫石之金未易殫。連陰陽正氣是生五行其氣之。餘分錯出者五行又自相生。剋非可執一論也。

先生曰。陽泉在天餘山。非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處。物皆漬為石。如此。此

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答簡孫 三

水亦是土。豫章有燃石。色黃而理疎。以水灌之。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沃之以水。復燃。如此。則石亦為

火。又博物志云。積紬萬匹。自然生火。昔秦始中。武庫火。蓋積紬所致。如此。則紬亦能生火。豈徒敲石而後

火出哉。○大平寰宇記。載不灰木。俗多為鋌子。燒之成炭。然不灰。木出膠州。其葉如蒲草。束以為燎。又抱

朴子云。南海之西。蕭山之丘。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丘山生木。雖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取以為薪。炊熟

則灌滅。用之不窮。又齊地記云。東武城有勝火之木。

燒之不死。亦無損也。如此。則是火能剋金。不能剋木。又俗取刀劍。鈎月。摩拭向日。亦可得火。則非但木石有火。金亦能生火也。○中央曰土。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子華子云。土居二氣之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

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由此推之。土德實輔四時。故土云歲德。言其能成一歲之德。不止能生金也。或言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兩相生

者也。水剋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剋水。亦可。土剋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剋土。亦可。兩相剋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剋土。土不能離水而剋水。此相親而

相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遇火而生于火。此相

而相生者也。觀此說。則但言五行生剋者非

問或言萬物生于陽。陽生于陰。造化人心皆有真陰。陽非對待之陰。陽也。○天地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氣脈息息相通。特出入于機。不易測識。最可驗者于海潮。應月見之。

先生曰。春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夏氣曰陽。陽生火。與

氣。秋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冬氣曰寒。寒生水。與血。此

四時所生各異。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中有

暑陰藏陽也。暑中有寒。陽藏陰也。一氣之通。若循環然。觀山澤通氣。則知地與天通氣。○抱朴子云。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大。海嶠志云。水隨月盈虧。或又謂不因乎月。至廬肇又以為因乎日。諸說紛紛。如此。必謂潮應月亦非也。○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人之于天地。如心應。賈肝應。榆將陰。夢水將霽。夢火。此亦只是氣脈相通。按浮陰在漢。柱礎隨潤。隱雷自天。昆蟲已聽。非滬氣不至此。類推之皆然。

問或言凡白為陽。黑為陰。日中烏。陽包陰也。象三月中。兔陰包陽也。象三

先生曰。王充云。儒言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

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地火之中無生物。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野青色。大如狸。積薪數車。燒之。不燃。果爾。則地火中亦有物。天火中何故有鳥。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夫鳥兔蟾蜍。日

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某按王充此說亦近理。○沈括筆談曰。日月

之形如丸。以月盈虧可見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無礙。某意日月氣也。有形無質。則兔與鳥安見其為有。凡言日月。鬼影說也。世說云。徐孺子年九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之。何。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同然。陰包陽。必不暗。與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同然。陰包陽。包陰。如形與氣。如呼與吸。渾不相離。故知坎離為一。

問或言五行皆有土。水之生木。尤借土氣。土能起水。水得土。起方能堅。凝不然。一流轉物耳。何以立生生之根。故土是水之膏。水是土之液。易次五行于坎。水震木中。開以艮土。所以善水木之用也。

先生曰。昔人云。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如此。則膏與液。所自成。又廢廷塚殿。基上草生。地氣自溥之也。如此。則土膏借水液而成。

問或言先後天八卦圖。皆自震起。陰陽始交。雷在地中。復之義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一至八。數之得三十六。以奇備卦。畫數之亦三十六。共相對各九大陽之數也。

先生曰。先儒嘗言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虛二以

畫八卦入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九者奇之具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嚙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問或言十二元辰先儒謂不知其自來然以五行卦位按之天開于子陽氣伏藏鼠之夜行晝伏象之丑土也近坤故象牛三陽為寅象虎之剛猛月中玉兔乃卯之屬居于東方陰根陽也辰後天之震故為龍巳四月之支也純陽象蛇無足午正南乾方乾為馬未亦土也近兌故象羊申金方也庚金屬為猴日中金雞乃酉之屬居于西方陽根陰也戌西北先天之艮也艮為狗亥正北後天之坎也坎為豕故皆象之

先生曰。分配干支。失所自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

吉日文集

卷之二

七

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屬木屬水之說。蓋五行之氣。雖一日之內。無不全體具在。二月靡草死。三月楚麥黃。安可謂木專王春。而無金主殺。八月種菜。九月種麥。安可謂金專王秋。而無木主生。盛夏大雨時行。則夏水未嘗絕。安得云水專王冬。迥寒井氣皆溫。則冬火未嘗滅。安得云火專王夏。由是推之。子水之于丑土。寅木之于酉金。非執定不移。況配之以牛鼠蛇龍雞犬馬豕哉。

問或言易者象也。造化之象無不在易中。故即易可以得造化之情。乾曰天行坤曰地勢。一以絜言。

一以形言。言行則躡度在其中。言勢則高下在其後。世之占候測景。經國分野者。皆不外此。其曰雷出地奮。則雷從地起之義。其曰日入地中。則天包乎地之義。

先生曰。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于天。某按。明夷卦。文王拘羑里。勢之象。此乃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又邵子構精之說。亦非元儒已譏其褻矣。

問或言兩日相承。三月晨見明書于史。則十日並出。有以信其或然。

吉日文集

卷之二

八

先生曰。王充云。星有五形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色。光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視。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各為一。無為十也。按王氏此說。足證堯時十日並出之說。問或言曆法每數百年。輒有差錯。自堯甲辰至冬。至日中已差數度。萬世而下。消息可知。觀此便算得出元會運世來。

先生曰。陳桎編年云。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高氏小史云。地皇爰定三辰。分晝夜。朔望以三十日為一月。此曆之始也。其後伏羲乃作甲曆。漢造

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于黃鍾之俞其法
本于律至唐僧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又本于
易曆者所以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察天日月
星之行運以相參合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
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
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特
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
而不合亦理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
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九

問或言律法與曆法相應故陽氣動而友飛然而
吹律發陽春友有以動乎氣蓋聞開陰陽只是一
氣不論在天在人故古之善禱者可以易寒暑數
風雷召鬼神于倏忽之間
先生曰候氣之法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
大寒以下各以其日隨而應而時序遂正至若分寸
尺丈引五度自此而審會合升斗斛五量自此而
錙兩斤鈞石五權自此而謹舜典曰協時月正日
律度量衡此之謂也由是推之律法與度量權衡相
爲貫徹共與曆相應尤其顯者耳但諸家之說雜出
制度亦異不可不詳考也

問或言天地玄黃二氣氤氳摩盪塞滿虛空惟日
出時可辨

先生曰二氣摩盪譬之弄丸不離一處不著一處

問或言雲能成人物之形非獨化工之巧天下由
生化化于態萬狀孰非化工洋溢出來真幻一理
而已

先生曰葛洪謂天生人猶水之有魚任其脩短小大

而水不知郭象言造物者無主物各自造而無所待

此天地之正也楊雄言以其不彫刻也如物物刻而

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又化書云陰陽相搏不根而生

芝菌殊溼相倚不母而生螭螭然則化工雖巧惟

氣耳而理寓其中非可以意見推測非可以言說形

容必一一推測形容則鑿矣至柳子厚韓退之劉夢

得言天以爲物衰而蟲生元氣陰陽壞而生人此說

謬甚

問或言日行一月一周天日畢竟多一日雖遲速

之故亦饒乏之理○月蝕鏡晦山崩銅鳴物理相

感一至于此何況乎人

先生曰鐵石異質而磁石引鐵蚌與月逸而盈虧

月此精通氣乎之常物理感應皆可類推

問或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謂之四象辰少陰星
地居于日初或云天之無星處皆爲辰地之無星

處者為土。○天下無情莫過于石。然而孕玉。噴金。流水。遊鱗。皆涵蓄造化。生機。其他產于夏。衰于春。秋。點頭于生。公之說法。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石雖無知。皆分靈于天地。故曰。天地萬物之情。

先生曰。按物理論。土精為玉。石氣之核也。又湘州記。

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即飛。還止為石。華陽國志。汝

山有鹽石。煎之得鹽。潯陽記。廬山頂上有池。中有三

石。鴈霜降則飛。此雖不經。亦惟分靈于天地。故如是。

它若郡國志。貴州有銅池。下有石牛。時出池間。則歲

早。民殺牛祈雨。以血和泥。置石牛背。祠畢。輒雨。鄱陽

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困昔漁人夜宿石上。忽

見石開。石中有錢。取之盈艇。臨川記。石廩其中可容

千斛。廩口開則歲儉。閉則歲豐。果爾。則石不可謂無

情。無知矣。至于文石。款樹。而人自樹出。秦人鄭容為

蘭。見素。車白馬者。謂容曰。吾華山使願託書。鑄池。君

子所之。咸陽道。過鑄池。見一大梓樹。下有文石。取以

示。樹當狗吠名山。而石能夜鳴。燕至。狗吠。山夜開。犬

石。狗吠。石置牀頭。而化成女子。幽明錄。陽羨縣

內。牀頭見五色浮石。因取。山號龍盤。而中有扉。戶。州

記。龍盤山有石。當中有女。此則齊諧之志。存而不

必論者也。

問。或言鬼亦是生氣。若非生氣。何由變怪。故知天

地間。皆生氣充塞。

先生曰。無鬼論不能成。正見鬼亦能生。湯養仍曰。理

所無。安知非情。所有蘇子瞻。強人說鬼。皆足導揚。生

氣。腐儒不察。便指為怪。○鬼何必無。昔龍伯高。將

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拊掌而笑。羅友乞祿于桓溫。亦

托言為鬼。柳徽。按此事。雖屬不經。然未有不能脫人

非。而能逃鬼責者。其為鬼所笑。固宜。士苟不為鬼所

笑。當不作名教罪人。至如阮瞻宗岱。嘗著無鬼論。鬼

輒為祟。瞻與岱。遂卒。事雖見晉書。及大平廣記。皆不

足信也。

問。或言朽麥化為蝶。腐草化為螢。生生之氣。物猶

不絕。何況生人。觀薪盡火傳。可見。○人往往化為

異類。遼東之鶴。脩公之羊。神化也。旌陽之牛。龍門

之熊。託化也。蜀帝之鶴。濟后之燁。魂化也。精衛之

鳥。善哉之蠱。意化也。如意之犬。彭生之豕。寃化也。

都后之蟒。使君之虎。毒化也。

先生曰。古今化生。枚舉難盡。有千年木精。化為青牛。

者。有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黃帝時。有蚩尤。械

化為楓林者。周幽王時。有牛化為虎。羊化為狼者。周

鳩者按本朝陝西亦有男變為婦者此雖異怪亦造物化生之所有

問或言百草化為昆蟲則草木亦有情之屬故佛指一切是性

先生曰凡物相化備見月令不可紀數它如槃瓠化為文犬百歲鼠化為蝙蝠朽麥化為蛺蝶海沙魚化為猛虎老楓化為羽人賢女化為貞石赤虹化為黃玉山鮓化為白合又有飛生之鼠視生之蝶視生之鷓後生以五鹿生以六鶴或影生鷲或思生草或毒生芝或楹生翠虬無翼而飛騰蛇無足而騰蚓無目

古山文集卷之十 答問錄

而鳴鷲無耳而聽蟬之鳴以翼鼠之飛以尾龍之馳以角牛之聽以鼻又橋蠹化玄蟬搜化老人蚘食神仙字化脉望鬼血化瑪瑙螭腸化五色石玄鶴化而為仙尤異者如掘地得犬曰賈得豕曰邪得人曰聚棋中苞奕叟蛙腹孕蟹奴齊桓公殺鳴鶴鶴味音赤受食處有人長三寸三分若是者雖云怪幻然造物何所不生何所不化儒者但執一理所見每狹

問或言天下萬物皆生于虛空故草木果實最堅確中各有空處其一點實則天一真炁也

先生曰觀胞有重聞便見造化妙于空空虛則生滯

實則死天上地下其中空虛故人與物皆有餘地若使天地相逼中無空處則生氣絕矣

問或言風寒雷雨開闢以來應一齊俱有雷州之說還是如何曰此是後天奉天處

先生曰或言地少剛之氣為石石之氣化為雷又言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風自火出故有電必有雷又云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此據陰陽之理而言耳按神異經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則鳴其音即雷如此則雷乃石鼓之聲京房易傳曰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

古山文集卷之十 答問錄

之臣也又祥符中玉仙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或云謝仙者雷部中一將如此則稱雷神雷精各有攸司石鼓之鳴又未可為雷聲也按宋儒所論日月星辰雷電雖未盡合亦自成理後儒泥其說則非也至如國史補言雷州春夏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甕人皆取食果爾則雷一甕耳又安見其能拒難折衝也按國史補此說悖理

問或言水自古稱東流自元遣使窮河源始知皆以西水皆西流南北亦然又北極之稱千古不

變

易本朝永樂非征已見非斗在南時出塞未真也自此更非豈無天漢豈無星象豈無南非東西則五嶽四極似非定論

先生曰山海經云崑崙山縱橫萬里有赤白赤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厥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然崑崙以西之水西流南非亦然理勢固如此又云帝令暨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還還萬九千八百八步淮南子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步使暨亥步南極至于北極亦然或疑不知所步果如數否又水經注云禹治水而還于淵某按此皆齊諧之言

問詩學得失何如

先生曰嘗攷先儒諸傳有可從有必不可從如穆本或以為諸侯歸文王之德標梅或以為女父擇婿小星或以為小臣奉使行役栢舟或以為忠臣愛國雄雉或以為邨臣諫管叔伐檀或以為刺貪子衿或以為刺學較廢考槃或以為賢者不忘君又如七月朋酒斯饗五句或云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謂

善山文集

卷之十一

主

善山文集

卷之十一

十六

盛禮公堂眾人會集之所鄉較是也稱兕觥祝勝之辭民相與為樂祝以壽考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或云項大也四牡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豈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靈臺首章或云不日成之言不設期日聽其自成申言文王不亟民也諸如此類所見小異然于義無害從之可也如行露或引列女傳言召南申女既許嫁于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操義必死不往定中或云僖公城楚丘備戎史克頌之無禾七兮或云武公始有晉國美其能請命于天子豈曰無衣或云民疾其上而作諸如此類皆非有明據而其說卒流于荒忽誕妄必不可從也又如關雎窈窕淑女則有云窈窕猶言窈窕謂窮巷深閨后妃思得窈窕中有此女子取以為助也七月采芣祈祈則有云祈祈衆多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東山有敦瓜苦四句則有云采薪堅木瓜苦人所不取比君子久役不還漉露末二章則有云杞棘早下之物與小國諸侯桐椅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皇矣

天立厥配二句。則有云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受命堅固而不可易。言天命終歸必成王業也。不大聲以色四句。則有云文化感人雖不大其聲色。人之惡不及長大而草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日遷善而不知是不識不知而順乎天理也。諸如此類非失之紆鑿即失之支離尤必不可從也。如皇率詠謀度詢。据左氏四字各一義而集傳但云謀猶詠也。詢猶度也。白駒于焉嘉客。言當使賢者于此為嘉賓也。詩義甚明而集傳但云嘉客猶逍遙。定

世山文集 卷之十一 答問錄 二

中乘心塞淵。塞實淵深也。集傳甚明。而程伊川經說。則云塞當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諸如此類。或苟略。漫易或拘牽。杜撰。雖程朱大儒所不免。又況末流淺陋。學無本師。其為舛繆。何可勝道。海內湛思經學之士。即不能損改既謬。盡返于正。至若疑信異同之際。當嚴加辨晰。使後儒明所去從。一時叛經侮聖之說。將不攻而自熄矣。

問世謂鄭衛詩皆淫然與非與

先生曰。宋程文簡云。鄭衛之詩。實出于里巷狎邪之

口。緣秦火既熾。聖經弗全。世儒謬緝綴之。務足其數。凡皆當日所已刪。惜未有辯之者。王文成亦云。詩非舊也。攷孔子所定。皆雅樂。安得長淫而導奸者。特俗儒傳會以間巷之傳者耳。果爾。則是鄭衛詩皆淫。皆無足存也。或曰。聖人刪詩。既不錄淫詩。而又曰。鄭聲淫。何也。郝京山云。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為聲。篇章為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古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据古序以釋志。桑中溱洧。志在刺淫。

世山文集 卷之十一 答問錄 六

而聲本非淫。如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褻裳刺昭公。其聲靡靡似婦人語。其志甚正。苟不逆其志。惟詞之似。則雖二南之行露死麇。其誰不可為淫詩乎。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為淫奔。非也。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指鄭衛言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則孔子所刪。獨何等詩。邪。詩多男女之詞。其志非專為男女而發。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凡詩託興男女。蓋以禮義養于閨門者。甚深。聲音發于男

女者易感。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蔡
郝氏斯言推之。則鄭衛初非淫詩。而程文簡所云世
儒務足其數。尤未可深信。說詩者當以郝氏論為正。
問諸家言詩。無確據者。最易眩後學。見闕折中。是
否其說安在。

先生曰。論詩須知闕疑。或言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
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二篇。亡
其詞者六篇。攷之義理。皆笙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
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狸首之類。或言周

毛山文集

卷之十 答問錄

七

南關雎。傳以為文王之妃。思得淑女共內職。而
作。朱紫陽謂宮中之人。美姬氏而作。程氏云。是周公
作。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呂東萊云。關
雎正風之首。三家乃以為刺。或言無衣。程伊川不知
六七者何物。或言六七衣之數。繼世之君。比受封有
降也。兩無正。或云韓詩篇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
此二句何以不載于毛詩。意孔子刪之。果刪之。當併
無其目。疑有脫句。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或云詩
傳斷以為成王誦。或因問下武成王之乎。如何。曰此

姑就武王言。朱紫陽又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
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至稼穡匪懈。自是失了一
句。某意凡三百篇中。偶有遺脫。如雨無正。殷武之類。
皆不必深泥。如昊天有成命。指成王為成王誦。語意
較順。安得泥成王之乎。過疑成王不敢康。非成王誦
乎。至如關雎正風。自當以集傳東萊說為正。即程氏
指以為周公作。亦無明據。三家九穿鑿甚。漢明帝詔
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楊賜上靈帝封事。亦云。康王
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沿襲三家。皆不可為訓。某

毛山文集

卷之十 答問錄

七

所謂說詩當闕疑者。此類是也。

問後世言詩。自五言六言至七言。其體不一。詳見
詩家全體。果與三百篇合否。世莫不推李杜。李杜
果盡得風雅遺意否。

先生曰。詩體莫備于三百篇。惜合者鮮耳。先正云。三
百篇中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芣之
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
是也。有託為其人之言。以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
芣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
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為其人之

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托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類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變文疊韻者。如穆木。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後托為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罔象之類是也。餘。可例推。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指。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類彷彿風人。至唐人詩。則有合有不合。雖李杜亦未盡善。況下此。者哉。○又詩有一字為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為句者。小雅魚麗之鱸。鯨。鯉。鮪。鱧。周頌維清。肇禋是也。有三字為句者。標有梅江有沱之類是也。有。五字為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為句。

世山文集

卷之十

三

言政事一。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為句者。父曰嗟。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為句者。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是也。有九字為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要皆以四言為準。所以為雅樂。按漢魏晉唐以來。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七言八言九言。又有五。七言詩。一字至七字詩。一字至十字詩。皆原本三百。篇。至如仄起體。仄對起體。及側律拗體。自是後人。然。奇之過。非古詩正體也。況讀詩當觀作者之意。當以。人心美。風俗者為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軻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古今言詩之要。非文詞可得。而與也。要之。推孔孟之意。又不獨說詩為然。在識者自悟耳。

世山文集

答問

三

芭山文集答問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 瑜 沐 輯

答問錄

問學者論著紛紜異同。雜見先生往往與諸家異。豈諸家盡非與抑先生恥傳會與。

先生曰：何異同之有衷于。是而已。傳曰：庶言同則釋。

又曰：善鈞從衆。近世諸家。饒饒非。開則訟。釋之又慎。

從焉可矣。王安石驅天下同己。卒誤宋室。鵝湖辯證。

詳復。白鹿一會。晦菴引象山為知己。劉舍人云：庸人。

喜同己而怒異己。某謂今天下不皆庸人。惡得妄雷。

同也。

問古今是非無定論。後人類附和前人。先生獨精。

經史至悉。不曲意附和。豈別有說與。

先生曰：是非虛公。乃見孟軻願學孔子。至論管仲。孔。

曰：如其仁。如其仁。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孟曰：管仲。

會西之所不為。論鄭子產。孔曰：惠人也。孟曰：惠而不。

知。為政子瞻著漢高論。與父明允反持論。益正古今。

若此類者甚衆。某嘗謂儒者隨聲逐響。盡惑羣聽。皇。

與阿權貴等充其害。甚于殺人。語云上殿相爭如虎。

下殿不失和氣。言異不害其為同也。某生平論斷不。

阿。雖程朱大儒。未嘗苟同。非徒駢辨求寡過而已。

問古今文人不相下議。論角立。彼我交讎。近代尤。

甚。何以救之。

先生曰：氣勝耳。明理則無爭。無爭則說雖相反。適相。

成。大凡氣勝者。必不能奪天下萬世。是非一時雖悍。

驚。自負後世必有起而非之者。崛彊堅僻。何益。況儒。

者最患自是。博學莫逾仲尼。兢兢存。郭公闕夏。五才。

美如周公。吐握下士。弗勅。士即懷才抱道。如周孔而。

止。以古周孔之所為。如彼。後世立言之士。所居身涉。

世如此。吾甚悲夫。後世之士。不逮古也。然則何以易。

之折節。讀書平心觀理。師周孔。則幾矣。

問有言吳太宰。嚚死者。孔子曰：不死也。天生之以。

亡。吳吳未亡。何以死。或以理知之。與抑別有說與。

先生曰：此說非也。吳失道。故亡。吳自亡耳。天命靡常。

得失自取。謂天生。嚚以亡。吳可乎。夫天果生。嚚亡。吳。

嚚。奉天者也。奚罪之有。為此說者。非獨誣孔子。抑誣。

天甚矣。後世君臣亡國。設諸運數。侈然號于人曰：天。

亡我。豈天儆戒。暴惡。勉君為善。仁愛天下之意。某故。

曰：此非孔子之言也。

問汲冢周書傳世已久果可信否

先生曰雖擬盤詰成文初無深義其尤誣妄者如舜
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妹喜交皆悖謬不足信外
此而何刻厲書若邯鄲新曲託李奇而傳碧雲駮本
魏泰筆假梅聖俞以欺後人者蓋往往有之語云書
不必出仲尼之門又曰貴是而同今古善讀者不必
問所自由辨其言之是非而已

問道德經守微篇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遇以輔萬物之自然諸家訓釋孰是

先生曰看上下文意過即過失之過復即剝復之復

真疑而不散之謂復衆人之所過聖人復之猶言衆人失朴聖人抱朴也舊解皆穿鑿

問道德經獨立篇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舊解何如

先生曰詰者不合經義皆泥看往來二字往來者猶此競彼逐交互橫縱有紛紜旁午之意不相往來者謂各恬其心不爭其所也非各一門戶不相通易之說

問道德經重德篇蹠則失君說者謂王者行蹠則失其君位喻治身蹠戾則失其本真何如

先生曰君即靜為躁君君字指天君言況重為輕根

二句本無人君字面直就治心說文理自明不必泥著人君身上作影喻說

問道德經養身篇功成而不居焦漪園云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然否

先生曰非也只不自以為功而忘之故謂之不居上退避去位說泥

問老氏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其義何如

先生曰泥看有無非老氏本肯身雖委形豈能以去患之故併去其身但不宜執以為有自取大患耳無身非死亡遺棄之謂只脫然自得不受此身之累所謂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是也

問道德經儉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其說何居

先生曰此言善兵者不贖武即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之意末句不道早已已字即前果而已已字須看一早已字言行師雖合道兵休事息當果決不疑苟不道則速已不當輕動以殘民也秦皇漢武卒致覆敗失在得已不已耳

問莊子逍遙篇大義

先生曰通篇語氣貫串須從文字有段落處看出他

無痕迹處。一部南華。此一篇足以盡之。是鳥也。三字隱隱畫出一箇逍遙的人。將徙南冥。一徙字有轉徙不滯意。南冥者天池也。一句就文字鋪叙處看。似可刪去。却暗指出人心。自有箇活潑潑地。無往而非逍遙。末一段徬徨乎二句。正摹寫逍遙真光景。而困苦二字。與逍遙相反。離却困苦。便到處逍遙耳。問繁露權譎之說。董子得失何如。

先生曰。董子云。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終弗為。公子目夷是也。此言合理。至云權譎也。

奉之以歸經。其說舛甚。譎可謂權乎。權豈必盡反經乎。董子以譎附權。權義不明。幾何而不為後世莽操。噫。失也。宜分別觀之。

問繁露董子深察各號篇云。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之際。令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奔。此之謂也。又云。深察玉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五科之說。果合經傳否。

先生曰。五科語新義庸。王者黃也。美不能黃。尤悖理。至如君號所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類腐儒小。

生之言。此等語疑後人杜撰。竄入繁露。必非仲舒語。使果出于董子。折之以理。亦無足取也。

問論衡謂河圖洛書聖人之瑞。應也。蒼頡制文字。河洛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緯書云。鬼作兎兔。作哭。憂其毫將為筆也。二說孰是。

先生曰。蘇洵語。賦云。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雨粟鬼哭。蓋懼其文勝而詐偽日滋。故為是說。以寓諷刺。大抵如明允所云耳。違非為實。非通論也。王氏不察立言之意。因力辯其誣。緯書之言。尤鄙倍不足信。

問論衡初稟篇云。上天一命。王者乃與。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翁治生積貨。至于年老。成為富翁。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于身中。猶鳥之別雌雄于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疆則雌自率。將雌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為之也。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于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此說是否。

先生曰。此言不可誘進人主于為善也。使生而定其為王。不復更命。桀紂永世矣。又何昌邑之不克終也。帝王雖天授。及其即位。當以脩德為本。不可以穀孕。雌雄例也。詩曰。無念爾祖。率脩厥德。苟不脩德。雖與之天下。不一再傳而亡。暴秦可鑒也。王氏說非。

問論衛骨相篇云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之何
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
因歷舉高祖呂后周亞夫鄧通倪寬諸人皆以骨
相定貴賤又言孔子適鄭與弟子相頭孔子獨立
鄭東門鄭人或問于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項
若臯陶肩類于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桑果
若喪家之狗于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
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
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王氏此說果可信否
先生曰獨不聞揚子非相篇乎揚子云相形莫如相
心此論自正王氏泥骨相非也昭明梟鳥而似鳳鳳
視梟鳥可乎向使孔子貌果似陽虎亦將儕孔子于
陽虎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甚矣貌定天下士者之

謬也
問論衛物勢篇禹母吞蕙苡生禹高母吞燕卵生
高稷母履大八跡生稷夫鳩雀施氣于鴈鵠終不
成乎何也鳩雀之形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身不
過五寸蕙苡並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
比尺之形乎使大人施氣于姜嫄姜嫄之形小不
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此說何如

先生曰論衛中凡與此說類者皆悖理之甚三聖人
之生先儒論之最詳其不以蕙苡燕卵大人跡蓋不
待辯而知之據王氏所云蕙苡燕卵之小不能成七
尺之形獨不思夫婦一氣相感孕而成形又豈有大
于蕙苡燕卵者哉

問論衛龍虛篇云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登
壞屋室俗謂天取龍謂龍藏于樹木之中匿于屋
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于外
龍見雷取以升天此虛妄言也龍不能神不能升
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魚在水中亦隨雲雨發
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
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謂之神
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
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風獨謂之神誣龍之能
失龍之實也然則龍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
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
謀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于貢滅髮為婦人
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
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乾鵠知來鸚鵡
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于貢
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于龍也
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升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夫
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降復入淵物類可察上下

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
人智淺好奇之性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王
氏極辯龍不能升天龍果虛乎孔子果不知龍乎

先生曰王氏迂誕甚矣自知疾世俗虛妄而其言至
于悖理失實如此易稱龍德又曰雲從龍龍之神不
神未可知聖人往往取龍德以象變化然則雖謂之
神可也夫龍之屈伸形體豈讓讓吞炭于貢滅髮類
乎安得比而同之且于貢滅髮為婦皆傳說之妄而
孔子贊老子猶龍之說又皆出後儒之增飾其言不
藏于經傳烏可據此說遂謂聖人不知龍邪故謂天

取龍之說涉誣似也。謂龍不神非也。

阿論衡道虛篇云有血氣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死以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死者生氣之效。生者死之驗也。人之生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水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者。水今不死。水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水終不釋也。又云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夫恬淡無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類者。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豈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于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虛也。聞先生嘗駁王氏此說。願聞其詳。

先生曰。王氏辨仙術無不死之方。其說可以解後世。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九

求長生者之惑。某不以爲非。至云老子無欲不可延年。人多情欲。反以得壽。則非也。夫飲食以將形。過則病。嬰兒乳哺多而致痼疾。傷于飽也。豈有多情欲。而不致疾。不損壽者乎。草木之生死。有定分。未可與人壽較久暫。今使人日就厚味。酣飽失度。色欲交煎。其不死者。特幸耳。人本不夭。而亦有自夭之者。如草木方春萌生。計其受命。當至秋乃凋。忽有人摧折拔傷。根枝俱滅。不數日便成朽株。豈以其命宜秋凋。能自成。長乎。況王氏語增篇又言。紂爲長夜之飲。沉湎于

酒。是必以病。病則不其飲食。不其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某意湛樂不壽。充既知之。而又曰。人多情欲。可以壽至百。前後語何相戾之甚也。不死之方。不足信。而遽謂多欲亦壽。率天下後世。殉欲以亡其身。充之言誤之也。

問論衡語增篇云。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幹也。白屋之士。闕巷之微賤也。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賤。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此說是否。

先生曰。非也。孟子曰。大有爲之君。欲有謀焉。則就之。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十

就之也者。候之也。王者且然。何況三公三公。雖往候白屋。未爲屈也。史稱繆公往見段干木。干木踰垣避之。先主三顧孔明于隆中。豈以其微賤而忽之哉。然則執贄往候。適以明周公之謙。恭下士于周公。何損自充此言。出王公驕士。不以爲非禮。苟能拔一微賤之士。以壁迎禮之。則以爲能下士矣。甚矣充之言。不可訓也。

問論衡命義篇云。武行善而僥福。惡慳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餘慶餘殃。惠吉逆凶。易書嘗言之矣。語又云。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妖。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此言吉凶之命。靡常而人事不可不盡也。觀祥。雖鴟可見。必以為命吉。雖惡亦福。命凶。雖善亦禍。非也。命凶。雖為善。而亦禍者。容有之。未有不善。而果致福者也。至云性自有善惡。尤與荀子言性惡同病。

問論衡率性篇云。黃帝與炎帝爭天下。教熊羆。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舜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狂。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旗。奮心盛氣。阻戰為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游魚出聽。六馬仰秣。

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于物。在于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易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王氏言學校法禁不可廢。此論甚正。但引堯舜三苗事。前後自相矛盾。夫三苗之民之不肖者。堯方以恩教齊之。鯀為諸侯。共被恩教。何鯀之欲得三公。而獨為亂也。況論衡主疾虛妄。莫虛妄于黃帝之爭天下。鯀之爭三公。願深信不疑。獨何與。

問論衡吉驗篇。廣引往事。以為據中。有云。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非與伯阿見。問曰。卿見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昭著。察明者。霍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劍索龍興。由微賤起于顯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王氏此說。然否。

先生曰。古驗亦偶耳。不可據以為恒恃。吉驗而失天心。促國祚者不少。夫使光武果躬膺天瑞。乘盛創業。履位之後。或驕恣狂惑。與天人相戾。能守吉驗而奄有天柄。永世勿替乎。柳宗元著貞符。言休符不干祥于其仁。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足為脩德所天。承命者之勸。故光武信讖。至今非之。王氏說謬。

問論衡藝增篇云。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疆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而人見在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寬也。按孔子所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具稱之矣。王氏此說。近理否。

先生曰。王氏好辯。無一事無駁議。雖孔子不免。此所謂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夫孔子之于公冶長。必有深知其賢者。王氏安得以其無行能之文。而妄疑之。孔子苟深。知其賢。雖不具稱。可也不具稱。

不失其為賢。豈有實不賢而妄妻之者哉。不實賢妄妻。何以為孔子。

問孔子欲居九夷。王充曰。孔子云。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謂脩君子之道。自容邪。謂以君子之道。教之邪。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夫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也。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別不通于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偽言也。君子于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于路。皆以佞也。王氏此說。何如。

世山文集

卷之二 答問錄

三

先生曰。据充此言。孔子不免于偽與佞。何以為孔子。聖人語默中節。居夷與浮海同。實不欲往。志動發言。何損于聖。而充必執異說。以相譏。適白形其浮誕耳。豈足以累孔子哉。至禹入裸國。事無明據。充安知禹當日果入裸國乎。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充又安知禹果裸入衣出乎。聘無稽之言。誣往聖而惑後學。莫此為甚。此君子之所深惡也。

問文章錄句法古文中孰愈

先生曰。古文短章法。如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

孟嘗君傳。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通首尾無一冗句。冗字。長句法。如太史公律書。豈與世儒闡于大較一句。連用三十八字。刺客傳。將以愧天下後世一句。連

用二十字。史記自序。詩記山川。路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一句。連用十四字。退之祭鱷魚文。禹迹所揜揚。州一句。連用三十四字。送高閑上人序。觀于物見山水崖谷一句。連用四十七字。古文類如此。然皆以氣為主。伸縮抑揚。各有法度。讀者但知其奇。而不厭其字句之煩複。假令氣不綿貫。非萎弱則散漫。不相屬。

世山文集

卷之二 答問錄

法

豈足言文哉。問蘇子瞻自言。初入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錢。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用者以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用者以待賓客。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又嘗語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自謂長策。不敢獨用。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或云。用子瞻此策。可坐致饒富。然否。

先生曰。子瞻真能節儉。只自心把握得定。自不妄用。何須書又禁束。所幸每月尚有四千五百供用。若屋梁上無一有竹筒。中何所貯。觀其初入黃私。甚憂之。

必度其可支歲餘才不豫慮則前此芻中不能無事矣。士為貧累類如此。某生平不諳治生。備資所入。僅給饗。事至蕭然。稱貸益之。然未嘗飢餓不出戶。丙子寓京師。頗用慳策。一日友人賒錢十萬。局載篋中。欲以儉守之。不數旬或周人匱乏。或自費藥餌。輒化為有。竊自笑云。造物苟使人得行其慳。世豈不人人守虜哉。須知安貧自當守儉。守儉未必遽能致富。有餘不足。若有定命。必不可逆。學者但循理安貧守儉而已。芻中徒擾擾多事。何益哉。

芻山文集 卷之三 答簡錄 五

問宋章惇云。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取諸頌。黃廷堅稱其妙解文字之外。然否。
先生曰。謂離騷得三百篇遺意可也。不必碎瑣分配。雅頌按惇讀蘇氏昌黎廟碑。謂首段匹夫為萬世師。二句褒文公大過。似孔廟記。某謂首數句只泛說道理。引起下文。漸說到文公身上。去至文起八代數語。才實贊文公。非首段褒文公大過也。惇既不悟此。又安望其妙解文字之外。廷堅說迂。

問古今論賈誼得失何如

先生曰。後世論賈傳者數矣。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

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朱子曰。賈誼之學雜。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澤之甚耳。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楊龜山曰。賈生以年少英銳之資。抱負其器。身非宰輔。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豈不召禍歟。蘇子瞻曰。賈生志大而量小。非文帝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文帝也。某按諸家之說。紛出而南軒龜山之論為正。程朱之于賈生。求其短而不錄其長。未免稍失之苛耳。

問董仲舒短長何如

先生曰。江都漢儒之醇者。策中議論頗近道。然攷其所謂和戎。則重違春秋治夷狄之義。與妻敬者等。豈得為長慮哉。夫賈生願橫行匈奴。而董子則專事和親。二者皆過也。至繁露一書。醇疵相半。予皆有駁正。

或後儒闢增屨入假董子以欺世耳使果盡出于董子是非並見識者宜分別去取亦不必槩傳會也

問白居易應制策得失何如

先生曰居易自謂獻遺言似追蹤賈傳然篇中所以規切憲宗尚有未盡處憲宗即位之初任用賢相威令復張及淮西既平驕侈浸甚末年為宦官陳志弘所弑諱言藥發暴崩緣是觀之元和之失蓋不獨在軍暴官邪吏姦民困而已而居易不蚤慮及此何也

問蘇軾制科策詳略何如

卷之三 答問錄 十一

先生曰惟庠序名存實廢故不足以興禮樂非禮樂既興然後可用庠序也本策云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而非所以興禮樂似看得庠序甚泛失却先王設庠序申孝悌明人倫之意它若條邊事而主于捐秦禁淫僭而不知端本皆蘇氏學術未詳密處讀者無為成說所蔽則是非曉然矣

問歐陽永叔謂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共說可信乎不可信乎

先生曰荀孟必不可同日語詳荀孟生平本末自見

荀卿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彼方操戈入室與孟軻為讎雖謂之異端可也惡在其能專修孔氏哉歐陽子可謂失言

問蘇洵明論言叛父母藥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就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藥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察乎此說果合理否

先生曰此雖證明不必兼然某于此悟古今擊姦之法漢袁紹唐崔昌遐皆失之蓋欲盡擊姦黨反為姦黨所中故受禍愈酷使能如雷霆之不測則小人有

卷之三 答問錄 十二

所畏而不敢動凡讀古人文字徒泥其詞不能窮義理明時勢以類相取施之于事皆腐儒也豈足與言經術哉

問蘇洵上仁宗皇帝書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尉法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越世之才而擢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日之任為將帥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皆

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
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
取人大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
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于隸役故其所待皆貪汗
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
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
權略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
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
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士
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蘇氏此策果可
行否

先生曰。洵論武舉。詳矣。然區區令兩制各舉所聞。不
審覈其實。去孟子所謂察而後用者。遠甚。況欲使有
司試其可。尤必灼知有司之能。知人能得士。而後試

世山文集

卷之二

答問錄

五

之有方不為似是而非者所眩庶幾得一二人可以
待之以不次之位而責其成功苟不先擇有司僅使
有司據兩制所舉而姑試之是反鏡而使之照妍媸
也雖親策之其所舉與所試者未必可用欲革舊弊
而取將相得乎觀 本朝制科保任所得文武諸人
往往文有餘而實不足卒敗國事則洵此論之不能
無弊益明矣世舉謂洵策言之必可行行之必有效
非也。

問賈誼班孟堅蘇子由論秦亡之說可否何如

先生曰。賈誼專責于嬰不能救敗。班孟言秦之積弊
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施其巧。而以責一日
之孤。誤哉。蘇子由言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
無以受之。于是不韋乘隙納妾于楚。以亂後。六國未
亡而嬴氏先亡。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
劉項某。賈說迂甚。班說頗近情理。子由之論似而
非。蓋其所疑于蘇氏者。天既厭亂。奈何輕假手于秦。
使無以受而後奪之。邪。豈天不逆知其淫虐。足以毒
天下。而顧傳虎以翼邪。然則後世論秦者。黜賈蘇二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于

說而取孟堅可也。

問蘇軾專任策言。今者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
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精擇久任
並重與抑。緩急差殊與。

先生曰。行久任之法。其始也必擇之甚精。使賢者盡
其所欲為。而後可以責其成效。不則雖十年不遷。何
益于治。循中擇人。宜精任人。宜久。二句不可平看。蓋
欲久任。正不容不精擇耳。

問蘇軾厲法禁策。云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
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
衰也。尚鞅鞞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
得者。用法始于責成。大臣而後及于疎賤。故能以

其國霸錄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治之刑而刑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得以致之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究之不止錄此其故也信如鞅之說商鞅果得舜之術與抑舜與商鞅有異邪

先生曰子瞻言法禁不行姦究不止蓋本尚書明刑弼教之意或議其近申韓非也所病者子瞻不當以商鞅韓非之用刑為得舜之術耳商鞅豈可與舜同日語哉

問李觀強兵策云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誠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

夫故以其三萬人而被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于殺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于鄆晉侯赦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錄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略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閒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信斯言也將雖不賢果不必易與不易將果遂無敗與

先生曰一敗勿遽罰所以求終濟也此論甚確但將賢固不可易苟不賢不可以不易若謂不賢而易為去劇就閒足遂其私則是雖不賢而亦不必易也某意欲重任將宜先擇將不幸而擇之弗精將不能皆賢或陰擇賢而代之或不待其敗而易之庶幾不至

于大敗信如肝江之說未有不償者者也

問程伊川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亮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或問觀孟子意似有性情二者皆無不善才亦不肯于所聚處說不善今先生謂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伊川云上有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豷善與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隱一辨之云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三女遂為賓主當是時已自逐若豈復有完廢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穢當是時竟在上身還自度得殺却舜後取其二女竟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服與辯且答連下意伊川之說何如

子曰文集 卷之二 答問錄

先生曰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語義甚明而伊川獨云性無不善有不善者才也與孟子相反況下愚如瞽叟傲象非才果不善正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倍蓰而無算者也伊川妄謂下愚亦是才與上智並說看才字鵲突甚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服一辯之引孟子答萬章問象殺舜為證此說尤誤問邵堯夫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虛偽之風行焉此說何如

先生曰天下治亂繫于主人主之言行人主能不行而

謹。不。言。而。信。凡。出。于。口。見。于。身。者。皆。可。世。法。世。則。則。
治。道。由。此。而。成。風。俗。由。此。而。美。天。下。將。去。其。詭。譎。而。
趨。于。篤。實。此。端。本。澄。源。之。道。風。行。草。偃。之。徵。也。反。是。
則。亂。善。求。治。者。自。慎。言。行。始。人。人。而。尚。行。天。下。以。之。
治。人。人。而。尚。言。天。下。以。之。亂。治。亂。本。于。言。行。非。天。下。
將。治。人。始。尚。行。天。下。將。亂。人。始。尚。言。也。審。如。邵。子。之。

收。拾。如。二。輔。欺。敵。何。子。曾。疏。劾。楊。武。陵。奪。權。變。節。
中。不。報。義。與。芑。山。同。李。空。言。無。補。惜。哉。

吳。大。尾。曰。逐。段。代。解。逐。段。攻。擊。辭。嚴。義。正。宜。與。提。
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後。世。讀。是。疏。益。信。集。卷。之。
憤。言。不。見。信。往。往。如。此。未。可。謂。信。效。潤。逆。無。信。也。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輝 輯
余 熿

答問錄

問方正學云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遊談夫聖人之于天下不以物為欣戚得位而道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歸之于天何以喜戚為哉如以得為喜以戚為憂皆好名嗜利者之所為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方說然否

先生曰聖人雖不以得失為欣戚然從天下生民起見萬物一體吉凶同患亦自有不能忘情處如孔子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之開絃歌而莞笑未嘗不以得行其道為喜但喜處却發皆中節如浮雲之過太虛與好名嗜利者迥殊

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雖喜無損于孔子而正學必以為非孔子事何也若槩謂聖人不以物為欣戚至

舉喜怒哀樂而盡廢之則是聖人與木石等必滅情毀性而後可有是理乎聖人不能無欣戚特眾人私

而聖人公眾人偏而聖人正此處便毫釐千里非併去欣戚而後為聖人也觀孔子哭顏淵之喪孟軻

喜樂克之為政益信聖賢合天之學不必盡廢欣戚

不必不近情方說蓋所謂似而非者也

問王陽明云聖賢待人亦有時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于羣小渾然不露圭角正是不使

他為小人耳此所以為仁聖陽明說何如
先生曰孔孟氣象自別孔子遇陽貨不必不與之言孟子始終不與驩言即此便見孟子露圭角處

惻怛不欲使人為小人聖賢之心一也若一時語默中節從容合道惟孔子能之陽明合孔孟而皆謂之

仁聖失權衡矣

問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儒儒也邑之某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中從朔方後有詔赦還又為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乃始受董卓徵辟艱危困窮中受知于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事莽相去遠矣于氏此論何如

先生曰此說謬甚蓋士雖瀕死必不宜苟附權姦應卓徵辟其識已陋伏哭請葬有道所必不取如于氏說則凡窮困而為不義為奸雄盜賊之徒者皆當

有怨辭豈孔孟成仁取義之道哉

問歐陽明卿問云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黜南

卑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喫釋亦會喫能喫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耶說是否

先生曰南臯此說未免左袒附釋反戈攻儒害吾道甚大喫飯豈可以治天下國家乎使會喫飯皆可治天下國家則執塗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孔也可乎儒者之不能治天下國家私欲害之祿利蔽之也若是者不可謂之儒苟能盡儒之道經術經世未有不能治天下國家者南臯安得槩詆諸儒借口儒者不能治天下國家而謂釋氏獨優于治乎夫釋棄人倫屏事物樣樣都拋去自以爲明心見性卒歸于空心性且不明不見惡能治天下國家哉

文選卷之三 答問錄

問陳白沙與及門張廷實書云順德人謝李世卿由吳獻臣王嶺南怪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云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白沙此言與孟子相反豈孟子非與抑白沙持論不令道與

先生曰愛人而人不我愛敬人而人不我敬畢竟自己愛敬未盡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白沙因李世卿事而遽謂人之惡之與人之侮之今與古懸絕不同頗有不自責而專責人之意時輩不察遂疑我愛敬人人不愛敬我猶水炭之不相入推此念而及于君父只見君父不是不見自己不是爭奪篡弑皆從此

始白沙此等語最誤後學最爲理學之毒後儒不可不戒

或問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釋何以謂之明見道何以謂之脩煉同乎異乎鄒南臯曰我說與子何以謂之盡謂之明謂之煉是我的明與盡與煉與子無干子且今從何以盡何以明何以煉實落做去必有歸一之路○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鄒南臯曰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子作麼生不必問我我不能告之子猶子不能告之我自家痛癢自家知鄒說然否先生曰君子五教答問居一凡儒者教人每在答問誘進歷觀孔子答諸子問仁問知問行問政有一語不從實地指點否有一事不因病發藥否或問鄒氏

文選卷之三 答問錄

心何以謂之盡云云謂宜詳答以導其惑使有所得而退雖所問不當及釋道正須發明盡心知性工夫舉明見脩煉一切旁雜之說皆可當下掃除不煩瑣問庶幾不失孔門答問之意鄒氏乃所答僅如此而止直是未嘗答也未嘗答而欲問者實落做去從何處去做譬行者遇岐路問道于我我不實指某路向某去姑應之曰我說的與子無涉子自行將去豈不使行者終貿貿失道乎後之講學者苟以啓迪承學爲己任無如鄒氏之自欺欺人可也○不必問我數

語尤鶻突甚。此等語公然刻入願學集中。後生淺見。寡聞。又從而附會之。理學不明。莫甚于此。司馬光云。誠自不謾語始。如鄉氏說。雖欲不謂之謾。不可。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鄉南阜云。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所樂何事。昔有人日。日燒香。謝天地。其妻怒曰。三碗菜粥。何謝其夫。曰。此清福。政恐承愛不來。孔顏承受此清福。千古鄉說何如。

先生曰。貧而樂。非樂菜粥。敝袍。直是天理人欲。關頭明白。萬物不足以動其心。如孔子所謂不義而富且

貴。于我如浮雲耳。鄉氏云。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樂即

樂。此看樂字。既膚到底不見孔顏樂處。且昔人云。孔

顏承受此清福。千古此三家村之見。腐儒小生之迂

說。而鄉氏引以為證。又何其間且陋也。孔顏何許人。而謂其僅承受清福乎。天下後世布袍菜粥。閉門不

事事自以為適。卒與草木同盡者。往往而是。豈不人

人皆孔顏乎。南阜世稱耆宿。立言乃鄙倍至。是何也。

問薛敬軒云。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于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

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又如人素處。齊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敬軒此說何如。

先生曰。壽夭有莫之致。而至者非盡己所能制。但不

可恣行傷生之事。盡所當為。以適然者聽之。于天耳。若斷然謂命雖在天。制命在己。則顏淵伯牛。諸人初

未嘗自絕于天。自戕其命。而或天喪或疾。卒獨不可。以己制命乎。今有人于此。不入水火。得免于焦溺矣。

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矣。然亦有時而與顏回同。盡有時而壽不延。永又安可謂制命在己乎。薛氏說

泥。或問顏子屢空之旨。王龍巖云。此是戒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

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牽扯。放

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違復復者。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陽明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著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著。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起。脫不出矣。龍巖說何如。

先生曰。屢空只是見理明淨。不為物欲所累。凡應事接物。盡其在我。世間一切累心者。不能必其不與我。遇要如浮雲之過太虛耳。非全體放下。無一物而後

謂之空也。況人心無一物。就其初體而言。其實具衆理。應萬事。無一事不應。却無一事不空。程明道曰：天地之嘗。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嘗。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由此觀之。天地聖人未嘗不空。未嘗屏絕萬事。萬物以爲空也。護心不可與。護眼例論。蓋心無一物。又能容萬物。眼中不可著金玉屑。豈心中亦不可有好念頭乎。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皆是好念頭。豈併好念頭而悉去之乎。併好念頭而悉去之。便近于

卷之二 答問錄

釋氏之虛無寂滅。果可謂聖學乎。如龍谿所云。滅擔法。今天下迂腐道學。一事不作。一念不動。頽惰委靡。安坐待斃。却十分減去。擔子究竟不知。聖學爲何事。亦遂謂之能超脫可乎。增擔莫如孔子。莘莘爲學。至老不倦。又知其不可爲。而爲孔子。亦可謂多起了。好念頭亦可謂擔子。愈重。愈起。脫不出矣。

問三龍谿云。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真然不覺悍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据龍谿此言。告子果留心性學否。

先生曰。告子議論未嘗留心性學。七篇非與告子論

學最精。特恐告子之言。眩惑後學。不得不與之明辯。耳。且龍谿不與告子同時。又無它確據。安得懸斷其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乎。此刑家之所謂失出者也。

問。鄧定宇云。天命之謂性。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只便能別味。耳。便能別聲。鼻便能聞臭。心便能思。今智愚一樣。鄧氏說何如。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性指理言。不在口耳鼻上說。鄧氏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便能別味。云云。却認氣質是性。却不見本來性體。與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何異。

卷之三 答問錄

心便能思一句。尚不差。但心雖能思。此中亦自有學問工夫。方能開邪有誠。不然有思作睿者。有朋從爾思者。思一也。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未可遽謂心便能思。思便能作睿作聖也。此戒慎恐懼之所以不容已也。鄧氏舉心與口耳鼻比。而同之。尤與孟氏大體小體相背。

問。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動而靜。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友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動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陽明說何如。

先生曰。至變動者莫如理。理而無動。理便不活。便是箇死物。何以能泛應曲當。動于天理。雖動非欲動于人。欲動乃為欲。非一動而即為欲也。陽明循理從欲。寂然者未嘗增感動者未嘗減。數句近理。至云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却襲蹈禪家粗淺語。非有確見而云然也。

或問。孔子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朱子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夫既昧于其體。而徒精察于其用。體用二矣。雖于事檢點安排得去。亦襲取耳。又安能唯一貫而無疑。然則曾子不得夫子之一呼。亦將為義外之流矣。乎至于一日三省。或謂此是貫。

卷之三

答問錄

九

子未聞一貫時。事然尹氏註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由是言之。則固一貫之學。不乎湛井泉曰。夫子說一貫。只如今人出謎。于與人打猜。曾子平日有這功夫。便說這是忠恕。故唯之速。而無疑。若子貢便疑信相半了。三省即是忠恕。即是一貫。功夫不須求他。先後吾嘗謂論語二十篇章章皆是。一貫。但未說出耳。湛說何如。

先生曰。論語章章皆是一貫。此說見到。獨安謂夫子說一貫。如今人出謎。與人猜。却將聖人最明白最直捷道理。反說向朦朧一邊去。況舉俗。謎以喻聖教。尤侮聖叛經之甚。此湛氏立言欠斟酌處。

或質于湛井泉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也。吾惑焉。湛井泉曰。子何惑。曰。姑藐之間。有人焉。其名曰陶。

某行若負穢心。若穿齋然而盡能貌春。意詩能奪天巧。筆如有神。文如繪雲。其取省之元也。如拾夫何有于德業乎。曰。子又何惑矣。曰。喉鶴之野。有人焉。其名曰泉。某色荒于內。酒醉于外。然而博若。肆思若湧。泉口若懸。河文若流水。其取三百之魁也。若探諸囊。又何有于德業乎。先生欺予。哉。何二業之一。湛氏曰。夫陶氏之子。其終也。如之何。曰。以奸謀。則籍曰。是奸謀也。邪人也。以邪人為正人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正人之德為正人之辭。夫何刑籍之有。彼泉氏之子。其終也。則如之何。曰。以淫蕩。則籍曰。是淫蕩也。小人哉。以小人為君子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君子之德發為君子之辭。夫何刑籍之有。故二業合一。是謂自求多福。湛說何如。

卷之三

答問錄

十

先生曰。湛氏謂陶泉二子不脩德業。倖得之而終失之。至于削籍。穢職。此言足為盜虛竊位自欺欺天者之戒。即此二事。以明二業合一。其說自正。至云正人君子。德發為辭。便無削籍穢職之禍。何其言之迂也。某觀宋熙寧紹聖間。如韓范富歐石介呂誨諸人。皆君子正人也。或貶外。或落職。後先踵相繼。安在正人君子。便奄有祿位。不遭險患乎。使果正人君子也。雖累失不為辱。使非正人君子也。雖苟得謂之幸。顧自處何如耳。豈以禍福外至者為榮辱哉。信如湛氏之見。則孔顏宜終身君相之列。而孟軻不當見沮于戚倉矣。

或問孔子當時果是為何乃如此憤發不能自已也羅近溪曰此却用得一箇渾語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耐量耳大衆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所謂明也天下之學必聯屬家國天下爲一身所謂明也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畢竟成不待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不了也羅氏說何如

先生曰孔子發憤至老正是於穆不已與天地合德處非以其事不成而心不了也如羅氏所云假使事竟成得孔子心便了便息肩卸擔乎況孔子隨事禘

百曰文集卷之三 答問錄

救隨物長養隨人造就如造化之于萬物雖云有憾却不失其爲大德却不害其爲仁愛綏立動和蓋不待得邦家治定功成而後見孔子亦何事不成亦何嘗不胥天下盡明其明德乎如謂孔子竭盡生平心力到底事不成則是徒有虛願竟無實事豈孔子卒與蚩蚩者同悠忽乎某謂聖賢學問求其在我隨分自盡必不如羅氏之說之迂至如羅氏所云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推其心雖非侮聖然頗涉調笑謔浪必不可爲訓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廷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馮少墟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廷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一人沮之則和者爲君子而沮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馮說何如

先生曰據此法以求知人未可謂百不失一某嘗見小人欲陷君子往往有陽稱人善而陰詆其惡者又有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而小人亦不答却别有術以排陷之者如此則安見稱人善者與聞人稱惡而不答者皆君子乎某謂孔子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范山文集卷之三 答問錄

不善者惡之須先分別稱人善者之生平何如生平果是君子則稱人善之爲君子無疑卽有時去邪擊姦如張九齡之于安祿山陸贄之于裴延齡蘇洵之于王安石雖有時稱人惡卒亦不害其爲君子也馮說未精

問洪覺山云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屏象蛇龍俱在化育中洪說何如先生曰聖人雖自謂無毀惡稱人惡定哀之間多微辭然天道福善禍淫聖人遇惡揚善銖兩不差猶之四時有肅殺不害其爲化育也故春秋誅心之法每

寓之于論語如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則直斥其竊位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則直譏其要君它若微生之不直宰予之不仁并求之阿季氏于路之賊子羔衛靈之無道陳恒之弑君齊景之無君而稱三桓子孫之微皆未嘗隱諱皆無恕辭豈一部論語專揚人善乎豈偶刺人惡便傷化育乎洪說謬甚。

問陳白沙與任明府書云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白沙此說是否何如

龍溪先生集卷之三 答問錄

先生曰立政在于存誠威信非本也子產有愛人之心而後可以用猛商鞅懸徙木之賞而終不可為信誠不誠故也先威後信尤失次第此白沙學術不精密處後世苟用其說妄以威信為本又或先威而後信其不債事害政者鮮矣

問王龍溪云區區賴師友之訓頗知在性情上用工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龍溪此說何如

先生曰聖賢在性情上用功雖心氣和平只是能舍容人惡如孔子之于陽貨桓魋不與之較不失並生

並育氣象非未嘗見人短處也若樂謂不見人短處見人好權衡失當全無區別未免為小人所欺遇短而未嘗見則遇奸雄而以為聖智遇豺虎而以為麋鹿可乎況惟見人好或人有不好而亦謂之好又下乎然則龍溪但嘗云與人相接遇人好便生敬愛其短處未嘗不見却不忿恨却要化誨他到好處如此立言則真是和平真得聖人萬物一體之意真是從性情上用功龍溪僅云未嘗見人短便是盲瞽便癡突甚。

龍溪先生集卷之三 答問錄

或問某未能齊得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已欠直鄰南阜曰你要轉移他作甚麼你要去齊便多了一件事或曰雖然如此不能悅親信友根于不能明善誠身是以未孚于家邦也曰學問只是家常茶飯只是如此去便自是孚信自是默默轉移南阜此說何如

先生曰只是如此去五字如無舵之舟如何行得去如此去便自是孚信便自默默轉移究竟無孚信轉移處至云你要轉移他作甚麼語意未免落空信如鄰說則古聖帝明王罪已責躬化民成俗之事皆可以不必矣此等語最害道孟子云至誠動物如鄰氏所云却是不誠成甚學問懸空謂之家常茶飯尤可

怪。

問方正學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因辱其身心抑鬱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愧悟咎悔不敢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于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于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為尤遠邪正學此論似不能無弊何如

先生曰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謂天忌斯文大得者多禍則是天以禍淫者禍斯文有是理哉且天至公而已矣必于斯文而深忌之不公實甚後死者不樂以

世山文集

卷之三

三

斯文取禍何獨至今傳邪況云天皆易與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而又深忌之又加之以禍天豈不脊脊多事乎此等語可謂誣天之甚率天下後世畏忌避禍而不敢以斯文自任者必方氏此言誤之也

問薛敬軒云予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名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馮少墟稱其精于小學何如

先生曰省心之法只在慎獨慎獨只在毋自欺非有主人翁可問亦非認定一主人翁在室便是心在翁

與室皆假名乎之何益况自省工夫不可須臾間斷自朝至于日昃凡與人相接與事物相對須逐節加省使無差失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是也若直至夕方自省某恐一日所為之事省察偶疎不能盡公理將有悔之而無及者矣薛氏此說誤馮少墟稱薛氏精于小學可謂盲以導盲尤不可為訓也

問薛敬軒云時中似義字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如此分析時中執中然否先生曰堯咨舜云允執厥中孟子稱湯執中此間却自寓時中道理信如薛氏所云則舜禹皆死法無活

世山文集

卷之三

六

法矣只緣看執字不精併中字都看得空滯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此孟子云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但言義而不言時義未嘗不時中孟子論仲尼云孔子聖之時者也止言時而不言義時中未始非義蓋義與時是一是二殊塗同歸不必分看亦不必合看薛氏不得其旨遽謂時中似義字析時與義已誤而又含糊其說曰似夫似豈足以明義理示後學哉

問薛敬軒云和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相業伊傳諸書宜無

如 屠薛氏此說學者但當專學經不必次及史學

先生曰伊傳諸書雖是經即謂之史亦可經學史學兼者方能成就相業獨俗學淺陋急功利尚權詐不足以勝任耳薛氏重經學是矣至視史學與俗學等則于史學尚未夢見豈深知經學者哉後世留心相業者雖盡讀伊傳諸書亦須參稽歷代史事成敗治亂之迹與夫明君賢相得失因革之故隨時變通措諸行事方可以寡過方可以致治若專讀伊傳諸書不講求史學自以為盡善其不敢信也

池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七

問薛敬軒云讀書當使出已之口入己之耳豈口耳足盡讀書工夫與或更有進步與
先生曰讀書當求諸心當思聖賢脩身應物的道理實見之行事徒涉口耳雖讀盡古今書究竟是隔膚學問何益之有薛氏說膚甚

謝錫命問王陽明曰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嘗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也故嘗寂寂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大公吾師翁所謂雖無見聞而有知覺者然此理根心而未嘗有又何也陽明必有深意願明言之湛其泉曰陽明學無間于動靜及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嘗應說得是若謂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嘗寂一句有礙動而常定天理自在故曰動亦定靜亦定定者何物而何云未嘗有

此又恐傳者之說也湛說何如

先生曰未嘗有者言無少滯礙雖動不失靜耳非落空之謂天理雖在豈物可執定者非物又何云有王說非誤安見傳說哉湛氏特未之思耳

或謂工夫不能起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羅近溪曰凡境與聖體相若天淵相異猶水火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終是水不可謂水無極便成火也聖凡果相去天淵否

先生曰孟子云非天之降才降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聖人與我同類又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孔子告哀公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池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六

必強即此見凡聖無異體其所以不能入聖正病在工夫不熟耳未可謂工夫縱熟亦終是凡也孔子曰參也魯卒之聞一貫者參也魯凡境也工夫熟而至于一聞一貫則去聖不遠矣安見凡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異如水火終其身不可學而至乎謂凡人工夫與聖不相及所以不能至于聖可也謂凡與聖體初不相及則是凡終不可入聖凡者生而為凡聖者生而為聖絕天下後世學者希聖之路必羅氏此言誤之也○學者所以成其才苟能化氣質困勉皆可入

道致曲亦自能化。凡之入聖。非水之終為水而不。為火也。羅氏云水縱熱亦終是水。不可謂水熱極。成火。以此喻凡人工夫熟終是凡。終不可為聖。尤悖。繆不合理。

問羅近溪令大湖時日造諸生講性命之學。本府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囚推府及羅子侍例推府因問調羅子于代巡曰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目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羅子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羅子曰吾輩平府講學多為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為者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為。到此都都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都沒幹他們如。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九

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真為性命之心。苦切不過吾輩平日所說的性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及他們如此。愈切愈爾。無常一對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嘉歎不已。推府亦斂容。羅子復曰。念及生死。臨前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于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代巡悚然曰。說得極是。羅氏說然否。何如。

先生曰。無常二句。皆流俗鑿語。只就日用人倫切要處。勘出盡性至命工夫。何必說到生死關頭。何必說輪迴。何必證無生。況臨刑之人。貪生怖死。苟免刑罰。雖欲保全性命。仍是私心。與性命道理有何關涉。羅氏云念及生死。臨刑便是盡性至命根本。則是古聖

賢草草脩己治人。窮理盡性。皆從自己軀殼起見。皆要倖免輪迴。羅氏之言。背繆如此。而代巡猶悚然曰。說得極是。理學不明。此尤最著者。某不知羅氏令大湖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所講果何學。所學果何事也。

汪伯玉司馬問焦漪園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一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于從心乎。漪園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莫也。安知不舍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且慕遇之矣。焦說何如。

先生曰。聖學能舍。只是渣滓日去。清虛日來。非併固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有者而皆去之也。孔子由志學至從心。雖與年俱進。其實到從心處。仍不離志學。若說七十後。又舍從心。別求解脫。去佛老空寂一閒。豈可云聖學。須知七十後工夫。只是溫養。却絲毫增減不得。況言學始之所是。如路徑不差。逐日向前走去。決無始是。卒非的道理。若云始是。卒非。則前此耳順知命。皆非。皆不是。學問進步。焦氏此說。舛甚。

問薛敬軒云。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敬軒曰。此說然否。先生曰。孟子言人為不善。皆陷溺使然。不是本性不

善觀水可使過額在山可見正是說性無不善人性皆善處其性亦猶是也性字仍就性善之性說非指氣質之性而言薛氏說非

問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偽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厭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焉必據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貶唐室無窮之禍勣之心不過以

老以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遂良言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與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所不敢違也馮說何如

先生曰朱子不論上厭聞與否但直陳所學此所謂不自欺不欺君也雖然古大臣進言之術轉厭為喜移易主心蓋亦有婉轉開導去其所厭投其所喜而卒歸于洛君心之非者又不必槩執所學如所云正

馮氏說泥

溫公以誠為盡心行己之要然夜寐不能著只念一箇中字是不知無為為誠天理自然之為中也又以扞去外物為格物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顧欲屏絕之哉以溫公之篤行且最為受善又與

明道兄弟最相得而于此大頭猶未之見其體謂之何哉湛井泉曰所以學先知所有乃行之不差論語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夫然後行念中即非中說誠未必誠也二程奈何邵堯夫司馬溫公不得湛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云尊尊為善舜之徒也尊尊者念也詩曰繼序思不忘思不忘者亦念也湛氏謂說誠未必誠見空言亡實即此便是不誠此言未為過至云念中即非中堯咨舜曰允執厥中亦非中乎念中非中推而至于無念又推而至于無中則未免墮空寂矣問馬穀田曰敬非只是箇閉門靜坐的工夫要在隨事謹恪做去若只閉門靜坐却是禪學有體無

老以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用馮氏說何如

先生曰隨事謹恪從動處說敬是聖學得力處但云禪學有體無用此說有病某意禪學只是空併不可謂之有體蓋體立則用自生禪學無用病在無體故也

問王陽明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敢問其粗處安在鄒南阜曰予亦嘗疑象山悟字

前一味直致如孟氏巖巖亦是粗處鄒說是否

先生曰關閩濂洛地不同而淵源同未可以方隅分粗細使象山有粗處雖不是西江人却亦自直致若

象山能變化氣質由粗入精雖是西江人却亦自
嫉鄒氏不能深窺象山底裏誤謂象山粗處是西江
人本色畢竟非定論如泰山巖巖只是孟子微露圭
角不逮孔子四時之氣具備終是學問虧欠處槩指
其為粗非是

問與禽獸奚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大露英
氣馮少墟曰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橫逆
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不言橫逆
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是聖賢之心故
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他成就他處有此二
句其人即甚橫逆聞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
或可以少折雄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
逆既成君子之美而又不成人之惡所謂大造

朱子三答問錄

無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此
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習橫逆也若是
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是孟子立言
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大露英氣馮說何如
先生曰馮氏謂孟子抑橫逆以寓成就此言得之獨
妄謂孟氏汎論君子處橫逆當如此若孟子自遭橫
逆必不發此言便似孟子此章道理不必以之自律
而但可以之律人非當日立言之意某謂孟子雖自
遭橫逆其所以處橫逆之道不外乎此何者理一故
也

問李延平云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知
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儘用得熟

湖上禁多謂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
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
俯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李說何如
先生曰養氣自集義入不從知言入故曰行有不慊
于心則餒矣觀會子所謂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可
見延平謂養氣須從知言處養來猶舍川而挹水于
衢欲北走而南其轍也至云孟子于知言工夫儘用
得熟尚未窺見孟子生平得力處後儒附會延平此
說皆非也

朱子三答問錄

問呂巾石與韓道林督學書云來教專言性善且
夕指點來學必如孟子為是領教領教某心統歸
說正為發明性善本平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
等論緣只是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于心木
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
有脩是故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戒懼慎獨所以脩
道身脩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
以氣質為惡性與性善對待並言也呂說然否
先生曰呂氏言性統于心有氣質乃有病其說近理
但云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戒懼慎獨所以脩道分兩
截說大謬大學言脩身不言脩道蓋身既脩則道在
其中只看中庸脩身則道立一句便見脩身脩道不
是兩層工夫戒懼慎獨在誠正前一層若非戒慎如
何能正心誠意呂氏專以戒懼慎獨屬脩道一邊說

終是認理不親切處。

問薛敬軒云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而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薛氏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言性善善字與易繼之者善字同初無

二義薛氏謂易善字指理孟子善字是虛言性有善無惡其說舛甚豈孟子言性獨離理而虛言善乎聖

賢言語為後儒分析支離所蔽類如此。

問馮少墟云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謂之弟馮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徐行後長須說到弟未忍抗兄見他天性真

也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切處此念直根孩提愛親來便醞釀許多和氣在內

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則堯舜敦睦於變皆

從此出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僅是凡事讓

一步後世不乏此等人却只是迂謹却與堯舜之道

無涉徐行後長四字不宜膚看馮氏說誤。

問鄒南阜云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辱矣為人交友宜一味樸實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疏矣何者天地間只有一箇誠實若誠實天地可動而況人乎數當音塑鄒說何如

先生曰二數字依朱註亦有理事君數朋友數正是

誠實不足處數音愬作術數看非也此鄒氏穿鑿之過。

問薛敬軒云程子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薛說何如

先生曰後儒皆誤解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便謂

惡亦是性與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何異某謂程說

本無弊彼蓋以人或偶拂其性而出于為惡其本性

之善自在亦不可不謂之善性耳非謂惡亦是性也

洪武中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

也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

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息忿善心復

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太祖

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絲是

觀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正謂其天理未嘗泯滅真

情有時發見特在人擴充而已看今人乍見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及夜氣平旦時好惡可見性無不善程

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猶言性到底是善不可以

惡誣性不善也。

問方正學答俞子嚴書其略曰聖人之大者莫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亦莫加于周公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其在六經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而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大之天下國家小之于一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平方說何如

先生曰方氏欲學者從事六經不宜多誦不思此言

甚正。至云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則語意偏枯。誤學者不淺。某意思而不行徒涉空寂無益人倫事物。其受病固多。若不思而行則放蕩恣肆充其弊不流于禽獸不止鳥在其爲愈乎。學者雖能發明

善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六經得六經之旨必反躬實踐明體適用施之行事然後治一身以及天下國家綽有餘裕若僅能發明從言語文字起見究竟茫無得力一切經權常變靡事必至錯誤而方氏獨謂苟能發明六經大之于天下國家小之于善一己直易易耳其說不能無弊古今儒者能發明六經立言著書文有餘而言不足卒之得罪名教貽譏後世者豈少哉

問湛甘泉云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字湛說果可從否

先生曰老氏雖與吾道異亦各有所見非如鄉原之

同流合汙。湛氏謂老氏鄉原一途。猶今之排佛者。詆佛氏之徒爲盜賊也。微獨天下後世不服。即釋氏亦不服。語云憎心甚者有餘嫉。此類是也。

問鄧定宇嘗言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雷而人自化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邪澄心半刻客竟易顏鄧說何如

先生曰我常虛而人不礙二句頗近理然亦是裝蹈老氏語客坐偶有齟齬當先推究齟齬者何事齟齬從我起不可不自及萬一我虛而人有礙我不雷而人不化如妄人橫逆之類則是齟齬從人起于我何

善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涉坦然應之可也。即如孔子齟齬于陽貨孟子齟齬于王驪此所謂齟齬自人起也。安見其我未誠乎。況遇齟齬即自省猶不失君子自反之道。至云澄心半刻客竟易顏此尤不足信。誠能動物全在平日積誠感動。豈一省而遽能令客回嚮乎。鄧氏說誤。

問鄧潛谷云欽明明也啓明亦明也。恬啓明而不欽必自有其知而歸自尚其知而論是做虛之所始也。其究也賦物故不欽之明小知也。胡可庸也。允恭恭也象恭亦恭也。靜而言之措諸用而達之。即爲恭。宜現耳。雖日鳩工其集事也。必暴。遂無漸。苟爲名高。憚不虞其後。故不恭之功。暴行也。胡可使也。鄧潛谷此說何如

先生曰。啓明之與欽明。象恭之與允恭。相去霄壤。清谷獨云。啓明亦明也。象恭亦恭也。同類而稱之。猶見砥礪而指爲玉也。可乎。言不欽之明。是小知不恭之功。是暴行。此說尚近理。學者當分別觀之。

問朱子大學序先儒皆稱之先生每言序中語意有辨漏處何如

先生曰。序自伏羲至孔子。因及曾子。然後以孟子承之。孟子沒。又舉二程以接孟子之傳。源流甚明。始終本末悉備。但前段云。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後段云。及周

之衰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合二

段觀之。語意自相矛盾。既云天必命聰明睿智爲君師。則孔子賢于堯舜。天亦當如堯舜命之爲君師。然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鞅環終其身。天獨何心而厄之乎。豈堯舜可以爲君師。孔子不可爲君師乎。使天必命之。則凡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皆斷然受天命。以行政教。獨至于孔子而不能必。豈天聽其適然而莫之爲乎。某意前一。段天必命之一句。宜刪去。一必

字。繼天立極一句以下。宜補數語。說明聰明睿智之聖。亦有窮而在下。師道自任。輔君道所不逮者。隱隱爲孔子地。到後段。提出孔子來說。又須推尊孔子上承堯舜以來相傳之意。爲天下萬世法。如此則義理通貫。首尾互應。學者方無疑礙。又前段只宜稱引堯舜不必遠遡。義農黃帝。雖義農黃帝制罷利用。載在易繫。然在堯舜以前。史冊紀載不足傳信。當以孔子剛書斷自唐虞爲準。義農存而勿論可也。或問理宗贈朱熹大師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

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豈理宗之說非與。曰。理宗非深知理學者。彼亦惡知此序是得非失哉。聖人復起。當以某論爲正。

芑山文集答問卷之三終

芭山文集答問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龔起龍

龔起龍

輯

答問錄

問漢時大臣于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
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然授易
頗有師道匡說何如

先生曰人各有短長棄短取長自是罷使之法即論
人于人主之前當權度低昂如其分量而止不宜極
口詆毀孔明所謂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是也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朱雲犯法亡命其于易可謂相戾之甚雖講授有方
徒空言耳不足為師法夫以授易之人而躬自犯法
學者以是為師則將謂犯法可以說易說易不妨犯
法是率天下而以空言求易也害道實甚匡衡獨稱
其頗有師道何異盜賊殺人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
問宋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或問其故質曰昔嘗
有異人言吾它日必當大位苟如此無學術何以
處之范說何如

先生曰質言無學術不可以當大位最近理然妄信
異人言逆計它日當大位而後不釋卷胷中便藏著

自私自利的意思雖講求學術去聖賢行道濟世遠
甚況因人言而學苟無異人之言它日無大位則必
不學又況異人之言未必皆可信或它日天降大任
異人誤以我為終身韋布無復大任之日將遂頹靡
廢學而不自立乎某謂窮達聽之于天學問盡其在
我伊尹耕莘顏淵陋巷皆不廢學皆非逆料後日三
聘為邦而後為之也

問孟子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司馬溫公曰經云當
不義則子不可不諍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
不責善是不諍不教也而可乎司馬氏之說何如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二

先生曰子之諍父父之教子諍與教有婉直互用處
與責善差別責之云者或失之慙或失之苛故繼之
以怒父子相夷明乎責善之不可施于父子也非不
諍不教也然則孟子所謂章子之事上病其不求盡
乎諍父之道而徒以責之者離之也使知諍父之道
則不至父子相離矣溫公徒牽引經傳以駁孟蓋誤
認不責善之即為不諍不教豈知孟氏說自無弊哉
問司馬溫公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
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願違
之命子不孝也不願不孝者人得而刑之溫公此
說何如

先生曰。治命可從。亂命則不可從。審于義而已。觀。類之不以妾殉。屈到之不薦。芟左儒之不順。君李雅之不阿。父則臣子之于君父。豈徒惟命是從而不問義之可否。事之順逆哉。信如溫公之說。君父曰前則前。君父曰止則止。陷君父于大惡。去修身及親者一。則非忠孝之至也。善乎荀子之言曰。可以從而不從。是不于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于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由此推之。臣亦有時違君之言。子亦有時逆父之命。惜溫公當日未之思耳。

問張橫渠云。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暗而不言。不如瞽瞍之指麾。故記得便說。說得便行。得故始學。最不可無記誦。橫渠說何如。

先生曰。記得便說得。固也。若云說得便行。行得便似。行二字無差別。天下豈少記得說得的人。却未能一一躬行。故書云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以此推之。說得易行得難。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程伊川云。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按聖賢論言行。皆各有次第。今橫渠獨云說得

便行得。只一箇便字。毫釐千里。幾令後儒混言行而一之。况記誦特為學之末耳。不能經術經世。明理適用。雖經籍盡記得。亦空言而已。

問劉屏山云。聖賢相傳一道也。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會顏乎。草門主寶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屏山此論果得退之立言本意否。

先生曰。韓子之言。非絕學者之志。使不得聞乎道也。其意蓋以為。孟子沒世。儒不得其傳。得其傳者。韓愈而已。皆自任之意。亦猶孟子歷叙道統。所謂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遂謂道統一絕不復續哉。愈之言。未為非。某獨惜其言有餘而行不足。雖蘇氏稱其起衰濟溺。要非真能聞道者也。

問劉屏山論湯云。學有三上。馮汲汲然。其次悠悠然。然其大情憤然。夫情憤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情憤不為汲汲邪。故悠悠者最為害道。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屏山說何如。

先生曰。劉氏謂湯之日新。與悠悠者異。能上追堯舜。下啓文武。傳道于萬世。其說自當。然所別上次。等差未明。昔孔子論知。列上。次。次。當以爲天則。

情情者斯為下耳。槩曰其次非也。曰其下情情然則無弊矣。况情情者惟不向學。故心未達也。語云學者所以成其才。某亦曰學者所以達其心。天下焉有情情而可謂之向學者哉。焉有離學而別求所以達心之道哉。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伊川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此說然否。

先生曰。雷震死不善之人。亦是天道禍淫罰惡之端。特偶見而不可為恒耳。故世間不善人最多。猶有不盡為雷擊死者。儒者存而勿論可也。伊川乃謂人之惡氣與天之惡氣相搏。遂以震死。則是誣天也。霹靂僅天之怒氣。謂之惡氣。可乎。天地果有惡氣。是與人等惡也。復安能覆物。載物。成物乎。怒亦非惡氣。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惡氣足以安天下乎。怒時必為之作惡。此不能中節者之事。聖人雖怒而不作惡。程氏槩以怒為惡氣。非也。

問伯夷叔齊逃是否程伊川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問中子之立是

安得是只令權叔齊歸立則善。問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于其來聘。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伊川說何如。

先生曰。夷齊當日不逃。便不成其讓。此亦時勢使然。善不得已。如泰伯仲雍之所為耳。謂中子之立不是。似也。謂合招叔齊歸立。則迂矣。叔齊既出逃。肯歸立乎。使逃而又歸立。則是以退為進。因棄為取。莽操一閒惡在其父命為尊。天倫為重乎。孔子論夷齊而並稱之曰求仁得仁。言各得其本心之所安。未嘗謂

夷齊不必逃。叔齊宜歸立也。伊川憑臆立說。與聖人論夷齊意相背。至云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曰仁。此說尤謬。蓋清止是清。仁自是仁。不可一例說。如謂稱夷齊清節為仁。孔子論陳文子曰清矣。未知焉得仁。獨不以仁許之。又何也。清與仁比而同之。可乎哉。問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程伊川云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伊川此論何如。

先生曰。不書穿書盾。罪首惡也。此春秋誅意之法。

卷之四 五

卷之四 六

後世人臣無將者之戒。非以人不知盾弑而特書之也。弑君大惡也。雖出境遂不反。亦不可免。而伊川友謂出遂不反乃免。既寬假亂賊。使死有餘罪者。得以藉口。抑甚失仲尼書法之意。況越境乃免。非孔子語。伊川深信以為然。秉經任傳。豈獨後儒哉。

問陳希夷嘗戒種放云。子它日遭逢明主。不假選取。名動天闕。然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之。放晚節以後節。過度營產。滿豐鎬。開遂喪清節。信如希夷之說。造物果惜名乎。名果不可成乎。

先生曰。放盜名特恩。王嗣宗摘放陰事數條。聞于朝。

彼自敗耳。于造物何預。使放處名盛之時。克自樹立。

終有令聞。造物烏得而奪之。君子但恥聲聞過情。不必妄疑造物惜名。徒與俗浮湛。自謂能逃名全璞也。

後世脩身孺行之士。盡其實而名從之。不傲名亦不避名。斯可矣。希夷之說。豈定論哉。

問程明道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智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智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明道將智仁勇分屬三子。果可謂確論否。

先生曰。知仁勇三者達德也。卽所以行達道者也。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言成德之難也。

明道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其說近理。至以知仁勇分屬武仲公綽卞莊。則非也。孔子所云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就三人之知之不欲之勇而言。非謂其全乎知仁勇之體用。而謂之成人也。信如明道所云。則子路但求如臧武仲三人。便可以為成人。又豈必文之以禮樂乎。且孔子僅云公綽之不欲。而明道遽以仁字代之。尤失聖人當日衡量語意。

問伊川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自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人心皆有仁義。雖是皆有。却須加工。夫充養使體用該備。無所往而非仁義。然後仁義之氣。睥然達外。此卽大學德潤身。孟子集義所生。根心生色之意。非槩謂人有仁義之心。便有仁義之氣。達外也。伊

川語氣大促。欠了充養一層。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孟子特為告子而言。蓋就其受病處。抑揚言之。以明其無一可耳。不可與吾道例論也。

問程子云。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六者。其離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若有所適。有莫則于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

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濬固者入于枯稿疏通者歸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盛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于易備言之。程伊川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必。方。程。氏。此。二。說。何。如。

先生曰。程子謂釋氏離道。謂佛教與吾道不同。自是正論。但云釋氏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此說殊誤。向令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得其體要。義以方外。工夫必不差。豈有敬以直內而不免于枯稿恣肆者乎。枯稿恣肆之病。正自不敬始。若之何。遽以敬內許釋氏乎。釋氏而既已直內。則去

朱文公集

朱之四

答問錄

九

言道僅一開而槩謂之離道可乎。況伊川嘗云。內直則外必方。則是敬以直內者必能義以方外。而又斥釋學。義以方外。則未之有。前後論議不能無異。同某疑二程講學伊洛。世稱儒宗。何其說之相矛盾也。

問程伊川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雄其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顯道記憶伊川平日語亦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程說何如。

先生曰。宋追崇子思孟軻。而楊荀竝列。從祀識者非之。元特進董仲舒。學者咸稱快我。明又特罷楊雄。不令貽玷俎豆。以其人不足重耳。雄書雖有一二可

觀。豈可與董毛同日語。若雄者。謂之文人可也。非通經之儒也。伊川又嘗云。如楊子投閣。失之也。某謂後世不必苛求楊雄。但就投閣一事觀之。所失非細。謂雄有儒者風度可乎。

問程伊川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布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後儒尚論往事。不當以成敗論人。如陳壽謂孔明不善用兵。伊川謂孔明三年不死。可以取魏。皆非也。劉先主之不能統一。而又繼之以後主之庸懦。其終不能取魏。天也。非人也。孔明雖不死三年。未必

朱文公集

朱之四

答問錄

十

可以取魏。三分割據。草廬初見先主。攀已言之矣。向使天祚漢德。滅魏由反掌。又不必司馬沮死而後魏可取也。伊川此論近迂。

問程明道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幸之大過。遂成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為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論國家事。當心平氣和。止求事濟。不必爭勝。一時程氏謂新法皆吾黨激成。此言頗近情理。獨勢久自緩。委曲平章云云。稍不達當日時勢。主新法安石一人耳。而小人附和者。實繁有徒。其法苟行一日。

有一日之害。一刻有一刻之害。百姓如在湯火中。仁人君子。汲汲拯溺。救焚不暇。忍俟其勢久自緩。而後止之乎。必俟其勢久自緩。則老稚填溝壑。散四方者。過半欲更起白骨而肉之。豈有濟乎。其謂爭新法者。未為過。特攻之已甚。補救無術。使安石始終不反。此誠當日諸君子之過也。然則新法初行。委曲平章。可也。俟其勢久自緩。則不可。蓋安石執構成性。喜于自用。勢久則根深。蔓延法日益酷。害日益熾。冀其自緩。難矣。言雖委曲。亦豈復有聽從之理哉。

龍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問程伊川自涪還洛。容色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伊川之說如此。榮達果不須學否。

先生曰。學無窮。達一也。窮而弗學。無以明理。達而忘學。無以適用。豈貧賤患難。須學而富貴榮達。便不須學乎。況素富貴。行乎富貴。在其位。謀其政。此中苟不知學。非咩先王而玷臣節。即泥古法而誤國家。學問工夫。在窮居逐事。體認自不敢苟略。及處富貴。雖一言一動。皆關繫國體。民命。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之何其不須學也。伊川富貴不須學一語。有病。

問程明道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雖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道此說。是否。何如。

先生曰。逆天悖理之謂惡。善惡如黑白蒼素之不相。易惡豈可謂之天理乎。既云惡。非本惡。惡自不可與善對。惡不與善對。合善惡皆謂之天理。可乎。過不及。只是氣稟之偏。無學問變化工夫。卒至叛道而去。非惡也。惡如桀紂幽厲。滅絕天理。終不自悛者是也。楊墨雖無父無君。孟子猶曰。歸斯受之。是楊墨未始無

龍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十二

歸儒之日。安得遽絕其自新之路。而桀謂之惡乎。濂溪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橫渠西銘云。濟惡者不才。張南軒云。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為惡也。人雖流于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由濂溪南軒諸言。推之。心性天理也。惡則就陷溺。其性正。言惟陷溺。其性而後流于惡。則明道所云善惡皆天理。譬猶胥桀紂堯舜而一之也。學者當以濂溪南軒諸說為正。

問程伊川云學莫貴于知言。道莫貴于識時事。莫貴于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伊川說何如。

先生曰程氏云學莫貴于知言。此語有病。某謂學莫先于明理。不明理不能知言。譬猶鏡昏而欲矚物。物不可得而矚也。識時知要數語。有理會。學者宜翫。

問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田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于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仕以行吾學。學不優。不可以仕。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以為賊人之子。及問何必讀書之言。又深斥其佞。安得謂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乎。許由求諸子。從政棄短。用長。特器使之道耳。非孔子輕許人仕也。蓋不學而仕。殃民蠹國。為害最大。聖人重許人以學。正不輕許人以仕。程子分輕重說。非也。況聖門許其可仕。可使南面者。自漆雕開仲弓而外。亦不數數見。若云輕許人仕。則是聖人以人國僥倖聽其嘗試而莫之恤也。甚非聖人道濟天下之意。故謂聖

人重許人學。可也。謂聖人輕許人仕。則不可。問程明道語。謝顯道云。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謝請教。程子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云。明道教人靜坐。延平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處泊處。又云。靜坐則本原定。程朱之說。何如。

先生曰。學由靜入。最得要領。然亦有靜坐而非善學。雖終年閉戶。或涉坐。馳或墮空寂。究竟與學相悖。戾者。然則謂不靜坐不知學。似也。謂一靜坐而即善學。非也。本朝陳白沙復趙提學僉憲書。其略曰。僕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溱泊膾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煩。求吾之約。惟在靜坐。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日用閒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于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

舊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三

虛以誤人也。某按白沙靜坐在講。悉聖訓之後。始有得力。教學者靜坐。似也不察其前。此用功何如。每遇末學。輒教靜坐。靜坐何益。受病在一。輒字。此白沙傳會程朱之說。而誤焉者也。王陽明云。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併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觀此則學專靜坐之說。畢竟有病。痛在○朱子雖服膺明道。延平教人靜坐之語。然朱子嘗言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

世山文錄

卷之四 答問錄

七五

耳若專在于靜坐時。而後可行。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為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按此說。朱子亦不專主靜坐。學者不可不詳考也。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程伊川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必敬。安能至久。問孔子為墓。何以速崩。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裁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某按營墓。重事也。人子宜必躬必親。盡其誠敬。必求其堅固。而後已。豈可專責之弟子乎。為墓重。

于修虞事。孔子必無墓。未畢先反。修虞事之理。使果先反。而令墓不堅固。失輕重權衡。甚矣。豈得為孔子。弟子治墓。而墓崩。雖弟子不誠敬之過。抑亦孔子不自敬。誠致之也。焉有孔子不自責。獨深責弟子者乎。況既崩。則不得不修。修而後。不至于復崩。子心庶幾無憾。然則謂聖人不修墓。亦非也。或云不修墓。言敬謹之至。無事于修。非既崩而不修也。按此說。近理。

問程伊川云。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此說何如。

先生曰。程氏所云。君貴明不貴察。此語良得大體。至

世山文錄

卷之四 答問錄

二六

硬說臣貴正不貴權。非也。某謂凡為人臣者。皆則守正。變則用權。但權而不失其正者。為善耳。歷觀古名臣。臨大變。成大事。未有不權。而能濟者也。

問程伊川云。性相近也。此言氣稟之性。不是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孔子言性。該括性善在內。觀下文習相遠一句。便見孟子所言。皆根據孔子。蓋性一也。專言性而善在其中。言性兼言善。言人無不善。而性善益明。安在孔子言性。與孟子言性。有異乎。又安見孔子僅言所稟之性。而孟子正言性之本乎。程氏說誤。

程伊川云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之不固伊川此說然否

先生曰聖人所以常記得者以其心虛公不為物情私欲所蔽非有心不記事而能常記也某謂今人忘事失不在記事其病正在胸中蔽錮不能深觀事理耳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不完固此三句却是學問切要語

問馬融為世通儒教養諸生有千數盧植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徐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七

待側積請于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二先生或列女樂或畜姬果無妨講學否先生曰以身教者從使講學而列女樂畜姬妾往往令男女雜處無少嫌忌孔孟程朱不為也後學不能以理勝欲每藉口馬胡二氏甚有攜女優變童環侍講坐親以其身溺于聲色而不自悟者豈非先儒為之備哉積請于安定云云蓋微寓諷規之意而安定漫以莫安排三字應之亦可謂文過矣安定湖學有足取者獨此事不可為後儒法以其身教不端也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朱晦菴云也是講聖人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

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朱子此說何如

先生曰仲舒雖見道不明但不能精析義理與孔孟合符耳非盡鵲突也正須分別觀之如仲舒所云命者天之令是不知命也性者生之質是不知性也此自仲舒誤處至云性非教化不成即子思脩道謂教之意語云子以四教孟軻云教亦多術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孟皆不廢教仲舒之說未可盡非朱子不為分別而槩以鵲突議之非也

問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六

主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朱子此說何如

先生曰甯武愚處却寓知無一毫冒昧若冒昧向前只猝猝做將去與做壞了事的愚何別何以謂之愚不可及冒昧二字誤

問曰希哲云復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富貴壽夭之所由定也呂氏說何如

先生曰學先立志須從事學問變化氣質使本體無累氣象自是和平所謂裏正則表正也如何說且須理會氣象如何說氣象好百事自當況百事自當非

有學問者不能豈可謂氣象好時百事自當乎天下
焉有本實撥而枝葉茂者乎。信如呂氏之說初學不
察先後本末之序其弊不驚華絕根遺內飾外不止
至于貴賤壽夭有莫之爲而爲者非氣象所能定即
如曾閔在聖門學有源流氣象甚好何以終身不仕
伯牛以疾亡顏回以天喪皆命也安在氣象可定壽
天貴賤哉此又流俗姑布之見與荀子非相篇相悖
不待深辯而知其非者也

阿陸象山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
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
卷之四 答問錄 九

子未嘗學問長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
或未能盡察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
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陸氏此言何如

先生曰陸氏撰王安石祠記其中亦有一二曲護處
獨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要之陸氏自信雖堅萬
世公是公非有必不可掩者取象山原記細觀之乃
信某論非誣耳

問陸象山云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語如學而時習
之不知所謂習者何事又象山幼讀論語至有子
孝弟章便疑有子此言支離犯上作亂是極反事
一尋常人不可爲何可以之論孝弟此二說何如

先生曰有子孝弟章議論與聖人合非支離也畢竟

是象山少年見不到處。至如學而時習之一章皆孔
門教天下萬世之要知所學何事便知所習何事象
山離了學別覓習的工夫如何識得聖人語義且論
語中並無無頭柄說話恨象山未之深思耳

問朱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陸象山曰不是伏
幾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
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陸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陸氏謂智不是術其論自正但象山嘗言後
世謂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
然且如周禮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
卷之四 答問錄 三

其別皆六十四筮龜協從亦見于虞書必非僞說如
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文王蓋因其辭辭而加詳
以盡其變耳據此說則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明矣
而陸氏復言文王重之何也其說之後先不可知要
之一人之說自相矛盾學者安所折中以歸于是哉
某謂陸氏言伏羲畫八卦即從而重之此言尤近理
雖然即謂文王重之亦無不可後學但精求易理使
有益于身心國家天下可也

問陸象山與傳聖謨書其略云謂貧窶不能不為
累此非道也。尊食瓢飲不改其樂。肝見纓絕不以
為病者。道當如是也。耕歷山漁澤陶河濱。與夫
耕莘築嚴釣渭者。此所以餬其口也。夫子絕糧曾
子七日不火食。而匡生執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
之有哉。于路結纓。曾子易箒。乃在垂死而從容如
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問道乎。以聖
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與包詳道
書云。家閒聚指之衆。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
。貧窶又益其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
。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陸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象山謂士為貧累。不謂之問道。其教傳聖謨
是也。然觀其與包生書。又自言貧窶益甚。則是象山
不能不動念于貧。謂象山不為貧累。而能問道。某不

也。然觀其與包生書。又自言貧窶益甚。則是象山
不能不動念于貧。謂象山不為貧累。而能問道。某不

收信也。子路結纓。與曾子易箒。不同。須看他學問精
粗。疎密處。曾子平日三省。卒聞一貫。其易箒善終。寓
體受歸。全學問在內。子路死。孔慳之難。失身非義。來
路已差。雖垂死結纓。與從容就義者。相去遠甚。未可
與易箒同日語。象山同類而竝稱之。其析理未精。可
見矣。

問陸象山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泚道是
為善。所害。据象山此言。善果害心否。
先生曰。易曰。繼之者善。孟軻云。人性皆善。其稱大舜
曰善與人同。又云。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善豈害心

者哉。象山云。惡能害心。正論也。與仲尼攻惡脩厲之
說相符。至云善亦能害心。則未免流于邪說矣。此說
一倡。非獨誣善。且誣心。誤後學實甚。學者苟惑于象
山之言。將胥天下皆棄其善。皆以為善能害心。而其
究心同趨于惡。將謂聖賢立言著書。倦倦勉人為善
。皆成誕妄。如所謂人性皆善。是以性害心也。善與人
同。是與人同害也。豈可訓哉。

問陳止齋云。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違于是非也。
荀氏本不純一。愈愛其文。嘉其辯許。之以軻則不
足稱之。以雄則不敢。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不能斷
然。為之去取。此軻雄之問。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

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夫自孔子既沒。大道
湮廢。然卒以不泯者。繫誰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
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于正雄之法言
。議論端謹。溫溫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
所得。軻也。無愧于雄。雄也。無愧于軻。誠以其源流
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為者。愈乃附
名其中。以荀氏為主。盟邪。然其非一。二子而子思
孟軻之徒。略不暇顧。是不知所謂。投鼠忌器者。以
荀氏為知性命。邪。然其論人性。則以為惡。是不知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以荀氏能通于禮邪。然其
論禮。則以為侈。是不知禮之說也。惟其所學
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遊說于楚。死蘭陵。其後門
人李斯。之徒。卒借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
有不合于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
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于軻。雄之開押。何讓論之
不決也。陳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韓愈讀荀子。謂荀氏在軻雄之間者。竊嘗性

愈儕荀于軻。擬非其倫。陳氏駁荀宜也。雖謂愈議論猶豫可也。然軻之視雄。猶蟻九之于蘇合。美玉之于砧。天下後世所共見。而陳氏視雄軻若伯仲。然至云大道不泯。雄亦與有功焉。又云雄也無愧于軻。則是孔子之後。惟雄軻獨得其正。嗟乎。雄何人。斯敢與軻頡頏哉。法言雖有足觀。未可與七篇同日語。雄嘗自比孟軻。識者往往非之。陳氏謂其有論語風。又非也。夫雄空言欺世。襲取聖人之糟粕已耳。究其所得。去軻不啻天淵。陳氏絀荀阿雄。直舉雄繼孔孟之後。

世山文集 卷之四 答簡錄

以為有功于大道。其說視愈之儕。雄于軻。尤謬戾不可訓。然則陳氏但知愈說之猶豫。而不自知其非也。立言之難類如此。

問陳止齋云。楊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喜之。諸葛亮之自比管樂也。人皆與之。吾傷之。雄蓋自知其實之足以遠到亮。則不自知其實之足以大有為也。傷哉。亮之不聞施舍之可以為會子而止于亮也。陳氏論楊雄。諸葛亮果定論否。

先生曰。雄不自量。妄比孟軻。後世皆知其非。而陳氏獨喜。雄自知其足以遠到。非徒不知軻。抑亦不知雄。雄豈可與軻並哉。若夫孔明之于漢。功雖不竟。其才

德忠。可以大有為者。至今稱之。陳氏獨惜其止于亮。蓋徒以成敗論人。而不知後主之不能統一者。皆天命時勢使然。非孔明之過也。

問陳止齋云。莊子云。學者學所不能學。真知言哉。君子之學。由乎多能之塗。以期造乎無能之地。實吾力于未得之時。而化其所得于無所致力。實之後。施吾智于未知之初。而忘其所知于無所施。吾智之日微。聞見不足以致道。必將屏聞見而後已。微思慮不足以致道。必將冥思慮而後已。微仁義禮智不足以盡道。亦必將絕仁義退禮智而後已。所以累道者。日盡而吾之于道。皆性之安。皆天之固。爾而無有勉強決擇之偽。介乎其間。此道此心。兩忘俱化。智識不用。歸乎其天。嗚呼。其至矣。此夫子從心之地。顏子坐忘而未達一聞之境。庶吾是以有味于莊生之言也。陳氏此說何如。

世山文集 卷之四 答簡錄

先生曰。累道者人欲技能而已。非併聞見思慮仁義禮智而屏絕之也。學者由勉以至于安。固不可躐等無序。然其間勉強決擇。雖道與心未必兩忘俱化。亦用工置力。必不可少者。奈何。槩指其為偽。而謂求道之至者。必盡去之哉。且顏子坐忘。視孔子從心者。有開。陳氏並舉而言。以為智識不用。歸乎其天者之證。尤失衡量。蓋孔子可以謂之至。顏子不可遠。謂之至也。莊生學所不能學一句。亦有病。

問或言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六十二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故其

著述可為後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此說然否。

先生曰。後人不親見孔子。刪述豈可臆度。其必在六十二歲後乎。安知孔子刪詩定書。方其歷聘諸國。不隨事參稽。先有藁本。至歸魯始編次成書乎。則是孔子自四十至五十。未嘗無著述。未嘗不可為後世法。必云六十二歲以後。方著書。無年月日可考。皆俗儒迂論耳。況古人著書。不似今人撰造詞賦。積累成帙。苟能開道。雖觸物吐辭。因事立言。皆足傳世。著書亦何必專在暮年也。

口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三五

問 本朝馮氏挺曰。漢高。大。年。一。祠。尹。起。辛。謂。四。百年。命。厥。所。基。孰。知。秦。始。皇。初。拜。天。下。即。召。孔。子。為。文。通。君。復。拜。少。傅。豈。若。漢。高。遜。之。十。二。年。即。孔。騰。奉。嗣。之。封。實。啓。于。孔。鮒。之。文。通。則。孔。子。歿。而。知。尊。孔。子。者。始。皇。始。之。若。焚。書。坑。儒。暮。年。李。斯。輩。成。之。而。所。坑。本。方。士。言。神。德。扶。蘇。特。借。誦。法。孔。子。以。感動。之。耳。且。始。皇。豈。不。知。鮒。為。書。籍。主。卒。未。嘗。窮。治。而。必。出。之。則。焚。經。而。經。固。存。也。此。說。何。如。
先生曰。馮說悖理。馮煖。浙江。慈。谿。人。按。始。皇。三。十。四。年。議。燔。書。又。發。孔。子。冢。始。皇。蓋。孔。子。之。所。疾。也。焚。元。王。書。籍。雖。李。斯。輩。成。之。始。皇。實。先。倡。之。豈。可。專。歸。獄。斯。輩。而。謂。始。皇。無。罪。乎。況。始。皇。發。孔。子。冢。事。至。酷。鮒。孔。子。九。世。孫。始。皇。雖。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

皇。之。加。德。于。鮒。者。小。而。獲。罪。于。孔。子。者。甚。大。鮒。無。入。心。則。已。苟。有。人。心。天。下。豈。有。安。受。發。吾。先。冢。之。人。之。爵。而。不。隱。身。變。姓。以。避。之。者。哉。然。則。始。皇。發。孔。鮒。先。世。之。冢。而。封。鮒。以。爵。其。不。足。為。鮒。榮。而。為。孔。子。辱。也。明。甚。煖。獨。取。始。皇。之。封。鮒。以。為。孔。子。沒。而。能。尊。孔。子。者。始。皇。始。之。舍。其。大。罪。而。著。其。小。德。則。是。孔。子。之。所。惡。而。煖。之。所。好。也。豈。不。亦。拂。人。之。性。者。哉。

答問錄

芭山文集詩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貴池 吳應箕 劉城 評

旅詩

夢謁東坡居士

平居寡朋儔。東坡非我友。夢中往見之。出堂攜我手。
攜手何所云。什者遺八九。方我別東坡。卻步瞻門右。
學士蘇為誰。到今滿人口。夢中見東坡草堂。門右懸蘇學士額。傳說東坡狂僦屋亦無有不知此樓。運果是故居否。縱令非

芭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故居我亦欣。聚首但恨東坡。怪相逢。惜尊酒。

吳次尾曰。古樓似漢人。

劉伯宗曰。卽芭山與古人書之意。不是嚙語。

懷夏彛仲

今夕何所思。思君君已去。不恨道路長。恨君別我速。
假寐忽逢君。蒼茫與君語。未知君夢中。相逢竟何如。
方曼公曰。寓交道不古之感。辭旨隱然。

吳次尾曰。古詩遺音。非唐以後語。

秋浦舟中

江頭誰家翁。揖我問寒暄。我言遠遊子。束裝歸故園。
故園不可見。忽見異鄉人。各自叙疇昔。鄉語似潮翻。
此語荒瑣。明朝解纜去。流水空潺湲。

錢吉士曰。吳鄉情事如此。妙在無一語悲憤。

入山

何哉此樓遲。所向由來各。憫欲出山遊。夢魂勸予莫。
書卷聊自娛。濁醪時自酌。人生歎白頭。且極山中樂。
吳次尾曰。抱膝隆中。閒吟梁父。非諸葛本意。芭山

芭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豈長往不返者哉。人但知芭山樂。不知芭山憂。如
此。○夢魂勸莫。唐人未有奇甚。

黃鶴

幽樓託粉榆。子母長相暱。一朝翺雲端。四顧情淒惻。
道逢鸞鳥羣。笑我孤飛翼。我翼無遐征。可以逃矰弋。
袁臨侯曰。芭山累徵不赴。頗具遠識。因借黃鶴自
況。豈待色舉而後翔集哉。

賦得獨鶴凌雲去

我愛孤樓鶴。望之玉光瑾。長夜嗷然鳴。所傷非寒飢。

晨興朝會雲。聊以舒心神。龍登天驕無欲乃不醜。去去安所之。弋者空竚待。

吳次尾曰。芑山特借題見志。氣格矯然。纖塵不染。無一字蹈襲前人尤難。

夢與鬼語自警

何物拘我閭。鬢髮作人語。曰子都幽陰罰惡性。刀錯。

我云天道昭。魑魅空詞覩。君子懼人非。非不乞鬼怒。

鬼嘲無復言。令我中懷懷。男兒鑿伯高。慎勿盜虛譽。

劉伯宗曰。徒避鬼責。畢竟是良禍。學問到底無算。

荑山文集 卷之一 旅詩

王

地讀君子懼人二語如聞晨鐘。

感事

機槍鐵天天。飢餓電狼雨。箭崩劣。我佩含光光陸。

離含光古。神騰鬼。趨蛟龍。曠飢時。大嚼。臣頭渴時。

橫吞匈奴血。排關裂背。斷妖星。妖星墮地天盼昏。

吳次尾曰。雄憤悲壯。昔人所謂驚風雨泣鬼神此。

足以當之。

蕩子婦

昔楚今吳些。復欲妾來嫁。子空脚。謝終年。結繩門無。

樞終稍辟。纏身無襦。半床欹枕。餘瘦。軀石婦不見聲。誰呱一朝相見。驚相呼。容光黯淡。魂次且。簷前春色。呢清。盧今日心情似舊無。

吳次尾曰。臣子背國之恨。友朋棄子之感。皆寓於此。三百篇中隱比體。

聞劉士雲惡詔

石城沽酒醉江東。相看白眼氣長虹。狂歌數疊聲。辱。

夸千金祖。跳泉盧中客。遊四海。隨飄蓬。何年重謁杜。

司空。士雲先是客遊。曾謂其尊公同。丈夫少壯不立。

功自骨山高。與君同。嗟君。謔各。輕。氈。蕭。蕭。晝。愧。來。

悲風。

劉伯宗曰。末數語悲憤甚。雖為士雲惜。亦見浮。

不足恃。與卧龍。躍馬終黃土之句自別。

酬嚴子岸

我從山陰來。不見幽人廬。與子長相思。遺我夢中書。

青解四五行。情好與之俱。為歎白頭人。古道何榛蕪。

萬茂先曰。從酬答中發出感慨。何必著絕交論。

趙無聲集。雞鳴山待月。東同學諸子。

山中一尊酒。慰此風塵色。皓月眠我懷。皓非作清光
練如拭。今夜不盡歡。明朝分南北。舉杯呼月來。凌空
生羽翼。長歌亦已狂。此意誰能測。

侯廣成曰。別有託寄。苟無人若下士。大笑如蒼蠅
聲。芑山弗顧也。

南村園居成志賦

天地何處廬。菲椽我暫假。時春屋滿花。時秋葉盡
婦子聚歡娛。何必營廣廈。但願無追呼。終年得聊且。

搗香銘曰。大指與石壕吏春陵行同。子美次山
口說盡芑山含蓄不說盡。惟不說盡。想見古三

蘇生貽慳菴詩酬寄

我憐蘇生桓。字武子三年客長干。貽我以一上
龍與鸞。發而履視之。把翫生餘歡。紙借荷無馬
被綺流。武子僑居金陵。每向人言。惟慳能因窮。何為
空長歎。

萬茂先曰。規諷中寓忠告。慳能固窮。見芑山儉靜
得力處。非獨貽武子而已。○慳字本蘇子。囑因武

子自題慳菴。故如此。枯出非同杜撰。

客舍草鳴似蜚語。暗之

問子來。依我長夜何。淒鳴不愛南山隣。不驚塞上塵。

雍氏宿炎火。遊人斷飛輪。何如不平者。寂寞春江濱。

王季重曰。暗草即自暗。許多憂時苦心。却不說出。

當於古詩十九首求之。恨知希耳。

在昔篇哭楊汝開

在昔范陽道。與君裁片言。不謂素心人。古道補與敦。

同巢豈無侶。比翼惟鷓鴣。燕臺沸笑語。夜誦弄斐篇。

蘇生貽慳菴詩酬寄

汝開即維節。從子辛未春。坐中目餘子。平衡壁與琨。

維節成進士。梓非非室雅。同年重熙集。維節即舍汝。開論諸子。生平甚詳。竭來上

南雍。駿譽日騰。誰有友。覆君牘。俾我射後先。覽至六

七行疑君在我前。操觚與君戰。方期叶篋墳。君獨死

險隘。文成鞭昆侖。短刺投星署。脫粟進一殮。汝開歷

可同子集。哀一餐三拊。憚愴歎盈百。千君奄辭我去。

我思種煩冤。云胡倏乖離。款款訊重泉。道文苟不傳。

孰比金石堅。踞壽顏早夭。所賦良奇。偏悠悠。誰

何以慰君魂。

劉伯宗曰。汝開賴此以傳。芑山有哭。哀臨侯楊。部詩讀者皆泣下。惜逸不載。

喜兒就塾

培兒角卅年。出侍先王側。執卷自伊吾。端居忘日昃。

我往撫其面。勸兒須努力。兒起問阿父。牀頭書幾則。

答云書汗牛。不讀蠹魚蝕。讀書不適用。空言藜藿蟻。

書能療瘡癢。涉淵戒胥溺。兒曰父命之。庶幾古是式。

拳拳以書紳。寸陰良可惜。

吳次尾曰。視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更淵永蘊藉。

非獨訓兒。凡讀書者宜識此意。

無題

南山有孤鴻。攜雛簪以眺。故巢昔已隳。能一何能。

不忍戀枋榆。詎敢凌崧嶠。中雛奄雛羣。少雛匿叢。

長雛恣遐遊。驚翮避顛顛。顛惡木。豈無陰終當依鴉。

孤鴻去不歸。雙雛夜唳。嗷。緬思啄。菴情遙。通。涕盈。淵。

陳則梁曰。不堪多讀。彼人而射者。惡知是詩之。憫。

賣鬼行

所無。雖見搜神記。特借此形容。後人欺鬼貪錢。要。

賣鬼行

黎丘神姦。今昔聞矜。凶挾狡。旬。粉。礮。汝。凝。跨。躡。學。人。

語道達宗。生謹播屠。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語。

生給汝。嬉相顧。予。予。交。擔。向。宛。路。聊。茶。不。畏。畏。唾。餘。

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第二人。能簡閱百鬼之無道。

者。執以飼虎。帝乃立椽板於門。畫二人像。以禦鬼。見。

風俗通。定伯問中衢。阮瞻曰。奄暮。隱飛。飛光。視人。

鬼。隱飛。一名鬼車。一身九尾。晦。則。飛。鳴。能。汝。化。變。

人。人。室。收。人。魂。氣。詳。見。本。草。及。韓。詩。外。傳。時。人。

郎。越。踏。踏。鞭。鞭。蹄。縲。項。到。市。門。估。取。青。跌。千。五。百。語。曰。

南陽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宗岱強梁。與鬼鬪。鬼走。瞰之。禍云。構。

鬼。得。錢。千。五。百。宗。岱。強。梁。與。鬼。鬪。鬼。走。瞰。之。禍。云。構。

汝。潛。蹤。儵。騰。驟。買。者。得。羊。將。還。繫。咄。嗟。定。伯。何。矯。處。

主人亡羊。空棄錢。嬰兒道。傍拍掌笑。搜錢買鬼。爭飛。

涎。我。聞。鬼。姑。生。鬼。子。朝。生。暮。吞。鬼。半。死。有。鬼。母。一。產。

十鬼朝生之暮食之。今蒼梧。安得赤郭。盡吞汝曹。瘞。

有鬼姑。神是也。見述異記。南有人長七尺。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珠。

與姦。統。頭。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曰。赤。郭。一。名。

神異經。世間人鬼。無復紛爾。汝。

吳次尾曰。古賣國賣友者多矣。未聞有賣鬼者。人。

能賣鬼。姦倍於鬼。鬼為人賣。瘞甚於人。此皆事理。

所無。雖見搜神記。特借此形容。後人欺鬼貪錢。要。

非實事也。芑山胥鬼族癡茲而併戮之。天道孔昭。

百怪自滅。語語干城名教。豈齊諸同日語哉。

楊機部曰。非徒斥鬼却。諷刺後世人。而魅者雖竭。

盡機械。卒為姦宄所賣。此芑山寓言也。語云山鬼。

伎倆有限。老僧不聞不見無窮。由此推之。巧詐不。

如拙誠。一切角智鬪力。與癡鬼同何益哉。

馴犬詩 并序

世傳宋太宗愛馴犬。犬常在側。帝崩。犬哀嗥不食。

死。侍臣李至作歌紀事。予謂復族頗蕃。高辛時。

孤以討犬戎特著。秦襄公時。天狗下鹿堡。賊至則。

吠而護之。事誕不足信。它烏龍逆料奴拔智。韓盧。

善逐東郭兔。勇黃耳繫書抵吳。既得答。仍馳還洛。

信。自餘錄錄而已。未有感恩殉節如馴犬者。惜事。

瑣史軼不載。然戀主之誠。不可令湮沒失傳也。予。

忝史官。職在闡幽。故重作馴犬詩。

斗精族姓何連行。走趨掖庭羣跋踈。英狀狻猊競相。

逐。恣娛肆姐誰能馴。上章君侍采思謹。惟極恩微感。

重。盡心臆攀髯。嚼嗥豈市名之死。靡他照陵側。太宗。

君家自昔封槃弧。世稱狗。烏龍咋奴奴莫通。滅。

誅亂俠。且怪不開報。王曾捐軀阿紫歸。終仍憑魁。

稱阿紫歸。終白麟赤鳳未為瑞。李至歌有赤鳳白麟。

神獸能知來。白麟赤鳳未為瑞。李至歌有赤鳳白麟。

之句。維君殉節。史宜書。詩代董狐。崇君諡。

揭潛銘曰。一馴犬耳。芑山獨俛然。君之者尊之之。

辭也。犬不幸不齒。卿大夫之列。雖忠王殉節。史不。

得書。賴芑山是詩存。馴犬庶幾不朽哉。

金陵得家信

前路未可極。悠悠春樹斜。自憐歡事少。歸去亦天涯。

揭潛銘曰。合旅記讀之。乃知芑山出入銜恤。未易。

與隰膚者語。○聞袁臨侯先生繇侍御左官南大。

行。偶讀此詩。流涕竟日。雖詩能感人。亦見臨侯交。

情深切。休戚一體。視古羊左何如哉。

自遣

大音久陸沉。小技矜渥藉。兒遇何啻。曾年來學瘠。亞。

吳次尾曰。兒視一世。末句深自創。艾斂華就實。與。

忘情學草木者迥別。南庄卽事

我家南山南扶杖學粗野日日山中行相逢誰知者
劉伯宗曰天然去雕飾寫出寡和情態又不涉怨
尤此等詩必傳無疑世謂今人不及唐人非也

旅宿聞蟬

醉宿鸞湖畔○生○下○二○句○。蛙更却近牀○深○靜○却○波○。不知家路遠○疑○是○舊○池○塘○。
萬茂先曰唐絕中之最深者首用醉宿二字起下
四句語意相生尤渾無痕迹

書長安壁

何事不勝悲何地無車輪○只○二○句○括○盡○世○態○。人皆白眼回首各青鬚

旅詩

楊機部曰長安升沉盡此過王右丞酌酒與裴迪

遠甚○芭山改張謂題長安主人壁詩云世人結

交須黃金黃金雖多交不深誰能然諾暫相許

是悠悠行路心只換數字而交情險薄益見說到

黃金雖多交不深感憤倍甚廣絕交論一篇僅所

作此詩注疏芭山有改唐人詩一卷凡三十餘首

此特其一也

宿牛首

一路車塵赤下峰草色青
羈魂今夜總相倩到深林

袁臨侯曰幽適處惟身歷者自知芭山辛未入都
門過滁陽道中有出門數步欲迴車之句感時憤
俗意在言外入林不厭深豈自今日始哉

雪夜寓姑蘇顧園

江亭黯淡客心寒隱几沈思坐欲闌
剩有殘書三四卷夜深移向雪中看

劉伯宗曰寂寥難言笑說到移書向雪忘却黯
情況窮愁患難不可斯須去書如此

五木上人客陳眉公山中因寄

頑仙小隱在雲間○唱○公○名○繼○儒○華○。攜錫相從去不還
聞道山中多貴客禪心定處好偷閒

萬茂先曰寄山木却諷眉公使人不測

金陵東坡尸冢志

淮水潺潺沸管調○以○此○句○次○卷○五○。賈封侯聖朝若開金陵

遊宦題詩在壁頭

把酒銘曰士大夫謂金陵宦隱地遊飲唱酬漫不

事事故芭山詩以寓規然始終弗悟狂處堂之俗

而忘曲突之慮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

壬申歸自燕獨坐于舍有作

年少疎狂唱鷓鴣唐宜春鄭都官谷以鷓鴣詩長安著稱時傳鄭鷓鴣云見郡志

踏遍老菰蘆交情亦有千金贈衣櫛蕭然是故吾

吳次尾曰芑山生平恥受人一錢惠即受亦隨手

散盡家無長物篋滿圖書宜其言之慨以慷也

憶詩

斜倚征輶靜欲禪登臨題句立悃悃夜來對酒閒尋

覓記得中聯失後聯芑山自其詩以以此

陳則梁曰世鮮知芑山王詩予見其後先詩盈

芑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首尾散逸往往自焚去吳次尾劉伯宗錢吉士諸

人聞而惜之後世讀芑山旅詩若干首當益恨不

見逸詩耳

護竹 并序

甲申卜居葛川陵谷代遷烽燧四塞獨掩關著書

當戶竹竿數十箇少暇引觴竹下與竹笑語植援

蒙護感而有詩

三年閉戶絕埃塵種竹塔前伴此身有集和之乙酉至丁亥寓

不出者凡三年戊莫遣風來摧折盡兒孫還見舊時

春

陳則梁曰從一之義寓此永矢弗告其誰知之

次耳聾詩 并序

讀杜工部耳聾詩竊怪似初學語即事次韻恨不

質工部

今年裁四袞昨歲成一翁不恨鬢將白誰知耳自聾

孤吟羣嶺寂多笑萬情空搖落隨時序秋聲何處風

楊機部曰子美耳聾詩自鍾譚選入詩歸同聲附

和輒云後無嗣響此皆耳食之見賴芑山是詩

芑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之末二句淹遠蘊藉兼說出坐忘意不暇問聲

在樹間工部呼兒問朔風騃甚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我有傳浪樵不能中頭頰于無齊門竿何以貢娛悅

子嘗書前人句於六柳堂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去

去各徘徊行行兩愁絕傷心未可言夜聽江流咽

趙無聲曰哀以傷矣然胸中許多孤憤海飛山立

鬼哭神曉芑山尚有說不盡處

憩芮園草亭

山亭曠且奧。橋流東復西。風斜花骨媚。篔簹亂鳥聲。低
不酒人偏醉。非煙意欲迷。只憐歌舞後。草色自萋萋。
楊機部曰。就芘園諷刺主人。語語愴惻。不知者以
爲卽目咏景耳。園主貴陽孝廉也。

遊半天下。廣聲妓。侈遊宴。流輩往來如織。芑山獨

取之丙戌。父子竝躡膺仕。爲亂兵。市芑

園鞠爲茂草矣。傳云象以齒焚身。信然。結二句竟

成詩識。

山居

山文集 卷之一 旅詩 一五

迹跡在誰廬。摧墮意自如。呼童頻種草。卻客緩攤書。

山送晴嵐靜。泉咽梵語徐。終朝幽曠足。竹色滿庭虛。

趙退之曰。讀之使人靜。非芑山當日親歷。不能爲

一此語。

南譙暮春卽事

數年襍被客。他鄉又見流光過。短檠草睡不思春。老

大。桂林有睡草。見之則花。酣應憶日初。長白雲到眼。

魂。手。里。青。史。隨。身。影。半。淋。人。事。凄。涼。腸。欲。斷。狂。歌。何

處。濯。滄。浪。

吳次尾曰。草睡以靜。花酣以動。動靜以時。皆悟後
語。如偷閒學少佳。典與同便。墮學究。蹊逕不問而
知。爲宋人詩也。

始至葛川

京華劍佩遍塵封。躑躅山村傍晚松。社會千人徒擊

鼓。祠虛數載不聞鐘。厨邊汲井炊煙早。邊有井可汲

座上飛觥醉纈紅。庾信集云。醉丹竈。舊傳忘姓字。

葛仙煉丹於此。因名。桃花深處暫相從。謝文節。枋溪

葛川。姓氏不可考。

岳遺生曰。葛川風物。只數語寫盡。感慨在言外。

一。暫字有歸與之意。芑山甲申入葛川。戊子將母

還里。此詩卽其識也。

已丑春日書懷

天高野靜草平鋪。茅屋三間氣象殊。樹影參差疑

暎。溪聲斷續送伊吾。甌塵吹火勤燒筍。雨過攜鋤學

種蔬。桑梓依然風物異。春光還到故園無。

岳在三日有窮愁無聊之況。末句見芑山心期。天

不我將相視長涕而已。

讀宋史有感

長溪寒色夜蒼蒼。少帝蒙塵駕海航。百辟巖邊營壘在。不知何策共勤王。

陸筠川曰。黍離之感。凄然欲涕。末二句歸咎諸臣失策處。具見史氏筆法。

避亂大岡偶成

昔年萬里觀天瀨。此日孤臣只閉關。自歎長沙空痛哭。大岡深處即西山。

呂樸生曰。此芑山先生丑寓懷作也。先生後是。遂不復為詩。讀先生與兒生訣書及祈死文。可以

北山文集 卷之一 旅詩

知其志矣。悲夫。

結遼畢命歌 并序

林邑國有結遼鳥。俗稱泰吉了。能人語。瀘南人嘗畜之。一日夷酋購以錢三十萬。主人告以貧。將粥汝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中。遂不食。死于悲。其得死所。代作畢命歌以著之。

翻彼鷄鵲。產厥東夷。亦有寇雉。沙漠是隨。我匪伊。舍漢馬之女。牀丹穴。差池與期。命之不造。蓬茲百。貧豈汝鳩。死我斯飴。不能奮飛已矣。安悲齋志長逝。

知者其誰。

陸汝範曰。鳥亦有畢命歌。奇絕。同一死耳。李陵。璫蔡琰。無足齒數。即荆軻。彘政之死於倭。業玉。珠之死於私。皆非死所。後世嗤之。結遼之不。與集鷺之蹈節。同芑山代歌。情見乎辭。豈與庸人詠物。競雕繪哉。

旅詩

芭山文集制義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朱茂升

編

制義

道之以德 二句

進求乎德禮先自治而治人者也蓋不自治則道之齊之文至而實不至此德禮所以不容已與三代往矣其風俗人心至今猶令人想見者推所繇來蓋自○此○今○之○理○盡○此○省躬始雖其間治具明備一皆以誠然者予之盡儒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一

者學問之事而行聖王教化之法非可誣也後世競○治○效○必○推○本○原○問○才○不○能○入○難○窮為政刑治效止如是而且移咎于下以為必易民而治嗟乎其亦思所以變計乎班一代之典章不謂象魏皆迹也然而綜覈者難為理故古者立政重民訓而必本之皇極謂夫德不備不足以起化而政特緣此以壹其聽睹者也○有○難○之○言凍一王之法守不謂寬惠足尚也然而禁多者易為非故古者折刑言明允而必隆之敷教謂夫禮不飭不可以作則而刑僅弼此而弘其化誨者也審乎此而知道與齊之不專任政刑也

不得不進而求之德禮夙夜之祗勤不獨在萬幾而

寡嗜欲別邪正求仰答天降作君之意者非盡其民之象指也蓋繇微至著而一無庸忽則雖彝藻服象皆可通人主在躬之清明當是時宗伯司徒未嘗廢○不○株○倒○政○刑○極○是○迎戒而懋昭明德率以尊親要不敢僅曰此政也云爾王制之修明初不止數端而辨上下察諸俗欲共循人道經曲之宜者非槩繩民之越踰也蓋自內達外而無之弗謹則凡幽雅蠟索莫不寓朝廷制作之精微當是時捷記郊遂亦自有條科而禮教式昭慎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二

言流殛要不敢僅曰此刑也云爾無矯衆拂俗之行而第還其各正則見夫話言獄訟當季世而多紛更者在盛朝則暇甚也道與齊略之而反以詳不煩設師長讀法之文而已足得祖宗惇大之遺而深戒其苟且則見夫張弛寬猛勤修事而不勝繁促者至脩意則裕如也德與禮本得而未自舉雖盡棄刑名法術之學而有餘審如是人情生下從容而風俗成于漸漬雖三代可復民豈有不嚮化者哉而不然者上不自治而治民不能使民自為治之心迫于我治民

之心日蔽。故焉勝之。以政刑此亂之所繇生也。抑民
匪無良。古風愆之后。立于上。棄典滅性。王道寢微。而
孟氏性善二字從此看出
其下。猶有懷文刺譏。思有大制之者。以是知人性
結法老
不可泯也。上慎其感。而下不丕。應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

醜釀史事。皆有體據。不作德禮膚語。自評

吳次尾曰。深于經術。無一字墮蹊徑。逐段游濠古
法出入謨詰。括帖中何以得此。

子貢問君子 一節

學君子而獲其心。雖合行于言可也。夫謂行宜詳而
言宜略。未能合行于其言耳。君子明乎先後之閒。豈
庸有詳略乎。學者不思所以置身則已。苟思所以置
其身。未有中處于醇疵。言與行兩無據。自以為進不
何法附所自道
得為修士。退亦不流于浮夸。如是而可以遂止者也。
夫如是而不可以止。則淑身明道之事。其不宜貿然
而迷所嚮可知已。子貢以言語著至是而問君子若
不略言句
何。憚憚恐其不合道而慎從事焉者。此其立志甚正而

其為功有待也。子告之曰。君子者人之克盡而非僅
得全于天。天嘗與人以君子之實。聖德王功。不難循
漸而至。而人無以副乎天。或棄實取華。固有求為君
子而不盡者。君子之所甚懼也。君子者。性之夙裕。而
尤必駸進于學。學能益人以君子之文。禮樂文章。皆
繇積厚而發。而性無以輔乎學。或因文消質。又有學
為君子而日非者。君子之所深恫也。然則言行之際。
不可不致謹也。有士于此。飾其行而莫言有足聽。其
言合其行。雖也有假竊之勞。而無懋勤之樂。其獎為

然則略其言而謂行不容忽其行似其言非也失條
辭之指而亦非居業之正其流為曲學若是者皆無
與于君子之道也君子審乎此而知言可略也行其
言而言不可略也行不可忽也行其言而行愈不可
忽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古尺亦既往矣其
行事可見者往往詳于紀載之閒後人得以深思而
求其至夫言豈盡浮說哉行與言合而精微在其中
君子惟行其言之為無數也所以出而有為則底定
繫其一言而嘉謨以顯退而稽古則論述俟之百世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五

而絕學以明蓋動靜不失其踐履之素求之行而行
固在即求之而行亦無不在也其斷于後先者確
也時勢難逆睹矣其籌畫先定者居恒創為不易之
論異日皆可次第而見諸行夫言豈與行不相及哉
言求可行而事功出其中君子惟行其言之為不苟
也所以事任方膺而立談數語已洞悉朝野之機宜
成功既告而勤在典章九足資臣民之炯戒蓋語默
不忘其立誠之志不獨行有補于天下後世即言亦
非無補于天下後世也其養于先後者深也故夫有

六〇 經是也即謂之子百〇家亦有之在續者復其意耳

得于君子者不專就行問準式可也靜思君子心術
之所存舉要可以該博即生平覃精立言而其閒得
失自攷因寡尤而可以得寡悔之理昔之人幽居默
處無所舉事而行己大閑質之君子而可無愧而非
然者學無原本終日衡量言行而孰重之孰輕之亦
何益哉抑有得于言行者即不就君子問程度可也
推求日用應感之微反躬可以自悟雖一室勤脩履
行而其中從改不誤有時見小人而儼然君子之師
昔之人讀書懷古期于至善而不襲其事至與君子
異世而同符而非然者中無所得終日奉君子而或
步之或趨之豈有合哉國家崇考言詢事之法欲執
行以券言而君子畏其卒必慎厥初先之而惟恐或
後者知靜言庸違不可以適用也儒者服多識蓄德
之訓恒假言以策行而君子見其合不見其分行之
而不遺乎言者明議論躬行初非有二致也知此則
賜欲從事君子之道不必略言而詳行矣噫此即願
行願言之學也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六

不貪發君子力行語語望子貢刊去浮華向君子

實地做工夫。如此才與敏事慎言。敏行。取
通行等題有別。自評

劉伯宗曰。如此講行其言三字。先後二字。語意自
出。看後從二字。尤見特解。方合聖門誘教諸子宗
指。從來浮庸駢麗之習。艾除殆盡。此題惟也。山此
文必傳。它家所未及。

并子與之粟

繼富

私所與于友。聖人若防其微焉。夫與一私。則凡與皆
私。繼富之失。可不取衷。君子哉。且吾儒日用之行。往
往通于出處之大。非獨取不可苟。與亦不可輕。蓋自
其居恒已辨。未有矜小德而傷大義者。如并子之以
五秉私赤。失豈獨五秉哉。處而執是心。朋友亟欲明
先王任卹之意。雖膚髮可捐出而移。是心阿世。苟
遂人主貧寡之私。卽聚斂勿惜。夫子曰。求好施。若是
必將有不宜與而與者。必將有急所緩。緩所急者。悔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八

然舉君子之周急不繼富示之。豈僅謂赤不可繼哉。
豈僅謂求不可私赤哉。從來予人以利。不若予人以
義之為大。則不潔雖人所遞受。而在已亦微分心術。
清濁之端。吾輕與而市之人。輕取而攘之。為尤甚。則
一與卽不至傷廉。而後此必釀成世道淫奢之漸。它
日求為季氏宰。置公家之急。而繼私門之富。非為附
益而不知止者。視五秉何以異哉。蓋入不尊。夫子之
權衡。安以其粟與友博。里閭行德之譽。故出不粟。君
子之教。令更倍其粟。與主長盜臣竊國之風。凡皆不

知與之權耳。說者謂求也推是心以足民不亦可乎。君子曰與傷惠非王道也。況瘠小民而肥強臣哉。

陳雲怡曰昵友阿世從君求一人驗之遂為確證。然就世情物理推之亦無不然者因取與明出處。

此爾公自道其所學也學問從自身體認惟予爾公而已視世之講學人何如哉。

何玄子曰觀人于其所忽爾公居金陵十餘年其于交遊取與之際兢兢無絲髮差誤者蓋亦素所挾持然耳讀此文益信其立身不苟與立言不苟。

龍岡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九

一也。

沈耕巖曰堅勁深峻皆用史法懸諸國門不能增減一字此等文必傳無疑。

回也其心 一節

聖人欲還仁于心而各為之窺其候焉夫心一仁耳。回何以獨不違也餘可日月至已乎且學問深淺之

介往往懸絕而不相及者此皆後天事也必先從心求之夫心不失其初然後貞于一而不渝第各以心

相證合與離有毫不容昧者如及門之從事于仁也。豈一日也哉正慮其不能自見其心耳仁于心為往

復之區惟其心一無所有而仁樂與之居至日相棲息見以為吾心也而仁已在是然心與仁有乘除之

龍岡文集 卷之一 制義

十

際或共心別有所之而仁卒與之睽即頃焉來復見以為吾仁也而心又不在是若回也吾嘗微窺其心

似乎境處其澹而勿之擾也所不自厭者仁而已任得失悲愉之相禪回心何涉焉非回也而孰能恬然

于仁也似乎時瀕其窮而莫為累也所常相生者仁而已即進退存亡之殊局回心奚憾焉非回也而孰

能悠然于仁也意回殆三月不違仁者邪自回而夫誰謂其有異仁夫誰謂其有異心然而其心與仁

之相遇仁與心之不能不違一何其朴有可守而

此。華。也。智。慮。難。而。心。不。能。恒。靜。則。求。其。與。仁。相。涵。也。幾。幾。乎。未。可。測。也。又。何。其。天。無。可。加。而。益。以。人。也。事。類。繁。而。心。不。能。善。動。則。求。其。與。仁。相。推。盪。也。恍。恍。乎。若。有。失。也。吾。竟。謂。其。不。違。不。得。也。吾。竟。謂。其。違。不。得。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仁。之。至。于。其。心。也。居。萬。象。剥。落。之。候。而。心。躍。然。其。自。返。生。而。不。滅。者。仁。也。心。之。至。于。其。仁。也。在。馳。騫。極。倦。之。時。而。仁。忽。逢。其。固。然。出。而。旋。入。者。心。境。也。通。乎。晝。夜。之。道。則。仁。終。不。由。之。而。荒。盡。復。見。天。地。之。心。則。仁。一。日。用。力。而。亦。足。其。不。遺。然。求。歸。宿。于。仁。者。吾。不。知。其。何。心。夫。其。餘。者。亦。安。能。自。已。乎。

姜燕及曰。澹永幽恬。清淳淹遠。非厚養不辦。○未
 路竟不著相。高識。

此辛未南雍講院內課作也。燕及先生獨拔冠六
 館諸生。諸生耳食。皆曰姜大司成所賞鑒。文必佳
 然卒不知此文之佳。卒不知姜先生何以稱此文
 之佳。此題坊刻艾千子亦有作篇中雙砌回生平
 事行極贊回不違仁。而于其餘則一筆抹殺。厚養

上句略去下句。便似聖人借及門專形容顏子。在
 慈棄諸子不屑誘教之意。誣聖人實甚。千子文
 裏刻入今文辨特刪。詳加乙注。天下乃始知千子
 此文之非。而千子亦辭此自知其非也。文以切理
 合經為至。予文得力處。全在重看其心二字。不
 羅仁字。又不略去其餘一句。聖門講學設教之道。
 備見其中。若徒以時文聲談求之。則此文誠無
 取存以俟知者而已。自評

知者不惑 一節

德成者無物累遇其人可以觀治焉甚矣惑愛懼之

亂天下獨不得知仁勇者治之耳此所以深思其人

而願見之與天所無而欲有之人所難而欲易之聖

賢不概以責天下若夫我所受于天以之應物御變

皆能見其有餘而學者終其身退居于不足至與人

之所難天之所無者同病如是而妄以知仁勇為絕

德也君子謂之誣今夫物與事之雜陳于前也無以

制之則不見理而止見事物明者可使幽安者可使

危仲者可使誦雖名為儒者之學術實則託于空虛

而不適用有以制之則見物與事而即見理幽者以

之明危者以之安誦者以之伸有時出入萬物之險

阻皆使之各得其所而不相害是故患莫大于惑而

憂與懼因之世固有暱于近習蔽于頑讒父無故慘

其子而見以為大義賊親臣無故放其君而見以為

反經行權被服先代之遺文泥古訓而流于名法鈞

求機祥之小數倡邪說而趨于隱怪至于謀一家一

身而不獲則當窮愁悲憤而談其咎于天見王公太

人而色變則遇誹謗危困而喪其守于人惑愛懼之

亂天下類如此而惟知仁勇則否具精義入神之識

而後當名辨物以協于幽贊夫知本無惑知者適如

其無惑而止是以古之人觀變于陰陽神物前民而

脩悖之宜以顯審端于運數制作代更而禮樂之化

以明非不惑而能若是歟得視履考祥之正而後利

用安身以幾于齊遇夫仁本無憂仁者適還其無憂

而止是以古之人蒙大難而利艱貞恒之死靡它而

俯仰無愆于君父憫時變而傷民瘼猶絃歌弗輟而

朝夕諷咏于先王非不愛而能若是歟亦惟有致命

遂志之學而後履危蹈險以獨立而不移夫勇本無

懼勇者適全其無懼而止是以古之人納麓既試初

不迷于烈風雷雨而識者即以窺神武之放厥流言

驟至但致戒于缺斨破斧而後世猶遐想秦烏之雍

容非不懼而能若是歟故以之治身則明通公溥立

其極而德全于無我者見窮理盡性之原以之治世

則仁義忠孝明其歸而道成于有用者備作君作師

之範雖然惑憂懼者衆矣而知仁勇不少概見宜天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圭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古

其可得而治也。欲進而與知仁勇繫德量功。其尚求詳于學也哉。

吳次尾曰：于此中見內聖外王之學，析理甚精。故

極陳往驗，而于題義不隔一絲。

劉伯宗曰：龍臥虎跳，風起雲蒸，將相之氣，舒為大

文。予嘗與錢吉士論吾黨人材，至爾公。吉士曰：

此真所謂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地

者。醇儒根抵，惟爾公有之。予謂吉士知言，人有不

為而後，可以有為。爾公見明守定，養粹氣充正，合

世道集卷之一 制表

七

人中智仁勇者也。出而用世，其于治平也何有。此

文大放厥辭，自為寫照。

子言衛靈公 全

衛失存國之道，非亂臣所能治也。甚矣國苟無道，不

喪猶喪耳。豈祝鮀諸臣可效能哉！曰：奚其喪必喪之

辭也。且與治同道罔不治，與亂同道鮮不亡。三代以

來，亡國之君不一，而禍敗較若合符。至有祖宗明聖

不能庇及其孫子者，從道吉而反道凶。古今天人不

易之理也。衛有靈公，蓋自絕于道而喪其國者也。君

臣父子夫婦之閒，無往非慚德，即無往非亡。徵雖

然，主墮宗廟，修好四鄰，日譚武臣而訓討之，豈能永

世勿替哉。夫子俯仰衛事，弔其國而愍其亡，無道一

六

慨蓋已括喪國情形而危言之如是，而猶疑其不喪

則無論祝鮀諸臣巧佞取容，不能撥亂反治，而試念

怨恫在天，豈祝詞可以慰先公，擊孽在宮，豈空恭可

以縻賓旅，而且省躬不能無咎，黷武正以興戎，豈亂

卒可以衛疆圉，令一旦玉帛化為戎馬，廟貌易而丘

墟，彼三臣者能僂力圖存，少緩須臾之亡哉。向令公

當日知人善任，使遽愛史緡克襄三事，以被無道，則

衛可大治。顧日今三子負乘其閒，據尊位而耗國靈

衛可大治。顧日今三子負乘其閒，據尊位而耗國靈

安在循祀不亡。如謂衛賴三子不亡。則彌瑕固衛功臣也。後世人主雖築結其性幽厲。其行區區。擇一二智勇之臣。視祭享典兵戎足滋大其世。而胡覆敗相尋。千古一轍。哉。子語康子曰。奚其喪。蓋激辭也。蓋以爲如是而惡得不喪。云爾。不然。靈公哲能知人。三臣才堪禦亂功。豈出盛代明良下哉。

深識篤論。雖括帖所無。皆孔子意中語。○文勢如鐵馬金戈。龍翔虎跳。無一字涉靡曼。踐逕。自評

周勒自曰。古微文也。偶以制義行之。可以驚風雨。

卷之一 制義

七

泣鬼神。

聖賢論事。只是據理。其有不應者。幸不幸異耳。也。山此作正是此意。若以國論。則靈公在位最久。又保首領以沒。孔子所稱奚喪。安知非賴三臣之力。要之不喪亦喪。終非長世保國之道。後世人主無泥孔子之言。徒藉人而滋爲無道可也。弟卓卷

夫子欲寡能也

衛大夫省躬之意。使者窺其深焉。夫以伯玉而求寡過。伯玉自有伯玉之過也。欲寡未能。質言之。非飾言之者也。若曰。友誼之薄也。有酬酢而無切偲。益每不勝其損。而德業之疎也。去黽勉而就逸豫。瑜恒不勝其瑕。有識者蓋痛之久矣。夫子何爲之問。意者考德程業。思古交道之盛乎。雖然。吾儕承使命耳。初不知是使者口語人略我詳夫子之何以自淑也。學問深廣而難言。衾影質對之。地夫子自知之而已。欲旁觀擬議而有所不及。然閒

卷之一 制義

八

嘗竊窺夫子之所以自勉也。志慮兢謹而匪懈。視履

考祥之訓。夫子聞之孰矣。雖爾室莫覲。而儼若神明。淡語軒折題情曲盡

則見夫子嘗以爲過不易寡。亦既怒乎如有失。而不敢聽其日蹈于過也。則見夫子嘗欲自寡其過。非不毅然有以自克。而猶恐未能遽底于無過也。治亂恒變之。殊遭其得以行。夫子之志者。蓋鮮矣。然而道

有其至正。不敢以少忽也。一不慎而進。未必靖共于兩位。退無以釋憾于群工。皆過也。未可誘咎氣化而樂謂禮義之罔愆也。意夫子于出處之際。所踴躍而

未即安者其梗概當如是爾邪正在直之雜進其相

與成夫子之行者抑難矣然而事專于致主不敢以

自亢也無道以處此而或卑論以諧俗失之隨矯節

以驚衆失之激皆過也未可苛求敗類而自謂柔嘉

之維則也意夫子于交際之微所祇懼而期免戾者

其積素當如此爾故當其時譽夫子者有之矣譽者

咸謂夫子之聲聞在鄰國也何過之有而夫子則

而思曰過不隱于毀我之人而往往匿于譽我之人

夫譽者日至則我見譽而不見過過日與我蔓延而

弗能去也此負疚之甚者也當其時非獨譽夫子也

信夫子者亦有之矣信者咸謂夫子之居身有恒度

也何過之有而夫子則反而求曰過雖幸免于人

信已而往往成于己之自信夫自信苟深則我知信

而不知過過日與信相掩覆而莫之知也此自欺之

尤甚者也然則處夫子之地無之而非過端原夫子

之心焉往而不內訟其過之所以為過也不得而詳

也而其欲寡過之心若是其凜凜者可類推也其欲

寡過而能也不得而悉也而其欲寡而未能之心

是

是其皇皇者亦可類推也嗟乎使者可謂知伯玉矣

抑攻當時晏嬰獻子子產叔向諸人或以節儉忠智

見或以慈惠博物稱君子曰皆不能寡過若瑗者忠

孝聞于內主寬直信于諸侯其于過蓋庶幾寡矣正

使者所述如此夫乃愈知寡過之難也古聖王改過

不吝未聞自謂無過者而況伯玉乎況後之學者乎

故惟知非而後可以寡過伯玉可師也

少時讀鄧文潔此題文語同學曰文自是大家

步嫌其略去夫子二字無一句切伯玉時地假令

孔子使者移此語以對伯玉亦可即它使汎用此

言以答問者亦可去伯玉何啻霄壤文潔生平所

為文可傳者非乏而此文實非極境文潔有知當

不謬予言及見艾千子文定選本深贊文潔此文

心竊非之因出此篇示四方及門諸子予文不足

存存中二比以見後先諸家汎講寡過皆不細心

認題耳 自評

吳次尾曰文以切伯玉為工矣要于自身無得而

能切伯玉者無有通篇皆搔著自己痛癢即其文

能

卷之一 制義

九

卷之一 制義

十

勢亦見經史貫通氣象。

楊維斗曰。同題渺忽之間。深言學問之事。可謂微

若息。細于髮矣。它人即欲貼切伯玉。便連綴左國

滿紙故事。能如此包涵萬象。變化不測。否。周情孔

思。珠光玉潔。吾無閒然。

前言戲之 一句

止論補未註未及。

慮學道之說不明于世。因抑前言以著教焉。蓋聖人

之非戲。易知也。而必自明其為戲者。欲共知學道之

不容已耳。二三子可忽乎哉。聖人之教人也。視行與

言一也。無行而不軌于道之正。則無言不以本于學

之正。一不慎而令曲說得伺閒而入。此聖人之所大

懼也。審如是而謂言可戲。非聖人意也。即如夫子生

刀之喻。蓋借偃道大。而用小。非槩謂治不用道也。豈

誠失之戲哉。獨恐二三子不深求發言之意。以為

道可以不學。不學道可以治。其弊不流于刑名功利

不止。于是復正告之曰。嗟乎。二三子。抑思予前言之

是邪。否邪。謂偃今日之言。非即予昔者之言。則是疑

偃也。然謂予前者之言。非即偃今者之言。則是疑予

也。夫是者之不可以為非。猶戲者之不可以為是也。

是故偃之言。初無可疑也。其斷然出于。是者。固自有

較然不易者在也。即予前言似不能無疑也。其儂然

近于戲者。或更有悠然可思者在也。道何之而不可

用。凡及予門而講肄之者。皆欲其用之。非欲其置之。

也。夫不欲其置之者。情之至也。不欲其置而一旦以爲可以姑置。豈情也哉。言有溢情而若不近情者。此類是也。雖謂之戲可也。學惡往而非道。凡抱吾道而設施之者。非僅欲共聞之。實欲其共見之也。夫實欲其見之者。理之嘗也。欲其共見而一旦以爲不必共見。豈理也哉。言有深理而不可訓者。此類是也。不謂之戲不可也。凡人當喜極之際。欲莊語而有所服。予也。絃歌在耳。如置身三代之世。則喜甚也。方是時。尚服莊語。歟。雖意中之言。言不足以盡意。不如是。

世山文集卷之一

三

戲而言之意不暢也。向使予而莊語及之。則亦猶予昔者之與偃言也。其能少損益也哉。生平服先王之訓。雖寓言而不失其正。予也。莞爾情深。不圖絃歌之至于斯。聊寓言耳。推其志。豈遂忘往訓歟。未嘗無言外之意。意不能以盡言。卽如是戲而戲之意。尤深且遠也。向使予舉往訓而忘之。則亦竟不謂偃言之爲是也。其敢自誕放也哉。天下甚大而獨此一隅之絃誦。微見中和。不可謂非參差不平之事。則均是道也。見以爲施之此而有餘者。施諸彼而或不足。然正

終願二三子之但見其平也。無彼我一也。治術多端而惟此至道之漸被。可以永世。苟欲繩以嚴威難近之法。則均是學道之人也。見以爲求之寬而寡效者。濟以猛而或有成。然予終願二三子之仍守其正也。無寬猛一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其熟思之。抑聖無非教。罕言有之。無言其至也。不聞以戲。卽戲僅善於不虐云爾。惡得與滑稽並稱。或曰戲亦有道。夾谷微服也。兩觀也。衆駭且怪。聖人則嬉笑舞蹈而已。也者。蓋神明變化之謂也。不則視膠柱之瑟。何異。雖

世山文集卷之一

三

然後世謂史佚以天子無戲言。迫成王剪桐以封唐叔。此又泥不戲之說而誤焉者也。前言原不差。特恐二三子不達其旨。誤看焉。用二字。姑抑前言發明學道大義耳。此亦見聖人教二三子詳曲處。講戲字宜含蓄。不宜痛自貶駁。若果說前言爲不經。爲大謬。則是聖人生平有違心之事。有不合道之言。非惟失却當日語意。亦甚非聖人地步矣。此題金正希有作。艾千子選入歸金合刻中。與鄙見不合。正希篇中如丘戲于口。二三子

將戲于官。異時以道德為戲。以人國為戲。予戲漫甚。予戲贊甚等語。皆不見題中神面。予故出是作正之。自評

吳次尾曰。偶閱吳文中武東九曲卷。及屢氣樓臺圖。而爾公此文適至。三復之。其筆勢頗相似。然畫者似別有粉本。此文則留粉本于人。但恨世更無臨摹好手耳。今日可謂至樂。至于文之深秀奇宕。爾公不自知。即吳子亦不得而盡形容之也。

錢吉士曰。古氣拂鬱。排蕩天矯。殆疑于龍。爾公口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三十一

無戲言。動成萬則。端方深厚。九牧共推。故其見理舒辭。無一佻論如此。

邢君之妻 一節

詳所稱之序。所以正邦也。夫為邦君之妻。則稱必從君。從君而稱之。而可以正告邦之人。與異邦之人。邦可以治矣。先王制禮。有以義起者。事主於一。而及之也。眾尊卑貴賤之閒。自內而之乎外。自近而之乎遠。三代後。作史者。所不及。帝王之統紀。古今之名實。皆受裁于此。而後世卒業之能加。即如邦君之妻。其所稱若是其詳重者何也。吾觀夫治之定也。名分居其正。而亂之生也。言語以為階。故古者官氏名字之誌策書。赴告之文。屬事于

其職繁職于其人。必斤斤乎不敢踰。而況乎人道之至大風教之攸先。先王厚其別。而使之遠于君。以明

其際而後同也。又為之配其位。而使之從乎君。以防其旋而易戰也。邦君之不可無妻。猶之邦之不可無

君。于是正位乎其外。必求其正位乎內者。而後祖宗之福饗。民人之休嘉。妻亦與有功焉耳。妻處卑而君

不得卑之推之。則君不有其臣。大臣不有其庶官。邦不可治也。君稱之曰夫人。此求助之義也。然則夫人

將稱曰。夫人可。敬曰。邦君之不敢卑夫人。君道也。

而夫人之不敢以自卑其君婦順也。古之明王不以賢能加于臣子，不以功實加于國人，敬其君而自夷于孤寡不穀，若不欲上人者，不敢以邦予雄也。夫人自稱曰小童，亦如其君已耳。此教讓之義也。然則邦入卽不嚴，邦君之妻抑其夫人以遜，邦人可歟？曰：邦人之視君猶父，則邦人之視君之妻猶母也。其稱曰君夫人，固也。稱夫人而繫之君，何歟？曰：以尊邦君也。託於君而稱夫人，明邦之威福不以予夫人也。此扶邦之義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其稱諸異邦也。以君

禮記卷之十一

七

臨之而自夫人焉，可歟？曰：邦人之隸吾土者，吾子也。至異邦則賓禮處之，其邦之君與吾君齒也。君不得亢而夫人亢，則內擅其寵而隣啓其疆，非所以保邦也。對異邦而稱寡小君，猶對君而稱小童云爾。此修睦之義也。夫遜於異邦而不稱夫人，則怨異邦人而不使稱君夫人，亦可歟？曰：君一也，君與君之妻一也。邦異而稱異，則是玩君夫人也。玩君夫人而因以玩君，則是邦與邦效尤而罔上竊國之禍，將自是而起。異邦人亦稱之曰君夫人，以定衆志，以絕亂萌，此又

謹微之義也。且夫人之獲遂其稱而無抑辭，與邦之人異邦之人均有顯稱焉者，此以知其無攸遂也。春秋之間，凡爲夫人者，或傷于淫，或傷于嬖，則國人必議之，何也不如是，不可以和衆也。抑邦君之于妻，使邦之人與異邦之人美其稱而罔有異辭焉者，以此知其能刑家也。春秋之閒，凡爲邦君者，或以權授，或以色升，則簡冊謹書之，何也不如是，不足以訓嗣也。君子觀乎稱謂之閒，而瞿瞿然思也。臣稱君則失主，君稱稱則失繼，嬖稱嬖則失稱，而泥小人稱君子，夷狄稱中國，邦之治也。何日之有嗟乎！明天子貞度以肅萬邦，而王后從之，則邦君與邦君之妻從之，關雎作而鵲巢應，稱以也夫。

禮記卷之十一

八

往予闕王公，整周公思兼此題作，頗疑其庸。一日濡筆成此文，出示四方友人，知者雖希，然予獨自信此文能發二公所未發。後世通經服古之士，豈無有知此文者哉。自評。吳默之曰：比事連類，稱情屬義，公毅之畏友。方書田曰：開闢變化，游于自然，關鎖鈞連，曲盡其

妙此一人大著作手。○爾公砥行績學海內共
此文歷落縱橫無意摹古而無一句一字不古。
姜燕及先生為予稱說不置也。
讀此益知孔子正名之論非迂。此文從此看出
有作者弗可及已。弟卓卷

所求乎子 二段

聖人求道於子臣而其反求益切矣蓋不實求于與
臣之道亦烏知其未能至此哉此聖人所以潔自惕
與意若曰道之在人者惟盡倫為至而語其大則自
君父始丘也內顧不能無歉于君子焉何則尊親之
誼古今不能異非違道甚遠皆可以之治人然忠孝
之訓儒者所習聞雖夫婦與能當求盡其在我即如
丘之為人子也誠不知于道何如而丘嘗自度之人
惟不求子之為子則以為如是事父焉足矣求而後

卷之一

三

知事父之難也所求乎子非必無瞻依明發之懷冀
曲體乎父之子我而要之有他轉折處事父有所以事之道父即
不疑其不子而子所自盡于父能反躬無關與古之
人子存亡順逆因乎時而孺慕不忍易繼志述事使
乎義而錫類大其光度亦事父之道當如是而丘若
有怒乎難自安者居恒與子言孝亦思無忝所生而
孰意其不能無憾于事父也哉抑丘之為人臣也誠
不知于道何如而丘嘗自思之人惟不求臣之為臣
則以為如是事君焉足矣求而後知事君之難也所

求于臣。非不明。翰躬盡瘁之誼。冀克副乎君之臣。我而夏之事。君有所以事之道。君即不疑其不臣。而臣所自盡于君。能退食無愧。數古之人。臣疑諂聽之人。而頑庸承手于四國。舉貞隨所遇。而明聖堅戴于一人。度亦事君之道。不得不如是。而丘若有凜乎莫敢寧者。居恒與臣言。忠亦思夙夜匪懈。而執意其不能無憾于事君也。哉。吁。道不遠人。丘將終身焉而已。

此文另一格。蓋以高簡勝奇。宥不屑與時輩伍者。或疑其才盡。非也。自評

卷之一 制義

三

周巢軒曰。看求字與註異。二大比無一句不轉。無一轉不工。想見作者至性。

余闕公曰。二大比不難。難在每股中縈迴透迤。具十洲三島之勝。人知其簡。未有能知其奇者也。

無恒產而為能

心惟士而後能恒。當為非士者慮也。甚矣恒產為恒心地也。無其產而有其心。非士不能。可概以士望天下哉。國家初制立法。不宜繩人以必然之理。而求無拂乎同然之情。同然者。治之所從出也。因其同然而經畫之。則國可以治。若夫奪其情之所適。而責以理之所難。必盡天下皆明理。而後可盡天下。而皆明理。必盡天下皆滅情。而後可彼先王亦奚庸汲汲制產為哉。蓋嘗思之。君而欲發政施仁。恒產必不可無者。

卷之一 制義

三

也就不可無之中。而設為可以無之地。執可以無之說。而求其可以無之人。意者其惟士乎。惟厚生可與言正德。往訓著之矣。士秉德在躬。固也。試使之捐廩。生以懋爾德。愚者必不信。苟不能捐。生則士有所養。于物亦其勢也。雖取之而不為貪。也不粒民。不可以陳嘗振古如斯矣。士不屑謀生。固也。試使之舍衣食而談嘗道。至聖有不能苟。不能不衣食。則士有所須。于世亦其分也。非卻之而後為廉也。是故有恒產。不害其為士。則無恒產。難乎其為士。可知也。無恒產難。

乎其為士則無恒產而責其有恒心危乎其為心也
知也嗟乎士將何以處此哉意士必有所自恃焉非
猶夫無策而坐困者也居恒講求帝王之大略足以
待用矣幸而時可為則充一官贍一族蓋亦無難者
即不然而終身困約乎謹身節用之道雖危而能存
迫其存而絃誦亦足以自娛也其所以有是心者
甚裕也匪士也而能自恃歟士又無所自惑焉非
夫見利而它慕者也生平服膺義命之微言既確
不惑矣不幸而不偶則周亦可受謝亦可食于吾道

未嘗少損者設一旦而昊天不惠乎致命遂志之
雖死而不悔至不悔而氣數不能以相辱也其所
有是心者良亦苦也匪士也而能無惑歟然而士
亦有躬自悼者矣屏生人之嗜欲處環堵而聊以
歲士雖捐心而無可怨尤也獨是稱先王則古昔
蕭然一身耳吾道非邪國家養士之薄不重可傷乎
夫士雖正誼不謀利為人上者不使之養身以存
而顧淪棄至此不能不竊歎我生之不辰然而士
不獨為一身痛矣攷疆理之遺風烝髦士而爰及

子誰獨無心而不歌樂利也後世廢井田開阡陌
亦往往大息耳吾儕已矣比閭作息之眾將安所
乎夫士雖窮視萬物猶一體為人上者不思養賢以
相及而聽其失所若此益以見朝廷拊循之無具
盡人不皆使之為士天地所有憾也然有恒產則不
必盡人皆士而皆可無憾雖天行不可知但予人以
各足即已寓裁成輔相之權使人盡士不必皆儔之
有恒產天下亦易治也然無恒產則雖三代盛世
亦能不至于亂况風俗遞降不先示以有餘何自

得化民成俗之方嗟乎自士而外雖幸飽煖猶恐
于禽獸則是有恒產者未必有恒心方命官設教之
不違奈何槩責恒心于無恒產也哉抑士首四民必
被服仁義皆古周孔之徒也戰國能士者幾人夫不
能士則逃于客耳游談竊人精耳客窮而之盜此勝
廣所以亡秦也後世不制產而欲求治豈惟無士且
無民無民其何能國
古今不必皆枵腹聖賢天下真道學亦決無坐視
父母妻子凍餒死亡者曾子徹禾耕于甿耕而後

可以治生。假令不受邑。又躬耕無資。惟死而已。愚爾則是先王詩書仁義。皆饑寒殺人之具。于世何補。有是理乎。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極言其清苦自甘耳。非實事也。士雖無恒產。却自有生計。不害理。不欺心。不得罪于天。不斂怨于人。卽兵法所謂亡地能存。死地能生。與腐儒閉戶束手待盡。自別。惟士爲能。須看一能字。此處見有體有用學。居家理事。可移于官。作者當求其治生之道。何如不當捕風捉影。但謂其厭飢道腴。終身饑寒也。三

百年來。時文未見及此。自評

吳次尾曰。代士分疏處。皆是嘗經至理。讀此一文。豈不可決王佐才哉。爾公終年。不作一義論文。又高持體法。然予獨謂其才高。予才不及爾公遠甚。而懶作文。又好論文。則過爾公。讀爾公近作。不但欲刺舌。兼欲焚硯矣。

劉伯宗曰。賣大嫁女。使婦無禪。苦節難貞。況能有幾。溫公之詢私計。魯齋之言治生。至哉論乎。爾公清脩亮節。嶢然不滓。而推論至此。胸中有三代本

領。不爲偏曲之學耳。爾公謂能字有體有用。自有生計。不害理。不欺心。不得罪于天。不斂怨于人。嗟乎。今世士之爲生計者。豈暇問此哉。既酷好名。又狠罔利。無復人理。而又嘵嘵說說曰。我不好名。不罔利。至于害理欺心。天怒人怨。悍焉不顧。嗚呼。人則已矣。天豈無知。心則已矣。產豈可恒。雖後堂羅妓妾。田園極膏腴。金玉錦繡。充溢無算。識者不比之。人數。況稱士乎。讀爾公之文。與其自記。能無

余寓公曰。惟士爲能。能字集註無明註。賴此文補紫陽未及。

行或使之 能也

靜觀行止之或然。君子知所自處矣。蓋行與止可見者也。其或使或尼則不可得而見者也。孰謂皆人力哉。且道可以濟天下。而弗苟于藏者。儒者之志大。而公志不忍忘天下。而弗競于進者。聖賢之學慎。而正

然有時欲行其志而不得。欲不守其學而不能。蓋幸不幸存焉。非我志與學之所得。主亦非當時進退我者之所得。主也。吾嘗歷遊列國。博求夫得失成敗之

緣事至瑣微。若有以制之。而所值不如其所期。況乎

用舍繫國政之污隆。其所為制者。不在一日而在數

世。能所期盡合。與抑嘗上稽往代。精晰夫邪正勝負

之數。士雖忠智。若有以沮之。而衆正究不能勝一邪

至于以小人而譏士。君子之是非。其所為沮者。我不

能為政。彼亦不自為政。若之何其欲求勝與。今夫行

與止之相倚伏也。不止則行。不行則止矣。行之非無

因而行。止之非無故而止也。或使之。或尼之矣。方冀

其行之不中撓。而又竊慮其止之與行拂也。未幾而

行或使之未幾。矣。有譽我之人乎。此夫

臣久已廢舉推。而此一人為之延譽于左右。彼特曰

我能使之行也。為所使者。亦將曰。我之行。彼誠能使

之也。微譽之力不及此。而不知當其將行之時。其所

以翼之使前者。或默為之推挽。而非夫人之譽之。而

遂行可知也。有毀我之人于此。明廷不能忘顧。俊而

此一人為之。羨斐于其前。彼將曰。我能尼之止也。為

所尼者。亦將曰。我之止。彼誠能尼之也。微毀之力不

至此。而不知當其未止之先。其所以排之恐後者。或

陰為之扞格。而非夫人之毀之。而遂止可知也。然則

行止殆未可以已然之勢持之也。但言勢。則人主既

深就見之懷。而公論決無中晦之事。宵小惡得而間

之哉。然勢固有適如是。又適有奪其勢而卒。不如是

者。此非智勇之所能爭也。祖宗社稷。式靈于多士。而

世道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三

世道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三

問才識。並居其有餘而就理之。不必然。而為之地者。不仍以或然聽之。豈有當乎。樂行憂違。處之以無我。則無弊。進禮退義。守之以至正。則不移。幸而行。則出其本仁祖義之素。而三代之盛可追。不幸而止。則幾有數過。時可之悲。而怨尤之私不作。故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于臧倉奚尤。知此而後。可以樂天。可以順時。即孔子所謂有命者也。樂克惡足以語此。

二或字即埋伏天字在內。不遇魯侯天也句在。下。文講行止非人所能。須語意含蓄。不宜徑露天字。

傳山文集卷之一

三九

書理如此。非予創論也。偶閱顧瑞屏所選國朝義錄。唐寅此題文。篇中天字凡七見。命字凡兩見。兩或字偏指人說。不暗影天說。起處直說天實為之。臧倉何尤。與本文上下語氣相悖。援筆成此。存此題義疏可也。○朱註有人使之有人尼之二或字。皆專就人言。復用所以行。所以止。推出天字來。終多了一轉。鄙見不取。讀註者徒泥註。往往不合白文。非獨此數句而已。予近輯四書辨註行世。學者宜詳觀之。自記

所以別野 一句

深觀乎別之義。而知井之可以治也。夫野人之奉其公也。無異乎農之無越畔也。別之即所以治之。而法可廢乎哉。且天下公私之際。大治大亂之所從也。上之人無以私乎下。則其情必不能固。下之人無以公其上。則其勢必不能一。是故先王之明乎此也。深慮而隱其制。就蕭然相暱之中。而寓秩然不亂之術。則治天下之大端。盡是已。今試觀一井田耳。而公私之畫一。若此。豈無所以處野人也哉。天下文明

傳山文集卷之一

四

之治。非朝廷莫與慮始。而其勢不能以獨御。則上下交而志同。所以集師濟之美。而令小民得所依。天下僭侈之事。在野人亦能開先。而其微不可以弗謹。則上下辨而志定。所以嚴尊卑之分。而使奕世食其福。故其建中而示之極者。明有以均野人休戚之。故主乎同。而敦睦寓焉者也。而其審分以制其取者。又陰以安野人性情之正道存乎別。而度數昭焉者也。吾蓋觀于建國親侯。而知別野人之慮長也。本與之交相庇。而小必不可以加大。淫必不可以破義。此固

別于其比者耳。夫先王之于野人，亦猶是聯之一家而已。十姓百族之子，雖無以異于宗子支庶，而其分義之斷不容紊者，備之以形而閑之，以志後之人，有恪守之而可以無敗者矣。吾又觀于立不易方而別野人之法正也，身與心竝為麗，而物不可使亂其官，官不可使亂其心，此又別于其恒者耳。夫先王之視野人，亦猶是通之一身而已。有無豐嗇之際，雖以異于嗑吸疴痒，而其位置之必不能易者，達于其情而禁于其分，後之人有欲撓之而莫或踰者矣。何也？君子不可有別野人之意，有別野人之意，則間左之憂喜悲愉，舉不足以動其心，而其究不至于誅求無藝不止，故別之于彼此相劑之地，而後關石和鈞之肯通之于則壞。衣食裕而禮節生，要自有秩叙存乎中，而初不開上下釜鬻之漸。在小人不可無別君子之制，無別君子之制，則朝端之法，令典章皆不足以生其忌，而其勢不至乎竊上行私不止，故別之于上下相疑之際，而後明罰勅法之用，隱之于作息禮樂備而兵刑絀，必無敢蕩逸于其外，而即以明天地

朱之一

聖

範圍之理，蓋由是而推之，陰陽疑而其氣必雜也，男女睽而其類乃同也。臣子別于其君父，所以立嚴也。夷狄別于其中夏，所以一統也。異端曲學之別于聖賢，所以貞志而章教也。而一井之制，兼舉之則是畫疆之未始非學較也。古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蓋詳而有法如此。

袁臨侯曰：深明古今治術，方能為此文。世山筆也。有用非一日，宜其持論鑿鑿如此。

錢吉士曰：浩博奧衍，在歸大僕庸萊峯之間。

朱之一

聖

不仁而可 二句

國有可以不亡之機終冀其蘇言而自悔蓋非不
仁幸免于亡不仁而可與言則去其所以敗亡就其

所以安存若之何不瞿然悟也天下惟終其身于危
辱之地自以為偷意適志而莫或者者古今所共痛

而未如何者也苟不至于飾非拒諫使納牖者得而
開導之則國存于將傾與制治于未亂其道相

與以相成是故悔心之萌歷百千之迷謬而始
乘惑主之刺艾而倍股此不可不深長

朱之一

聖

不仁之不可與言亦既安危利害樂亡矣當是

時將重絕之曰夫人也奪其監而
之疾蓋莫可救藥云爾雖忠言至計日陳于前其

必不能繩之使正可知也即自安于不仁者亦將曰
不幸而湛于安樂覆轍不中挽始坐俟亡爾繇是而

欲艾舊圖新求自進于善其斷不能與洽同道可短
也而不知其無然也可以仁而之于不仁則亦可以

不仁而之于仁可以以不仁而之于仁則亦可以敗在
而之于不敗亡無它在乎不可與言轉而可與言耳

夫不可與言而可與言則其中心必虛而善受向之

所為危與蓄與所以亡者至此則知其為敗亡之積
也而凡天變不足畏之說惡得而感之其動念必懼

而不敢肆向之所為安與利與樂買買而不自覺
至此則知其皆敗亡之基也而凡人言不足恤之說

惡得而眩之審若是則吾有以窺不仁者之不終
而逆料其國家之尚可為也不仁之釀亂非一端而

惟進聚斂之小人為最醉昔之人所謂昏桀靡共為
民盜賊可無戒敷設一旦聞言而悔曰不去小人則

朱之一

聖

聚斂不息聚斂不息則百姓絕樂生之意而國家不

能漸布其散利薄征之仁欲驟予民以安全安全未
易幾也故夫不仁而終惑于聚斂則已矣誠惘乎聚

斂之不可不息也其所留貽于國家不亦有厚幸也
哉不仁之召沴不一事而惟信異端之福利為尤甚

昔之人所謂夷狄之教貽中國患豈云誣歟設一日
聽言而悟曰寡嗜欲則福利輕福利輕則異端無解

立之勢而國家亦可徐施其詩書禮樂之文庶乎杜
漸以教化而風俗有時而善也故夫不仁而終趨于

異端則亦已矣。誠斷乎異端之不可不黜也。其所匡

正于國家。豈特一二世而止也哉。君子蓋于是深為

不仁幸也。因敗為功。易危為安。特瞬息間耳。雖德昌

祥發。屬後世論定之辭。然攷咨傲于典謨。觀訓飭于

誓誥。正多過自憂危之惕慮。而不意不仁一念之

危。仰與聖明相對。越如此也。以言發祥。則莫祥于

一念。不得謂事後補救。徒更化而不可理也。君子

于是竊為不仁危也。言者欲防于未然。聽言者僅

于既失。亦大可慮耳。況恐懼脩省。皆生平治心之

至于或殷憂而啓聖。或思患而豫防。古今無可以

安之時勢。而孰謂不仁一時之脩省。遂足以致太平

無難也。以為可懼。則莫可懼于此。一時萬一不復。自

振又何恃。而克令終也。然則不仁而可與言。幾幾乎

免于敗亡矣。苟進而求諸仁。則古盛王勉強力行之

道。可弗講乎哉。吾故不重絕夫不仁。而尤冀不仁之

不止于不敗亡也。惜也。其終弗悟也。抑漢武輪臺悔

過。幸不為亡秦續。宋神宗號英主。至大息鄭俠。流民

圖而卒為安石所悞。凡皆不愼始故也。而其失則在

于不能納諫。伍胥曰。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

旨哉。是言主不好諛。則邪佞無繇入。忠實日益進。張

在事敗而求直言哉。後世思救亂亡日與一二不學

無術之大臣。圖之猶解醒以酒也。悲夫。

全要看可與言三字。此二句非足上文。非斷其必

不可與言。正挽他轉入可言一邊。舊說皆誤。自

吳次尾曰。以忠愛之心。發感愴之言。買生之後

有此文。○退小人絕異端。說者曰。激于時事也。

孟夫子仁義本領。亦盡是二者耳。我家之學。至

公益知其有用。

楊維斗曰。讀此文及前言戲之耳。無恒產而有恒

心。二句諸篇。乃信宋人訓話。實有未到處。然非

公精思博學。安能補儒先所未及。爾公有功經傳

即此可推。

劉伯宗曰。茅焦解衣危論于二十餘人。既死之後

尚望其主以可與有言。況吾輩志專報主。心存國

恤者乎。爾公之言。忠愛惻然。陸敬輿李伯紀之流

亞也。

曾子居武城 全

師去而臣守。未可以揆道之同也。夫曾子子思之同道。豈待處寇而後決哉。必以為師有異于臣。則臣善明而師道晦焉。耳。昔孟氏易地皆然之說。有二均。以明道之所同。而要其說。不可以盡信。何則。處亂世之樂。與當平世之憂。固可參觀。以通出處之變。而為師之司。扞禦與為師之均。休戚不得兩岐。而懸去就。衡若曾子之居武城。其被寇與子思等。而孟氏獨師道宜去。臣職宜守。必地易而後道同。何哉。儒者

文選 卷之一 制義

聖

文武為經緯。不謂居恒。隸列聖之絃誦。追處變而不能講。一日之韜鈴。師道合尊。親為綱維。不謂安則養尊。徒自峻名教之宮牆。而變不郵災。可忽視主人之宗祏。故雖不必借捐軀殉難之臣子。同赴強敵之矢石。而亦應與破斧缺斨之父兄。共履同室之綱繆。其時料越寇之逼處。而姑去也。或自有所以議擇。衛者而必不徒環堵之低徊。及問越寇之既寢。而將及也。又自有所以致慰唁者。而必不止潔除之告誡。如必謂師躋父兄。臣廁微賤守者。無去之理。而去者無

守之心。則嘗見庭除晏如其父兄。以義相臨。其子弟

奔走唯喏。靡不委蛇。供父兄之願指。固可昭尊卑。無潰之坊維。而一旦患難。猝乘其子弟。以情相顧。其父兄拊靡。抑搔。有時拮据。代子弟之勞瘁。未始非吉凶同患之至理。然後知師也者。學為人子。而即所以學為人臣者也。若使高拱父兄之位。怡然託養安處。優之說。而不能出仁人義士之肝膽。切一體之痲痺。既已失教忠教孝之本。即令易置人臣之地。必且務全廉遠害之術。而不肯矢忠臣孝子之心。齊定呼吸之

文選 卷之一 制義

聖

存亡。又何從效鞠躬盡瘁之用。況臣雖有死守之責。當其義所不殉。仍不敢以身許國。則守之道不妨。巽以行吾權。至于師雖無克敵之任。假令時有偶窮。亦不徒以去明節。則去之道安得泥之。以為經。吾是以知曾子之必不苟去武城也。孟氏但當揣其去中之意。與去後之情。明其與子思之守。無以異。則淵源攸合。道術一揆。可以立師道之嚴。可以明臣節之重。安在。必易地而後道同哉。後之為人師者。習其說而不悟。自矜其道。以為不與人難。所以明賓師不臣之禮。

抑亦孟氏之說啓之也。

歷攷千聖之言。如日中天。自堯舜迨孔子。皆確不
可易。下此未免墮隅。見予非好異。道理當如是耳。
或謂予有疑孟刺孟之過。非也。自記。

張于南曰。以文代史。無調附昔人之咎。

梅惠連曰。雖與註友。却從古今情理。必然處發出。

一段至論。可法可傳。無踰此文。不可與刺孟疑孟。
同日語。小儒無膽識。無學問。讀芑山此等文。俯首
辭舌而已。

敢問招虞人 一節

即招不可紊。而義行其間矣。夫義之所在。招固各有
等也。獨虞人也乎哉。且先王辨分定志。所以治一世
而不亂。即寓之乎往來之交。而無微弗謹焉。則見上
行其意而不疑亢。下從其令而不疑徇。情周而義愜。
後世未有能易之者。吾于其所以招知之何也。物不
可以苟合。必陳其贄而後通。此昉乎麗皮之制。而文
焉者也。則招之有其物。非繁其飾也。潛見出處之義
在焉。器不可以假人。先審其分。而後明此深乎情文。

之雜而著焉者也。則招之有其辨。非具其數也。尊卑
大小之義存焉。招虞人之必以皮冠。固也。舍皮冠而
旌則虞人而大夫之也。虞人而大夫之則侯而庶人
而士之又倏而大夫士而庶人之嗟乎。是尚可以治
天下乎哉。乃吾觀古聖王之制。蓋通乎天地。崇卑之
序。人事質文之節。與夫萬物貴賤之宜。一以所招象
之。要使庶人安其樸。士昭其采。大夫章其羽儀。然後
度數之班于朝廷者。甚嚴不獨下有所不敢借。而禮
義之範于聖賢者。不苟上亦有所不能消。則是其以

旂也。以旂也。以旌也。物不同而于辨名不齊而齊。
于分其義一而已矣。蓋當車服章明之朝。有時大夫
降而士庶。此古黜幽之法。所以慎防名器之濫。而使
不肖者媿然于其所以招則不可下夷也。大夫之不
儕于虞人也。可類而推也。卽庶明厲翼之世。有時士
庶可以大夫。此古陟明之義。所以廣徵人才之用。而
使行賢者進。然于其所以招則不可上擬也。虞人之
不敢儕于大夫也。亦可類而推也。如此而後明于招
之義。而後有以處庶人而爲賢者矣。嗟乎彼虞人固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聖

自媒者之鑿哉。抑上非其招。士得以義爭之。至士屈
志以往。于是杖策遠從。甚而望塵伏謁。而不知愧。安
望其正身正百官正萬民者哉。士雖不幸而不行其
志。子猶有取乎。貞不字者。

必如此爲文。方與經術相貫。言之可行。行之立效。
在識者類推之耳。自記

君子有三樂。全
以憂世之心而言。獨樂之事。反辭以見志者也。焉矣

君子之志平治。非一日也。豈三樂足于已而遽忘天
下哉。夫亦曰不獲大行也。求諸窮居不損者而已。且
明王所以化成。儒者所爲弼贊。其道皆在無我。夫無
我則通天下爲一身。未有先身而後天下者也。有士

此居恒以其身憂天下。一旦而欲守所樂于已。棄
所憂于世。世與己若不相屬。謂吾自有樂。雖天下不
與易也。豈情理也哉。孟子之不用于戰國。蓋亦甚不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聖

得已矣。其不幸而與天下同憂。憂何時而可暫釋也。
夫惟憂不可釋。則不得不本在躬之清明。還性命之
各正。故處憂而寓之乎樂者。君子所以自慰也。抑不
幸而與盛王同樂。樂何時而可倖邀也。夫惟樂不
可邀。則不得不就天地之有憾。觀萬彙之得所。故後
言樂而若忘其憂者。君子所以志愜也。孟子曰。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其辭近正而其肯似
諷。此其氣甚暇。而其志彌促。嗟乎。豈誠謂以道王天
下者之無以加吾樂乎。卽幸而得王天下者。而事之

可以行吾志無寧終身貧賤退而守吾樂之為愈乎
而非也君子苟有得于三樂則必與聞乎道聞道則
必能以道用天下以道用天下則雖無王天下者之
時之位首庶物以咸寧而亦斷不失其為名世之德
之才以斯世為已任其不至以三樂而漠視天下可
知也然則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謂夫王者舍是
雖得天下不可以治云爾君子雖不得志于天下所
可樂者具在云爾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謂非一樂不
可然古有所為親遜敦叙者令天下皆時和年豐主

朱之一

五

伯亞旅莫不介眉壽而咏翁湛君子豈不甚快乃僅
取一室之和平以明吾道之無天札無疵厲自門內
始也得無有顧瞻天倫痛天下之為蓼莪杖杜者歟
而謂一樂止于俱存無故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謂
非二樂不可然古有所為教訓正俗者令天下皆迪
德省愆公卿士庶莫不履昭事而嚴指視君子豈不
甚暢乃第取一身之淑慎以明吾道之無戲豫無狎
侮自爾室始也得無有環對余影嗟天下之為恥過
不非者歟而謂二樂止于不愧不作者歟至若得美

才而教之育之亦既秉道倡教功在天下矣雖欲不
謂之三樂不可然古又有所為知人安民者令天下
皆畢智效能後先疏附莫不底乃績而觀厥成君子
豈不更廣且大乃專取吾徒之敬業樂羣以明斯道
之為守先為待後類皆不用于世者之所為也得無
有徬徨及門憫人才之散佚敦師濟之希邁者歟而
謂三樂止于教育英才歟蓋匹夫而崇王者之道有
學術而無事功雖不君不相無可自見也而實則協
和敦睦之理在其中得志則以措諸事處困則以淑

朱之一

五

身明德適用之學就意中探之而不盡當衰世而
企盛明之遇無樂行而有憂違方獨寤獨歌非不自
得也而實則悲天憫人之意在其中反躬則怨尤可
以兩忘舍我則時數不能無慨觸事與懷之際就言
外思之而愈深孟子備言三樂而終若有味乎其言
之也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信乎其為辭
正而旨諷氣暇而志促者也所謂反辭見志蓋如此
學者知顏氏之樂同禹稷之憂則可以知孟子矣雖
然此特就三樂推言其憂耳若夫欲之而樂不存樂

之而性不存性無盡而欲與樂有盡明乎性之足以盡人盡物也是則孟子之正言非獨言也

合數過時可二節去齊宿盡空章推求題情便見

孟子當日立言大旨鄙見與蘇氏所謂放言者三

略同讀書觀大義多此類非好穿鑿也自評

楊機部曰一篇八大家之文于其起伏開闔大處

求之是止齋之經論同甫之經書發題得意處歐

曾所未有

此葉清華配補

意皆如此

此葉清華配補

此葉清華配補

曾庭聞詩六卷

〔清〕曾畹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原序

寧都曾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庭間傳燦字青黎兄弟皆
 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畧而其行藏則少異庭間脫屣越嶠挾書
 劍攜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齋糧俄而試領院登天府簪筆
 荷橐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青黎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襟瀟灑
 晴雨者六年於此襍被下估航出游吳中謁衣席帽扶策行吟
 質貿然老書生也庭間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
 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趨交作于行墨之間吾讀之如見
 眩人焉如觀僂童焉耳目回易而不自主也青黎則以其詩為
 詩語言什之永嘆五之其思則悉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
 也夷考彭氏詩史章貢之役青黎年才二十獨身指捥濟軍聊
 然一書生抑瀛將軍在梁楚間徒觀其詩求其情韻則得之也
 警然已失之矣為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讀史馬伏波在
 頭中病困卧每聞升險鼓譟輒起曳足觀之每笑其老態不
 知止徒念生平少游語也老而聞內典擊那羅王奏樂須彌
 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然後知習氣愈重不克消除
 伏波之老病技癩無足怪也今余既營乾室老歸向空門讀青
 黎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戟為之欷歔煩醒心
 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
 也知我者亦為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為也青黎兄弟
 固不應長為旅人為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
 倘不死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
 論青黎兄弟追念平生脉文淵少游何如也歲在己亥夏六月
 十八日虞山蒙叟錢謙益序

金石堂詩叙

煥年十四五卽學為詩已又為詩餘騷賦年二十益多要無足
 存吾伯子為詩日頗遲三十則名于天下天下士皆曰江以西
 一人也煥亦以詩聞乃不及伯子遠甚然天下往往曰會氏兄
 弟能詩子有六弟煥年少負才為詩無甚久則又不及子其風
 調有足取者不幸客死彭城稿多散佚吾少時好情艷之作丙
 戌丁亥以後課耕六松山莊詩好清省及出遊吳越閩廣燕齊
 則登臨者十三酬贈者十七欲求其工難矣而伯子詩且三雙
 邊草塞霜多素涼氣者為一曹歌鐘冷服青閨紅樓之作為一
 曹入山求道以還為一曹按其前後知其詩即以其人也獨
 六弟不承年不得成所學為足深悲嗚呼詩之道難言矣或曰
 里而無一人或守理而無一人吾死弟煥亦不若此也
 煥專攻制舉業學詩者有吾三人耳而不及于子不及伯子
 今聞人言會氏兄弟能詩則未嘗不面而發赤色慘然而心傷
 也煥有過日集之役伯子屬在他方未得與較定僅錄其詩又
 不敢以三家村語混刷黃鐘大呂之間爰命兒子侃編次別錄
 卷末以就政于大雅云寧都會燦止山題于昆陵之寓齋

亭夏曾 宛庭聞著

五言古

擬古

擊劒新豐市，揆九西岳頭。殺人常快意，沽酒上層樓。相逢遊俠子，茫然涕不收。進以雙玉盤，贈以狐白裘。抗首一歎息，涇渭悠悠。

出門

故鄉何鬱鬱，白日起重陰。親朋不在側，誰能知我心。遙瞻華岳高，倪視江漢深。天地一何極，羈旅難久任。涼秋入九月，霜露霑我襟。安得坐垂堂，當戶理清琴。肅肅臨中野，起為遊子吟。

泗州

鼓角起危樓，北風河漢流。列雉鳴鶴遠，道起視明陞。列橫舟出大江，丹溪望中滅。行將遠秦楚，山川間霜雪。豈不念重關，貧賤輕離別。擊筑異鄉縣，茶麥安可說。瞻彼雙飛鴻，肝腸為斷絕。

襄陽蹋銅鞮

買得樊城酒，來作襄陽歌。昔轉揚州兒，終殺白頭烏。莫作揚州兒，願作襄陽客。扶醉習家池，墮淚岘山石。

渭南別劉石生

從征涉涇渭，道上逢歸雁。羽翼凌雲端，歷歷鳴江漢。會當臨乖離，遊子起長歎。三月來鄭都，四月過皇澗。中宵何鬱鬱，念我度雲棧。宛馬嘶北風，隴樹回高嶽。相對日已晚，相思日已遠。

三良塚

驅車出城南，漠漠大荒中。有三墓鬱然，遙相望。借問何代

塚秦穆有三良，生時同戮力。歟亦從君王，旱麓拱其後。汧水山其旁，捐軀秦泉下。黃鳥空悲傷。

過崆峒

有鳥自北飛，嗷嗷長城邊。極目一西望，百里無人烟。山鬼嘯黑洞，蒼馬飲苦泉。榆柳何蕭蕭，白日照我顏。斧頭高且峻，朔風聲正寒。一去千萬里，隴首見祁連。歸來從黃帝，且賦且學仙。

塞上

征夫及春莫，忽然反西陲。入門長歎息，歎息逝者誰。阿父昨年歿，阿母早背遺。兄弟兩三人，飄散失所之。倉皇拜高塚，狐兔巢荒陂。親戚非存里，顧盼無一辭。

咸陽平阿房宮

驅車涉灃水，珠玉散秦宮。便橋清渭流，秦社豈成空。關前氣味未，六國既殄滅。收兵築阿房，飛雲來複道。朱樓接天，開鐘鼓無繁音。弓劍不離旁，趙女彈玉瑟。燕姬進羽觴，行樂無紀極。歲月何悠長，一朝葉函谷。東封泰山陽，勒石凌滄溟。采藥徧遐荒，輿輪去不反。千載為感傷。

乙未春闈達家凌士三平二孝廉

骨肉在天末，音書杳無期。冉冉春風至，相見乃在茲。風塵犯顏色，執手互相疑。萬事不自得，欲言已心悲。山川阻且深，車馬來何遲。沈吟傷懷抱，且莫竟此辭。

潮州別魏善伯

雙雁共南來，一雁忽北翔。君復爾幕府，我行由故鄉。經歲幾里肌，骨犯嚴霜。今日容共會，明日遊西羌。願我何多累，涕淚沾衣裳。有家不得寧，有母不得將。歎息故人語，寸心貴不

志

西行畱別故園諸子

清晨起嘉會出宿非故鄉江風動舟楫秋水清且長
驅馬歷霜雪長嘯去朔方行者懷往路居者念垂堂
思苦別更易行行摧中腸

桃葉妓

妾傾金匱羅郎酌葡萄酒同乘油壁車去結臺城柳
郎從西湖去妾向白門住日莫蕩輕舟愁殺江南樹

過吳門

念楊維斗錢吉士朱雲子商仲詩葉聖野諸子一時消歇
洞庭多橘柚華實發高枝歲莫隕嚴霜悠悠我心悲
解劔要離塚臨風涕泗垂

歷下吟

鳳皇不妄飛

鳳皇不妄飛騏驎不妄走松柏秉貞姿安能處培塿
質勵志良不苟日月迫疆仕風霜失素守朝食小麥
麩夜飲齊東酒歲莫寒無衣冷風吹我肘乞食強借
他人色先沮慷慨謝之去歸來耕選口寧都地名

孔里

年十徧九州中歲來曲阜桑陰覆川陸鳧繹蔽隴畝
催科無吏聲隱微坐賓友高阪剝梨棗寒洞酌尊酒
寵辱不關心因知風俗厚

東髮讀論語春懷聖人鄉生年二十八乃得登斯堂
屏營兩楹測慘但念四方干戈滿天地闕里無滄桑
高鳥不巢林荆棘不鈞棠安得觀藝來築室泗水旁
左望少昊陵右眺靈光殿十二魯門中不識丘與甸
我來拜周

孔叢猶如既見大國有遺風東表有遺彥念昔組豆時總角淚
如霰

嘉祥百餘里悽愴念風木望墳展無期時兵阻道然隔宗族仰瞻
舞雩臺悅視沂水濱我祖鼓瑟歌春風此休沐音容不在遠
戒懼膺景福長此倚方樹廬墓防山麓

小埠訪張元明

春言訪幽人攬衣總纒出平原無秋聲葭蒲鳴蟋蟀城西十五
里蹊田間粟粟村村不相接徑徑若相失中有百歲翁散髮恣
幽逸豹隱五十年所喜婚嫁畢清池蕩我胸白石臨我初入門
修竹陰魚鳥歡相匹飲酒一百盃吟誦詩滿室我來發秦箏君
應和齊瑟

飯牛終任

飯牛終任圖射鈞曾相齊十年志不遂修途日接接將軍愛敬
客呼我狩郊西郊西平如水萬馬躡霜蹄白日不得下獸蹄風
妻妻乘輦握素節連帶約全褰冕騁各十里戈甲屯雲霓青鳥
雲中滅韓盧積中迷虎士怒飛揚挽弓鳴山蹊左落鳧與雁右
獲雉與犀歸來薦鸞刀毛血灑鼓鞀

大江行

大江有點民街巷日縱橫自言山中賊昨夜新投誠不日袍帽
至龍命來上京笑彼伊唔士何嘗公與卿雖非王謝後一時鄉
里驚

寄懷周計百司理

三年歸梅川一年客虔州虔州雖故里曠昔無交遊朝過固山
馬夜泊名王舟雖則民生苦無乃官府愛使君有餘閒與我結

網繆奇文快人意美酒消容愁倦坐鬱孤臺直欲凌滄洲
臘月一別若辛苦事行役謂我何太貧語言多急迫人生無黃金
天地皆踟躕一身不服謀邊恤家人謫傷哉饑渴心何以爲
蒼赤州府正苦饑反欲度沙磧四月出門來自笑長策安得
凌風翰與君永朝夕

贛州送郡丞畢仲青歸膠東

山水生盜賊據寨日猖狂官軍事勦殺所害多善良隔縣吳家
園地各辟寇係一方所聚多子女金帛復盈箱武夫性貪淫乃
欲盡取將玉石幾微間火炎徧崑岡畢公監紀至矜善討不祥
單騎入重圍婦子旅壺漿羣醜悉而縛生民出禍殃活人三五
百其德安可量自此解組去聞者寧不傷

從軍行

西夏一萬兵擒汝九千九軍帖方除各召募登隴右朝買粟與
帑夕辭隴與畝嗚咽對妻子牽衣別父母官家無定令所恨有
入口送我新渠別不知生與否生歸卽有期少年已白首

閩詞

送君渡黃河河水流草地河水曲如鈞君行直如矢君從河套
出水從河套徙清者爲妾淚濁者爲河水清濁不易分與君別
離始

北征見雁

一雁下朔方嗷嗷大河旁秋花破雙翼碩礫有餘霜單影犯愁
澗孤飛欲西羌寫書寄南國爲我到故鄉南人顧北轍北鳥翻
南翔嗷嗷刷羽翻異域同慘傷

花馬池磧中

張掖出塞門塞門何所見沙磧駭悲風狐狸爲人面人面非我
偷毛芒厚米穀額項大如箕目光閃如電猛氣何咆厲發弓箠
大箭邀我坐龜幕食我雉與雁雖則不下咽持鬚誇豐膳始知
中上人脆弱在州縣

渡桑乾

拔劍西出門攬轡塞垣東人馬沙磧氣出沒西羌戎到麥爲乾
餒罄水灌木筒饑渴不足苦但悲烟火空茫茫別榆關燈燈見
雲中縱橫各千里霜雪無異同邊草靡寒澗控弦落飛鴻馳逐
何時已年歲將安窮

臘夜恆山絕頂

嚴夜冰沙結指斷而皴裂黑夜涉層霄岳氣互明滅一路燔枯
枝火光照餘雪禮拜入壇中虎風吹殘燭殘燭不可讀松樹山

崩缺陸菴前代大福員此斷絕

神道溝中作

戾戾復獵獵晨風道且寒嚴霜殞宿物香厓一時丹日高行不
暖四面皆峰巒飲馬河水凍澗瀕村木殘高空如鋸削觸突類
虎蹲前勞四十里一一與盤桓遠望南天門山勢如河奔一日
不得食始知行路難

蘇村行

蘇村有猛虎出入成三五郊原噉食盡咆哮來州府州
府日蕭條徒爾達君怒朝亦無所取莫亦無所取不如早歸來
人猶歌召父

閩情二首

妾本吳會女從君出關塞移家不半年君行更燕代姑嫜大江

西供養三年厭爺娘大江南音信斷斷獨有何氏母朝莫同
斷內衣我以重裘食我以苦菜更用起我以重生霍然瘳風癘
君去日遲遲君歸不可測倏忽萬里間天南更地北馬為不解
鞍僕為不喘息君歸遂遣往何異歸不得願為一寸絲繫君雙
羽履

遙憶姬人代作

審密緘素書紛紛淚痕君遊不思歸行樂無朝昏六月得君
書知君到三原七月得君書知君來塞垣君書不時有君車不
及門君既不思歸不如無一言

僕逃

世俗不大古井心求利祿利祿不足求家人屢反覆三年家萬
里一夜逃三僕謂我無黃金經歲不入目天地生我身豈真真
構整我亦有君親夜豈無骨肉脫然絕之去次在正未下他鄉
足減食任爾自往復

與僕夫守歲涇陽

茫茫來涇陽新募一童僕歲莫不得歸相對不敢哭夜愁衣被
單日嫌涇水毒向晚辨早餐那擇穀與粟但得一為食便足充
枵腹不知是何時花爆如飛鐵殺雞為汝食沽酒為汝祝明朝
出門去祝汝早歸屋

雜咏八首

半年隱天目荒庭跡如掃氣靜神智生寡慮絕機巧雖則不悟
道亦可終身老一自老僕死萬事索懷抱瑣屑不能為冷食黍
與稻風雪蔽山扉眼暗踏泥涼未足百病垂顏色先枯槁
人人具菩提不生亦不滅却從還來三界自縛結貧賤不服

愁富貴不皇樂傷設眾生心生死何由切流浪五十年探討色
力弱鞭過一加功牙齒痛如灼有舌不能板有飯不能嚼飯嚼
不下咽砂礫牙格格反覆形影間直欲亡管颯翻畏眾人知鍊
石各異說若源為我漱菴聲為我藥六根且解脫何患車輪削
雙跌坐無難一坐香一炷未必感神天僧仰威驚佈謂我風根
渙立地性具足聊且為遊劇垂老投祗樹咄咄三昧心能不懷
此故

朝禮三世佛暮禮三世佛歌咏三五聲天地自消息胡跪再長
拜蕭然無一物不悟真如心佛祖徒自屈

夙昔弄柔翰毫素縱所如韜精浮玉山參學棄詩書身世謝珪
組禍患辭名譽几案無楮筆寂寂蒲團俱終然昧死生那復議
生初性真未得熟熟是以疎生熟亦何辨我志貴有餘
醴粥餽余口何曾擇精麤所恨穢肺冷味暖只斯須三日非不
食中乾陰血枯願將青精飯煑炙香積廚
冬來短褐重偏側交相纏罔瘡肥搔苦表裏矜耐穿華領領復
垂攘袖袖且連朝愁披衣絆莫愁解衣眠嗟我章縫士緇素何
不然煩促嬰世網長短意內牽

下急性好索愈索愈潤濁祖堂馨香餘捐袂勤澆濯襟襟款莊
嚴丹麓塗校柄小便忽胞中黑夜難躡躡道侶入門來愁我疾
服腹乞鄰得溺器出入穿圭竇侵辰沃蕪水較手傾袖角遠嫌
張無盡踴倒悟正覺

法雲菴有獻豬頭願天醫堂者感而賦此
入肆僕猪頭布袋以為寶亦嘗飲米汁泥跡跡如掃仙人非爾
勤肝發何顛倒深目而長喙疾盡焉可保博大肥膺中彭亨脹

腹飽道人畏且憎神豈益其腐焉詎祀淫昏愧辭祝以祠不如
服脯羞獨蒸糗梁稻

傭奴

人山為僕逃出山為僕死雪氣滿頭顛山風吹骨髓昔如喪家
狗今如釜中鯉出處由他人其心實媿恥新春藥裹中左脇生
兩瘡瘻人恣奸貪詭故難役使冷食亦乖方水霜割牙齒攪我
側隱心願領噴嚏起嗟我有漏因令我無倚徙

奉辭戴帖瞻廷尉供饌

吳越海下區井水出溝洫勺飲脾胃脹如加不得息陰淫六疾
生厄靡無終極主人愛敬客簋盞列黍稷銀燈照華堂光怪射
顏色安得虎跑泉熬煎虎林側

春打款

嘉蔬滑腸胃愁睡生尤愈不慮形變化常恐病不痊孤踪寄惜
舍參差魍魎前萬一沉痾疾苗癘相紛擾棄置復棄置身命不
得捐扶掖任他人藥餌無一錢侷侷呼蒼蒼天蒼蒼天乃寂然所幸
魂魄盪不為厲鬼牽胡跪禮千佛約心吞諸天館人早相背飽
食更安眠學道亦如此居身何不然日對一株梅夜臥七尺甕
平生雖胡飯肯肯錦殺懸

謝履順亭戴帖瞻先生解衣為贈

拂衣志未成頓然返初服感君念故人一時遺雙毅朋友正衣
冠折簡相逼應非乞士染纒頭未禿磨折學惠休且為辭
山谷濁世薛荔多影替馬為鹿規求一無度鬼神縱貫再拜
聽誦言服膺志范叔

謝與伯通贈衣

入山天僅半年出山遂三月借人僮僕俱僮僕更偷竊綿袍賴
故人冬裘而夏葛偷竊一何巧在箚陰相奪為我棄紵縞悟彼
百鶉結居心誠太厚安可忘拯拔獨有老人贈天日老人道服
非繡蔽如何亦取攜敢於犯生佛襲君出舉亭地禮懺開津筏
示我一函昔見弟京師札弟弟寓書雲云京師且朔南家鄉竟
秦越展讀不兩行中言有弟幸有弟五六人五弟驚聞誰者歿
相對各無言吞聲大肌骨撫膺見襟肘拭淚逆視得黑夜入齋
壇薦亡位虛設同氣已坏土異姓胡嗚咽衣我虎雖繡慰我鴛
鴦折珍重君子心長此如飢渴

曾庭聞詩卷二

寧夏曾 晚庭聞著

七言古

隋堤柳

大業年中種官柳丁男卿行供驅走種柳成行夾流水龍舸夜
發汴河口汴河舳舻千里接錦纜牙樁浮桂楫紅粧綠水相滂
漾江天二月飛脂雪自去征遼不復還魚輪淡宮怨離別綠暗
金明千里路香梁紫燕朝復莫迷樓夜月吹秦簫空倚江南江
北樹君不見彭城閣上羽書馳吳公臺下悲風起今古興亡盡
如斯不失長城失天子

悼劍歌

匣中三尺名龍泉與我行藏十五年有時風雨鳴高竈大夏切
環何足傳秦關日莫西風起披褐獨立新豐市忽看牛斗射終
南提攜入見歐冶子納履赤龍城投絲玄雀庭恩怨泰山重生
灰鴻毛輕不願還丹遊太乙願得奇書返帝京帝京貴客重珠
履鳴鐘饌玉華堂裏我有肝膽報者誰出門長嘯無知已吹簫
重過闔閭城慷慨獨遊軹澗里俛視豫讓上邢臺再弔荆卿渡
易水邢臺易水兩悠悠江漢無聲天地愁安得壯士去復還擊
筑悲歌坐酒樓

七夕詞

南樓新月明如練牽牛織女遙相見誰家少婦憶隴頭永夜秋
風動繞扇彈絃吹竽坐高堂明燭高歌殊未央東方欲白烏鵲
起雲開河漢天蒼涼

登姑蘇臺

君不見梧桐葉落吳宮秋芙蓉綠水空悠悠采香徑裏烏夜啼
西風輕拽木蘭舟當年金閣催簫鼓翻翻白紵西施舞鬱金美
酒歡朱顏羅襪寶帶飄芳莊仰看明月出江波越甲三千暗渡
河紅燭燒殘夜漏短美人欲別將如何昨夜臺上君王宴今日
臺下白露滋已見長洲麋鹿遊老臣休扶東門眼

車遙遙

車遙遙今馬麟君適燕兮妾在秦道路遠兮不可言願隨輕
塵觸君轅轅不轉兮妾淚澁君行千里何太急

鵲飛

鵲飛滇南雌雷塞北我欲將汝與偕去八甸五溪渡不得渡不
得傑權乏絕羽毛無力五里襄回十里歎息安得秋風隴頭生
與汝雙飛共眠食

寧夏詩 宛庭聞著

五言律

已丑嶺東贈大湖族人 晚宗聖六十五世裔先世以新莽亂自秦祥而渡

質樸老孫子嘉祥第幾枝
出諸軍五道遲何當南渡後復見北歸時 時以東南亂思歸

撤兵

已破南昌去山西復調兵傷心思
淚笳吹萬里聲邊烽何慘嗟爾漢公卿

考亭望武彘

羈客愁臨閣官橋水背城月明千嶂合
斗沒一天晴竹塢先賢宅
桃溪處士耕風燈秋夜亂百感負平生

文溪南水

澤畔清秋別行吟任履身老親終日望
禪子竟誰修出峽依空岩買山廢薄田
故鄉今夜月休照客愁眠

建陽印事

每見歸帆落遊人欲斷魂
蹉跎悲骨肉奔走老乾坤
霜滯寒魚集江村莫易喧
殘年留滯久况復近黃昏

所思

歲月看將盡依然一客身
別離經百里遲莫及三旬
臘酒春燈近梅花雪夜新
遙憐翠袖薄日落倍傷神

將下江南寄諸弟

井邑嵩山寇關河信未通
艱虞千里外憂思一堂中
擇木鈔知集葦泥燕自工
春風吹口交通流在江東

水南除夜

窮年仍作客動燭斷鄉心
歲在今宵盡愁添故國深
寒鴉驚列炬急雪下空林
鼙鼓填填震春風何處尋

庚寅貴池挽劉伯宗

所向兵戈盡東遊最憶君
三年通一字生來竟離羣
野哭今無主春風久不聞
誌書殘四壁好與殉孤墳 劉有天下誌書

題武進陶峻餘西山園

已憐芳草去還與白雲期
時倚陶潛柳歸看招隱詩
漁樵當落日蘭芷雜秋思
不識西山路蛛絲滿面垂

江上送王聖聖歸沂州

八月風濤壯江邊正識君
淮西開萬馬 王先領軍淮西 山左失千軍
羸鼓當秋急征蓬落日分
東歸消息斷賊地滿槍槍

天寧洲

秋水盈盈淨蘆花斤斤新
六年蹤跡斷一月往來頻
衣食從人過江山獨夜身
無端漂泊意到此淚霑巾

南昌陷李中宜奉其母居圍城中得不效重遇潤州殊非意及於其歸也詩以送之

京口舊司李清風古道旁
相逢驚異代不任他鄉
尋政身何許陳嬰母曰康
君歸休歎息况復過南昌

得弟燦信

京口三秋夜新安二弟書
他鄉貧至此故里信何如
野店風霜苦親朋戰伐疎
春歸應不遠悲喜却躊躇

與弟燦守贛南徐

汝到逢除夕他鄉又一春
亂離今夜夢伏臘舊時人
黍酒家家

蘇杭符處處新江村歸身蓋兄弟且相親

即韻和陳堯夫送別詩

草色催征馬青楓夾岸送歸香五夜過馬道萬山縣酒臨關
月秦娥倚莫天空慙班定遠投筆是何年

吳江次和陳堯夫

仰此春江水已添離別思登樓須作賦上馬定焚詩戰伐多新

蠟關山憶舊時此中留滯久莫令塞鴻知

將入秦送弟燦歸里

婚嫁如何畢沉吟只自憐一家都賴汝孤客且由天柳色連雲

外灘聲落日送楊朱休泣路問望正凄然

唐地

亂雁金焦外青山鐵裏中春衣沾柳絮瀝屋受天風初冷樓陰

直江樓月影空與來還出郭北固草堂東

甘泉山

韓顯王為金兵所害軍中
甘泉山甘泉飲之力又而後勝

孤壘今猶在泉聲久不聞牛羊尋皮道樵牧亂春雲鐵馬追窮

漠金貂將動斯人無復作烏菴共斜曛

高資港

風江三伏亂流水自春冬壑迴高資樹林疎建業鐘秋砧喧野

碓夕鳥沒雲峰颯颯孤帆落金焦隔幾重

同黃仲聚浦口望秣陵

畧見石頭城秋風掃舊京千山俱葉落一浪與雲平河北新都

護江東老步兵勞人易感動越鵝莫先鳴

萬頃湖

客行天地湖落日復江流清棹時高下村烟乍有無詩字隨雨

沒片月照帆孤新及漁潭宿菱花清艸墟

廟埠

夾石垂楊莫莫荒村一水灣漁歌古渡樹杪見秋山託跡
蛟龍窟宜城志蛟龍窟驚心虎豹隔新河阻何能從謝李醉

歐白雲閣

宜城過世幼隣先生酒破草堂命賦

吾愛楊夫子滄洲寄一廬山田供薄酒水竹擁殘書谷轉溪仍

合藤陰月漸疎不須愁戰伐黃綺且安居

路斯湖

湖盜亂如麻夫才趁日斜憐君真得地似我尚無家寒酒生秋

水扁舟帶落花蛟龍離罷關戰氣隱雲披

龍山橋

巽髮今如此愁看落帽時天風吹不絕秋雁到河邊自失青山

色休歌白紵詞江邊有思婦含笑浣清漪

白下中元

金風隨客樞又復下江東龍敵黃雲外陵園白草中秋螢千嶂

夕鬼火萬家紅魚菽曾無祭鍾山孤兔雄

莫愁湖

隱隱橫塘曲六朝花漸稀不知蝴蝶夢化作雨雲飛歌妓倚汀

草王孫換舞衣盧家今夜月斟酌與誰歸

廣陵聞萬安劉伊少訃音詩以哭之

帶甲仍如此浮生正渺然不知吾喪我但覺夜猶年三戶已參

鬼九原寧有天痛心須一哭戰鼓沒江烟

李三石見過京口草堂圖先給諫奏議明旨有贈賦答

李三石見過京口草堂圖先給諫奏議明旨有贈賦答

生於無家日安危有父書何堪戎馬後復見聖明初風俗非吾
土江山是敵盧吞聲秋雨下掩卷一躊躇

邦游聞鬼哭而弔之

城南纔一戰四望失援師赤日天流血黃昏鬼哭招魂吹角
後絕命渡江時史公履危不是笙歌地人間恐未知

無復九歌日沉沉夜雨聲綺羅還醉舞鐵馬已縱橫戰雲猶
起隋隄柳自生忽聞人跡到疑是未休兵

瓜洲遇雪

欲濟誠何事羈愁昧灰生崩沙翻塔影急雪亂江聲市罷漁人
宿山昏野店明可憐飄蕩子昨夜醉蕪城

雪夜寄懷里人流寓清江浦

他鄉仍遠別故里兒何人坐對寒山雪愁看五嶺春親朋都異

域耕鑿合誰都想到長淮北君應把釣輪

懷錢駁少

自君江北去吾亦掩柴扉貧賤他鄉老交遊儉歲稀林風傾臘
酒草露溼寒衣柔櫓長淮下多應別釣磯

懷鄒沂公

黃石祠邊客丹徒老布衣轉糧淮甸去采藥鳳前歸鄒精敏
黃之術幾
夜梅花發沿江柿葉稀山陽橫鐵笛長嘯復何依

祀寇

亦欲燒芻狗殘年祀寇神馮依靈在此風俗且相因海大金既
缺他鄉鐵甕春精裡經歲沒不樂豈慰貧

壬辰八日偕友人飲北固僧舍花下覓潘江如不位
到此僧偏出幽人復閉關條風賊殺日好易亂春江山轉草堂

外花飛簫寺間頻收南國淚拚醉不須還

壽丘

大江風獵獵枯港水潺潺鐵甕一尊酒壽丘何代山烟波臨雨
瀾花月到春還愁絕離人眼馮高望故關

兵變憶見微

聞說江江破樓樓憶于時家書應復斷安備定依誰夜走何人
哭春溪獨鳥悲南山不可治頭豆落為其

鳴笳驚海甸烽火去柴荆未必無耕鑿先馮問眾生前為夷寇

井萬馬獵春城想見移兵處山風吹面行

齊雲哭先大人生忌

庚辰春至後將父到長安庚辰為先人四十
初度對官兵垣社稷分崩易朝廷
建白難力窮焚諫草先人有策
草焚後心灰去鳴鑿不及親身

血淚乾

退朝封事罷苦憶太夫人地下經三載堂前幸九旬麻衣驚節
換綠服斷江春恐作長流落飄零負老親

東山雷別胡奎爾總戎

將軍容指客樂劇始登臺謾折東山展頰傾北海盃星垂三戶
暗角動五更哀秣馬西歸去他年草檄來

蕪湖訪沈崑銅山莊

寂寂江村裏楓林繞數椽誅茆延劔客擁耒耨春田謠詠人無
恙沈向後
沈寓汀洲佩可捐精山風土惡莫待捕鳴蟬

鎮江得家問

三年京口淚千里故鄉書母子批據後親朋醉飽餘吞聲避命
酒歸夢只騎驢貧賤江邊老應難到敵廬

九旬和母隔衰白命如絲粗食依重嶺山居踰歲時江關音問
絕嶺微羽書遲豈不懷歸去傷心藥子規

落日丹楓莫新阡石馬秋盛年猶俎豆老去隔松楸山鬼搜殘
稿蓬蒿覆古丘寧從王氏胤忍痛哭滄州

門牆狐兔出官吏虎狼增覓厥憐兒女追呼累友朋家貧幾幾
容淚盡更移燈匹馬瀟湘北關山又幾層時由楚入秦

獨有清燈淚他鄉一劍知江山空自對童僕轉相悲故園移兵
日餘生醉眼時萬方消息動寧暇數歸期

蒜山憶弟燥時弟在粵東

儘有親朋札而無二弟書誰憐歸嶺北還似滯南徐家在應難
問途窮到可居傳遊吾憶處慎勿少停車

馬當有懷湖南親友

早魁驅雷港地名奔騰激馬當江喧秋氣早水宿火雲長島時
吹零雨魚龍混夕陽萬山迎權入憶遠不歸鄉

柘磯

夜泊柘磯頭鄱陽六月秋側身高樹下濯足大江流襟帶分吳
楚風帆入斗牛故園星子內獨立羨歸舟

潯陽懷文燦巖年伯

見說柴桑郡陶潛避地除園荒時有菊兵在定無家秋色山光
落江船日影斜匡君消息斷鬼豈推回沙

同浙僧登赤嶼

看碑尋赤嶼問菊到黃州雁氣回秋清江聲向酒樓蘇軾詩
戈雙淚眼吳楚一孤舟蕭瑟匡山客應隨慧遠遊

晴川閣

大別排雲合樊山一望開亂流爭歲月孤嶼下樓臺高浪沓滯
出夕陽崎嶇來湖南征戰苦到處有鹿埃

武昌南樓弔古

昔聞陶侃宅今見鄂王城落日池塘裏淡宮朝鐵聲人稀藤覆
瓦堂改樹巢營獨有清秋月還照落上岡

賊謀東窺日將軍五道回左西諸合東來城狐地賊器野鼠枯
麥峴北依劉苦湘南弔屈來壯心為客誤長臨一與哀

軍儲際內符節鎮素藩封蒙禍自三楚殷憂獨九重登樓思廣
譙照水哭朝宗江客腸應斷包莠久不供

洞庭望君山

不識三湘浦空聞七寶鐘鐘在君山神鴉翻夕浪漁火接邊烽星斗
東南氣風湖甲馬蹤涉江如可問吾欲采芙蓉

赤壁阻兵

漢魏甯孤壘江風日莫吹殺人還祀鬼橫槊尚題詩枯港殘兵
伏沙溪箭鏃遺十年奔走意到此轉艱危

池口

好去長沙道靈均舊此遊如何兵革阻復見沔陽秋仗劍還愁
亂因人誤放舟輕生貪賤憤不是羨封侯

漏風口

荆北非吾土湖南正用兵交秋搏困獸計日瘴名城楚幕城烏
起齊師班馬聲洞庭縣露布歸臥賦西征

未必墮軍實居然長寇讎時聞歸軍節忽道下辰州角逐勝猶
怯伴狂喜復愁諸公勳業在仗劍為誰謀

得報

十月沅陵破殘冬，獨後聞黃沙吹二別。開式下赤壁定三分
蠻鼓濕高血登陣，石勒軍莫令棧道容終日憶湘君。

楚人捕雁殺而鷺于市

正憶衡陽雁開衡州風毛雨血來月明，丹嶂合箭發黑雲開奔。

觸沙汀迴飛鳴儂侶哀，故巢今夜冷不及燕秋回。

癸巳宿稠桑

遂有關中氣居然，大國風河流三輔北山勢。二陵寒喪亂頻年。

與興亡此日同吾生，餘涕淚臨眺意無窮。

題三原温公橋

已見滄洲變仍存，利涉橋池陽臨絕岸。各口可山椒萬戶碑猶。

迴三川風自饒北城，朝莫過不復見飄飄。

上巳同劉石生白公劉里出魯橋次趙元溪澗齋即席

懷韓聖秋温與亭

乾坤都作客之子，幸同來丙翰行難別。差裝到漸開春風吹麥。

浪敲堞上條枚為，問蘭亭下狂歌幾幾回。

華下雨行懷劉潤生東雲雜諸子

敘收客吳楚三春入，杜陵川光催弱柳雨沫散寒水高掌天難。

出車箱谷易崩為，尋楊伯起鞍馬故飛騰。

春入青柯坪

昨見蒼龍嶺今從白鹿遊，白鹿誰能將霧雨張超雷與臥雲丘。

和日影隨峰轉川光入華流，非貪登陟好無計避滄州。

坐細辛坪走筆贈封慧玄鍊師

鐵鎖三川動金莖五岳空，幾回看玉女何處得壺公。丹竈黃精。

熟天門白帝通陰晴無定所不在夕陽中。

松檜峰送樊清溥孝子歸仰天池

辟詔希夷峽朝元漢武祠，高霄割涇渭特地俯幽岐。人語泉流。

出春山月下遲君歸，天地隱莫羨帝王師。

二十八宿潭

玉井窺天出三峰，夕陽松梢流瀑布潭影落星光河漢秦關。

小溝分漢時長春泉，迥不動對我一蒼茫。

出青門一日渡涇渭

到眼春風過關河，渡未休九州從時起八木自天流寒食客中。

盡高城雨際浮雄圖，此百二日莫漫淹留。

草涼驛

險絕渾無暑，箱鳴山獨聳。誰知天地圻，猶有大川風。袞谷行將。

盡岷山信不通，辨忍揮家國淚。隨意逐征鴻。

費丘關早行

飛峰三岔驛大壑，五星臺山務。候秋瀑聲風吼夏雷入關心。自。

壯當棧意先回天地，雷孤壁長從鳥道來。

陳倉口

屯雲嶺嶺蔽閃閃，過南星。南星漢代遺祠廟在盛關只翠屏

戰塲白日起衛士，血猶腥萬古其人。氣江山舊勒銘。

劉壩

烏龍江欲出劉壩，即聞波哀整笙竽奏。晴川鸚鵡歌天應一線。

落雲入九層多，豁谷人民少。開荒近若何。麻平寺

麻平寺逢友人卷至

空山雷一寺下馬，忽逢君蜀道無長轂。征衣有棧雲秋邊鳴細。

雨谷口上斜，懸客自滿湘至。猿聲似貫聞。

五狼溝

叩斜非舊谷壘井不離川壘井一名一一山形伏家家村杪穿嵐風
埋宿莽石磴瀉飛泉征鳥休相顧愁看蜀道烟

風口

山前無路入茱萸定如何茱萸地名石道人烟斷林溪虎兇多石人原
天在樹暗窺窠分窠莫問荒村哭千夫轉餉道西都路入漢中道漢中

漢中寄懷唐采臣時唐理例寧夏

詔發故人來關南客未回羌船秋復斷棧道雨難開充國安邊
策參軍作賦才漸看鴻雁落去住一裴回

唐子今通籍江山契濶淡歸吳恁歲儉過龍苦寒侵勝侶他鄉
月邊秋此夜心依人戎馬際吾道自浮沉

亦羨諸侯邸金貂重客卿無心工草檄終日苦移兵幕府懸孫
楚芳洲失爾衡何時露祿米寄食向邊城

頗怪殊方鎮故人偏寂寥邊隅無警急薄宦且逍遙靈武軍難
飽狼山馬易騎六州臺百尺俯仰自雲霄

亂後重相見窮途信累君猶憐江左淚化作隴西雲牛酒喧沙
磧羌戎日漢軍清秋吹腐筴昏晝共誰聞

入蜀依嚴武歸秦別隗囂絕知秋色晚最奈馬歸遙客路偏風
雨家書久寂寥幸君因挾騎為我問金焦京口

山棧宿馬道即漢相國進淮陰處

蕭韓天作台追馬故殷勤我到無人處江聲徹夜聞水自易龍
大風誰思漢高棧復屯軍童子指星宿陰晴却未分江入襄城

太尉村題袁茂林先生古器

班政商周器深藏太尉家吾生猶見此絕域有光華不夜星文
落諸陵盜賊賒賒由諸葛莽孟德歲時無復辨亂後一咨嗟

草壁塔

石魚無復得此中有魚龍指地汧水何堪淒蕭瑟郭司直閉門
花一谿流雲還大漠厲馬蹶高隄為笑越人射三年到隴西

隴夜聞搗衣

擊柝孤城莫清砧絕寒愁夜淡眠不穩衣綻補何由星月延三
輔魚龍泥九秋魚龍忽傳消息異大帥下轡陝時平百王復

甲冑功名薄衣裳別淚漢馬嘶明月下虎渡隔溪林危戍秦川
靜秋風隴夜吟誰家征婦苦斷續搗寒砧

羌笛關山遠關山秦風鐵騎寒高秋縣漆甲盛暑戴皮冠幕
府誰分將軍朱葉遺從故夫督隔後散後安

遠水歸無計隴山別又多盛年不相待秋色夜夜如何築室巢鸚
鵡園田黍稷晚隴州中原望吳起回首泣西河

冬日將遊西夏再過袁公耦園
更欲銀州去還從太乙來雲隨山色換身向日邊回高樹塵猶
積名園花未開遠人畏春及桃李不須栽

待僕出塞不至

行止都無著殘年望汝來亦知歸計失且作異鄉回林鳥飛還
沒柴門閉復開池陽風雪盛未必過輪臺

羣小皆如此乾坤汝汝何入關晴太甚出塞雨偏多野戍笳聲
急荒山樵采過坐看原上月又復下汧河

公劉里立春日望餘雪

臘盡春無信周原雪未乾即今陶復凍猶苦及門看遠嶺低殘

照蒼鷹耐薄寒甘泉清暑地作賦獻人難

甲午西夏戲作代送出征人

鍊相誰家妓妓舞為酣歌尚夏聲折花蜂滿袖對酒夜彈箏雨

雪他鄉淚關山昨夜情莫言離別苦盜賊正縱橫

漢渠望長城

長城何莽莽番漢昔年分河出西戎窟山開北狄羣黃羊豈萬

望白草插孤雲一望胡天濶邊歌處處聞

喇嘛經年過每從河套回大都為哈慎故作講和來繒帛朝廷

困車牛城堡哀秦人不愛德天險已塵埃

登樓還極目口外定如何開市橫城下橫城地名諸戎已息戈頽垣

山氣直盛暑寒雲多兩耳黃河聒蒺田任婦歌蒺田地名

田女所於

六月唐采臣置酒南塘舟作別客有度吳曲者隱隱

多歎息之聲聊賦短章奉酬唐子

屢別無行色殊方會面難我車忽已駕暑雨下河灘莫度吳儂

曲寧忘沙寒寒關綿久棄得又復過長安

滿橋今夜柳而而向南枝一片黃沙氣都非惜別時樓船垣外

動簫管荻中遲我白賦河水君聽六月詩

靈州懷唐采臣丁辰如

飲酒仍中衛中衛最佳今宵獨醉人邊城月下起歷歷向河津靈

武家難定丁家朔方官更貧莫揮他日淚留作馬蹄春

木波

終古無晴日今朝有寒雲車馬關上陰舞未全分寒築扶蘇

墓戎使不留墳半年秋易過時聞

京師送胡擊天歸漢中藩邸

齊年君最少不第且先歸馬蹴風雲去山衝雨雪飛南宮何成

月西棧自光輝亦羨棄編者朝朝在帝畿

汴城

芒芒禹迹裏盜賊昔年侵波浪吹城起樓臺沒地漢梁園公日

落項國已盡沉萬寇浮烟下游龍何處吟

喜入大孤

亦似無天地湖山入望虛秋風失彭蠡雲氣自匡廬飽聽三邊

雁歸收萬里書所親能劇飲吾弟有團蔬

虔州上佟滙白撫軍

再徙三山轄仍開八郡符封疆幾大吏兄弟此艱虞終見何章

劈鼓船甲林飛莫放鳥怪來旌節晚海氣未全錄錄

晚也依人久十年龍與巴公來想覩面親老未歸家并邑橫高

棘門庭起莫鴉誰憐羣盜掠失路沉天淮出

歸賦

歸郡已三月到家將及春漸看兒女欲不母老隨人雲蓋降如

削梅川俗已貧十年鄉語失下馬說西秦

中原飄泊久親老歸耕井邑無安土山城尚甲兵霜花餘蔗

畝風雁走河聲子弟不相識呼童數問名

丙申自秦中歸送弟燦就耕烏石壠

每羨西周古千家尚力耕高原無與草春日少人行襍穢空山

滿衣冠亂世輕鹿門歸去好閉戶有松聲弟燦

復出

歸家未半載春其雨醉家拜母還歸婦征涂日已斜初晴雲出

屋驟雨樹飛花吾道謀生拙頻年去路賒

黃竹嶺

高峰日欲頹二月八閩來石突交飛瀑山空易動雷無風人急渡欲雨鳥先回處處燒田棧春荒尚未開

汀州旅夜

樓外十年客城頭一片山高林人不見春莫身將遠天地皆孤注兵戈尚百蠻長汀今夜木鳴咽夜潺湲

回龍

陡然高嶽出一浪到峰頭峰頭地名春漲失天險回龍夜夜浮劈空山共落下硤石俱流寧向窮邊老黃河渡不休

折離

輕狂狂醉眠不覺下山巔巔地名自峰頭落臥從浪裏穿春波傾白

雪石實遜青天同首龍巖上千川與漢川巖地名

潮州憶五姪侄

諸姪偏懷汝為梅生汝遲親人聊得食學語尚無期暑畏江城溼家須石鼓移家地名石有孫歸未得雙抱見何時長孫生於江

歸來

午日金山園雜興

韓子送窮後移官到水湖水湖地名不知幾歲月猶有鯉川橋鯉川地名土苒鳴梭薄軍府殺給饒壘音字字謬絲竹更相調潮人以土

詞寫

稀衣數載罷五月尚披裘關雉烟霜緊霧潭瘴癘洋微風天更燥將雨夜淡秋遠視王君王君名守潮祠未脩潮祠名

海邊天易雨城外盜知麻有麻地名都為憂無村不建牙潮各廟皆自設

廬風吹虎蟹官課稅龍蝦蟹蟹地名競渡韓江急還堪聽莫痴

南浦懷涇陽李此瞻同年

聞君遂至此寧不願柴扉歲月江湖晚才名郭杜稀淨琴依竹寺中聖蕭漁磯李能且畫東南美春風並馬歸春明晚

梁谿除夕過顧修遠飲

燒燭夜先明殘年忽二更椒盤仍歲月柏酒自平生歌入吳娃館春回范蠡城畫弓人不見錫山除夜家家畫空負綺羅情

丁酉西湖元夕

獨有他鄉樹春風最易生枝枝交客眼個個似行旌橋影燈前滅湖光雨後清因思吳越女午夜未粧成

姑蘇旅懷

又作吳越客南園晚步無風林欲動落日鳥先知耽酒醒春色愁眠聽竹枝此中民力苦半盡采桑時越戶以織

洮浙江

移舟就月影不寐聽離聲木魅噪風入江鼉雁甲鳴雲從天捲亂潮自富春平石瀨縣星漢烟波徹夜明

烏石山待人

螺女溪前月娟娟共一秋蟾蜍留扇底河漢入粧樓歌罷金鈿小花香玉臂浮階前螢火亂似欲照人愁

戊戌中秋臨淄獨酌

作客秋無夜開尊月近人關山偏鼓角齊魯半荆榛古樹前朝寺殘燈異代身紛紛陽鳥過羨爾到江津

八月至岱宗

八月西巡日東遊泰岱峰鳥回封禪道雲沒大夫松曉氣含華

岫天門散六龍平明滄海望長此憶朝宗

憶丈人峰

清晨登日觀不辨丈人峰大海林中散輕雲洞口封捫蘿失齊魯斷藥起蛟龍見說山花異青童無定蹤

送丘海石令高要

不敢別吾子平生涕淚多大江無日夜絕徼有干戈丘自參秋軍江淮老桃榔出灘空瘴癘多祇應對包井退食一高歌

喜同年曹禹疏劉康侯並至濟南

失意今相見都從此道回春風三輔別秋色一取白髮悲明主黃金魏築臺西歸鴻雁落為寄隴頭梅

孔林題子貢廬墓處

數初宿禱亦猶存樂至場獨看周禮器無復漢衣裳冢壁洙河

西禾園哭唐采臣

支散三千散關塞一休君揮手忽流涕不知生歎分甲午時於

秦與遊季氏園

延今三亩水戰艦幾時侯江園城池瀾人家橋柏淡落花飛浴

庚子懷任詒菴光澤

竹西分手後幾日到江園別館徑殘臘歸舟已莫春

江州憶吳廷

香花山果落風燈柳條新欲向前溪望子規啼殺人

藍有園中掃清秋獨憶君

藍有園中掃清秋獨憶君千荳蘭蕙幾百委綺羅帶別人無

緒哀多雁苦湖北風吹夢阻颯颯大江濱

辛丑蜀口洲憶舊遊

江水沒江灘青山出萬安祇因山色盡直覺水紋寬春豈晴無定巖花開未殘芳洲舊遊處好作故園看

奉新東同年黃泰升明府

春風吹客路秣馬故鄉回轉餉江船急移軍粵帥來時廣興端重逢經毅雨昔別食楊梅已亥與黃飲此後還相見窮途不用哀

喜桐城方爾止至

未易遊關塞窮年客贛州居然吾土樂忽作異鄉愁米賤賒難繼村荒賦不休艱虞得逢汝一話一忘憂

壬寅三月苦雨

梅雨無時歇疎花已亥與黃飲空囊好自攜只愁行不得偏有鷓鴣啼

金石堂雜詩

兒孫今繞郭四十竟成翁但得十支息寧辭丘壑中菜花無數好春水偶然通只此長將母班衣樂未窮

逃亡童婢盡中饋只吳姬未必烹鮮燕應嫌割肉遲曉粧對楊柳輕步到春池側想東歸近河鮑食有期

簾外青齊架草前月近帷謀兒孫竊聽買婢妾先知風暖魚苗出亭陰嬉子垂明朝有雪筍寒食薦春祠

侵晨眠欲起鵲噪樹簷低小幹應難集高風不易啼人烟三燧石馬迹五更駭昔事及此行沙漠天涯正鼓聲

寒弟將遊京師畱邪止余渡江南

悉極渾忘酒潮回欲放船可憐兄弟別值此及陽天水驛港行
李京華判歲年斯遊盛詞賦對酌向人傳

京口空山水維揚只客商此中交道絕別汝最茫茫行路會能
實依人賤可傷往來戎馬窟珍重製衣裳弟喜

出郭尋芳草湖田近水濱居然浣紗石曾共沼吳人苔上蛾眉
月溪流舞袖春至今山下路猶帶綺羅塵

月移牀辟朔風明朝餘與會還上塔西東孤嶼有
贈鄂陵韓叔夜

垂老承命登堂昨田鮮花開雲運與石刻始然時過海民
徒休官願已遲衡齋滿香林悉絕北歸時

春情貽萬九泉大參
舉家吳會別辛苦適東風島嶼山城隔人烟海氣浮壯心窮不
成亂國淚長流滿角三秋後時時見層樓

病秋老怪人眠不是悲離索無由度積邊
西去秋無信南遊雁已聞故人容捐客吾亦重離羣惡江開
嶼峰交峽吐雲此時潮上下把權趁斜曛

廿年方筮仕便欲賦歸休紅稻供官米青山對郡樓波澄孤嶼
月雲散石門秋抗手西州去多君念傲裘

寄陳堯夫徐貫時

通越非得已千人計轉疎但添詩賦在莫問結交初地履秋多
窮江漢市乏魚温州海禁後井江魚無捕者平生飄泊其不敢恨離居

嗣宗高隱久五十竟無家雁蕩人烟少對客或除侯向家身
藏大令帖力盡邵平瓜念我窮邊客時來一飲

憂亂歸關塞輕裝客越州溪聲浮敗葉草色照行舟禹穴未遊
得曹江空自流何時訪安道重過一淹留

惡旅饑寒甚中年銅疾加夢回嘗見母痛極始思家食少冬春
米生憎殺雨茶福衷常致病遮莫到天涯

山勢分河隴五原路未央邊風吹地黑積日照人黃關鼠多空
穴降城舊築豈因思漢室魏哀甲狎名王謂河

不見行人迹黃榆白草淡關山容易盡天地此中陰消渴尋枯
水燒荒矣野禽將家十七口黑瘦一沾襟

辟地銀州去移家且當歸風高天不暑泉涸日無輝九姓羌渾
盡三河年少稀荒荒傷阪屋馳檄少邊機

九月行邊塞雪花風亂吹長城何用築番落更相空萬壑奔秋
草羣山長牧兒餓來就既脫牛馬雜成糜

登府谷城同劉正齋遊縣空寺歷歷指戰守舊處感而

成詩

雪後彤形勝馬高問戰爭溝中聽鬼語石圻攪河聲寒日一僧
起孤燈天柱明寺在天柱石渡頭奔走狀仰此悟無生

神池

高湖出神池無風天四垂指因霜漸墮鬚以雪成絲兔走鷹指
疾羊蹄犬吠連家家爭渴汲水斧夜漢持

次大同

絕寒幽荒霜樓臺十萬家邊籟吹朔氣狐跡走圓沙河到東流
曲山連北岳斜明朝冬至節一夜煮胡麻

平古

鼎彝白登臺高皇七日回生還非廟筭遺路得羣材牛馬玄木
山絕絕諸塞來讀書長此恨經過重裏回

北口吟

匹馬乘乾道孤城沙漠陰風高谷口斷石迹水痕溪野雉銜陵
聚神狐嘯莫林匣中三尺劍不試夜沉沉

甲辰京師別劉峻度

依若三十日怪我日騎驛失意狂言少窮愁酒債多青知春壯
燕口賞海棠過興至無人至狹邪攜手歌

儘有青樓曲良宵畏汝知碎人常竊聽作意巧相欺孔燕生

語姪花細細垂眼前春欲盡分外月明遲

移家非率爾魚米足西州君有故商在如何遠出遊對揚州人

兵戈京口夜婦女廣陵秋辟地宜蕭索繁華終可憂

夜聽伎

行樂無他日遺愁猶昔年美花密席上小影側春前愛至偏

泣噴多不受憐伊涼今夜曲為汝一鳴絃

題吳工部吳船齋

燕市誠何地吳船自在行但聞花草氣不見水流聲于世原無
涉居官豈為各浮沉十載過卽此遂柴荆

亭臺圖畫裏吾意亦虛舟近市無清夜居官似遠遊風低高樹
引閣小莫春浮退食歸來晚圖畫看未休

題高邑寓壁留示莫大斥

生平遊歷賈不信道途窮匹馬鴉聲裏孤城樹色中漸看仙吏
至似許故人通暫舍都亭下蕭蕭落日風

同我聲名久輸他釋褐先雖忘燕市醉合記淞江眠食是居官
好病由逐客痊棠花滿里巷憔悴一年年

浪遊紅瘦罵將老漸和平候吏詞頻改知君意未盡春溪變過

雁樹折半巢鴛風昔依人者遠應念友生

黎城道中

行人此絕跡迷路指村姬孳儘看蠶出分秋綿債運丹朱城官
宵微子領遲遲拍手聲相問山風隔斤吹

上黨旅夜

客居憂大早向晚雨霏霏喧卷千家靜參園五葉稀寒安以喧

背聞潘潘伎嬌媚關宮粧一代黃巢後三街翠黛荒舊有須知

德風亭同蕭青令太守

何年李別駕小構舊樓臺夾右斜陽走前山雨色來身窺新菜
甲花覆早春賭馮眺無朝夕狂歌脫帽回

幽意主人慳招邀共此亭背城高樹碧常戶晚山青郡小官無事風清客暫停他年回首望澤路舊簷屏

贈南州陳吉甫

大江誰第一此老萬夫雄赤甲何年卸朱旗昨夜風關山唳格關臣妾恥雷同側想飛騰意橫行碣石東

雨後月下憶塞上

爽氣霽丹露川光入翠屏他鄉惟愛月終古此離亭入晉榴花落歸秦莎草青祇應醞蘆酒對對數秋螢

贈田二較書

簾動聞人至衣香近燭前低回光不定旖旎鏡中縣釵以輕風掠眉從墮鬢偏聲河滿子歌似李延年

直是花如貌非關琴有情回身斜理髮側枕暗愁聲以我思家淚還為惜別生

琴聲

何物秋聲苦生夜怨長遠吟低樹木側唱近池塘北董名樓機中婦西州砧上霜催人歸意切賴爾報姬姜

對伎有所思

一一昔秋氣閨中夢不成關山無限月鳧雁幾行鳴掌上花鈿翠燈前舞態輕忍將出塞曲倚作夜砧聲

龍門酒中候渡值客赴朔方先附書往率爾成詠

禹鑿何年始空山兩峽開斧痕埋絕壁星宿犯危臺竟日無人渡前村且濁盃好將書寄問河水夏州來

兩阻趙元淡瀾齋

釋轡華池下連宵白雨震秋花已辭美野鳥不歸林豈斷愁河

漲園荒起莫砧與君聊卜醉樹上聽晴陰

穆陵關田菊

水壽關仍設穆陵人獨歸秋花生亂髮霜葉掃寒衣歌以壽田發烟為晒麥稀不辭沙磧雁與汝一行飛

甜水堡與野老閒話

一望天無際山城四五家軍門苑塞穴木客飯藏沙月出牛羊返人歸雉兔賒周遭坐麥麴細碎問生涯

喜賀蘭草堂初成

卜宅兒童喜無家似有家魚鱗翻積雪蜂蟄釀春花山氣終歸陝河流不向華居然萬里勢盡室在天涯

亦有推移志題門活字間穿渠隔河水向塔背西山地擬尋花種強千浪猶遲追手未下急旅食散辭慙

除夜

寒俗仍除夕砂霜積上鳴亦知春漸至轉覺夜難明椒粽慈親遠盤餐中結成今宵不守歲定夢到柴荆

乙巳送平涼葉司李升任南昌

二月河水解春風草不抽改官君始去將毋我還留白下桓伊笛江干庾亮樓真堪共笑樂無計出邊州

他鄉悲絕脈故國尚烽烟伏莽誰為所時報與國南豐益發春耕恐不然蜂生楊柳日人亂鷓鴣天置水章門下何愁拔籬偏

清明

寒食依然至人家祭掃時我生猶在遠未死已先悲日脚蘭膏燭童頭楊柳枝羣兒堂下拜脂數父歸期

柳

窮邊竹葉室繞樹已傷弓欲使桓温見先尋元昊宮地寒春不
至疎重雪初融向晚登樓望西山在戶中

畏人

邊臨春晚晚二月不聞雷無數山田薄頻看積雪來流花穿戶
入樹樹傍城栽却喜朱門絕衛門閉復開

昔歲公車誤誰知異路尊前代科日焚香辭正送焚香辭正送焚香辭正送

深地偏空水河渠不到門魁梧鄰舍少獨立與與

似真黃羊飲可無綠蟻春操刀試小割開麥撒嘗新食愁中

婦婦三年別老親麥蟲那知味相與其志辛

秦野西戎宅居然辨八方翩翩鴉鴉舞姚冶秋鞞倡柔麥騰羔

汁醃酥持蜜漿招邀免凍飲不敬爾無妨

未嘗種秫米先疑醉中來就疑那能臥當爐恐不問飛華漂齊

日浮蟻泛春魯設想湘吳綠金龜換一盃

未嘗鄙肉食金盞烟眉門臨臨沙燕甲樂匪昔葉根過亦有沙

小鋪春入變驟驟日成軒却比尊羹滑流匙加一餐

捲掃工初罷城渠水一灣不能映蓬戶亦可沃春山土爛耕桑

誤家貧婢僕頑何時餘祿米取糶兩河間

燕

直似吾家燕他鄉欲定巢雙棲添箇箇側翅舞交風退春虛

歸泥淡渠汎郊近人不羨汝簪下投青愜

亦有封侯者遠天送云送送

亦有封侯者遠天送云送送

亦有封侯者遠天送云送送

亦有封侯者遠天送云送送

利春風雁足稀不須防艾葉容與待雛飛

米

米價經時減春耕微雨過貧家應得食膏壤此長河口外沙蒿

至沙蒿城城中渠木多仰天一村畝童豎亦高歌

九條溝遇客南歸馬達家苦

直是虎狼國千山與萬窟泉枯春不活溝空馬馬南

走移家獨向西自從辭骨月鄉信淚中題

丙午至秦州

昔時悲杜甫吾亦滯秦州豈盡才名誤都為旅食愁丁花羌節

亂分水隴河秋未省東柯谷田荒賦不休

見說仇池穴西連麥積山不能知戰陣先已失巖關非子馬交

息公孫使未還標統誠愛國真過此郵關關

隴西三郡我詔誠是何年罷用朝廷喜將軍拓地偏諸戎牛飲

款尤版凱歌旋只此開邊塞封侯事在然

軒轅傳上谷八卦雪中明形如八卦未必仙人狹居然龍馬城

蒲素松蟠羣鳥跡河靜一樓聲北寺哀笳發山尊獨夜傾

行經隴坂

不見隴頭水行人亦斷腸八川風在樹十月瀑成霜西岳馬前

伏南山鳥道長從來多雨雪幽咽為氏羌

吉安辱白岳汪舟次見過別後却寄

頗怪廬陵郡詩人近代稀與君一顧盼別後有光輝匡岳消殘

雪江船趁夕暉春風吹不遠是雁好同歸

皂口歸舟憶無錫姬雲上

朔方不易到歲底且歸船江水知長夜江風正渺然過孟

夏垂病別三年消息馮誰寄梅花到破邊

庚戌都門早發

焚書恐不盡單馬出京樓一路水霜結多應令節遠庚戌先附

二兒孫偏失學慈母日啼饑只為僕夫困長年罷第歸家月後改

餘大已亥庚戌

遣姬人

舊侶鴛鴦散高樓平影初我年人始滿為樂定何如不羨秋胡

仕寧同萊氏居春山水外端為賴州昔京師謂信老時節

尚做視省天日歸舟遇電牛浴河中低船幾覆聞而有

作

孤憤吾何愛虛舟觸汝難怒雷翻燕幕高槍削龍蟠肉食形無

墨嶽嶺山橫雨驟寒悲航那可渡定秋來

水漲

坡後將三版南湖塞越西湖湖作滿江折方泛行濟二

山齊桑樹餘登蘭漁梁架稻畦追呼徒有吏禾夜不聞雞

徐世臣染髮十餘年開室禾都梵受菩薩莫過訪值其

講莊子作此懷之

若書悔少作講席有莊周蝴蝶鴛鴦濟賜鵬烟雨秋吾徒三毒

幾末法眾生愁魂我如徐庶披緇不自由母在不

重陽

涼風秋秋月不辨寺東西白朮藏雲氣天用黃柑落竹谿地蒸

山霧淫泉壓水筒低偃息禪扉久登高望欲迷

送戴帖瞻廷尉香爐峰

紅蕪當衰落枝枝火欲然一川朱紫色十里菊花天零露合朝

旭寒盤促少年琉璃燈火焰因地佛香前

杭州遇親和公

忽然扶病出却與故人期嶺北歸何晚西湖到幾時牛知函谷

氣驪負瀾陵詩從奉定有傷心處良宵話未遲

過服君羈勺昂頭戴角巾對門騎竹馬乞食荷芻人與與歲許

帝榮於辟亂諸峯合窮交四世親難兄離別久相見夢中頻每

華山拚我老汝意故西行一線真如蓄三峰竟削成燒丹供白

帝榮索食黃精諸岳吾遊徧芥茫獨此并與有遊

浮玉冬夜奉寄合肥奠公十二首

甲戌到庚戌相看四十年先公同釋褐與與九公賤子苦地還

馮夫空山道復復獨樹邊偷生此就

斷水江黃色與與韶年樂寇難與與與到披袍萬山橫

天日有細數夜與與賦稅論文洽琴書池酒看此中有僧述

甲午秋風後西京寄一書故鄉斷消息絕域正公車養拙懷金

闕慙文擬石渠乙未與與良時知不再蕭颯十年餘

猶及祖慈兒長懷長者恩壯心消筆乘旅食斷江村木凍晨光

散天日日相照於與與鴉飛夜宿喧燈花何爛熳凄切照人繁

容射策更傷弓得意殘生少真堪入梵宮

吳娃頰西土霸那沒遠姬百里歸無策三年外未知盛寒思暖

老中餓失齊齋南北小兒女相煩一解推

天日老人健多公寄所思徒勞三月雁未報數行詩三三月寄

護法須摩詰當生是藥師老人每示人所墜集卷拾淫沒獨殘

傳聞春榜後庚戌把卷益心悲天地寧無意升沉亦太奇拈

花迎葉笑擊竹馮山知多謝張公子并州昔所師張仲升徒人

多生定多難屢致僕夫逃二場漢尚有蒼頭在猶然舉足高松

杉風不住溪空雪成濤日望京書至扶藜出北涼蒼頭吳人日

舍弟才思鈍承開設館初時樂弟設人師匪所據應對定何如

封事馬周好參軍親絳餘祇應同紀子紀伯紫願盡著殘書

竊意荒山老蒲團向夕暉塵巖同禮塔椽果一充僕刻草慈親

在道黃舍弟希明年春夏米端望放船歸

失學吾弟丁公孫年共看輪迴家監庫須危

坐荒莊且種田野易拼放法兩家傳

懷葉具京

一生無定跡謝汝最相思不在吳中札多懷塞北詩通家經亂

後入道阻良期三百鐘聲裏何人解穩持

大雪懷劉止一

望汝遊山展杭州雨雪來養生惟葉俱跌坐即蓬萊詩許禪中

定書從別後開劉多晚製葉先有書出不才朽葉歌哭獨乘

回劉多晚製葉先有書出始見君

相依俄八日心事極稠膠南海千官夜山東萬馬秋晚丁交到

南交情得倚札辭賦失應劉獨坐殘聲裏霜風吹不休

長至懷魏善伯浙幕

舉天皆可見獨于隔蕭牆五十過冬至同庚千峰背夕陽筆

因人借禿身與世俱忘牙齒將衰落高歌殊未央

少年惟異姓一別七年餘令節看都老兒孫習未除絕韋甘薇

厥貪佛乞方書却喜燈花滅相將夢故廬連夜

悼蘇州老僕

不願誰憐汝浮生亦厭吾袈裝供麥飯嘔薦香芻骨化從羈

越魂歸莫向吳一心望縣鼓昧谷是西隅

隔院聲悲緊今宵漸不聞坐燒吳會字回向懺中文群體泉鳥

鳴高樹鬼風吹黑雲華囊餘衆穢大約有孤墳

汝次成吾覺驚心念涅槃為時無翦爪敢望一身安食冷胞中

轉年衰肺氣乘取燈流跡去鬚髮已燒殘玩短視取

老并原

粒七尺利那灰雨雪荒山滿高

先君諱日奉挽羯磨師不

隻履西方去他生定見師何當圓寂日是我薦亡時積雪鐘聲

隔封龕臘夜遲蓮花跌坐好寶樹亂風吹

臘月奉懷殿顯亭都諫

又復餘杭出思君不見君長橋地河凍斷隔寺梵鐘聞貧病絲

簪筆丘園對夕驪虎溪蓮社在頭白好同羣

西陵寓樓送劉止一山左

其有慈親在驚聞疾漸時起君歸馬速似我到家遲築榻江帆

斷長淮雨濺饑關帝遙知問望苦衰髮白如絲

樓頭難聚故月思入招提拄杖渠山被後身越嶠帶衣漢三尺

雪河覆一船泥宿江關凍君溪隔晉溪與北歸

積家堂藏帖磨廷尉樓坐

極目雷峰望湖頭十萬家煥燄融風雲開蕩蓮花市隱綠都
寂樓居坐不詳請經翻刻就取次註楞伽楞伽經多刺註楞伽

辛亥五月初度

學易曾無過知非候五旬浮生困童僕頓佛報慈親瓔珞梅檀
開醍醐瑪瑙香入山溪未得亦自遠風塵

同年鄜州牛肥乾武功楊九如先後成進上作今東越

咸以事免官作詩懷之

只嫌長吏賤不用梅南宮解組春風後吹簫酒肆中牛喜吹簫

越巫緣鬼窟湖稻限年豐今從陽月自鄜州白青天暗武

功

安穩窮都未吾歸出世初一生賦復誤五十長毛疎雨水愁吳

沼春山隔越青躬耕胼手足期汝在親間

訓陳亮師

直似劉楨病愛勤步趾來無才羞令德有過墮塵埃淑氣蓮花

萼陳亮師春風一樹梅詩文討論劇未許藥籠開

賴有良醫在一時三折肱請病刀圭自各相供養魏山僧入道

貧非病行歌應且憎撫琴兼學易不敢負孫登

龔伯通煮虎跑泉飯晚護題

壺餐今願愜澗水入春霖屬厭小人腹飲水君子心碾過巖石

下花鏡洞門陰一食充虛氣窮途慰盍簪

梅下望家信

又覺春風到梅花信不來隴頭赫連國庾嶺鬱孤臺在在地以

青天接書難白首開暫收邊徽淚晚年又有長嘯大江回

贈陳雨潤

往往欣相見窮愁古道難入門亂青峽高論足盤餐柳折春將

盡絲哀聽已殘歸心似江水對汝一洞淵

諸子文如此陳在年鸞龍起竹林吾才非一石許汝易千金桃

李蹊先發松筠露必淡舍人得杜句身過有知音

雨

兩年風雨過未有極晴時掣電看都暗滂田熟未期磨磨蚊蚋

細寒食鬼神衰子弟生相乘江船獨到遲

別拈淑子太守

東亂三江去西浮七澤來昌州武官情徒若此吾意亦先

次鴉鵲山陰筆林淡處士海長齋不復尋牢同在

按藍天目水却疑武昌魚遠隔湘浦中別高齊郡內居人歸禪寂

後食絕滌荒儂十飯空忘舊淮陰有故廬

湖上宿數公房

紫林名易石下結構赴湖陰岳廟從墳起蘇隄傷柳淡日暄杉

漆地盃渡水雲心腰脚衰回軟鐘聲夜欲沉

竟日俄

一飯從鄰舍今朝雨閉門祇應安養命不敢憶見孫盞豆莖莖

熟櫻桃樹樹繁無由供養佛饑餓給孤園

放生虎近歸

放爾歸池沼蒲闥山水香寺中山一半塔裏竹千行暖溪知人

性乘流對夕陽在坐茹此日何以救流亡

阻許灣

汨汨新秋後南風尚有聲
篙頭沙際立人背水中行
虧膳三旬過晚自常州至此三鰓居百病輕
慈親應望絕寧悉莫歸情

建昌府泊開六弟機先歸賦此

聞弟河濱徐州春風泊此城
誰令汝客久深愧我為兄
末世高天彭空山斷雁聲
軍峰山沙內轉漸覺近柴荆

湖東廣昌縣早發有懷劉何魏黃諸子

金精餘百里猶似遠他鄉
兒女拚南北晚小兒女客親朋肯喪
亡高風秋不落赤草先黃急
趁明星起溪山夜飯裝

油草灘夢得五嶺三吳句足之

浮客憑高鳥啾啾夕噪林
又從洲島去不覺水雲淺
五嶺重陽氣三吳百柄心
江灘終夜轉清絕梵天音

五馬歸槽健處高磯滿映流魚鱗
烟雨氣石白嶺石白嶺菊
花秋少食衣省進長眠病不
愁往來得如此失喜過韶州

濱陽

絕壁流瀆武名高帆截古羊
亂雲化為石炎瘴不成霜
浮海窮愁計長齋老壽方
出山偏病少端賴大醫王

那旦見苗頭有生意可愛

十月連陰雨蠻販節氣殊
高岡丹穉匪平野綠苗鋪
學道多屯塞逢人倍嘖嘖
莠三四屋階水到庭隅

值電白郭凌海明府出羊城
施更適徐開臨詩寄意

我到君先出君歸我復遊
螢光穿電白布鼓逐雷州
雁斷江關信猿啼嶺海秋
島山居水下雲臺一消愁

西河真自慟添我鴉傷悲
知詩憎官命達賦重河蠻
瘴民氣甘疲敵科征或後
期宿城月

宿城月

如是有看城月城中月一灣
沿溪頻見鹿近海漸無山
露溼沉高柝藤枯繫夜關
短垣知可踰幸喜客囊慳

自雷州渡過特坎經倒流水作

軍縣高樹上戈壓破籬邊
大蚌漁曾挂孤豚虎柳眠
一路設橋花雕林不落河走月為
穿裂餅充枵腹吞沙吸苦泉

見說張師範窮追太保軍
爛河人欲渡敗績海如焚
射馬名嶺差出擊雷名隱見聞此中
神鬼厲百戰有餘氛

海安南渡至於海口所

起天低海流猶聞銅鼓
洩翁石更吞舟嶺南天地
小瓊島亦如瀟一日輕風
過連橋側港收瞭埋黎母

水名地柳挂越王頭瓊人呼柳于
津吏數行李蕭蕭對客愁海口

顏盧夢亡姬

鰥居十九月常恐夢中違
汝骨西河暴汝魂南海歸
鹹湖入礫巷名地臭水名地即香閣
不若蓮池好淡淡島樹圍

寄懷徐開宋又素明府

生成王伯佐枉汝等珠官
邑小墟爭米巫喧鬼築擅
下車疏海城化盜信衣冠
天末謀臣在中原定已安

別久從何憶相依

鼓邊側身驚未定削跡
又南遷月照城孤島烟銷
海一船歸期難預卜端盼
莫春前

集 166-445

高雷平楚過英利地名亦無山老樹盤根立如入伏莽開泥沙淡
沒却虎豹怒當關斬木誰通道岑岑任往還

緩急誰公在相思隔海濱計程無百里書信動兼旬冬至揮團
扇輕霜拭葛巾心知酌柳酒開口笑人頻

吾才難出處心曲少人知君有長生術仙術何嫌吏隱遲顏
虛無蚤發勾漏有瘡痍天地萍踪滿升沉任所之

歲晏仍為客閨門絕望時慈親還失養有弟亦東馳弟東歸
香刺容身否蠻鄉乞食誰偷潮近時節長謂之偷潮柔櫓

一相隨

早發三營至臨高縣

三管聞夜雨百舌啼春聲已覺天將曙晨雞不肯鳴績麻當美
龍潭繞浦趁新英龍潭在廣東何嫌何嫌何嫌何嫌何嫌

儋州野望四首

不遠征南將羞稱馬伏波折鏡擊毬鼓掩耳聽蠻歌人面同猴
瘦山精耐葛藤中原民力盡項剛有開拓此如何

楊筆遠成語荷鋤熱黎哀俗迂頻添稅田荒不易開炎風收益
智智茅屋間春梅惆悵江陰客儋州問道來

戴酒堂中像枕椰卷底磨蘇剛在春天淵經出處踪跡任飛潛
荒裔黎諸黎有大垂腰草一錄蘇公才爾爾吾亦可無兼

漸與南交近誰憐宅朔方蛙鳴未驚蟄水東正繁霜老樹奔春
色山花度暗香服車沙氣熱誠恐陷牛羊

贈通州張厓州

張騫牛斗去吾亦泛星槎西城天人直南蠻草木邪遷官寧擇
地飛鳥即為家自入珠厓郡題詩復幾車

儋耳蘇公客胡銓黎子雲古人曾唱和奇句亦詩文戴笠吾何
許憐才世有君但令車宿穩自係至厓無人烟不敢辟炎氛

見說藤橋路生入鬼門箚林蜂刺密樹毒流昏汲水開嵐
氣燒牛展厲魂黎人燒牛受齋脾胃弱心折此郎温温温温温

露淡看眼溼是物骨蜘蛛腥穢黎人市徑昏鬼子巫相思期服
月入厓月中沙未到算歸途羅徑交巖樹愁猿夜嘯無

清畫衙齋掩庭蕪吏復閒四時蟲不蟄五指海為山石巒榆林
港地名蛇淡水灣地名文身黎俗古生熟結繩間黎有生熟借債

交趾雄雞叫南風始一聞耳與交如鐘聲隔岸耳聞交鐘對月

夜銷魂餘沒多銀休香沉三亞對多銀休香沉三亞對多銀休香沉三亞

取于汝定無存

別張異資厓州

愛向牛車轉愁經火宅行炎州十日出黎水萬山流鞭血發夢
榜張有潛身賜霧秋無由隨五馬細數海中漚

那騫十數里山水作

何地不為客羈孤奇甸春氣蒸沙陷和風漲海迷人細碎蚊蠅
出低昂賤賤噴高天一倪首世網隘吾身

海濼風兼雨山窪足稻田蛟龍不藏窟星月竟沉淵命順依人
冷途窮活計偏古來開道者作意任連遶

思北渡

二月東風正海潮南北圓珠池原洩氣榕樹竟參天緩急親朋
昧舟車襁褓穿寒壘供一飯猶自歛青錢

瓊州雜詩

窮後不擇木蕭颯海南濱捷骨鷓雙跡行啼過一春敢奇空托
鉢禪定賴安貧只可了心曲無由慰老親

憶遠慈親苦凝眸寢未甘舉家饒有婦經歲似無男冀北同河
北江南與海南客江欲將黃十木並達小蘇函

先公當季世欲就海南官辟亂依珠浦騎牛戴賜冠有虞終不
臘報楚已非韓迫林孤臣淚吞聲瘴癘難

黎岐交竊殺起孽最繼微六角黃藤帽中身吉貝衣二類服槌
牛遮板酒擊鼓賽神所獷行何難制兵威與德威

淫昏班帥廟海口班帥廟為奉班帥廟羣奸賽神壇海南名不夜多
行露長街即合歡寒裳清易涉椰果臭如蘭野合忠介文

莊在海口若為風俗看海口

芳氣花淨發荷桃菊與梅未嘗星火近好趁莫春回永夜高文
得殘軍老暮開現空笑笑雞口牛後更徘徊

渡海 欲想河頭地名去先從海口歸盤餐傷覬蛤脫粟笑蚬蟻儒術
曾何補禪門恐亦非徒歌商頌出不制十年衣

烏郡三千里吾猶濟一川高橋牙鼓動天末放歸船風日如無
拒波濤正皎然拔刀斬衣履誓不受人憐

大魚拔山到時有大魚數十條鳴榔擊板篷如何離窟
宅轉似巖潛宮我有賜鵬力愁生鐵颶風自甘伏春氣變化海

濟中 披衣蒙面睡念佛上慈航儻耳鷄心木斂船龜貝裝風平潮自
細海蒸氣偏涼未有生還樂徘徊出故鄉

細海蒸氣偏涼未有生還樂徘徊出故鄉

漢口宋又素好言道引術詩以嘲之

丹砂化金處黃白盡乘風不為神仙術如何入海中荆巫祠
鬼銅器刻齊宮迂怪嘔方士少君還少翁

大人長數丈隱見巨公身欲把旗星出頻看脯聚新祠雞天帝
卜牽狗相梁塵念汝中年今東既壽幾旬

清風亭上 嚙木蟲聲碎羣鴉噪樹嶺桐州猶碧血瓊島只蒼烟老去樓棚
陣其如沉溺天祥與知不再尚有漢唐錢高雷尚用五

細葉青青落殘花市市開海邊偏有虎石裏更藏雷野曠山川
見城空鳥雀來甌中寧搜食不敢棄哀煤

得信 信自海南寄仍從海北開見孫無孫道漢有書來孫信民

困山田水旱災本為老親回

為老親回 吳川縣三江口就舟下梅菜

大海初歸客吳川幾覆舟颶風天欲墜鯨浪雨爭流諸港通鯨
館千家傷木樓一箭能泊斥生外可忘愁

始興江 往往三五里溪山合迫船急湍如下阪快馬不遑鞭人語風難
亂江聲夜月圓故鄉大庚北天末已經年

梅嶺 兩年都六月遠道賦歸來熱氣焚山標炎風煨夏雷三鬱天外
折五嶺寶中開稍喜度南近江船日莫回

金魚洲早發

金魚洲早發

又辭三畝宅高挂一帆秋螺石飲南半梅江向北流天將開寺
塔人且混公侯老我瘡垣意終為丹履謀洲有高閣林對塔而
後願晚將有起立皆

閏秋領五桂尚侃長孫胤讓東下守風吳城散步望湖
亭

三世同為客新秋作遠遊千家湖水內一夜亂帆收蔬食從吾
願長眠任汝愁鈔書風雨罷時今僕
身寫書眼倦且登樓

吳子政謂晚不食肉面腫喻風惡空酒肉江神作此嘲
之

肉食非無墨何嫌紫雀黃見神寧不饗雞豕自餘生已見騎者
極猶疑殺戮輕風濤雖太惡宰割豈能平

九日至天目值得老人同白公雲若二禪師禮開山塔

晚亦月雨登寺

兩年西自別重九拜師來大眾齊傾倒諸峰獨往回黃華崖底
落丹葉雨中推恰值御殿會若係高塔
廟中唯而師望拜不得見

復一開時覺老人
出關

曾庭聞詩卷四

寧夏曾 晚庭聞著

七言律

已丑寄懷仁和張天生

烽烟阻絕故人違回首楊花夾路飛自是樓船吹畫角知君薛
荔掩柴扉六橋歌舞春風斷三日錢塘潮信稀老大乾坤空矣
背亂藤孤樹雨霏霏

寄懷仁和馮千秋

京闕同遊如昨日殊方烽燧隔經年金臺一去銅駝沒鍾阜空
悲玉帛懸晚與馮在龍逐秋濤爭海嶼馬啣春草下江烟揚雄
才力知應健且向衡門著太玄

春城依舊草離離休道江藩百萬師已見中原歸再買何曾馬
革葬張任湘南設想金鞍出嶺北徒勞玉節馳獨使行人揮涕
淚將軍何事捲朱旗

哭涪川黃海鳴

高樓樽酒夜嘗開白馬青袍幕府來小苑官梅遲自放隔年春
燕獨相猜關西莫負繞朝策河朔徒啣哀結杯鄭衛笙歌今日
盡灌嬰城北墓生苔

章門萬鬼無家哭寒食春深一鳥飛弟妹終同豺虎隔君親不
見夢魂歸過徐把劍慙吳札入洛干人笑陸機柔櫓只隨南浦
月江阜依舊白雲稀

竹西贈城固羅懷杞兵備

十年耆舊泣途窮衰病無家任海蓬身世那堪兵火後山川半

入畫圖中羅江隋堤春樹流鶯集舞閣飛花亂蝶荒園汝漢南

茅屋在急將書信寄江東時晚家京口

無錫唐采臣宅憶舊遊

春申湖裏斜陽遠泰伯祠前孤雁飛江上昔依別表去海中空
載趙岐歸江上同開仲之論交十載家難問插樹諸陵願
已遙想到津亭烽火莽橫高柳市人稀

中秋惠山雨同錢季宗泰雷仙

古寺荒林萬嶺秋天低葉落水爭流無端風雨留人醉到處溪
山動客愁草閣蛛封垂暹石竹枝歌出采菱舟鄒陽一別長洲
花逝莫吳宮麋鹿遊

辛卯北園訪顧與治

金焦漢漢與雲峯山北山南秋雨聲此日看君飲水誰能留
酒醺猶倦蒼茫烟曉時彈飲過暮佳人夜游爭顧新對安金
自是扶藜採藥去追呼未必鹿門翁

題萬年少年伯照西草堂

歌風室下夜烏啼江浦鬱鬱山莊古木齊半畝桑田人去住
一湖春水屋東西星臨豐沛瞻龍虎地接青徐雜鼓鞀獨把漁
竿憑月釣門前草色正萋萋

雲間弔陳臥子夏彙仲諸先輩兼懷王玠右王各世

那濱風雨下孤城愁絕灘頭鶴唳聲塞外又傳收嶺外時別南
蒼生今復誤儒生戈船戰罷人稀出海市春回雁不鳴寂寞滄
江回首晚機山無恙月空明

梅李依韻弔陳堯夫送別漢南

離亭風雨得知并傷花趁晚陰披褐漫存王猛志報書須

辨李陵心秦宮石燕春應集漢時銅駝草文漢謝汝綱繆西望
意使人愁絕隨頭吟

白下送王景青扶柩肇慶

天涯消息與誰傳異域驚聞鵬鳥亂後移家還十廟山中哭
父已三年兵戈落日江湖外與楓春風聲鶴邊尚有衣冠歸宿
草七星巖下自啼鵲

阻風燕于磯

獨上津亭坐碧苔
茫風雨向南來不知芳草隨春去但見潮
聲徹夜催六代笙歌餘夕照百季征戰老塵埃江天一色城如
帶惟有漁人棹月迴

金山競渡

各路天中驚鼓急
感恩空想瀟天回卻從醉後拾遺法不記狂

遊飲馬來紅
王南鄭萬里蕭湘龍虎關三山風雨鬼神哀五絲
續命遺如此忍見牙橋錦纜開

推揚同王于一泛舟平山堂

青青荷葉出孤蓬
葉井荒墟夾棘荒山上有第五泉地軸仍傳
通蜀道瓊花無復向隋宮幾多戰壘樓船外一線長江烟雨中
得馬魚龍今已歇開樽猶得故人同

敬亭山

日落高臺柳澗青
丹楓翠壁半凋零干戈迢遞江邊老蟋蟀寒
涼月下聽萬壑雲山藏謝宅一天風雨掃秋亭徘徊不盡登臨
興醉臥蒼苔看古錦

將還潤州留題方漢章水西草堂

千峰寂寂舊門扃
寥落寒蛩秋滿亭眼底龍蛇分漢楚山中風

草自雷庭長林
纖月當曉冷隔岸漁舟帶雨腥詩到水西頌青
酒我歸北固醉初醒

海陵劉僅三招同葉子開鄧孝威諸子飲花下

一路清溪十畝田
牛山亭畔柳含烟友多愛酒真何遜柳解吟
詩獨鄭玄劉有詩
鵲鶴隨高樹沒樓臺况是大江懸故人蝦
菜忘歸得好須松雲白日眠

送友人崇州省親

五狼山色對柴扉
此去西風動綠衣賣藥每逢蕭寺住吟詩獨
向草堂歸
盤中酒熟黃花老江上秋深紫蟹肥百里滄洲成異
感莫教燕子背雲飛友人省親

江都寄懷華陰王文脩

別去天南淮水邊
江船終日望君開世情猶似水難留
桑落他鄉漉舊醪
難離孤客思家仍舊月輕
賦設登臺先恐太華望前雁為報青牛雪後來

壬辰登萬歲樓

仙人鶴髮昔年遊
今日空登萬歲樓雨膏衣冠幾榻在三吳烟
草大江流風吹楊柳迷臺榭雲捲春帆入斗牛莫向梅花弔陵
谷金焦點點下蘆洲

練溪三月拜汪文烈祠

聖主貞天萬國哀
煤山猶見講官來身殲異代還祠廟盜滅中
原尚草萊風雨暗教三月過甲申三月三松杉長傷百年開傳聞陵
墓今銷落不及詞臣土一坏

漢口留別宋又素

清漳如帶草堂東
獨樹分明一畝宮僕病苦遭風雨後一稿希

我行偏向亂離中，蕭湘有芷江難涉。忠孝無成路轉窮，俟得衡陽羣雁到，愁看秋色老梧桐。

章華臺寄懷何觀我先生

別離苦憶瑞靈初與何，擊鼓中原涕泗餘。親老間關添白髮，君恩珍重賜鯢魚。可憐問道家難問，欲報生涯信轉疎。莫怪江邊蘆雁叫，荆州八月故人書。

江陵寄三原友人

衛公祠北故人於，念我生還瘴癘餘。萬里先憑烏鵲報，十年應斷鴛鴦書。鋤瓜亂後青門老，憶弟愁時白髮疎。湘水芷蘭無可佩，高秋杜曲一停車。

鄒甲山登高

荆州城北有高臺，古樹連天秋色來。梓裏歌為客盡遠安征，戰幾人回自私將涕淚酬嘉節。笑指雲山落酒杯，彭澤南恩無恙在，菊花好向故園開。

九鼎憑江定向誰，包茅不貢更何為。妻妾勸澤悲秋日，冉冉龍山落帽時。河朔曹仁堪北走，巴西關羽正東窺。時有可憐毛髮莖莖短設插茱萸，更賦楚詞。

納納方城漢水昏，登高苦憶舊王孫。階官芳草猶迎客，沙市妖姬早閉門。萬里誰家掃素練，一聲何處哭哀猿。乾坤日日當陽九，忍見陶公花滿園。

癸巳幽館訪宜川劉石生

昨日入關苦憶君，陶復陶穴何紛紛。西周尚有公劉里，北地曾無不窗墳。看草春風還紫氣，高原老樹自青雲。亦知歸雁聲聲急，况是幽亭月夜聞。

圓丘雍時諸侯邸，定有金莖承露盤。鈞弋夫人雲外見，瑤池王母鏡中看。烽陰寨老窺天易，暑雨溝瀆下馬難。獻賦揚雄今白首，建章宮裏萬山寒。

始皇陵

東美夷門巡幸去，崩年不在阿房宮。泰山壇禪空朝雨，蒼嶺魚燈幾夜風。已見旂鈴回北極，那聞烽火逼西戎。長城似築千年恨，墓草蕭蕭牧馬中。

漢中王城秋興

雞頭嶺下萬山開，漢主當年拜將臺。遂使金甌歸一統，誰教銅馬犯中台。陳倉非復蕭何道，天棧空遲徐庶回。講獵栽花行樂事，紛紛羌裔夜頻來。

曾為逆旅釋吳國，豈復因人論蜀都。宮帳酪酥常得飲，龍頭鸚鵡自相呼。乾坤誤擲三泉縣，將帥何知八陣圖。虎戰雲旗金鼓震，高秋獵得一熊無。

炎胄三季辭漢苑，龍興况視此中分。湯雄漫作美新論，司馬猶慚封禪文。西割蜀江渾白雨，南流楚峽盡黃雲。曳裾寧向王門老，故國烽川雁幾聞。

秦川桂竹從來少，瞥見衰斜匝地生。春米也知水碓熟，秦中舊碓中用中食魚仍美。漢江清丹楓日墮，留侯廟碧血天。漢中舊碓中首可憐，煎紫盡雁飛殘照落花聲。

甘泉宮

立春日雪中，公劉里同劉石生懷江左諸子。姜嫄河北雪霜飄，卒歲終依劉孝標。胡皇到今無月令，庫桃從此又春朝。胡皇地名雲兼枯草溝中出，天入懸崖紫葉燒。惆悵

江東人不見五陵衰馬日蕭條

甲午北山除夜詩元日成

臨除岫岫燒高燭原上星河早近人百谷樵蒸風俗古秦俗元

三川醴酒歲華春不驚使御綠盧溪且喜山家絕要津十載

鄉關戎馬隔椒花終夜頌慈親

出塞十六夜同陳葵西觀發半宵城

奈戎小隊赴西岷出塞今逢入蜀人雞犬相聞偏在星羊酥作

醴復沾唇三更臘雪吹青鬢萬戶銀燈照碧輝與將軍成薄

醉風猶痛甲一相親

鳴沙洲

不見黃河春氣動却從沙磧辨陰晴漸着水天皆凍大漠無

風山自鳴吹馬浪尋荒幾處射陽會出苦泉管傳開炮火年來

怨張素三巴已盡平三巴為亂壬辰討平

塞上清明義勇丁辰如拾同無錫唐采臣慈谿張西陽

集高台寺

忽出東門回首望赫連勃勃有孤城井田溝洫歸河血婦女鞞

纓隨髻輕衣紫還從渠外哭是日在渠盡路青空向磧邊行開

鐔絕塞皆南客愁斷松楸萬里聲

唐采臣度支同劉孝吾總戎出訪賀蘭草堂

紫燕風飛土屋穿長城閃閃起狼烟忽驚少府花間座不辨將

軍柳下眠木鉢千盤仍漢戍銀州五月尙春天相看誰是封侯

者西域班生賦自傳

將試京兆劉孝吾總戎城樓夜飲

賀蘭山下朔方城雞犬千家屋上鳴大鼓樓中逢塞妓高秋風

衰度秦軍黃河直向胡天寫白草翻從漢苑生爛醉且騎元帥

馬曲江春宴亦虛名

曲江九日同榆林李元登三原孫日生奉侍沈陸二座

主登雁塔

旌旗一片出西京十里烟沙逐隊行賜宴昔開唐進士題名今

復魯諸生江頭柳倚慈恩寺塔影風飄瑪珂城下馬登高陪色

笑宜春苑北已秋聲

連雲棧雪行

乾坤忽改千巖色磅面飛霜墮百泉江水橫添山澗濕雪花吹

落棧雲天人隨鳥道回風舞馬傷孤踪大壩穿莫向柴關愁路

凍樵林是處有和烟

元無題

過眼倡樓綉幃間幸盤柏酒傍紅顏戚姑今夕偏投扇戚姑是

為戚夫人名曰秦寶何季復入關明日赴按拍楊花吹粉黛隔

簾春服染雲山石果金馬終多事薄華池莫浪還

鐵佛寺遇平西王下諸公同下江南喜賦

正愁三伏大梁行忽有西簫近侍兵夜月同驅長葛馬辰星獨

下黑陽城山空廢寺羣狐窟霧起中原百戰營口號遍傳軍令

細鞞鑿蟻蝨見平生

樟樹祝大占留飲黃嘉卿暫至賦別

聞君日掩柴門住松菊桑田異昔時幸有乾坤容我大可無江

漢繫人思峭帆千里歸處落風雁重陽度吹遲醉甚忽逢黃子

至孟公不顧尚書期

已亥吳門奉待修灑白撫軍

傳聞使節大江來千里樓船畫戟開豈有詔書前日至翻令羽
微隔年催錢塘風月羣師集茂苑春朝萬馬迴元日萬馬欲與
先生臨海甸庫門危坐一啣杯

泊上清河位翠松先發遣僕入城迎燦弟

客居遷次本無定况復移家亂後過海上亂後從兄弟行藏相
見少友朋生死未聞多駸船獵獵吹瓜步香馬蕭蕭下孟河早
晚歸來同卒歲六朝烟雨近如何

壬寅其徒齋自南豐來攜靖邊張曲江明府侯索題

蒼松之下有黃冠吏隱歸來天地寬已見一樽當戶入獨留千
卷背人看交淡莫道謀生拙家在須知出塞難同是渭濱垂老
客何年復理舊漁竿

昨歲尺書前日至今朝有客到梅川為言漲子形容似許汝曾

會庭詩卷四

生詞賦傳霜竹故園方半畝春風隔縣已三季相思莫向江邊
老戰甲聞添十萬船

泊閩門

二十季來吳會客風帆一過一蕭條兵戈近浦黃鸝巷蕭鼓空
喧白馬橋未有樓船通買豎漸聞絲繭祝漁樵最憐堤畔垂楊
柳終日青青向州賜

温溪

東甌鼓角戰雲屯日脚潮頭截海門十里芙蓉秋滿樹千家藤
荔雨為村尸中龍令還稱禪病後牛哀且噬昆太禁謂海濱
鱗甲在馮夷無數上灘痕

泛錢唐江

眼見戈船轉大旗特從東海赴西陲移家已過秋八八

驚雁落時賴有文章銷客路不愁風雨對江籬廿年筋骨狂趨
走九月寒衣授未遲

崑山送徐仲舒司李汀州

美君曾出洞庭波先朝汀上移官足放歌災瘴應知春雪少
邵齋時有夜猿過廿年分手鶯蓬料萬里將家戍塞河若到營
孤頓問訊閩門母子近如何汀州

癸卯夏州奉寄龔芝麓年伯

聖主轉圜任老臣初聞客路淚沾巾十季都憲甘微祿一飯黃
金散故人舊屬猶當宜室貴高班鷹隼上林春公接口吃能長
嘯奮負張華屬望頻

獻賦洋洋十載過忻逢父執慰蹉跎夢中嘗對蠶桑菓牛後誰
聞客感承絕凍冰田貧賤沙伏江宿客是誰多明季定

幕夫下欠情重甲科

獻訓家宰魏石生先生

吳中曾讀湖湘詩小子新篇屢見知極塞狂歌雖有託他生痛
哭已無期頓纒豐草交難絕從徽長楊諫者誰獨美金門梁上
燕春朝飛舞故相隨

近來銓政賢愚滯詳慎如公政不繁優詔每承天子賜獻書還
喜舊儒存嗚呼日駸催官馬草暗春抽度塞垣家世愧非篋
史至今猶遇聖人思

九月朔楊次辛許貞起登夏州城樓

果園秋色大野邊斷續砧聲在眼前無數雲山開統萬共看征
戍出居延黃沙隊裏黃羊走白草叢中白雪連昨歲計偕今下
第昨歲重兩經嘉節倍凄然

登高結伴俯城闔萬里清秋獨淚類黃水忽然歸草地青山畢
竟負秦人杯中竹葉看將盡箇裏梅花吹幾處生死親朋都夢
遍何時驅馬到江津

西夏額兵十萬時新汰九萬皆上晉故戎號謂歸
于農田則又率征謂其後皆歸農也
矣遂于兩渠之上平其地之
者亦時有謂之渠之渠者之
使人者誰心也氣為更與也
不時手寫歸江戎每并及之甲兵也

紙堂川

東井何年聚五星塵蹄奔走跡如萍纔歸邊塞頭全白一出羅
川草尚青風色欲衝寒雁過秋聲口在隔山聽巨靈長使關河
碎最堪消分嶽瀆形謂九條

投徐靜菴督學

二行如外黃河兩旁西風北日來蒼黍枯泉澁新絕
滑溝衰草馬徘徊詩因窮極工何益家類投荒久不回欲假高
岡雙羽翼南飛直到鳳凰臺

宿郭金湯有竹草堂

兩季三過君廬舍今日終南郭泰歸時郭南客久共知為客
苦家貧雖老在家稀諸兒掘蕘晨充菜小婢擎燈夜補衣稍喜
鄰翁蘭若謂好醉來須待彗星微時見

送富平李天生赴幕

西京高義推君久曾寄雙行雁代書豈謂嚴關人斷絕時翻
教見而立躊躇一身砂砂天難問雙鬢蕭蕭雪滿裾惆悵長河
冬至後砂風吹斷漢唐渠

乙巳元宵

寒外春宵一盞燈十年丞併憶紅綫私將燈留占官祿設想金

蟻崗采繒廟鼓邊蕭歌似哭城頭風色月如水老親諸子盤餐
畢應念他鄉歸未能

賀蘭草堂春興

疊鼓清茄背夕陽移家萬里類投荒枯沙積裏春雜放臭水城
中花最香對客應聲看小草上書何日賦長楊東家飛燕巢新
屋豈解天邊有棟梁

寄懷李力負

卻覺李膺分別久無如此別惜離群九千河朔誰憐我十八灘
頭最憶君多病參苓貧莫致傳經木石夜溪聞不知彭澤諸男
子出字門曾否躬躬研頰勤

遊興

傲然吟嘯此幽形勝當年會動驚蓬背出字門柳九株青道池風日邊商苦披蒲牛羊戍卒歷白頭陞陞易斷
起何妨歸計逐流萍

登靈州城樓

隔岸高樓綠樹隈黃河一面抱城來無多蚊蚋聲如陣到處蛟
龍關不迴峽口鳴沙橫野出渡頭吹角亂船開他年未識桑田
變看取靈潮次第催

和石仲昭三原閒居却寄

邊州忽枉故人書隔歲詩來萬里餘曠上日騎西城馬渠中時
釣朔方魚知章既老身纔遜潘岳居官花不如莫道玉壺清酒
盡解貂返欲結羅裾石歷任相城汾陽寄有

丙午赴貢舉僕夫失道久不得至乃題詩王湖旅館

等隔風雪共飄蓬我佩短刀汝獵弓後路不知前路失今宵難

與昨宵同一身孤微并份外單馬重裘櫃肆中却美斜陽浮客
到解鞍明日過榆東王新賜

丁未出試後投所知

賦成綠竹楊莊喜浴下驚傳薦陸機萬里獨憐慈母隔全家須
待綠衣歸金磨老馬嘶春立玉關高鵬出塞飛多少親朋吟望
苦清天梅杏正芳菲

范縣悼泗上施許公

山城寂寂日初低旅襯蕭蕭古木齊不見泗濱浮磬響獨聞
博夜烏啼遊仙好倚張良墓負米空悲子路堤更有大宛金棧
馬九原相殉一長嘶施死一

絕命哀哀望故園施集有江離莎草對黃昏書堆案雙親老
花高樓第存腸真空翻斜暴雨傷豈不封舊時魂施亦死

蘇武生還十九年蘇卒沈長磅條汝隔重泉亦知天地輕才子
不向人間老謫仙病裏思家腸欲斷閨中作客眼將穿施妻隨

取夜臺應共肩吾賦好把唐詩集教聯

曲阜同孔起宗同年飲吉人宅起宗有私伎不與見作

詩嘲之

同爾公車出帝鄉桑園猶帶粉蘭香諸姬繡被堆芳畫五月榴

花照夕陽乳燕並飛應並伏啼鶯相對不相妨黃金取盡文君

酒返識長門賣賦郎

歷下喜上元將移止同寓

老去江東親識少獨逢君至類諸昆每憐出塞歸青海相勸攜

家住白門事作劍菱童頓羨貧富夏夜酒難溫比鄰約突泉聲

苦却似催人到故園

同新安洪仙客飲大吏劉伯宿寓齋得傾宇

一椽大江秋裏客二東新雨酒中傾荷花繞屋深深坐枯杵催

人箇箇鶯樓近野橋時見影劉有詩華對輝于高樹最多聲分

歸馬郊城隔恰似衝泥萬里行

濟南送某司李裁官歸溫州

山頭酒幔青紛紛車馬暗郊桐秋風忽動江心寺荷葉將

貴策上依然判五刑司李出

將還金石堂在宿鄉魏相公遠札重以詩幣寵行因寄

短章用伸謝謝

尺素低消流淚時天寒念無絕

同秦凱歸郭曉臺前並北別郭陽谷莫聞春輝從今大陝江

去將母移家臥釣磯

舟泊楓橋見鸚鵡因憶吳姬夏州

每到勾吳似到家館娃雖在隔天涯一從身世懸通籍致汝邊

州誤歲華玉臂滑荷渠口雪春風不斷龍頭花都舟鸚鵡能言

語好是淡園獨怨嗟

與李仲木後板廠述舊

錦帆渡處舊時晴坐看橋頭春水生伯仲亂來齊好佛親知老

去漸忘名雞頭嶺外花前發李嘗守鸚鵡聲中夜半行我與君

交吳越久不開羌笛不傷情

戊申歲訓終壽民方伯謙集寄園

花覆春陰一草堂使君尊酒更笙簧映階蘋藻迎牙仗俯拾

集 166-455

踰跼石梁雪色如欺天不夜燈光反照水中央頻年西去爭時
令楊柳關山正未黃

贈顧松交吏部

直覺東歸似故鄉每逢佳節就君腸客中文宴如羊曇吳下名
聞數辟疆芳草畫疑歌扇綠落花春散舞衣香東山未許頻游
視早晚徵書發建章

清明酬韓中丞兼懷令弟小康明府

杜鵬芳草暗留春見說清明倍愴神
上梧楸江止隔客中
子夢中頻鴉邊賣賦依難弟今弟難異代荒肝累故人
甲戌同門第白打錢能分相府即今寒食一沾巾

上劉中丞

君莫種田渠水直深湖外稻沙風吹破夕陽天兵戈塔盡人豈
樂夜振琵琶日控弦

魚書新拜舊彈冠西旆南移雪未乾海氣全消三伏冷天威不
試八閩安車糝酒肆人難取荔子楓亭壁已殘猶恐鼓船樓外
轉夜淡時把地圖看

西昌贈周伯衡憲副

諸省棲遲悲遠天日看松竹俯晴川思親萬里龍沙外哭子三
聲雁落邊時周有紫塞卜居書有帙周山連化黃昏餘酒更無
錢江卓亂後家全失周家失薄宦窮途已廿年

懷郭電白同年

備是雁行臨北嶺各不聞蛇竇出南巴城名時有茂十年作吏
詩都廢一歲方新亂又除電白春正海寇脚穿梨木屐官軍頭

揮素馨花每聽風雨林邊過却似春迴電白車

江行

不信秋分秋社日但看蘆荻亂帆中三年山海藏征客晚與此
州壬子七月乃歸一月江湖闊朔風北風衣纒常牽慈母線食
齋猶挽健兒弓大雄晉鏡春歸後問鼎終須入楚宮

會庭聞詩卷五

寧夏會 晚庭聞著

五言絕

華池温虞白馬紫綯盟酒倡樓作別

華館三更後 纔歌六月初 莫添紅粉淚 流入白公渠

吳姬

狂成春已盡 半臂墜香絲 小苑楊花落 儂心那得知

平陵城

上有盜跖山下有陽虎 墓濕爾一杯酒 祝爾莫當路

諸豎見麗人 戲束牛麗乾明府

滌器溪邊立前村 是妾家 使君如有意 明日浣春紗

漁家

月落江村黑 灘高水沒田 棹及漁浦人 不醉不成眠

定邊

磧上秋風惡 磧下秋草落 功名萬里心 不肯射狐貉

磚井

築塞是何年 和戎不用錢 從今介冑士 高枕倚巖邊

陌上桑

沛沛陌上桑 絲絲機中織 織出雙鸞鴛 相見不相識

秋

秋笳吹力力 秋螢落紛紛 秋雁恰恰啼 秋闈一一開

會庭閣詩卷六

夏會 晚庭閣著

七言絕

翠臺

夾岸啼猿夢澤孤 荆王墓畔半頭湖
半頭湖名須知佞色傾人國 覆

楚非關伍丈夫

舊湖竹枝詞

南湖春岸綠垂垂 燕子樓空暗柳堤
金谷烏衣何處是 東風依舊

舊湖黃鸝

倦遊

未必畫長能僕客 明湖華注兩相忘
愁木歸臥華林寺 新得布

衣衣小方

迎春曲

同作琴樓花下人不須 傾國也傷春
天桃香裡紅如錦 穠李長

洲白似銀

賴州有懷故伎藥珠

細雨連橋電角尾 春風三月虎頭城
倡樓昔在橋東畔 楊柳依

伏怨別聲

泊蘇州

海烽親見近來平 偏設貔貅十萬兵
最是吳儂終好事 等閒簫

鼓虎丘行

傍水佳人趁夕陽 吳粧却換滿洲粧
不防門外章京見 却指東

姬書閣藏

歌酒喧喧出水涯 吳簫嫋嫋問哀茄
應知千騎樓頭醉 不聽高

陽白鼻騮

潤州聽暮角

江城舊日鴉樓久 蘆管初聞夜斷腸
自此扁舟從北發 龍頭羌

笛是家鄉

西谷關

駃騠黃塵天下滿 却辭吳越復西來
雞鳴狗盜今皆死 五夜關

門吏莫徭

橋上

焦獲佳人真絕代 朱顏纖手倚咸東
橋頭日日春衣醉 脂粉香

餘流水中

經唐采臣四柳亭

楊柳危殘人已去 秋晴高處水低流
却憶昔年沉礎後 夜淚仍

復過西州

塞下曲

六州番落黃河冷 一箇一聲翻新曲
放馬獵獵夜不歸 五月六

月邊草綠

賦得邊城游俠兒

六番子弟下金徽 草盡河枯露漸稀
一去磧西疾於鳥 等閒歸

馬似驟飛

吹角叢沙着鐵衣 半軍深入解重圍
寶刀未出人頭落 霍霍馬

前鞘後蹄

羊鳳井至紫荆關雜詩

把都河外黑山戎 深踐王庭第幾重
雪滿沙中不辨路 馬蹄行

處是狐踪

磔而凌漸出塞戎羊酥乳酒一傷情哀笳不管愁人耳吹作千
山水雪聲

匹馬系乾陰積來題詩祝凍一御孟平明萬里千層雪人到巖
關門未開

東華門車上
誰家少婦開春風纖手扶車御柳中一步一回金闕下却教飛
燕入深宮

路安府口號

三街伎館一時荒惟有銅鞮舊日倡莫唱前朝王府曲新翻都
是山坡羊

小松門伎席

五簾重後折茶錢一掃掃皮一樹垂前被後疑疑明疑放東山狹

伎是何人

劍能殺人君不知君能殺人僕不知將劍與君風雨去延平津

上失雄雌

南塘送人別

桑邊楊柳兩三株折盡時驚白頸鳥自笑送人嘗作郡出門終

日見柳榆

無錫婦

刀圭小試侍兒拳惱殺春風不得眠半夜防他筋力盡商量明

日打歌輕

放魚

拈着點額似濛濛徒徒金魚漫濤浮同在窮邊同洞轍放君先

向大河流

看渠水

黃河是處與天通此地偏饒灌溉功統萬城中三萬戶夏來都
在水渠中

中秋

中宵雨後一天晴坐對西山分外明刀尺寒枯空外響聽來蕩
半是商聲

遲輓秦氏

死去三年始一聞非關下第入空門無多辮髮盡莖白剪取零
星共汝焚

集中長損憶君詩塵土荒墳夢豈知自此蒲團輕色相三生不
生不相離

絳州九和句自義興海會來喜賦

曾到汾河過絳州泥沙擁急斷行舟不知中有慈航渡却在荆
溪海會流

坐

淨土重修未了功多生念佛此生工塔前松鼠簷前雀探食忘
人在定中

寄壽合肥龔公

三十六莊今漸熟感恩同作報恩身佛前長跪為公壽却是漢
山不第人

中秋後

每聽吳語似家鄉又過山塘又半塘子夜歌殘輕權入菱荷秋

老桂花香

老桂花香

老桂花香

老桂花香

集 166-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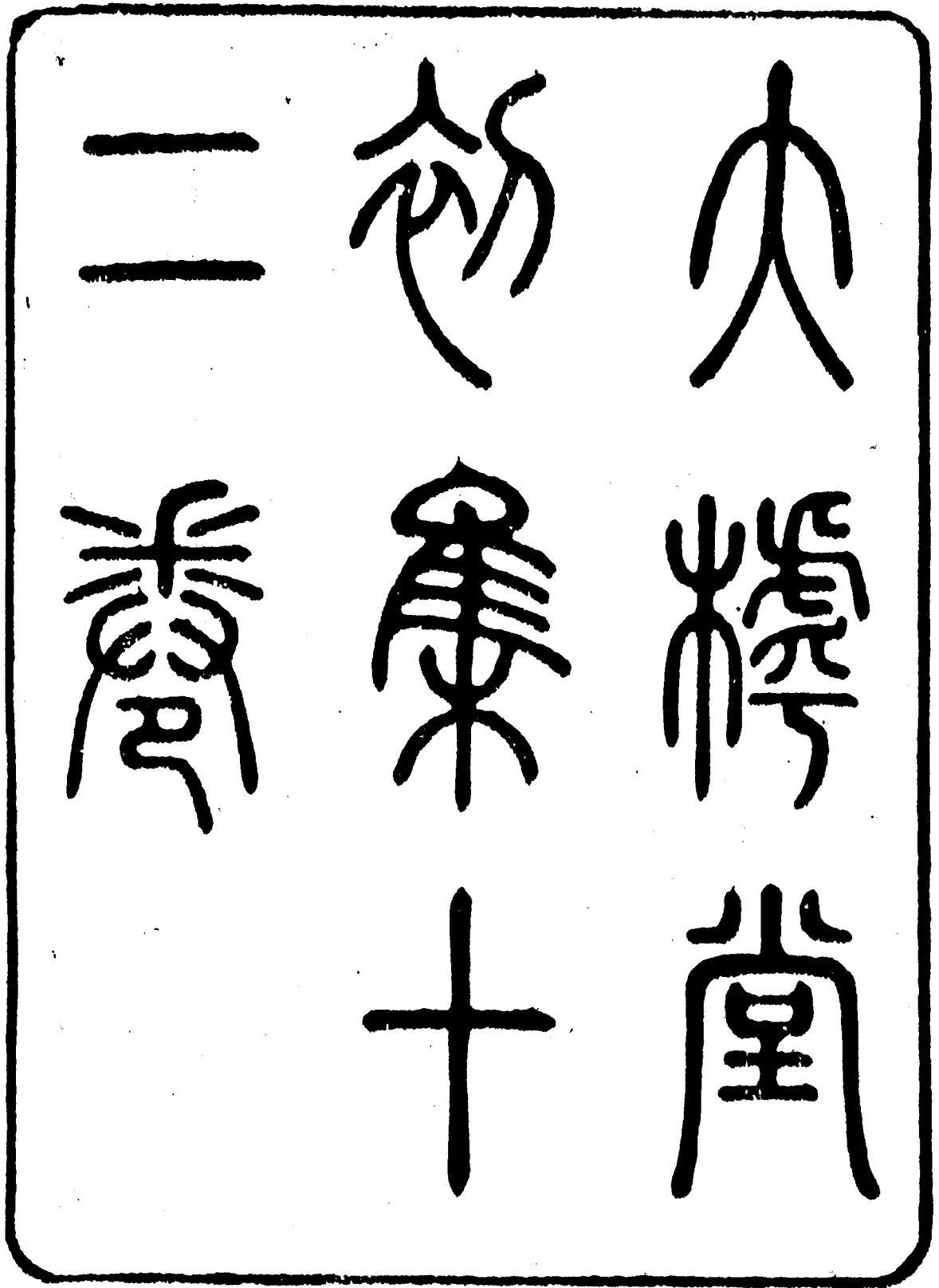
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清〕王隼撰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

雪軒刻粵十三家集本

首都圖書館藏



二

初

大

香

集

樗

十

堂

敘

南海梁佩蘭藥亭謨

天下皆言詩而詩亡非詩亡也言詩者多則亡古天子甚重夫詩凡郊祀朝會燕饗聘問必歌焉而又以其聲合之於樂故其時學士大夫率登高能賦號稱多材下至民間閭閻謳吟輒成音節相與沐浴教化而有以見其風俗之美性情之正嗚呼盛已末世崇飾虛名人鮮殖學甫就裙摭便爾揚詡毋論其於三百篇比興賦之義未識源流即漢魏六朝三唐以迄有明亦未能望其

大樗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牆似而乃立壁分門各自排詆此如五尺童子誇其勇健徒手而入疆圉非有妨胡之笱桃弧之矢可恃以應人之敵也不過一農夫操隴畝耒耜之器羸行而隨其後已魄喪仆地矣如此而言詩詩安得不亡且夫詩者思也人情有所感於中而不能散則結而為思而詩名焉仲尼刪詩列之於經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此故思之力可以無所不至灑博之而天地杳渺之而鬼神窈窕之而山川虧蔽之而草木歧喙之而鳥獸蠕沫之而蟲魚黠黯之而荒隧幽宮光怪之而貝闕蛟室

緯繡之而羽翟備徹奇險之而蠶叢金牛熬燥之而火

井膈膊之而冰車剗刻之而石鼓噓而溼笑而啞驚而

罌逆而爭悲而齋谷涕夷樂而飲食歌舞嗚呼神已而

未已也以水照水猶以為擬淡也以月配月猶以為喻

明也以雪覆雪猶以為比潔也以竅接竅猶以為存聽

也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此之謂化主子蒲衣

所著詩神明造姿孤雋表骨學問醞釀能極其思左右

變化以出之子觀其行年三十而頭髮已種種終歲鍵

關舍著述之外無他嗜好其志豈以今人自許者邪子

大樗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向與蒲衣尊人說作先生為風雅之交垂二十年今得

蒲衣遂成兩代如蒲衣者不猶應劭之後有瑒傅元之

後有咸庾肩吾之後有信徐摛之後有陵與君家義之

之後有徽之獻之哉抑予更有感焉以蒲衣美才

上有憐才之君下有薦賢之相使之出入承明給賜筆

札振其鴻藻與相如諫獵子雲甘泉亦何必異而故臯

處蒹蘆徘徊于徒步於臺嶺擔簦於八閩蕩櫂於蠡

湖息影於廬嶽以淒思苦調為哀蠅落葉之詞致自託於佳人君子劍俠酒徒閨閣邊塞仙宮道觀以寫其呵

壁問天磊落扼塞怫鬱侘傺突兀不平之氣蒲衣之志亦婉矣然則蒲衣遇非其時不得以忠厚和平之音別清廟明堂正風正雅三頌之什猶庶幾於匪風下泉繁霜楚茨板蕩變風變雅之遺也古天子以詩教化天下之意仲尼刪詩無邪之旨不賴蒲衣而存哉桓譚知其必傳而不學者嘗為覆瓿且聽之矣

大樽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本

敘

兄鳴雷東邨撰

九叔說作覽山水立論說高獻響林木皆有學問之氣中和之道俾環坐而聽者都解頤及其為詩也則去學問惟中和而已詩成人悉傳詠如立高峯明明如月落四空又如大衲長者說禪到徹處總無可著則九叔詩也猶記在時隼弟斲立側輒誨曰若作衣裳爾其佩若種礪松爾其歲昏毋時俗以為雷同奮毋唯諾以為取容谷口之鄭南郡之徐斯人哉斯人哉振古豈易得隼

大樽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本

弟曰謹受命於時弟尚少為詩老矣清矣幽矣每詩成先問雷叔未嘗見也雷惡矣無能為弟起發而讀叔詩輒為起余余詩成叔輒為雷喜今雷讀叔詩輒為悲矣雖然雷喜也夫叔有隼弟能詩豈九原不可作而大雅可作余王氏不能大而風雅可大邪迄於今矣也何處音步也何處追風定花猶落則惟與隼弟電暉弗忘風雨夕位數行而已叔向時語匡廬以不及遊為恨事輒泣然隼弟飽卧數年匡廬雲飽食數年匡廬水匡廬哉雷九載別矣弟任匡廬哉余四載別弟矣歸而見所為

賦也已揚馬矣所爲詩也已李杜矣豈真風雅之有所
自邪不然無所自而何以君子之響逸人之聲款款入
吾耳也因知天下文人大都多不遂其志亟欲得其子
之賢而發其蘊蓄之概以嗣其道且使其毅然而不爲
時會所奪澹然而不爲世會所移寧惟紹於筆墨哉今
耳鳴之集在人間若廣陵散余望大雅若匡廬高阜之
雲不知雋弟詩在旁竟已嗣續之也茲從與刻之毋謂
余王氏之無人也

大樽堂初集序

二
詩雪軒校刊本

題辭

莘汀屈士焯泰士誤

孤山高士託逸興於題梅南華老仙寓冶魂於化蝶斯
知無瑕白璧何妨偶賦閑情誰云已覺黃梁不令更迷
春夢是以或美人或香草淋漓寫遍九歌爲水月爲鏡
花遊戲總歸三昧吾友蒲衣子以姑射冰雪之肌膚墮
羅施污濁之塵滓業纏綺語跡寄騷經比者採風飄然
蹈海兩月杖藜紫水深宵挂席匡門禾黍故官甲春魂
於望帝風塵歧路寫幽怨於恨人遂爾妃白儷青澆酒
杯於香奩之塊壘假紅倚翠舞如意於狐粉之唾壺全
身枯木寒巖幻出穠香豔骨破涕爲笑能令我見猶憐
是色非空誰遣汝爲註脚居然陽白冠絕一時非關比
紅遂成百詠五千六百字珠璣散落寰中東西南北人
肝膽托出楮上休認齊梁豔曲同儕子夜雙聲宜歸槃
澗清流少在幽窗獨酌

大樽堂初集題辭

一
詩雪軒校刊本

大樽堂初集卷之一

國朝番禺王

隸蕭家著

賦一

秋思賦 并敘

夫氣之運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歌詠是以繁霜入幕潘岳有蟋蟀之悲明月生波江淹致梧桐之怨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情相召其來久矣子辭建安歸隱廬嶽將過半載爰值窮秋岳露零零谿風瑟瑟三梁古樹樹樹寒聲五老高峯峯峯

大樽堂初集卷之一

詩雲軒校刊本

慘色葛籠獨對蒿徑孤唸誦宋王之九辯讀繁欽之一賦含憂觀古觸景興思况乎秦川公子久倦登樓吳郡狂生屢愁懷刺多逢皮相罕遇心知是以騏驥伏於鹽車唯嘶伯樂離徽輟乎流水獨憶鍾期誰憐半死之桐莫辨已枯之竹故趙上計之泣血陳伯玉之破琴方之於今無異斯痛於焉永歎遂有長篇雖思深瑋瑋寧堪枚馬裝書願把珊瑚聊與徐庾架筆憤然而作曾何足觀錄之私齋多慙同志

夫四運修其代敘今時疊疊而蘭秋易鳥貞於鴉尾今

屆授衣而火流閭闔蕭蕭今連檟棧朱靈漢漫兮泊江

菴齋黜咎壇於楸柳兮晴剝啾啾於合昏纖阿行兮西

陸河鼓渡兮漢津合鳴翔兮丹嶺背燭流兮幽墻把玉

英兮彭澤酒佩茱萸兮漢宮人潛紫帷之闕宗兮對白

字之婢婢坐鸞角兮耿耿按龍鬚兮冷洽感響毗之雅

調兮傷彥同之哀音申侏侏予隱軫兮思縈悵而難任

蒼梧邈而皇逝今重華逝以何彞世滄離而濁揉兮騏

驎棄而不駟蘭芷不植於堂砌兮蒿艾蔽而成林鴟鴞

大樽堂初集卷之一

詩雲軒校刊本

萃而翔舞兮鳳凰饑而夜食瑤璣混於瓠觚兮隴廩與

閨姬同室眾馭選以自媚兮孰能管予之陴側情有感

而難忘兮性有紉而不釋繡薛荔以爲紳兮綴杜蘅與

蕙芷希神鸞爲友于兮接文鴈以爲侶羌持此而弗舍

兮眾睹其離襪而笑子年遑遑而不予貸兮耀靈忽其

西過襲長夜之漫漫兮破牛角而興歌嘯青蠅兮爲弔

客歎知已兮撫太阿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弱質之蘋根

蹇沈抑而如危兮願陳志而無門既修姱而鮮雙兮非

是時之攸鑫奮余榮而莫見兮播子香而莫聞維天地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靡常握剗而不用兮操規矩而弗施子員方憐鬢之漸變兮恐申椒之不芳驥伏櫪而奮身兮願一顧而求試服罷驢與羸駟兮又驥之所恥餐秀芳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不吾知其亦已兮覽九州以消憂苟余蹤之可以遂滅兮又何情戀乎舊儔奉靈氛之嘉告兮藥雲驂乎駕玉蚪神眩曜而憧憧兮心養養而悠悠涉碧津以揚舫兮汎渤鞣之洪波澎溥鬱壞以岸祀兮渙濃瀉澗而雲渦渭潰淪而磔錯兮硤磳碾而揚沙湫湫而雷响兮磊訇訇以相加潤漢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三 詩雲軒校本

潛而迪颺兮濫溲溲而無涯驛馬乘濤以噓蹠兮虎蛟掉尾如楔銳極髓燐珠於沙鏡兮紫蚰曬音而揚葩文魼蠅蝮以鳴磬兮螭房硯礪乎鬚髭天琛破石以詭暉兮玉珧璣蚌而旋蝸琴高含笑而靈矯兮冰夷倚浪而睨哦馬銜邀路以冶夷兮天吳閃扇而鞭鮀蓬萊戲薛其潛興兮巨鼈蜿蜒以駢羅戴龍堂之岷嶲兮削貝闕之嵯峨挹鞠霞以為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賡紅藥之交生兮奠琪樹之四合丹留而碧髯兮錦礪乎千尺瑀鏤璣璫兮椒駁乎吐納

薦麟洲之節兮捲綃乎鯨人之室選奇河伯之衣兮出瑤於驪龍之窟哀申社之負石兮悲芜肱之乘桴折瓊田之靈芝兮玩鐵網之珊瑚沿蘭榭於滄浪兮紉魚牒而如鳧舫震澤之冲融兮弭荔柏乎江海歛參差而誰思兮捐子玳乎湘君賸漢沔之灑灑兮汎羌水與葭萌感二妃之解珮兮游女弄珠而娉婷沂崑山而左回兮洪濤淼而泓泓傷三閭之行諡兮痛昭王之南征蒸棹轉於洛水兮矚子晉之鳳笙桂旗旖旎於神汜兮靄霧綃之麗人既蛾眉而瑤質兮亦蟬鬢而頰脣搖金翠之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四 詩雲軒校本

首飾兮綴明珠以耀身鏤朱螭於文履兮颯敷羅與綉裙色珊瑚而如帝兮光戲戲其若神之蹇修以為理兮雖有志而莫伸紛譎譎而唱憑兮逸攸忽乎卷真悞結骨以何語兮神夷猶而亡據難濤濤而舍句輓兮魂飄飄而上度騁龍輶之鞞鞞兮八鸞瑤瑤以回步羲和儼以駿乘兮飭屏翳以先路心悅忱於五嶽兮初發軔於神夜窈天門而臨渤澥兮崑崙闕而覩魯石閭何脢藹兮曠黃河與梁甫礪礪杓而成象兮嵌岬嶂而奔赴機斂柯而聚櫻兮葩塞葉而走兔沒三亩之香井兮古柏

櫟槿平千樹按金牀與玉几兮揖芝童與鉏父登秦觀
而聽雞鳴兮思祖龍之風雨飄飄邱之鼓琴兮臆張忠
之石釜稅餘駕於芙蓉兮輾暮巢之句屣托祝融而館
赤帝兮面長沙之極浦唳龍梁之曼衍兮觀鱸岫之翕
吐瀨淺淺兮滌涓涓磊磊兮參錯煙煖煖兮蚪鱗霞綾
繪兮錦鋪躡朱陵之靈臺兮聽丹雘而延竚掇僊葩於
石困兮鑄丹汞於古路睇鳥篆之飛字兮親縣泉之鶴
舞探元夷之神藟兮嘉宗炳之結寓翰縹馬於太嶠兮
躡豫鎮血秦城跨穹隆之縣嶺兮臨萬丈之絕冥躡濯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五 詩雪軒校刊本

葵之滑礪兮搏壁立之翠屏蕪蕪兮拂露驛艇兮
來羣門虛蘿兮入谷傍激潭兮比清照石壁兮端色攀
桂枝兮齊貞恣心目之寥朗兮任緩步之徐行墮蓮華
兮駕白鹿飲玉淋兮石鼓鳴歎鄭客之遺壁兮窺石榻
而削成觀毛女於霧市兮規傅元之碑銘踐後隧之危
矧兮緣岷嶂之嶢嶢消失羣之離獲兮督偏棲之孤舫
矧余心之含瘁兮恆覩物而酸辛忽遊目而瞻眇兮紫
閣嶢嶢於霧霞東接驪山兮西連楚纂太一崿嶷兮確
磧裕訝遙遙長安之鳳闕兮近覩鳥道之巖斜榭條樛

於此堂兮漆船浮嶽如樹查蹠地肺兮訪綺季披菴廬
兮問王嘉折貝多於中岳兮坐石牀而避世觀麝香之
青炎兮玩銅鈔乎飯龍醴變恆嶽而遭迴兮啖昌容之
蓬蘽滅孤首而若瑤兮礪縣天而如墜構椽上兮立鶴
鷗鉤桌下兮嘯魍魎曾歛獻以喟憑兮屑鬻翳而懿溥
懔懔其驚斯兮猓猓而發瘳悟伯昏之偶宕兮躋千仞
而亟歧周凌盼於天庭兮更僂仰乎上下南浮乎沅澤
兮東走乎棘林之禁叢萬險而莫避兮妥華胥與西輿
厯重譯而靡通兮雖笑語之莫辨俗淫悍以殊中土兮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并陰陽之爲沴云僻陋之可厭兮要性情之舒展吾生
尙不自得兮何九夷之可善橫衝波而鯨濤兮鑿胥搖
首而振怒抵龍沙之埒坳兮魍魎敵盼以當路召靈霞
碾礪以震蕩兮削餓煽爍而施鞭護頭鳳目堪余兮闕
喑啞而俛還卒揮涕返此異鄉兮鼠幽谷兮誰與寬增
傍俛而佛惘兮斂秋衾而長歎息惜駭兮聊假寐寢巫
咸兮造弊廬云道固無厓埃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
與未寔兮斯貞人之所居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
薰以芳而見燒兮膏合肥而致裂翠羽微而殞身兮蚌

含珠而擘裂懷文章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孰若師
由聃兮執元靜而自絜從委命而乘流兮遊寥廓之鄉
忽卷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芒芒苟中情其好修兮長
願頷亦何傷遂起坐而正衿兮悟斯言之協夫子心修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徵古人之軌迹兮聊因
潛厲余壯志奚量力而退守吾拙兮雖沒齡而靡悔託
遺編而寄意兮奚取容於斯世系曰霜靈靈兮雨靈靈
心鬱鬱兮思懸懸天荆地棘兮行路難周覽大荒兮寢
巫咸勉子芳服兮滋蕙蘭歎彼碩人兮歌考槃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七

詩雪軒校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賦二

寢遊武夷山賦

維天地之浩渺兮何民心之妄作且識想之闐紛兮
遊神其罔度得失兮蕉鹿情感兮巫峽榮辱兮邯鄲物
我兮蝴蝶雖幻境其百變兮隨四時之所接爾乃春山
疊翠江水汎萍游絲礙路弱柳低人山烟送晚砌蟲吟
晴花對影而含笑猿弔魄而曳聲歸雁唳空新竹篩庭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風寂寂兮連幌燈閃閃兮斂青忽現無窮之境暫息有
骸之形遍九州兮若彈指越三島兮如煙輕修武夷兮
舉目若髣髴兮平生觀九曲之逶迤兮乘木蘭之小舫
謁三清兮章臺憩賓雲兮石亭踐望僊兮遠眺松夾道
兮掌平仰兜鍪兮岬岬勢峭崿兮崢嶸轉鐵板兮繞玉
女攀絲蘿兮挽碧荇睹僊船兮嵯峨瀑布飛兮暗鳴或
倒影於千嶺或匿峯於重溟縣三梯兮登僊弄援葛藟
兮挽紫莖白露散兮洞門啓響朱旛兮搖金鈴貝闕雲
疎以夾路蕊散削天而冲冥紫翠玲瓏於林間丹房陰

映於高屏游龍交馳兮玉局巨鼇戴首兮赤城樓曾臺
兮把琳篆熊鬚冠兮朝玉京劉綱唾盤而成鯉王喬控
鶴而上昇或指樹為姓或合氣為名或綠筋紫腦或御
日戴星或嘯吸見丹田或太乙行成均瓊笈金虎三陰
五靈封以白玉之函盛以黃金之瓶龍耕煙而種草鳥
拾花而聽經挹碧藕兮獻赤薤飲水桃兮服青精餌黃
芽兮白雪漱三石兮九神聽雲華之踏踏窺腦中之玲
玲於是遊覽既畢放曠閒情興嫋嫋而未盡魂漠漠而
忽驚殘釭留焰杜宇曉明斂寒衿兮起坐歎幻境兮何
成捲霜簾兮四望泉落澗兮泓泓雲逐影兮出岫煙別
樹兮歸汀寺鐘兮朗朗成鼓兮彭彭悟今者之非寢安
知弄者之非醒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聽秋蟪賦

維造化之均育兮產庶類於羣靈何蜻蜻之翩翾兮亦
順氣而受生皎皎與慎於子建嗜嗜竊詠於詩人無粉
可施校斯蛺蝶有聲非媚比愧黃鸞兮朽木兮託體弗
縹縹兮螟蛉寧飲露兮自潔弗黍稷兮是馨寧處暗兮
振響弗百舌兮爭春寧弔月兮弄影弗借螢兮耀身寧

鼓勝兮自詠弗出口兮是憎清高而非憤世兮鄙老猿
兮嘯月明嘍嘍而非含怨兮笑杜宇兮嘒五更抱葉棲
羽緣枝寄情豈畏螿蝦之勁斧免憚蛛網之凝停不入
漆園之寢詎鳴齊主之庭爾乃鯉魚風起芙蓉折莖團
扇冷而藏篋輓轆凍而曳聲悲秋宋玉傷鬢安仁對斜
陽之荻浦臨衰柳之蘆汀方興懷兮悵望聽寒聲兮恨
增至若抱琵琶兮出塞託異類兮少卿聆陰風兮木葉
下望故國兮霜露零曲不成兮心已碎書不盡兮淚先
盈方沈吟兮自弔聲入耳兮難聽若夫章臺歎柳金谷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本

酌恩悵離魂兮不散逐秋夜兮殘屋聽寒聲兮心自苦
蒼舊恨兮難平若夫秦樓握別楚峽分雲夫君去兮萬
里賤妾守兮一燈羨秋雁兮有信訝簷鵲兮無憑怨鸞
鏡兮破影羞鴛被兮合形拾落葉兮付赤鯉聽寒聲兮
寫不成是以感人非一觸恨千名多情兮易慟悲來兮
難勝卻繁響兮歸竹屋滅蘭缸兮倚石屏歌曰桐影疏
兮露漫漫殘月落兮山氣闌寒蟬感我兮悶無端安得

瑤琴兮試一彈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樂府

擬古歌辭

哀慕歌

瞻彼鴻雁載飛載揚伯兮仲兮棄予云亡
陟彼高岡以望吳鄉楚雲蘇蘇越水湯湯

若何歌

采葛采葛葛勝于寶寶解王歡不解王苦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詩雲軒校刊本

擬漢鏡歌

艾如張

艾如張羅山之側東向西南向北田有禾壠有麥孔雀

低飛傍母泣

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下血飽饑鳥走空馬魂捲寒沙入□營紅
旗閃閃陰風射辭家十載聽羌笛報君心逼龍泉熱麒麟
麟閣上擾青蠅秦樓鳳管徹明月

巫山高

巫山高捲寒霧大江翻瀾不得渡不得渡白馬潮頭乘
楚鷺新衣誰縫故衣誰補嗷嗷孤鴻哀聲繞上陽樹

擬橫嶽曲辭

隴頭

策馬飲隴頭四注寒嘶咽回首望秦川沙暗旌旗絕秋
月聽胡笳何人持漢節低頭撫龍泉誓染□□□

出塞

漢將領麾騎橫行出碣石氣抱龍城虹笛奏關山月草
寒不識春沙凍空聞雪蓬飛朔馬嘶風勁驛弓折霜雁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詩雲軒校刊本

邈無聲霧烽結愁色營門看落星□□何時□

洛陽衛

洛陽道口誰家子玉鞭鞭馬紅塵起翠雲香煖蕩春風
寶雞日射燕脂紫紅錦鞵頭踏鳳凰麟帶繫白鷗尾
桃花片片撲貂蟬醉眼翻身彈飛雉年年月月關雞場
朝朝暮暮倡樓裏瑞英簾透鷓鴣聲卸鞍攬轡門并李
金鵝影下喚檀郎手抱琵琶半斜視龍腦頻燒待曉筵
弄珠調笑看花几荳蔻圖并孔雀眠小玉挑燈刺鴛被
可憐隔院窺遼西相思夜夜綠邊駛斑駁去去不聞嘶

淚濺芙蓉冷秋水

紫駟馬

將軍紫塞還玉勒珊瑚鞭驕嘶歸漢陣弄影入秦川霜
蹠非舊日花鬢似昔年□□猶未□莫解鐵連錢

劉生

劉生倜儻雄平生重然諾置驛徧扶風戚里驚鳴笳賓
客六郡良來往五侯轂朝攜孟公飲暮就朱家宿殺人
報恩盡意氣猶未足最羞草元者處身何齷齪

企喻歌辭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結伴涼州兒墮地作豹子不隨麋鹿生願逐豺狼死
新買五尺刀玉靶駿犀條刀口截星角不斬狸與狐
禡褶繡兩邊跋騎快馬向天射鷄子彈落馬蹠下
出門歛箆策入門搗大鼓男學漢兒歌女學漢兒舞

地驅樂歌

海風飈星星欲墮待得郎來儂始臥

折楊柳枝歌

上馬折柳不折桑剉蕪染衣不染裳老禾不割飽饑鼠
老女不嫁飽空牀

擬相蘇歌辭

筮篋引

公無渡河河水急鷓鴣不食銜沙立公竟渡河悔何及
悔何及兮可奈何短歌一曲投滄波

筮篋謠

滄海深深深可汲泰山高高高可及二雀飛飛不可測
朝同營巢暮不相人一向巢中鳴一向巢外泣

陌上桑

思婦倚秦樓杏梁初日麗采桑南陌頭提筐攜姊妹冉
弱楚宮腰髮鬢梁家髻金雀垂藻翹蟻珠結瓊佩耳穿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明月瑤裙覆丁香帶枝高出手勞葉短眠蠶細含羞語
傍人學寫相思字忽因使君問低頭憶夫婿

猛虎行

路逢虎壯士捕路逢吏猛虎避

長安有狹邪行

馳驅狹邪道香風熏繡轂鏘鏘咍路傍共歌楊柳曲家
居臨御溝堂懸九華燭鴛鴦列成行孔雀屏邊宿朱履
侍龍樓丹青畫麟閣翠羽映綠沈珊瑚照絳幕朝聽趙

女爭暮奏龜茲樂
春花芍藥開
秋葉梧桐落
瑤顏進縹觴
方娛千秋酌

上畱田行

嗚兒嗚向天
嗚兒真可憐
安得父母生日
壽嗚兒嗚向天
兒不可憐不隨
父母死黃泉

豔歌行

長安流蕩子
中夜起長嘆
借問歎何爲
故國寢中見
梧桐棲彩鸞
瑤瑁巢元燕
簾垂孔雀屏
香煖鴛鴦薦
青樓倚佳人
低頭弄團扇
向月抱琵琶
聲淚雜紅線
意欲將

大樽堂初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黃金買賦申
哀怨持此感
人懷恨殺春
歸雁

擬清商曲辭

丁都護歌

憶與歡初別
望眼秋雲裂
門無白馬嘶
土碧萋宏血
癘歸寒食魂
月冷荒煙魄
恨殺石尤風
不斷瀟湘客

石城樂

石城諸少年
歌舞石城下
但愛春日長
不識春日暮
青青楊柳枝
年年綠如故
青青頭上髮
年年江水平

讀書歌

相見感郎心
相別憶郎影
聞郎向揚州
爲買青銅鏡

恨殺烏白鳥
癘歡被嗚醒
何處覓團圓
初月照破鏡

歡似菖蒲花
儂似枯桑枝
把燈抽燭繭
夜夜苦單絲

朝起不梳頭
鸞篋插髻邊
共郎采芙蓉
欲使郎見蓮

鴛鴦雙跳脫
臨行綰郎臂
郎不念儂時
看取雙絲繫

烏棲曲

珊瑚作橈錦
作纜烏棲欲
定三星粲楊
柳洲頭待郎
久青絲繫船
夜沽酒

日麗身恩蘭
薰薰黼黻塔
蝶漾春雲白
紵衣鮮紫駟
馬

大樽堂初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落花起舞金
鞭下

鍍銀壁馬金
條脫茜縷蠻
絲雙鳳結眠
蠶細字緘玉
璫

美人夜夜繡
笙囊

霜封碧瓦瀉
涼波常娥影
落金叵羅水
精眠癘高唐
去

盼盼銀河天
欲曙

江南曲

菖蒲葉齊翳
碧雲桃花如
舞沾羅裙紫
駟蹀躞驕青
春歌白紵有
所思在何處

龍笛曲

湘娥象尺裁秋管鳳叫龍吟花纂纂青溪白石流雲滿
流雲滿星參差音淅淅悵忘歸

採蓮曲

鷓鴣鴉浮桂槳裁紅點翠波中漾兩兩三三笑相向
笑相向發豔歌芹塘雨溼衣羅

遊女曲

芙蓉暖紅搖水光纈翳窈窕雙鳴瑞油壁車輕戲江陽
戲江陽解珠珮羅袖翻收墮珥

估客樂

大樽堂初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潮來潮有信潮去潮無恨誰似乘潮人有恨長無信
歡去隨潮去潮來歡不來潮頭雙綠鴨弄潮久不開

擬琴曲歌辭

麥秀歌

山日落兮麥葉黃雉低飛兮麥壠涼老馬徘徊兮嘶道
傍

走馬引

劍光落水波文裂年年開殺襄陽客襄陽客子蘆中人
肝腸直逗蘆花熱颯沓疑問捕吏聲曉埽霜橋天馬迹

英雄血淚向誰哭長倚寒空訴橫竹

龍邱引

森森寒雲籠楚樹白楊棲影新人墓三年夜夜瀟瀟湘
潮冷黃沙泣孤鷺厭彈長鋏孟嘗門蹇驢不踏梁園路
無諸閩土衣文蛇胡馬嘶風想燕渡君不見宋人章甫
適蠻越路入騶搖從祝髮又不見嶽崑風雨走周文印
棘王陽驅九折吁嗟彭澤幾叢菊醉倒接羅歌郢曲

擬雜曲歌辭

耕田歌

大樽堂初集卷之三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耕田苦耕田苦去草根兮根入土耕田樂耕田樂待得
秋兮秋得獲

秋風辭

秋風瑟瑟兮雁影寒芙蓉泣露兮百草乾明月皎皎兮
照銅盤蒹葭接岸兮白漫漫盼歸雲兮獨倚闌望美人
兮楚水端佩長劍兮及及冠餐菊英兮飲木蘭傷靈修
兮起長歎從彭咸兮去不還招魂邈邈兮曉星殘對孤
燈兮思舊顏

李夫人歌

燭閃閃兮風飄飄帳寂寂兮雨蕭蕭魂遲遲兮步搖搖

落葉哀蟬曲

木葉落兮夕波沉中流兮浩歌盼虛房兮燭影傷美人
兮將奈何

古咄咄歌

東溪一株桃南陌一株棗各自任枯榮榮枯豈能保
桃落東溪水棗飄南陌泥各各不歸根迢迢空樹枝

古五襍組詩

五襍組天上霞往復還巢林鴉不獲己日將斜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九 詩雪軒校本

祝魴歌

祝魴祝魴骨藉藉日出妃呼豨日入狐截尾

雲中白子高行

寢入蓬萊山驂駕白鹿一何斑斑海波激激左旋右轉
不可躋攀河伯騎赤鯉導我乘流翩翩如白鶴遨遊滄
溟閉靈妃看鸞舞珮纓鳴珊珊縮我了角髻勸我餌仙
丹袖我雙香橙佩我驪珠環珠環不可見香橙不可得
唯畱元氣鼓盪日月長駐顏

前有一樽酒行

前有一樽酒座盈千歲賓雙瞳智兩袖如雲手持一

九以贈主人欲令主人千春出有車衣有襦養犬食肉
肥羊滿廚小姑蠶上箔門無官長呼子孫至二千石坐
享太平永歡娛

車遙遙篇

車遙遙馬蕭蕭望行人過板橋野田雀啄野粟君不歸
暮安宿

東飛伯勞歌

黃鸝巧言紫燕舞巫女秦娥騁雲步誰家女兒臨書閣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十 詩雪軒校本

低鬟冷怯吳綾薄象牀金斗熨鮫綃羅袿佩瑋相嬌
年時十七將十八錦瑟春心訴銀甲桃花落地不歸樹
可憐夜夜丁香故

滄海雀

滄海雀尾從從雌挾黃口雄逐雌雌教啄粟雄教飛不
飲籠中水不棲惡木枝欲報主人恩千里銜明珠少年
張網羅高飛奈若何

大垂手

香風曳羅袖彩鸞罩初日曼臉乍回腰凝停應鳳律不

持水精盤奈此蘭蕙質

小垂手

翩翩白鵝翔復見小垂手弄節拖長帶遊絃飄廣袖斜
垂飲澗虹倒曳迎風柳舞罷卷瓊瑤落紅豈蔻

遙夜吟

涼螢照瓦松牖懽語陰井唱罷伴半愁白髮生俄頃
裁縫寄遠人相思不能臥金刀剪紅綾愁見鴛鴦破

十索

姊妹約踏青開匣整花勝素馨環鳳髻未識相宜稱欲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看鬢邊釵從郎索衣鏡

斗帳錦流蘇四角垂珠結冷倚芙蓉枕鴛鴦被一撮欲

熱博山爐從郎索香屑

鏡檻繞芙蓉拂拭紅羅薦涼臥看銀河低徊弄珠串意

欲撲流螢從郎索團扇

明月照蘭房並坐歡情洽一盞葡萄酒微微透紅頰意

欲擲秦箏從郎索銀甲

昨宵攜小姑對月教歌舞手握猩紅板嬌絃調白紵欲

唱金縷衣從郎索曲譜

午夢夏晝長蘭風透羅裙倦倚茶蘼架青蠅繞寶瑟嬌
羞強向前從郎索紅拂

桃膠掠香絲髮鬢盤雲狀照鏡插蜻蜓玉燕銜珠向意
欲裁金鵝從郎索髻樣

兩臂單碧羅戲弄初落雪帳底挽君肩香煖桃花骨欲

露紅守宮從郎索條脫

綠鬟初覆額柳葉雙蛾對長日未曾鬢秋波轉相愛欲

畫遠山眉從郎索螺黛

相思非一朝今夕始相見翠帳任君開含羞帶月卷欲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共結同心從郎索紅線

遊俠篇

白玉飾鉤膺青絲控燕馬相逢柳市中肝膽如泉瀉抱

雞東郭鬪放雉南陂射四君何處尋撫劍清樽下

楊白花

楊白花開勝桃李滿林宮樹無能比年年三月雙燕

歸夜夜銜花入帷裏飄落河梁春復春不見楊花見燕

子

擬雜歌謠辭

夏人歌

鳥之集松與竹魚之游川與澤駕我車兮歸我亭兮

燕燕童謠

燕燕尾簇簇銜泥巢向主人屋主人見燕樂燕待主人
多飲啄主人去矣燕泥落

小麥童謠

去年小麥肥如珠今年大麥枯如癭去年打麥皆丈夫
今年打麥皆婦姑噫有麥不打胡為乎噫有麥不打胡
為乎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本

城上烏童謠

城上烏爪如錐巖如刀傷我媵戕我姑母烏舛生烏子
朝朝飲血如飲水安得惡少年射鳥飛落北邙田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沒顏色顏色縱不惜憶得當初織當初寸
寸上機尺今日殘紅何處覓欲得殘紅如舊紅不如藏
篋中

休洗紅洗多紅色變朝朝洗紅紅片片今朝洗紅紅不
見兩兩溪頭瀉鴉子飛飛猶戀殘紅水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本

詩雪軒校本

大樽堂初集卷之四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古一

雜詩三十首

我生值陽九慷慨觀羣書守志慕仲連撫劍希穰苴喜
過揚雄宅恥集許史廬咸英易鞮鞻瓠瓠變璠璵章甫
適歐駱長夜獨躊躕偶逢王子晉攜入崑崙墟時危難
縱誕抱影守元虛陵陽贈丹漚茅君貽羽車紫煙隨上
下飄忽水雲裾壯心猶似昨夢想定□□

大樽堂初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本

高樓有織婦含羞背明鏡刺畫雙鴛鴦寒燈笑孤影豈
日無良媒躊躕桑落詠秋露溼帷簾繁憂增耿耿

驅車濟洛川頽頽日西暮皎月照芝田悠然思帝女彷彿
想環姿華裾飄約縈霧綃捲桂旗明珠耀翠羽蘅薄
聊逍遙椒塗澹容與無匹歎匏瓜牽牛詠獨處嗟余來
何遲不見凌波步寧辭玉珮要何絲媚言語永慕寄長
詮感激陳思賦

晨月照帷簾美人秋夢歇空牀抱虛影蘭膏餘半滅拊
膺起長歎哀猿弔寒魄相思難處心欣憂仁相接欲往

赴佳期曉露霜髮

火旻變闌暑衰林漸槭槭微霜妒芳草秋風悲楚客塞
雁響流雲砌蟲吟落葉晷度難停影寸心百慮積慙慙
緜蘭佩畏彼鳴鷓鴣□負折麻心佳人千里隔孤懷訴
危柱曲終江月白

宛洛王侯第琴瑟宴嘉賓金張搖玉珮許史擁朱輪樽
滿葡萄酒筵羅異國珍妙賞北里舞高揚濮上音小袖
調鸚鵡秦娥列成羣恆苦秋夕短寧知白日沈遙想瑤
臺上帝子乘輕雲飄忽霓裳曲裁冠慰我心

大樽堂初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本

上山采薜蘿下山聞歎息哀聲出孤墳躡履看行迹含
涕婦人麻衣皎如雪借問歎何為欲語聲又咽十五
嫁良人一歲從邊役不見覓封侯還家雙鬢白方恨歸
來遲又作黃泉客遺下呱呱兒今朝纔滿月堂上有老
姑門中無嫡伯况乃值凶年饑來頓剪髮無論陳者苦
聽者腸已裂寄語世間人伉儷重離別

駕言入蓬山行行忽回顧嗟我同懷子遺之在遠道登
高望舊鄉莫辨來時路病馬與僕夫悲嘶倚寒樹安得
雲中鸞攜手乘煙霧

暮庭涼氣初微風吹短袂躊躇步屣徑遊目千山外寒
江生夕波虛烟散岳際歸雲相因依羣鴉飛暝翠安得
貧賤交白首不相棄慷慨發長謠孤懷誰與寄衰影抱
秋梧淒然共憔悴

燕辭瑋瑋梁雁度瀟湘水白馬不歸來吁嗟遠遊子門
有車馬客寄我一端綺中棲雙鷺鸞傍列相思字緣用
舊越羅裹以新蜀紙感激致慙慙君心猶尙爾珍重松
柏操毋勞詠江汜

黃金聘朱顏白楊伴枯骨死生變愛憎哀樂疇不惑長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三 詩寧軒校刊本

歎撫瑤琴悠然見秋月嗟彼竊藥人桂宮駐雲髮

羣狐被華簪雛鳳困饑魄含情觀古今繇來非旦夕沈

吟將訴誰繁憂難強歇提攜雙玉龍去作田橫客

滅迹謝人徒來揜東林扉蓮社久寂寞茫茫誰與期偶

逢山阿人窈窕薜蘿衣自云高帝子飄零守破籬學種

青門瓜薄采首陽薇與亡淚漸歇懷古託微辭妻子有

真意言笑澹忘饑一卷堯舜文不與時俗窺每過竟終

夕孤懷得所依

桐風引客懷霜月照歸慮蔓草纖繁憂揮劍弗能去孤

雁從南來裴徊落何處不見故人書一夜髮垂鬢漸逐
蟪蛄聲影怯飛蛾舞編簡著春秋誰云粉不蠹空嗟季
子裘愴惻登樓賦

烏鵲盼河橋織女開雙扇佳期良有時秋風一相見人
閒去不同空牀徒展轉裁衣寄與誰許立停刀剪
功名既難圖神仙豈易接蹉跎兩不成徒慙遠鄉客主
父因西遊長卿久病渴彈琴促商音狂歌斷秋髮滅燭
斂孤影復見半牀月憂心語衾枕託汝夢中歌

菘菘滿堂階蘭芷綠澗石和氏泣荆山奇璞誰分別陽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四 詩寧軒校刊本

春和者稀徒勞歌郢客民心各有懷胡能強不惑焉得
紫河車逍遙遊八極

我有雙寶劍盧緞明月出自昆吾溪芙蓉歎秦客逃

難楚王城未染讎人血壁上秋霜飛匣中鳴霹靂意欲

持贈君懼君不識察

雙劍匣中鳴夜半風雨起雌雄忽解形女蘿哭山鬼雄

劍落吳江雌劍畱楚水謹防君子身休隨遊俠子氣合

斗牛閒何曾分彼此

騏驥伏鹽車元猿困圈檻駛捷安所施裴徊傷日晚與

圃獼猴喧枯枝鳥雀散吁嗟漂母恩感激同大漢豈無
胯下人誰進王孫飯

絡緯嗥衰燈繁燭積夜半秋衾捲寒魂夢人葦管館五
城十二樓青鳥遙相喚羣仙召我再授我經一卷宴我
白雲謠飲我青精飯借問周天子八駿何年返雙童笑
不言送我出雲漢欲折蟠桃花回首風吹斷醒後月猶
明聞歌白石爛

聶政刺韓相荆卿歌易水專諸進魚腹豫讓伏橋底豈
不惜微軀所重報知已歎息館娃宮西施發皓齒歌舞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本

三千人吳王忘別視荒臺麋鹿遊又入五湖裏不忍墜
紅樓遂遺後世恥

吾愛信陵君罄折能下士虛車揖侯嬴執轡立屠市救
趙奪兵符平原負鞶矢復從毛薛遊豪舉誠堪鄙卻秦
歸大梁吁嗟竟謂死賢哉漢高皇立祠奉公子

亡秦豈是胡亂虐不繇武徒殺李將軍長城竟虛作人
倫冥漠中賢愚昧其故傳賢仰神堯命子稱大禹不聞
建成墳空弔扶蘇墓

賢哉公子高請葬驪山足達哉吳郡卒終身酒百斛豈

不惜芳菲嚴霜薄高木東門憶黃犬太息華亭鶴支離
遺物慮曲轅抱真樸徒唱紫芝歌商山何處覓

美人不可見薛蘿空窈窕眾女嫉蛾眉鴉鳴芳草傷
哉楚大夫懷抱良不小離騷吐忠誠天問徵要妙憔悴
逐彭咸白日徒昭昭孰云事輕生隱憂諒難掃知音寄
百年一見長沙弔

長卿能著書平生得所遇兩曲動佳人一賦驚明主當
墟想風流論蜀懷雅度猶畱封禪文刻石泰山土何代
無奇才躑躅梁園路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六

詩雪軒校本

晨雞鳴曉月蟋蟀吟秋日人生貴及時懷抱何鬱鬱南
鄰歌薤露北里彈齊瑟哀樂遞耳目髮減少年色桃李
笑青松徒負凌霜質不見馮唐老白首終沈屈

潛蚪滯寒潭鱗鳳惜毛羽鬱鬱澗底松匠石不我顧江
濱遊二妃解珮貽交甫豈不重修名紅顏難獨處况當
秋日馳百鼎傷幽素支遁隱岫山湯休歸孝武持此感
人懷行藏觀古度中夜起沈吟長安問季主

朝菌遜冥靈鵬翼笑蜩鷲小大焉足憑修短將安託同
歸鑪冶中藏舟終去壑至人不惑生忘情任龍護

西山雜詠

孤雲如美人窈窕遠山角殘月出其中鏡影漸如削彈
琴娛清夜寒光不可掠露華溼橫塘芙蓉何姊姊憶君
南浦時翠帶紛若若佩我同心環縮我合歡索佳期難
久畱兩地相思各圓缺自有時離憂豈能卻

夕霽澄江流遠山斂殘照溼雲蕩歸禽漁磯未收釣良
苗團層颺澗水截野燒初月隱烟村孤燈隔溪廟田父
攜壺漿邀予坐石橋真趣無雜言狂歌展幽眺勸予須
盡歡取樂金樽倒瀟灑百年身白髮安能掃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心跡斂邱園結屋南湖上栽松逐地形磊石邀雲影明
月如故人柴門夜相訪忤俗謝逢迎寡德慚俯仰驚斯
高下飛樗櫟匠石放浮名醉裏消白髮鏡中長來者不
可期去者日已往踈跼懷向平感我五嶽想

夜行亂山間枯樹飛怪鳥陰風澗底來榭葉墮還起星
光樹無影失路踏溼草片雨歇荒林流螢自來去破塚
白楊聲蕭蕭嚮體語坏土斂賢愚冥漠迷今古死生變
化中日月疾如走長夜歎漫漫鐘聲在何處

達人貴道遙取樂不在大清泉足醉顏豈必傾白墮良

朋四五人日向松間坐迎潮下釣絲掃葉續茗火閉看
兒童戲雨中摘生果忘懷任天真巾破亦懶補既笑汨
羅沈又晒馬革裏安心草澤間繁憂吾能鎖

山行入芳林破寺孤猿坐陰風殿角吹門傾拾古鎖金
像剝鬚眉畫檐蛛網大壞竈穴飛鼯廢井落殘果房暗
青燐生牆缺翠蘿補斷碑臥草間字畫蒼苔裏獵人帶
禽歸入撥冷爐火沈吟感盛衰冉冉日西墮

殘月落鐘聲正是行人候瘦馬踏微霜影與孤雲偶王
孫悵不歸衣怯西風透頑童不耐饑拾栗置衾袖歎彼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耦耕人日種南山豆茅屋倚長松綠草垂石甃雞犬得
其真澗水桃花繡一望武陵源經過恐難又

長安美少年驂駟金匡匝玉帶刻麒麟侍宴椒房踏劍
履君王前校射五侯集詔賜出內庭中官捧細合整人
若胡蜂煎心似銀蠟寂寞揚子雲著書滿苔榻柴門掩
秋蕪鶴啄蒼苔溼一卷太元經對影自酌咎

七尺釣魚船朝夕安吟榻時逐白鷗行或與浮萍匹孤
影蕩江雲入夢波濤溼放浪湖海間侯門脚不踏漁人
共忘機舉網澄潭集得魚沽酒回燒竹當燃蠟醉吟海

月生恍若珠出匣露華滴蘭橈長嘯潮聲答

深廬雜詠

我昔十載前匡山縛茅屋採藥荷長鏡踏雪斷黃獨下
視萬丈雲倦騎千歲鹿往來非今人忘言對松竹自謂
卒餘生瀟灑忘結束胡作樊籠難欺彼遼城鶴俯仰十
年中齷齪頭已白賴有同心人于焉成小築柴門不在
廣取容杼與軸方池不在深取濯纓與足兒童解我意
繞砌栽黃菊老妻適我情囊中酒長熟菱荷製吾衣薇
蕨充吾腹荒居無四鄰空山靜耳目草草百年身聊以
全吾璞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平生愛鼓琴終夜不能捨別鶴與離鸞哀響孤燈下病
來久不御壁上塵埃裏今宵明月佳抱向松間坐欲彈
復徘徊誰是知音者
酒醒殘夢回缺月挂屋角開扉踏松影驚我一聲鶴寒
塘靜冥冥孤葉帶螢落宿雲起前山涼雨飛漠漠竝立

共微吟幽懷幸可託與季友山
中夜起作

微雨歇荒林殘照千山外橫塘澄夕波蘋風起涼吹扣
舷蕩雲影臨流發遙思滌流弄紫萍敗荷拂巾袂遊魚
吹細沫岸花落猶綴孤霞遠迎人白鷗相向媚斜月如
江妃遲遲越江介不見蘆中人醉酒難成醉折彼蕙與
蘭哀雁勞相寄南湖泛舟
遲緩山子

寒鷄翼其雛一步一回顧物理固恆然天性豈虛作嗟
予好神仙半生已孤負胡為久淹留短髮漸垂素大兒
尚待昏小女猶未嫁幼兒方識字不忍捨之去抱此區
區情沈吟至中夜太息撫瑤琴幽懷為我寫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十 詩雪軒校刊本

憶昔有素交出自三閩後從軍三十年還家方娶婦哀
哉攀龍髯太息肝未剖屏跡荒村中山田無一畝子房
好容顏訥訥不出口有時倚劍歌聲若蛟龍吼荒墳埋
斯人皇天胡不厚下有黃口兒上有白頭母母病不下
牀兒寒持熨斗一讀絕交論慚愧黃泉友

古意

東鄰有小姑楊柳門長掩琴彈寡女絲字寫曹娥卷閨
情春草長孤夢燈花短粧成不問人寂寥鸚鵡伴焚香

娛長夜殘月猿聲遠倚樓發微吟水蠶絲不斷感彼園
中松青青霜雪滿桃李嫁東風烟花不堪翦

昔泛若耶溪翠檝芙蓉裏蘇小結同心半醉香肩倚
枇杷花下居門掩鴛鴦水別夢泣參商寸心無遠近雲中
青鸞書葢楚封蠻紙綴以繡笙囊背人燈下啓玉壺淚
未乾顏色勞相待桃杏妒東風珠簾捲紅雨

不惜抱秦箏爲君歌紅豆紅豆號相思歌罷掩羅袖君
心如轆轤上下轉瑤琴妾心如孤鸞影向鏡中偶章臺
泣別時攜手春燈候暗雨灑茶糜紅溼臙脂透夢裏卜

大樽堂初集卷之四

七

詩書軒校刊本

琵琶佳期何日又欲寄璇璣圖靈泉買絲繡

大樽堂初集卷之五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古二

已酉仲春蘇維州入晉安秋歸廬嶽紀途中經

歷寄梁藥亭先輩陳元孝金吾一百韻

庚嶺眺臨關秦關臨楚巘天柱曾嵯峨桂山翠濃澹飄

蕩看浮雲流離觀旅雁思鄉哀子山去國嗟王粲不為

避風塵豈是輕軒冕驅車行遲遲竚立涕潛潛傲裝趁

曾颺含悲忘春暖錦囊繫距躔竹笈挑殘卷谿路隨高

六樽堂初集卷之五

詩雪軒校刊本

低山容映深淺寒塘煙始開疎林冰未泮草綠染馬蹏

挑焰燒人眼飛泉射破袍息陰倚密幹進謁曲江祠聊

想雲封觀遺像鎖新苔荒碑留古篆窮途遇溲母提籃

供麥飯歸鳥撲松巢返犢齧蘆管朝別凌江城暮宿焦

溪店夜坐照熱薪曉餐驚乳犬瑞露隱衰極雲章見頽

殿前途影自孤他邦物已換覓渡循小洲倚櫂辭高岸

賈客賽江神銅鼓鳴沙畔波急鼉鬪風連芙蓉亂鄰

舫奏胡笳汀月飛齊練笳翻細雨餘網集激澗晚獨鶴

看溪流羣鷗待魚汕理楫慢泝洞寓目盡游衍倏見鸞

孤臺遙望濂溪院龍山產菱荷空同載艚舫烽檣蟠城

隍能罷踐郊甸勤王憶天祥愛民思趙抃避逅接輿狂

吁嗟泣玉十種瓜侯空聞采薇人不見辛勤半月程偃

僂九里峴斜道盤赤蛇危磴立胡豨踟步凌垠墜側身

怯巉嶮帶雨石梁過沖煙巖竇穿菊菊毒霧遮颯背陰

風扇投邨乞芋羹入廟眠牛鞮垢衣碧蘚生病骨青嵐

染捫蘿手覺傷踏隴足恒跣籃輿稍歇肩僕夫暫息喘

鄞江松柏稠新羅風物善蒼玉洞中過青草湖邊汎公

山梧葉飛幔亭霞褥纒江淹夢筆山湛王鑄劍澗武夷

六樽堂初集卷之五

詩雪軒校刊本

空所思靈鷲終歸窳迤邐別西山蹉跎滯南劍百花巖

崔嵬九龍灘激澗風怪石疑神水急舟如箭浮沈浪底

飄出沒波中閃澎湃廣陵濤燥耀龍門電天吳放鯨遊

河伯鞭龍戰猿狖欺人唬魍魎當晝喚潛窺眩未畢中

流過已半或如鹿角危又似狼頭險及茲耳目定始覺

形骸穩三宵泊永安一朝望平遠南臺落旅帆西禪駐

塵帽幢幡映梅檀碑磬肅鐘梵蒲團地尚存竹室簾猶

捲旗鼓露石亭芙蓉當左墀星樓刺規模晶宮歇遊譚

風俗尙冠裳文章饒俊彥邑有新主人情如已曾面倒

屣見綢繆緹袍勞繼繼雖慙太守憐猶愧武功講棗蔬
晒蕙蘭鳴鴉笑鳳鷗杖指匡廬歸笠捨金鼈返天外自
逍遙人間寧眷戀初過三峽橋乍爭五柳館微茫彭蠡
深浩蕩滄陽滿山棲適性靈巖居任狂誕樹蕙無百畝
滋蘭將九畹仰聽雪花流俯瞰雲彩變寒厨罷夜吹破
衲從朝綻松根按茯苓溪邊安筆研朗吟招隱詩閉讀
高僧傳栽茶短杖扶埽葉枯松伴庭閒多虎蹤門靜稀
人掩一枝巢樹鷓滿腹飲河鷄豈羨玉為琛自甘藜不
糝烏衣燕不歸羊石鳩應斷兄弟阻參商故人隔河漢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三

詩雪軒校刊本

風流推王謝放曠稱嵇阮五噫歎伯鸞七哀傷子建花
田共優悠珠江同汗漫弔古過厓門作賦登元覽醪醑
傾芳樽琵琶剝華饌臺無黃金築市多駿骨賤大夫汨
羅沈太傅長沙貶英蕊逢秋枯毒草當冬豔禍淫事已
虛福善理無驗子胥終鞭屍豫讓隱吞炭戴天痛豈消
國士知難展恩讎自古今歲月忽在苒崦岫影易收羲
和轡難挽良儔不獲偕寸衷焉得遺長吟託縑牋相思
寄華東何時丁令威立柱申哀歎

仲冬陪尹瀾柱銓部陳元孝林叔吾入羚羊峽

懷梁藥亭先生

晴雲散暮霞落日萬山赤寒風峽中來吹我江上楫峯
勢截長江倒影竦雙壁溪聲瘦老松微波盪怪石俯疑
坤軸崩仰覺河漢窄危磴人似猿絕岸舟如葉壘巖結
寒姿巖斷孤煙接密林厓寺古蘿徑垂石髮枉渚鼃豔
驕澹澹蛟龍沫顯昧理或然神物含溟漠把酒對山公
探幽懷謝客睽隔未移旬寸心若積雪矧乃覽山川狂
歌誰與發欲寄山阿人霜花豈堪折

遊七星巖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平原澹朝暉策馬郭北路輕雲停亂峯明滅寒煙樹入
林逢老僧指我巖中去盤紆若覆孟石齒如垂縷鳥道
緣秋毫嵌空無尺土造物祕青冥日月不到處把燭連
袂行陰風歛石孔幽谷隱淪棲雲竇精靈聚人生百年
內罕值山川趣旣愜探幽情復遇賞心侶踟躕懷舊山
終慙元豹霧

贈別梁王顧

并敘

友人梁王顧卓犖偏人負性孤介頗有憂生之嗟
告余往東溪余悲其行又感其勤請乃作一解以

勞之

雖鳳東南飛斂羽集枳棘且夕恆苦饑吁嗟無竹實同
心蘇小小少負傾城色當窗織嫁衣終歲不成匹刈萊
痛南威相思寄瑤瑟菽水未承歡空令長太息太息非
鴛鴦胡能常比翼劉葉調杯酒送送河橋側攬執紫羅
襦相看淚如織

贈別查韜荒

美人如花顏窈窕紅羅襦朝霞沐元鬢明月垂耳珠吳
官恥歌舞錦篋藏笙竽玉珮隨輕雲翩翩遊江湖笑騎
羅浮蝶言將尋鮑姑相逢珊瑚洲香風蕩芙蓉手抱朱
絲琴為我彈騶虞貧女無鴛衾何以結歡娛蕙蘭同氣
味翡翠惜離居離居安可度嚴霜矧載途衣錦歎嫗母
被褐痛閨媿傾城應有日善保千金軀

贈孔樵嵐參軍

腥風扇九澤濁霧干太易元冰膠坤軸金鏡淪光芒俎
豆若綴旒干戈如沸湯舉俗愛文身誰識冠與裳賴彼
撥亂材拯溺返葦皇大夫素王後正氣凌扶桑神皇君
弱羽靈芝冠泉芳灑落當世事高舉隘八荒小心事好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五

詩雪軒校本

贈朱東溪二首

友嫉惡懷剛腸平生抱經濟羽翮困低昂雄談走淮海
著論追虞唐示我百篇詩氣劇蘇李牆清真動哀玉高
逼華星光乃知正人心不苟託文章予生嘆孤立俯仰
但茫茫末路獲至契和樂如官商况復生同時列宿託
後行鼎湖痛龍髯生辰遘不良造物豈無意其忍負宥
蒼周周尙銜羽當車奮螭蜃立德必有鄰努力扶綱常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六

詩雪軒校本

置酒城西隅悵悵發哀絲大絃彈別鶴小絃彈所思人
生非麋鹿安得長相隨嗟嗟東溪子玉質鸞鳳姿青天
邊胸臆白日行鬚眉鉛刀方用世神劍蘊雄雌採藥羅
浮咳狂吟詔隱詩傾蓋歧路間初佩拳江離子清如瑤
瑟纏綿黃金微子詩如靈均窈窕辟蘿衣憐我烟霞癖
招我東溪湄
君言陳溪上茅堂占林杪竹窗雲影翻莎徑泉聲透四
山青芙蓉倒影浸浩淼靈禽窺散帙文鱉漾蘭沼彈琴
媚清暉鸚蘿窮窈窕况多素心人晨夕展幽眺別來八
九年寂寞寒汀釣冷歸翫蓬蒿灑掃登山道嗟余邱壑
心入世傷懷抱鼓我荆溪權從君以終老

送石門歸隱匡廬 限韻作

石林不可車弱水不可涉身世何茫茫飄落如秋葉古
之巢許倫高視乾坤窄瀟灑送浮雲抱影松與柏仲連
不帝秦齊組無心拾吾子久慕之隱顯洵善擇東林泉
石孤南浦駕鸞隻鼓我離徽琴送子沙棠楫

昔我隱匡廬結屋虎溪左層軒納五湖虛窗供四野晴
雲帳裏飛幽鳥牀下躲探泉乳鹿隨採藥長鑿荷別來
十九年雪壓茅房臍子其往蕘之瀨我同心者同心事
耦耕觀化委簪治一邱一壑中古人亦云可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我有雙玉龍雌雄爍霜片我有一尊酒扁舟遠追餞酒
娛別離顏劍壯奚囊卷憑弔倚秦關覓路漱寒澗暮宿
嶺頭雪曉飯雞聲店道逢獻玉人暗投誰不賤雲霞友
形影江山任爭占子行我尙畱各保玉無玷

送孔樵嵐參軍六首

驪駒肅晨駕送送漢臺側臺下水漣漪荷花正堪折折
荷易傷根結交易傷別傷根牽藕絲傷別牽白髮
識君斗戴前冠蓋西園會豪氣干星辰英風凌泰岱霜
天見鷗鷺織卉仰松檜吁嗟山木歌邂逅勞傾蓋

前年宅橋西官舍清如水文翰縱橫飛琴樽愜良友道
德為羅襦禮樂為瓊玖膠投漆不違同心有如此

鯢魚蓄方池局如束溼草縛羊駕金車胡能展長道皇
天產俊髦寄託諒不小君其愛玉體寧慮嗟懷寶

昔予度藍關君返揚州去南雲蔽明月折桂空延佇去
春攬干旌一載抒情慤今日復別君形影何乖互

皎皎明月光團圓豈能久與君非一身安得長聚首弱
水阻舟航石林礙車軸出處崇明德纏綿期永好

夏夜集西山草堂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置酒臨南湖殘月尙堪把芙蓉如江妃蕩影竹聲下別
乃集良朋涼颺變炎夏宿雲抱迴溪流螢穿破瓦游鱗
泛菰蒲繁星漾杯並覽物動今懷撫景追昔者怗佛山
阿人冷淚不能灑瑤琴識性情哀絲為予寫

詠茉莉花

得上君王玉盤翠鸞點香雪碎影薰輕風芳心抱圓月美
人晚粧罷銀絲綰雲髮陸郎何處尋為寄同心結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大樽堂初集卷之六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古一

下九龍灘歌

晚泊鐵石磯下灘先一夕舟人迎梢公梢公告行客明
朝蚤起慎毋言慣取行船好消息五更燒紙暗祝禱須
臾權入龍王廟殺雞血濺龍王口鑪灰跪請祈神佑截
竹截竹裹船腹船尾船頭各三束放檝江中急如箭波
光閃閃如礮電兩厓草木生愁魂怪狀欺人灘上見木

大樽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龍橫木噴洶濤風聲灘聲聽不辨霜煤龍出深潭裏浪
打船頭無次第或三里或五里六龍已過玉龍起灘聲
不似向前聲一派轟雷碎人耳舟人遙指近灘頭灘上
不見灘下水大石如劍鋒小石如鰐齒或側或豎灘中
倚船尾向青天船頭入水底前船不見後船頭後船不
見前船尾浪花射天丈六高梢公叱浪浪花止倏如廣
陵濤兮奔逸駛倏如崑崙傾倒震大地倏如天吳河伯
獻靈書闍乘巨浪騎鯨魚倏如蓬萊殿下金鼉動波旬
破碎蚪肢湧倏如乘流誤入馮夷洞左旋右轉穿石孔

鬢毛泠泠止繁想白日無光眼瞠瞠龍過盡出龍門
耳不聞聲心內響舟人把酒謝梢公舟人對客開歡容
推蓬回首望灘口青烟繚繞龍門峯徘徊各各整衣領
怊怳神魂失邪正吁嗟莫歎九龍灘水險如此試問人
心何所似

擬杜少陵七歌

若有人兮山之側一謫人間二十七入無父兮出無
窮鳥賦成傷趙壹安仁鬢影更添愁枯株何處回春色
嗚呼一歌兮歌始發獵獵悲風吹短髮

大樽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昔余十五誦詩書志回桀紂為唐虞吁嗟此志竟誰量
被褐懷寶守蓬廬嚴霜颯颯委芳草徒傷帝子瓊瑤裾
嗚呼二歌兮歌聲緩長夜漫漫何時旦

我兄昔從幽并兒遠逐□□□□白狼河北無消息
鉢畧城邊倒漢旗□□□□身先死弊廩空餘戰馬嘶
嗚呼三歌兮歌聲破燭射雙瞳淚交墮

我弟昔隱羅浮巔夜掃梅花花裏眠燒丹未得不死藥
藥爐寂寞生寒烟空雷王母瑤池殘至今青鳥悲黃泉
嗚呼四歌兮歌聲轉日斷孤鴻雲片片

思美人兮不能寐起采芳蘭輯寒袂盈盈明月入孤懷
靜撫焦桐發遙思鍾期亡後絕知音流水徒鳴咽幽意
嗚呼五歌兮歌思亂哀猿爲我吟清怨

我生之初亂方始我生之後亂未已風捲營門盡射雕
長城徒哭征人鬼蹈海何曾見仲連空餘五百田橫士
嗚呼六歌兮歌思竭龍泉罷舞燈光裂

策馬崑崙入元圃河廣無梁淼難渡又無羽翼以高翔
臨風徙倚空延佇惜瑤草之徒芳兮白日晼晼其將暮
嗚呼七歌兮歌已終月照青瑩弔墓松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述懷雜言與熊燕西野人結交

大樗堂壁嚴霜起王郎拔劍雙眸紫千尺狂懷如斬巖
太華之高峯萬尋熱血如湜瀆洞庭之秋水肝膽二十
七年中不知吐向誰人是君不見瀾衡狂才天下妒錯
怪當初賦鸚鵡殺身豈爲鍛錫公漁陽蟻視嫌搗鼓悲
矣乎悲矣乎丈夫生不逢唐虞牛角徒勞挂漢書大鵬
反遭蜩鸞笑孤鳳卑棲困野狐燕昭臺荒駿骨賤從人
拋擲任臬盧君不見馬周作客無人識惆悵新豐孤月
色又不見主父西遊困不歸秋風翦斷星星髮男兒偃

蹇不成名拊膺長動青春憶憶余七歲詠鳳凰趨庭問
禮大夫旁改誦子山枯樹賦坐客期我似班揚大人撫
摩恆置膝口授離騷老與莊又云汝曹輩結交須老蒼
不得輕草草反覆笑蘇張余時聞此語四顧但茫茫散
盡黃金交俠客一朝棄我如遺跡幾回欲廣孝標文碎
卻焦桐三歎息去秋倦騎燕地馬來訪東林白蓮社白
蓮社裏見何人六朝松樹霜封瓦懷古踟躕立虎溪樵
夫遙指野人舍野人十載倚孤邨云是東陵種瓜者瓶
無斗粟桁無衣塵昏土銚寒泉瀉春秋著就不呈人一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卷新詩繼風雅祖龍十火興季斯孔某之道如縣絲異
端蓬起人心危野人垂論正□□前掩河汾後映瀛溪
初見開愁魂再見心醺醺三見四見無古人得意忘年
心迹親以膠投漆苦不蚤管鮑賀李何足云玉郎秋病
三十日藥爐虛設無參朮野人寄書解我愁鳳雛鸞膠
續瑤瑟病起思君策短杖獨趁斜陽石橋上入門握手
恍重生坐徹寒更笑相向老妻弱子不得眠煮粥煎茶
立聽講逍遙放神八極外燈前不見形骸在洪鐘冥啟
離文字乾坤把定調元氣君不見漆園與惠子成風斲

聖深相契又不見盧仝與馬異
驢嘶盡孫陽淚水置
玉壺兮始皎潔珠穿紅縷兮方明澈
鎮邪得君兮滓幽
鐵秦鏡得君兮磨露月從今願作西園籬
下菊秋吐寒
姿伴幽獨願作西園架上珊瑚筆
供君逸思蛟龍出願
作西園匣內朱絲琴
合商咀徵傳君心願作西園爐裏
龍腦香一縷青芳薰錦囊願作西園臺上紗籠燈照君
作賦弔靈均王郎王郎熊野人
結交豈止終一生鄱陽
湖乾月輪折兩兩寸心仍不滅

長歌續短歌送湯建孟還江門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五 詩雪軒核刊本

長歌莫擊劍短歌莫擊筑
擊筑苦離聲擊劍傷別曲
滿座且莫喧聽我歌一言丈夫有志不得伸
袖裏空攜冰雪文
驚駑駘徘徊銜首宿驂驪
踏踏溘風塵風塵流落三十載
蹉跎鬢影星星改憶昔與君相見始
月墮寒江冷秋水
盧霍三年空所思
鷓鴣繫斷蠻溪紙于今相見恍疑
瓊水館挑燈歎衰鳳
青衫依舊如春草
白眼看人自驚眾
恥雕小說千王門
喜發叢談託微諷
琉璃匣內示新篇
金莖玉露相爭妍
詞源澎湃絕今古
左史司馬何足傳
勉余北闕須上書
胡為瑣屑賤蟲魚
懷才有用不

冒試千將百鍊誠為愚
嗟余樗散材匠石不我采
柄斲乖方員於世處卑隘
身衣慈母線猶存寒來尙有青氈
在英雄自保如璵琬亂離何計
羞饑餒人生貧賤安足陳
故人離別傷心魂無錢沽酒
勸君飲寸心隨權入江門
江門烟水盈盈隔故園
歸對梅花白欲折梅花贈
吾子長短歌聲愴人耳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六 詩雪軒核刊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古二

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石馬眠寒霧臺上曉雲空泣露磨劍猶驚天子魂
渭城夜別劉郎去咸陽路暗踏衰蘭淚凍晨雞曉不曙
攜盤遠逐秋風折騰人宮門望漢月

歎唐姬飲酒歌

瞑暝斜日烟茫茫寒鳥驚落雌鴛鴦芙蓉影裏斂毛羽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詩書軒校刊本

夜夜月明啼舊侶聲聲啼碎愁人心癡魂幾別昭陽樹
昭陽樹底覓殘紅桃花流水春無主朦朧羅帳昏燈暈
琵琶絃上滴紅粉旁人休問妾顏容恨不同君酒中盡

邯鄲小蠻曲

解金買酒酒添愁破券買蓮蓮心苦花袍白馬覓封侯
相思心事琵琶吐西風斂秋霜烟燭為君剪破鴛鴦錦
迷離寒雁飛愁烟菱花罷舞孤鸞影鷓鴣交交弄塘水
一曲吳歎寫蠻紙抱月飄烟不自持誰似芙蓉守紅死

寄遠曲

玉妃喚月騎青鳳星河耿耿縣殘夢銅壺漏斷銀瓶轉

香絲髮鬢瓊窗煖軟穀疏羅蘭蕙薰胡槽雪腕彈明君

芙蓉葉底鴛鴦寐杜宇聲聲破碧雲媽紅柔綠烟中老

濃蛾疊柳心如擣殷勤好結丁香花遠寄同心蘇小小

橫塘曲

妾家住近橫塘側門前綠水搖春碧月明露細溼團紅
鳧雛啜喋雞頭葉香暖瓊窗理雲髻臙脂紅炙蜻蜒醉

管合蘭氣吐香風二十三絃咽離思白馬金鞭楊柳堤

麟帶蠅衫孔雀絲芙蓉玉面兩相向蘭橈軋軋鴛鴦飛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詩書軒校刊本

蜀紙封巾尋阿姊橋頭共種相思子

貴公子夜讌曲

畫戟龍竿排小殿麒麟公子開華讌網軒綺閣閃蛟綃
盛金羅綾籠朱纓金蟾海鬚光匝天麝臍龍腦茱萸烟

酒星邀墮長鯨裏黃鸞起舞如飛泉駝峯犀箸玉脂泣

翠微珠被遺金鈿奚奴錦袖擊鼗鼓軍裝小妓回風舞

穉穉綵繚絳紗裙研桂燒金不知曙芙蓉銀鴨圍香風

象牀捲罷薰紅縷赤鳳秦宮雲母隔對坐航船斷纜客

亭亭蠟淚滴銅盤白鸚曉語桃花月

懊惱曲

東飛伯勞西飛蝶
桃花滿地燕脂雪
銀燈獨對金屈尺
燕釵敲唱靡蕪葉
憶情秋娘教歌舞
雜下詞人抄曲譜
水紋細繞紫檀槽
彩鳳青鸞作人語
黃金買笑輕南山
三里纏頭不知數
東鄰小姑昔同年
羅襦窈窕春風前
十三嫁得金吾婿
瑠璃屏煖茱萸烟
掌中無力腰如束
舞汗香肌浸紅玉
白珠結帳蜜如蠶
碧羅湘簾秋波濺
回山轉海不作難
返晝為宵繼蘭燭
翻黃變綠何匆匆
琵琶老大傷西東
青衫溼盡江州淚
鬢絲零落鮫綃空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詩雪軒校刊本

夜坐吟

白石青溪雲渺渺
日蕩鴛鴦戲深沼
愁歌懊惱君不聞
夜渡西陵尋小小
暝暝白景巡西客
坐斷蟲聲瘦霞壁
銜蘆雁羽溼沙烟
寒火松爐煮白石
山磴清漏泣烟嶂
燭花瀉淚飛蛾葬
竹啼潭霧月朦朧
螢引新人出幽曠

失題

拔妻頭上金釵股
換取葡萄酒如乳
隔溪明月正當簾
擊碎唾壺鸚鵡舞
舉杯邀月問青天
代斫吳剛桂宮樹

頓令四海增清光
不使羲和淹日御
昔年十五二十時

一心□□□□□□
日日摩挲七寶刀
醉倒屠門歌督護
只今三十心已朽
秋日蟻螻擁衰柳
滿匣□□□□□□
閉不看一卷南華
長繫肘大兒覓粟
啼腹饑幼女憂葵而
塵垢今春臥病西山
下搗藥頑童起中夜
橫庭殿徑溼土花
不襪不巾踏桑柘
昨聞廡下梁伯鸞
短衣吹秋毛骨寒
養親求祿祿弗及
霜封土鏹無朝餐
吟詩逞逞追郊島
世人不識空長歎
南風掀天□□□□
□□□□□□□□
禮樂秦嬴虎視龍
金鏡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詩雪軒校刊本

羊頭都尉相吞并
鉛刀用世干將閑
麒麟地上行邪徑
鞞鷹斂翮鷓鴣飛
忍使墮珠墜深井
人生冉冉風吹塵
不義富貴如浮雲
首陽饑死尋常事
魯連蹈海寧輕身
終當攜手入山去
大嘯高峯鸞鶴羣

賣花謠

銀絲線線真珠串
日出提籃街上喚
美人粧罷問夫婿
買得素馨環鳳髻
致囑明朝來更早
碧桃紅桂新鮮好
花翁向前言且笑
今年花比去年少
今年男子學梳頭
朝朝走向花間遊
花蕊未開摘將去
狂蜂野蝶不飛樹

人笑好花不長在花亦笑人顏色改老翁賣花五十年
花落花開在眼前

西溪小姑曲 并序

吳妓柳絲色既傾國伎善空侯十五歸太原李公
子閱月公子楚遊與其姨鮑四娘僦居西溪已日
湔裙水上余驚見之未幾避兵石頭為賊所得投
井而死因作西溪小姑曲以弔之并貽好事者和
焉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五 詩雪軒校本

桃花水漾紅桂春秦桑燕草絲裊人長眉搖曳海霞裙
天女江妃騎綵雲綾扇喚風香滿滿雌鳳銜花刺純綾
當年買笑輕黃金水精盤內纖腰轉李郎結網冒珊瑚
龍姑戲擲龍珠紫絲步障圍金谷琥珀香濃縹粉壺
青青柳傍章臺路白袷裁成寄郎去空侯絃斷瑤草春
月暗西溪澗樓語風裳水佩雲為車石井魂歸逗秋雨

秋宵詞

流蘇香煖絞綃幕照壁蘭燈傾鑿落美人薦我生檳榔
珊瑚枕畔銜花嚙梧桐移月漾雕欄睡起海棠花影寒
嫦娥不語露團團將環銀甲索箏彈回頭驚醒白鸚語

玉鶯銅瓶博天曙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六 詩雪軒校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國朝番禺王 律蒲衣著

五言律一

青苔

杖履不到處幽人一片心平生依水石多是伴蟲吟
細連堦積秋空覆葉深柴門無客掩寂寞已如今

題小金山寺

面面圍江色樓臺接岸平殿鐘敲浪影若火煮潮聲
水綠非關葉林藏似有猩更憐殘照裏蘆葦渺冥冥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與梁藥亭先生暨社中諸子集其茨山堂待月

分賦得形字

山堂昏暝色隔嶺暮雲停照水星爭影歸巢鶴斂形
螢穿千葉亂魚榔半池醒還憶匡廬頂孤光鑒性靈

西山晚望懷陳獨漉

倦鳥飛杉影行吟草澤閒夕陽多在水殘燒不歸山
暮雪暗移鬢寒花待掩關何時吾與子同賦采薇還

懷梁藥亭先生

才高難一第孤客滯長安春雁書曾寄秋風江已寒
旅

塵黏馬汗鄉夢落漁竿夕照燕臺下悲歌倚劍看

初歸省母夜侍大樗堂命賦燈字

侍立頻垂淚悲歡此夜燈六年千里客八口一池冰
乳燕噪新壘饑鳥啄古藤飄零慙仲子偕隱入於陵

山中

寂寂秋山裏荒齋破廟鄰溪聲長到枕雲氣不離身
藥圃攜同鶴權門讓與人因思車馬客頭白世閒塵

沈吟

初月不終夕城烏啼未闌顏彫從鏡破心倦任燈殘
知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已今何在援琴不欲彈沈吟思往事長夜歎漫漫

出門答人

馬倦不堪策出門行復嘶流雲何定影驚鳥敢安棲
衰柳疏孤寺殘陽剩半溪桃花君莫問秋色武陵西

初住浮青閣酬社中諸子見贈

借閣棲吟骨凭高逗眼青坐量傍水影臥數遠山形
壘石商茶竈移牀擬紙屏東林舊茅屋拋擲任人局

灑掃登樓路看山詩思醒新鄰貽藥白遠寺寄茶經
鶴占侵窗白松爭入座青何當贈佳句吟盡一池星

初秋郊行

冷葉啼楓影吟魂併草彫星河辭昨夜秋色占今朝殘
燒稻根接微陽雁背消不堪愁望裏賒酒慰無聊
麥地才收種秧田又長苗英雄埋草澤生計愧漁樵病
骨驢同瘦雪心雁共遙橋西逢舊叟歎息鬢毛彫

憶山

三載還家客行吟古渡頭共看新葉落獨憶故山秋有
鶴雲依樹無人月占樓一從辭杖笠孤負蓼花洲

夜坐遲梁王顧不至

六橋堂初集卷之八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竟夕醒雙眼微吟祇自呈心棲孤燭影身坐百蟲聲避
火魚頻擲移枝鳥暗驚佳人期未至涼月向誰明

詠懷

鏡裏驚新鬢蹉跎愧此身無才寧畏賤失計豈辭貧白
鶴存知己青山寄古人有情溪月影竹屋夜相親
不獨嗟離亂飄零未有涯客愁連雁影鄉夢落燈花曉
月寧畱夜孤雲何處家茫茫隔烟水秋色上蒹葭

獨夜

坐斷爐中火殘灰凍白檀蟲吟燈影薄霜落竹聲乾秋

卷愁中滿生衣夢裏寒何人同寂寞歸把釣魚竿

寄懷梁王顧

孤劍當僮僕蕭條廢寺居思親應有賦寄妹豈無書陰
蘇園吟楊寒醬上壤蔬曉鐘動歸思趁月策疲驢

過西薇姪關中畱題

掃斷往來塵關房紙帳新香薰琴裏影燈照硯邊身衣
當賒書鋪錢分賣鶴人笋鞵吟步細坐月卸茶巾

行吟

此日行吟客甘心隱草茅夕陽辭堊燒秋色換空郊病

六橋堂初集卷之八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果穿枯井驚禽認廢巢如何舊溪月七尺釣船拋

獨立

溪果收釣絲伴鶴立多時斜日已沈海歸雲欲待誰酒
醒梳旅鬢吟罷摘愁髭芳草微茫路王孫何處期

杜門

杜門離亂日麋鹿是吾徒身賤慙人識顏衰賴酒扶寒
雲飛眼闊秋葉落心孤何處尋知已狂吟向堊蕪

有答

美人書信至昨夜報燈花遠寄金條脫相思尊綠華愁

中封葦菴月下下琵琶珍重青鸞鏡東鄰是宋家

客中秋夕

疏燈照岑寂細雨歇平林寒色霜中樹秋聲月下砧愁
添今夕寢病起故山心孤客誰相問晴蟲伴苦吟

舟中

霜葉飛江色微陽渡淺灘雲心將雁邈瘦影逐潮寒廟
火延沙月溪聲聚釣竿不堪頻倚櫂蘆葦白漫漫

客中七夕答孟齊內子見寄

喜汝能偕隱慙余久未還悲歡貧賤裏形影別離間乞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五 詩雪軒校本

巧憐新月逢秋憶舊山如何牛女夕霜點客衣斑

書懷寄夫子附

潘孟齊

慙愧蘭芝女還家恨解攜如何伯鸞婦翻作仲卿妻星
月原同影鴛鴦不獨棲燭花隨淚盡愁聽夜烏啼

邨居

陋巷人嫌到吟堦夕照斜蹉跎憐鬢影寂寞愧春花驢
病鄰頻借僮饑酒懶賒何當消永夜剪燭讀南華
社日迎蠶母花朝祭穀神青春勤背我白髮晴隨人沙
淺浮芹葉巢乾墮鶴薪門喧催酒債鄰里漸知貧

落拓嗟生計荒田久廢耕但能依老母不敢慕時名花
與春俱去愁將病共爭甘心安草澤三十已無成

不敢思干謁狂歌任醉醒勸妻開酒戒教子讀茶經老
樹畱斜月寒塘浸曉星閒拖新袂打鼓棹過前汀

涼堦微雨歇殘照溼雲乾入眼皆農器關心是藥欄壯
懷詩裏減衰影鏡中寒欲作歸山計聽松戴簪冠

滿目皆紈袴憑誰念布袍拙鳩營屋嬾乳燕傍人勞
水雲心遠空山樹影高平生無限恨一一寄檀槽

慣著黃桑屐閒眠青石牀琴材尋匠琢秋卷倩人裝學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六 詩雪軒校本

道寧知倦謀生豈用忙最憐小嬌女解唱踏搖娘

瓦鼓迎神酒村村賽廟前紙旗教辟鬼雞骨學占年鑿
石藏雲淺栽茶賃地偏亂離逢此日休歎一囊錢

閒臥月移榻蟲吟聚短莎致書嘗路少入夢故人多暗
淚已如此明燈無奈何東鄰蠶事密軋軋響綾梭

百蟲喧水閣溪色白衙門伴鶴分閒影看山寄靜魂星
飛穿竹葉潮長截蒲根沽酒呼漁父歌聲何處邨

人怪耽詩癖謀身計總疏如何供賦役祇是典琴書行
藥過荒寺看僧理廢渠故山歸未得秋月下枰欄

酒醒繁憂滿年來百事乖
憶山添嬾態入世減狂懷
蟲語當秋苦詩情向月佳
相思將旅雁一夕繞天涯

俠客

慷慨沽屠者繇來不爲名
英雄當此日今古恨難平
結客千金散酬恩一劍輕
蕭蕭歌易水歌罷入秦城

秋蟲

不知何事苦唧唧
徧苔牆况是悲秋客
相思坐草堂殘更
晴弔雨明月冷吟霜
更遣愁人聽應同怨夜長

秋燒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七

詩雪軒校刊本

逢秋昏塗色映霧障山根
光截歸僧瘦烟衝過雁喧
雲移照月影風展熱霜痕
遙歎秦皇帝詩書變草原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律二

秋夜與梁藥亭先生陳夔石劉漢水梁王顧家

東邨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

感賦

歎息陳司馬燈前淚滴襟誰當喪日不負死生心大

節酬君國高文照古今猶存遺疏在請罷感何深

小子生何晚深嗟未及親壯心移海嶽正氣逼星辰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里寧無子蘆中尙有人可憐當日事揜卷不能陳

暮秋訪陳夔石西洲宿其石岡書屋題

樹圍葵葉屋溪水截平蕪釣艇人初到巢松鶴共呼石

螢流影滿秋井照心孤同作西洲曲清商調擬吳

夕陽

罷釣青溪立歸雲遠雁翻秋山斜向水茅屋倒侵門燒

斷天涯草鐘彝人外邨王孫疲馬道回首悵平原

野寺

平蕪連遠水古墟夕陽明掃雪門初掩荒林燒自生暗

泉流樹色寒葉落鐘聲寂寞誰爲侶孤麕共繞行

釣艇

蘆葦渺無際蕭蕭七里灘江湖餘釣石天地落漁竿白

日身何遠滄波影自寒那堪回櫂處明月夜漫漫

一望天圍水斜陽入杳冥鷓鴣立危石嫋嫋竹竿青與

月流孤島隨潮釣亂星洞庭秋落木倚櫂聽湘靈

板橋

未忍嗟行路秋風惜馬蹄魚吹寒水沫人立夕陽西曉

月聲搖夢微霜影斷溪幾宵良友會詩向此中題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秋潭

萬壑立千尺溪風霜葉乾石泉激有象鬚鬚照無端圓

月心同寂秋雲影共寒無人覺來往不語自相看

訓梁藥亭先生暨同社諸子輓先府君之作

十載思親淚重重溼舊巾未曾知達孝何以答生身心

絕彈琴友情深聽笛人至今歌薤露如哭葬時春

亂離終五十忍問舊儀容大雅生非偶唐虞恨不逢道

書長日讀荒墓幾時封歎息招魂賦悲風暗萬重

寄兄東邨

茅堂掩松竹霜葉落無鄰亂世輕孤立何門致此身心
徒知倚劍鬢豈歎如銀寂寞池塘草蕭蕭尚未春

西溪夜坐懷梁藥亭先生

西溪疎雨後夜半到潮音明月愁中影青山夢裏心微
霜孤閣掩落葉一燈深此際遙相憶庭枝噪暝禽

西溪

斂屨傍秋潭斜陽照石楠沙邊逢射鴨樹底看分蠶小
橡霜前拾寒泉雨後探老僧溪上立招我入茅庵

大樽堂初集卷之九

三
詩堂軒樹刊本

大樽堂初集卷之九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律

封山

平生病骨將何託一見青山便惘然
鶴聲巖月外浸心松影嶽雲邊
聽鐘乳鹿窺僧定摘果獼猴語燒烟
尚有匡廬茅屋在阿誰同去漱寒泉

對水

蒹葭渺渺月搖搖漁父相攜坐石橋
冷影更從何處見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本

熱心頻向此中消雲圍孤雁拖回浪
星漾寒魚擲落潮
欲弔靈均徒有賦洞庭秋倚木蘭橈

燈

晚鐘敲歇蟲吟起眼底搖青滿
破廬照衲涼螢僧定裏
逗窗殘月夢醒初寄將遠信花先結
吐盡孤心影自虛
最是不堪相見處夜來淚滴讀殘書

落葉

忽別林中任所之蒼烟散盡動人思
枯枝尚憶同花候
明月無因見影時野寺掃歸燒舊茗
長門拾取寫新詩

莫隨風起飄江上一逐滄波不可期

雲

天邊飄蕩色霏微陣陣隨風四散飛
日落洞庭浮雁過
月明廬嶽伴僧歸從龍海角應何去
觸石峯頭得暫依
莫問襄王夢中事高唐和雨溼羅衣

宮人入道

霓裳著上麻姑樣蚤別昭陽禮玉真
姊妹暗憐年正少
婕妤多惜寵方新錯梳雲髻頻添水
誤誦金經數問人
長笑丹青怨明鏡琵琶彈向口庭塵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

漢臺

漢臺遙隔海門東豆蔻香銷信不通
碧砌春殘薰芍藥
銀瓶秋曉冷梧桐鶴聲久已歸雲外
鸞影何勞入鏡中
篋內繡書燒卻盡莫教惆悵怨飛鴻

贈熊野人燕西

十載攜家廬嶽隱三間茅屋半園葵
興亡淚減高僧偈
離亂吟多處士詩隔寺不嫌連夜宿
鄰人常訝歇朝炊
看雲獨立長松下笑指東陵瓜熟時

與梁藥亭先生暨社中諸子集具茨山堂遲陳

元孝金吾不至卻寄

虛堂亭樹一層層，踏薛吳鞋想共登。
傍水鶴遲看竹客，遠峯雲伴住山僧。
芙蓉畫破侵池月，蟋蟀吟枯映草燈。
知爾小樓閒臥足，八分書寫鶴文綾。

送人遊洞庭

攜琴欲共楚人遊，因憶前年過岳州。
野渡載僧衝雪下，落楓隨雁破星流。
天連浪影圍漁火，月逐潮聲上酒樓。
休更臨風歌帝子，一聽瑤瑟滿湖秋。

贈武夷隱者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櫻笠同僧掃月稜，慣看雛鶴啄潭冰。
水古杉影裏煎茶井，瀑布聲中擣藥燈。
封果霜天籠蟻穴，養蜂晴日聚猿藤。
柴門掩著知何去，九曲橋邊說武陵。

湘江晚泊

家山遠隔換風烟，暫駐孤篷見晚天。
沙市趁歸添藥裹，奚囊用盡賣琴錢。
水雞移宿驚漁火，山鬼臨灘數客船。
衰柳村邊人事改，石橋殘月憶前年。

初入匡廬寄晉安高雲谷

身隨破衲歸廬嶽，影向寒林寄一瓢。
初問澗聲驚雪夜

乍聞猿叫怯霜朝，峯巖采藥斜陽路。
樹隱鐘廢寺橋，點檢尺書猶在篋。
別來雲夢未應遙。

暮秋晚望

獨對籬花憶舊遊，黃昏鐘靜思悠悠。
烟橫古渡僧歸寺，月滿寒山人上樓。
螢火高低侵堦影，漁燈明滅亂蘆洲。
年年望斷雲邊雁，不得鄉書又一秋。

夢更涉丁未溺於龍江

昔年共約匡廬隱，今日相逢夢寐間。
空歎有魂歸白水，可憐無骨葬青山。
數篇遺草留孤韻，一樹殘梅想瘦顏。
石上三生人不見，等閒風月幾時還。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寄廬陵劉岸矣

蓉城相見無多日，憶挂秋帆感慨興。
黃菊龍岡歸里客，白波彭蠡入山僧。
彈琴舊別前溪月，采藥初逢隔歲冰。
望斷湖烟寒雁影，尺書曾否到廬陵。

宿湓浦口書懷

雪晴荒店聞猿叫，亂思欺人撥不休。
年長易侵潘岳鬢，愁多難上仲宣樓。
高峯泉石來心上，曉月關山落馬頭。
故國無成慙重返，一瓢吟向五湖秋。

匡廬守歲

林透滿山除夕火烟爐裊裊思迢迢異鄉幾載過殘臘
寒影孤燈度此宵已厭亂離拋往日可堪憔悴入明朝
春心冷向巖前雪何事東風暗柳條

秋夕書懷

助吟蟋蟀一燈閒酒卷繁憂不可刪白日有心催髮改
青天無計放人閒病中倚鶴聽新葉夢裏看雲憶舊山
惆悵五陵遊俠客癡磨銅片照秋顏

山中寄人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五 詩雪軒校本

麻衣懶繫逢迎少借得茅齋倚石稜楊柳影涼深澗水
芰荷風透半房燈藥苗益穩防秋病藤杖收乾寄老僧
三十六峯明月夜可能攜手趁晴登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一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絕

南園主人有黃山探樸之約予病不能赴夜過南園翫月主人以餅棧見贈賦此酌之

樸花相約竟相違日日樓頭望翠微閒過南園看明月夜深攜得美人歸

山中送人

青山孤負病中春白髮蹉跎亂後身落日殘梅江上雨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不堪重別故鄉人

送天民道者

閒雲來往本無情潮長溪頭月正明自是欲行行不得錯教人恨鷓鴣聲

贈綺錄事

吹落巫山一片雲秋風湘浦又逢君如何解作雙蝴蝶飛上麻姑繡袂裙

冬夜懷淡校書三首

曾醉佳人錦瑟傍別來雙鬢覓秋霜銀塘藕斷水蠶盪

兩地相思一樣長

酌殘別酒剩銀壺翡翠何曾一日孤金管曲終紅燭暗醉來誰解繡羅襦

夢把羅衫畫閣西醒來殘月入簾低癡情妒殺無情物並蒂芙蓉水上齊

戲贈歌童玉薺

雙眸秋水照人寒歌串真珠落玉盤書罷練裙殘醉裏他宵明月夢中看

琵琶曲贈文玉校書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文玉校書漢臺名妓紫駝馳去不見十年壬申秋日訪予城南客舍相視如夢不禁雲英今昔之感作琵琶曲贈之

琵琶一曲赤欄橋無恨傷心在此宵却憶江州白司馬青衫紅淚不能消

庚午秋夜夢與石門遊匡山循金井橋而上東

折百餘武憩白虎洞訪熊燕西草堂雙松抱

門竹籬半塌滿園芳草王孫安歸徘徊太息

者久之還坐玉淵潭上澗水冷冷斜陽半嶺

感山川雲物之殊今昔存亡之恨四顧茫茫
潛然出涕適樵父以美酒餉班荆松下款曲
道故石門曰對酒當歌又悲歌可以當泣盍
賦詩紀遊可乎遂分韻聯句得絕詩七章相
與朗吟而醒速命童子篝燈錄之僅得一章
吁夢寐之際其可慨矣夫

秋山秋水兩茫茫二十年前舊草堂 梳山句 芳草滿園

人寂寂數聲寒雁送斜陽 石門句

客江門憶肩邱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去矣吳郎墓草青蕭條破屋繞流螢夜深何處鄰人笛
淚溼青衫忍共聽

平生最喜屈莊文匡嶽長構對白雲欲弔孤墳無可薦
痛吟秋水與湘君

西山山上古松邊竹屋寒燈聽夜泉琴曲未終人去後
錦囊零落七絲絃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律

無題一百首

雲英為水露華新萬斛明珠亦當塵錦字誤傳邊外使
燈花虛報隴頭人青螢弔影長憐夜碧草抽心暗為春
慚愧鄰姑相借問何時夫婿畫麒麟

當年曾醉酒家胡珠勒金堤踏綠蕪鸚鵡簾前呼小玉
琵琶舟上倚檀奴欲喚明月為珠珮擬剪朝霞作繡襦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料得別時顏色在玉壺紅淚不曾枯

書寄濠梁又一年偶逢好夢轉淒然碧螢自弔真娘墓

銀甲誰彈素女絃東海珊瑚沈夜月西陵松柏鎖秋烟

燈前共聽王郎曲風雨瀟瀟啼杜鵑

粧臺畫閣罩流蘇瑤瑁簾穿九曲珠彩鳳寶釵環茉莉

盤龍明鏡挂珊瑚寄書湖上逢龍女解帶溪頭見小姑

何事相思隔湘水夢魂空逐月明孤

元燕雙雙繞玉鉤杏梁塵暗鈿筵篋金鑪久冷紋綃帳

畫燭虛明翡翠樓誰道桃花能解恨何曾萱草得忘憂

匣中一幅紅蠶錦送與文君賦白頭

沙浦臨江白石郎真珠閒取擲龍堂同心共結西陵下
繡枕曾將雒水傍歌扇拋殘青玉案舞衣零落鬱金香
海陽江上琵琶月淚溼青衫鬢有霜

鴛鴦並宿柳塘春翠角空懸自寫真破鏡獨憐重合日
墜樓深感報恩身馬嵬血濺蟲吟雨燕子魂歸月弔塵
休怪少君方術幻隔帷猶見李夫人

亦知聚散是前緣青鳥徒勞寄素箋心若曉雲能不變
人如明月得長圓越羅衫剪同心結蜀錦余裁並蒂蓮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六曲湘靈寄幽怨今宵彈向阿誰邊

背人偷送嚼檳榔攜手簾前看海棠金管曾教修笛譜

銀釵相伴繡笙囊池萍偶合終非久荷露雖圓亦不長

巫雨巫雲峯十二夜深何處夢襄王

佳人二八髻雙丫曾伴麻姑尊綠華鳳尾帶飄三島雪

藕絲裙翦十洲霞錦箋代啓琉璃匣繡鴛私薰茉莉花

莫怪傷心瘴江水猶憐鸚鵡喚琵琶

欲撲流螢嬾下堦願隨明月入君懷愁聽寡女絲中操

病泣黃衣夢裏鞦無計雪天將鏡合有誰泉土把憂埋

佳期知問橋頭卜，拔却鴛鴦半股釵。

梅向西湖倚桂舟，千金買笑賦花遊。蟬因飲恨名齊女，

鳩爲啼春化褐侯。蛺蝶羅封銀簾策，珊瑚柱斷鈿筵篔。

縱饒五色江郎筆，難寫相思兩地愁。

春色撩人不可量，雙棲銀浦妬鴛鴦。銅盤漢武元霜藥，

繡帳盧家白玉堂。荳蔻蠻牋題密字，葡萄蜀錦熨沈香。

鈿車羅帕相逢處，紫桂樓高月影長。

琵琶新譜按新絃，一曲崑崙自小傳。白雪詩裁明月扇，

青溪歌索想夫憐。語調鸚鵡香舌影，拂芙蓉妬翠鈿。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本

憶得此時春夢醒，海棠花下倚鞦韆。

粧罷塔前折碧桃，綺寮簷影月輪高。易教粉蕊留胡蝶，

難遣花鬢縮伯勞。獨宿_{星宿}何當秋裏照，單絲牢惜夜

長纒欲縫白袷殘，燈暗裁破鴛鴦怨剪刀。

碧砌苔花掩畫欄，銅龍和雨滴更寒。笛吹金縷琅玕裂，

書寄烏衣荳蔻殘。酒醒愁眠屏內月，夢回羞倚枕中鸞。

侍兒亦解相思苦，偷種當歸與合歡。

彈罷朱絃烏夜啼，孤衾不煖辟寒犀。半壺琥珀愁中醉，

一幅鮫綃病裏題。雲暗雄龍河漢北，月明雌鳳海棠西。

世間亦有多情鳥，飛向韓馮塚上棲。

楚澤行吟歌竹枝，姊歸村口夕陽時。哀猿弔雨迷三峽，

苦竹啼烟隔九疑。蠟燭燒殘渾是淚，蓮莖折斷却成絲。

何由拔盡橋邊柳，免向人間管別離。

紅蕖深院柳絲絲，猶記相逢舞柘枝。翡翠雙眉分石黛，

芙蓉兩頰顰顰。媽支傳觴醉後金罍重，解佩歡時玉燕垂。

孤負新窗閉歲時，春來長是誤佳期。

露華猶得綴江離，松柏高高託鶯絲。瑤砌落花春去後，

綺窗殘月夢醒時。離顏變石重雲掩，暗淚成珠半鏡知。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四 詩雪軒校本

鬪草銷愁尋小妹，袖中贏得是相思。

一幅烏絲賦惱公，絲雲遙映畫樓東。靈犀舊恨銀箏月，

小鳳新愁玉笛風。芍藥曉奩織壁馬，鮫綃夜帳墜金蟲。

如何却遣園陵去，紫褥花殘付塞鴻。

楊柳溪邊姊妹家，共拋紅豆按紅牙。秦淮蘭漿歌桃葉，

月府元霜泣桂花。別恨似迷桑落酒，離魂疑化雒川霞。

繡絲爲買靈泉繭，欲繡耶谿獨浣紗。

被薄青綾香暗銷，美人南浦夢迢迢。蜀山恨魄應難歇，

楚澤歸魂不可招。鳳舞樓前攜弄玉，月明簾下立紅綃。

相思無計能消遣，開匣偷看舊翠翹。

鏡檻香臺十二闌，相思遙隔楚雲端。洞庭帝子悲秋水，

芳草王孫怨玉鞍。圓月遙憐孤影雁，狂風偏妒並頭蘭。

愁心最恨鄰家瑟，也學離人淚暗彈。

銀浦流雲花不殘，芙蓉新戴女仙冠。玉龍鏤劍驚霞魄，

金鳳鈎鞵踏斗壇。絳雪偷拋丹靄火，蟠桃戲擲碧城鸞。

麻姑共醉餘杭酒，免怨人間翠帳寒。

雪母屏風障洞房，薔薇灑地露珠香。西園對舞青絲騎，

南浦齊歌白石郎。瑋珣巧裝雙蝶，蝶檳榔笑結兩鴛鴦。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寄來黃匣鮫綃帕，絲繡秦樓駕鳳凰。

十三學唱後庭花，十五臨春望翠華。裙翦留仙誇趙后，

髻盤墮馬妬梁家。歌翻鴻鶴雲中月，舞曳芙蓉水上霞。

孤枕夢飛巫峽雨，背人偷看守宮砂。

解釋春愁是小憐，金鵝髮髻雙蟬紅。纏交映已淪舞，

金雁斜銜蜀國絃。曉月包山留玉簡，秋風渭水泣銅仙。

年年襄漢同舟去，不得裁詩送暮烟。

青翰舟中繡被寒，月明人倚玉闌干。波生翠羽吳郎曲，

露溼水鷺楚女彈。紫鳳交飛紅畫燭，黃鸝跌舞赤瑛盤。

無因一夕郵亭宿，惆悵今宵為弱蘭。

衰柳紅樓透夕暉，赤欄翠幕屬烟微。秋風楚峽迷行雨，

明月秦宮照卷衣。河漢偷窺靈鷲過，琵琶虛卜遠人歸。

金微誰道無情物，彈得離鸞一一飛。

盡日粧成倚畫樓，博山龍腦手頻添。朱黃匣鏤蟻螭掌，

窈窕樓開芍藥窠。霞映百花真碧瓦，月迎雙燕語紅簾。

蒲牀拂拭雲和管，學唱吳娘阿鵲鹽。

結束綺旌出內家，雕文寶帶屈盤擎。翠濤銀盃翻紅雪，

朱城金屏浴赤霞。潮長石城歸艇子，月明油壁駐香車。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五龍曾作並青鳥，林怨香風滿落花。

蠻賤開槍掠改著，博得蒲裙解佩初。翡翠賦中憐宋玉，

鳳凰愁裏感湘湘。露濕珠璣難辨，絲裏銀蟾豈易除。

初事春歌頻吹夢，枇杷花並美以居。

錦瑟聲聲綠葉飛，隔林別鶴不啼呼。石蓮拋却嫌心苦，

銀燭吹殘厭影孤。曉月澄前將芍藥，夕陽山上采藤蕪。

鬱金花覆同心草，淚滴紅水夜枯。

藕絲簾繡信難憑，別眼離愁一樣長。殘黛久辭香兩粉，

斷管留伴鏡中霜。燈花開落窺春夢，湖鳥雌雄唱夜黃。

欲繡龜形何處寄樓頭邊雁過慵湘

玉刻盤龍燈九枝羽車雲輦講瑤池雛鸞斂翼停歌扇

初月銜波罷舞眉浴雪瓊樓青桂樹繞霞神屋白珠栢

蘭香解贈秋羅帕誰識天孫玉蘭絲

由來易別最難逢骨出誰憐藥店龍梳子折將頻欲寄

嘗歸種就亦成空無情芳草年年綠有恨梨花日日紅

却怪青溪溪畔柳春來容易嫁東風

枚却犀簪擊玉甌紅亭醪酒唱浮鳩丁香思結憐今夕

豆蔻情緘憶去秋不分好花空對鏡那堪明月獨登樓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七 詩雪軒校刊本

世間何處無離恨妒殺鴛鴦不解愁

絳綃帷掩怯新涼包髻團衫別樣粧窈窕屏慚雲母熱

珍珠簾叱水晶長青花棗結金窗雪縹葉梨含玉井霜

野寺鐘聲來白帝人間何處見蘭香

愁腸長日似波濤暫寄閒情慰鬱陶鳳錦買將描蛺蝶

雕奩攜去賭櫻桃紅蓮出水心偏苦綠竹經霜節便高

明月孤帷眠不得挑燈重為訴彈槽

畫簾並地紫金牀霧縠霞綃壁戶瑤銀甕葡萄沈縹粉

瑛盤蛺蝶罩羅囊霞箋慣寫三臺曲檀緜長熏五木香

却怪橋頭孤燕子銜泥花下葬鴛鴦

猩血雕屏面面開同心繡帳合歡裁鏤竿結羽千金帚

璧帶連錢七寶臺琴曲終宵元鶴引笛聲何處紫雲同

九雛釵插昭儀髻始悔爭歌赤鳳來

一心長欲報瓊瑤燕子西飛隔板橋暖玉杯搖青瑟暮

蔓金苔綴紫靈綃芙蓉緘裏探消息鸚鵡簾前伴寂寥

獨有鳳凰樓上月夜深猶為照吹簫

新試羅鞋遶砌行一簾花影浸桃笙亂鬢墮枕羞開鏡

殘夢關心懶軋箏消恨偶書琴裏譜寄愁頻數曲中名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八 詩雪軒校刊本

離心恰似王孫草一到春來日日生

少女桃根自小名鴟黃元的晝初成浮萍偶合鴛鴦水

弱羽終迷翡翠城卻扇暗窺飄帶影隔花遙聽落銀聲

蕩條夜夜空交苦畫燭懷心不見明

浮香帳裏見瓊瑛十萬纏頭一笑輕金縷紅牙將月上

銀塘翠幟載春行絳紗燈下勞封臂瓊花前為刻名

蓮子欲同眠臥抱芙蓉那得繞牀生

窈窕新粧學阿侯紫簫紅袖木蘭舟銅盤薇露沈珠粉

羅薦香塵撲玉鈎夢逐巫雲花伴枕醉調么鳳月當樓

吳聲愛唱江陵女裙帶同心結兩頭

密約曾言月影高霜華暗點紫羅袍數行錦字憐瓊樹

一束綾歌憶舊桃細合欲投心轉惑鵲橋將渡首重搔

如何窗外頻頻喚不見移燈放剪刀

風流學得內家粧斜倚闌干妒海棠忍淚潛移金縷帶

含羞佯整玉河裳彈碁共戲雕奩上關草常攜繡榻傍

欲赴佳期迷處所暗中遙認素馨香

桂燼蘭膏徹曉燃鈿屏瑤席日雷連鮫紅被擁茱萸帳

綉綺裙拖琥珀釵黃額凝霞勻懶隨紫綉盤霧透龍涎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二

九 詩雪軒校本

秦箏勸酒歌楊柳消得纏頭十萬錢

流盼含羞不肯前溼雲初斂未梳蟬偷勻龍粉藏屏內

強整鸞釵立鏡邊澁布難縫歌懊惱水蠶成繭為纏綿

當筵恨訴湘靈瑟邪斷鴛鴦第四絃

方卦文恩透綺霞縷金釧映木蘭紗朱絃舊譜師盧女

豔曲新裁掩麗華鬪草喜藏紅豆字前裙懶上紫簾車

醉攜小妹闌干立鸚鵡籠中喚買花

輕容半臂露纖纖一種閒情與轉添鳳紙綠沈臨繭帖

翠鈿紅雪鬪香奩潛移雁柱波頻送強捧鸞觴意每嫌

最惹人憐是微醉並肩含笑隱湘簾

合歡枝上結相思不斷纏綿是免絲琥珀香搖金盤落

鳳凰聲譜玉參差羅襦帳裏含羞解畫燭帷前帶笑吹

卻怪黃姑歡會少銀河長待隔年期

風流憶得董嬌嬌明月紅樓碧玉簫卷畫溪邊愁獨立

鴛鴦湖上笑相邀烟迷芳草連南浦雲暗梅花隔板橋

夜雨離人聽不得更逢窗外有芭蕉

壁帶珠華縷鳳凰雕屏屈戌錦雲張鈿窠翠被麟文疊

金粟銀箏鹿爪長醉睡秦宮花底月笑偷韓壽帳中香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二

廿 詩雪軒校本

銅烏啼盡城烏曉瑟瑟西風吹髮霜

鬪撒真珠繞玉階隔幃遙見繫人懷吹簫斂笑低蟬鬢

度曲含羞點鳳鞋雲暗幾宵歸楚峽月明今夜渡秦淮

羅襦自解寧須勸故作嬌癡強整釵

湘簾不捲閉綃幃獨立空塔月影微寶鏡玉龍殘粉暗

檀槽金鵲冷塵飛菴菴經雪心難折楊柳逢霜葉易稀

顏頰自憐水并瘦不堪重著謝郎衣

一架薔薇對夕曛寶釵樓外隔簾熏燕支細結玲瓏霧

楚雀頻翻窈窕雲插向玉瓶空自對折來羅袖與誰分

等閒抽取琉璃管寫上靈精蛟蝶裙

珍重雕奩玳瑁簪碧雲遙隔楚江深竹枝寄淚裁龍笛

圓峇抽絲繞寶琴湖裏雙蓮無異藕鏡中兩髻是同心

已嫌柳絮傷離緒化作浮萍不易尋

十二雕闌恨獨凭相思清淚滴紅冰愁中憶別心如醉

夢裏聞聲喚不應蝶蜂助吟同曉月蜘蛛伴織共孤燈

匣中一盞薔薇露猶剩熏殘半臂綾

香臺曾聽玉鳧歌別後尋思恨轉多衣帶暗從愁裏緩

春花頻向雨中過藕絲斷後何能續鸞鏡分來豈用磨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滅燭免羞孤坐影窺人無奈月明何

集羽縈塵不自持春衫巧翦壁魚絲閒書桐葉隨流去

誤折梅花卻為誰獨宿徒勞雕玉枕長鬢孤負遠山眉

香橙羽爵雙環結西望長安寄所思

王孫芳草日萋萋冷落銀箏濺燕泥翡翠由來無獨宿

伯勞寧解有雙棲殘機空織難成匹石闕銜碑不住題

輕薄楊花太無賴因風飛過板橋西

黃桑柘屐兩頭絲憐母由來是小時南浦引愁連碧草

東風吹夢到黃鸝折花暗把鸞釵數按曲潛將雁柱移

賦就竹枝私自愛菖蒲箋紙寄相思

一朵巫雲映晚霞寶衣翠絡胃紅紗每消別恨歌河滿

欲結同心賦上邪桂燼藏爐搖霧影粉綿磨鏡冷鉛華

最嫌芍藥為離草遮卻房前夜合花

繡罷琉璃榻懶收朦朧初月上簾鉤金衣鳥伴年年樹

玉笛人孤夜夜樓入夢梨花偏妒雨多情楊柳易驚秋

寒燈也慰離愁苦一到開花結並頭

願作檀郎馬足塵暗隨鞭影得相親帳藏匣裏悲王朱

香隔屏中羨維珍黃葉春來心便苦靈潮日長信猶真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吳中細布長多少裁幅歸帆寄遠人

霧唾珠啼顫翠鈿雙蠅鬢溼杏花烟舊裁官樣天鵝扇

新譜吳聲火鳳絃每到喚時偏見媚但逢凝處益增憐

相思不忍看紅豆新月如鉤未得圓

春歸寂寂思無涯結伴尋春踏薛屐將上鈿車還照鏡

欲持羅扇更兜鞋斑駁已解空勞夢靈鵲無憑也慰懷

採蘂染絲傷歷亂不堪還寄舊金釵

寂寂空閨秋夜長雁聲遙報玉門霜紅粧羞詠園中柳

綠綺愁彈陌上桑絡緯衰燈催織素紋砧寒月促縫裳

竹枝爲寄相思淚暮雨和烟泣萬行

無端重讀種瓜篇憶得新昏十載前流水落花空自惜
青衫紅淚爲誰憐拋殘珠粉鋪黃霧零亂水綃捲碧烟
惟悴休歌團扇曲月華那得扇長圓

蛺蝶翻飛紫桂叢離觴金管曲初終一鞭芳草斜陽外
孤閣寒燈細雨中細合同心難不碎錦囊密語易成空
東風不解人離恨驚起橫塘獨宿鳴

元燕殷勤爲寄緘西樓圓月透杉杉聽言金鏡羅襟袍
窺夢銀燈粉壁銜織錦愛挑雙縷線開箱羞見合歡衫
六橋堂初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沈吟獨倚闌干立數盡秋江過去帆
佛會燒香禮塔稜懷人心事一層層暗將玉笈占邊信
拔却金釵施寺僧梵筴許裝龜背錦袈裟欲繡鴝紋綾
他生永斷相思債免向空闌伴夜燈

明月遙憐兩地情孤燈對影夢難成游絲春思垂花塢
畫閣鄉心碎葉城破鏡免驚容貌改封侯忍把別離輕
南中爲採相思木未盡作銀筆寫怨聲

羽扇雲軒映桂枝華燈玉果列綃帷線穿翡翠樓中月
巧賽蜘蛛合裏絲靈鶴縱成道夕會銀河終限隔年期

人間那得長相見天上黃姑也別離

乾鵲聲聲喚井槐撩人離思繞天涯臂消懶繫黃金釧
髮冷羞簪紫玉釵寄去羅衫愁緒織傳來錦字淚痕排
桃瓢日壁緣何事人在心中不放懷

新換春羅尙怯寒雙垂珠袖倚闌干翠蛟盤雨茶蘼冷
白鳳迎風茉莉蕊玉果戲拋窺紫燕金錢暗卜盼青鸞
低頭欲唱相思曲抱得銀筆不忍彈

太息溪邊獨浣紗重憐塞上撥琵琶負恩豈憶□□□
飲恨空慙□□□碧玉井中啼曉月綠珠樓下泣殘花
六橋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愁心更值傷心地暮雨蕭蕭濕亂鴉
銅駝綺陌憶曾遊中賴明珠還暗投匹馬難橋嘶曉月
美人愁些愁幾秋三湘雲雨燈前淚十載關山夢裏愁
惆悵波中散舞散不勝長盼倚陽樓

少小青樓絕代名泉臺無路訴離情東鄰分得龍綃粉
南曲傳將玉樹華鵲巢紫霞恩舞影驚鳴紅雪想歌聲
秋午斜挂人何在滿地梨花對月明

絞絲重覆舊金鞦零落紅輪挂綺寮蛺蝶盡從香裏老
芙蓉都向鏡中消月沈桂影愁難挽花落香魂痛莫招

折刺粧臺畔柳依依猶陸赤欄橋

珠絃彈斷掩金徽歎息孤鸞失所依璧月未圓新影滅

杏梁猶在舊巢非鳳奩已散會塗粉萸匣空存未著衣

行客若過神女塚不堪重唱華山畿

雕闌芍藥為誰春挂壁塗囊上暗塵燕子任教憐盼盼

綠灰無復醉真真蠟殘荷葉消銀鳳香冷梨花散月麟

千古傷心河滿子斷腸會弔孟才人

少君方術出嵩山一片香魂縹緲間鬢影已歸新紫府

珮聲猶護舊朱顏生前久結羅錢篋死後空餘玉指環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本

匪贈人間唯有淚青衫能變血痕斑

泉臺寂寂夜如年廢苑蒼苔鎖夕烟臥柳流螢攜翠袖

斷橋荒草拾花鈿幽燈冷焰墳中照明月多情夢裏圓

惆悵香魂弔亡國秋霜飛點鬢毛邊

花前暗泣夢魂孤况在他鄉聽鷓鴣珠粉黃衣何日碎

鳳奩紅淚幾時枯挑燈細語貽金合裂帶哀吟繫繡襦

縱隔幽冥情不改猶聞取鏡向羅敷

紫苔重疊鎖房櫳漢水明珠夢想中青桂有霜殘月沒

白楊無主曉雲空衣焚塚上成胡蝶木種墳頭化塞鴻

卻似麗華當日恨紅綃題句未曾終

瑤鏡慵梳十八鬢王喬姊妹刻仙班不將鳳管攜簫史

長把靈飛問阿環藥轉丹爐成絳雪書傳青鳥隔蓬山

誰憐瘦骨如冰井不惜南金鑄玉顏

帶雨梨花久不香蓬萊海上鬱蒼蒼紫鸞舞雪隨霞帔

白鳳銜珠繞霧裳銀浦昔年看夜月驪山私語溼秋霜

碧衣捧出金鈿合為我殷勤謝上皇

徘徊荒廟鼓冰絃垂霧妖鬟降洞天一幅紅羅邀夜讌

六銖青穀曳秋烟雲駢夢雨酬瑤鏡龍帳靈風寄碧箋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本

惆悵沈郎難再見月明何處薦寒泉

芙蓉婀娜映銀塘桂楫菱歌漾晚粧共命縷纏秋珮冷

同心絲繡夏綃涼弄珠恍接瓊環影拾翠遙聞寶串香

誰道相思不相見玉簫重得遇章郎

恨斷吳烟怨楚雲空房冷落透斜曛綺樓夜雨靈犀碎

畫閣秋燈寶鏡分錦瑟訴愁藏破匣白楊搖淚暗荒墳

映幃殘燭聞長歎斜睇當年簇蝶裙

無端惹恨是相思燭冷香消酒醒時何處更尋桃葉渡

也應難和竹枝詞舊浦花好誰曾見明珠沈豈再期

千歲美人魂不滅吳宮猶夢葬西施

二坏青草久埋香瘦馬嘶風過北邙松柏斷碑吟曉月

麒麟荒塚弔斜陽金蠶難織銜銅鏡玉樹無花蔭石牀

莫歎佳人泉路杳百年身世幾茫茫

癡情不斷淚難枯錦索銀瓶轉轆轤何處更逢荀奉倩

幾人不負石齊奴枯桐已死聲偏苦獨雁雖生影自孤

賦就燕臺新豔曲知音還有柳枝無

畫檐蛛網易黃昏花落花開欲斷魂龍腦香消金鈿鏤

薔薇露冷玉昆崙紅蕉雨打催心拆翠燭風吹積淚痕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羞抱琵琶彈出塞自甘憔悴老長門

鬱金樓閣近龍堂鬱紙蠶書白玉璫自有彩鸞銜絳鸞

豈愁雲鬢上秋霜湘妃搖瑟君山下帝子華裾雉浦傍

怪底西施因網得美人多在水雲鄉

靚粧獨立妬芙蓉盡日焚香閉綺疏空歎有情同翡翠

自憐無路報瓊瑤冰絃玉璫將愁去明月梅花伴影居

絕代美人誰可賦茂陵還有病相如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石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國朝番禺王隼蒲衣著先生
事蹟具見阮通志傳中及陳元孝獨漉堂文集壽序尊
人說作先生稱詩嶺外先生夙承家學復與屈陳梁諸
子交好故所作具見本原亦 國初詩人之傑出者兼
工詞曲所著有琵琶榔子自謂得未曾有相傳性好琵琶
琴窳即彈之聲愈急則窳益甚會歲暮其妻潘孟齊之
弟聞其聲懷金遺之置之几而彈益切俄而閩中使者
及粵大吏先後饋至合五百金乃舍琵琶召賓客大作
歲事分饋貧乏親友無何而琵琶聲復聞矣誠倜儻不

大樗堂初集跋

一 詩雪軒校刊本

羈之士趙秋谷飴山詩集謂其與陳元孝梁藥亭並稱
嶺南大家未免過相推挹然屈翁山謂其賦才奇麗能
出其新意追琢爲樂府五七言體陵轍漢魏三唐仍其
家學陳元孝謂說作詩清古峭健而蒲衣以春容富麗
承之又謂麗則典瞻與其尊人若有濃淡之分而骨清
神寒即無差別亦可謂精於談藝者阮通志藝文畧作
十四卷而是集僅十二卷曾經翁山後人所藏者似非
缺本又翁山文外有集序一首無題百詠序一首未刻
不知何故而百詠題詞則屈士煌泰士撰泰士翁山仲

兄也能燕西序亦有缺頁所謂豫章王孫者也俟購得
補刊之所著詩經正訛及韻考五律英華嶺南詩紀並
不存則是書又可聽其湮沒耶庚子浴佛後三日後學
伍元薇謹跋

大樗堂初集跋

二 詩雪軒校刊本

集 166-516

冶菴文集六卷別集二卷

〔清〕閔鉞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余少為創舉業所束耳目心思不敢馳於八股之外
 稍一言及古人諸體製則謂之雜用其心甚矣名之
 為人獨勃也既而世故紛紜奔走於山厓水曲儼矣
 侵人名心灰冷抑鬱坎瘁之中間嘗泚筆為之中牟
 挾一經歷齊魯燕趙之墟流覽懷贈兔起鶻落物極
 難已方外長者生平喜與交遊故二家鉅細亦時時
 形之楮墨雖皆直輪胷臆之言無當於大道之要馳
 而在古人諸體中不可謂無一得之思也近數十年
 來積之日多散佚者已不復記憶而時先荏苒華髮
 或首齒亦漸至播索恐從此悠悠廢棄與草木同其
 萎腐因驚絕世綠彙存苒草葉細加刪訂今為二行
 付之梓氏嗟乎瀟陵夜獵伏櫪老驥昔人恒有慨唱
 不平之感余返之中懷又殊有不爾爾者焉嘗讀內
 經諸大家方脈等書寢食玩味浩然有得將二十餘
 年雖未懸壺市肆以疾病過問者不少危而安之瘡
 工破瘻而救正之累見微効著醫簡脈幾本草諸編
 十萬言意圖刪刻既正於海內知識使姓字得列於

卷之一

一

卷之一

一

一

醫林之末亦為不負此生矣亦為不負所學矣嗚呼
 天地之大今古之遷變徒不可見功行而膏矣微又
 何必夢夢然嘆老而嗟卑為也世之貴人君子尚存
 以我哉焉時康庶庶申冬至日治諸國自序

治卷文集總目

卷之一

序 詩

卷之二

序 記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論 策 傳 奠章 誌銘

治卷文集 卷之一

卷之五

問世小紀 邑乘游溪 書後 題詞

卷之六

代文

冷菴文集卷之一目錄

詩五言古

寓天寧寺金齋傳度山先生至嗣劇禪十餘日

喜雨賦且志夙懷

戊子夏避兵華坪讀古詩有云人過三十年何

事而不有擊碎唾壺感而賦之

儼歌十五首

燕崖寄書

謝胡東隱父母招飲兼和來韻

早次長埠

水次望遠樹棲鴛

尚尚游天公祖

贈沈有三行或奉令招

撫

壽帥子冠同學

明河篇

禱詠八首

偶過岡間樹作秋聲感賦

寄谷陳猷先

七言古

別壯士歌

山中偶感

古劍詩

問山中人

喜張扶長歸

感詩

憶南州諸子

自言

太學石鼓

長安秋月行

石門行

輓袁子滄涵

種圃

冷菴文集

卷之一

五言律

山居二首

車門送張扶長郭送人

促別張贈

家

靜湖

同張鹿園首谷勝尚先

生騎遊豫車北城

和高石門清明雪詩

雪

中秋無月

風夕聞琴

清風明月夜

好雨知時節

十八夜聽月

屏峯

且園題卷

卷之二

卷之一

賀王炳若年丈司鐸南州

贈傅子歸會稽

有序

贈新昌盧季輝大父

和全德大父韻

贈別署邑陸尚巖公祖

山中逸事

樹嘆

贈胡子彤上

贈別吳天驕年翁

宿李天玉齋頭書贈

托公弄家入匡廬時年七十有二

七言律

題胡胎仙先生別墅

鳩江訪陳子伯璣未過

采石阻風擬謁李太白墓未果

金陵懷古

黃河

題一百廿行烟園

同廖仲韶夜過涂大章

家

夜同胡東旣大父遊雙

含報恩寺

同王介子遊越王山

贈劉子大生馭之

舟次滕王閣二首

壽洪旋源公祖

九日書別朱子文修

山居偶書

遊石溪過茶汝作山房

壽王璣卿隱君七十

采石懷古

采石寄張鹿園先生

寄祝文燈巖先生雙壽

贈袁長公橋梓卜居富溪

秋日野望

壽梁體石先生陳夫人

七十

萬樹垂棠

長橋臥龍

九天甘樹

郵亭樾蔭

壽涂大夫人七喪

寄武寧馮濟之父母

十五月關關

贈郭子歸朝歌 有序

壽袁長公

壽蓮士超 大父

寄懷張公及同舉

秋詩

鍾陵饒母傅室人七十

節壽詩

和荅鍾子鶴臣見訪原

韻

寄和陳猷先賜韻 丙來

詩

贈別霧巖何大父

卷之八

卷之一

五言絕句

客中夜雨

除夕

秋詞五首

卽事口占

七言絕句

舟次風雨

醉餘

野望

秋詩

宮怨三首

舟中偶見

夫子飲泉處

光武斬石人處

偶書二首

山行

山中偶見

歌者索題便面

寄海彭莫天五十二首

山中即事

畫竹

清華文集 卷之一

半夜歸舟到客船

過何先生書室

賦

李益翼見過感賦

舟中聞歌

寄都門舊友

題陳子和醉畫

題畫梅

六言詩

述懷六首

五言排

落花篇

題張非平年兄雙節手

卷

別郡伯業心航先生請

告歸里

清華文集 卷之一

奉新開 誠言公文

霍山王維藩續答父

新建張泰來扶杖

寓天寧寺金碧傳度山先生至同刺譚十餘日

喜而賦且志夙懷

昔余髮未燥讀公房牘時一見不可得銅符已帶垂

首自承城者口公政多奇與工活十萬賊來不敢取

出靜皎如日但噴水一尾續聞堂諫召風生母之

立轉師司馬蓋與洛刺期跡狀奉持勅代建大同

鳴印斗大夫夾牙爲前麾成命報天子衣襟威肅而

十年今始晤待人見心脾侃侃古今事不余而外之

世亂士才短三爲蒼黎咨服膺公所贈若受書於也

戊子夏避兵華坪讀古詩有云人過三十年何

事而不有擊碎唾盡感而賦之

人過三十年何事而不有最苦生非時數厄當陽九

茶草瘁清芳蕭艾絕通紋半處蒸糞天炎厥可炙于

任情無不爲動親見其醜無風故或無之故作草

士也則是湖進退皆成等乃有沒字彈如今之某某

狐行浪得名志虎踪于後輩竄動地來亦向無可否

四民廢所業抱頭而鼠走孝已血塗原營播變根莠

夫途婦從軍得餉不敢久索華落故校異國他人友

千里靜炊烟木石亦天壽蒼蒼苦吾人奈何不左右

橫旃玉樽寒六香同獨朽勿誦文獻言厥禍乃身偶

嗟乎我人過三十年何事而不有彭聃八百容胸惡

積於懷懷賊良不堪髮應白青首

儂歌

儂物不識君君亦不識儂兩人自相識終始爲識儂

儂識君亦好君識儂亦好兩兩度相和胸中湖海

倒一君好何能說儂好在知君切莫輕言別教儂何

以問一燈火夜青青君嘗把書史儂也在君傍生首

茶烟起一儂愛君如車儂愛君如水水沈無以將車

運無已已五田家無一事農與無一人招君問消息

儂家在幾旬六儂意無一貧儂家無一富感君烟此

私而爲儂爭氣七儂採樹中桑君乘駿馬至途勞且

莫得攜手儂家去八儂愛君十分君愛儂如只挑水

沃焦口何年是了時
 海龍君前僕可不敢取
 君或懷意氣爰向僕
 替以此素志心願言
 君聽多辨令人老莫
 若便瑣千里郵尺一
 日暮南飛言笑都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日暮南飛言笑都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熱幸寄書

清勝尋常得道進助亦家

水次望遠樹樓

浩浩秋水水蒼蒼
 左聯為澤國右聯
 見欲而不亂斯須
 風輕波浪平悠然

寄尚海天公祖

燕臺春風日半刺
 心結脈不恍古高
 帝卷之

贈沈有三游戎奉令招撫

何以名丈夫隨地
 悠悠肉食徒籠鐘
 羨君負奇才胷中
 惟此天地心活路
 賦方需虎臣必有
 相照聊贈言長贈
 詩帥子冠同學

詩帥子冠同學

詩帥子冠同學

選鐵鑄干將匪以塵高麗選材於柳柳匪以挂短樵
要當副所求不與世碌碌吾黨仰先生奇氣曠羣目
簪燈風埃中精神稱滿腹軀軻七十年長病無頓顛
古多晚遇人耳賦此語然但管顧塔下汝曹其力勩
我志放烟雲何妨子奈伏即此之襟期美門可弟音
且進席前觴千秋在一物

明河篇

嶽氣偏乘令不雨日將百田禾成枯苦人身少潤澤
長此安所窮真是天變格仰跡河在天光若臨如書
萬頃共秋清不肯爲霖霖波浪消其怒龍雷震車輜
女得委宛書法能使傾射安得轉望極市上問河伯
郭作明河篇與古異阡陌後寫士女歡我爲蒼生厄
曼樂不相同挑燈讀周易

雜詠

寒風挾曉霜冷氣侵老骨藉溫於絮草終是因入熱
思昔少壯時朔野駝車輒鷄鳴披裘行提鬚冰條結
每過僧門偏羨其間不激念之空爾爲太玄讀數闕

其二

歲行將盡矣風雨後凄然徂徠徂徠徂徠徂徠徂徠
有無路不通商賈徒空拳閑成荒寒枯竭及井泉
民軍若此極何以辦稅錢點金亦幻譚足給願豐年

其三

策者良爲聽天日亦如之何以不言心此中有大機
耳目或可共惟心常獨持生中富以殺應速而反避
紙帛絲黍間下土胡能窺所以遠道人安貧泣練絲

其四

爲生深岫與人不相及今胡獨異哉咆哮遊魂邑
人言不必三挺特莊塗立所向盡披靡蓬貧無遺汁
壯兒匿遠方老稚閉戶泣安得孟莊子齊勇而縛意

其五

會作南極客寒暑數十載風氣駭非常勸亦慙悲死
日久與漸摩如川之赴海語音衣裳問多方求精彩
稍一欠相當怒焉耻不逮祇因業在中橋遂險淮政

其六

應濁有時入聰明亦可美問事無不知言論更便便
惟於道未聞身世如墮然交病果在何多智故多疑

袞袞馬頭塵多隙中電何時一促膝相與發深春

其七

就遠帶別節題額曰默堂世人誠聆義一字願老湯
少悔多交遊是為藤格清楚既不可混濁更非良
活蒙以置之庶幾稍充誠尚有一事難與人論策方

其八

冬日與春晴溫和器百態貧富同一心瞻仰惡雲浮
乃今閱七旬前年不肯休陽光久匿暉陰象滿山丘
緬思直行理將為長夫憂氣勝必有後人事何能謀

借道園樹作秋意賦

秋山猶可圖秋意不可寫妙哉六一公等在樹間也
四字淺而平文中之幾若氣浮人不知流於細心者
萬事豈不然聽之淚痕把

寄答陳猷先

梅川有居士古心到佛仙文章糠粃耳大事獨窮研
匪同葉公龍不守瓏瓶禪擊石必出火鑽木必見煙
如此苦心人誰不願乾鞭余生吳山鄙居士楚楚
相去五百里神往各纏綿此中之風因不可意言信

七言古

別壯士歌

壯士全畫滌顏色酒是壺漿竟不得咽咽乾喉所而
天長劍悲鳴光氣振奈何若何恨恨聲自如疾雷石
震瀾而今中原用虎臣無雙之士無憾哉
古鄙人橫尸當在杓以此秋風起考年飛高一軍皆
為遇真特寸心不盡日將斜大為蒼蒼欲昌賊

山中偶感

山窗斜曲幾莖竹翠影一圓似寒玉恨不依棧此
身於竹坐生而鹿鹿鹿鹿浮生實可哀馬行未足
船羅篋船長安道上者相逢忘老去還來高商出
素文叟願學先生時一詠免見才財之妬容超然
化小兒手

古劍詩

古劍寒光條插腰一鱗不平匣中吼春秋戰國多
人此劍血兮十八九謹佩何敢示庸人苦鋒刺其魂
魄死

問山中人

閨子山行已十旬山山惟見採薇人
閨子誰兮前致
閑孤竹於今有化民山中之人聞我語不知我誰作
正語正語字字實堪憐吾子責人胡乃爾自是去年
天降災田間眼底盡枯荻誰灶有烟騰瑞氣寂寂千
家戶不開賴天產此山之曲日鑄并合以充腹少貳
因而得苟延惟我老人苦最獨老人曾享太平年鼓
腹歌呼堯舜天賦氣不榮肌與勝天乎天乎何相剪
更有官司徵正稅塵沙杪忽不肯肯白骨還思敲汁
流誰人爲我懇皇帝我聞未已心慘傷欲伐無柯起

心卷文集 卷之一 七言古二
喜臨扶長歸

齊頭蚤卧足所願清寂不聞鷄與犬每鼓晏起愧希
艾軒與希夷通一線忽來凌亂到窗聲睡鄉千里而
頓轉云早故人張子歸膝躡奮詢眼忘倦驅驅河濱
交一揖相對何殊往夢寐欲以此法爲心傳何啻飲
子醇醪矣

感詩

清明之際于家豫章三徙而歸奉新四徙一

飲姑叔甘紫垣宅王燦登樓望焉中斷
狂涕帳矣何之慨然抽賦無以爲詞

此日入山不厭深桃源何處可安心入口已過三四
倍炎石而無西梵音余家自分組間肉類有晉鄭君
華麓具粟黍能具其人樊綺弱國忘領覆主人意重
且澆留雲白山青眼熱熱殺吾生奚所就北窗歎
枕聽啼鳩

憶南州諸子

幾欲作詩寄諸子腸爲思枯如沒字錄天鋪地總
常鐵壁銅牆幾生色斷月一簾秋夢殘正憶諸子慈
絕

自言

柳金桃色繡山光白暖風輕草胡床有曲無曲一杯
狂談籍籍出錦糊賜人生愧備百年場妍癢啼笑各
分誰觀者擊節莊者忘殺君之馬是路傍憶昔別家
紅雨暉世俗典禮驅人忙丈夫有志在四方此語沉
今沉古航庸庸多福自難印功名二字虎之畏昌黎
途窮觀厚蕞鬼聲梅梅亦何妨蔽廬有書羅琳瑯瑞

引詩四卷公民爭區全銀漢丹雘心五宅久五下
前日為魯王是亦山林亮家堂呼曉吹笑之
部子詩之老魯燕將

太隆石賦

石門已矣... 子京三從人由燕全盤刻書皆鳥
跡疏略字形各半備傳是宜王符日銘不比寶憲勳
滿滿生主誠費十日玩來公論多不為一鼓為日
終歸下此中呵護豈非天誼之夫子宮塔閣要地前
朝等北肩哇手哉深山石何可數誰得而之近選
寄

長安秋月行

天空淡淡... 賦寫于... 欲帶到處... 由一餘
形我見長天... 秋三秋色更潔鶴天其素
前昔有... 幾十... 竹千丈長... 衣...
... 不... 鞋于中... 今...
... 不見... 醉... 人... 是...

石門行

晴壁春空... 如... 是... 冷... 危... 巖... 尚... 妙... 道... 列...
天... 麻... 鷄... 犬... 殊... 不... 惡... 依... 石... 為... 門... 山... 洞... 中... 絕... 塵... 氛... 亦...
大... 作... 同... 月... 清... 風... 時... 往... 來... 藥... 為... 關... 者... 藤... 為... 罅... 野... 花... 自... 開...
無... 人... 收... 野... 鳥... 自... 鳴... 聲... 自... 躍... 草... 露... 珠... 合... 午... 未... 清... 洞... 中... 無...
雨... 雲... 漠... 漠... 游... 暑... 來... 遊... 氣... 帶... 霜... 葛... 衣... 絛... 巾... 欲... 廢... 却... 何... 從...
解... 賜... 買... 山... 錢... 工... 課... 裁... 梅... 與... 放... 鶴... 休... 使... 山... 靈... 解... 笑... 人... 更...
須... 少... 出... 貧... 經... 略... 茅... 一... 亭... 瓦... 一... 開... 世... 上... 塵... 風... 捲... 簾... 丹... 爐...
參... 水... 總... 驅... 除... 一... 種... 清... 閑... 即... 聖... 藥...

晚袁子滄涵

之子之才... 擬... 中... 珠... 出... 既... 不... 成... 處... 亦... 否... 孤... 身... 于... 聖... 寄... 常...
... 二十... 餘... 年... 交... 最... 久... 每... 向... 余... 言... 深... 隱... 心... 買... 山... 于... 公... 却...
... 家... 似... 嶽... 崎... 歷... 落... 幾... 篇... 詩... 焚... 香... 敲... 拜... 幾... 杯... 酒... 此... 優... 游...
... 五... 十... 年... 北... 叩... 一... 杯... 何... 其... 陡... 父... 視... 猶... 粟... 野... 桂... 寒... 萬... 事... 瓦...
... 裂... 難... 回... 首... 嗟... 乎... 哉... 古... 人... 多... 在... 轍... 軻... 中... 平... 地... 構... 去... 順... 而...
... 守... 教... 授... 一... 經... 即... 現... 田... 園... 蔬... 勤... 灌... 科... 如... 斗... 青... 鞋... 布... 襪... 老...
... 其... 身... 清... 風... 明... 月... 良... 師... 友... 何... 事... 撲... 撲... 北... 與... 南... 空... 天... 浮... 雲...
... 變... 蒼... 狗... 憐... 之... 惜... 之... 更... 責... 之... 莫... 怪... 冷... 菴... 無... 說... 口...

種圃

宅邊荒隙闢作園荆榛雖芟瓦礫存瓦礫與土爲和
 合雨露灌溉不榮根亦命童子刪除之反憚厥類之
 實繁余嘆因人終少益獨自片片手掀翻每目百千
 定程課儻舍見者笑聲喧于今累積成淨區青葉白
 莖佐養發凡事皆然此一耳力行在人勿徒言



五言律

山居二首

我愛山中景。風吹四壁間。紙糊窗雪亮。人傍樹雲閒。
 夜半無聲。柴門不閉。闌欂。揚。雖小小。如鳥倦知還。
 我愛山中景。而無城市。誰衣冠。儻古色。胸臆。我爭。獨
 有。山。高。青。翠。相。對。不。事。春。垣。然。見。而。目。爾。汝。便。爲。加
 章。門。庭。張。快。長。郭。遂。人。促。別。賦。贈

家別

其大連年念。風雲變態多。欣逢空若此。促別復如何。
 兼水山秋。滄江城路草。龍青。榮。思。昔。夜。意。氣。可。會。席

鄱湖

雲雲。都。盡。雨。毫。末。是。親。恩。檢。藥。絕。寒。暑。添。公。信。弟。昆。
 高。雲。添。拜。晚。派。雨。出。關。門。遊。子。真。井。子。經。名。累。至。尊。

海。水。渺。無。際。波。光。天。外。封。山。形。能。作。履。石。響。可。爲。鐘。
 南。北。古。來。馬。風。雲。起。卧。龍。匡。廬。都。在。望。焦。口。話。相。逢。

同張鹿園篁谷賜兩先生騎遊豫章北城

數騎來北郭。江上舊秋風。蔓草連墟鞠。燒雲過眼空。
 有杯招菊令。無地問關公。只好看山色。蕭疎對岸樹。

和石門清明詩

不○肯○虛○寒○鏡○應○時○幽○空○風○翻○挑○浪○冷○玉○上○柳○清○泥○
晴○晴○天○何○怪○晴○晴○老○見○稀○鶴○龜○猶○上○典○給○好○作○春○天○

雪

寒○雲○剛○六○合○氣○清○不○成○霖○萬○派○翠○俱○寂○千○山○玉○作○林○
其○知○爐○煙○火○意○念○草○為○衾○呵○視○研○冰○墨○春○陽○轉○筆○心○

中秋無月

月○似○為○持○清○今○宵○獨○隱○形○雖○收○全○體○白○猶○照○數○峰○青○
造○物○留○餘○美○舜○苦○發○礪○人○能○知○此○意○勝○讀○古○詩○佳○

示善文集

卷之一

五言詩

風夕開琴

夜○氣○清○如○許○悠○然○絕○點○塵○竹○疎○深○篔○簹○影○靜○鱗○
雅○謂○思○千○古○孤○懷○憶○半○綸○忽○聞○絳○石○採○山○水○發○清○神○

清風明月夜

天○上○尋○常○非○人○間○不○易○逢○莫○教○成○錯○過○須○有○別○心○骨○
萬○斛○塵○俱○掃○登○樓○興○更○濃○懷○開○忘○坐○久○露○草○白○前○峰○

好雨知時節

陽○月○將○過○半○空○冬○節○始○臨○天○公○終○惡○殺○霜○氣○化○為○霖○
珍○重○諸○名○象○因○材○自○淺○深○江○關○梅○一○渡○方○見○此○時○心○

十八夜聽月

猶○是○前○宵○月○幾○番○感○一○弦○人○知○曉○事○何○謂○空○坤○權○
退○步○堪○留○進○中○全○任○損○邊○眼○看○雖○見○誰○能○辨○耳○根○傳○

屏峰

屏○峯○天○半○插○結○體○異○諸○方○鐵○線○全○無○處○理○青○不用○裝○
似○嫌○規○太○熟○獨○執○矩○為○莊○大○地○誰○堪○比○巖○巖○岳○外○王○

且聞聽春

庭○人○能○曠○致○觸○手○見○天○真○造○物○曠○其○心○春○光○無○處○負○
紙○板○花○笑○冷○數○個○烏○啼○新○郎○此○意○清○明○悠○然○靜○一○尊○

示善文集

卷之一

五言詩

賀王炳若年丈司鐸南州

此○道○開○生○面○春○風○滿○八○州○署○清○綠○雀○影○入○望○是○仙○流○
漫○謂○才○姑○試○終○看○玉○大○傳○古○來○胡○與○海○佳○賢○聽○新○調○

贈傅子歸會稽

傅○子○子○冲○會○稽○名○才○骨○中○具○有○濟○世○舟○航○不○
獨○以○鍾○王○李○杜○稱○也○余○亦○白○頭○老○婦○嘗○與○孟○
酒○促○膝○仰○天○而○呼○相○泣○也○已○而○相○笑○今○歸○珂○

里感賦以贈

若○才○如○海○大○拓○落○滂○懷○滿○不○自○予○先○後○應○安○世○綏○涼○

買山... 好客路更宜... 亦憐同病... 臨漫意不忘

贈吳坤之詞

駐節新吳... 曾隨細... 昔昔前容... 批客座... 右... 蘇兵... 妙... 蘇風... 雲入... 板... 交... 湯... 富... 平... 將... 看... 麟... 閣... 上... 第一... 是... 公... 名

贈新昌盧季瑛大父

策杖直... 遊... 范... 秋... 充... 老... 吏... 妍... 天... 喬... 黃... 葉... 氣... 象... 泰... 開... 前... 應... 有... 人... 之... 至... 能... 為... 物... 所... 天... 此... 來... 修... 潤... 節... 細... 讀... 瑞... 芝... 蔚

謝

已... 乘... 或... 南... 事... 節... 度... 閱... 崇... 文... 鑄... 錄... 萬... 丁... 二... 尊

有... 云... 訪... 狹... 像... 遺... 踪... 此... 地... 正... 當... 西... 北... 萬... 金... 湯... 舊

讀... 王... 人... 猶... 是... 閔... 公... 公... 見... 之... 贈... 余... 具... 詩... 和... 以... 志

謝

簾... 室... 倚... 蘭... 若... 素... 心... 期... 不... 違... 檢... 方... 際... 世... 病... 帶... 髮... 蕭... 僧... 衣... 聊... 以... 藏... 吾... 拙... 敢... 云... 遜... 者... 肥... 高... 軒... 承... 屢... 過... 寧... 復... 嘆... 知... 命

贈別署邑陸商慶公祖

治... 成... 如... 此... 速... 方... 見... 讀... 苦... 人... 慈... 照... 迎... 朝... 日... 生... 機... 靈... 早... 奉... 聖... 賢... 經... 濟... 學... 造... 化... 雨... 風... 新... 安... 得... 尚... 飛... 鳥... 長... 年... 活... 奉... 恩

山中逸事

春色園林滿... 山居樂自然... 茶... 鑿... 尖... 似... 舌... 嫩... 葉... 卷... 如... 拳

好月移... 窓... 白... 微... 雲... 挂... 屋... 眠... 星... 塵... 燭... 畔... 火... 柝... 子... 起... 香... 烟

樹嘆

顧... 此... 參... 天... 樹... 高... 標... 迥... 出... 塵... 相... 傳... 前... 古... 物... 屈... 指... 幾... 經... 春

假... 蓋... 休... 行... 旅... 孤... 居... 當... 比... 隣... 如... 何... 焚... 抹... 者... 斤... 斧... 不... 知... 珍

贈胡子形上

一... 刺... 已... 沒... 滅... 定... 交... 到... 默... 堂... 時... 勢... 都... 粉... 碎... 古... 學... 獨... 承... 常

氣... 足... 吞... 雲... 夢... 才... 堪... 起... 諫... 章... 孤... 懷... 欣... 有... 寄... 溪... 槐... 葉... 中... 即

冷卷文集

卷之一

五言律五

贈別吳天驪年翁

捷... 戶... 如... 雲... 揚... 軒... 車... 顧... 草... 堂... 相... 親... 溪... 道... 氣... 抵... 擊... 奏... 清... 狂

客... 路... 春... 歸... 柳... 行... 窩... 詩... 滿... 囊... 知... 君... 家... 世... 舊... 懷... 擬... 續... 新... 香

宿李天玉齋頭書贈

山... 外... 復... 環... 水... 幽... 齋... 隔... 世... 塵... 王... 人... 偏... 逸... 興... 好... 客... 不... 言... 貧

泉... 網... 迥... 濠... 樂... 登... 山... 看... 月... 新... 長... 歌... 三... 兩... 曲... 露... 下... 濕... 懸... 靴

托公乘家入廬山時年七十有二

不... 惜... 骨... 頭... 老... 辭... 家... 一... 紙... 書... 單... 丁... 携... 襖... 被... 訪... 道... 入... 匡... 廬

大... 丈... 夫... 行... 履... 真... 獅子... 展... 舒... 相... 傳... 驚... 異... 事... 誰... 奉... 作... 前... 直

七言律

謝山麻仙先生別墅

謝山麻仙先生別墅一詩位日共盤桓富麗翠色無非
行以詩家格是舊詩以居心存我素貧于着筆到
里門孤獨不與瑞靈仙景狀傍人說做官

黃河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再拜河流秋禹功來源曾說有柱窮合益曲星祖
應華楚道冠澤幾運變化縱橫非意測幾清濁世
人工更曠往茂三場問一紙陳言西盡東

題一百廿行烟圖

一鏡乾坤萬里烟領教開懸退閉田地官收頁增今
日編戶持家倍昔年縷縷清香朝自暮行行入教習
如天信從把管忌多事何必求封向酒泉

同廖仲韶夜過涂大章家

山風秋月兩清清一路空人澗水聲夜到玄雲烟樹
布卷文集 卷之二 七言律

靜燈搖影影因三更論而不礙心無我古復餘公道
見卿世事身平看僕制交賜除得滿愁

夜同胡東曉次文遊樵舍報恩寺

樵江危石說迢迢歲華奚囊換澹掃古寺鐘聲句泛
泛孤舟風馳獨滿滿西山探紉千峰秀野竹橫斜

欲購幾欲浮家歸畫裏半僧半俗老漁樵

同王价子遊越王山

寧壁千尋日已關燈未覺履行裏十年說說青
髮此夕如同遠客蓬岩落雲生旌陣戶隣廟虎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黃河今大渡江文武之傳一夜灰蒲團悲看菟布

封顏禪心叫絕星光久昏愛層城天作關

贈劉子大生賦之

帶水連山高築居烟雲咲做滿床書秋林一色閉中
盡得四十尋氣不除絕有勝佳娛老大慙將天地等
蓬萊岸花紅記空歸去好笑喚人又詞余

舟次臨江二首

浪重風大驚蕭然感嘆滕王閣獨先帝興几村同楚
原委收在說向凌躡頗無色對陽裏叢棘都生繪
蕭瑟予眼不堪垂長日何煩更憶李唐年

自望中流時餘今時別雲讀淡三五賦勝腹餘餘一

空詩客裡願舟秋勝過傷懷不減于歸巷

海洪旋源公祖

釣陽是草河陽錦一路歌聲召杜間五馬已看為吟
陶鑿危途借出岫山吞風御邑庭多暇秋水精神野
更開向幸花城分賜履先迎紫氣滿英關

九日書別朱子文修

十載蹤跡各一天欣逢異地倍流連坐吟苦句停行

雁開對青山話昔年
前賢更難重九登高日共

山居偶書

擬外晴光別一天數聲長嘯逼星羅白雲常幻山頭
色流水能忘石路晚鳥惜云青都不到草兼寒夜總
惻妍爲思百四蘇公句漫說諸方五味輝

遊石溪過蔡汝作山房

寒風吹雨濕征輶草旅途君意氣饒我到家肝癡
嗟呼兒出拜壁岩岩甕頭碧釀三春色藥上書函隔
治卷文集 卷之一 七

詩王璇卿隱君七十

烏衣巷裏老神仙七十如同美少年頃歲
訣看他世局一爐煙有聲到齒都弄玉無事居心即
近禪聖代肯容公隱逸高行應讓史官傳

采石懷古

天選名儔昨太白一樓高踞采江頭此來欲放乾坤
眼不謂空餘草木秋石壁依然炮色老蛟宮但見水
老浮雖無弱羽三千隔却與紅塵河漢游

采石

十載相思幾幾傳采江咫尺五雲天扁舟却看山陰
興投筆無居易篇偶誦金聲真柱大喜看三脫確
蘇仙先生若憶巡行樹封殖如今更勝前

寄祝支野巖先生雙壽

五老峯頭逸士家夙將袍袖等杯蛇室開綠野
寶窗清春風看柳花難易句中歌唱叶簇簪纓內紫
冊砂何時載酒過彭蠡讀盡先生霜後葩

贈袁長公先生卜居富溪

策杖尋幽興似顛每逢佳處必流連
下遂買青山馮水邊
蕭瑟今今一幅桃源洞添箇先生祖右肩

秋日野望

杖藜獨行王釣磯天高雲滌影微微空山雷落痕偏
愛黃葉飄風鳴亂飛鴉啄水田爲有道雀橫牛背淡
忘機蒼頭携有茶瓶酌盡掩柴門帶月歸

壽梁鍾石先生陳夫人七十

夫忠婦節兩崔親佳傳惡無作史才合詞詞綠青水

紫光芒劍氣斗牛圓丹心直欲同坤馬白髮姑西起
震雷自有大年題甲子千秋香譽託蓬萊

萬樹垂棠

新吳馮川之南有洲數里率爲曠莽侯作敷
勞之令民莠桃柳桑柏冬青等樹是亦因所
利而利之之道匪以爲觀也侯諱嘉神山陰

八

携得春光滿十洲新吳從此柘桑桐花開兼綠蘋偏
溼烏羅履陰語更幽齒齒雉城增繡錯鑄瓊水帶

長橋野渡

香浮家步常有梅爲譜編續曲風共仍酬

新吳馮川

新吳馮川橋舊架石梁度久石地剛植以木
今併木亦不可得矣侯憫涉者之病獨力成
之增窳變級覆以桐楮往來者歌康莊焉

空澗長虹若坦途渡河寧復賦公無經營不日疑神
斧險阻消權噴漢真爲花封開阮矢直教水國從
天吳應知利涉文明象萬里光逐白玉壺

九天甘討

九天仙素以禱雨著靈西昌新英多石甲
鬼稍虐禾爲舊草侯迎請獲驗建閣游魚石
以棲之每早禱輒如響

別號高尊著九天神功傳博摠通國馮川偶駭陰符
劉駁氣威歸變理權曾制蚩尤消霧毒今驅魃鬼退
焚經賢侯一念滙霖雨蒨桂林慶大年

鄒亭樾蔭

疾憫行旅休息無所於十二鄉中擇道路

潤人煙稀少之處捐貲構亭凡酷暑嚴寒

帝耆文集

卷之一

七言律七

風暴雨未逞即次者俱得庇避利益之廣不
專在頃刻也

行人莫與踰爲仇既到其關豈自由徑險幾人能
辱王孫誰古一相留偏從冷處動加熱擴此心苗最
徧周當道松緇緇古昔使君佳意倍千秋

壽徐大夫六七十

端陽且日之建張青鳥來從海上翔丹翰篆題七袞
字南垣雲霞九霞觴茶標清節松爲勁華著賢壽世
發香更羨膝前揮笏者雕胡白採五湖傍

壽袁長公先生七十

聞君小字名詩詞山長款款登樓那新學歸之賦仙作
寧之甲也西交爲雲用妙壽世空古也人吹
發靈爽謝際封難借蔭即看霖雨潤續紛

十五月闌幽

三五月十二宵今將拈出句中描寒光公馮千江
水宗地重驅四海潮不爲玄冥方大壯應知終古此
於不自從物外超朕後又共青藤一杖批

贈郭子歸朝歌

帝耆文集

卷之一

七言律八

郭子駭臣獲門孫先生之高也自車馬
偶過豫章余得與定交於海濱百丈之淵青
郭子大父曾撫循香鼎余前古學今猶記其
狀貌之魁梧治齋之清正不在彷彿已也
雖始蓋有世誼焉於其爲也詩以誌之

五馬廉驛四十年清光猶照豫章天曾過錦里懷
月後見林宗有後賢靜息不除宵草綠高才並拍
燕行春風拜別頻頻語珍致蘇門絳帳前

壽袁長公先生七十

道爲何物人稱有一見先生當下存與世真忘陶甲
子盤骨不老古草坤山中家計先茶籠開裏生涯救
軍叔七十年來春滿殿天衣誰得別絲痕

壽董士超大父

文選武維錦金城百里殘黎保再生反側賣刀歌買
父西江半壁藉姚華天垂雨露無偏黨物在春風祝
孰益久不作詩焚筆視欣逢懸矢一長賡

寄懷張公及同學

蕭江若士寄筠鴻讀古通今機上游青眼與人無不
可醉鄉得遇復何求曾同子夜談三易更向神關辯
五牛幾度柴車相過訪石橋烟月水悠悠

秋詩

空階梧葉雨疎聲蟻覺秋光透體清簾外雲眠閉綠
樓室中弦韻响輕輕芙蓉色無天河水桂子香飄月
窟城樓首幾回看壁劍凌風未淺古人情

鍾陵饒母傳友人七十節壽

水部快乘箕尾去友人獨在古人誰不慕家世頌清
節却爲英倫作冕池手梳瑤碧芝草秀云分帝座影

雲盤霞衣白髮華樽滿酒報星何所事完

和答鍾子尚臣見訪

多年別却豫章城故舊應知我嫻情娛老惟教書到
眼款杼似比少猶精常諷今日誰謂乃得悟君才隴
浪名促膝默堂談世外前峯月已照霜明

寄和陳猷先附來詩

幾回來簡勝親逢一往情深水注東眼廓放光燭兩
外留堂無物酒杯中奇搜禹穴藏珪碧造極巨廬看
日紅彼此俱騰彭澤縣編籬種菊得從同

名空劍佩喜相逢

懸望先生海岱東

高論忽隨

風雨至閉門遙奉漢唐中峯携署色疎簾白秋
送江聲老樹紅廿載知心寄藻鑑中原古道更

誰同

贈別霧巖何大父

先生得意在猶龍道德文章作世宗歷試諸艱終履
穎直行其志不修容愛民奚啻三冬日報國惟存五
夜鐘此別一卮勤有囑願爲天一賦車也

五言絕句

客中夜雨

四壁寂無息，聽前風喚愁。客中何所有，夜雨鷄聲樓。

除夕

雨寒携臘去，頰刻到明年。舊事隨流水，春光滿筆田。

秋閨五首

冉冉秋光半，臨風剪尺聲。一衣猶未就，心已到邊城。

其二

夜氣涼如水，松聲捲萬濤。獨行苔露冷，唯見月兒高。

冷菴文集

卷之一

五言絕句

其三

爲着羅衣時，危樓怯未珠。無邊秋色瘦，奈落易傷人。

其四

潺湲羞窺鏡，秋來更覺慵。一生多若此，何必問殘冬。

其五

蕭颯風淒戶，愁中不忍聽。飛鴻聲掠枕，清淚滴寒汀。

即事口占

世莫厭平常，平常最難得。多見好奇人，康莊遭馬跡。

其二

俗字古所噴，今時俗似好。寒裘披者天，縱貴不爲寶。

久雨感成

春過六十日，冬氣初全衰。安得鄒生律，普天共一吹。

二

不淺浮陰閉，衡門爲問東。郊草燒痕青，幾村

三

正危浩列缺，萍翳亦勞心。向願留餘力，及時作傅霖。

野店鷄唱

報曉聲非惡，山林更覺佳。昔人呼起舞，終是俗生涯。

冷菴文集

卷之一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舟次風雨

風風雨雨濕窗紗
冷淡虛舟暫作家
薄酒澆殘紅燭淚
醉醒鄉深處枕橫斜

醉餘

數里蒼煙寂寞居
落紅滿地秀吾廬
西江酒伴都相失
架上空翻一尺書

野望

詩才滿口送胸中
吟斷枯鬚總句空
好景前人爭說盡
只今來守任西風

盡只今來守任西風

秋詩

剪水裁雲逐句敲
無邊詩意漫相招
莫言在勝惟濃說
老淡秋容別樣嬌

宮怨三首

曉妝纔罷正星殘
細整雲細只自看
麗日閑中無箇事
菱花光瑩玉生寒

春草芊眠碧砌苔
珠簾空捲夕陽來
長門一日無消息
又聽官車唱道回

柳絮飄輕一夜堆
深宮惟有耐寒梅
何煩老侍平明會
見若玉幾度來

舟中偶見

萬葉天半說青空
澹澹秋光水上風
楊柳岸頭煙色老
鶯鶯然驚見晚楓紅

夫子飲泉處

一泓偶然深用汲
斯泉萬古不為骨
只今常在清澗水
涓滴雖微口澤存

先武斬石人處

等誇射虎誤披石
先武當年却是親
聖世豈容魁魁見
太阿出匣萬么寒

偶書二首

東郭先生老腐儒
中山不忍亦何愚
如人更有西郭為
忽前車一局輸

蜂飛簇簇入幽庵
採得千花作味甜
慈子不為蜂刺
衝衝分幾隊寄高簷

山行

雲為風壓出岫忙
絲絲片片不成行
此行會向天臺

去記取青山是幾知

山行偶見

瘦竹殘花不許愛，藤盤結已無餘。如何偏少生靈，
前一味，故人作久居。
餘小如君亦做雷，橫遭野葛暗相傷。雖然自取多時，
豈不見時人論短長。

歐首京道題商

人人盡作歐陽言，實為時流罵肺肝。惟有一班真蹟，
幾百頭水滌熱斷腸。

冷香文集

卷之一

七言絕句

寺寺其天五十二首

貴記滿地秋秋音。此日開尊醉百觴。五十不妨閉去，
豈高歌不為是義皇。

流雲事業日兒曹。懶向江干看怒濤。我亦明年逢六，
十大家約百續離騷。

山中即事

窗外寒風復夜吹。山頭樹影盡迷離。果朕黑際屏風，
上又寫盧同月餽詩。

畫行

畫行

橫斜滿酒致清涼。一段幽閒已入神。想見台毫落墨，
處處開勝有四時春。

辛夜鍾聲到客船

何事山僧夜不眠。慈腸一片借鐘傳。舟中賴有知音，
客不致臨機險惘然。

過何先生講堂登樓漫賦

散步登樓百慮刪。開窗面面總青山。憑欄別有忘言，
處說甚浮生半日閒。

李雲翼社丈見過

冷香文集 卷之一 七言絕句
往勝雲流四十年。白頭道故轉悽然。古來多少難憑，
事望氣王生斷不全。

舟行聞歌

高村船淡一椀穿。羣鷹不到紙窓前。青山個個禱頭，
望似看先生點太玄。

舟行聞歌

船頭梢水唱新歌。暗裏傷情落淚多。酌酒三杯伴勸，
勉篙空努力莫吟哦。

寄都門舊友

不工公車二十年。無才只合老林泉。唐人好句吟千，

首怕讀溫生下第篇

題陳子和醉書

伸紙疾寫手筆忘也變裝為生去秀而野縱
橫入化世有知者意作麼生問之口啞余解

以詩

老木枯藤雁獨飛
人寒氣帶霜
嵐山若樂事無多

子欣瞻乾柴換酒歸

六言詩

述懷六首

三十年來事
一愁強半為生
古人誰是知己
金石

淵淵有聲

波浪東飄一艇浮
鸚鵡沙洲欲同空
際清夢紅衰

無邊自秋

薄羅裳怯露洋洋
酒氣方濃天拖白
練如帶冷東

河山萬重

鷓鴣聲意非小
鴈鳥寄情及微
總是世間一物
奈田

滄海同歸

野草無知無識
年年江上春秋生
殺出絕造化何常

分外希求

放懷詩酒為業
露落星移未眠
頓使相忘在客
春風

化日光天

五言排

落花篇

春風仍入律草亦亦先知弗自爾餘巧咸爭發滿枝
路賜輕煙色 牆畔側呈奇未乘青筠性終同弱柳姿
轉卸逢如雨片片打東窗非見後成障便驚雪墜旗
臨溪掃錦浪傷岸點遊厄乍下如猶戀徐傾送莫交
香照薰客屐地宿蓬塗翻版蝶亡堪托衝峰失所資
騎來瓶有史拾得料為詩粧開情牽淚故同老去悲
韶光倘不惜謝使姑遲珍重明年莫說花酒勝辭

題張非平年兄靈節手卷

浩目干戈白誰人名姓香閣中雙弱質性共一清剛
同時成瓦義國難絕商量儔如儔友新姑似儔王
丹心汗竹素正氣薄穿蒼血化千年碧彈垂太史編
應今汝水上孝節謝滿湘

別仰伯樂心毓先生請告歸里

南園環千里如天普覆之春雲濃綠野霜氣索丹墀
綠素純曠馬風清拂繡帷洪崖霞共部徐地柳舒眉
天下向來定西江表帥師一朝秋典賦千士鶴芝

相業茅峯舊循聲 玉玉知鳥臺存諫草以羽想丰
儀鈞袖看留席商譽傲新私林林轅下者耆艾有同
解



治菴文集卷之一目錄

序

涉社序

團練結餘序

燕遊草自序

聽臨居詩序

濟香齋制菴序

此君亭制菴序

詩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壽李若文六十序

募修馬川橋序

邑嚴氏族譜序

筆戲小序

馬嶺鄉氏支譜序

何東明詩草小序

治菴文集

卷之二

田一

周易補註序

陳子六十壽序

勸戒錄序

地理秘畧序

治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記

游樓舍記

至正會試錄記

殉義記

涿園記

小孤山記

遊廬山記

治菴文集

卷之二

田一

治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胡母八十松雪壽圖讚

袁長公滄溟行樂圖讚

治菴文集

卷之二

治菴文集卷之二

序

馮社序

新英介在豫之西隅山傳柳筆邑誌蘇踪古高人大
 士不乏流連其間朕宗風不墜代有其人或退而守
 墨雖志聲華或進而扶王分情著述選選有其人勿
 童余甚惜之今秋以遊事過故廬謝貴客之止車呼
 驎兵之携酒笑傲於山高月小之下把臂於露白草
 黃之中詩歌在驥神致如龍何樂如之時同盟諸子
 治菴文集 卷之二 序一

意氣超倫幸丈組之未分削寸牘之若屬乃其高廟
 事蹟之日鴻如爪在雪偶朕焉爾未旬日聞友人以
 文投者千數華風扇蒸紅雲秀空凌過章門王公之
 波乍起歐子之彈欲沉文章有靈河伯猶忌信之信
 之屏人事披讀理批天樞兵禪石菴輝炤海上之月
 香分廬阜之花古方鳥跡奇亞鸞翔如斯萬狀殆難
 較物余始歎實光家秘耶却庭筠禁鬱忽來豈途隄
 氏乎僊遊若干先以問世將小補于方來而大報夫
 今日也新英之文於是乎章自吾鴻社始

國朝緒餘序

書王陽明先生督撫廣州時嚴古制而行保甲所謂
防奸疏於本也後人以其意而為國練與宋制相
彷彿皆謂其後人遂視其意而不知其效之廣且
大也吾友張子曾述其意云文章俟氣高遊等倫
常懷於有經世之志屢見刑而莫售也同郡為之活
獄又次一日余前道是王過張子齋頭手一編示余
則其練方畧也計其時正章昧初開遐邇僻吝實饒
伏莽焚殺之聲在在見告獨張子一鄉丁莊聯絡賞
而公明而水之提號為勁旅守之存厚聞其軍聲過
而不敢入蓋不徒託之紙上而明驗大效已彰昔
在人耳目者近邑父王孟山先生祖陽明之家學後
行日練張子借箸相與測討軍實不遺餘方日者小
醜匪梁於安靖二邑之開獨新其以有倫無患愈知
此法當不止可以小試已也願之日緒餘者兵家之
事如雲如水不可言傳可見者此推行之條例耳要
之精意亦未嘗不寓焉神而明之存乎一心斯為善
讀緒餘者也

燕遊草自序

己丑孟冬燕遊子束裝燕遊舟車刻續凡三閱月而
後至櫻波臣之怒犯風霜之嚴而綠林亭客祭息時
聞七尺微軀如懸空際人生之苦於此極矣狀古聖
先賢之跡名山大川之奇土風民俗之異居恒寄語
馮弔者今盡列若鬚眉更於舟車之餘抽思命筆發
為詩歌不使修虛所收笑我寂寂人生之樂又於此
亟矣斐吾之樂苦人有易而為樂吾之所樂人復樂
而為苦其間甚未可道里也廣舟巨纜以驚波臣重
而變表以折風霜傳乘握符以妨暴盜焉知長安道
上猶有以此為苦者乎猶有舍此而徒為樂者乎後
有欲知吾樂者請於是草讀之至乃長安交游之作
事發友仁樂之大也風雨晦明之篇關河草木樂之
助也人生之樂無以踰此殆菴子將問之司馬太史
東方曼倩諸公矣又何苦之足云乎

聽馬居詩序

胡東阮先生詩第三四刻矣極力追古屢變益上聽
賜居其最後刻也先生治新吳三宰新吳人德之如
肉骨惟去絲之是懼反思起秋風新吳人遮馬首至
不得行先生強為釋轡者累月閉戶讀書不殊案素
暇則與父老道故與余輩賦詩口不及戶以外事名
其寓者曰聽鵬且以名其詩當斯時也豈無山水之
清金石之雅大塊之噫而區區鵬之惟聽者得無如
少陵云云者乎是鵬猶君也事未未能而託之於聽
右卷文集 卷之二

右卷文集 卷之二

右卷文集 卷之二

澹香齋制菘序

天下至變幻莫測者空中之雲水上之波隨所播蕩
絕無恒轍狀有不變者存則雲不能離氣波不能離
水明眼人自於同聲逐和中別具透脫之見不為區
區蒙也吾謂今捺飯家亦狀捺飯家元兀無等一不
等則易一格或濃如花或澹而澹而澹思不特則易以
至心勞髮槁視穿頰禿蓬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及
一旦偶獲乃取昔年屢易之文布之雲林署曰菘菜
聯捷稿其拖斯人舊疾者不惜兼金購之寄凡風苦
商更更沉之明丹之鉛之伊唔不報私謂問學去來
不勝得計而不知所讀之文皆其昔日未遇之作陳
然冷美亦何用耶至於閣中異牘差為何信而近日
人多好名爾亭原本竟不可問天下人避其偷去眼
睛者不少故捺飯家當如禡子泰禡泰須實泰澄須
實悟狀後把柄得自主也胡子子履研心此道廿有
餘年無書不讀而下筆無書卷氣理無不澈而出語
無理學氣清空迥脫獨具天真往時如雲如波之會
胡子惟持此不變者獨賞心于流俗之外胡子之見

右卷文集 卷之二

右卷文集 卷之二

其透脫爲何如哉今樂試菀宿課若干首授梓人問
飛胡子其亦有不平之恩乎朕今日之文體崇先正
理尚朱程胡子平日之苦心亦可云送年矣吾又將
下其獲也

此君亭制菘序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地中有山未嘗不掩卷太息口
斯世也斯人也豈易觀也哉今人得意於九府便忘
情於六吉尚復知稗外有瀛岳外有鎮瑒灰之前有
龍漢乎邑社鄧子小崇與余總角事筆墨解岸服有
聲鄧子獨屏絕外事鍵扉著述與伯仲相輝友於此
君亭中每一字落紙玉錦護之仙璫聲之鳳雲攄之
江山帶之猶不自以爲足而幽巖如故豈非易所云
云鄧子其兼之歟余不能不下拜鄧子矣因嘆今之
不爲鄧子者以吾等所務徒儲神情坐送日月類萬
頃稿亦奚益哉故字擁其裘而笑東郭之陋仇終
皮而叱黔婁之鄙其說非不是而吾等終爲此而不
爲彼者要此中所得不足爲世道也鄧子所以遠起
今人心日虛而業日進行將爲九五之尊上六之豹
彼瓊瑣者等諸瓞瓞化爲爲朽壤曾足當其一盼哉
余因取其藏稿先露布之

壽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人子之欲壽其親也蓋無分可限而多不敢自致以明謙人爲人子之壽其親也可以代爲致而必授辭於能言者以達意則其屬望於能言者不爲不重能言者其亦選所出哉一無諛諛不可傳所以信往也一無誕誕不可徵所以敦庸也况乎其盡以內以婦德彰者乎吾邑廖爲望族喬樾盤盤代有顯人其以婦德彰者廖母甘孺人爲著孺人之于歸敬吾公也在昇平之世系風甘樹天開其泰象氣和年豐人

清溪文集

卷之二

序

飲其清福賦簡役輕民寬其措任故士之伏處岩穴者多滌情于通顯而歌詠以自適也敬吾公夙負隱德生際盛時享有素封恂恂狀無復譁念孺人緯統佐之嘗曰寧荆布毋純綺寧桑麻毋秋芝蓋以儉相敬吾公云夫儉之於文也古皆訓爲不足而不知實有餘之所基老氏三寶儉居其一言有餘也孺人秉坤貞之德含弘光大發生博而且厚似與古訓之旨不類狀易養坤德中必黃裳行必括囊皆儉而後振孺人殆儉以治身而得高其春秋者歟余數世省居

未及交敬吾公丙戌渡章門... 君九齡賢聖... 大人... 之邑... 爾余... 丈夫... 率先... 六年... 入... 拜... 八... 授... 大... 鄉... 毋... 能也

清溪文集

卷之二

序

拜孺人于堂下福履康茂爲見聞之人瑞于是得孺人之婦道母道愈悉始知九衢昆仲俊俊布衣聞其授之家訓者蓋有由來也是月花朝之後一日爲孺人懸輓之辰紀進八十諸戚友登閔子之堂徵言侑鄉以餘閔子爲能言者弟余素與九衢昆仲遊若毋善毋再拜諸君子之明命若夫言不厭煩其能不能也免諛與誕而已矣

壽季若文六十序

晉邑之橫石橋四山環翠煙水迷離如枕花鳥而無
其句如平泉莊無人工斧鑿痕有石隆起河中高廣
數丈形如長虹故地由此得名而稱邑之名譽也
壽族於斯者為李氏靡薨節比炊穴雲也衣冠奕奕
德音流著當世之賢而抗懷曠遠以山水為樂者
亦更有其人焉予嘗入百丈過其地地處險阻能士
今春再入百丈宿茶菴予友蔡子晉與予相率子
九榮携樽過訪剪燭命題泉聲林石月色無不
淋漓交集

卷之二

道者堅固之微而流動則易做耶不知終古此山亦
於古此水雖動靜不同其為壽則一耳若文少春出
於泉石之癖為仁為知為壽烏得而二之今六十矣
六十者壽之中由其所得而推之如尚知陵如川之
乃至古人不已先我言之哉若文更精內典與予稱
同志釋氏言壽等諸虛空虛空不可盡也等語須臾
須臾不可盡也若文之先為云元其言發生也陸行
不避兇虎入軍不滅甲兵以其無死地故耳無死地
是亦虛空須臾之說也若文塵不摻塵天真清其
於道也幾矣雖朕吾於此有慨焉世人所負不能入
道者見既不遂而向平難了者復以擬之若文今予
於其萃而博學多聞授其餘而挾策江海蔡孺人克
相其內無復擾之者若文自能多壽而六十猶孩之
也時積雨決旬疾書此語以報諸戚友其先酌百丈
之泉余當以此言為之慶

卷之二

募修馮川橋序

邑之有馮川橋也不惟一邑之人利涉凡皇華之符
使公後之即悔風取道焉假一日而無橋民事病公
事與之俱病此王政所以必先也馮川橋宋在饒官
之南明湖移於邑迎薰門萬曆中始移造今處自戊
午洪水泛濫石校盡泐民樵木以渡五十年矣每春
夏水漲徒者趨而征仲弱者往往有墮溺之慮願治
而卒邑先達修之未竟厥功為往來患苦猶故也今
丁未為何侯蒞新吳之三年治行北上聞矣民安無

事樂有豐年乃於仲秋水落親詣橋所召父老百工

等同行審視審吉焉工窳者壘之傾者更新之墩架
以木木加以板兩傍設以欄楯度量往時水漲之高
下務使水不侵木其會計深遠如此也用石幾何木
與孰幾何工幾何率先捐俸若干不足而又括器飾
若干發不稽冊數不零星舉而投邑之父老百事者
其真誠慷慨如此也繼而召父老告之曰一石一木
俱應平常習易弗以累吾民費用不敷當告闕于余
無致爾首事頓颺其為慮周到又如此也起工之日

於廢礮中得舊石工款誠有橋工不得成五字深鑿
石裏侯齋戒三宿為文告于城隍之神其感通乎應
又如此也余稽之人事驗之天時茲橋其不日成乎
朕候三年來政教誕敷天人協和豈止在馮川一橋
新吳之民沐浴侯德又豈止在馮川一橋則新吳好
義終事之民自不肯獨以橋累吾侯也將不強而起
不招而集以共玉鴻工真彈指間事故余本侯之德
意而廣布告焉

事樂有豐年乃於仲秋水落親詣橋所召父老百工

邑嚴氏族譜序

吾邑之著嚴氏也。蓋五百年於茲矣。邇嚴之所自始。功公與太。賢臣等。以支詞重於漢武帝時。考所開宗。桐江。羊裘於穆先。許由之上。別見一格。為千古布衣。而文天子之美談。此嚴氏之文章節義。始燦史冊間。者也。吾邑之嚴。以助公為受姓之祖。以桐江為不祧之祖。以艾尹為分枝之祖。而吾邑之公。為新英五族之祖。不支不蔓。詳簡有裁。載在四修之譜牒。可按而知也。近數十年來。兵火不常。而人又為浮賦所困。而吾邑之嚴。亦不復有。故宗盟凋疎。各宗之傳。雖約新舊。以成百代。實錄誠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族風雜俗之砥石。寧僅工其藻繪。粉其掌故而已耶。余嘗宗帝城。與諸嚴氏之居相上。下林樹鬱鬱。在望。凡清秋之輕風。明月之佳夕。時與諸君子。黃鵬論交。釋經觀其纂修。述節全編。余是以悚然。敬其志。而知其命名之意遠也。士得時則駕。一吐其胸中之奇。大皇猷而補。載之。耶斯氏而。豈美之。矣。夫。吾邑。為。澤。慶。威。風。命。之。曰。忠。節。苟。與。世。不。合。退。居。原。野。吟。歌。咏。以。

卷之二

卷之二

禮孔顏之樂命之曰隱節二者皆嚴氏之先賢彰彰可述而志也若夫力田未作謂之齊等亦當知軌讓之納儉勤之克以寡過于鄉黨中雖隱顯之節未聞或杖節知貴諸國以齒德尚或居室稱善彬彬以好禮聞或已不能致者積德累行而子若孫致之其節亦何嘗不準準大歟其有謂述節之義專于桐江言之未免偏而不全非諸君子所以輯睦垂訓之大公也况譜之作也與史異史則法勝而譜則恩勝又與志異志則登其賢者譜則非大不賢悉備書焉所以重祖脈而教孝慈其於不匱錫類之詩不更有加無已哉余故知諸君子之意如此因書而序諸

橋會序

吾邑馮明翁荷山陰何大父捐貲重道之往來者生安
 穩想難忘佈心功德誠莫大也今大父續輩行耶又
 慮歲久朽腐置店二間每年取俸資若干貯為修葺
 之費且以經久之圖對余輩數人于是集當日在事
 諸公共相商推求所以報稱德意之法咸言集事在
 費而所以集事在人人得而費可無慮矣當日曾樂
 助諸人各錄銀少許以橋聯會分領生息隨壞隨補
 經久之法莫善於此余聞而嘆曰天下事之所以能
 成者祇在真之一字耳凡從勢分起見情分起見過
 則已焉故大父之創舉也非有邀譽于百姓之心其
 去也委折善後無一不從真中流出今諸公不強而
 集則知昔日樂施之勤非有情勢在腹中而今者聯
 會亦奚有所為而為之哉一真之終始而已矣真則
 可久久則可大余將徵之因真果真之說并書會前
 教則以互相策勵而真之

筆談小序

曰氏學識是師龍氏一幅家慶圖也不覺其戲自之
 類常言之事得而相觸如風之盪水岳之擊木無意
 於文而文生焉無意於理而理寓焉一片天真露布
 于子墨管解之間故謂之戲焉耳朕家庭樂事人生
 何可多得雖終身此戲焉可也此稿藏于翰中將已
 四帶今更無事始檢校之而悉氏壽梓久世王樓又
 不覺心悅之駢膺也爰識數語於首為三民坊并為
 大樂道人坊

清遠文集

卷之二

馬嶺鄒氏支譜序

吾邑鄒公垣唐之隱君子也家於立秀之麓宜宗能
詩時往來百丈峯頭常造隱君之宅與爲布衣交今
所傳駕山王見山鼓樓開皆由此得名厥後棧葉繁
待散居於隣近數百里之內莫不以隱君爲鼻祖焉
各宗代有顯人指不勝屈建康馬嶺其一也馬嶺鄒
氏自元祐四年隱君十五世孫漸公遷居于此山經
水紆地勝人傑匪朝伊夕馬嶺去余家不數百武世
稱泰晉吾舉于鄉又與其家謙受先生同籍則閱之
於鄉有積素累舊之雅誼焉漸公十三世孫某恐前
者日避後者日換爰糾本宗另爲支譜此仁人孝子
之用心而教家經國之大法也今者講符告成問序
于余故不敢取世之浮說而直趨其本源之有據兩
姓之世爲講也如此

何東明詩草小序

何子東明來自中州讀書新吳公會暇則縱履青山
問道高祠以爲五柳之譜謂東坡之燒肉則有之而
骨次則然一切塵念不入也然情之所寄尤篤於詩
故由江而淮而江而彭蠡凡足躡目睹與夫贈友懷
人莫不有詩焉以爲之夫詩之作也所以導情情之
發也辭不能掩情而辭之猶曲盡之不稍藏也何子
情近蕭澹發而爲詩獨饒風雅澹雲起于赤城五色
爛於緜素此蓋有其天分豈知居所能彷彿哉何子
抑之先賢公和隱居蘇門一牖而聲若鸞鳳吾今於
何子之詩亦云

周功補註序

古聖人書可包括天地萬物者莫過於易易之至大至精者又莫過於太極二字惟至大也故不可倫擬惟至精也故不可言傳後之治易者理象數之分流未定合目摸象各得一體蓋求易於易而不知求易於心無惟乎天地萬物扞格而難通也近代耶士之制懸五經於學宮而易尤博奧習之者遵新安本義雖大意已挾簡而未詳槩以諸葛君期天下後世恐難數有其人也劉水謙吉楊先生家世理學由誠齋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遊行不悖先生苦心千秋常旦矣嗟乎余不見先生已三十餘年今見先生所著見先生之心矣見先生之心即見古聖人之心矣陸太極之辯從此可一堂相視而莫遠也是書之有功於易學豈謂詁云爾哉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陳子六十壽序

今夫士之所以名乎當世者才而直乎當世者行才
 必有藉而後見故人得以制其通塞行則盟之夙夜
 著之家庭聖君賢相求鄉黨人士所矜式天地鬼
 神所嘉贖者也古以禮讓以才為累以才為後於器
 識之事意非偏重於才誠慮華實之難兼故為示輕
 其間以穆人之自推焉余同學友陳子家仲非
 孝友之學造乎中外髮年治制舉業試輒高等人以
 兄未克展藉桑榆之收將在陳子次乃展其竟
 得而復失陳子意色自若益下惟研討功及象舞兵
 家言一昨知與不知未有敢以經生目陳子者乙丙
 之際江右所產無弗而新吳尤為岌岌 大中丞
 建土為廣設訪客地方人才監司郡邑共列陳子
 名上章貢而陳子功機宜咸委重焉迄今事平陳子
 口不言功或者問之陳子曰吾有吾本業在焉可假
 他途進也即因此而獲議叙如羊鷄助遂弄入甸老
 穉生千言假假於太真豈可吾復蹈之嗟乎此陳子

才之行豈人得輕重其間耶願人之事父母也
 有似於顯揚曾子之事父母也惟求其豚之逮親存
 二者一有待而主乎天一無待而操乎己世莫不
 爭顯揚為廣大卑曾子為隘拘陳子為此而不為
 彼者蓋亦慎守其身而思之爛熟不然以憂貽其親
 也嘗問先君子曰汝知子思子魚為老知之說乎今
 人肯刺珍備禮過統毅願指氣使可以惟所欲為
 事而外復何有哉余每思此語感憤橫集至今勿敢
 矣蓋視諸陳子年周六十猶存老母而待何修而
 致此際儲乎若夫為鄉里之彥方奉堂上之資訓
 躬濟物陳子美善之事緒不勝書終不夫於百行之
 原可述而志也夫可大則可久可述則可傳故爾君
 二武文與藻乎天卿當出膺民社而吾親浩然重慶
 於大和元氣之中仲子家法尚續書於史氏哉仲疑
 廿有三日陳子適屆誕辰諸疾友致祝辭推問所介
 殿所謂以其類也陳子是日拜母於堂上二武捧危
 於堂下交相燕喜亦必以問子為知言遂書之為序

勸戒錄序

執途之人而稱曰子善人也其人必色然喜執途之
人而稱曰子不善人也其人必憤然怒夫此自善自
怒之心不假思維不藉傍指如風水相遭波濤自作
何見之明而氣之決也乃一入塵勞青黃草莽不知
而犯者固多知而故犯者更復不少古聖賢佛常
生悲愍金鏡屢施無奈其瞶仁之難轉也大疾呼
垂之典訓無奈其聽官之失聰也善者降之福不善
者降之殃無奈其躲跟於八識田中而認罪者子也
問有先知先覺者出而導之彼又謂何得已善其賢
而人居其愚也我 大父霧巖何先生蚤已洞破此
輩背言思所以救之之術濟古聖賢德佛之窮於是
採之史編得之見聞諸善不善之言行列為四集類
曰勸戒錄刊布之以廣其緣使玩閱者自為考鏡見
事之善者必曰古人如此而我何以不能也見不善
者亦必曰古人如此我何不幸而亦有此也如水之
沒物也以漸風之盪物也以巽悠然意消不期勤而
自勤不期戒而自戒矣此先生編錄之苦心也然昔

人頗有此本皆詳於往而畧於今先生特揭

聖諭十六條明一王之大法令古今之言行附

天子之褒鏡以正人心以維風化真治世之大寶也詩

曰慎弟君子民之父母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先生其

兼之矣某不敏敢臆言以弁其端

地理秘畧序

地理之與上古有其理如九天元女之指南針是也
亦言其事如古公之相陰陽觀流泉度隰原是也然
其理其事尚隱而未彰自秦栲里漢白鶴晉景純迄
唐宋元明諸大賢仙骨道眼洞貫山川始各有著述
而流傳於後世其間以方外名者唐司馬頭陀宋黃
鈔應元奉托其最表表者也鈔應有傳書托未有書
而鍾陵阡地頗多神異若司馬頭陀則遊於百丈海
祖之門居吾邑最久百丈大智宰堵及今緣治皆其
治菴文集 卷之二
手澤其他未經開點生面者垂諸記識尤多故吾邑
言地理猶刺刺可馬不休今鹿林傑作師方外之
想楚也與鍾子兼臣策杖尋勝過余默堂下嚴嚴整
吐語清辯大是衲僧鼻孔次日鍾子出師地理秘畧
見示索一言行世是時余方憂先孺人未就窆窆刻
刻心骨沸惡急展讀數過陰穴陽居定論井井約而
不漏精而不膚黠星卦準五行一洗從前紕繆殆可
與司馬諸先師心心相印而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
亦由之別真偽決取舍而不惑於多岐矣雖然師非

以術鳴者也本分內自有無陰陽地一片叫不響山
谷一所精同無根樹子為濟人巨幢今又烏得以地
理盡之是為序

治菴文集

卷之二

序

記

游樵舍記

予嘗以山寺聲影屏隱幽懷所寄常取古人如告語
 之如飄風斐戶儲粟乏瓶而此意似有天私固未嘗
 一入其地庚寅秋邑大父東旣胡先生以王事戒裝
 以舟入洪都忽半刺招余都成詩檄余葛衣草屨出
 繼望到舟已日曉矣先生脫略分宜與同寢食起
 居者殆十日凡清苦之月蒼冷之朝蕭蕭之水以及
 一切流雲飛鳥無不酬唱而見之於詩一及舟過西
 岸補文集 卷之二 一

昌之樵舍遠望山不屹立草木蒼鬱其間道指謂此
 中必有佳處迨舟已次岸沿流散步時新月初落
 江濤拍岸星芒西移人跡斷絕尋所望之山而桃洞
 路迷攀涉無從俟有漁人慨導以往款僧扉而入
 徇者久之先生命從者掃壘索齋頭禿頰寺僧業
 昏燈影光楡之中各書一詩極歡而罷歸舟浮白醴
 笑忘疲綱此佳情千古難老先生之風洵山高水長
 矣遂述而紀之

至正會試錄記

吾鄉子德舉藏其先世尚翁先生至正五年會試
 錄得元進士之制分蒙古色目一榜漢人南人
 榜國子生積至八分者亦得與試亦分蒙古色目
 漢人南人各分三甲一甲止一名德舉元賜進士及
 第而無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其賜出身與今同國子
 生不分甲蒙古賜從六品出身色目賜正七品出身
 漢人賜從七品出身以三月十一日出黃榜於崇天
 門御試日總提調官一員讀卷官四員監試御史二
 員提調官五員收掌試卷受卷彌封磨錄官各一員
 對讀官二員搜檢挾監門巡緝官各一員掌行利
 舉文字官七員供給官四員試題問策一道蒙古色
 目漢人南人不同題賦一首同題詔表各一道蒙古
 色目無此二題經義一首同題文之體式俱與今同
 嗟乎此錄至今三百五十餘年矣不為兵火所灰燼
 不隨轉徙所遺失吾於此見舒氏子孫之賢孝而德
 馨之能以一經世其先澤也視世之蓄古玩快耳目
 者何啻螻蟻之轉丸也後賢可以奮朕而興矣

殉義記

錢兄汨羅之明年歲在乙酉度將徐公必達與信臣
之師為左路不守戰死度吉聞撫軍為文哭奠至此
之蜀五虎云嗚乎公可謂獲死所而不忘甲申之約
者誠聞而壯之南向嶺表東向康郎三酌三躍不悲
而喜矣亡兄名旋字孟平別字燕閒少學犖有大志
不甚修天履讀書數行齊下凡一經目便可口誦手
寫家貧落魄若而年相者曰子虬髯環眼虎頭劍眉
將帥姿也其善用之乃拔筆從戎時江撫解石帆先

冷香文集

卷之二

七

生有將材之選懸金而的兄輝其七拔謂府予上
儼當是時天下尚平資格束人士之材者無由進
不次兄嘗求試方隅莫不盜屏跡蒙右夏憲有異
史規模焉泉巡李愚公先生安把其地方徐狀頰左
右日不但千里如面陳而字畫精措殊饒儒者氣象
未幾石帆先生征建廣妖寇兄以功授奉新牙標
軍知奉營初創兵餉多冒濫他弁往則北人操舟矣
命兄口喜汝桑梓人不易於行權而易於見帶鮑
此行毋貽孳戮兄奉令往任操切飲水未免事事必

如德軍言在事林餘中山之謗遂起兄去之明年

善李宿十鳩衆稱竿蔓延三邑野蔽白增民虛丘墟
邑始有望諸君之悔不亦晚乎今憤武亭兵憲署竹
兄宿贊修建之手澤也迫解公晉秩少司馬題授鉛
山戊明年詔天下奇才借計上公車兄在徵辟中以
徐淮梗道歸里適吉州李紫涵先生奉勅監視南寧
蒐灑江南豪傑兄與徐公擊楫應聘劍潭登舟徐公
江州人諱必達號兩溪為人魁梧不羣學遠多大略
丁丑進士兄破家佐之無幾微介色且日士夫忘賊

冷香文集

卷之二

七

以家為此癸未秋冬時事次年甲申余偕弟
弟嘯康即山以女弟于歸田子文源故也二月八日
兄駕小艇驚至而大舟纜于圍營洲一壘之上四兄
弟肅坐言笑不殊在家時少頃出遊山畔與余惡言
槐下乃高皇帝避矢樹也徘徊仰止對之法狀已而
梅岐帆下如織指示余曰此必兩翁舟也昨別時吾
期圍營洲候之信不可或違辭女弟笑謂明日當瀕
庖厨甫別至洲則所望者鄭兵也颯風陡作砂石暗
天徐公舟折舵亦泊梅岐距圍營洲十餘里兄舟與

鄭舟其頓淵于者一曰以細波龍鑿乘寒不敵先
 執諸掾兄不甘屈日光如電鬚髮皆上衝冠嗚乎天
 行商計氣絕少蘇抱余頭而慟曰吾將身從忠魂遊
 于絕國矣康即都守熊公君右力止之余亦泣謂曰
 兄所以至此者為國家多難故耳公竭力王室即
 死亡兄之午何必蹈此且天下豈可一日而殺兩英
 維手勸之解纜比至楚而北燕告變公返旆東下拜
 安南副總兵官錦屏遊里拜家二人膝下日必建策
 子此行斷不負郭君也噲昔約在耳河伯與二二公
 將與燕之交封城戒嚴至丁亥夏關廣道適得徐
 公事始詳公戰没于貢水從義死者八十人事在乙
 酉十月嗚乎亡兄以身殉友公以身殉國皆忠義士
 也昔田先生劄激荆卿荆卿倚柱秦庭事雖未成兩
 人私心差無負矣向使二公處牙一方必有一當以
 報無何將軍既去悲大樹之飄零人之云亡邦國珍
 亦取雅詩而悼嘆之

潔園記

嗚乎此舟居朱先生潔園故址也往庚寅辛卯間先
 生劄倅此園名之曰潔取歸潔其身之義園中槐花
 禡舟怪石名木隨地布置仰紛披頗堪把玩周遊
 鑾池環如罔壁芙蓉架荐炎木而搖風楊柳色蕉碧天
 一色中構數楹扁以餘堂胡上谷為之記前列橫屋
 七間直長如舫曾命余書虛舟二字於壁余辭不善
 大書先生曰弟書之不在字畫工拙也至于宴客飛
 觴賦詩分韻日沉燭然巨星耀戶酒後網魚蟹鮮作
 繪亦極一時之雅事名士之流風誰意未數年先生
 捐館而園就荒蕪又數年而地歸他氏嗚乎先生餘
 室虛舟之意其殆有先見哉今三十年矣偶遊故址
 僅存卧石數片過此以往不知更作何狀嗚乎世間
 萬事豈獨一園不禁感喟而援筆記之使後人尚知
 有潔園之名而已矣

小孤山記

彭澤下三十餘里有山卓立江心曰小孤余往年數過其下或為風濤所阻或為同舟之侶羈牽徒獲首瞻望不自由也今訪友白門買舟東下及至小孤天日晴和風濤不興交命長年移舟離山從狹竇拾級而上為武安王廟廟左一小門則登神殿正路也長三十餘步濶四五尺直削到底曠無依附實是時覺身如葉漚恐風來便墮亦危矣其路盡復折而東高陴數層由左登樓神座燈懸燈星列備微開窓縱眺余止之飲茶數盃而別引僧手同行蓋藉以自慰云嗟乎亭子不登高不臨濶今日身親之益信彼痛哭於華山頂者真好奇而多事也

遊廬山記

蓋嘗讀古今名人廬山記而慕之亦嘗揚帆彭蠡而望見之寔得其影響而已非親到一圓不知也乙丑孟夏之三日決志往遊有阻曰遊必秋老今方蒸雲溽雨之時往亦無益徒為從者勞苦余弗顧也舟行五日而抵南康頃舟業陽開舟子慮余入山不免送之擾終夕怒如不得已次日謁星子趙侯以舟相托侯諾而且加禮焉是山水中賢主人也午間栖賢真人至行二十里渡栖賢橋交道皆松殘碑滿路即宿菴文集 卷之二 此是微栖賢之勝矣次日遊紫霄峯下淨成院天狀禪師新築為將老之菟裘也次日走白鹿洞洞口山頂一小亭亭中為張爾公墓進而徘徊形勢詳覽規模山其殆以人重乎次日登山山徑愈高愈卓日中過翠頭尖午炊至僧則木宜春泰所公甥也相與道故良久而別不半里至歡喜亭詢亭名之故謂登山者至此既可息足前途漸平故歡喜也不半里進寨口橫行二里許則五老峯之後焉峯各有間白湖窺之巉巖壁立峯後則土附如砥坐石上不敢下矚焉

之則頭岑岑狀若途小雨入老鼠塔庭前牡丹並盈
地他處俱不能及兩散過月宮院即文殊院而宿
前至旭輪山右人年七十餘丰姿如少壬午癸未居
章城與令道章城與廢事顧其徒曰若等不知也次
早至獅子叢大霧映芳禪師今雲居之嗣飲余以茶
霧霽歷白沙窩石子陵空山無人寒風護松葉如
蕨孳不舒少頃又霧懸過地泉匡雲禪師開講處也
曾過吾邑得句講堂偶狀憶及因出詩一帙余為點
定之午炊而行過大林寺晉沙門慧持禪席寺前有
大樹二株圍大數百尺形類松杉問其名曰寶樹想
亦千百年物不二里至佛手巖五代行因禪師習靜
於此巖形異如燧鑽所載巖上有禪亭刻明太祖祭
周顛仙赤眼尊者文與傳或曰此即竹林寺幻現處
是耶非耶又六里許至天池殿覆以鐵瓦每片長
一尺五寸亦明太祖勅建月臺下有二泉即天池也
蛛網橫結水垂出沒寺僧不知修葺殊可惟嘆時雨
後步寺右之清涼臺山下瀾望若水注視久之方知

冷庵文集 卷之二

九

為雲昔人題以雲海不誣也與臺對峙者曰石門嶺
壁插天下臨如削徑僅容足望之酸骨遂止之宿天
地一夕次日過赤眼尊者鐵塔傾敗不堪後有王斗
溟先生靜室遺址蕪草蓬蓬烏啼花落而已午至黃
龍寺徧融禪師製裝地勅名菴至明神宗改為寺賜
有勅諭碑亭巖經皆鈔御寶蜀錦經祇十二片金藍
袈衣一襲雕銀鈎環餘物稱是為毋后祝釐也旋途
過太乙峯薄暮抵極賢越一日進萬杉一茶便至開
先順山禪師引余看瀑布龍池雙劍峯諸勝及讀古
冷庵文集 卷之二
臺宋元明先賢石勒手筆洞心駭目令人忘倦人與
縱談今昔不覺晷影西移進盼金輪峯歸宗寺遂不
能至余笑曰遊不必太盡太盡則索狀番之異日與
同志者續問津可也次日遂返棹而歸

讚

胡毋八十松雪壽圖讚

一林松渾身雪寫照丁氏孺人八十年來苦節懸此
畫圖中堂即是佳傳高揭噫嗚呼膝下好兒孫持送
史官詳細閱

袁長公滄涵行樂圖讚

古來高尚之士多流寓於南州西山榜尉節勁千秋
東湖蕪圃富貴雲浮然皆放弄一切而不與萬物相
謀維公橋梓風度清幽亦禪亦道不枝不求來自邇

洽菴文集

卷之二

贊一

上築室富丘父以山川寄性命予以煙霞為鼎鑪余
與訂交廿餘年不聞其有離諱素居澹澹不事之思
尤今對儀容似儼然令人有颺飄凌雲之志而想像
其在三島十洲

冷菴文集卷之三目錄

書

與孫印初大父

與署縣儒省吾臬幕

與張扶長

復涂大章

與各解緣首

與王縉谷先生

與署縣洪旅源公祖

復徐三連

與王裕菴大父

與萬覽水大父

與蔡虞侯先生

與王縉谷先生

與貢泰升先生

復陳伯璣

冷菴文集卷之三

與何子受大父

復計部何子受先生

寄祠部黃泰升先生

復雙溪舒管生先生

與楊海雲內翰

與連雙河先生

與宜豐盧季輝大父

與朱文修

上復蔡芝山夫子

復宜豐武遠昭二尹

復吳昂之副戎

上董士超大父

再上董大父

復余仲遠

復吳昂之副戎

與劉秀夫

復友人

上垣長余佺廬先生

復廣濟陳猷先

與何霧巖大父

復新昌盧大父

復舒白子年臺

復上高二尹金式如

與何霧巖大父

復陳猷先

復胡蘭子學博

辭友人招飲

與傅貞生

冷菴文集卷之三

啟

迎驛鹽朱憲副

書

與孫印初大父

某家世清苦讀書之外毫無事事荷蒙教養兩季前
軍絕無一字干澤此足以知其為人矣茲值歲除懷
惻焉處奇人離下俯仰都無慰藉貧真不減宗仲叔
敢以此累安邑哉且詩箋拙刻呈教聊見熱忭中尚
有如是冷澹秋之閒人而已

與署縣潘省吾臬幕

竊元且後卽往鄉中少修歲事繼承寵召生輝下里
因殘體微寒不能進挹光儀祇聆大誨爲疾狀老公
祖陽和選布某日坐春風中已醉飽明德多矣茲有
管見肩陳爲奉新合邑請命非敢好爲說鈴也奉新
年來凋疲已極荷老公祖下車凡政從寬凡例從舊
人心悅服可謂再生慈母之懷而振術忽有着令經
催造船之票夫豈寬恤船戶乎慈循舊例乎奉新官
收官解歷年甚久故正副米之外公派耗米私耗肉
銀體念交兌之難不謂不至乃忽變經催造船票六

無論與官解二字相背而經催種種不便老公祖亦
曾代爲熟思耶當經催者人丁寡乏之家既苦力不
能堪卽人丁繁多之戶亦係分甲而當其實不遇數
人耳逐戶催限分身應耶尚煩神君爲勞又使造船
望其兼濟不待智者知其不可狀近又轉一說曰前
在官又委責其出銀造船經催尙可向糧戶問曰乎
意者似謂父母新任快信書兵遂因上在商大父之
說而難行歟胡大父徵米不徵脚銀今脚銀已在官
矣舊年八月十甲初徵時日尚長今已徵奉造事而
乞准之則將瓜及矣况胡大父一時雖有此令然
合邑公議且以各鄉之船載各鄉之米未嘗皆一
說也請公必待新船載米神輪鬼運困難如此而
准造限此非經催當之經承當之乎伏惟公律
有耗米不累官解有脚銀不累船戶官民兩便無險
於此故奉新官運所以歷久而無弊也若如後衙之
說是朝上棘門重兒戲耳此事緩衙要求通詳不知
卽奉上檄猶當討酌其宜爲民請命矧無故而勞民

勸衆受與此後奉新百四之經催何罪必欲腰纏
之亦何心哉伏惟勅下權衡收回成命新吳人士將
世佩胡德於無既矣

與張扶表

何時渡江過我雖無甚佳致猶可作好詩題也

漫論大章

客歲草次一週愧因生妻傲金豈不能為公車膏轄
徒令望湖亭上好風笑人得有諒格外已是幸事反
冰榮賜禮何極至殊累一事不過中偶爾語及
何四千里風塵三日夜勞苦猶不相忘若此此可多
得之令人哉賦感之至匪以為物

與各鄉緣首

聖殿已定規模皆諸君子贊襄之力昨冬承諸公約
以歲終各完樂助一半今已過期付者真如空谷足
音景之涼薄不足以相感召豈萬古如且之 聖人
獨不能開長夜于此日耶况少者不過三五錢多者
亦止一二金稍各日用樽節便可合濟大工惟祈其
加體恤力導貴族及時樂助庶已豎之柱不為春霖

魚爛豈惟余一人之幸 先師之靈實式慰之

與王滿谷先生

去冬擬于鳩江深荷年丈優渥何當坐春風中一月
也告別西旋一路江光雲影似盡成一幅別離園樓
入爾隨給難言喻狀猶以公車不遠長安柳明花放
時尚可共傾倒耳殊意彼時抱病歸來日事參苓纏
綿不愈成友頗有勸勉者弟以功名性命兩者不得
不禮其重輕故爾決絕不敢萌姑試念也但悵望金
臺未得左右故人為恨

與管縣洪璇源公祖

某昨曝腐士疇零寄跡荷老公祖於牝牡之外不惜
齒牙感卿之私有踰高厚不律何能報稱也百丈荒
山昔果名勝老公祖乘願而來多方護持使一日之
萊蕪頓去了凡萬善東坡玉帶其兼之矣宗遠禪師
切命某代陳伏惟照存不盡

復徐三述

朔日得捧雲翰愧喜併膺不啻天上飛來也浣指
讀其中歷叙友誼肝腸雪亮具見筆端視世之辭

韓腹大... 婚... 作至...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勝尤也感嘆... 不置李平廖立... 况其他哉

與蔡虞侯先生... 族將都門平日親切之友俱落落...

之外絕不問問... 復記憶耶惟我年翁意氣胆從道義...

出雖長安... 有以也

與王編谷先生... 都門聚首日久... 不易得之樂事也...

冷此不過... 荷芑平康宿恙雖未全却亦稍稍...

條無以爲... 鄉諸公無不稱快... 伐檀荷我年翁之力不小也...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見幸執簿... 未見前雪之... 疏引傾總切何時... 願我衛西湖今之長

著鞭野道意

與黃泰升先生

去春逸別今冬始有一字奉候肝腸非薄覺數千里外無故寫兩行別離語又寫兩行尊崇語適足取厭大方之前非某之所以自處亦非老父室平日之期也某兩年來絕口不言公事雖與遠誨相違而受便饒實多邑中諸事故亦不敢絮及舊秋李書告假回縣傳道天語命其來視某父此種至情令人弄之如土其間感激涕下但老父老母尚健假以此上慰違念可耳其故不能違離自已行年又將五十孤子一人百務交萃故公車柴車平等視之老父室得無以無志唾叱乎或於風塵之外而加剪拂乎惟所命而已長安風霜珍重千萬為國為民鄙懷依依

復陳伯璣

鳩江一別遂爾十霜昨過會城同自生問字雲亭又適公出何晤緣之歎若此也季冬鄉歸辱教言覺二十餘年前一堂笑語拂拂又從紙上發熱矣國雅集評論精確點出作者神筆手中眼中可謂別有智

珠非世珠可得而假也弟近選有明大家諸集尚未付梓來會城時容持請正且以徵契淵後火候何如耳承諭符兄西席事自當力圖報命

與何子受大父

日昔起用諸歌催比諸欠此一時急就章狀亦諸歌欠所願望者也但可完者終可完而難于完者雖歌亦無如何也老父室登奉三載測悉民艱容光必照變律舉之饒不避困漕欠愆期非暫用此大承氣湯則不能以收功耳弟恐若輩可用者十中不過一二而無賴者徒借此以飽其壑中侵入已欠數虛懸在官未必漏毫末而各戶受累山海矣試為一陳其故年來開排一節在當年固所情甘而九排則否九排以十年中二年克里催八年可休息乃問排則年年里催矣一排必用戶長一二人一排可克戶長者僅一二人二三人而止耳此人既克戶長欲往外經營而官役羈身欲在家畊節而奔走不暇條編將完而漕南腫至本年未盡而次年繼臨嗟此窮民之家計幾何八口嗷嗷能經此年復一年之坐食乎嗚嗚

往鄉自是追尋戶長飯食之供贖錢之費有力者利
派衆人無力者獨自刻補且赴比受責甲欠乙代而
又有逃絕之不可問升合之不可維繫者又有同戶
勢力之人別戶別鄉別邑寄庄之米與夫窮無聊賴
之輩完既不能如期及完或銀色不足或等稱短少
爲戶長者至此愈難矣委而不愛則後罪難期欲代
替換而郊期已過惟有追條賠條追米賠米之一法
嗟此窮民能經此年復一年之代賠乎此九排戶長
之苦也常必用保歇宜也九排各一保歇則費尤
不費矣每一排投一歇見面證保更錢便食救會計
已費五六金而神補湯粉之用不與焉借人代比見
吾錢一錢賁一板六分一比未完者比再比未完三
四比以無爲有以少爲多此中之費無不可計也設
保頭板子錢等項奉不如意則呈報訊呈批捕官府
急于追徵虛實自不服問支節蔓延虛構嗚呼此中
之費又不可計也既投爲歇本戶條兌不清米經伊
手銀本敘也而以爲銷折米本足也而以爲銷耗開
有二三點者或自逃或託親友代兌彼遂振振言曰

卷之三

卷之三

九

矣以汝戶既投歇于我則父母我也銀米不我兌是
疑我也洗垢搜藏無所不至旁擊暗射惟其意爲狀
後一戶之人無不凜凜依歸而莫敢違矣條米悉經
其手那移侵肥乃其積習及至結算則曰保頭錢若
干飯食殺若干以此對抵夫條米原出于有糧之人
而各項多錄于一戶之衆零星毫厘安能盡足卽令
得足而呈色已分天壤此中艱苦將控告于何所乎
更有異者由票倉收悉捲不付一則恐與若戶齟齬
次年必舍我而他之也一則恐若戶或不能容不幸
而至樹幟費此爲揭借帶債營債代完之口實也嗟
此窮民既魚肉之復鉤鑽之錢糧多者固難當此浪
費錢糧少者寃且浮于正供此投歇之苦又不止有
九排而已也欲爲小民去此諸苦老父豪自有回生
妙劑弟何敢置喙第屢沐虛懷不得不切實以陳惟
裁之宥之

卷之三

卷之三

十

復計部何子受先生

荷覆幬者五年如一日也惟仰祝崇高爲蒼生霖雨
而已八月拜別十一月丁先父之變入春以來伏枕

月餘昨奉函尚不能拜接于庭也其為次原何如
設承論至情蒿惻溢出倘端雖程斷數千奚啻而授
擬百叩傾佩仲春之期翅首好音用慰寬望

寄祠部黃泰升先生

六年之別僅丙午一函申候記室踈畧之愆百味莫
辨矣客冬公車擬取道展謁看月虎丘不意先父見
背零丁百結入春以來伏枕月餘延幸粗安而景况
尚堪舉似哉先父存日荷蒙忘分蒙寵贈灸膏世在
都猶冰存問丁未賜札首仰齒及不秀執筆至此淚
滂漚下此生將何以報也帥子歸却聞頻寥落而不
諒者復襪襪而至問之者亦代為悵狀惟與汪榮任
運以待桑榆之收可耳

復雙溪舒管生先生

酉冬夕話茶沸寒爐風呼櫺外一燈青青相對光景
竟足千古弟近以鄉居日多鴻使難逢半程之隔便
如萬里昨春承論弟適在省爾因公事兩入章門又
未及即答直至冬初始得展謁季蓮隨召隣近談論
空布慈憐必求一當方敢復命今已於冶城石牛嶺

採石一方此月可以到山侯石工如舊式琢就尚价
奉聞唐吉升安上慰年翁孝思下以盡道家子之微
忱非敢忘也若有一毫怠忽之念則不敬若翁即為
不敬吾翁弟雖無狀寧敢自菲若此哉仰惟原宥惶
恐萬千

與楊濤雲內翰

某有馬一頭雖非汗血駒不可不謂之駿也貴役負
伯樂鑒別任使報名籍中某不敢隱避專走价牽致
天閣或傾給價或作本戶條供無不可者某更有說
此馬既越等夷須擇人時水草而善伺之倘委同羣
樞一旦不詢其失益備之誼老父空又徒為燕昭之
市已世間好物當為世間惜之某之諄諄益足此意
與迪雙河先生

兩度避亂中會與徐氏昆仲燕坐堂中遙對藥王山
青玉浮空與天一色或雲或雨各有一段超絕之致
憶二十年前訪法聖禪師曾登宿此山有十年漫說
青巒夢此夕如同定客選之句不意今日先生先得
我心絕福世塵擄家宗室其上種林晴茶讀書樂道

永保性命仲長公理樂志論殆為先生今日寫生矣
弟夙世今生此懷不淺每一遊山見澗水自雲紙窗
竹屋輒如故物戀摩摩難置奈公私有未可遽脫
之處歲月蹉跎遂已如前每念及時變火攻中非淡
骨知我者不知也先生兩次相招寢處播人物物心
動已買幾輛草鞋俟涼颺一至即當踐約

與宜豐盧季輝大父

老父瑩大雅名才專符殘邑擬定撫循並奏殊勛弟
每耳佳聲西瞻稱快獨奉新至今亂離靡定百姓收
獲失望公私受迫將末光景識者心憂弟曹李淹滯
尚居僧舍竟成帶髮頭陀百事俱廢執筆輒廢難尋
前未遑通問要此心固無時不為知已惓切也不識
何時烽火息誠得以展謁崇塔坐月炊茗少暢淵緒
縱論古人物如曩在斯吳時姑存此念以待可耳

與朱文修

壬子一別修爾五霜縹緲風雅與日俱積雖章水吳
山胡嶺阻其柵徒數載以來儼邑風景頽殊居鄉居
城茫無定計一生帶髮歸烏有何時息肩若若難

尚想社臺亦有所聞矣近更多病似乎老景尋人親
知如社臺問候缺朕非兄諒者罪胡能追耶今在事
臺叔為尊行可以片言中止俟賤體稍康携潔叩
謝令事得其平而家情更無傷痕所全甚大萬
留意

上復蔡芝山夫子

某從甲午以後寥落風塵漫無可境子狀此身
為累已酉癸丑二白見背甲寅至今儼邑冠慘其
家東逃西避喘息僅存歲月隙駒大馬之齒不
今晚捧賜諭倚詢信臣知夫子道體康榮易勝欣幸
又不意世兄等以小故而成決裂不能會飛少盡
區東望涕零何時可報仰惟忍其難忍以俟天道之
後切勿用憂傷老兩無益也張友老先生備寓西昌
水署某因烽火時帶髮老伶裝未得趨謁承使者達
臨幾我附敬甚屬不堪乞垂念兵火餘生存之常情
外為禱

復宜豐武進耶二尹

宜豐景况傾畧將尚頌示瑞章敬福風雅不愆大
德旅邸寥寂前至良方一轉令人首頰尙敢以詩人
自老父臺手應是夙乘悲願復經時事百鍊下蒸如
神農著本草品皆口嘗身驗自可起沉痾于萬世
而無差憾也弟拜頌以歸思欲稍爲箋註另刊行世
以廣婆心弟此行不虛入寶山矣

復吳昂之詞戎

自旌節奉調而後進奉之民如弱子之失慈哺卽合
邑黃白感彈指血漬恨下情不能上達 幕府拔茵

和菴文集 卷之二

書

緩而惜寇君也做邑久遭喪亂前此駐防者頗多日
今調戍者未嘗無人獨于老鎮臺誦思弗設既足以
見德之足以感人奉民尚存三代之直流窮窮後
病月餘今尚未能出戶病中聞銅鼓捷音不勝歡愈
頭疾昨捧溫諭遠垂憶念西望艾城加額以謝軍中
百凡慎重想又不俟病夫之絮囑也

上董士超大父

冊已造疏未敢賡正呈途恐老父臺之持議未堅而
廬傳者不便也十三年已蒙允五限未完者仍迨五

限已完者餘欠人帶征免比今則迨比如故十四
年已蒙允完七限者免比今迨征入限之示復出意
者以半徵六分尙有解欠姑爲此舉以足目前在前
父室則身立高崗無遠不見在百姓則愈讓愈紛手
足難措矣朕十三年之帶征可弗置論而十四年之
酌完六分乃 藩憲已朕之行駁追十限尙 大部

將來之事老父寧何必舍其已朕而鯁鯁過計於將

朕伏乞終允勅議暫寬旬月仰聽 卽覆再爲區
區可耳愚更有臆說敢續陳之今 國家用兵兵餉

和菴文集 卷之三

書

緊急籌贖亦知何以十三年之丁條至十六年方行
議覆乃不責百姓卽刻全完而止議帶征于十七八
九之三年至漕米則未開作何駁議是人部難嚴實
寬爲 國爲民兩俱得之項又聞 制臺續題廣信
等府之荒缺已荷允行則先題之二十九州縣亦可
希恩况今十五年奏銷開解荒缺迭報無非爲三十

九州縣滿積復題張本爲救此一方之九轉金丹也

神國之理民如騁鷄急之則騰軼緩之則就緒狙公
曰與若芋也朝三暮四則衆怒朝四暮三則衆喜人

情大抵如斯惟在導察批卻而行之未必無小補也
痛餘驟言妮妮幸諒其無他而省之

再上董大少

進奉之民前此強半為賊逼挾既蒙老父臺不殺之
恩又均派錢糧赤心而慰諭之大約令其安堵開
聖賦稅有賴為民實以為國也今復准理匿名呈詞
使反側于人人自危有輕去其鄉之意向之不殺而
恩諭之何為乎朕弟此說老父臺必拒而不納蓋以
所准理者乃兵械為割匪繼之大故而非追究深從

命卷文集

卷之三

三

賊時之橫行也如果有兵械偽割未繳告人即當出
身作對何有姓無名而先犯律例之禁乎聞途役至
彼必欲向枯骨上刮肉弟不得不向老父臺言之以
冀將來且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謂弟言百姓欲
逃不過假題之一字相誑聳耳詎知此輩無衣無食
至趣十方窮索人人身上具有過犯稍加束濕輕去
其鄉不問而知更恐眾等指樁牛種付其開墾之事
而成盡併也弟緣此而更有欲言者丁缺田荒一案
未絕如緣正月上元曾見邸報至今未見通行豈非

八上竄日擊民苦不忍遽行有再為委確入
請刑乎况 節議原有督撫分借其題之文故奏銷
未取其中尚有幹旋幾極乎老父臺丁制節上樞

符何俾草野朽豎向明眼人前說夢第勸堯之言
人亦採幸再垂聽如十五六年條額求懸荒田一
節亦是頭痛醫頭脚疼治脚之計誰敢云免弟屢
天聰雖為百姓亦所以為老父臺也朕父臺必口為
百姓則有之為本縣則未也弟此中更有說老父
臺曰今比卯行讀滾發摘追多寡之關願其分別特

命卷文集

卷之三

三

不有向百姓明示之而百姓出則曰我戶滾發已
越數矣殆將十限追我也其受責者不口責其懸
數以內而口稱將責我十限也夫即該指樁十限之
定章為必以外事而百姓所以惶恐難禁者緣五年
積欠多者十餘金次者七八百又次者不下一二百
解餘聚聚將情何術可應此五年之併追歟即有一
二可飽足懸數者又恐是五則追六足六則追七八
逐相率頹頹而為計受比責之下策豈得已哉誠慮
大府情有限需貸無門一比多完次比必至空季而

無以應也孰孰相對眼穿 禍患以旋之後因而已
民情如此在老父臺又必有以十五年已懸而足
懸者有幾故十六年不懸庶幾得寸則寸得尺則尺
耳探厥病根因老父臺未另造懸冊明坦披示止於
實微暗作某記故百姓惶惶無定向前者之
莫所以難免其實一段無可如何之苦情而莫白也
老父臺諒所深悉其未肯遽寬者或慮民以積久自
累終以上累考成耳弟敢再代老父臺設一問以詔
奉民口望免之緣已斷矣却文已至立限考成矣懸
不替文系 卷之三
之一字不敢出諸口矣汝民其敢抗言不完乎呀事
若至此死生呼吸佛亦難救止有血懇老父臺力為
擔當用一緩二令百姓于死中得活絕處逢生器此
一二殘黎如劍棕樹猶可追十得上與 朝廷回
邦本下與子孫種陰德此弟所以有為老父臺之說
也至于為百姓何敢漫言日無倘不呵斥請再進而
畢其說刻下又行造冊事勢未便而滾發追數姑照
懸冊未為不可使田荒之久戶見之必蹙朕日我之
欠祇此耳安心措納自稱寬易縱令獨塔望斷而西

今欲進數言水全而暖暖乎有欲全之勢故見者
言而不可不為善而能下神氣沮喪顧此失彼
其受命以飲策諸侯奔他從仰嚮瞻四出獲一
萬不亦令老牌于德科也昔人云理長則能推老父
善與去長者是所望也其合邑所幾幾乎欲得之而
善其心時也兩片滿全信筆立書闕完措家可憐一
德余仲堯先生
其以善星之里常常切望典刑不意先生性虛懷其
以諸序及令弟論思先生行狀于教弟德戶湖廣
賢人君子之用心無往非三不朽之業也聞加商
一二不過他山砥礪抹袖數則聊推廣盛意云爾
敢望有當于大方哉久稽復命兼不暇及
發吳郡之副戎
入春家兩接手教披閱詩至老生何長而蒙老鍾臺
之奉注若此感感無極聞軍行大捷幕府自上唐
弟今仍舊節劍鼓豈待艾西之長城要即新辰之節

障新吳何幸而始終明庇于宇下耶做邑悼歷年
紀誠各意鎮加意綏靖於演武場構敷檢戶祝如
李巡憲 呵將軍 督標牛佟高三副府與鎮臺共
去位餘亦不敢及及此奉民三代之遺直做邑董大
父亦屢言老鎮臺之功德不可泯也俟落成另撰碑
刻寄覽

與劉秀夫

坊令一新寒反偶攝無非爲二老傳笑其實自倒自
起難以自問山中稍理故業格格心暇之間如技聞
老將卸伍零散器技刻做倉卒召募安能如意所做

復友人

於此道類得折趾雖未至三却已到兩邊承賜教
賜不盡一得之恩而效世人之團團點點恭寒來命
所不爲也

上垣長余先生

恭際先生道範二十五霜有自先生所來者傳道下
問誨切某未嘗隻字上塵記室如此乎其疎也今荒

誠時侯不能將筆水一勺表忱如此乎其簡也又不
作絕刻幾兩如伏以恭惟之節套如此乎其變也
先生道德位中人也某知必不於此介介山海對碧
請一紙點便失本色惟先生鑑之憶恭蒙文袋收錄
時先生出金爲某購於做邑之東借公豚兒啓宗
中已十週經書讀上口矣恭候年大健可容膝先
生歸隱不佞旋馬今寬服成髮矣負郭數畝不足飽
游度日不知老之將至而於一切告倦也暇讀素問
靈樞及素問末元謂濟大家書於醫道亦亦有所得
行之濟世活人頗多更與諸名山宗師往來作世外
遊昨年六十諸親友製錦屏相慶却不敢受製納衣
一襲拜而藏之身成甚老倦之志而無所願也弟
領先生起於玉嶺爲當世舟楫以廣大其道德之用
若生仰庇固其所也而泉石亦與光榮之照矣茲請
者恭慕天目西湖之勝杖頭錢雖可自爲但得一主
人其間使遊人有餘矣之印無孤子之惡爲濟勝之
初幸先生之不致強也言不盡意頓首頓首

復廣濟陳徵先先生

弟山鄙人也少從事干祿之學三十移始於廢業
大家尚津力焉又一二十年始能陶汰其鈎棘萬車
而歸于平淡由是胥中顛浩浩落落世間一切可喜
可慘之事亦以平淡為依歸矣今六十有二頭髮種
種自顧無長乃荷社先生伯樂之知難獲過寶鞍之
肯綮於破紙堆中而遇公安之屬其遭逢雖一而存
沒則運庭矣復承賜大集細心玩味墜義老到氣象
可憐真三湘七澤之巨觀也身承之愧也日夕對
之神馳於明水梅川間殆不知凡幾矣但首標理學
二字似有可商不若止以文集名編更覺行布則融
何如何如嗟乎世道不古知已難得何時扁舟過彭
蠡就正昔前一慰其向往之紆僕乎先呈拙刻全集
俟教有知而溯隔風依依不既

與何霧巖大父

昔年水災一事於老父奎有益無損抑之知乎如今
正公省銷漕欠之發設不免災條欠交進言之可為
太息矣即買米補欠設不免災又向何處點金乎四

卷之三

卷之三

月奏銷報冊分數不及必註掛欠設不免災俸級二
者能脫然無念否或者曰銀非官侵連欠有戶指名
中詳一紙可了不知欠戶止有嚴加追比之法老父
豈肯催不力之咎恐未必有緩急補救也日今需雨
已過百日百姓死于崖崩蛟衝田禾流于沙粒水爛
千里皆然比廿年更加慘烈昨蒙云云恭等私揣台
意必如元會運世劫數限滿四天一派水光方是
災傷方可上聞無是理也恭等又復私揣必非老父
盛樂只君子之本心或左右經派恐免災則使費難
全或有伴之官恐免災則扣除必至其苦若故意
逢迎此等心腸祇隨一已之便便不念百姓之患害
地職能仁所以成佛無窮職此故也老父聖訓愛
民此乃愛民之第一事刊刻於官榜人讀之可敬
舍之第一條若只比較少貴幾級而論則老父仁
則仁矣未免煦煦廉則廉矣不過子子何者有及有
不及也伏惟憐准申詳可否聽之天數自上感昊天
福祚無疆矣

後新昌盧大父

往在長安玉河橋見諸老人便門馬雪披風袖手按
教頭靡靡跟踏不覺貴戚或曰之無入也今老父
台博學宏才妙年乞休以爲老一雪此耻矣從此
携架上圖書甘鉛箭突出其親裁勸成一編庶幾上
及古人而下導來者百城之樂豈不逾於百里之經

復許白子年壘

三十年前曾過名封與尊家管老劇談於法藥西
信宿而別今言念如昨欲一再至積明知之雅事

老病波毒何可便得良堪嘆恍貴色大父前會府公
儀得望見顏色氣滯神恬令人浮情盡釋歸蒙賜教
老雪堂詩詩如其人以爲名、真名上以爲父毋與
父毋也景仰何極謝刺希叱投爲望永尚云云來札
似已道破至出自何處此有難乎爲上難乎爲下之
兩端弟亦未便率復也微願往來貴邑者不少可拉
而問之而上下之情具得之矣臨風如溯尚圖面確
後上高二尹金式如

別處汝厲黃葉颺飛山居閑處得持瑤章如依左右

變承啓咳前有白會獲歸者備知道補已兌毛詩之
篇則登岸不遠矣可勝欣慰所識道即通傳俟有的
約另報但恐竹頭木屑不堪作棟梁之任耳

與何霧巖大父

今晨弟尚森未與黃二父母家人特至床第持露口
書二函一函上記室一函與弟因強起閱之何以上
老父壘者詞若和緩與弟者反激楚而悲哀耶或堂
屬之體統立然而事機則倒置其矣舊歲兌漕分升
已定成例照舊給與或復何言頃閱報冊名察版有
未牟刻下奉查絲毫畢現若不被格週全堂屬之間
可使開於隣國乎惟委曲裁之大抵作官如擢巨舟
中窓宜完好而頭尾亦不宜滲漏說不得蓄推不得
難古人所以謂之苦海莊周寧曳尾泥中也嘗見如
此不識以爲何如

復陳猷先

未通音問又將兩載想道體安徒合室清順足慰
念無煩著草簾八月間鄭隣日誦烏屋高誦兼致
言覺筆端墨外一種婉切之意欲直書而不便直書

可想見老年人瞻注非後生輩可語也老年人無他計其惟將兒孫事一切拋向東洋萬一有違難怒然首亦須細細消除不必從身命二字起障庶乎符到奉行有著落耳此道見不便直書而弟可據實供通首也

役胡蘭子學博

弟年老智拙外少一切閉謝所奉者惟先種教子之力而已承年讓不計財木以取司 功令之章程谷懷示及敢不殫厥愚見仰荅明詢捧讀五條禮履研鍊等意略似大力文止而施之於用則奉上有餘恤下未足得無如臨川當日之法尙微有可商者于弟請進而詳之五條俱從 國課士品起見俱從清律 新條立議苦言李法字字鄭書情饒何疑如未覓金鑰不辨如起疑詞訟一條壞自心術于犯陰陽儀如條諭票黍不差奉新學中向時間有此輩今已化爲朽壤尚求開似積爲誰感節偶有一二人們有一二事想通天下亦不能齊條論說而言之實所未安如結黨歛錢一條專爲武學生針砭開諸子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人子燈會一舉如文學文昌會之意其意正如條論講究七書射精技非有鑽管挾制武斷把持之惡狀也然人亦不多事無實據槩加結黨未必甘受且奉新就裕以族勢相高張不肯下李李豈肯下張正指邪惡邪邪亦指正爲邪垣墜各封渙散不合黨之結也可直斷其無也餘三條條雖分三總言國課一事而士品亦在其中但包攬一條前一項奉新所無後一項奉新果有有亦不過數戶而非故意爲之也或父手置糧或父母具慶原屬一戶未會分析士人方得一監袍豈便遽行揚朱之貴而視生父親兄爲路人乎漢諺云舉孝廉父別居此亦其一端矣加以包攬字樣是以不孝弟令也尚當法外原之擔抵惟科一條果是辱人賤行有玷宮闈名教之事上憲嚴禁民教呵斥人豈無心顧甘蹈此弟以爲除家貨肥潤戶無石斗兩種人可以高語養皇若貧寒而又有狼恐難盡跳出此五行外也何也有家無次了已身之欠不得不往應者有輪丁派卯無銀倩人不得不往應者此事因切已無可奈何與代人作替身

音高萬不同然亦不過免一時之責而非以秀才應
 邪意可當白龜免庫令 上憲門簿 當事化行此
 等已無矣但邪下無人圖差受貞不免措板子錢之
 艱苦耳至早輸國課一俸正今日首當講究而行將
 父母之考成者也弟且緩言奉新賦稅之苦再就條
 論所及者而敷對之條論謂租不容少遺於佃戶賦
 豈可備過於公家年臺大似止知責鄉之佃戶而不
 知奉新之佃戶併不知奉新今日之佃戶也奉新有
 佃之家通計佃戶長短交數得七交者為上戶然亦
 十中二三耳即七交中佃戶又有以猪畜什物抵數
 又有立帖次年補足租需佃布聽之而已竟竟有七
 交之名無七交之實彼收租不及七交者又安可問
 哉○稍加束濕良者交田還至無賴者投報服毒謂
 停忍耐有租之家真苦海矣條論謂本學受事之初
 縣父母即言佃戶遺糧奉邑積弊不知非積弊也佃
 戶有二一是前任篩併圖甲各排以若輩族多不入
 其圖為幸恐其報完日遲勢必應卯日久死以拒之
 前任欲從民便另立佃戶自納總是完糧兩無干碍

是急公之事恐其錢粮混在衆內牽連比較又奉
 學憲許立佃戶此奉新所以有佃戶豈得目以積
 弊哉且各排以三四百人而完二三百石之條清倘
 戶以一二八四五人而完二三百石之條清難易原
 卽井井完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米因因其難完而遂
 終天也條論謂諸士殺費則嗒然傲價殺賤則舉以
 調辱此中積慮存心正居何等弟不敢謂此言何若
 苟如尊意必殺費不妨賤售殺賤不立以民出於土
 廟口乃為積慮存心之正將古今此天下可無仰屋
 嗚呼又美 卷之三
 之司農的科政拙之陽城今日 廟堂之上不恣加
 風小民間擬納官階援納監貢生員諸例為多事矣
 若據弟意條論當云殺費則為飽食煖衣之謀殺賤
 不得復為殺費之行樽節存得儘完賦稅如此方通
 人情方是至聖若條論云云不幾以讀書君子而鼓
 高韓之學術乎條論又謂諸生何不於三七月預備
 以足四九月之限舍曰殺賤則每歲三四五月殺賤
 必平何不於三四月透完半限而必延至八月所
 擬升復嗚呼殺賤乎此鏡花水月之言而未竟也

情之說也夫吾輩讀書先須明理次必明事凡理事無礙之事可以通行固不必論倘理可行事不可行者終必有阻理不可行事尚可行者亦坦然無滯何者理虛而事實也年稟說理果自透亮按之於事猶隔幾層以未寃悉人情故耳奉新糧多之戶係其自置或能量入爲出十有九戶可免後重之誅若祖父遺產幾百者幾十者欲其如條論所云報完寬綽必有不能蓋彼章生長素封足不履畝平時自用不克猝然按下僮僕欺主之不知因以優瀦以故剝肉鬻

齊魯文集

卷之三

書三

齋實年支卯祇存虛架體面而已條論曰三七月預脩是猶胡不食肉糜矣又曰三四月穀價必平何不於三四月透完半限豈知三四月尚有糧多而枵腹者安有穀糶於人耶年臺或家計肥潤或戶鮮擔牛未曾經歷此中苦趣或通藉少年或閉戶深山未嘗目覩此等苦事故肆然言之而不顧當者之不堪蹶踣耳或有曰已既不能料理何不貨之于人嗟乎此說頗是但田多之人肥饒各半平原大塚可以召人承買其高山峻谷不但送人不受即地貼牛

種人亦望望然去之田多之人奈之何哉然國課必不可缺考成必不可寬將如之何而後可惟斟酌其荒蕪及易完難完之戶口以施補揀庶稍有濟耳然難完之人有二一有荒蕪完其病在賒一無荒蕪完其病在窮補救者能於急中寓緩於銀色踐稱之間不銖銖計較於銅鐵衣飾之類詔乎值信收於徭役加派之征比他戶畧示優恤於諸人變觸之等勸諭意欲不令浪費於水旱災傷之歲雖未十分不辭難爲力計蠲賑種種爲一補揀有不感激而思報者非

齊魯文集

卷之三

書三

人理也將不數年民有餘力荒不復荒貧不復貧肯自喪士品因國課而取褻辱哉條論末有一月一限之說奉新會行果稱省便第可行於各排不能行於自納各排人衆多者蓋少父兄輩子弟足限稍易然亦止可行於人限之前而九十兩限仍自費力自納則出自一人有一卵可完數卵之銀有一卵不能完數錢之回蓋措辦有就手不就手非若搖錢樹可隨取而隨足也噫弟之見如此似與年臺不合然於早輸國課四字則無不合也譬之適京師者水陸不

同途其至京師則一醫之醫病者針藥不同科其已
病則一不識年臺以爲何如至於書語粗率開罪甚
大幸恕其老悖可耳倘以老生尚可拳踞進而面敷
知年臺汪度決不挂此杯影於胷中也

辭友人招飲

年老之人氣血說衰宜靜也一煩張靜逸則病石
煩既則消燦理之必然也愚月年不能久坐飲世又
不上人佳客華進祿此不_一系_一無味想愛我願干
者自見涼而不相強也

清泰文集

卷之三

三

與傅尚生

昨年別章門幸彼此無事寓邸又相去不遠四十餘
年之交遊三十餘年之離索雖向永日中消其強半
而回首升沉我與兄竟似華表仙禽矣從此而往後
人復念今人能無驚懼以求歸_一蕭望之_一勉之別集_一
册寄上倘不弄展玩此中亦少有贊助也

治菴文集卷之四目錄

論

淮陰侯論

叔孫通論

張陳論

漢惠帝論

炮莊論

梁武帝論

唐論

周世宗論

明宦官論

策

養士

弭盜

治菴文集

卷之四

地形

開墾

理學

傳

諸子小傳

有底

治菴文集卷之四目錄

奠章

祭帥九重徵君

祭王璇卿儒隱

祭蔡母吳孺人

祭傅應吾

祭徐季生太翁

祭彭震生同學

治菴文集

卷之四

誌銘

胡公石崖墓誌銘

田穉人墓誌銘

富溪劉公孟璇暨涂孺人合葬誌銘

趙公庠頤墓誌銘



論

淮陰侯論

世稱淮陰用兵如神後之兵家言者無不祖之余謂
淮陰稱高帝始天授非人力此即淮陰之所以用兵
如神張本也何者當日亡秦諸王將相皆起自田間
勇有餘而智不足高帝真命于天百神受職故淮陰
得逞其智俱入術中而不覺若使敵中有人亦未知
鹿死誰手况乎未嘗無人哉如擊魏時殷殷于周叔

治菴文集卷之四

之為大將也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之說可為寒心
維水之聲訖能且堅壁者未嘗無人無如其君將皆
不見用也鹿門先生曰太史公文仙太白詩仙屈
原詞仙劉阮酒仙淮陰兵仙徒見其當日用兵無堅
不破而未深觀所以為之敵者皆勇有餘而智不足
之人也蘇子由曰樂毅入全齊苜與卬墨田單拒之
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故狀耳豈不
信哉且高帝入其軍而奪之印偽遊雲夢而縛之後
車強入賀破豨而斬之長樂鍾室淮陰之智曾不及

一府人其所為如神安在哉傳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故曰天授非人力此卽陰陰之所以用兵如神張本也

治世文集

卷之四

叔孫通論

凡進說於人也因其所喜而及之而漸引之則其說
安其易入不因其所專而內其難裂以駭強之
猶亦木之斷斷也非徒無益反害之矣史稱漢高帝
之便和事耳至於崇儒問道制禮作樂一則曰乃
公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一則曰乃公從馬
上得天下安事讀書為此無他非其所專故也乃高
帝中滅秦項禮樂雖有而天下者由其天授之聰知
不必事乎詩書而禮樂常變無不與之焉中若制之
遠而使循之之的而使赴之復以爲運使而非其中
心之所樂從且生其世若其變而又不蒙其失石之
時一旦進以威周之禮樂是未見顏色之弊而知時
務得續保者不若是也叔孫通之事漢也當暴秦燔
燒六經之後禮樂不絕如綫通非不知也始之進太
帝從軍久之以綿蕪習禮而高帝尚誠之曰度吾所
能行者為之則其難反今日於成周而繼三代之絕
業也明矣故通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非通之過也

將國不勝不狀也後之議者不謂身以處後以爲外
而臨局中恣言軍言以雌黃之說非不厚志非不奮
而要其處于用而無無舞則不能也且言之者不一
世不一人究其可略於通者爲誰哉雖狀豈惟後之
人言之當日曾亦有兩生矣

卷之五

卷之五

論四

張陳論

交遊之不可廢古猶今也交情之不可久古亦猶今
也以一時一事而論交則人人金石在唐惟至於
則所歷者非一時所共者非一事交遊交情于是乎
爲難恃而其人優劣亦於是乎可並見鮑叔之與
管仲交也仲之才大於鮑而鮑之量則包乎仲故分
之金而不見怪也使鮑當日微言介也焉仲不私於
知我矣兼將軍之與相如交也不如管鮑之從貧賤
起以勢位相軋而仇讎之相如並以滿之義以正之
而卒成刎頸交此尤交之難合者也後人之以鮑
與相如爲優宜矣獨張耳陳餘交情之難合往往使
張而劣陳而竊不能無讓焉夫張陳魏之名士也奈
彼魏魏耳千金除五百金說者謂兩人優劣秦已先
定之矣又謂耳歸漢世享圭組不絕餘身首異處於
燕水皆兩人之優劣有以耶之嗚乎豈定論也哉秦
之辯賞有異同猶首從之說也圭組之榮泯水之敗
亦時之有利不利也且兩人之優末起於無虞之救
不爲耳因過情之甚而不諒餘之不敢急救以耶離

之兵前強已擢其鋒俱死無益徐圖一嘗以報也句
徒以同死責餘既不達於人情復不諳於兵勢及徐
解晚印綬耳竟從客計而收之世謂耳賢於餘者亦
要在哉王震澤先生曰詳先後傳大畧張耳先負陳
餘千古優劣之論於是乎始定

台考之集

卷之二

論一

漢惠帝論

讀史記帝王本紀高帝之殺繼以呂嬃而後以惠帝
附滿其中甚矣遷之無識也夫人主繼世即位必行
告廟之禮國史正記昭政必書即位之事此典禮之
至重向三代以來未之或易也考惠帝在位者八年
其用行政孝友慈仁亦守文之令王有漢之名宗
祇得政而不書一舉統以毋后乎若謂其制於毋后
不得有為故附之以見筆削之意此尤不容惠帝所
處之難而法不勝恩之楚痛也何也呂后之強悍也
惟高帝可以制之高帝死惠帝則其子在廷之將
相大臣皆其平日所南面而視之者何高帝有日殺
將信而高帝不與聞殺起起而高帝不能王威權久
積大勢已成而欲惠帝與將相大臣以子臣之末分
而制之於高帝已死之後誰謂其知量乎蓋惠帝賢
王也茂愛趙王無昔時奪嫡之嫌齊悼幾醜終保全
之以歸國支子之篤白其天性而伴事之孝不言可
知而望惠帝行抑察生之事無怪乎其不能也至人
施之變明使人請曰此非人所為而為太后子終不

能治天下其悲抑無可奈何之情千百世下猶將見之蕭相國病視問曰即百歲後誰可為君代者何寧曾參卒以為相參飲酒不治事而命參子諫之且令無言吾告若也君臣相得恨稠周至彷彿泰交之遺風非賢主而能若是乎當日使無毋后牽引其間得與將相大臣從容圖治漢之諸王可無殘辱之慘光高帝之業豈在文景下哉且遷書呂后之權起十少帝即位之初則惠帝臨御之八年胡得附於呂后而置惠帝於不紀是遷之自相編繆亦將何詞以

活善文集

卷之四

論八

辨其矣遷之無識也後之議遷者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所貧賤而不及惠帝不紀一事不幾舍大而責細乎自孟堅另立本紀宋之陳水紫陽有通鑑綱目之綱而大義始日星之所炳也故復表而論之

魁莊論

濼園常淳于冕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步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而濼園見解獨高別行一路寓言于道途諸篇是諸子所不及也史記序其却楚聘一事其人其書之大旨蓋之矣向郭之註無以復加袁石公又從而廣之亦足以當一面以及世出世間諸宗匠或賞其文章之駉蕩或取其命意之超逸或駭其筆端之瀟灑謂為山海一珍禁衛一味則有之未聞有高出一切之稱許也近浪杖人乃以濼園為尼山

活善文集

卷之四

論九

託孤之人則以矣藥炮主人推為極則更取而炮之露布之則益其威而張之熾矣顧炮之命名取雷公炮製之義夫雷公之炮百草也有毒者炮以殺其勢無毒者炮以扶其偏今其云云是濼園一書已為九轉之還丹安所事于補弊救偏之一炮乎名實相違有同劇論一人唱唱衆人唱于將長放誕之風而冀聖人之教其害非跡小也即藥地迢迢養生諸炮筆力不免秀伯之譏而強合于易強合于宗又豈止方水圓孔之不相入而已哉太史公以老莊申韓為

以下原缺

一傳獨于老有優辭其說固千古定論也今之紛麻者其亦可以已哉

策

上古之世無所謂士之名也自禹有造士造士
髦士之名而士之名始立是豈在上士中士下
士之職而士之名始貴也者離質而登於華
釋賤而升於貴之謂也故亦同一代之治尚文
似士之名為開先為進士變而為從猶為紳同
為談天靡龍逢致節京德不能收清我不能
育而沒輪靡莫士已矢乎其為士而放朋治者
未免有文勝之憂夫政素不殺士其亦有以自
取乎漢高繼起新學既焉治有泰之餘習而一
代所重者惟以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為要
雖仍乎士之名所以救之意則已移也後此歷
之士清譚唐之士詩賦宋之士論策皆士而尚
乎文者也宋朱紫陽發明道諸賢爭自濯磨以
道德學問主持風會至今組豆祀之而不致祗
其有助於士豈淺鮮哉元士有家之遺風許衡
劉因之徒其較諸矣明初之士非不文行並重

人之士亦有文過其辭之弊而無以救是以
觀乎數千年風會之浮沉治政之興廢運道之
消長莫不於士是而士固若其重千而士可
謂且其學術標榜其門戶脂膏其氣節以觀於
人曰士耳士耳思不信也蓋士有士之節一日
而千古一念而生平畢見者非也而士有功
業在天壤而不可測者有焉是為百家而居
不可知者有焉終盤盤解里而不可信者甚矣
立品之難無難所以有金玉毀絮之說也雖狀
士固守品也品者士養也養之其法有難養之
之養之以名山大川之氣養之以德養之
難養之以疾風猛箭之氣養之自為其者也
養之恒產不以饑寒亂其念養之禮節不以威
武毀其羽養之庠序不以出入壞其功此上之
為士養而士愈不得不自養者也士品之貴乎
養也養之時義大矣哉今我

皇上神明天縱勵精文教屢

命殿臣申飭而優禮學校之意已與天下共見之矣

士生斯世端行檢而黜虛浮先器識而後文章
聖無所不極其鄭重尚敢以月餘風雲自標其
品乎意必有如古之臣謂臣雖無狀亦敢以他
是進者其人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者其人勳績
罕矣聖萬食墨望風解綬者其人以後
二天子治之治直且慕遇之昔唐虞之治而於五
德文武之業定於十亂人勳其功勳其德而
終世而抑知勞來匡直雲漢追琢之溫雅已深
百數十人者復祇飾蓬茅尙志居而充其地也
其能為士氣而厚民脈士能勸君德而實天下
則士品之繁和是其大上聖王之與士家自
顧可忍乎哉

以下原缺

傳

諸子小傳

古人相思既千里命駕雖才不逮古人其相思何
尚不狀哉乙酉函月洪都丁至客相樽之變賦劇時
卻城故人星散十不存一嗚呼思君令人老此詩未
嘗不誦之涕下也故人有相去百里者數十里者皆
聞香絕絃每獨行獨被常以拍批胸思其議論思其
筆端心脾使側奮飛未能稍記其一二事礙纒成傳
錄之座右是亦鶻鷄之丹白云爾敢云為之作佳傳

卷之二

十一

張泰來字扶長新建人也為人鑽研力學不涉生業
窮天性刻苦之士家藏帙萬卷悉其手而每苦其缺
不取足與錢及廢棄家物不止或云東坡備其備正
貴其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東坡猶作此言予
何好累如是泰來曰人不此好必將後而之他他則
不可知且古人積貝吾師積書願君終勿言二十矣
受知陸王并宗師補弟子員出試不肯後於人人亦
不能先庚辰歲吳候廣成宗師性峭拔不阿權貴

尤眼中有光衛文洞紙背所錄皆知名士泰來得優
而豫章華行推仲益喜從之遊當是時名不虛而
走千里辟氣不招而翁若合竹投刺者穿眼穴而
歌者汗牛譽斐服也泰來又甚自塞默不數數向人
顯俾貴介多方邀其一聘卒不可得元龍之忌遂起
壬午之役人因有不為鳴鼓而為暗箭者因以文奇
賦之逐厄一科失意之服縱駁山永呼歎以為娛樂
而文字之弊終不能洗去同郭子曰楚辭子離洪諸
子徵南州支樹根登秀榮而厲集巨觀也終所救沒
游內人爭前之夫南州社事自慈靖軍對其功
謬二十年泰來起而振之宗風單弱而趨於功
臣一代矣後進士求其一言之許便致千里古之
豈希無以遇壽以世亂思收錄先典當曰兵燹之下
古無全書何必祖龍炬也恨無買山錢今日不得如
巢許故事泰來事父母極孝處朋友數十年如新家
貧不告人且曰不敢以累安邑問其人弱不勝言也
誦言不出諸口著有劍閣篇行世甚雄邁
論曰張子之貧極矣意氣豪上不以貧紉固人所難

而洪曰滄泊寡德藉著書教授三弟左右之家不
聞其咳咻與人敬慎初終不易加厚交儔之貧委
而情給世所不能賦性喜豪俠遇友人必沽酒為
樂雖不營笑語未嘗不後日罷也南北事如沙畫
胸中即之皆見次第因其讀書博抑蓄心當世實深
耳倘社語在張秦來傳中嘗從鉞索律賦飾其詞
即子當求將南無志仕進推衍周易天地古今歸
其算數子將隱耶洪口能竟其術處可處出可出隱
之一字非康節意也洪著有文集行世見為一集

卷之四

傳五

名一家言

論曰末流之中交道獨近古人慕是者多測其外乎
矣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謂子庶幾乎古
風也哉

陳伯章字德美南昌人也少貧食滌天飯子歎息愁
恨辭倦有天安讀書惟日不足口無雌黃飲酒不多
而致尤磊落可喜也招之遊未嘗以事免朕師頗寡
少名故莫得振於時征胡慎三司李祥刑之暇交教
臨州士伯彰極見賞衆中特拔之彰此時得名甚易

而面冷而口喫惡俯仰貴人嘗曰勝地無意生不根
之辭猶慮悅之未至廣求子命我矣是以名愈不著
大未之奇也鉞與見晚而志有交毋閱其文頌友人
自此子何泥塗久乃爾人未之奇也而彰亦甚折節
錢未幾矣石渠宗師搜逸才彰賦子矜而豹斑浸見
矣彰為人一錢不苟與人要一諾不忘

論曰下於人者能上人地卑而雲雨至於天不可誣
也故黃石進履高祖為師無忌執轡侯生薦友老子
日前則全窪則盈傲則新今之世吾知免夫

卷之四

傳六

陳伯章字德美南昌人也博學弘詞領袖後進海內
士無賢不肖咸推仰郭生名與其先有道等甲申應
鄉貢進士遂家湖樅去城遠時擔簏都城債公室斗
大終歲不歸斷薪自炊抑絕口腹以羨爾奇秘斯夕
終不休是以其志清虛學日懋而名聲如也遂志性
極介有潛壘子羽風當事美其才欲望見郭生芝眉
遂曰我性近山康見大人未免有野氣何若與我輩
岸曠一時起反任也當事亦不過屈膝與張秦宗
作棋熊士球謂石交三子家城杖球世家子秦宗貧

士獨球為豪俠嘗同四子飲士球齋頭時汀州信
至數人即以是夕別筵曰天下如此正東高門時也
散髮不啻淘朋友之尼此會何期如尚說夢五人皆
弟下莫能仰視遂著文不多每作出言効天下列有
行言三十首雜林購千金詩歌古文尤妙未行世

論曰名山大川鍾英異人多不克見用於世志士所
以仰天太息也雖狀李廣不侯於武帝賈生遇漢文
尚長流歎又何怪生今者哉郭子年及今不用矣
賦不用正所以學用也郭子其亦少慰矣

萬荆守子荆南昌人也總角有才名其鄉言人為先
生見之摩削頂曰此童子英其老夫亦畏之家素賤
不足懼荆光美自愛若不見外枯風流符采如張
蒼官于讀書城中坐石不置書字帖琴畫博山雨花
簫簫而已人問之荆笑曰數年間嚼入腹中都是香
子試沽斗酒吐其舐驗之凡試無不先人時有佛頭
不棄之稱甲申三月之變荆聞報痛哭恨先帝仇不
報報且曰各處猶振重兵數百萬資我果能不能
甲申包胥非夫也附者壯之

不遂城入白湖積投軍幕嚴整中道遂以自怡衆尤
善音律每友人歸集雜奏雅調琴韻晚獨無不悲壯
動人著有文行世集社一卷未刻

論曰卓哉萬子素特該諧若難告以正人亦談諧之
而吳其文也及當大節而立志較狀不欺人可一幸
為定許于余見資氣慨烈接與嶽立之人發一議一
論不以忠孝弁端則必引而為亂迨君父大故則又
曰吾其為管仲魏徵忠孝子虛矣往年名輩作序文
亦坐此弊雖雲滿紙鏗鏘可聽自投首歸心之勤

衆人口漸模糊嗟嗟若輩學足當吾子荆一吟哉
劉廣字子山南昌人也南昌望族劉為疋廢老皆祿
顯要父斯陞知名諸生間任俠好士早天嘗作行世
甚多死之日海內聞者朝喪豫章顏子居傍築園
花木池臺幽砌崇麗江城不一二數閣中藏書千卷
玩器古物都不可名狀夫父好俠而廣尤俠於父家
多以結納消費廣祇先人志茹澹泊惟恐去此弗守
也日偃息其中謂不下帷外父鄧左之聲陳大士
業徐巨源諸先生知廣不凡器之咸以通家子晉之

家倚志刻磨文思益深湯子雲云觀千賦則能賦
不誣也承章費盡士雲有子矣性疎散阮嗣宗之
流近刻有篇集行世

論曰士生世家則驕奢中之光顯而恭不即先人羞
自其能自矯立者詩書以風其心交遊以廣其志難
矣劉子其濁世之佳人式願風而獨秀者歟

汪懋勳字次華新建人也祖應季父思漢皆以高才
茂學傾江右賢書家世清白貧無負郭蕭條數椽足
禦風雨而已藏有書萬卷內典亦數千卷手錄及刻

其家書多且曰子若孫好讀之毋惜其費充謹
不擇氏懋勳亦如之勳大父淨音集序其祖見自毫
毫於場屋是年遂命尚甚詳流布甚廣勳少孤失親

父及母蚤祖母撫立生負異姿聰穎絕人書一經目
不惟閣誦而性靈發揮能以少許勝人多許如鄭君
生魯武穆之用兵無不一當十少年即幟文壇凡出

筆老宿遜其浩疾師事王子玄發玄發每私語人曰
詩書信有種虞世南子殆禱祝也有辭試場屢來文

宗嘉歎人謂勳武先業直且慕問事無何丁世亂奉

祖母避亂湖南去城居不三里樹烟出望朝夕皆適
從暉及天下事嗚咽不能出言徐曰游板第今日機
範也晉季才生識暗未光見利便亂荷氣不龍為笑

天下何可勝數豈以吾鄉二三子猶昧此等稽服夜
所云定懶柳下進魏孫登雷三復之熱又多海鋒清
評可批靡尾每一聞謠歌者絕劍家所藏書集是哉

君收去熱歎息久之已而曰此移神神矣能與之久
處吾將畢祖母事從浮屠氏遊矣說此乎獨恨先人
手澤不存耳勳自忝掃墓登春秋一走若疑其則總

足不入
論曰嗚乎隱難也人奈何易之古詩由之德遜於巢
父為世知也世而不知上也世既知名乃歐漏以歡
心望曠而休足半也半也者蓋恐失足之象流必欲

出之以相引重吾部朕後上書辭召作詩明心亦已
晚矣吾下拜汪子矣汪子其年即思勇退歎大道之
不行吞鴻裁以就答汪子其得道者歟

鏡避地南昌之竹林猶憶詩圖七志法苑與孫仲修
昆仲登二三鄉人商盟茶社踈野之中頗快佳快

集 166-594

平持請及亂我心曲呼集無由於是作諸子小傳做
竹林區山諸傳道意嗟乎人未及備字未及終而亦
自謂見極矣清選之餘幸草本猶未散佚存之以志
當日之盛云爾至若諸子茂齡壯抱出處何可遺也
他日自有史氏爲之編纂願治庚寅重九日識於寶
精舍

卷文集

卷之二

十一

黃章

祭神九重先生

嗚乎公不見賓客者十年於茲矣不知者以公有憤
時疾事之心知之者則以公爲安貧樂道非迄今數
見之人也益公少年時銳志經世之業屢見用於制
舉遂束裝佩劍遊於太學非天下之奇士非讀非天
下之奇士非交有名上舍間是時公父大中丞爲天
子倚重臣士爭欲出其門下公若以廢子補官如
此火於焚房余以吾有吾才安往而不得一遇取如
爾鼠不折也久之滄桑更公始有浮雲一切之意
乙丙之交勉爲判戶詎出應滿車未及數月挂冠歸
本鎮戶學禮儀術四方言神仙者集公之門又久之
神仙不驗公益謝賓客不見課子並讀書田則種秫
麩則釀春而已暇用四脚碁盤着一樣黑子輸贏不
計在苒歲時老胡以至公亦不知此時又以無意於
仙而得仙之趣者歟嗚乎公今沒矣不可得而見矣
其少壯之浩志是所望於子若孫之仰承其雄才邁
英猶飄滿於馮水華坪公間吾言當命駕而來歎

祭王翁文

先生今人中之古人也余嘗俯仰於先生者固不啻獨
位先生於伯也之萬蓋信而服之深且久也先生生
於唐而後世路崎嶇數試於有司不遇遂高隱不出
其人其行其有本有末婉婉無匹其人古今罕見厥
慨嘆忘世雖百川東之而水涇也余尚冀先生子若
佐相上下先生忘年下交見必思先生之德也先生
來余嘗觀其墓不能當時在右而先生必嘗在左其
墓一二月兩月閣子之庭去背無幾矣先生之墓也
去年冬先生微恙亦勉強過余曰余之病也先生子
試為我診視之余靜息持齋日脚脚而履履先生之
春而得無有難平者乎不意竟負心而卒先生也
遊在在城別墅家大人字家云璇老其母也先生
中失一長者余捧讀之凄服嘆先生之人品也先生
歸月今胡獨在也嘆先生之交遊如古柏蒼松不
萎折也嘆先生能浮雲誰能知我如先生而莫嘆之
先生也先生子若任事余為同學友為友也先生

知先生行予之深相向而哭余胡以為膺也今買州
歸來以清醴奠先生之靈亦猶行古之道焉先生聞
言必折朕來格

祭恭母吳孺人

嗚乎恭孺人之賢也余嘗得於其鄉之賢達而更聞
於其族之耆老也相夫子振吾公以敬慎調和肅弦
而坤道之惟敦也家道日亨衍朕盈滿是懼而荆布
甘之如飴也夫子抱泉石之癖孺人懷偕隱之志古
梁孟無以復加也往當恭靖公極盛之時恭為南州
冠冕子弟敢如王謝孺人惟課子以樸雅而塵尾之
必奪也撫而孺人子霖如已出延師和九剪草秣
汝作所以有駿聲於南州之士林也生子掄待益如
嚴卓朕成立樂善好施為世達人並稱雙璧孫魯
林聊環在目夫子所未及見而孺人皆見之夫子玩
未及成而孺人皆成之是孺人如此乎其賢孺人之
福壽自如此乎其浸熾也今孺人享年八十蠟厥德
逝其等誼在世好以酷一尊鷄一具不文之詞述孺
人之賢以風世實以志其景仰之哀情也

祭傅庶吾

嗚乎。人生天地間。古達人以逆旅視之。旅已不堪。如
之。以逆其痛切也甚矣。蓋以世人顛倒心識。紛飛貪
着見量。認爲實有八田巨浸。頭出頭沒。遂將末後一
句。拋向東洋。及至臘盡到來。業識茫茫。現在不可留
戀。出門不知去向。豈不虛却此生。徒受逆旅之日。奚
風吹而大可恐。畏哀憐者哉。道友傅君應吾家世業
醫行街。吾邑祖孫三世與吾等結淨土之社。味般若
之經。禮圓通之懺。迄今二十餘年。未嘗稍間。又聯舟
東下。往朝九子山。數次其於末後。着子可謂時時。矧
嘗與古之遠人。不相上下者矣。且其爲人。橫行古心
無疾言。速色病家。診視不貧富異念。知則藥之。不知
則不敢嘗試。故吾邑之人。稱爲長者。吾輩同會亦莫
不尊爲益友也。今享年六十有四。厥并世緣。飄然西
逝。某等雖不作世諦之見。朕良友云。亡一盃之羹。亦
道義之所宜。爾應吾龍華會上。當破顏而微笑也。

祭徐李生太翁文

祭徐李生太翁文

嗚乎。先生今之古人。其貌巖巖。其氣申申。其行與太
丘伯仲。其志在致君澤民。少爲諸生。讀書破萬卷。而
下筆無一點之虛。長有聲場屋。得而復失。益下筆難
不怨尤於天人。老而好學。屈首於雪窗芸簡。精神
洗舉如新。其課諸子於庭也。非聖經賢書不與讀。非
申規中矩不許行。故上春官名費序。而炳炳赫赫。余
與長公聯姻於丙歲。仰先生如標杓之參橫。前冬。晤
先生於錦里親芝。範接諾言一見。而知爲夏鼎商盤
之遺珍。別後。同友途中慨嘆。當今世而有先生。是錄
金篋土之候。而涼颺拂乎交襟。蠱毒瘴厲之鄉。而神
樓絳雪之在存。今先生年方六十。飄然驟驚而去。人
咸惜先生之未耄耄。余獨爲世悲愴。誰砥澗而礪頑
。意者上帝之案。更有缺應資世間賢良。故擢先生
而升登京。某不敢以焚黃表墓之俗榮。而竇告於先
生之尊神。薄具不腆。畧申寸忱。惟先生來格而來試。

祭徐李生太翁文

下三袁生同學

嗚呼彭子。骨性全真。亦帥有節。子。子。子。處。海。海。海。水。水。水。立。立。立。二。二。二。玩。玩。玩。天。天。天。下。下。下。嗚。嗚。嗚。乎。乎。乎。千。千。千。高。高。高。甘。甘。甘。年。年。年。不。不。不。人。人。人。世。世。世。寧。寧。寧。有。有。有。幾。幾。幾。何。何。何。如。如。如。昔。昔。昔。然。然。然。子。子。子。今。今。今。已。已。已。矣。矣。矣。連。連。連。歲。歲。歲。可。可。可。也。也。也。

誌銘

胡公石崖墓誌銘

人之可傳不盡。既祿文章而鄉。御長者。朴心古質。雖無傳祿文章。亦足風同井。而見先型。是亦可傳之一也。胡公石崖先世。由華林遷。冊陽遠祖。添由冊陽。復遷于新吳。之同安里。世有顯人。公獨朴心古質。有先民遺風。正所謂人之可傳者。予按其行狀。謹誌之。曰。公諱鍾瑞。石崖其號也。居家孝友。不急急仕。進獨操志耕桑。春先人春秋。亦不後人秋。而已子弟有游惰者。則教之。孝弟力田。勤儉。不嘗離師訓。童蒙。族里不足之家。常出所餘。補之。償不償。不銖銖較也。與兄石川。公同居。老而不析。箸凡事。可以加惠。石川公者。無不極意。網繆使之。逸獲而後安。故鄉之人。未有不重其行。蓋邑之人。未有不聞而敬之。愈以相勉。勵公置田數畝。皆從刻苦。澹泊中來。嘗謂子若孫曰。貽爾等。雖不豐。要皆清白。不煩縣官。他年堂次也。且清白二字。豈錢可買。爾等久自知公。恂恂里中。不敢失色于人。與人。要必踐有干。以不可踐之事。公便謝。

不能死之日知不却成嘆息思慕有曰子某事公力
也有曰公某行今人難再得有曰如是人後節不相
知當往也公生嘉靖壬子月日及天啓癸亥月日
享年七十有二娶鄧氏舉丈夫子三一洪一濬一演
女一孫男十以天啓甲子月日莖于某山以某爲向
銘曰

今之人與古之人也模極華生爵祿文章乃不克見
于公公阻釀之賢子孫振之公亦安能歸耶

田孺人墓誌銘

嘉慶文法

卷之四

第二

田孺人余長妹也少余三歲幼敏而習文每問古人
忠孝事輒拉余言之不置朕父母愛而待之聚頗不
以此教之亦未嘗不喜其如此也憶余八歲時就榮
傅夜歸習禮大人膝下孺人總五歲耳嘗以肘排余
而前朗誦關雎清廟二章鏗鏘合律齒牙無咿唔聲
大人笑而撫之且曰此女若兒更勝我堂前一玉樹
矣十九于歸田子文學諱文源字澹若父有玉以太
祖戰功世南昌衛尉居饒之康郎山孺人慎敦婦道
柔順事公姑夫子而嚴於待下左右侍婢莫敢以欺

事嘗田氏內外戚噴噴孺人之賢次年歸寧因產後
中疾畏病余家余與家大人躬調藥餌每將昇平而
祖母許太孺人及父舅愛尤百倍于余雖夜分咳
嗽則必和後病篤向大人索佛書大人示以白牛

圖謂坐之暇靜自繙閱即田子來時遙對無多語但

云其歸侍公姑而已臨逝之際亦無諸苦辭呼各一

性而膜放視於龍沙念佛堂待田舟東下尋因世亂

兩家各一方田翁死而田業遂零余家三徙至新吳

自許太孺人而下凋天散去何啻十餘人丁亥冬家

嘉慶文法

卷之四

第二

大人過而臨乃茶毘之以歸終孺人歸葬之志歸人
生一女余養爲己女愛如孺人恒呼外祖母爲母無
不濟之孺人生於天啓癸亥十二月十五日亥時沒
於乙酉五月十一日寅時以康熈元年月日葬於學
沿之松山銘曰
親如余愛汝如余執筆爲文潸然淚雨松楸悽愴哀
音互舉千秋萬歲子子孫祠之

富溪劉公孟瑗暨徐孺人合墓誌銘

余家章門刻子大生取之過省試必相與盤桓流連
而不忍別余歸新吳亦如之訖後得交其長兄孟瑗
公悔悔長者謙退如不勝衣朕後知二子之能才顯
皆孟瑗有以養成之也父匡我公早喪公總家政二
弟尚少慮弟之意其學業也泣而告之曰弟但蕩于
學有所需當於吾取勿以家為念于是取父產而經
營之日益以饒二弟學業日益以進試觀冠而皆稱
於庠孟瑗曰是可以迨責而歸二弟矣生平奉袁先
生功過格甚力周旋於宗族鄉鄰中折券施與不計
活見辭色有忤之者亦不較量甕水萬先生問公行
端方孝友善曰今日貧筵中何可無此砥石也公愈
不敢當公幼聘蔡孺人早夭娶徐孺人相樂克家公
供給二弟無幾微世俗之色生子秀夫重子時印有
聲場屋佳客至孺人加饌延之望秀夫也至矣康賢
壬子應貢太學以公變遷歸未二載孺人亦逝大生
馭之後先俱赴修文余至富溪每有登床撫操之感
三家子弟亦莫不父執待余而世講之說弗缺也今

仲秋秀夫合墓公與孺人以題主請曰日知王受
若先生乞數言以祭地下余故不敢辭按公之祖晉
永嘉末公居於富溪唐宋明咸稱天賦佳族家譜郡
邑家譜考也支派繁多甲諸他姓公諱曰寒字孟瑗
生於辛月日孺人生於年月日子一曰應稱字秀夫
男孫二女孫一十佳城於瑞州高安之東距里三丙
向路曰

春氣維和乃生萬物家道亦脈和為天德必有其全
內外無缺故孝於親友於弟子孫振振而承之焉
富溪劉公孟瑗暨徐孺人合墓誌銘

趙公序頤墓誌銘

歲在辛酉春王月趙公序頤領館舍余飲公樽三十餘年又與公長君有姻好銘公曠石垂諸百世余不得讓也雖然公生平謙謹懿行如春風煦野及之者廣被之者衆盡人能道其賢焉取乎余一人之唐秦故言公之待人不若言人之待公言人待公於生之時不若言人待公於歿之日也公歿之日徒里聞訃無貴賤實不宵成嘆息泣下追述素行大之變風俗人心細之極解衣推食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又莫不

卷之四

嘆美公而健舍節三世天倫樂事無七變虧歡晚奇卓際之才纏屬膝下則天之報施公吉可知矣且聞其逝如委蛇無兒女子纏綿悽楚之意古學道人所不能必公怡然順適豈非明於生寄死歸之大古歟則公之平日所以自存者可知矣嗟乎求之斯世如公匹者幾人哉昔人作陳仲弓郭有道神謂不愧吾筆余今於公亦云公諱尚嵩號序頤生萬曆己酉月日享年七十有三癸康熙辛酉月日男五人長三立明經媳羅氏次三正柳庠生媳余氏次三德壽孫

媳孫氏余氏次三垣邑庠生媳張氏次三英業僑媳

徐氏男孫十六人楷邑庠生孫媳彭氏次楷楷皆垣出

皆立出也模桓槐棧皆正出也相柱枚樽樸皆垣出

也枳松皆英出也曾孫之通則孫楷出也女一適徐

女孫七出室者二字人者五立等遵公遺命以卒後

之二日塋於法城鄉之下陵蕭家埡後山子午兼壬

丙為向蓋恐子孫繁多後必或於五行之說而遲遲

無訛寔安之日也公見之遂為何如哉銘曰

無欠無餘含笑此盧光風霽月而日鬢看天上之神

子卷之四

卷之四

若子人與馬賊重封編珠聯璣



治菴文集卷之五目錄

禮著

問世小紀

邑志辨誤

計九則

題詞

五湖秋

書後

書羣英手卷後

治菴文集

卷之五

書東垣十書後

書薛氏醫案後

書嶽歸鴻集後

治菴文集卷之五

禮著

問世小紀

士生文物之區的是前劫修因所致何況知慧故佛
家有不能避瘴之願蓋以賢士大夫既多而奇秘尤
富具知慧者資其陶冶日益間所未闕觀所未觀自
未有發語不趨人者也嘗見山鄙之輩終年守其故
紙帶以本國名賢莊朕如在上古至于天下之大又
無論矣是生屬中區實為現在一大幸事吾輩不可
不守

子美千家詩註子瞻百家詩註牽強附合此可厭之
書也二公詩多據實而註者引証不顧所安如優人
伯席百意致恭受者終不為感

音人恨魯子固不能詩子固之文自堪不老何必以
詩恨得無味子固不自知其不能刻集仍冠以詩刻
得無味厭恨者終不失為解人

樂府題解或據文或原事而後人拈題則又辭意
絕不問同如薤露蒿里古為送葬作陳王則為思賢

作老不同之甚者

昔人云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後遂指其句本某人則杜老一生竟是有漢以擿植索塗者耳大抵用事須有出處若天地間自有之語慧心人皆能揚推即一二字有偶同正英雄思路相共何嫌于我宋僧惠崇詩有河分同勢斷春入燒痕青其弟朝之曰河分同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苟據前說杜老亦不免矣要之勦竊終敗着偶同正足自信也

帝苑文集 卷之五

太史公選奔走天下見既浩落蓄光闕滿又值罪廢之餘衝口而出不暇綴一駢語而無不爾不必作一異想而無不奇轉折頓挫安放自朕太史遷之文天文也

陳大士不能詩人以爲恨予謂且不能古文大士可傳者制義耳大士驅古文爲制義又欲以其制義爲古文此其所以不能也

明初詩高楊徐張四子實一代冠冕氣格筋節高壯英茂勁挺如岳家軍不可撼斌媚如江漢女不可求

後之幾此者鮮矣

詩則修只說得一博字晉茂先流也昔謂其有伴賦其耳始知鐘譚評茂先詩語洵爲得識
余於南好爲拗句磨受讀者牙齦磨赤水云使人終日在迅雷風烈中有何樂意亦濟南之清涼散也
楚有黃冠朱懷仁者道號合素著應詩數篇下刻而
其書雖中多謬取前人狀匠心獨造者亦自不功
其刪繁取要另爲一集

帝苑文集 卷之五

示人人咸曰可稱一條米署

過池大師云世上止有兩難事倚家時支離及帶道此老語可云不誰故有詩歌詞賦造造懸虛而於斯文一道便作夢孽者斯文心所以不可傳也
時文創於王介甫介甫之爲人何可法也其數百年英流盡爲束縛而歷朝名公鉅卿莫不由之起家又安得以人而廢言

英石渠先生有五種傳奇行世大約其臨用生母爲藍本也朕西園一部曲折變幻匠心獨造亦臨用時

散矣

凡作文造句須冠冕而起句尤甚於友亦余上首
章文起用已矣乎三字余掩卷嘆惜者久之未幾而
其父卒可為世子富享而嘆一驗矣又知王官甫
作西廂問場即云夫至京師祿命終子嬰孫孫途
窮夫其捉筆正思欲為一部全文則誰能作不詳而
碧雲黃花之痛不已先兆於此哉

陳翁公集得意在唐清新後逸其志色也假夫拾之
可以克測賜賜

心聲交多

卷之五

四

吳嘯侯廣成先生嘗學江右余年十九矣始知操筆
先生徑賞之至今讀所試文不知先生當日何以賞
之回想伸昏時亦不知看題構思何以如此也自有
一種打謊道理却自諱得去而筆意尚健有言致耳
其時江右文風丕狀一變先生轉任嘉湖十三鄉弟
子八省棧途買舟章門燈火徹夜余與孫志標何衍
之揚友石同舟先生舟次桑港西人夜分八蜀先生
便衣命坐剪燭對語和葛可親絕不似考校嚴時
後聞先生合家狗難東里腸迴君勝泰山梁木之陰

懶也

金瓶梅假李禿翁序之序又謂囊中郎稱之冤哉二
公何能起九原問也禿翁知見好奇後人一切不經
之書皆假其批評行世往漢陽愚公李先生巡泉下
郡有拜月西廂之禁且日本道會及卓老之門並未
見有此等活書云云此又足為一証

宋三學甚橫雖宰相荳諫無不受其攻訐以去賈似
道輩之以術重其思數豐其積給增松磨田種種如
厚于其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上書督矣今日日

心聲交多

卷之五

四

則明日曰師相今日曰周公明日曰周公直至象
取師始聲其罪可見窮秀才易以利動中郎齒微子
雲閣死皆坐此病

崔宗吉湯典詩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
筆端花與箭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子署尾云縱使
西壁未至如我無壁或日子露處那子嘆曰債破銀
梭終不致長伸脚耳

人知讀有字書不知讀無字書知讀無字書下筆自
無斷謹之病紫陽夫子云學者只有白帛無字處莫

者有一才便與他看一個如此讀書三年必有長進
雖與余言不令至其要歸則又未嘗異也紫陽之言
教人收心于論讀余之言欲人養氣于涵泳相為表
裏何嘗河漢

正太函先生集真大方手筆全則全現備則例現非
言德人翠羽孔翎而已

九人開拂意語使勃然變色此人便不可任事聞疾
心諱反處之泰然此人更不可共事

制科一途重於景泰以後昔人謂入科者雖榜杙焚
亦必出科者雖扇孔亦乘是也欣三百年来糊名

易言關節不通士以才見收世亦以才相貴遠期為
叔旋爾朱二公絕斷而居朱衣落柄白鑑操益制科
尚得為制科哉

商文毅公六元文會序有云夫所為元非必學盡慢
于人以一時偶狀舉百人或為難故異之此真前輩
長厚之言他人不知作何誇誕矣

張江陵居端樸之席事切冲之若不夫體自持隱
忠因人不特自己置身兼獲即社稷將為斷送矣特

讀其全集杜絕交際如若見吾耳用諸書愛其大才
如神符石汀南塘諸札留心造計如指諸掌其廣

諸事無不綜覈名實汰絕虛文故能固神宗五十年
太平之治再如陳六事疏壽親王序辛辛會試錄序

石渠記論充足想見其為人從政當當實處後輩
或起言其言氣吹影吹聲建言辨勅殊不知當日任

事之難海公鯉序先生集云人情久習發求而樂固
為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為苛而公時登堂淨益力

以是與世相善而又一二非常之事先其人未易測
其言其理不無可畏似少容御時惟其任伯伯似

其言其理終未盡合此數語者大疑之矣
武官長安七年鳳鳴傳傳張錫與張錫事下司

則錫錫與馬意氣自若舍於三品階離屏供食無異
平時三品階者獄芳設此院以待三品者也殊道步

至緊所帶地而坐蔬食而已余謂味道得處愚難之
道矣不知者則以錫為有器量也

李見羅先生講學以孔子為宗曾子為矩矱反世病
最為真切

平川爲人甚長其後伊用問之... 此三句何也... 一字甚爲害事安不新法...

高申之... 即天理... 於言情... 人... 之私

空同子曰... 際之以貌... 於儉一... 與... 于此... 語一... 人... 都... 走... 向... 蔡... 楊... 一... 路... 矣... 極... 哉

空同問... 是... 無... 避... 回... 頭... 是... 岸... 與... 易... 之... 不... 定... 復... 昔... 之... 狂... 克... 念... 詩... 之... 漢... 先... 登... 同... 耳... 不... 但... 不... 識... 釋... 已... 於... 文... 王... 周... 公... 孔... 子... 之... 言... 作... 聲... 矣

空同子... 潮... 亦... 謂... 之... 偶... 有... 此... 怪... 水... 可... 乎... 凡... 事... 曰... 偶... 不... 常... 有... 之... 謂... 也... 海... 市... 常... 有... 之... 而... 謂... 之... 偶... 乎

董... 士... 先... 妻... 朱... 氏... 以... 難... 產... 卒... 葬... 之... 以... 火... 惟... 頂... 骨... 不... 燼... 忽... 現... 五... 色... 寶... 光... 視... 者... 驚... 怖... 逾... 見... 火... 中... 有... 字... 痕... 取... 出... 視... 之... 果... 有... 字... 深... 刻... 骨... 裏... 乃... 幽... 路... 微... 飛... 永... 斷... 弗... 爲... 幻... 九... 字... 黃... 游... 岸... 先... 生... 爲... 之... 作... 記... 士... 先... 名... 邦... 治... 竹... 林... 名... 家... 子... 南... 昌... 縣... 庠... 弟... 子... 員... 也

羅... 整... 卷... 卷... 之... 五

言... 下... 二... 言... 治... 年... 民... 暇... 日... 安... 坐... 操... 存... 半... 日... 一... 日... 下... 轉... 忽... 覺... 此... 心... 空... 空... 山... 日... 逆... 跡... 之... 曰... 此... 理... 已... 顯... 也... 皆... 是... 神... 家... 機... 軸... 朕... 則... 伊... 川... 曉... 目... 夜... 坐... 游... 揚... 侍... 立... 不... 去... 伊... 川... 从... 而... 方... 覺... 曰... 汝... 尚... 在... 此... 且... 休... 去... 出... 門... 門... 外... 雪... 深... 一... 尺... 其... 訊... 訕... 與... 象... 山... 何... 異

陳... 同... 甫... 大... 意... 謂... 天... 下... 大... 物... 也... 須... 是... 自... 家... 氣... 力... 可... 以... 幹... 得... 動... 挾... 得... 轉... 則... 天... 下... 之... 智... 力... 無... 非... 吾... 之... 智... 力... 若... 原... 心... 杪... 忽... 較... 禮... 分... 寸... 欲... 以... 安... 坐... 感... 動... 者... 真... 腐... 儒... 之... 談... 也... 其... 論... 法... 有... 功... 于... 人... 才... 治... 道... 晦... 菴... 責... 其... 義... 利... 雙... 行... 王... 伯... 並

用是欲在枯一世人

濂溪太極圖史稱其授于希夷或謂得于潤州鶴林寺僧諱澄者朱子獨表章之子諱曰易大衍曰易有太極聖人古有今乃言無何也朱子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靜言極字不可以形字什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是言無中也若體極者泥于形而中即之則空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黃之曰無極無與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由此觀之朱子似不足以服子靜之心也洪子靜後祭恭

卷之五

十一

亦自悔其異于朱矣朱子送平與頌平交書曰子靜母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今當及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應誦書曰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朱亦自悔其異于洪矣後楊君際會有曰惟聖人為能大中其成不能知倘精令伯與柳季共席而談則清和與有矣會而思之存乎其人今夫水寒火熱雜居其中百味乃備倘雖有辯難不同猶水火也善學者在自

對論云聖一而已儒者各以其所得為宗理性淑身然治立極均謂之適燕之轅而已此數言者固不足以盡儒之要狀已得其領殊余故遂並錄之

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之刻可謂苦心較勘序定論云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皆以為舊本之誤者恐未是也聖賢學問豈有止足孔子七十不逾矩若到八十九又不知何如安得遽以集註或問之類皆作在諸書之前乎余意如此後閱整庵書亦有此說塘南語錄亦有此意

卷之五

十一

劉崇觀教人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教子到老以此立脚此真實踐語蓋洒掃應對進退甚足助以人氣質人氣質能化真箇一生用之不盡白沙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滯久之渣滓消滅天理內明方有商量處一時稱之為活孟子而亦有欲之為禪者狀則明道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伊川每與人靜坐輒嘆其善學亦詆之為禪可乎王季童作文劉繼道元無不走其筆底小品中聖技也其於時莠亦狀

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守臣聘本省元進士滕克
恭爲考試官俱無遺議可見當日人心古樸無許多
避忌

文以神氣相取方能活動若不論生熟擬題從我縱
剪綠簇花終是呆物昔有以萬綠叢中紅一點試給
士者懸胡錦十襲翻當意之人于是有畫朱味鸚鵡
畫官袍圖畫木芍藥畫海天旭日皆實是題面猶如
土木偶傳朱粉非不有人之形也而活動則絕無矣
獨一人畫杜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主人恥胡
俗畫文集 卷之五

神相選者乎故作文者須從此處辨假左有進益
良石公出獻吉王李聲價稍減韓柳元白歐蘇之詩
揚府吐氣自是石公才魄氣力足以掀翻一世耳鳴
乎數公詩文何嘗不佳終是地分處多石公則清才
傳承八口必脫入鼻必辛入腸胃必開豁所以與之
不合至表章韓柳元白歐蘇之詩又六公桓譚矣
艾千子爲序文獨好議彈讀之者不安當之者又何
如也千子有文勸文苑文妖文腐文戲五書吾不知

其所自製當在何者間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自孟子見得如此以大
聖人筆削之功孔子則春秋何容心焉胡文定
註春秋俱從孟子此一句看出所以爲胡氏之春秋
而非孔子之春秋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公穀去孔
子不遠胡獨抒意見翻其七八一味生硬出入人罪
名雖云以死時事以散高宗無乃於聖人相刺謬乎
王心齋夏廷美董從吾皆以田野鄙夫深入孔子之
道濂洛之室始知博學妙才都是枝葉只要心體潔
淨單刀直入耳

世道之壞莫大於小人不畏法而君子自處不以禮
不畏法小則刁訟大則作奸自處不以禮既有以招
之且愈以激之世道之壞江河日下安所底乎不得
不有望于德位兼隆者操風帥之執明分宜之等安
君子以安小人而世道庶有賴也

孝行中有出於封股割肝之右者近莫著于文安王
原尋父珣于夢覺寺祁門謝用尋母馬於休寧黃畬
斬縣丘緝尋母黃于台州委巷一神告以夢有日午

高俊之持原一哀籲于天有暮宿農家之偶逢一五
傲其異有存三奴氏之搖或視世之割股割肝者不
七熱之證或或割股割肝可感激于一時而此獨茫
茫大地世遠年遙從不識而目中求識面目向未有
音耗真真有音耗非孝果動天地誠能貫金石其說
能與於斯也

陸兩侯評若士秀才說云頑鈍非秀所馳非才也愚
得一辯明方不愧此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財則亦秀
而非秀矣數語輕輕似馬似驢有見之絕倒者想亦
希可謂秀才三昧語

培綠真鴻苞一編如水至金魚以下洋洋蕩蕩無復
阻滯曇花傳奇特其別泥一支耳

嘉靖中方士諸道行以凡筆得幸上問今天下何以
不治凡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選耳問誰為賢不肖曰
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御史鄒應龍乘
而糾之而嵩遂敗道行亦以獄死慎之哉天地機秘
不可洩也如純一玄藻一書乃建安斗閣示疾錄之
凡筆者刻而成書布滿天下其所言率是修康人言

故下幼類露屠赤木云佛道皆言其音獨也仙道並
言其獨善也人之宗之者無違其道焉可也

高初侯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
持節槩祇為傷人書物之資此語為狠戾其才者慮
有補於國政民生不小

元正乙酉遣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奉使者多橫
暴不法民為之諍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
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騶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
官吏却歡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滿

皮豎龍奉使來時添一重數語雖不如古狀略切時
弊令人讀之涕下血欲問天而無從也

宋麗籍為七國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苟利於民
即文書已行立改之曰此一道休戚所係豈可容悔
吝心令人止許一己之休戚何暇念及百姓况文書
已行不曰官無勢筆則曰官不認錯民命幾何不陸
沉於一執字中者幾希

漢鄒陽上梁孝王書史遷贊曰辭雖不遜然比物連
類有足善者後賢亦無不推其制體余以為亦是從

這通篇脫胎也

方正學識論何其明于責人而關于責己也觀其
苟選知己不能狀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
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
取則正學豈不有甚焉者乎

史稱海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操造說喻瑜屢
挑之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
能問曉此即幹之才辯獨步于江淮處也若乘瑜挑
說出半字便是駭漢

石齋文集 卷之五

紀六

詩之微如不可言傳可言者法式而已老杜晚年詩
縱橫出沒不可端倪且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則法式
又未可易言也

作詩有偷詞偷句偷意之戒今人公狀明犯初意不
過倖世不知久且并初意亦忘之何也殊不知天時
之景物人事之升沈古今未嘗少異人一運思路頭
早已相共避之猶恐不及而况偷乎

吾邑蔡恭靖公致政歸田讀書作字間亦不廢吟咏
嘗得其手藁一帙詩率無題或撫景興懷或寄贈道

法會其意而得之朕聲調琅潤不事雕刻讀之可以
入人亦可以觀世

元獻愛米子京才欲且夕相見為近稅一第居之
道中秋節並之飲酒賦詩定器方罷少頃晏公罷相
米嘗草制詞極其醜詆方揮毫時餘醒猶在也嗚乎
世人薄德知子京者不少抑或恐其累已故為此以
神定耶子京心術人品何傾險難測如此哉

贈淵明自作挽歌三章可以廣人之達致亦可以添
好雄之妄念古云文章不關世道雖工無益斯足以
見一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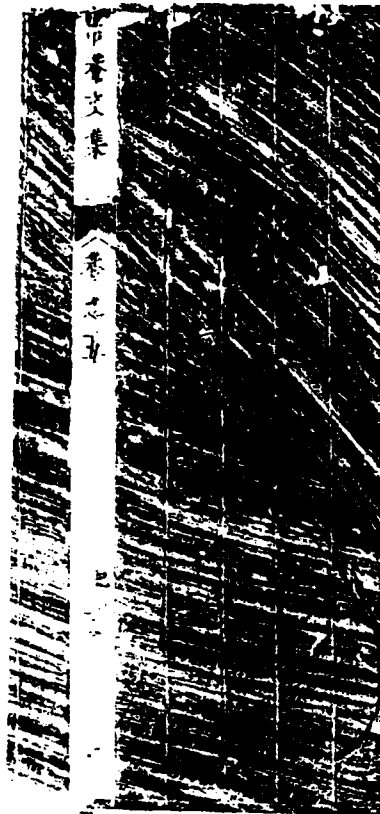
石齋文集 卷之五

紀七

孫月峰謂歐文每苦急迫獨畫錦堂一記從容自在
先生失却一隻眼矣歐公之文氣足神充措思落筆
無不淋漓滿志游刃有餘是春容大雅正在斯人急
迫之評實所未喻

方正學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
廢郭后龍此陰而華槽楹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
知矣羊裘老子早見機故向嚴陵釣煙水張和仲謂
後詩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吁正學隨筆寫意

既未的確和仲微取英華又失考訂二俱茫茫疎爲
 齒莽夫光武廢后在召子陵十三年之後豈遂知兩
 遂見機不仕耶且郭陰俱光武貴人豈有糟糠之妻
 先爲貴人之理耶



甲書文集

卷之五

邑志辨誤

卅九則

舊志於列朝紀元年號前後顛倒添加如未縣令
 楊公振文以紹興三十二年任而書三十四年
 與止有三十二年次年則孝宗隆興元年矣查楊
 公作葆光廟記首云余三十二年來任末云隆興
 二年閏十一月記是在任三年方作此記隆興
 年之次年即乾道元年矣接任余公祐之又書
 與三十五年任忽見診誤陳公光祖又書是乾元
 年任據所說書則乾道元年尚作三十五年管轄
 一年內而三易官耶主簿向端政和四年任府志
 則載宣和四年任科甲胡仲華載端拱六年甲午
 進士端拱止有二年而次年則淳化元年也甲午
 則淳化五年矣府志胡諸俱銷明縣令朱公雲鳳
 歷任四年府志載嘉靖元年任而接任之周公世
 雍卽書嘉靖二年陳公仲錄又書嘉靖三年是二
 年而三易官矣查朱公雲鳳縣志冊序則書嘉靖
 乙酉以擢行乙酉是嘉靖四年而二三年接任之

書高陽明矣府詳異志載五代時新吳地... 至無... 未云是... 徐知詢... 東海... 至... 三年... 王... 九年... 甲午也... 今改正... 增入

志志其事後... 志志夫新志原印舊志... 增加而成乃云詳在舊志是必合新舊兩志來看... 而一事之廢與始明焉在其云志也如府館原係... 始... 志載正統八年縣令袁彰再建天順七年... 縣令... 重修... 志止... 府館下... 仍...

謝二公... 志之五... 謝二公祀修不知二公所創修者... 館... 而府館... 之名尚未有也又云隆慶年間因公使往來... 煩繁... 布按二司不敷... 則本縣詳將府館改為按察司... 玩其上文若又增設一按察司矣已屬可駭其... 驛... 館兩名竟不清楚在於何年改建意府館之... 改館在此時則改為按察司宜云改為府館明甚... 今改正其他簡略不可悉書

舊志脫漏者甚多如破山祭山鳥龍山龍頭山... 巖遊魚石石門洞皆邑山之名勝遺而不書知元

敦論府志載有四人而縣志則云無者如宋縣令... 自樊揆而下府志載之縣志多載有六十四人而... 縣志秩官全遺元縣令查... 詳有... 詳而諸志俱... 無如縣丞朱有十九人縣志止書三人元有二人... 而全不書宋元明又不分朝代而... 似如宋縣... 尉有湯淳載在胡諧查復華林書院一序而縣志... 秩官俱無名如節婦類永樂成化嘉靖縣志載有... 邵氏而萬曆縣志竟刪豈事不足採而... 之耶然... 所... 載者又仍邵氏之類如祠祀類永樂縣志有...

劉真君祠... 光廟鎮縣三將軍廟中市二仙廟... 向潮真武廟南嶺廟成化嘉靖萬曆縣志... 如... 義民類成化志有鄧顯榮徐道靜葉惟玉田... 萬曆志凡同四人出粟者俱載而專刪... 如... 胡氏祠一條載縣令劉公仲光既新學宮訓胡氏... 有功於學立祠肖像祀之查仲光淳熙九年任... 志學校類止載前仲光而任者高公南壽後仲光... 而任者鍾公將之相繼修葺獨遺仲光如養濟院... 先在縣治之東南副使錢公山改置今處舊志止...

...

云副使錢而無名如儲舍有三溪舖在縣治東北
路通安義舊志竟無三溪舖今皆一一振袖

一舊志祇狃甚多如邑名在漢為海昏新吳南唐為
奉新舊志添入焉不知海州乃邑之水名耶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如唐武德八年海州縣新入隸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唐季元登臨海州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任本邑訓導或家選顧思文耶或節思文之別並

耶再查思文已祀名宦名應不悞舊志應書名者

建建書字其悞可知如明訓導馬公晉典史湯公

忠舊志載在張公元禎縣治謙樓記中至薄胡公

蘇府志載成化年任祝公府志元隆興路判官王

明甫註由奉新縣尉升而縣志秩官俱無其名今

皆逐一補入秩官如舊志文學類載有毛公國英

傳傳云紹興時領鄉薦而選舉類無其名今補入

選舉類如貢士涂鼎府志載永樂年貢查永樂年

縣志止有余鼎新官檢校而府志余鼎新下即繼
書余鼎新官檢校是必以一人而訛為二也如張順
府志載薦辟官國子監丞各年縣志俱無此名如
進士胡晉侯乃宋元祐六年馬涓榜進士舊志載
越王山記則云元進士如宋縣令高公南壽淳熙
七年任舊縣志人物類祠祀類俱書熙寧七年任
如貢士鄒復陽成化五年貢而歲貢類則載景泰
四年人物類仍載成化五年查永樂縣志俱載成
化五年如李士奇本縣上坊人彭壽奉化鄉人洪

卷之五

四

卷之五

三

武時舉本縣儒學教諭周霽陳自肯下坊人况忠
文從善舉人喻仲淵奉新鄉人陰鏡進城鄉人洪
武時俱舉本縣儒學訓導止載秩官而不載薦舉
卽薦舉一條止載周霽喻仲淵二人餘俱不載查
周霽嘉靖十九年歲貢類又有一周霽府縣志皆
朕隨查周氏家譜係嘉靖之周霽而洪武之周霽
則無其人也且周霽曾舉孝行舊志有傳傳亦載
嘉靖十九年縣令來公汝賢旌其宅愈可徵其悞
矣考洪武十六年十二月始命儒學歲貢生員是

治卷文集 卷之五

六

十六年以前俱舉本縣文行兼優者署本縣儒學
教諭訓導例必兼載而本末始明如薦舉類闕府
而縣志則載爲闕允登夫允登乃府之字也如教
諭農志科傳載其明而秩官則載爲訓導府三志
又或論或訓如吏員類徐廷相任巡檢查徐譜乃
廷瑞任巡檢而廷相未任如胡宗愈卽胡鑑小字
府志科第類載胡鑑縣志科第類未載止于人物
類載宗愈合二志而觀不幾成兩人耶如府志薦
舉類載胡旦奉新人官諫議大夫任保信軍節度

便查胡譜係信軍節度使乃德安人爲仲容作學
記之胡旦也故記云仲容縣人也又云查我宗人
未書景德四年保信軍節度使宗人德安胡旦記
其非奉新人可知然奉新薦舉類果有胡從道名
且但非作學記之胡旦耳如壽母閔氏乃徐本原
妻考徐譜生至正庚子歿天順壬午享壽一百二
歲縣志記云生洪武甲寅歿成化戊戌享壽一百
五歲今悉改正如周文盛通濟橋記竟將袁夫華
和豐橋記一截後段一截前段潤爲通濟橋一記

治卷文集 卷之五

六

和豐橋袁夫華旣爲之記止云夫華繼而新之而
不云有記如天津橋在縣治西北舊志記在東北
如頭陀山因司馬頭陀得名舊志載云神逐頭陀
至中會村頭陀知不免校水而沒從頭陀山後井
中出是先有頭陀山矣應云從中會村之北山井
中出今改正
一舊無明文不可意爲附會闕疑慎言作史法也如
舊志載倉城云相傳爲馮道之倉場又云馮道相
唐晉漢周皆在大梁而豫章之境特皆屬南唐道

不應有別業於此昔尚唐有馮延巳者其因然
馮氏傳延巳之苗裔而倉井皆其舊址然夫道不
應有別業于此其論是矣而後復為延巳亦何所
據而云然耶按史馮延巳以遊客于李昇官至左
僕射有弟延魯官少府監兄弟以詔佞得俸與查
文徽等有五鬼之目以為延巳安知非延魯耶且
奉新縣市有柴向書巷亦可指為南唐之柴再周
柴克宏耶至云每大風雨人多於其地得黑粒如
火燒米此與輟山箭鏃事相類因附辯于此

唐宣宗之遊百丈與處士鄰垣有布衣好書宣宗

乃憲宗之四子敬文武皆宣宗之侄宣宗初封光
武各怡勿時官中以為不慈文宗宴集好諷其言
為戲笑武宗尤忌之一日會鞠禁苑武宗召王途
見贈曰于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出云王可下馬
回奏云途落馬已不救矣請為僧遊行江表會
昌末中人請還京及武宗疾篤諸宦官定策禁中
始立光王為皇大叔又考五燈會元宣宗不止專
在百丈曾為沙彌于藍官黃葉禪師入藍官禪師

宣宗云不為佛求不為法求不為僧求長老禮拜
當何所求祝緣今借志載馭碑山駕山鼓樓岡等
名似宣宗因登極極在奉教矣即在奉新當時歸
胡亦止王爵安得遊稱尊號宜以宣宗昔經遊之
地而後人因歸而登極遂追崇之為正

李八百謂借志云洞門甚隘可側肩而入行數步
漸以高廣其深莫測第言其邪廓而已雖云有費
衆人謂之事竟未及洞中景為何若想當時載筆
者乃傳聞而遂書之耳今志所載余友潘子中也

唐宣宗之遊百丈與處士鄰垣有布衣好書宣宗
乃憲宗之四子敬文武皆宣宗之侄宣宗初封光
武各怡勿時官中以為不慈文宗宴集好諷其言
為戲笑武宗尤忌之一日會鞠禁苑武宗召王途
見贈曰于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出云王可下馬
回奏云途落馬已不救矣請為僧遊行江表會
昌末中人請還京及武宗疾篤諸宦官定策禁中
始立光王為皇大叔又考五燈會元宣宗不止專
在百丈曾為沙彌于藍官黃葉禪師入藍官禪師

祖孫墓俱在本縣之越王山富溪二處子孫世祭掃之又考劉氏家譜云春虛有別業在今分之靖安地俗名劉公庄有因而為葉安人者入鄉賢祀之意殆與奉新之祀月元公蘓文忠黃文節同意歟

一范公府志圖說云奉新之九仙百丈溫泉劍井固封內之勝樂殆未與于斯文夫奉新與斯文者願有其人纂修者或一時未詳也試以一統志及諸府縣志所載者言之後唐有羅中庸明誠兩先生著有宗孟集十四卷宋胡公价有漢唐龜鑑諸書元陰用光先生講心性之學明永樂間纂集四書大全多採其說明鄧公夢軒有奏議行世載在續文獻通考若顧府羣玉則文翰之流姑略之而不必以與斯文加也纂修者可毋慎諸

邑志續補

計田則

奉新田地山塘白萬曆九年丈量十二年定額人地數今日現在畝數科則而九年以前者則未之聞也余於奉化山中得故老所存一紙始悉其原委詳表附之今者官者知所自來也奉新原額田地山塘共四十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一畝七分派官民米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三勺內官田地山塘五萬一千七百二十七畝一分通融一則每畝科米三斗有零共科官米一萬七千二十五石八斗九合內民田地山塘三十五萬二千四百四畝六分爲上下二則上田每畝科米一斗二升八合四勺下田每畝科米一斗七合秋田每畝科米一升六合一勺夏地每畝科米稅米三升六合一勺鄉地每畝科米四斗上五鄉民田派上則下六鄉派下則其官田民地上下鄉局則縣市官田亦同則惟民田有上下二則是起科之重與蘇常無異矣新丈丈出田九萬六千六百

五十七畝二分一厘一絲九忽丈出給三千六百七十八畝七分一厘一絲九忽故以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三勺之米均攤於新舊田地山莊之內蓋畝數雖增而米額則仍其舊耳彼時上下鄉互相爭則而法城告絕無軍曹

行分守道王

委本府推官李

觀諸新集通縣青民人等審請酌定始有現今上下鄉及縣市科則志書詳載可不必重述矣水利關乎國計民生不可或遺志成之後地無負

不齊文集 卷之五

昔暇已亥新開接濟圳灌田五百畝其利溥矣吾弟有記記曰農事之重古與學校相表裏謂衣食為禮義之原也奉之北鄉故稱穰穰而吾聞昔取者尤篤石田即雨陽時若尚不敢望登給而况乎其在前年也前代因先大夫昔公先君子心赤公方動稼穡稍有積貯難以費荒全活無策而先慈覆穡人亦勉誠筆以續末先志勿替嗚呼言猶在耳惜兒輩時力不逮也時已亥春旱鄉里謀徙就食子謂後鄉避旱何如墾土及矣因無形勢趨

貨買田就田開圳迎衆流而順導之約可溉五畝衆加額日塋成吾儕有生路矣是年果遂有秋之願因名圳以接濟益助此也猶慮源有或竭復遠從大港築堤障水設牛車二乘灌水以佐之遂成巨澤至是歲有常獲若從天授咸相頌嘆息謂何其工于救人而善於補天若此其代有興乎余

不墜余先人之意云爾

爾後未獲登入而慮慮遠失傳昧此初重爰錄諸

不齊文集 卷之五

石以俟後之君子補載且可為重農風也里人閱誠記
一丁酉季安禱雨城隍祠本祠奉香火者有嘉靖志
一本余見寶雲寺條下有前鎮南師度昌學使閱
崇文鑄鐵像五十二尊於寺之西北併舊像十
尊共六十二尊等語又張公昭寶雲寺記云寺有
七院日觀音泗洲元興吉祥關四大慈等亦樂三
年泐潭巨川濟禪師鼎建殿堂云云今觀首尚仍
原名即祀鐵像處餘則不可復問矣壬寅余受請

慕修匠志未得此本遂不使載今又二十年復見
此志于廖君生案頭故筆之以俟後修者補入庶
我先德不致泯滅也

一捐穀廉價賑助公獎勸多寡不同實普民義舉何
可埋沒而自愛其心術也景泰五年有廖子煥余
鼎真各捐穀一千六百石又同時有捐穀四百石
者八十人

趙惟堂 曾以澄 曾永龍 曾錫胤

鄒伏泰 胡伯文 周 觀 彭 琛 任才疏

舒五愛 謝仲觀 謝仲庸 劉川誠 陸志童

李 越 陸福孫 呂仁哲 徐思中 艾惠性

吳希惠 涂景諒 洪 琛 龔子貴 龔南箕

廖益勃 熊玉莊 熊文謙 鄒萬鐘 劉伯良

劉付良 劉 宗 汪東明 陳仕民 李順孫

朱旭旦 柳崇政 許克釗 何孟津 胡 集

胡靜生 余孔時 胡萬哲 江思和 萬勝福

徐廷茂 喻伯宣 譚文禮 蔣廷義 鄒仁勉

高學文 劉 金 涂尚平 劉與仁 羅 應

鄒孔嘉 劉榮十 慶雲外 鄒善通 金時順

陸鞏陽 嚴與剛 涂伏賜 曾時勉 鄒秉燾

劉仲韶 蔡文靜 彭中仁 魏良守 張顯受

羅 鍾 余永莊 張秉懷 趙孟端 幸子方

劉觀受 朱躍淵 魏希旦 熊惟泰 張士敬

不知萬曆時黃雙川修志何以盡遺今得舊志併

全錄之以為好善之勸後之人幸無吝其筆墨為

望為慰

卷之五

題詞

五湖歌

徐子簡在風流文藻掩映一時造化小兒牢騷千古
詩典填詞借名秦木雖非奉旨之者鄉却同簡兮之
賢者薄賜吏三遷之陋結葶藶異世之知幻想非非
鏤腸寸寸矣生平著作頗多兵火散亡者不少偶得
此本于其快倩廖子珮齋頭餒梓行之使後知世間
有此一種嘆息愁悵之聲越王城畔呼之或出

治卷文集

卷之五

詞一

書後

書群英手卷後

某奇士也一日持群英手卷示余余甚卷熟聊說而
嘆曰此英雄度煇券也天生我輩間之山川不相
於一地其間機權不為無意卷中姓氏或耳聞或嘗
通好皆余所願執鞭者君子何幸招致一堂非
之謂之誰哉向使諸子懷安里巷無蓬矢四方之意
為辨論自好之賢便足老其一生乃能歷幾前風雷
車策以有今日聚耶蘭亭竹溪輝價得無少減歟

書蘇歸鴻集後

余獎甫垂時讀譚子制義喜其自以委績不倚今傷
古遠曠之氣屬透行間窈曲我思不能舍去後遂而
讀其詩疎疎辣辣天狀獨妙眼前字物而以性之奇
峭古澹出之倚闕者若以上劑要暗惟覺冷蓉而已
無論柳三變諸人心折地下即長吉鬼才亦將束手
又進而讀其古文則尤恢恢乎大絕岸孤聽移我性
情疑譚子虎中有千鈞力運筆驅思只如摧枯拉朽

耳斯時也余寂寥山寺意况都同老衲步履所吟
酬入帙書光烟烟月色皓皓互爲生映因嘆曰此豈
蟾蜍落于耶譚子胸中六月亦常冰霜數斛矣嗟嗟
寒不生物刻不容物譚子所以有香山之恨然其精
神陡立疑爲文章可更劫不磨天壤中自有一譚子
膠固人腸得不去又何必以爲譚子病哉

書東垣辯惑論後

東垣先生於文章一道不甚通達如應在上句者反
安于下句已論未終突引經文故理路不顯句語不
治卷文集 卷之五
清間之令人悶殺何況世醫心境原來清楚發露此
書只當水上一棒

書薛氏醫案後

今醫遇虛病不論有可補之虛不可補之虛動手便
以八味六味九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四物四君子湯
八珍湯逍遙散等印板於胸中且曰此立齋所至也
噫何其盲哉不知立齋官太醫所治皆朝貴虛者十
常八九彙其治驗編而成集胡可執以槩治不但與
張子和冰炭即仲景金匱亦可付咸陽一炬矣

書徧行堂集後

此金道隱先生脫白後所著也文氣清而古頓跌入法
情不免應酬之果讀至上薄王兩書大義不磨猶是
在諫垣時本色

治菴文集卷之六目錄

代文

自序

某母夫人六十壽序

某先生五十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某學某先生壽序

某封君七十壽序

某孺人八十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學憲某公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某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某先生雙壽文

某公署縣去思碑記

邑侯某去思碑記

內翰某公署縣去思碑

記

冊白社序

上某司李啟

明北京御史院左副都

御史帥公五寶墓誌銘

某母六十壽序

某母六十壽序

治菴文集卷之六

代文

自序

齊藤先生云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安能使之代文而代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其論代文之人則得夫而代文中一種苦趣尚未之及也世間頌禱之文必先借當今貴官大銜為謀文主代者不必與之習愛者不必與之習從空布想誕語蕩端若受者與貴官甚交好也甚親親也詞語聲口若真出于貴官之手筆也又或引出一人迺適串插謂之因親及親因友及友也凡文中一字一事反覆研搜有滯難疑者必刪之抹之而後已豈惟頌禱之文為然如代啓贈等文更皆漠不相識之人都於筆頭上摸出朱陳程戚膠漆厭寒溫則春風拂拂致稱爾則北斗裝裝申慰問財欲洽如小玉寫懷慨則激楚如燕柯其遇事推詞仍與頌禱同一曲折至代作祭文則又置身處地代人哭泣不堪之甚矣此代文中苦趣烏可告人而

人亦為從知漢士而非貴非隱不幸能文此苦自不能免亦不能文亦逐隊而入其中生平稍有數首本欲焚却然恐誣語萬端之罪無從懺悔不如一狀首出為許麟先生結案可也

某母夫人六十壽序

凡天地之氣必有所聚而後為寶光前以發之為星斗環為雲五色為嶽鎮川瀆三千以流衍於兩大之間非其貞元相禪變而後發烏能升和闕陵以悠久若乎故世未有根薄而肆厚者也出齒而反豐者也德厚者流光善積者餘慶古今一理如菽粟布帛能加一誇詞于其間也哉某母太夫人以名家子于歸我太姒翁某公公仁心為質擁素封笑傲蒼煙翠壁間當世莫不高之生五男森森玉立孝廉某其仲也夫人曾祖某公父子巍科肅宗朝議德獻王典職與學士豐巽等抗疏批鱗史策榮之夫人既為之曾孫女子歸後不殊寒素緜積倍嬰依常諧聲夫姪有晉下軍風無何公見背夫人身總內外之政慈教憚為五男贊襄師資以母道兼父道宗族鄉鄰賢噴夫人之賢明節孝為希觀也憶卯闈孝廉提書至夫人夷然處之有以祥瑞誦者夫人第告以立身行己課子讀書而已蓋某公之德厚矣夫人又能似續隨張之是德聚於家多豐享豫大之象而德聚於身亦

可說以余高之說而非夸是月某日爲夫人六旬初
 度諸戚交徵言於余余老人也雖壽幾武公而好學
 不憚相傾誠哉且今之爲壽言者辭必月倍風雲之
 春華人必金身玉妃之仙屬物必玉文玉光之珍異
 非是則不以命不律余愧不如世之文人第直書所
 見可耳因思九十年來所見天道之消長人事之興
 廢何可殫述如夫人者聚之與發錄黍無訛而諸子
 能推孝弟力田相與怡順一堂復能以廢爲憂者殆
 百不一二得也昔中國夫人性嚴而有法而能成其
 治禮文集 卷之六 四

治禮文集

卷之六

四

子呂嬰公之德器孝廉方藉冠冕南宮天祿石渠虛
 前席以待則夫人之德豈止大家畫範印致君澤民
 端必由之從此日晷日晷拜天子之榮以榮誠且某
 聞事也余又請侯操形管之編者

某先生五十壽序

今天下需才矣 聖天子審察求賢大破常俗如陸
 山樓王八海崇珠苟可命傳工與時弗計也故編檢
 詩草出之爲命靈藩泉跡外晉之爲卿賦所以示人
 不測者甚至乃求之未見副所求而且大副所求豈
 用才者一天生才者一天兩抱才者更自有其天耶
 此其故吾相與吾師某先生共相悅悅外矣年未之
 後余偶師之餘舟以去授邑未幾特蒙 恩召羅與
 考選此曠古所希觀者自顧毛羽抱慙未得令人益
 治禮文集 卷之六 五

吾師不置講道論德待讀經進執與之較海雅甫
 折疑爭言人所不敢言執與之較寔謂于文地志兵
 戎禮樂以及錢穀刑名執與之較論學成而考覈素
 吾師乎吾師乎蓋一代異才也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每成一梳冷眼別勝獨標俊秀海內稱其詞而想
 望其風采久矣是世才吾師也往吾自學使王龍友
 陸玉井侯廣成吳石梁張松騰諸先生試師觀冠是
 當路才吾師也師伯叔某兩先生博學弘詞同魁
 江右一守羊城一司理新羅與人論當世才必及吾

師是家才吾師也才宜過而不遇余所以然者路
每欲仰蒼蒼而問之說者謂天將老其才而大用之
耳此言足以慰吾師之過然未足以得吾師之心師
性至孝太夫人高年康吉師不敢遠離膝下有勸之
子孫者師嘗曰吾豈以三公易吾母哉今上親政
之初年師以歲進士授貢雍宮不欲應太夫人促之
而行及是對稱旨授余邑司訓立綱陳紀以士風
庶已任一時宗之者如子夏之在西河臺使者學使
者變禮之如剛風之在南平相驚嘆以為古也今同
西漢其夫人借登五十不可謂老在吾師則年方版
收人急安石之出以荅 天子之求慰蒼生之望則
師之所以食報于其才以應榮於夫人與太夫人者
烏得以目前一席為沾沾也哉若乃交梨火棗燕門
安期之說固不必廣為徵引請以俟諸公杖朝溫
公致政之年

邑侯某公壽序

古哲人以事業名當世而文章亦因之以名夫事業
之與文章際分而本合者也易曰觀夫人文以化成
天下壽大夫叔孫氏功德言三立並著甚矣文章之
不可已也予考之往牒文章瀕衍者事業數與駸肅
者事業振輝悼雅者事業端潔其合之之故若宮之
應函左推右引而累黍之不爽焉新吳某侯閣中之
麟壇老杜也大成一編久衣被天下翰子聖秋數言
其才於子曰吾鄉陸明槐豐而下不多其匹予遂於
侯有文章之慕久之射南宮策公優然首馬事業之
建已拭目望之乃者新吳令乏主選者會推侯子陽
曰侯雖未即出入金馬而誓寄民社主選者其有深
意乎而十餘年願見之思亦或少藉以慰矣顧子起
家肥邑令之甘苦願備嘗之而幸慰之中有不能不
為侯踟躕者何也天下事可自喻而不可以喻人蓋
莫其於守令守令受專城之寄治人者也以次受監
司之督成又不專於治人者也上之所以督成可唯
所欲為而下奉唯謹乎下之所以仰沐可朝上而父

難可乎新吳又疲邑也百度浸廢民志日偷張之而
外強中乾池之西江河日下其何以措手乎况積習
難破者有五焉新吳賦役重於他邑前者上下相蒙
互應壹偶日推月積南陽帝鄉多不可問一也戶口
不入版圖半詭托於時時爲避役通稅之藪二也丈
量畝地原使水噉草竊者得邀寬恤數年旋成旋罷
民甚苦之三也新吳中枯外腴吏胥棒一徹至咸視
爲取携之豪狐鼠憑城社竟願指守令四也邑俗故
家於諍毗睚小故輒作張皇之詞中人之產一朝而

治菴文集 卷之六

悉五也凡此五者皆不便於軍國民生者也侯至之
日悉廉得其狀一一反之而一一力以反之不啻光
弼之代子儀壁壘旌旗煥然改觀未幾江右劍當賀
典中丞大司馬張公祖承攝監臨慎擇文望隆著者
分試多士侯得膺內選江右右名宿賡鹿鳴是科稱盛
咸謂侯衡鑒之力俱多侯之事業文章加於人一等
矣然侯之所以能兼擅盡美者則又侯之才與廉爲
之也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雷霆鼓之風雨潤之霜
雪肅之春春秋秋而萬物忘於下者以其無私也侯

秉無私之智而選郭匠之斤故事無堅壁一觸手而
秦刀素然解耳是侯之幼學壯行文章事業一以貫
之豈但慰我秋水兼葭而已哉茲仲秋屆候覽揆初
度新吳士大夫遠問酌斗之詞於予予維是月居萬
物功成之侯而日月會於壽星之次諸君挹天漿於
馮川而登堂獻觥天與人其會適相符也交爲天下
慶也予不佞亦舉觴西向以相賀

治菴文集 卷之六

代

典與集先生詩序

先王臨天下而郡邑之祿有帥邑有長其郡邑中儀
設之出入節制之平反以及一切鉅細皆莫不惟
師且民而專之其所以責成于治師也者如是其
重也又適治民者之不得專于教士也而長官以爲
之副雖治民者可以兼教士而教士者不必其治民
則責成于教士者更甚于帥與長是也天下而
師之責歸天下而序序之也何也序序也者人才
之所從出禮義之所由定人才盛則中近其理其則
則以爲道也郡邑中可設而或置乎可無官以
兼政乎可不惟是清廟明堂之品而處之乎余
嘗謂其得德領于民社之艱難思惟行而莫定得一
清純坦如而河東海之講授得而講書氣必此於
詩橋梁水之間而且飲茲清休進其...
庶幾稍愜素懷耳無如志不獲酬選授新吳令弁
走一官于四千里之外此意至今殊怆怆也來新吳
之日署學政者爲某君瓌質清淑其州江名士鍾麻姑
之秀氣濯龍溪之錦踪我 國家定鼎初年君鶴起

應運江右丙戌知縣爲海內士咸北斗所江矣余來
新吳君已嘗學一暮謁 先師廟丹雘懸澀鋒拔干
霄君所建也多士克展斌斌質有其文君所造也余
竊然異之又聞嘗以公事相過君趨出九吐詞琳
珠容止肅肅如 鶴飛秋空松盤雲際對之殊令我神
朗急難不能不致惜于曩懷之莫遠焉今菊月廿四
爲君賦辭之辰諸弟子乞余言壽君余問壽之云何
有進而言者曰吾師豫章村也爲舟楫爲柱棟請以
此爲師壽有進而言者曰自吾師之錫于吾邑也月
有課程士得問業故新吳之文風一歸大雅請以此
爲師壽有進而言者曰吾師屬志聖學博覽弘通且
父對大庭其在張文儂間乎請以此爲師壽余皆曰
然然未知今 天子所以督師儒意耳 上念教之
不可不一也故官去其冗進取之途不可不嚴也故
解額汰其半教之責專則易子收成效進取之數寡
則易子見真才往江右號稱名都大邑者今子闔盡
晨星矣而新吳獨英彙如故則子師之所爲教者于
此而效藉以不負天子之明命者不更于此爾最也

其在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師之謂乎雖然其
君盛德大業功邁未艾謝子亦言之侈矣諸弟子曰
獲受教請張之金碧以饗兩壽吾師

某封君七十壽序

余辛亥某君之封翁某公以是月二十有二日爲七
十初度諸同譜戚友間前斗之詞於余余憶公六十
時猥承諸君子之明命曾以卮言博公引爵今公祗
上壽稱盛時之碩老核入世之嘉祥則公之所以壽
與人之所以壽公者當必有進而大焉者矣大之者
何大之以公之才也大之以公之德也余曩媿媿言
之以公才爲清陽明堂之遠不獲薦馨香于縣官退
而爲馬遷所欣慕是公才之大而世之用其才者未
盡如其大若夫勤孝友樂施與急公家里中以祭酒
雜之是公德之大而天之報其大者亦將以有待也
今又十年矣而公齒且七十仲秋某某過余余詢公
興居知尚舊決如某時家日豐于昔食指日繁于昔
昔前之玉樹日茂于昔暨元配某孺人和偕如賓同
稱難老天倫之樂事尚養有知乎此哉今欲詩各別
搆一語而不可得雖有可以壽人者而不可以壽公
公處其全而人處其偏公處其隆而人處其卑也嗚
乎公之得以獲臻乎此者果何道不從虛無以爲吾

壽考六十之言也公之壽考之德有以致之
耳而公壽之不可量余于是益徵焉夫古之徵壽者
惟主乎靜養生家亦有無搖無竭之訓余是之而或
疑之謂夫塗山氏之周行也在外者十有三年冠挂
不窮優遊不躡一飯七起亦勞之至矣而壽至百有
六歲於然古栢風雨以飄搖之雲霜以凌厲之長年
十舟岩之間而不可以數紀安見靜獨得而動獨失
乎而不知塗山氏之智以無事行之勞而太嘗不遠
也栢松枝幹干雲而根抵未嘗不深靜也公之才本
于德動而靜存華由質布又豈止爲一己之壽徵而
已哉蓋以徵其壽之大也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遍天
下河爲四瀆之宗潤及千里醞蓄愈厚故出必不窮
則盡大用公才而大報公德其在公之兩季家善基
抱經濟之備略上春卿而謁選天曹與家昆崑嘗抵
掌于余垣邸聆其緒論真一日千里材也區區百里
之寄寧足展其驥步諸弟標雋上之令裁極一時之
妙選南州人士無不噴噴慕氏爲荀氏公家之慶維
國之楨壽特進而益大豈偶然也哉昔王弼州史氏

凡見聞公卿世家闕闕之貴福履之隆錄成一編名
曰盛事述以公考之亦其一云余故一言之不足而
長言之以俟採風如先生者

某翁人八十壽序

南州某子當貴生八途之妙年懷抱利器來遊太學
下復攻書畫自甘一時聲稱斐然莫不以後進之
領袖推之然性允篤于孝友見其歌吟雅什時動自
雲南皇之恩而一切紛華之氣絕不入其胸次卓哉
某子彬彬乎質有其文哉一日同舍諸士晨肅衣冠
登軒再拜以其祖毋某孺人八袞祝詞求請此友朋
之吉道而人世之吉祥善事也願余耿在史氏而表
率予首善之地明爨倫以風天下非余之事而誰事
乎胡今

聖天子臨雍問道有恤昔年

卷之二

代七

詔曰下郡國孺人遭逢盛世得以首禮崇寵又余
之所樂道者也進諸士而賦之曰壽之云何諸士曰
孺人名族子少歸某公恪持婦道相夫克家無何其
公先逝其弟某先生槐科建牙武功南服千里迢養
而孺人視之泊如也生子某數奇而際草昧以文無
害起家累考勝任使頃已名上天官殆次公翁歸之
遊歎某子則其冢孫也匪敢曰才依夫子官海之下
而二三子之畏友也今祖妣以是月廿有一日年登

八十俯見四世而視聽不衰族仰姒姒咸有人瑞之

頌二三子敢丐片言布之凡筮子語之而嘆世操觚
為壽言者其言遲遲不足以行遠或張大之而不顧
其失實或奇幻之而至于不可核此言者之靡綺而
受之者亦覺其無謂而况乎其在壺以內者乎余惟
婦道賤坤坤之於乾名雖並舉實有承之之義焉承
以順為誌順以靜為本故大易取象莫匪象其德之
靜也今諸子所言徵其德之靜矣朕坤又非一無所
事事之為靜也凡名川嶺嶽奇雲異卉咸資之以生

卷之二

代七

舉世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恃之以立靜之時義大矣
哉孺人爾敷桂秀掩映後先抑奚啻珠之潤于淵玉
之輝于璞也歟而孺人之壽量於是而益微之祝之
壽于墨也醇之壽於亦也戶之壽于樞也蓋言靜也
孺人有其德則享其報開其先則昌其後孫子有慶
仰熾俾羣歌在魯詩非如世人之齋齋徒以年數為
壽筭者可同日語也余分居師位師之於弟子諷不
當以浮詞飾說與工鞞悅者競蒸績故質言答之若
此諸士再拜請書之而歸為孺人壽

邑侯某公壽序

新吳某侯是月十有六日為張弧之辰市內士大夫
文舉修司豈幣敬述父老至意走而具由令問酌
言于公以余曾觀風于浙東面也顧公不佞不文拜
辭請于月令啟誠而悉侯治賦如樂公為吳時
或以難治為言侯弗顧也下享其親而察苦詳視虛
其惡內者不以紛更見長應卒首不以時隨而應而
元滿之困以魁今令新吳三年矣歸而面生息遂
感愛字而親倍其官度將傍功助成器亦有餘而
若新發銷欽休讓誰謂新吳為難治也
侯其人耳然今日長州邑者幸而得新吳
之難有其者焉有獨者焉考成類考考成類考
賦法設別等及錙銖殺黠宵民扶誨類如
其短胥徒皆文乘間場竈此州邑之所同也而
所獨難者則在賦稅偏重耳不獨甲于南昌七印
以十三柳而合會之應無重踰于新吳者他州邑以
五十餘石之租始瓜額糧一石新吳則二十餘石而
糧一石矣他州邑起科多有漕而無南有四部而無

兵指新吳則兼有之矣往者粟值翔貴民猶得以支
且文今粟不生矣商賈負運民猶借以佐不給今商
賈坐困矣令茲土者繭糸保障將奚適從哉乃侯竟
而不弛嚴而不猛度盈縮為緩急新吳雖重困于而
大東所以不敢于野而悉索以充禹貢不敢負防風
民之愆也此新吳所獨難而侯能操縱如意其他諸
政事故出其緒錄自可揮絃而告成事矣方今
聖天子復唐虞三載考績之典適侯三年報功之期
將有不次之擢如漢世循良入為三公故事新吳其

侯之南陽黃侯年甫強仕講堂浮夸之詞不常登之
簡端本土大夫文學父老之意衍為四言用在綉席
其詞曰卧龍與衡曾題觀風才藹蔚起奕奕隆隆誕
生我侯孝友公忠筆仕新吳百里併稼催科無字交
以為功因地立法委曲俱通如牟尼色五光途融如
洪鐘响扣不能窮才既海大清操水同三載考績治
行龍從帝簡鉅條霖雨區中新吳人士口載碑豐我
侯之德峻極維嶺我侯之慶振羽維奎於萬斯年水

帶山崇

邑侯某公壽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春銜丘某侯奉簡書而令新
吳令且及替矣世事惟平治民惟清民熙熙如處冬
日中如負重者得息肩如大旱流金石焦土山而時
雨沛然下也是月廿有六日為侯覽揆勸度邑士大
大暨父老子弟族逆稱觴推能辭者先為會曰某也
可且侯之宗姓而年齒又最高遠徵及之余又烏能
陳陳遙謝為也雖然古之能辭者或放而失之浮夸
或瑣而失之補綴或矯強而失之夸鑿附會皆無當
于經世之數也司馬龍門繼左國而成史記之不務
其生動而循吏一編幾數人耳而文章亦不復有他
傳記之振聵以是嘆人之賢者能生辭而循吏之能
數數見也今我侯之治新吳也知新吳之民勞矣而
賦稅為尤甚先王則壤成賦上下有章新吳自浮賦
之加不啻誅之于兩而二三胥史復研擗于勾股之
中民命幾何箕斗之詩所以為怨也自侯之來調弦
不怠順時而歛民既免悉索束濕之苦而輸之公家
者瓜期亦無踰焉若夫棘木受記人以其榮是可知

卷之六

代三

而利也侯不為兩造播毒一以虛舟飄瓦視之久之
親毋失其為親故毋失其為故愆然而意消者又侯
之潛驅默化而人不覺也夫吏之為職賦為鵠首而
明先次之人之治之者有力可扛烏獲之鼎舉百里
而更調之有雅懷蓋公之風而不免子桑伯子之訾
孰有如侯之剛柔之克友也哉且為吏于今日有等
職而無專事賦稅訟獄專取也而事之窳鄙令以為
便而監制多吹求焉場蠹者因舞其文法頑頓之風
徒有嗒于陌巷則吏道實棘林非有道君子胡能望
治者文集 卷之六 代三
其履之坦也先伯陽有言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
自樸侯殆奉家訓以在官故獲上信下如取諸撝是
侯之居心治人兄乎濼洛弟乎襲黃世之執事管者
揚推其列次必將合儒林循吏為一傳所謂有真儒
之經術斯有真儒之政治學道愛人言氏尚有侍人
豈如漢之張趙徒以吏事稱第一己耶况侯年方留
從此而侍從移沃諷陰陽和元氣則冥靈大椿不在
楚與上古而唯守宙間矣新吳為侯之起家願侯毋
忘此日之危

李憲某公壽序

壬子春季予同部成紀某君奉 上簡命往督學江右而吾江右之新吳故為公起家地也邑紳士父老相與而言以公之管有親分焉今則有尊分焉尊之則不敢於邇親之則不忍于遠不忍與不取之心往來胸臆而不能決邑長者曰無庸秋八月十有九日為公覽揆初度吾鄉某大宗伯與公在朝共事久知公深而出言劫天下易往巧其辭以介吾輩侑爵予不佞諾其請蓋嘆新吳風俗人心之厚而公德之浹

治卷文集

卷之六

代主

洽于新吳者深也夫公治新吳教養殊績田疇子弟之歌頌之與人督撫臺使登之薦劄子秉憲中丞時已手核而亟進之然尚未親睹其才也及予遷學政暫公亦遂歸本曹之 命在事平反明允不以得情為喜暇則鍵署讀濂洛諸書清風一簾有如儒素有誥之者則曰明刑弼教豈今日可遂分途哉予心佩其言而實知公為大儒也未幾予晉秩南宮諸大典禮非得大淵博之名頌未足以襄厥事於是公復即祠部予見而喜曰公前云明刑弼教今可合而見諸

實行美勉之哉因與講求諸大典禮及文體士習公一一振綱理緒臣予不逮者甚多迨至江右督學之初下時去棘闈不五六月也公星言風駕首杖吳州併十三郡之逸才而大蒐之去汙登實注以全神

壬屬獲雋者強半公所得士藻鑑之聲斐然大江之西矣夫善射者不待舍矢已見於決拾善相馬者不待踴躍已占其神駿公將觀江右人文予亦得親觀公所進士之盛今其時矣由是試度南次蕭江源文大雅標峻峭兒困之峻舉滙而章北貢之清奇嗣

治卷文集

卷之六

代主

試吉州野江兩郡通今學古之士卓然振起時習厥靡為之煥乎丕變永叔南豐之遺規猶可從公所接而想見之而况魯郡之懷才待試者尚蒸蒸而磨集也倘幾幾幾以人事君古大臣之事亦古大儒之事公其謂之豐矚虛席待公之來豈止新吳為公之泥池江右亦且泥池之矣猶歎盛哉尊而逾尊將亦親而逾親天不以高而新其下及日不以遠而有所遺照自然之理也若夫壽詞予不佞可不贊及新吳紳士父老喜予言遂書之為序

當斯時也疾欲責之民而民不可問急責之民而現
在子道之民愈恐不可問因是不敢避法以下缺履
荒之出苦繪圖泣請至再至三蒙獲報可新英難代
其以疾爲賈父乎疾指日 內召余謁疾有日矣新
吳父老子弟於疾懸弧矢之日登堂稱觴慶疾也亦
以自慶也余故述疾功德之彰彰者以先爲諸父老
工給而進疾爵

治文集

卷之六

代美

某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少時讀書于新吳之千洲得同諸君子遊而尤與
某昆季稱莫逆交其時齒相若氣相孚不啻孔李而
壘壘之也以故夜與之分燈晝與之斷壘登山臨
與之推何甚題構草與之同席者亦若而年矣其尊
公某先生博雅名碩蔚然儒宗余數執經問難母某
宜人待余以家人禮飲食教誨視均猶子古圖歐之
風微何期于宜人再覲之今別去廿有餘年余以權
批先揚出膺民社宜人以今仲夏六日壽登大壽諸
君子多宜人之賢淑淑壽母之阿而遠問于余其意
豈泛泛者比哉余受書悚然曰某母吾母請得兩質
言之宜人少長名族歸于某先生事堂上則孝而篤
御群下則莊而肅待宗族鄉鄰則睦而惠操理家政
則登儉中乎儀節出入當乎平準不以煩先生之讓
讓也故先生得肆力于攻苦沈酣于經術而爲世之
鴻儒先生未獲遂年中遠見皆宜人痛先生之志而
深以負荷督責乎諸子聞其憐于學則拊心閱其敬
于業則色喜宜某昆季體宜入之心繼先生之業皆

釋駁當世而仲子尤為顯出也長公文宗先達修文
仲子權顯泰之難文抱世之奇略世之需之如策
喪也棄念宜人春秋高躬以養時其器清宜人安
之甲乙之間四方多故江右 幕府初開延攬英異
既守守令使看感薦其才引見待以客禮親與戰守
事宜參委照蓋季子未偶儻魁岸簡練論於中已亥
武備備守衢州介閩浙之衝用武之地也近屢建戰
功兵起已有聞帥之望矣諸孫王立王湖道風波委
雲端方來未艾宜人復享大年孫人世不揚義之福
冷老文集 卷之六

某先生雙壽文

余爰未燥時即聞新吳有某先生者孝友篤行為世
表儀所作制義古文詩歌浩賦莫測其壘漫翻手莫
窺其香醇海一代之鉅宗也家大人又每言吾鄒分
自新吳之王駕新吳有大中丞某公則先生伯父也
與先阿鄉同官栢臺立朝侃侃清節互礪今先生之
才殆饒有家學歟余心竊慕之迨甲午秋聞先生衰
狀首舉為范經之冠余亦得以寡昧附驥尾于年譜
中則居恒之嚮往兩家之世誼於是乎益為親切自
冷老文集 卷之六

履天之報施宜人亦可謂彰明而較著矣夫古之言
壽者七十稱爲上壽蓋難言之也宜人踰七而入耄
徒倏如常將見壽量無疆而交黎火泰生丁壽中壽
暇方矍矍于顏面枵腹所謂地行仙宜人其足以當
之哉余質書大略以報諸君子之嘉命且以展予昔
日登堂拜母孔季璽墳之世誼宜人聞此必輟然于
壽筵而不惜顏之醜也

秀才持本色設教圃而圍載酒問字者戶外屢相錯
擬徒往復皆忠孝大節立身行己矩矱先民之古道
匪獨族之人稱之鄉鄰亦不間有間言也若夫婉容
愉色先意承志以孝慈相承者某輩目見其三世一
軌矣在他人則希奇在公家則為恒事是吾某公之
為人祖父之德有以成之而內助之力亦不少也乃
先生之弟進而言曰族君子之詞錄吾兄之實也某
尤有所感焉方吾嫂之歸吾兄也某數齡弟尚在襁
褓先母多病一切事務皆嫂氏是賴吾嫂也平
某等穉也憶王母見背后王父卧病者二林兄就德
某等穉不事事嫂侍湯藥寒暑罔間王父將革強起
告天曰此婦賢孝積勞可憫願天昌厥後以報之賜
乎即王父此語吾嫂之賢孝何如哉乃請年社戚友
咸曰疎者之略未若親者之詳也聞者之信未若睹
者之切也余輩與先生交若飲醉間嘗過圃而圍先
生橋梓賓至如歸飲之食之悉孺人手調不以勞告
倦勤不以貧而有幾微介色先生晚繼任某不以非
己出而有二視余輩但知先生為天下士孺人為今

之賢男烏知此其且乎此故某其何人
知名當世則其子何人不貴天之命也人不能
已不慮于其公之一視哉某德之肅然起以素愿而
進曰公所傳者俗矣某何能益也然某獨有言
也先生與孺人古之有道人也不改教于富貴不戚
或于貧賤處中以遊于世而恬養其和交願以樂于
天而寬餘其慶古之有道人識先生與孺人特克當
之古今 聖天子雅意文學特命由外大臣引行
德教之書置之侍從以備顧問元生橋梓前華之
某是德處而不能則先生世人之所當于天下得某
大某是伴敘其源遠流長而無兀乎東西王之幻制
也某皆曰大史善矣先生孺人必願如前于大史
之言

某公署縣去思碑記

吏治於今日上之責愈嚴下之望愈無已無知恩者
知其難也久於任者凡上之所責下之所望而需歲
月以消息之乃有任之不必久如操器然能去其粗
澀如得雨然能深其潤澤此充難之難未易多觀者
活相讀書慨然想見漢世循良苦牧而下稱爲極盛
然猶未能取效若月如今日某公之攝吾邑也公先
作率蕭江制書院以造士興復先賢遺跡以風起未
俗政章卓如也及湖梁洪洞錯節盤根舍是而歸焉
則委上 天子嘉公循良第一晉公秩大夫分制筠
陽錫賜比鄰蕭江民間公來咸慶更生兼蒙及監撫
字備科交相爲用兩邑之民棠蔭繫思至今不替諸
徵夫筠陽專官也教鹽屬邑也雖夫庶養令其已而
定是核則政也何公之昔以能著也而不知公之抱
負優異蓋無往而不見頌也奉邑又與筠陽錯壤今
夏之宰日間公御憲符來我奉邑而奉邑之民素稱
公謂公必奉人即吾人而有以生我矣至之日公首
謁 先師頓首備率鼎建殿廡數十年未新之沮豆

以行己相勉而士氣一振民有屈鬱赴愬者反覆勸
導不事威嚴而下情以達至於送迎之瑣節額外之
苛求吏胥之靈獨一概罷黜與民休息然後知公果
奉人即吾人而公之抱負優異非人之所能及也且
吾邑最苦者丈糧一事 本朝行文以甦民困經今
十一年於茲矣議同築舍卒難告竣一時執役諸人
貧亡接踵幾不欲生公知之稔奮然爲己任數月之
間痛革冗費成冊歸戶不特執役諸人指可息肩而
有緡無田諸戶皆免節年賙補之累士民舉手加額
嗷呼雷動深山窮谷悉荷湛恩至乃百丈祝壤也
其賦重潔遵 功令不敢令其賦輕力查欺隱以相
抵補公德殆又及于世外乎方今 聖天子勵精圖
治求賢若渴內升外轉破格用人如公之治行一邑
一邑見長一郡則一郡報最而皆不以時之久暫
殊施也是何如抱負也余行見攝吾邑者以吾邑爲
郡民之疾苦皆不暇問上者事粉飾次者事騶磨民

幾何不極且困安得一日而歷百年之闕者
八八於吾邑以剛我百姓之望而少培元氣以復
乎故吾邑之士民借冠本能思公不置搆辱城府而
爲陽州望意猶望公來也余時習政計詎諸同學及
父老述公治狀而問言于余因樂爲書且以自勸將
于此知政法焉

治卷別集

卷之六

七

邑侯某去思碑記

新吳介在豫西層巒奇秀林壑清美甲諸他邑余嘗
嘗書西岑與新吳諸君子遊又未嘗不樂其風俗之
樸雅而人文之英多也乃攷郡乘遑遑稱爲難治何
也地使然歟抑操政者之工拙爲之歟在昔已然况
乎今日其難易又當有倍焉者今 聖天子勵精宵
旰百度振飭更因用武闕越蕩平滇黔師出百萬費
亦倍蓰一時大司農貯衝藹目士大夫悉心條議敷
設以阜財爲先務夫財止此數生不自天長不自地
治卷文集 卷之六 七

上登之邑令也令督之百姓故邑令者魯之所登集
而動輒見尤者也由是言之難治身日新吳而爲令
者非才具四應如穆之左畫圖而右畫方也性秉豈
第如千乘之綬刑罰而課農桑也奇異著跡如中牟
之雉不捕而蝗出境也未易爲今日之令也某侯山
名進士出宰新吳余時佐天官冢宰侯來謁甚恭與
之言洋洋纒纒詞觀當世之務甚悉夫士之懷才抱
異待試而後見洪鐘叩而知其響也寶劍在匣光芒
異帝望氣者知之余雖乏司馬知人之明而知侯之

恭也必能潔己以愛人侯之悉世務也必能推行而

盡利新吳從此有治人矣侯治新吳三年凡利之當

與不遺餘力既民事殆如家事官之當去亦不遺餘

力使民不祗席之不止跡其新序序駁文墨嚴守禁

以及聽斷平反禁除苛費諸政實足以生新吳而自

幸知人之盛不夷也去秋分闈校士侯出語人曰場

中彈料批閱者十晝夜每得一卷必焚香祝天非惟

避前冬熨質此初心毫不敢負耳於此尤知侯有聖

賢誠正之學問無苟且趨時之庸術豈區區百里才

哉昔夷簡爲潁川推官聖功卽以宰相薦之余今於

侯亦云無何報政瓜期而外艱謝事新吳人士爭之

於撫軍直指侯志卒不可奪但勉爲人士停舸數時

而已于是人士留之不可思之無從離石爲亭以志

諸人士熱維之意則侯之得此于新吳與新吳人士

之與侯非有挾而勢取也非有可干而說以悅也其

平日之痛癢與之相通而此日之人情莫知其然而

然耳誰謂守令爲難爲更誰謂新吳爲難治耶異日

者侯進爲臺諫卿貳自能以天下爲己任被霖雨于

于斯亭感壤于斯亭

內翰某公署錄去思碑記

余同官某公戊亥之交與余後先釋褐同讀中秘書
共長之凡視者若而年其為人也溫文而恭傲其吐
辭也玉寡而雲蒸嘗與進退古今人才洞若觀火而
論斷無不精嚴也與較兵農禮樂諸大典而考覈敷
陳無不源流之詳切也商時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
無不批卻導窳可寶而見諸施行也館中諸先輩咸
公輔望之豈止余儕讓之出一頭地哉已而以族繼
挂讓求于議例丞我西昌如眉山之使齊安好問之

卷之六

廿二

期泗水公無幾微介色而處之澹如余昔請告歸里
舟過重門坐公所榜楊子居泛觴道故之暇或遊
半而望雲西山或散步而嘯月南浦雖意致蕭疎
次浩落而公若未嘗一日忘用其所未足者今
以四方多故附髀思才命在京大僚各舉所知太傅
社公首以公名上奉有不次擢用之 俞旨矣而公
適承乏新吳新吳父老子弟附公轅留之不得謀紀
公德于麗牲之石而遂徵詞于余以余與公同官从
而相知深也夫新吳為豫章敵壤與而昌錯趾風

士時而不駛民多累于浮賦往官斯土者有數年而
不得其肯綮公視事方數月土風民習驟然指掌催
科不事歛村民于是稱樂輸焉以此見公才之敏民
間嗾睡小故輒張皇其情公受詞即訊請託不行銀
金不取故無情者捫舌近習楊窳之輩亦無由鬻其
奸而肺石為虛以此見公才之廉孟妄淫兩決旬妖
蛟四出翻石飛洩新吳之城垣橋梁田廬人畜半為
河伯所侵奪公繪圖力請不憚再三始獲報可以此
見公才之仁朕此猶語其常也是以越楚越用兵大軍

卷之六

廿三

會於豫章供億浩繁取諸各屬若驅民轉運異使
北人操舟其不致顛覆者幾希公獨身任之凡一芻
一粟悉發公帑市之產地民不知有供億之苦保其
家室笑語如常時此尤難之難者也宜新吳父老子
弟思之不置也昔公家誠齋先生作宰新吳號稱大
治至今名宦以先生為首稱公家學淵原有素抵治
新吳僅逾半暮民有九豎偏處之慕如此若得从子
其任其才之所見寧可更僕數哉公今行矣近 聖
天子之光出納獻替馴而至于公輔霖雨天下正今

日新其父老子弟之意也公譚其孰某已亥進士武
進人父靖山先生歿未殿試第一人高尚不仕世謂
之忠孝狀元云

卅白社序

某昔家千里駒也與其友五人訂盟事等大約做竹
溪之題金玉爾音之意居多余謂而嘆曰自古文人
不相下諸子英年便誰無我盟也而進于道矣雖
其志不可不尋也古盟莫繁於春秋惟存命一玷仲
氏有特起之文今盟莫讀於幽大酒食細改則矛盾
費焉吾未見有以盟善終者獨我友人不必謀而而
好氏已道不必共事而精神已到即泊厭相遠不妨
有社盟之刺蓋從風雨鐘雲渺渺滄海茫茫皆端中
其世道也其名山大川為據以玉琴書為信以
三墳五典為詞以四科十哲為神以自求道為事
是則盟之大者諸子自見及此皆不虛也人選選也
况諸子居同里業同師偕子和汝均為一社矣而樹
籜之亦允獲和平之聽諸子賦于言而書之為序

風和入... 游... 屏... 之... 春日... 雲... 益... 之...
 左... 恭... 惟... 其... 齊... 雲... 虎... 變... 洛... 水... 龍... 吟... 怡... 樂... 矣...
 臺... 之... 署... 錄... 名... 鳴... 起... 蟻... 窠... 雜... 殿... 之... 花... 散... 落... 紅... 香... 滿... 地...
 頃... 危... 而... 接... 響... 金... 門... 騎... 馬... 空... 直... 駕... 平... 老... 母... 慈... 恩... 深... 重...
 兼... 謂... 其... 清... 字... 益... 技... 精... 雕... 繡... 既... 已... 見... 于... 承... 明... 而... 才... 亦... 不... 凡...
 觀... 暫... 欲... 試... 乎... 吏... 治... 奎... 光... 射... 貫... 宗... 彝... 鼎... 之... 空... 懸... 紫... 翠...
 火... 雷... 燃... 屏... 共... 快... 樂... 塵... 之... 頓... 掃... 瓊... 閣... 為... 清... 同... 道... 同... 心...
 以... 告... 戒... 乃... 賜... 允... 惟... 暇... 矢... 阜... 護... 而... 彌... 致... 訓... 誨... 之... 功... 也...
 水... 以... 歸... 鳩... 雨... 滿... 風... 清... 坐... 春... 風... 香... 寧... 惟... 多... 士... 而... 高... 尚... 矣...
 亦... 化... 雨... 青... 豈... 但... 一... 隅... 其... 粗... 學... 雕... 琢... 未... 究... 幸... 而... 守... 其... 志...
 拙... 見... 頰... 面... 牆... 十... 載... 書... 聲... 歷... 苦... 清... 寒... 依... 夜... 月... 兩... 番... 歌... 此...
 囊... 羞... 錦... 繡... 少... 新... 詩... 惟... 舌... 尚... 存... 無... 資... 可... 策... 首... 以... 月... 以... 恩... 過...
 蒙... 一... 顧... 之... 榮... 茲... 值... 春... 王... 未... 遑... 奉... 滑... 之... 音... 心... 借... 朋... 有... 報...
 莫... 慰... 酌... 伏... 願... 播... 刑... 維... 迪... 敷... 教... 在... 寬... 勉... 音... 東... 風... 大... 道... 與...
 三... 陽... 俱... 泰... 遙... 瞻... 北... 極... 綸... 音... 同... 萬... 姓... 齊... 歡... 敬... 致... 魚... 書... 肅...
 行... 禮... 儀...

明北京御史院左副都御史... 公... 五... 忠... 志... 銘

大中丞左副都御史帥公在... 於... 苦... 次... 兩... 臺... 使... 旣...
 闕... 下... 禮... 曹... 議... 卹... 典... 今... 墓... 有... 期... 矣... 公... 子... 承... 錫... 以... 公... 行... 狀...
 求... 一... 貞... 銘... 一... 貞... 傳... 公... 傳... 里... 而... 世... 世... 有... 年... 誼... 公... 子... 與... 一...
 貞... 且... 威... 在... 震... 故... 不... 敢... 辭... 按... 公... 之... 先... 姓... 師... 始... 祖... 葛... 公...
 晉... 兵... 曹... 尚... 書... 避... 景... 帝... 諱... 改... 帥... 子... 孫... 遂... 世... 以... 帥... 為... 姓... 至...
 未... 真... 宗... 天... 禧... 時... 逢... 原... 公... 任... 江... 陵... 都... 統... 制... 卜... 居... 分... 寧... 四...
 子... 讓... 分... 徙... 奉... 新... 鎮... 石... 傳... 衍... 日... 繁... 人... 文... 蔚... 然... 興... 起... 如... 景...
 宜... 如... 應... 和... 如... 以... 達... 如... 揚... 以... 進... 士... 顯... 于... 宋... 如... 用... 昌... 如... 性...
 節... 操... 如... 爾... 以... 進... 士... 顯... 于... 明... 豫... 章... 遂... 解... 帥... 為... 里... 族... 焉... 公...
 萬... 曆... 甲... 午... 領... 鄉... 薦... 為... 國... 公... 車... 者... 二... 十... 餘... 年... 丙... 辰... 歲... 進... 上...
 至... 令... 淳... 安... 兢... 兢... 以... 清... 慎... 勤... 自... 矢... 舊... 例... 庫... 有... 壑... 求... 銀... 百...
 兩... 歲... 終... 吏... 以... 進... 公... 駭... 然... 曰... 此... 物... 宜... 宜... 至... 哉... 吏... 以... 羨... 餘...
 對... 公... 曰... 惟... 正... 之... 外... 安... 得... 有... 此... 御... 之... 不... 受... 逾... 年... 詞... 繁... 金...
 幸... 而... 操... 持... 愈... 謹... 傳... 厨... 蕭... 然... 如... 貧... 士... 所... 衣... 一... 褐... 袖... 破... 壞...
 吏... 言... 大... 不... 堪... 公... 笑... 謂... 曰... 剪... 數... 尺... 以... 易... 可... 耳... 更... 遂... 以... 一...
 褐... 進... 公... 大... 怒... 斥... 而... 逐... 之... 淳... 安... 去... 金... 華... 不... 數... 十... 里... 淳... 安...
 之... 氏... 常... 携... 米... 低... 走... 金... 華... 候... 公... 歲... 以... 為... 常... 及... 公... 行... 取... 赴...

卸金華淳安之民焚香泣送不忍舍去言不得行
其兩任善政詳在淳安金華兩生祠碑誌中先是天
啓初逆璫專橫要路皆其私人臺省諸公俱罹禍倅
烈一時言路短氣公甫試浙江道御史即憤然上圖
治必先審勢枚獎亟返所重一疏其稱重法紀重渙
汗重責成諸事甚侃直內有曰小人乘君子之器文
吏繫武弁之足窮鈞者不必誅棄綬者不必死典兵
者不計兵請餉者不計餉誰與 皇上領 勳 應 疆 在
皇上亦安用耶 辭 而相之土木偶而官志諸語
觸忌遂被謫時鄒南阜先生合九鄉疏力言大學士
葉公臺山亦密揭申救公行至保定一朝而 環 者
六回以謝恩即有疆事有慨于中入告 容 已一
疏言愈直不少阿是時公直聲震天下矣嗣是奉差
巡按直隸長蘆等處鹽課有增道轉均考成并鹽斤
專駐守傍衛巡五大款 轉 廟 建 道 御史奉命巡視
陝西茶馬關視三邊有停止更番歸并新師折班修
陞 通 監 糧 四大款 陞 陞 太僕寺少卿繼奉命催八
萬餉禁有可假催利名橫派累民有司素悍公手裁

無不欽服事竣起程復道歸省大夫人乞病不允復
命陞見陞左僉都御史未幾轉左副都御史公自歷
臺中以水鏡果臝指不勝屈如勤曠咨重紀綱惜名
器居元氣發重臣培士氣飭法紀革加派崇定行禁
讓邪子說不惟言之剴切而指陳時弊不避推責不
辭此誠亦言人之所不敢言也時蠶場多故上嘗召
對諸大臣稱旨者少每召公語必移時而眷注甚深
所例有外臣枚卜之舉廷推公居首公歉然不重當
已而捷足者先得之公勿動也屢疏乞終養有左憲
疏諫不得以私情陳請又佐憲需人者即出與取不
得以私情屢請之旨其溫慰倚賴者如此公在端重
質朴外樂易而內貞介居官以定心行寔政故淳安
金華之民越數十年而猶重新其祠宇尤難者當日
朝紳各立門戶意氣水火公正色立朝絕無阿比各
盡省地方有為逆藉建祠請額之疏而公獨執不行
即崇禎先帝急於求治峻法作威以示不測公惟忠
誠自矢上亦重之所以身名俱泰望重垂發豈非古
之所難也 臣 哉 公 諱 衆 字 我 一 號 五 寔 嬰 單 氏 封

茶人繼夢茶氏有茶人子承賜國學生娶歐陽氏孫
宋王來歲來寧來選俱庠生公生于隆慶丁卯四月
十七日卒于崇禎庚辰六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四
順治丁亥塋于城南之洪田岐山左乙辛向銘曰
孤忠一生傲霜凌雪獨立朝端泰天老栢有大功於
世道而天下被其澤遠今之名臣千秋之典則過公
神道頌廉橋立而海風冽

壽某孺人六十序

余嘗讀韓頌至壽母一詩而感當壽之人既以壽頌
其君而以壽頌其君之母可想見古人忠愛之至能
入八子之憲窠而代言其所欲非謙辭家可比也蓋
緣以養之封階以貴之章服以榮之入子遭遇風雲
致身通顯可自得而王者獨至於壽則莫之爲而爲
莫之致而致有天存焉又人子幾幾乎欲交得之而
不可強者也吾鄉某以孝弟名當世而文章之譽尤
著藉士林已庠之間年方弱冠與其尊公某年文同
其太學對策 大廷授官州邑非其志也歸而雙戶
掃序復際疆城弗請某公竟應少微之占某呼天莫
問孝慰北堂而勵志續述以弘某公之緒至其待諸
幼弟也又不殊廣漢之推讓平丘之闕切視世俗之
擇腹擠稚貽母氏之憂取當世之誦讓者何嘗軒之
於軒乎今某公元配甘孺人以是月一日壽登六袞
某於未能交得之中猶可借二三兄弟舞衣娛致稍
自慶幸諸戚友謔言致華封人之詞古詩則此村于
建安近體則追美于三唐名公鉅卿咸投頌之

鍾皇手麻姑之筵大約言孺人為鴻臚公簡參歸子
某公勤儉無侈服無貴容仁魯黷繁修樂中節以故
某公矯梓得以不同生產而沉憐于書史振鞏于文
苑為世之碩儒焉人更膠木下逮不以己有所出而
抑菑藹之榮故益斯之慶絕絕膝下宜孺人照樓之
綬自天佑之吉元不利此諸言華而贊核而該是以
壽孺人矣吾請更端而進颺焉豫章以兩宗無甲族
而居于雅溪白莊靖公後百餘年來以鄉會明經而
仕于朝者至今不替人文之秀煥于地靈雅溪分應
而文之秀煥于地靈雅溪分應
萃林婉婉奧衍不知其幾百里也有冠劍之大人即
有翠翹霞帔之淑女孺人生于其麓家于其所聚期
氣之鍾也厚矣餐荆渾之落英飲臨沅之帥井尚足
長生况受靈於山川乎孺人由六十而期頤固某所
欲得於天於母而余不能不為之代言其意也若夫
高爵大邑馳封尊榮之享則亦孺人家青瑣故物耳
葉風伸藉且暮致之叢余時備員銀臺進呈章奏不
暇於筆墨略書鄙語寄壽某是日其為不佞誦之以
為諸君子侑觴之末章云

余督學大江川右設士十三郡歲試再而科試一士
才之鑒識者望氣而收隱結者探研而得似駸駸乎
無遺矣夫獨有昌鍾子葵一試再試如規矩之為方
有定分焉有至分焉不可得而甲乙也進而與
其家學淵源代有名公卿稱柱石於當世矣其鐘
氏之風毛哉是余奉 召纂修明史列秩侍從同官
倪先生閣公中丞施先生硯山詢余江右所得士余
首舉鍾子以對二先生忍泫然曰此余等故友憲玉
之子也二十年前憲玉以古學鳴豫章往來二吳咸
相引重惓惓園曰吾鄉有憲玉文珩之子翁也公
等共識之余因與張雲藻徐楊貢諸君子共言交於
丘石城之間不意憲玉中年竟赴修文今有子若
此憲玉為不亡矣已又數年余卿 命典試粵東事
竣撤棘道出章貢多士來謁維時鍾子同學某某等
咸頓首言鍾母陳孺人於暢月六日屆六旬初度孺
人家世與鍾稱兩大猶泰之於晉也孺人為廬州別
駕孟來公季女慈惠端淑博通文史不幸三十五而

鍾子方在童胤司馬維紳公夫婦白髮在堂猶
 人痛天災之不起也。鍾天請代不得到股肉進救不
 得仰祈願從遊地下又不得此孺人以苦節而有
 今日者非孺人意也。今六十矣敢乞夫子一言表章
 惟惟某等捧為登堂拜母之祝。鍾子實世榮之余聞
 禮嘉歎而知鍾之所以得稱名宗也。開鄉銀壺鼎盛
 於前司馬發祥於後至憲王之文章行誼又為海內
 宗工所推仰。僅僅卯閏得列副車不能發皇其抱負
 而貴志以歿何人以公輔期。天竟棄蘭折之子。抑
 以物必藏而後救。陳水必浮而後盛。若乎及。鍾子
 節孝皎皎追踪古人。教子課孫。惟賢惟聖。且力行諸
 善事。孜孜無倦。色大自非。鬚眉丈夫所能。幾及者。語
 云人之所志。天必隨之。宜我鍾子卓犖。蕪林無為。四
 方而詩歌古文辭。邁往無匹。將復振憲王未竟之令
 緒。先大三世之清白。顯揚孺人之孝節。直且暮間事
 矣。鍾子以此自期。余亦以此期。鍾子勉乎哉。余
 日者發梓郡傳山左施先生撫治地也。復天子明
 命。歸賤史館倪先生在焉。兩先生以余從豫章。步也

先後必將有問。余但持舟次此稿。荅之余。同兩先生
 懸金管以俟。大書特書。舍孺人其誰。鍾子勉乎哉。是
 為序

冷菴別集序

巖頭禪宿應拜手



記得五歲入學堂，描朱時節念上大人一段說話，釋
 管拊掌曰：奇哉！奇哉！文不在茲乎？彼時同學少年齊
 發笑，從此把學庸語、孟五經、史、漢、老、莊諸子讀徧了。
 畢竟不能慳，上大人一段話，因茲習經論學，禪道悟與
 未悟，我亦不知。一日看白雲端祖作個山頌，謝郭功
 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也只是上大人一段話，不覺
 連聲奇哉，難得吐出馬駒，闢殺天下人，總說西天梵
 語，一口吸盡西江水，都道此土唐言先師往矣。一笠
 走江西，首謁冷菴于新吳市，裏輕輕敲拍火，迤雷奔
 出，謂人曰：雁行楊李，我恐此公不肯點頭及讀先師
 大宗堂錄，彙寫本聖節呼云：江漢無此佛法，我當刊
 行，手定一帙，見眼光橫起，灼然不近人情，惜乎烽火
 連年，冷菴以救時為急，我亦拉杖西東，此案遂不果。
 歲庚申孟夏，漸熱時，又劈面撞倒出冷菴別集巖頭
 才開口，不覺舌吐，此末世擊塗毒餅也，恐後不禁，寫
 幾句安頭上，持布鼓上雷門，為觀者笑，但要奉勸諸

君子熟讀上大人，到如瓶瀉水，看與麼說話，問人眼
 目，那帶人心胸，耶是作文模子，耶是說法榜樣，耶左
 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若有一絲毫與上
 大人一段話，勿相溶合，且莫忙讀冷菴別集。

冷菴別集

卷二

第...

冷菴別集序

百丈釋德珣拜手識

千古聖賢語言文字原是活的被後人以不活讀之
 以不活解之遂令千古聖賢抑向我鈍根處濬殺其
 禍更在祖龍一炬之上故世間文人才士求其精語
 下句活潑潑地者代不一二人何其少也今冷菴別
 集已告竣矣傳世無疑矣然恐諸人於有字處讀便
 與冷菴對面千里蓋冷菴此書却不從文字着脚要
 當尋源竟委於冷菴文中見冷菴又須於冷菴見古
 今求一切聖賢仙佛又須於冷菴與古今聖賢仙佛
 中見自己始是竄能讀別集者若只向書本上討活
 計蠅鑽窗紙終無見天日時縱造到雕龍繡虎也不
 過敗府之物久而不鮮有何益哉有何用哉然我此
 語亦不啻嚼中最不啻嚼者正好自擱其口免致冷
 菴笑倒

冷菴別集總目

卷之上

詩

序

記冊碑記

引傷

代文

卷之下

書

啓

疏

讚

誌銘

雜著

客劇
與魔說

問世小史

枯頌

冷菴別集

許選姓氏

仲石柱

許承登

饒蔚宗

許宇朴

張公及

許

帥翊皇

許來辰

釋有夫

許宿惠

釋元菴

許家徵

釋智圓

許典登

釋騎岸

許德卿

釋全一

許喬璠

門人何天錫

許昌

帥我

倫普

冷菴別集

卷之二

蔡若桂

小山

劉應棠

又許

陳言古

文在

全校

冷菴別集卷上目錄

詩

與若聞諸開士夜月 過却郵步處

題禪孝集 贈某上人

天寧寺夜成 舟次望雲居山

再遊越王山訪法堂禪師

同宿歸禪師宿鳳凰山

贈全一禪師 贈別果如禪師

遊雙溪龍門山兼贈法堂禪師

贈晴聲禪師 賀頭陀頌學禪師六方

丈 洪山塔院六景

東嶺文螺 西峯指頌

浮鐘引衆 雙樹迴瀾

怪石參雲 銀瓶奠雪

宿雙溪青蓮菴 寄蘊石禪師

阻雪九仙寺贈慧然上人二首

贈斷山上人 湖州弁山元潔禪師是

貽書問詩以答之 頭陀十景

司馬井 錫杖峯

分龍石 西峯鳥

鉢玉峯 雙溪橋

瀑布梯 九螺星

獻供山 祖師頂

途香林禪師入院三首

過大愚山有感 贈樸素上人

紙燕子和百丈遠禪師韻

訪宣梵石葉禪師兼贈二首

贈雲蓋元慈禪師三首

贈別茶葉溥融禪師 挽畊香敏禪師四首

百丈山 建塔

大骨 勸力

山寺偶成二首 讀翠巖古雪禪師語錄

有感作 五十仙紀勝

雨漏茅屋四首 梅花笑

風影 眼前光景

九仙寺蹟 白雲峯

九仙湯

廿六夜當除夕

嚼梅花味

空谷老僧擊磬

餓虎

明年又來

鬢邊斜插一枝春

寶雲冬夜偶感十首

製衲自壽五首和原韻

過鳳棲山同安寺禮方伯余公遺影

茶集冷菴

同安寺山門關帝像

輓百丈源和尚二首

觀音崖

贈有夫禪師

書麗道玄以舟載珍橐

數萬沉湘流事

喜贈蕭慧來往廬山紫

雷峯投天然禪師剃染

贈大梅禪師闕中

雨中書寄幽谷全禪師

癸亥暮春過幽谷步石柱韻兼呈方丈

謝慧朗上座送水侍者

心印禪友結團瓢於羅坊舊隱作偈以助其成

戲題寶雲十方寮

冷菴別集卷上目錄

記

夢中佛事記

九宮山記

頭陀山定慧禪寺碑記

百丈免荒兌支碑記

幽谷茶亭碑記

重修招仙觀碑記

冷菴別集

卷上

奉新閩 鐵晉公父草書

詩

與若問諸開士夜月

與汝西三人茶香話幾更荒但所言好願影猶為清
與正爾示爾語多不可憶半月寂松聲不可憶正是
時有會者度向松聲間請過去

過卽鄉夢處

兀然夢槐國仙凡一覺闕以予而臆說亦在有無間

詩

好。事。者。徒。作。刻。舟。觀。千。古。誰。同。夢。枝。履。過。卽。鄉。人。正。是。大。夢。人。在。

題禪孝集

呼余管城子撰君不世賢敢於碎玉後寫生向筆尖

這一筆還是摹他面孔還是自己何異昔聖師形以

夢而傳夢本生予意此夢殊不然君誠猛無敵相通

別有天同心人婚妻不肉戴爾六十年以此真實

心。誰。爾。卽。為。禪。撞。鐘。擊。鼓。冷。菴。上。圃。竹。自。參。參。圃。水。

白河洞常青與紫雲何有為

贈茶上人

一葉手中插香林幾枝撐翠柏月影是古溪煙
有此光光否面而慈風燥聲聲沒調絃生平何事業
擇拉德三千

天寧寺夜成

終年客寺閣蕭條架上殘經筆淡標燭盡不知童子

續更闌惟覺舌尖焦看來薄髮牽人任將個閉吾入

世清自道幾歲酬思松菊老謝人高笑芻花寮年

舟次望雲居山

空青幾片逐帆移孤影參橫逼淡垂山骨蒼蒼涼人

夢裏絲絲落悔華經輕舟退鴈雲千嶺清夜半明月

一池已自雲於諸大因憶此中餘嘆息願公已去後

何師 詞心 露胆

再遊越王山訪法雲禪師

茲遊未續幾餘年今日重登又一天龍象迥迥歸海

嶽規模楚楚中方聞雲深鐘磬全霄半峰頂陰晴

巖

世○慈○此○處○立○脚○諸○最○愛○柴○關○都○不○掩○頰○來○清○夢○到○三○
樣○

同○翁○劍○禪○師○宿○鳳○凰○山

竹○杖○芒○鞋○何○往○乎○求○山○問○水○行○于○于○一○僧○為○侶○一○奚○
奴○不○聽○吾○足○告○膚○痛○香○林○隱○隱○幻○前○途○和○南○掛○搭○髮○
半○屑○炊○黍○燒○鑪○夜○闔○爐○星○霜○在○戶○膝○在○蒲○盡○情○一○句○
驚○棲○鳥○不○識○主○人○喜○我○無○主○人○解○此○便○

贈○全○一○禪○師

亦○山○亦○市○總○無○方○奇○跡○看○同○電○石○光○芽○屋○數○椽○柴○徑○
古○青○蔬○一○團○菜○根○香○會○遺○宗○老○藤○樹○毒○又○見○巖○頭○梅○

別○財○果○如○禪○師

管○雲○一○見○遂○相○親○暫○息○山○齋○九○十○旬○鞭○影○常○施○蓋○卷○
足○蓮○臺○遙○接○愧○封○塵○註為作奉從○來○青○薦○非○凡○羽○直○
到○丹○山○自○有○隣○能○到○此○大○千○語○註為作奉莫○謂○吾○生○終○齒○葬○好○
音○的○的○奇○須○真○註為作奉道○證○不○須○寄○語○

遊○雙○溪○龍○門○山○善○贖○法○聖○禪○師

龍○門○千○尺○還○虛○天○口○約○來○遊○便○七○年○不○是○春○風○齊○着○

力○這○個○幫○閑○人○未○能○雙○寫○獨○凌○烟○重○重○樓○閣○起○塵○刹○
登○登○山○城○擁○法○蓮○從○此○震○威○都○一○喝○幾○多○脚○下○鴉○聲○
前○本會問口已震諸方

贈○騎○聲○禪○師

占○斷○雄○峯○已○十○年○今○看○眼○目○表○人○天○熱○腸○憐○我○牙○流○
血○神農氏擗○命○醫○人○草○毒○煎○神農氏拂○子○擦○空○雲○影○
影○滿○圍○覆○地○綠○烟○烟○幾○回○欲○祈○新○抽○柳○兩○個○立○關○一○
中○穿○有心

賀○頭○陀○穎○學○禪○師○入○方○丈

古○寺○殘○燈○不○計○秋○如○今○親○見○玉○毫○浮○道○光○的○的○輝○千○
空○洞○水○酒○酒○沒○十○洲○善○走○金○吾○柳○拜○下○鑽○塵○蜂○子○亦○
衣○摠○從○茲○莫○太○孤○高○煞○不○盡○慈○腸○嘔○不○休○

洪○山○塔○院○六○景

東○嶺○文○螺

光○翠○搖○如○織○長○年○不○受○凋○母○青○篋○出○格○相○對○幾○能○描○
無○以○為○供○西○來○指○一○峯○夜○深○寥○寂○後○不○禁○白○雲○封○

而○峯○個○指

無○以○為○供○西○來○指○一○峯○夜○深○寥○寂○後○不○禁○白○雲○封○

浮鐘引索。八百三千下。誰人得耳聞。三百三十下。頽他雙眼暗。逾聽似雷股。有許軒者在。

雙樹迴瀾

兩木遮天樹。瀾流致更幽。水煙晴鼻鼻。風月影颯颯。

怪石叅雲

怪石存秋古。何何氣槩橫。雲無留石意。似欲出頭爭。

吳道大

銀瓶真雪

銀瓶真雪。光五向。誰人能受用。無口者般般。

宿雙溪青蓮寺

溪聲不老千年舌。一度來聽一度新。真精更有超方。賞處孤壑絮絮話遊人。向燈光處會得乃是知音。

寄蘊石禪師

遙瞻巖碧白雲浮。宴坐空生花雨幽。自有春風好消。息若家洞口水橫流。

聞雪九仙寺贈慧然上人二首

展路行雲一枝飄。山頭鐘磬遠相招。窗前水叫寒風晚。賓主同爐覓火苗。雲凍合不開天雪。片桃花滿洞。填惟有道入真受。用推窗相對冷生煙。

贈斷山上人

諸方歷盡雪留痕。鼻孔撩天氣字尊。獨到龍門枯木裏。一刀割斷草鞋根。

湖州弁山元潔禪師建貽書問詩以答之

弁峯高聳六千尺。法雨法雲幻有尤。不識何時來絕頂。打鐵禪座懶獅王。

已到底垂憐不肯揮

如許頭顱猶俗漢。十年幾度負來機。至人真個慈無已。到底垂憐不肯揮。

匡山南嶽他年覓。山下龍華覆大千。只恐祖禪未了。足跡漫言移脚向林泉。

頭陀十景

司馬頭陀遊於海大師之門。語句難見於會。元甚悉。茲山一井其遺蹟也。後人就地結茅。規模猶小。至宗妙公始擴而大之。今戊戌仲。

規模猶小至宗妙公始擴而大之今戊戌仲。

冬余輩迎暉菴禪師開堂領衆其中遂成藥
席暇與禪師扶杖拾藤脯傲諸峯之巔相形
錫名列爲十景此山開生頭陀山靈寧得
不以余與禪師爲兩座主乎百世昔黃冠御
仲修求宋景濂作冢銘且曰孰若及吾存而
見之宋景濂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
不死余將托仲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
以不朽乎余於茲山亦云

司馬井

卷二

詩七

不須添蓋添舊自是味足醜酬司馬又逢典座飲盡
許方此中真味可馬而下未有

錫杖峯

天然尊貴特特却似飛來此方六環不驚白鶴一柱
終口雲藏露頭露脚能向雲藏中

分龍石

曲折東南北迂迴審視歸宗走破幾編鐵草鞋
同給孤長者千年萬載等箇如今且喜到此看

西峯橋

誰鮮面來大意水霜一塢稜稜慈悲對面雲峯角立
恰好法王股肱真見自

鉢盂峯

大衆吃箇甚麼鉢盂一面前覆却鉢盂
教人人腹飽砂子一粒全無不會吃者

雙溪橋

兩水東西分列長虹接渡無方只要脚跟着力徒勞
那時商量脚跟上正要商量

瀑布梯

白練一條直注階級不能拘水箭石噴是實判斷

者誰區區認得分明自然判斷公道

九螺星

天上何年手摘三三案外排班不隨流水走却頭陀
法令如山新新條令

獻供山

此山生甚珍異却堪獻供佳聲也因報恩無計全體
常年豆登知恩報恩能有幾個

祖師頂

山頭特露僧相誰為雜染如斯未生以前問取下刀
甸子祖師眉毛知之如前卷者以前自已眉毛上

送香林禪師入院三首

香林特特錄雲端枝幹青苔空際盤湖海幾多銅斧

子孫御束手眼相看正好紫

萬派俱收拄杖邊流洞水到門前留待赤梢龍擺

尾領他些子謂三千請受

網盡業業法王中天杲日放紅光從今錦水灘逾

意不許尋常把櫓航管師

大愚山有感

清池冷滄浸三千冷眼看他後裔賢解知恩懷祖

德肯將一信報三季知恩懷祖

贈樣素上人

杖挑五老雲踏破雄峯雪飄飄過草堂鼻孔無扭捏

本色在山人斧斤痕俱絕相對有佳倩春風歌驪閣

紙燕子和百丈遠禪師韻

刺藤細剪燕為裝挂向風前勢欲揚語却肯開非惜

口肯開不借巢雖舊有不候梁門風四時常在身無

口肯開不借巢雖舊有不候梁門風四時常在身無

掉獨立開看颯逐香冷眼應是主人深意別窗雞鳴

運木鷄長

羽毛色色巧成裝尾子又又翅子揚舊燕乍歸驚奪

壘新雞錯認喚依梁與醒大陌頭春草同清夢水底

蓮泥懶喚香似也非乎勞擬議不知誰短復誰長長短

訪宣梵石葉禪師兼贈

音祖曾經此地居燈殘五百幾年餘斷橋水咽行人

少野草花愁古道淤世眼盡從忙裏着幾跌誰向冷

冷卷別集卷二

中符已與音公氣方符石上拳開蒲坐看皇風一片

如

穿雲涉水歷巉嶮特地相糸一杖飄大樹堂中風漫

画法昌椎下响難描添燈坐破峯頭月此燈亮時苦

語心傷日逝湖逝湖何時不朕見而聞名俱不負風

泥來往續前標

贈雲盒元菴禪師三首

雲峯頂上結同糸一衆驚呼看小墨屈指廿年纔再

睹對君面目使予慙

芒鞋紫竹踏諸方誰不睜睛望戰場最後龍池雖手
毒却隨心見好扶強杯揚
盡效
一條拄杖長孫弓祖佛開聲立下風四海五湖雲金
裏葛藤不了恨天童

贈別茱萸溥融禪師

一別廿年矣髮俱帶白根社中推畏友註師奉邑人
世外復稱尊操節風愈古平懷野更敦此行留不得
大海看飛鯤

挽明香斂禪師四首

治卷別集

卷上

詩十一

年來幾度過明香寒卽燒爐湯卽湯眞德法已可惜
時人成世諦等閒埋沒老婆腸註子延若冷城別
遊明香註每舟行歸省必

不近人情鉄面皮天生懶病却難醫醫他自從一出

瀛山後到處相招只縹緲註師用法靈山歸隱洪

繼席註師

州三十餘年博山三請

三炷臂香徹骨眞千秋不冷此緣因如今欲報渾無

策祇向堂前拂影塵眞報人註我申予有問提之計

前燒臂香三
短以表之

深深拜倒淚縱橫豈是區區去住情記得許多曾托
事敢辭孤掌負前盟只此四詩前盟不冷不註師
常以身後事和托故云處更有未了事平時

百丈山

聞幾人之說積幾年之思渡幾溪之水越幾孤之山
乃得眞箇到乎其間親到一回始知朝尋古蹟倦歸
休不如樓頭月一灣光明自在更有石鏡海祖語孤
光浮露冷人顏正是一灣晴能鷺直相應去踏倒雄
峰頂上關人無開口處

治卷別集

卷上

詩十二

劍復百丈山普同三塔

建塔

牽堵千年客土埋惟餘荒草野燒灰與他重琢青
骨深山裏古面稜稜向日開

火骨

百千同穴我人忘雪裏梅花鏡裏霜自是慈悲猶欠
債長眠復起作津梁度人

勸力

頭提起煞威權斬盡稠林掃盡烟孤行勇里奇

高。泥。勤。照。顧。閒。時。好。辦。急。時。錢。慈悲心苦七個字手
一。至。時。向。額。上。可。作。原。
月三十日救急符子

山寺偶成二首

好。笑。人。間。歲。暮。忙。祇。綠。暇。日。自。周。章。深。山。不。涉。春。秋。
老。草。木。應。前。看。綠。黃。

兀。坐。虛。齋。處。已。忘。何。須。丹。棘。與。青。堂。昔。人。要。得。中。山。
酒。也。是。差。排。強。主。張。謝。得。茶。好。醉。中
人。應。被。喚。醒。

讀翠巖古雪禪師語錄有感作

高。隱。西。山。飄。若。雲。雪。中。寶。殿。已。彰。文。前。年。蒙。蘇。為。民
果。者。百。餘。年。未。

後。之。先。工。且。門。見。字。中。有。大。括。香。確。似。先。興。化。師
在。天。亦。傳。有。竹。出。出。句。真。同。老。克。勤。盡。把。想。長。管
世。掛。天。香。成。云。
構。柄。可。知。腸。胃。溢。塵。氛。任。他。一。筆。全。勾。却。只。當。黃。竹。
聒。耳。登。如。此。頂。門。具。眼。笑。殺。他。人。參。得。有。蘇。不。了
同。不。意。輸。殆。危。此。詩。應。是。千。秋。語。語。世。間。

五十仙紀勝

五。星。聚。東。井。斯。文。氣。會。光。羣。賢。集。大。成。何。若。諫。臣。壘。
或。擬。忠。貞。烈。漢。拔。臂。龍。章。或。執。倉。公。秘。或。傲。丘。園。菊。
大。衍。增。一。數。融。合。陰。與。陽。開。先。晉。逸。老。殿。後。儀。部。郎。

惟。有。監。司。公。衡。茅。會。相。望。烈。然。超。塵。俗。接。機。勝。照。累。

朝。夕。豈。旨。發。風。雲。日。月。乍。至。哉。三。聖。心。慈。悲。造。舟。航。
度。仙。乘。度。人。甄。陶。有。殊。方。如。懸。燈。鞠。火。紅。燄。千。丈。長。

金。忽。見。本。色。鉄。亦。不。批。據。王。化。向。之。甥。危。心。藉。以。匡。
吾。何。以。名。之。曰。古。大。醫。王。妙。在。擺。開。不。板。落。頭。甚。老
而。氣。脈。步。驟。通。貫。如。串。珠。

雨漏茅屋四首

一。間。才。屋。小。如。箬。時。勤。檢。點。安。穩。粥。自。是。君。家。不。例。

伶。天。晴。何。處。相。徵。逐。追。待。雨。來。看。漏。痕。看。得。真。時。難。
欲。惡。始。得。南。山。外。山。大。有。茅。勤。君。閒。禪。苑。壘。

雨漏茅屋四首

人。間。最。穩。是。茅。屋。雨。獨。欺。余。點。滴。逐。點。點。驚。醒。睡。時。
翁。不。肯。令。僕。睡。睡。熟。天。公。天。公。深。意。存。點。滴。醒。朝。你。
想。語。善。居。茅。若。還。滴。破。茅。不。留。笑。倒。虛。空。意。意。腹。一。
不。挂。茅。屋。如。如。

茅。屋。雖。然。致。冷。淡。銅。晴。鉄。眼。不。能。暇。這。個。茅。屋。一。個
無。斧。斤。痕。

特。光。管。帶。忘。自。招。雨。入。復。誰。憾。漏。點。橫。斜。捫。摸。難。落。
處。明。明。入。處。暗。李。后。主
情。的。毫。厘。差。矣。萬。八。千。莫。待。臨。時。

把。手。捺。
上。棟。下。字。均。南。北。瓦。石。板。穴。隨。豈。豈。惟。我。渺。然。茅。屋。

分息是雨是賊無端踏踏之來絲毫有隙
此則心在茅屋外眼在茅屋中
請君識讀及象辭生新去故問與

梅花笑

人見梅開笑梅見人成哭問哭何為傷心越酸鹿
不惜竹頭寒與人為眼目苦哉冰玉心千古一鐸木
說到此處祖佛欲出定了然此
學道人刻心語他人莫能解也

風影

大地風所鼓三千界盡浮可不出為人縱有寫生手淚
淡不能作濃既失其真淡亦是刁明何況欲取影大
海覓塵漚誰看見來漚或有尋跡風影空悠悠紅
一點雪恒何一沙流試問脚何着諸人口在喉正
此景六門首惟觸冷颼颼誰握須彌柱頰掃俱不
爾湛湛午三更春夏與冬秋和鑑托出諸人尚矚肝在

眼前光景

希風吹燒痕五十有二日靈清處處造化不秘密
行年所當行木馬駿不柱無舌人解語豈同官念律

春廣樂維摩諸奇語參五人九九八十一
九仙寺蹟

九仙寺蹟

窺翁一片閑幽地明月清風自管煙波石猶捧金
座谿橋仍像鍊蓋山蕭蕭黃葉當年雙履登寺此
日關見不是勝前識快我與同文書題為愛獅子
白雲間

白雲間

獨高琴泉鳴流
松時花
泉黛色
幾泓
底不
此全
實能

九仙島

幾泓
底不
此全
實能

六

一

得貞元何刻不生心真難消矣

嚼梅花味

菜根咬斷嚼梅花富貴清新入齒牙
豈待時來青子結方知此日足生涯前

空谷老僧擊磬

白髮髮髮老此丘深山閉目閱春秋
秋親一樵不借已愛

識虎

焚燒繼繼樞柙哺居飽常不足候常餘
至人會有龍馴俗然只是道人甲

法上下牽騎只當隨如許手眼得無驚

明年又來

有信春風去復回不須帖請不須催
因懷一片陽和意笑頷乾坤店又開莫是問羅王字店

翼逸斜插一枝春

非狂非醉逞風流放去收來却自由
不信但看巾子下春光滿眼入皇州道便是真風流

寶雲冬夜偶感十首

月上階堆白風來葉作吟一燈青對眼
却是老知心

內外

鐘聲有清韻繁多亦未堪寄言敲擊者漫自齋齋

打鐘人不識鐘聲故不憐聽者耳根

一年于此矣得失問如何案上岐黃業牛皮穿幾多

大經濟

閉人徒號耳忙客獨相尋及令維摩室嘈嘈有市音

雲在巖頭水在

亂離只兩字百億落坑中大家天心應不爾白捫頰

雙紅見本

宿卷別集

避地十餘處桃源信脚跟脚跟下桃源與河憐宗雅

子不識自家門註宗兄生治城六歲矣游之東面

數畝崔符宅溝塍已殺痕懸絲餘一命何力報君恩

可以在田為亂失業無力暗辭稅根昔人云

去家已五載方見汝書來隻影依人幕臨風起百哀

註寬在去家五載始書

借僕亦人子先賢訓久遵何期忘黍養多是怨家貧

此中有註時值

萬卷嗟無用空餘椰子身題香應有路說火不燒屢

題真

自悔五首和原韻

一生盡事利于今平以為懷淺不深一生受此口和

盤盤耗出無非求得我之心此心久已安竟尚

雁云到意矯乎今短短自甘不展深賴有知音相唱

和千條萬縷見同心千條萬縷在何處見乎以

嗟予讀古不通今只合買山買景深須知這便是未

命真不必取一袖隨身寒嘗被閉雲流水話知心此

少不待我老人在

過去休論且伴今盡人眼見有何添敢云外緣從來

特租莫衣避錯用心口口大毒然也

焉知來者不如今放火只在當人用力際有個趙州

年八十腰包行脚未休心此即是前卷真行

從來自謂詩大都是感也能能領取去

可自問况問人乎此是感也能能領取去

做道不是二府詩集中學來的也不是今日六

不如

題殿樓山同安寺禮方伯余公道影

方伯余公道庵捐金無筭復辟同安誠三生

石上再來人也今夏同袁子洽過過參聖老

和尚瞻其近影而讚之

公堂久已到心空翻轉同安復祖風要是王人逢故

物十方親切眼光中天下一人

官情如水志安禪先築茅庵風嶺巔高致至今誰似

得白雲一瑞聽啼鵲

生前不識老荆州齒影圖中禮故侯試看交羅金碧

色俱從心孔汗長流不是從齒圖上看却又是

冷庵別集 卷上 詩二

茶集治菴

數畝閉閑地鳩柴只幾杈寄塵安素業名冶作生涯

自月商良夜青燈話苦茶雖無圓頂相菴即是吾家

不作謙語不作傲語只平平說淡淡

同安寺山門關帝像

漢室關夫子同安位置新入門先見而一個好如賓

可使漢安王氣緊英雄甚慈悲特然真千秋幾多遭

劫辨把斷鳳樓津人向武安身上過

輓百丈源和尚二首

輓百丈源和尚二首

七十年來斷要津。摩醯亞目觀難真。歷分吳楚千江。
照世仰慈悲。四季春曾把箇。當面勞親道。亦將公
換叩關頻。前如今却似那。伽定鷄足山中第二身。
撒手長行話更鮮。生平於此見其全。看真刺雲樓。
掩惟餘月幢影。池空別有天。個個山眉愁帶雨。條條
水咽泣成川。真是報恩句子 頭陀畱下堪與秘。一國黃金蓋
大千。

觀音崖

懸崖深不測。過者恐俱生。惟有普陀老。肝胆為人傾。

其觀此不歲。非是浪作名。譬如岐路子。得聞親母聲。
可以無畏矣。助其脚力輕。若問的何姓。眉毛眼上橫。

贈有夫禪師

靈雷今古佛。手眼別諸方。一子稱親得。如君是穎藏。
採山爲隱計。袈相裂慈腸。應有多生約。獅筋續舊商。

書麗道玄以舟載珍藥敷萬沉湘流事

襄州龐老太。伴狂舟載家珍。向水颺世上。許多堪恨。
處何須繼富與龍王。直令龐公無盡難處。且待後人問一隻眼。

喜贈蕭慧行往廬山紫霄峯投天然禪師剃髮
汝上紫霄峯。要了極大事。不可如丹霞。聽人爲處置。
更莫煩雪師。袖裏携刀。至借路以經過。頭露丈夫志。
志立直到頂。益盡不須費。歸來有一問。還我天然句。
何不道早已全似了也。

贈大梅普闍至

不逐時波眼。獨光白雲封。定白雲。疆羶羊角柱。無消
息。春放梅花過短檣。

老火上添油種樹因

兩中書奇幽谷全禪師
劇淨浮烟徹。骨新法堂從此露。天真眼前珠網重重。
結盡是田中汗滴痕。

其二

已帶鐵枷重。不勝欲將頸縮。恐難能如今。索向啣牛
隊。拽鉅拖犁也合應。

其三

老夫久已謝塵情。每夫山間作佛民。好把客寮留半

留門楣貼簡治卷名

癸亥暮春過幽谷步石柱韻兼呈方丈

策杖相過正暮春
燒猪客至莫眉顰
為尋幾個山中
衲共語三生石上
因柳樛卓開幽谷
草棕攔拂盡未
時塵婆心更與
桃源別剎路安橋
待問津

謝慧朗上座送木侍者

冷菴有個同條友
寄住深山號活龍
勞子送來無祇
待當頭一擊且開
封相隨不是閒家
具識得何須更
點首六國於今
燧燄熄用扶衰老
代孤筇

白卷別集

卷上

詩五

心印禪友結團瓢
於羅坊舊隱作仍
以斯其成
新豐舊店主人還
檻外風光不改顏
漫道雲中安樂
唱請君先破老
怪關

戲題寶雲十方寮

大寂別開此一門
本為雲水息勞奔
何明參訪仙陀
客按作椒圖職守
關

記

夢中佛事記

癸子中元夕余發至一處如人家屋後中有青石天
井天井後一牆墻左一門門內一樓樓後簷與天井
墻相接接左一房百丈遠和尚坐于樓上房則其然
息處也樓前兩傍有過口過口之前又一樓如今之
所謂回字樓者余進與和尚語忽前樓有數神烏紗
紅袍從過口來後樓和尚起往止之其神仍轉前樓
而去余因神來亦退立墻門外見天井中一青衣披
髮沙彌向余索命左右數人繞之余不知何故數人
問之彼云此吾過經師也余質頑鈍不能成誦彼以
水魚椎擊我限命數人云此易耳自金剛經一卷與
之彼不愛願請百丈和尚上堂說法為解此難余諾
而進請蒙和尚命鳴鐘擷鼓余隱隱聞鐘鼓聲遂醒
後余上公車次年八月方歸九月間和尚由嶺昌勝
果寺回百丈暫寓寶雲余出告之故和尚曰吾在勝
果住樓方爾悉如居士所夢余悚然教請和尚就寶
雲上堂來此因緣了夢中佛事今和尚西歸余感悼

之下偶憶此事詳而紀之附以一詩夢裏機緣漫說
 空爲何樓閣亦相同心王不帶杯匙影燒草偏乘霞
 室風杖卓擊開千里霧鳴聲震破頂門聾斯因却有
 如斯果痛語諸君細細窮
附此一詩已見天下人
 解多少結恐百夫語頭
 尚未
 括破

帝者別集

卷二

記二

九宮山記

九宮山者晉安王兄弟九人遊此宮於此故名又云
 自下而上高峯九層故名此物源流起于學其地屬
 被不得草草者楚之大伯魁武寧界止三里耳此行也由武寧百里
 至沐高峯十里至黃坪三十里至宮黃坪乃江西往
 山之冷途也盤旋直上絕無下步可竹堦行者不過
 十之二三去宮十里有雲關吊橋諸險路痕一線烟
 霧出山下轍山脚不可以目覩一平竹
 數十里行人至此無
 不脚輕心戰惟恐風吹而去過此至寒婆墳則江楚
 之界也三里至宮宮名欽天瑞慶朱寧宗勅建四額
 也宮肥張真人肉身真人誦道清孝光二朝禱雨療
 疾屢著異驗載之神仙傳及本山志丙身甚魁梧外
 加以衣頭有髮簪小銀冠耳鼻頰齒無一虧欠兩眸
 輪郭完好黑白分明瞳子光炯炯射人啓衣視之兩
 指捻子午盃膝端眉前乳猶垂腹肅然但有一摺兩
 脚踏脚脚脚脚脚皆豐碩應起爪甲如生絕不同世
 之漆布者坐下有龍泉一區永不從本宮出於二里
 外之捨身巖由石窠噴薄飛落如數十丈白練

帝者別集

卷上

記三

與山門等云正德時寇焚大礎猶棊列焉門外有元
學士歐陽修碑字尚可讀也先是六都羅君我登山
進香代余禱禱歸方我告不數年而宗兄生今十週
矣矣子余遂以其驗也余因君我有前言亦欲往而
納遂買舟同行蓋不忍廢君我關切之意且得聽禱
五百餘年之委甄非為庸然山木亦不甚佳故記
不及之

治齊別集

卷二

記四

碑記

頭陀山定慧禪寺碑記

吾邑祖刹如百丈九仙白水慧安幽谷見諸燈史可
考也而頭陀之定慧不與焉據水口石鑄寺創於梁
天監二年余讀而疑之邑乘載司馬頭陀為百丈海
祖扞今宰堵而山怪逼迨迨投中會潭而從此山井
中出則山之得以頭陀名在天監三百餘年之後則
天監二年時不知山名何山亦不知有寺與否豈非
世紀毀通石鑄以耳傳耳支離牽附所繇來乎

治齊別集

卷上

碑一

觀餘九仙等名雖列於燈史基已頽為民居聽茲定
禁歷千百年猶巋然在望豈天龍八部之偏為呵護
哉亦如續之得其人焉耳乃考其人元以前無聞獨
至元戊寅上藍廣惠禪師受江淮都統疏請一振藥
之明永樂三年任持宗遠都寺永昭明智重拓前猷
而大興焉嗚乎自天監而迄永樂可知者雖此數人
然維持至八九百年之久而厥緒弗替非人為之而

誰為之子又二百餘年至崇禎戊寅在持三三長徒
 文虛映虛為舍循所善凌夷衰微矣時年如暮宿來
 自博山駐錫邑之成覺玉鑑等處高塔第一時雲龍
 鳳虎為砌大殿者廣州太守宋公元至城買回瞻僧
 者望鄉張公太樸也塑主佛丈六條樂自持便往來
 皆優婆塞李元吉也元吉字長安人博山每有
 以次方丈齋堂庫厨及學事堂清淨堂諸寮房靡
 不畢備所微憾者佛殿之後方丈之前砌老一塔居
 中不免諸方之檢點耳繼席冲公守之而不敢言務
 有賊心存焉戊戌冲公面去百度渺渺余與張子仲
 變意伯敦請明菴禪師入主法席而亦告遷於寺
 之左畔次年春詔之不可拂衣而退余又與張子恭
 請寶雲騎驛禪師續振微猷堪堪家又言左為寺之
 入脉不遷則常在將大傷也於是遷俗市畢而騎驛
 禪師亦拂衣而退噫何定慧之難居柳樹與之不易
 耶荏苒而至癸卯張子高定於予請舊監寺永和公
 暫理院事虛席以待補處乃永公一肩擔荷向鋤頭
 邊瓦少許生涯自佛殿方丈山門寮舍墻垣等五六

清養別集 卷上

清養別集

年間新者新之修飭者修飭之寺門兩水映流直而
 不曲砌尖而不圓又相度地勢截砌開導而堂荷遂
 然成巨觀焉余於庚戌仲夏登山眺覽喜溢于目
 不惜詳記之使後之讀斯記者知法席之閒有自來
 且以為住山者勸也

百丈免荒免支碑記

奉新之百丈寺自唐迄今千有餘年矣歷考其興廢
多因田賦不均者何也蓋山高則風剛氣寒則水冷
壤既不同則亦宜異調劑乏人名山削色矣余佐郡
筠陽聞其勝槩頗懷策杖之思以今憂承乏茲土適
丈量告竣歸戶期迫寺僧正觀遂有以荒陬熟之控
而以百丈山志及萬曆年間抵荒增兵之詳文為據
先是順治四年正觀報有新塔蛇形等上取共根十
有五石經今十年俱免徵派寺累少更今公正一概

治卷別集

卷

碑

陞熟愈雖為 國賦足額而不知擠寺僧於顛也且
山深人寡風重僧逃將恐現在成熟數項亦將委之
谿壤足額不幾折額乎余因訪之輿論僉曰建康之
誤遺可抵也於是果得下田九十三畝補糧五石八
斗又倣原百丈僧兵遺規以塚夫二名令辦髮僧項
文塘防外界計每年工食一十四兩零亦可究其餘
之九石二斗庶乎積荒可除世外緇流得以享我
皇清浩蕩之化日矣雖然猶有慮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行之既久得毋有吏胥舞文豪強

詞併以僧為違可欺弱可食而指遺荒以興戎措兌
支以潤私者乎考昔余浙馮景貞先生作宰新吳力
為此山補荒增兵殆十倍於今日兌餉一事三十年
後猶重煩王雷二先生相與振肅前弊鑄石儀門使
余猶得讀其遺文遵其舊例三先生之功真山高水
長矣後之官斯土者仍以三先生之心為心是則余
之所厚望也夫

設持法門之作自不可廢文亦
雖中有爾老之法是碑記正關

治卷別集

卷

碑

幽谷茶亭記

新吳通商為楚粵間道山環人稀舟楫之涉不通往來者幸勞憊於疲負鈔朱夏酷日勢如焚林徒旅暴行途中洋竭於內熱灼於外一身如大火聚此時無水以潤之樾陰以息之豈唯人受煎煎而中腸橫天者亦有矣胡君達可鄉之好施者見而憂之商於幽谷方丈全禪師師曰居士之憂亦余之憂也達可慨然以財師率衆具力縛茅寺門中置坐具煎茶注壺任飲者果腹已若干年胡君曰此可暫行不可久也爰購田寺左為工築土構亭於上遊前飛簷朱槩甃石瀾若干尺深若干尺四徵俠之以納亭中列徑可坐數十人亭之南北路皆培塿墁石各數十餘丈而施茶如故已而胡君又曰吾在吾任之吾後誰任之復慨然捐金購近寺之田不穉而常獲者三十石契約悉付幽谷常住且曰每年完納稅糧之美可貯為買茶之用今而後吾憂其庶幾釋焉嗟乎胡君神黨自好之士能以人之渴為己渴復為經世久遠而不倦不吝也如此雖在一隅一事而以推之天下後

人人如胡君則世界出裂熾而扶清涼其福豈有量哉幽谷常住當世世與胡君貞此願力於有永可也雖然胡君之願力已定者也常任世世與胡君貞此願力未來者也已定者無加損未來者不無廢與此今日勒石之意也余喜而為記之

重新招仙觀碑記

邑雲峯石上有窪痕如虎爪相傳支吳二仙跨虎飛騰之得跡也峯下有黃室相傳鄒公舉成二仙丹粒之惠捨宅所建以祀二仙者也按郡邑志文仙譚蕭吳仙譚綠齋唐太和時人章門有寫韻軒亦其遺勝又云綠齋乃吳世雲之子余於此則不能無辨夫世雲者旌陽之上足晉太康時人由太康而至太和大約年幾五百矣即神仙游行人世傳記所載不一而足何嘗有直言我為某某者乎此或當日號竿者之行卷別集 卷二 碑八

不特詳然其遺跡昭然在人耳目則大可徵而信也章門之寫韻軒即今之紫極宮規制寬特香火如新邑之招仙觀宋治平中改為真常其間廢興世紀廢遷不可得盡稽邑中數名勝者遺遺無其拇指四方黃冠來遊咸瞻戀而不忍舍去憶余壬午秋抄募其靈異策杖登訪棟宇雖不甚壯而翠竹黃花互映軒窓清幽餘日任持張子含真道貌偉然長及腹腰現魂如叩鐘余心識久之不數年間舍真危材大創前建一三清殿後室奉文吳二仙御公主人在為

精舍庖福頗極穹窿工未及完舍真羽化世路多艱諸所未備後嗣遂因仍而苟且豈不惜哉迄今又三十餘年舍真之孫 余族弟也為人弱不勝衣與人言粥粥不能出諸口求丹粒於鋤邊嵐藪少許凡舍真所缺畧者槩加斧藻補建三元宮於右增構山門於前前後左右悉蔽以瓊甍巍巍堂堂蔚乎鉅觀鄒公張子共相撫掌於碧落斷可知矣從此百十年後有賢者以似以續輿寫韻軒東西並峙二仙在天雲旌鶴馭實往來鑿照之 日不朽者文章幸為我

記之○余○曰○然○郡○志○載○宋○乾○道○間○邑○若○陳○寅○有○真○常○觀○記○今○文○不○可○考○而○記○者○姓○名○猶○靡○傳○簡○編○令○人○因○有○記○而○想○見○當○日○之○盛○記○亦○烏○可○已○也○於○是○書○授○剖○氏○錫○珉○石○為○他○日○考○典○廢○者○之○一○微



治卷別集卷上目錄

序

真教堂詩序

玄社序

辨香庵緣序

雲樵遜社序

感應明發序

正譎錄序

刻語錄緣序

重刻柴林語序

蔡居士序

宣梵院緣序

雲蓋元菴禪師語錄序

刻百丈清規緣序

成覺寺緣序

送有夫禪師往鳩江序

金剛會緣序

漱蓮菴緣序

募建關帝閣緣序

潭石上人緣序

募建靈仙觀緣序

延恩寺緣序

募修仙遊觀緣序

大梅禪師語錄序

七堵宮募建

玉皇閣序

清涼旺禪師語錄序

重建百丈師表閣緣序

太平菴募米緣序

修改寶雲山門緣序

重建延恩前殿山門緣序

治卷別集卷上目錄

引

募飯僧引

施茶引

幽明鐘引

募米引

募修佛引

募修大悲像引

贈北雁上人引

募靜室引

修富溪金湖橋引

書葺殿會引

題道菴引

阜沿菴引

募修羅漢引

治卷別集

卷二

治卷別集卷上目錄

傷

募燈偈

募米偈

募施茶偈

治卷別集

卷二

題詞

豫章西山香城寺志八則

序

真教堂詩序

詩道難言哉。無才者不敢作情，不曠者不能作才。與情具心，曾不淨者，雖作而無可觀也。此是作詩源頭天下遂無幾作詩之人，而詩圖乃荒而不治。然詩道至今存者，以制藝為吾儒專業，詩則合三家攻之，其墨未有不振稿舉者也。若開禪士，任余邑十餘年，皆掩關下榻，澆蕘冥坐，以自參究。種子詩人有以詩投者，亦不惜把筆和之。其詩又黜才與情，而一本於性者，夫詩本於性，非無才與情，正才與情合焉耳。詩人無不與處

丁亥仲秋，余偕張子扶長，偶過若聞詩舍，時山容蕭瑟，爽人鬚，肩以兩人，閉心索其全稿，讀之，因相與嘆賞。謂有詩如此，亦振稿詩墨之一勁隊也。使之沉光，狂庭不拭，以華陰土是誰之過乎？乃選付諸梓。人氏雖然，若聞心落秋潭，悟空巖雪，方將一枝特出，覆塵天下矣。區區詩又烏足為其道哉？又為若聞說洪不是世諦同互

玄社序

陰道人儒而老於玄者也年幾望耄嬰鍊殊甚望而知為有道今更欲築室山中招集同志相與究竟玄此之與字曰玄社而問玄序於余夫余固勞人也雖未窺熊經鳥伸之術不無枕流漱石之思而時莫自由碌碌半生實有道所塵土眎者安敢強作號嘵哉雖然道人因請至再余不得已妄應諸公亦姑妄聽可乎道家所謂真人以其純乎陽也一語識純不真則有亢陽之悔故左郭之流即曰兵解亦難云不罹

時忌矣道人固無慮於時第欲求地仙之訣符龍沙

八百之識不知此語荒唐千百載矣惟管登之先生

忠孝奸邪之說一語道破近有黃冠者流冬衣絺絺招橋過市而高自署許不知於純已左也茲純從煉陰而得陽從胎陰而生陰盡則仙陽盡則鬼道盡黃庭秘旨二語烏容偏執乎所執一偏宜旁門多端偽造其說出而亂之昔顛仙在釜寒氣凜然呂公一黍黃龍遂空所有正善用其純者也余不知道應作此解以質道人中同志者至鋤茅創構道人自有機緣又無俟

余曉曉矣一筆了却

玄社序

卷上

三

啣香庵綠序

啣香庵師受印於礪山雪老匪影孤岑遁跡城市已
 二十餘年舊秋天界浪杖人命人走千五百里書幣
 踵至情詞諄切囑禪師主傳山法席却而不就斷如
 也網俗道流咸相驚詫禪師竹中必有一段難測
 其實已和盤托出自是我輩鈍置耳文雖回互語却透頂今夏
 一瓢一笠週新吳之掛錫舊處吾友王子旬菴暨諸
 優婆塞第子謀為禪師結茅拉余同事乃相地於邑
 之蘆田坐山面水龍砂擁護誠一勝境因嘆此山自
 有天地以來塊然土阜遇波斯生百始聞人知為
 山幸矣余不獨為山幸下交有五丁禪師昔拒浪
 翁之請今受我輩之託亦不煩簡難易之別蓋深為
 我輩特生悲願不心山者幸以自幸者轉為
 此方之人幸也之佛入定文殊極其神力
 而不能出口以十地菩薩鳴指一下而出之禪師
 之留彷彿是意一語結出脫力甚高同志者其踴躍歡喜以相
 與有成可也

雲樵逸社序

道家大旨摠標以立之一字蓋立之為義其境幽其
 途渺其勢逆而象墨立之時義妙矣哉通徹貫中故筆端無得
 老子猶以為未盡立而進之以又揚子雲著易尚嫌
 其徑也立而冠之以太由今以思昔人其有退藏無
 已之心乎一語道破故嶺帝在位下有廣成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似皇古之天下又不徒以力牧夔龍重
 也自有此二三至人隱跡丹嶂棲息黃庭舍元養氣
 請陰贊陽留太和於宇宙而世人于于靡靡享其福
 利而弗覺耳能大議論後世分門別戶而着之曰
 立教入其教者達達以異目之是何徒求於身以外
 而不求於身以內也余鈍根樗質已去卦爻之半從
 此不返照修補瞬息統陰陰為坤坤為土人而土也
 可乎哉一語大易却在此段句中然觀天下誰無
 為坤為土之懼惕傷此懷同舟者誰時有某某先得
 我心一約而乎余得請似立之義質之諸子咸曰朕
 于是謀居以養之故像以尊之邑有七塔元宮之西
 偏古此若亭處高厥空麗可葺而聚也道之呂祖猶

得之... 總以救度衆生爲念我輩欲濟生死之
流浪者奉祖師爲長年可像而尊也各願出母頑少
許治卷子作序述其事非敢謂口能辭也即以廣其
義而志其會之勝焉耳

治集別集
卷上

感應明徵序

古聖賢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正欲人從儀象未判時
無動無靜無出入包括十虎渾含萬有然而難其
人也不得已而立言垂訓猶是教人念念慎獨循着
爭先無柰世人舟離古岸箭發弓弦逞醉象之狂痴
作開眼之夢孽業識茫茫罪積須彌而不可救藥于
是聖賢顯爲科列直指其狀以告誡而禁止之嗚乎
聖賢之心亦辛苦而曲盡矣余友劉子大生馭之慧
業文人久已棲心白業今暨諸同緣合梓太上感應
篇一卷而又自諸史百家稗乘野記以及日見耳聞
廣加搜輯分門成帙使人讀之不啻忤遊聞雷踵頂
震棟後附功過格又如案列參砒切切詔人服此則
生服彼則死凡起口者稍一誤接禍福立判誠哉太
上之功臣而濟世之良劑也刻成余焚香拜閱見其
逐句卅鉛標引旨趣復闡出已意推敲筋節覺真良
者祥磨威風生人仰止克頑者庭棘軒藉刺人眼目
自非婆心真孽局能使上下千載軌跡飄飄生動于
楮上毫端哉因據雙王爲地獄罪人說偈云汝得人

身不修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愛叫喚
苦者欲何為奉為是篇開經得語恰相警痛余願世
人儆之戒之各各蚤願脚下毋失足於碧玉階甃見
誦變王取呵太上并負茲刻一片慈腸也若夫感應
之徵前後公鑑已鑿鑿矣予不必屋上架屋
起處說也
源頭極大極真後半人題却又說得
極利極切立言警世勝轉一大教蘇

正論錄序

頭陀定慧古剎也開拓而某新之自宗妙老宿始嘗
時有起而觀銳者妙老弗與較因為壽塔于後堂以
顯之大妙老過泰諸方身為律主豈不知叢林中無
此規制且塔必深土此則浮砌於塲磚之上不惟視
塔為背而意亦可知已後妙老西歸于會城門人左
右袒其中有脅以兵威者遂至入塔議嗟乎其常任
之罪人乎抑妙老之罪人耶予愀懷久矣而未得其
會也舊秋方丈乏至公請辨菴禪師入山登座大暢
宗風明菴禪師者得法於鏡山而受維染之思於妙
老者也入山未幾子遂與方丈遷歲時有前不當遷
與不當如是之速遷二說師之未嘗不各有一見無
如其見之謬也孰知以一寺而言則前殿佛後堂塔
佛祖可欺滅乎以一室而言則前為塔後為方丈生
死可同居乎以常住而言則千年常住一朝僧可容
一骨委占乎况今遷者以子而遷父以檀那而遷常
任僧豈容育漢浪語乎予耻為之辯又不得不謂不
得已出吾往返數札以正之
見得首長說得此
宗老誤也

易得此文也

卷別集

卷二

序

刻語錄序

古德曲為今時垂一言半句字畫現成事物不別雖
 滿肚詩書人對之如一座須彌山宿物此何以故
 蓋緣我輩欲以實法遇之宜乎水炭之不相入也百
 丈遠禪師洞宗大老今之古德也四居大刹接物利
 生不得已為諸人畧放一線夢兄久待巾瓶於口角
 邊拾得葉而成帙與予商付劑劑余不敢獨為虛空
 釘擬因公之同門諸老輩且願見者聞者無作實法
 會若作實法會入地獄如箭射為諸人說法已無可
說矣諸人還作實法

會
未
身
年
未
上

序上

香刻柴林語序

侍御業心航先生出守豫章按部分寧道經百丈余
同各賜道公員等往役雖不敢當百丈主人亦猶行
古之道也先生旌發余輩盤桓山中者數日偶於騎
師方丈案上得久嘿翁柴林語讀之驚快謔歸幸業
剛十二首搜得集增一首付之梓氏久翁常寂光中
得毋嗤猶子為多事乎實已昔翁州公曾洪覺範一
削髮苦吟措大耳聰範師果香塔書載不過欲自為
文人長價適是向明眼人前納敗缺也文人柴林語
有日者錄語之語其為介州公後車簡志上之
自敬天極地水語不出之候乎

蔡居士序

天地間有夢國焉妙絕城郭人民與世不其相遠古
今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有兩也一自華胥氏辟其疆
大稷建其號莊周子願受一壓而為氓希夷先生委
質服采其餘罕有造其國都者中間劉阮一輩泥洞
于解丘跌蕩于繩檢已自別立一中山終成屬市不
能步蝴蝶華山後塵者蓋有意與無意之異也門一
梓余友蔡居士夢已身為朱大士轉輪夢圓地親香
樓引至再至三夢松竹長春子化一道人長嘯贈歌
有意乎無意乎余不得而知也不迄問其語錄據
居士見地入枯木堂堪置一座視世人種種斤百丈
樓下矣噫那昨更那昨想居士人到蓋山余何必向
夢中說夢清夜純聲夢現人何

宣梵院錄序

宣梵禪師為靈岩嫡嗣先任艾城之法昌三載今遷
任瑤城宜梵幾年矣裁雲補屋引月為燈依朕是
與十八高賢圍爐打坐家法也已酉季春蒼頭回自
高天携澄心元禪師書以龔德莊見囑余亦無從着
手不半月間有從綠上人行乞新吳已廿有餘日從
綠不知余余亦不知從綠萍浮水面兩不相知却是
知世人終日熱鬧不
休多從這裏錯過一日持版過草亭偶見版有宣
梵字樣延而詢之進及魚雅聲應清辯可以見表知

宣卷別集

卷一

序十

真矣其人偏到少焉出禪師語錄讀之竟一日夜
真宜梵古佛放光射到此間焚香遙禮讚歎莫窮從
緣因乞一言為行遠之符余應之曰寶蘊深谷望氣
者跡之况置在五達之衢豈無波斯者價乎自有力
如五丁者為宜梵豎幢上人珍重為之斬新裁裁好
文字在無浮
氣中
做出

雲蓋元菴禪師語錄序

雲蓋禪師廿年前與余稱同參友以毛麟角早已識
之胷中嗣後破幾鞞草屨歷吳浙齊魯之區游于天
界大覺靈巖諸老之門無不入室期之最後走龍池
函蓋相稱服膺三載龍池以化緣將畢付以大事且
有十年莫輕出之囑一時見聞者未免攘攘如黃梅
之五百僧况乎吹聲影之盲流哉此處要着眼
乃作者正意禪師
返掉舊隱匿跡澄心樹棲澗飲又十餘年始開法于
而昌之雲蓋懷中拈出瓣香少薰龍池鼻孔龍池法

宣卷別集

卷二

序五

道從此振於我西江矣都吳著
乃何子辛亥仲冬過余山居
盤桓道故侍者出其語錄諸集余因得卒讀而序之
然又不敢以序人語錄者序師而直述其行履法系
梗槩使世知法乳之由來而艱楚之倚藉如此也此
正文可知凡作文要認
定題目無開言語也若夫雷轟電掣之機透脫綱
宗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此尤足徵師承有據而淨
沲之源遠流長嗟乎雲蓋吾將見其蓋天蓋地矣大
覺斤提之命於是乎益信絲毫
草蛇灰線之法
不走作始知

刻百丈清規錄序

百丈清規叢林軌式歷代頌行著為教典研經著序
大義日星昔人比諸姬公之制作匪誇語也板蕪本
山近厄祖龍原本散佚不絕如綠監院賓公奉堂頭
嚴命憫慧命之無傳悼芳儀之將熄力圖剞劂纂續
前猷存大地後學知所遵循身心由之檢束道德藉
以涵濡忠君愛國之念油然而生貢高我慢之習渙
然以釋豈特為威儀齊楚進反魚雅計哉已刊清但規大義
以時際維艱功難獨任乃將至元全本徹底勾稽計
較二百餘樂共字八萬有奇估價梓客每字一百工
費四分或百或千聽人首肯難免覆轍取厭之誠實
有萃毛成裘之望仰冀同人特垂青眼打聞寶費頌
徽珍珠棗梨壽世典故足徵此功德越凡越聖因
澆手蕤香抽毫敷誦而代為之懇告焉此文有功法門存之
可以不朽

成覺寺錄序

自馬大士而後凡雲水高衲不賣斗糧不寄旅舍無
風餐水宿之虞者以有大士手辟之叢林軌式在也
吾邑成覺禪院去縣治三十里而遙創自唐代隱君
續於宗妙老宿左為洞山黃蘗之襟帶右為百丈雲
巖之孔道不獨寫形勢歷歷更見闡鑿正大雲水所必依禩之地而
不可一日或廢者也妙老去今四十餘年壺岳橫生
綠瓦紛裂其嗣孫某憂祖刹之將頽而祖道亦因之
以番絕思欲起而飭之又以世際彫年力難波及惟
冀發心垂手不敢益寡貪多今施者自為圭合不為
璋判用力較勤用心頗苦將見一毫端見寶玉剏矣
爾之可以抑吾聞之法苑為上財施為次今使叢林
依舊鐘鼓如新雲水拄撐不礙行路之難身意既安
得獲參請之益則財也而法在其中又都第一層請前河見成
君功德所暨不幾高並須彌滿喻香水哉因喜書數
語以資緣起

送有夫禪師往鳩江序

昔巖頭禪師曾遊方至新吳其魁錫久處後人慕
而建寺即以巖頭名之重道也抑以志實也想當狀

崇中有金鵝洞鐘鼓岑寒潭瀑雪諸勝元末燬於兵
今僅存石砌石佛藍普同塔於荒烟蔓草中而已願

治勅戴智香禪師結茅廡址幾十餘年及受退翁老
人命往主道吾守者弗戒飄搖漸及有夫禪師智師

同門弟也按法握不費力末自靈巖指照應却休夏新吳之
天姥宮余與盤桓數月不特氣度端嚴初終無懈而

時露鞭影莫能窺其畔岸余喜曰此真巖頭亦

足以稱二難矣力請留住此山三場喪葛而亦

起自雲色變態我國晏然山門前免不得草亦

今曳杖東下不惜退位作癡老化司少為亦

之計應有沒量大人與師眉毛擲結故於其行也亦

數言以贈余望之愧之矣絕淡絕雅文字作我如

金剛會緣序

世之談續經者謂己不能編而請僧代謂所謂他人
吃飯我不飽也其說頗為有理但人我之見太分疆

界非聖人權巧濟渡之心透頂之言非特蓋捐布施
而請僧所以致我之誠僧必擇其實行可托然後能

以我之誠為誠則一誠相通何彼何此誠也而進乎
道矣其實無人我相金剛般若尊經詳哉言之或自

誦或請僧誦今古悉有徵驗特患此誠不相通而隔
靴搔癢者得肆其悠悠之口耳今某上人實行可托

者也有金剛法社之舉是又欲以僧之誠而貫通乎
諸檀之誠自有無人我相者起而應之又何患乎衆

生壽者之不唐捐哉稍出報

人請僧誦僧化人詞想以破字

通貫萬錢散殊却一索在手

敬蓮卷序

去斯吳六十里而適有冥然于大造之傍者敬蓮巷也水到門前山遊雲翠竹批風白雲抹戶往來高納足蘭殿楞室之如化城皆所為自甲寅以既妖厲布毒鬼臉神頭主信受持馮瓶轉徙香爐燼斷歷有三霜白石破窳天雞鳴日曉波叱歸來四顧空洞但見蛛絲織戶苔錢點堦僅餘數柱未至伐樞而已爰刈茅編葺葢雨遮風噉糠粒腹就月為餐又將二載師故安之共如雲水何乃持短疏語余曰求草數言

一稱文中小品然粗穢之工語

從善二都募建 關帝閣錄序

漢壽亭侯生封王而歿封帝已為古今不恆有後人至以夫子尊之則帝王而外復有此道德之崇稱尤古今所罕觀也故道奉為雷部之一種奉為伽藍之一維文昌所主士人祿位之事亦符司焉是天地間無在非帝之主幸無在非帝之靈爽所憑依也精誠故一曰說得也 以故通都大邑山坵水區咸傍廟貌以崇祀之王公卿士及凡有血氣者咸尊禮而敬畏之嗚呼何其盛也說者求其故而不得吾則有以明之矣蓋天之生人賦以仁義禮智之性非徒血肉之軀而已也每見讀傳記者中有忠孝事則憤忻塗慕苦節事則氣激淚零奸邪事則戰慄碎索古人何與于吾哉要皆吾自賦乎天之正氣與之為過與亦與之有常變耳人道常存此是這些真種子同學陳子家仲生平奉帝君虔謹剴經文以布遐邇或演傳奇以防藝演以至起居飲食寤寐其靈靈之中莫不有帝君為之活現今更發大願募建帝君閣于董族講堂之右其正氣與迥更何如也董族

曾、揮、冠、于、其、鄉、恣、大、功、德、于、斯、民、者、也。卷二
余同志命書數言以廣告世之有正氣者共樂成之。卷二
大家之文只是議論正大關係世教故千古常新
這但題目作此不知幾許人然都是隔靴搔癢誰
能脫體道得一句有治
卷此文論諸公獨筆

譚石上人錄序

老僧談石久駐錫吾鄉真誠刻苦人崇信之生平贏
有衣鉢之資少許傾囊出建所居後殿此今日空谷
足音也今區之僧咬定乞士二字腆面蒙行上不能
乞佛祖之法但知下乞施主之財而已乞財爲公猶
可言也乞財爲私不可言也孰有私財而公用之如
談公其人者哉昔邑中建孟蘭盆會余時忝司其事
集諸山緇流而告之曰世人請大德作佛事有求於
大德也故用襯表誠茲梵語孟蘭盆猶華言解倒懸
德衆生在倒懸中吾輩非親也諸公非疎也宜其悲
憫起爲解救乃以爲無所利而不爲也是一切惻隱
之心止當世間人有之一切濟度之事止當世間人
爲之而出世間者竟可秦越阮也有是理乎諸山是
余言遂懽然終事焉今談公此舉深符此意吾輩當
尾勉從事玉之於成使世知吾鄉中有祇陀給孤之
居士更有布髮掩泥之釋子不惟至寶之頭尾相稱
其增重于法門者大矣急草短章聊代擊柝
題中之意兼盡其
妙非草草者可及
題外
之文

延恩寺綠序

邑東關延恩寺不知始於何代大約數百年蹟也度其規模初亦廣大分之為關帝廟白衣關去其十之三園地日侵月削于民家去其十之二所存者門廊正殿後殿華山殿而已數十年來又止存正後二殿餘俱瓦礫榛莽不可復識二殿又漏痕淋漓如來法身駸駸乎有不度水之懼明嘉靖時行沙汰併寺之今以西關惠安祖庭併入延恩復以延恩併入寶雲二年之後仍復其寺額則延恩之不可廢也匪朝伊夕也且寺初名羅漢院後改名延恩意以寺隣東關青帝布德萬物光輝祝釐聖壽斯民於春臺將於是乎在執謂恩可不延而壽其漸焉終乎願滿腔生意者起相修葺延此數椽俟時節到來春風著力一齊吹入可耳

蓋空立議確然不可移易如此法者乃可與論文

募修仙遊觀綠序

羅鎮仙遊觀旌陽仙師之寄跡也年來任持不得其人以觀為市繼請某道士接理復除亂離救救故殿屋僅存柱礎蛇鼠穴之荆棘叢之前人辟上開建置前號衆一段苦心將付之飄蓬而莫問矣今某不替初念傾衆重來既已墾田完賦仍思漸次修葺是以有小綠之募向治菴乞言而代告也或曰今日之人公私各有難言之隱咸望旌陽燒製濟其窮困何能割鵲筋以相規乎余臆應之曰天地之間仙佛之道一理而已矣安知發心真肯者不為仙師之所加哉有不必須身燒毀而自受燒點之益於一切身心一切俯仰一切日用何必區區黃白為哉然此乃聽言要仰實理實事常有賞音如侯範謂余是如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赤龍起舞而絳宮煥然也余策肩以聖焉

大梅禪師語錄序

破山老人一杖入蚕叢建立天童宗旨雷轟電掣莫
可端倪上首斂樹和尚重符雙桂之譏獨印心宗如
龍如麟之俊萃於兩堂有空谷禪師者座下過量人
也携峨眉片雪出瞿塘過君山飄飄東邁偶栖止於
奉邑蓋切撥草求人之意而非為挽勝之遊也吾邑
大梅公老於行脚凡吳門西隄諸前輩咸安排明窓
以待公岸然退歸舊隱刻刻以箇事為精進乃佛假
之緣如牛頭之遇四祖馬駒之逢南岳一句之下與

治卷別矣

卷上

序

空師頌有水乳之投但誠其再健關門大苑一圓不
惟可與破老人揚肩吐氣即從上佛祖不奈子何矣
關中又得巖頭拔刀相助火上添油公自此日視雲
漢與世不相聞問一日余贈公以別集公謂治卷可
與言報余以長句尺幅之中全禮俱現余愧非其人
竊心異之因是讀其全稿性光展發別有生新付削
剝告世使知破山法道自西而東空禪師不枉破萬
里草鞋矣

清涼狂禪師語錄序

今日法門凌夷衰微肇於好自高大者之悵一知
半解之徒而脚跟輾轉地也余生平以此驗人能特
臂遮關去者有幾哉清涼斐然禪師嗣法同安為人
鎮密謙退峨嵋五臺諸老拄杖頭一齊按下同安可
謂有克家子矣同安初開法於吾邑之越山一時師
家不知柳巷來由狂風暴雨蚊咬蠶牛其如同安晏
然我園絲毫不窺付之不見不聞今王法三十餘年
化行南北名公鉅卿入室問道如龍如象續篋林林

治卷別矣

卷上

序

向之啞噪者竟寂然無口矣今春得讀斐師語錄宗
旨分明機鋒電捲懷中辨香抵向同安燒却雖是脚
跟穩當使然亦同安有歇得渠身心處而兩不孤負
也昔潘延之與泐潭英師宿雙嶺夜話延之推床驚
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
余於斐師亦云至于獨力創辟還甘露滅之舊面師
剝事也故不駢書

藝建玉皇閣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推奉為至尊而通祀者莫

昊天上帝若也帝主一代時教凡九天九地之所著

懸人仙鬼物之所照陟稱統治焉故海內名山福地

均金碧肖像別構麗譙以崇之雖敬天之理宜然而

存心養性之道亦於是而具矣奉新為高明太史過

化之地建靖者七崇元觀其一也觀自東白源分徒

於此嘉靖年間併入昭德觀而崇元遂廢萬曆末年

長庚宋先生於故址重建易名七靖元宮以奉新之

七靖皆以崇元為之基始耳今住持元真念奉新名

邑紺殿琳宮所在都有何以馨香上帝之閣願友

跌如爰出其歷年晚諷皇經之美費庀材創立走

以告余余謂元真此舉不以身外長物澤其丹臺溪

有合於修身敬天之理不止禱奉新千百年之缺已

也古人見一善事必廣而傳之鼓舞而勳益之况元

真此舉實有大關係者在乎使世人皆以其心為心

世道於是乎可障而東浮沉若喪之徒于是乎知有

歸復之地矣區區福田云乎哉

代

重建百丈師表閣緣序

去新吳邑治百二十里而適有山名百丈者大智海

禪師開席地也唐宣宗為先王時曾勝迹此山與禪

師廢和酬賜有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常在掌中看

之句首節壯亮帝王本色然亦百丈實錄焉故歷朝

名公鉅卿慕其勝蹟建選揮翰流漆增重林巒如柳

公權黃庭堅趙孟頫數先生尤彰彰者焉嶺治乙酉

余濫竽邑長以公事過分寧取道茲山得以磨覽勝

景所惜者劫火之餘殿堂寮舍未甚觀而高敞弘

麗惟一師表閣而已未幾年洞宗遠老和尚開草萊

而先祖武庀村鳩工諸構始稱大壯又幾年遠老倦

勤其子騎禪師繼席時余亦留家新吳得以常當入

山問道百丈諸峯頭亦竟視余為熟客矣今丙午孟

夏郡牧葉心航先生按部分寧由新吳而經百丈余

鄉里乎郡民哉執爰前驅追送山巔偶霖雨隨車暫

憇山寺微問遺勝一一猶存至師表閣則慚頽然矣

先生佛地位中人也惘然者久之余因請曰此古帝

王處翰之留柩先生可無恙乎乃蒙承其自命以
 信而又以爲入于百丈之門風也命願其殺金唯唯
 淨又有說焉凡物之興也必待其人緣之起也亦不
 孤起故世尊之法惟付國王大臣以國王大臣風却
 同來悲願爲王柱石爲民持轡吾法舍之其何以興
 然世尊法門巨細兼益祇陀佈金證果童子以沙供
 佛亦不失鐵輪王位今日之舉應有閉風而起者乎
 或有以時勢難之者殆未知千金一文迺向通別之
 舊葛藤也古德云歲寒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
 心余願與諸長者勉之

太平菴募米緣序代

鈞陽古佛國也祖刹相望列在燈錄甲乙以來旄軍
 四起六窗弗靜余聚金剛上寶劍而蕩滌之我國始
 得晏然近者漸復舊觀龍象雲集而太平爲尤盛王
 帝者智公和尚栖霞子而天界孫也道眼孤明操履
 嚴密余公事之暇常常過訪雖不敢望清涼居士而
 切切低事則未常少懈焉因見香積厨空金牛手遊
 捐米少許爲倡願鈞陽諸同志多助寡助與禪和子
 持腸拄腹但有一句子要先道破智公大笑以手約
 住曰大居士始終老婆心切余亦大笑遂書爲引
 道人其樂者當見我治菴

修改寶雲山門錄序

余嘗讀方輿志載郡邑山川土產闕梁宮室以備職
方泰考者甚鉅至寺觀廢興仍一一詳列不知厥義
之何居也既而思之釋老之道雖不足以治天下賦
有王化所不能得者而二家為之飲食為之居處為
之道以收檢其身心亦不可謂之無功于世也載之
之意其在斯乎余丁己冬奉 簡書而脩兵新吳今
將三莽暇日與邑侯董使君出獵北園見寶雲門徑
見喇殿庶孤露真成破院詢之父老寺僧咸口寺建
始改今名順治間門廡災于回祿數年丁亂離故
修葺弗果且陰陽家言舊向直巷街對石砌偏道法
所不利若改向東南朝迎寬而左右供養此論愆愆
數年所意者特節因緣尚有待于今日乎使君與
余相晤而笑行相改建之地計費亦不甚多因各出
數金以倡則是舉也無論可利乎梵宮無論可獲報
于國無論可壯新吳之觀瞻使後之紀載者有所
考鏡是亦五漢之一端也故詳而序諸

重建延恩前殿山門錄序

東中... 余初遊新吳詣東城謁 闕夫子廟廟右
有梵宮曰延恩余喜其名之佳也而過焉弗見荆榛
遍地殿漏欹斜佛菩薩像剝落二二父老正聚宮中
議撤而新之間余至祇迎具陳其故中有善為說辭
者曰佛稱三界慈父今甫議新我慈父台旃適臨吳
亦前佛後佛之不二也余嘉其能言解行裝俸費俾
修復莊嚴丈六大像今二年餘矣舊材充傍請像燐
煙無復向者蕪敗之狀今春王正月余講讀 聖諭
六條於宮中講讀禮成父老以建前殿山門錄疏
來請余薄誦之共善為說辭者又曰中殿以奉慈氏
前殿以供孝天如體用之不可缺非敢有踰也余
然曰此進乎道者之言也凡其請述其始末進畧
邑中有道者其欲聽焉至施予多寡任人自肯余不
必屢及

引

募似僧引

毅朕上人冀遇余於鈞城乞爲造三衣受毘尼於黃粟矣繼持鉢白下叅諸尊宿將已三年今夏又錫吾里先願草亭余見其貌加精采吐語瑯瑯肅然異之因叩其何所往云無所往叩其何所住云無所住既而曰某有一願欲借居士筆尖爲禪和子撐腸拄腹余應之曰有如是公案可以往即是住任即是往矣珍重珍重大家着力

知前在僧使已何箇箇處

施茶引

東閩津梁天下處也時當暑月流火燦人念茲厚肩擊穀之衆揮汗成雨舌滯神昏曠野炎炎將向何所求滴水手僧某發弘誓願既構草亭僦息勞倦而又大庀茶具以濟渴渴者向余乞一言爲引余謂上人此願一滴雖微其清涼散乎其揚枝露乎飲者熱愧色不向與者爲誰與飲者無吝色亦不向飲者爲誰下便有大古其古人置樽中衢遺意乎好施者各出少許助上人味因說法

明鐘引

世人終日燕舞有喚醒者麼可悲請若側耳聽威音佛現金木相說沒字義演解脫法各各檢點欄中牛不更狂奔怒吼則地獄種子自絕矣

募米引

百丈雄峯風剛水冷雖有晚稻可收肩挑出嶺匪易完根蒂本何敢後期敢告檀那隨意助施一粒納須彌惟冀大方出手眼

募修佛引

人人有一尊古佛日在四威儀中放光動地無奈自不叩喏甘令座封某上人忍俊不禁特爲指示一個像子諸公正好策起眉毛共相證據不見道不因紫陌花開早怎得黃蕊下柳條即世尊也當首有諸人請從這裏見佛見道云云

募修大悲像引

嶠嶂方嶠邑之奇勝明甲寅間覺明禪師誅茆插草於白雲塢中遂成伽藍殿奉大悲聖像今六十年矣酸風苦霧剝蝕不堪庭栢上人特思重加丹蔴葺先

生詳哉言之吾贈以得 通身手眼是名大悲悲與
哀鄰亦與喜類者大悲何呵一笑以此喜心哀憐
特至惟日不足心無以喻手千眼千形其能然
衆滿世間苦瓜微帶嗟嗟世人何以報施離相第一
取相第二一賽兩彩何處非是作此偈已跋于望之

大悲菩薩千日千手於何處
見耶請此偈者速速禮拜

增北雁上人引

北雁上人執巾瓶於同安老人者二十餘年布毛邊
拾穎明珠呵呵大笑向雙溪大紀山縛茅蓋頭實圖

冷菴別集 卷上

刀明火種野月眠雲這邊那邊那邊那邊那邊那邊
齊按遇可謂佛法世法收放自如者矣今特選治菴
索住山資糧倘有同心不妨於枯椿上更撒些子花
也

募靜室引

坂陞之神爲一邑玉宰仲共司香火二世矣仁祠旁
數椽湫隘蠹朽風雨飄搖弗堪厥居久欲庀材新之
而時有未果今募構羅曇丈室于祠之東竊隱地將
以安俗衆實以妥城隍而光祀典也與世之興衰

私者雲壑矣嘉其有裨民社樂弁數言以勸
亦不
寂莫

修富溪金湖橋引

要津把斷始是作家若欲爲人且通一線金湖灘下
碧水潺湲樵木中流七零八落誰是渡水不濕脚履
危如登夷者也須大家出隻手扶過始得
切莫恥爲他邊事於已分上無涉也不見道移花兼
蝶玉買石得雲饒
移花買石是一板是兩板
請諸人向這裏趕橋去

書華嚴會簿引

華嚴性海着不得一毫物事爲何有許多骨董雖是
以揆出教終非好手然在事上却又遠背不得欲知
端的請問華嚴長子
括華嚴已竟諸人親切見過
歷治菴延壽歷不無罪過

題道菴引

方伯余公號道菴與復同安祖庭囑望和尙爲結茅
庵於寺側作致政休老之昆耶菴成而公西邁矣公
功德廣大不可思議生雖未據此室是亦而方之耳
崇也因以其號名庵志勿諼云
此菴功也謹止
語可存道菴

事治卷引

蓋大地人都有如來圓覺道場在其身中何與行之別小大之殊而以形迹為拘拘哉吾族早浴有賢于標草之舉求書數言為倡余甚喜之蓋人有此心隨分隨力出以自朕即是孝弟之原和睦之本器凌訶習之習口滑滑而不覺矣斯舉也名為奉佛實以敦宗族賢者尚勉勉成之

募羅漢引

安福住持以募修羅漢緣既來請治卷道人曰從來

各卷月表

卷二

引二

募緣卷首必有一序後遂成例亦自有說恐過都越因以詳述之故借序表信也今安福修羅漢多左右隣近之概度見像於心費亦無幾何以序為在持固請書一偈答之眼而說法數如沙盡道二乘未到家若個肯懷傷不忿先為料搜舊袈裝設有出問日架婆抖搜後如何但向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募燈偈

黃金殿上琉璃蓋數載塵封不放光寄語高樞齊出手滿添香脂照諸方

募施茶偈

盪山孔道紆折羊腸往來渴身莫巧清涼一盃活水幾樂春鈴山柴烈火煎嫩成湯或溫或冷斟酌相當老婦人志再有加劑蒿草藿香途路得力頗稱良方誰為飲此黑李鬚張誰為修合功德無量作此偈已同心是望此一貼清涼散正不為他處所製之立效即掃扇蒲團者也當與他一刻投卸

卷二

募米偈

雲陽山裏枯木堂前一隊瞎漢目視雲烟肚皮篋束家計蕩然飢餒薄粥渴飲澗泉不自知苦寧受人憐晦嵩之士發願精堅餘粟遺穗莫得淺淺不粘牙齒藉助道緣出手輕安自墜福田二種利益賴賴光圓喫利中之害分明記取

募燈偈

烏兔分番晝夜忙於中燈繼放毫光頂門開路此此

予非是卿爲第工商

題詞

豫章西山香城寺志入則題詞

厭原名勝香城寶坊緣起却賊象烟畫疆九龍蛇蜒

凌空逆翔頭正尾正地脉靈長志山川形勢第一

白雲諸師蹟著神通大開法幢始於瓶翁嗣後繼席

咸振宗風居非有德鮮克令終志道脉人代第二

事無一向變有千端波旬外奪魔屬內殘諸祖悲願

缺故後完書當前車後空凜觀志廉興沿革第三

香木頓拱柱撐佛天創興靈異續亦空然至今傑構

俗名別集

卷

四

巨細畢全非居閒漢吃飯打眠志建置規模第四

香城山田周遭無空極那血汗滴水滴凍奉佛完禪

餘資清衆黑風吹樹中心難動志香火供奉第五

八面玲瓏于神擎護某地某塔鴻名可數合掌共敬

古豈無故動念生心實以自教志祖塔遺蹟第六

歷連河畔陳爛葛藤調羹補袞世作股肱起筴扶衰

佛亦不能司馬相公法門準繩志正臣外護第七

山川奇勝借人筆寫留其題詠增光法社如神事

非獨詞也香城佳聲久遍天下志品題詞

香城

冷菴別集卷下目錄

疏

告減荒田醮疏

六十薦先懺疏

方伯王公誕日代禮干佛懺疏

代友九宮山祈嗣疏 週年薦母疏

合邑公薦黃二尹夫人仙逝疏

薦蔡衡宗房師疏 為何疾祈嗣疏

拔下疏

冷菴別集

卷下

月一

水患大悲變相

白衣大士

呂祖印像

達磨大士

普門空谷法師像

明菴敏禪師像

冷菴別集

卷下

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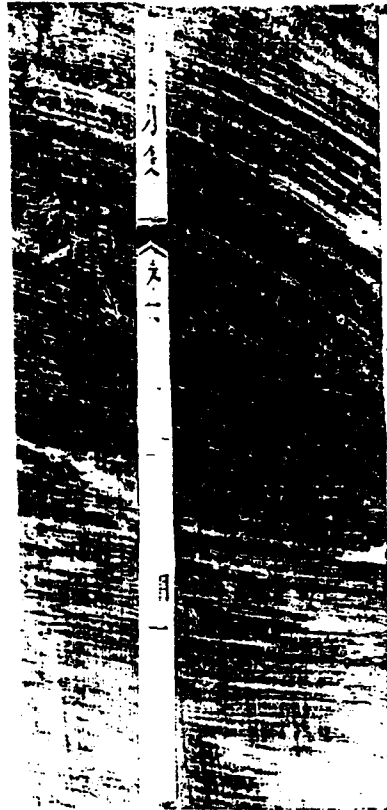
冷巷別集卷下目錄

銘

宿覺元肇禪塔銘

普門空谷禪師塔銘

百丈騎聲禪師塔銘



疏

告滅荒田蕪疏

薄賦寬徭熙朝之聖政撫勞催拙賢宰之慈仁理原
 一于幽明事更闕乎治亂落筆便微上微下此凡可
 救焚而拯溺無不踴躍以披肝言念奉新壤稱土瘠
 民苦賦浮平日喘息僅存今時亂離彌甚死逃過半
 歷甲乙丙之三年田屋為墟盡上中下之三則以致
 烟沉百里遂爾化外五鄉某等或轉徙而謀食他方
 或荒糧而艱賸正賦按額畝徵額糧土既無矣私糶
 庶公難刑誰其念之幸蒙邑宰繪圖乃荷上憲洞燭
 紫有具詳入告之批咸懷枯骨再生之望但恐天聽
 難通抑或民災未滿爰上某日滌慮洗非即頭流血
 合誠哀懇于城隍主宰之前伏乞神功默運聖德弘
 施封章早報于九重甘露普沾于萬戶汪舍差週感
 沐併蒙

六十薦先機疏

言念未花甲方過白駒過隙自幼而壯有利而未利
之艱幸由壯而今有了而未了之局面心雖向上馬
莫收鞭作瘡痍之周留歷風濤之梢手一生薄福百
障交與正宜引分自安曷敢舉觴受慶更念今夕覽
揆實為吾母難日斑衣在御堂空看舞之人佳節當
筵時下南游之淚四方奔走奉養既已缺然秉性粗
愚遺愛復云大矣椿庭日落孤帷愁緒冷天霜棠萼
花殘待老望穿枯眼血一孫子立就毋別居只聞奇

系春明集 卷下

光二

語含怡不見牽衣統膝兼以遭逢不偶門無府檄之
臨繼而離亂愈紛橋有隣燒之懼山莊權厝歲月飄
流清夜捫心攬衣難寐思親恩而未報感霜髮以相
侵是以誕值六旬之初敬求千佛之法黑暗界光燈
日月紅流湖水冷清香頰見朗月入懷再開木樨薰
鼻更祈以此功德附薦故考汝中府君最上一乘獅
返御昆虛性海雀朝翔無去無來自自在更祈以
此功德附薦閻氏門中宗族骨肉及親友僕婢一切
人等齊赴懺筵打破根塵之網往生淨土覓收衣領

之珠 絕大題目莫作平常看過世人此日自發祈
出實情實事懇懇
後而自見妙處

方伯王公誕日代禮千佛懺疏

化日舒長瞻微垣之紫氣瑩星璀璨連南極之祥光
名世半千運已當其時數慈尊三劫量不涉乎春秋
報道優鉢花開爭看蒼虬水吐切念茶生逢聖代身
沐皇恩香名久証於御恩諸艱屢經於歷試眷念江
藩告乏特簡臺旆飛馳泣任之初十三郡之獨殘已
極職司之事數百萬之遺賦徒懸吮血繪圖民苦淋
漓於紙上披肝哀請國計恆忤於胷中乃荷浩蕩之
允鑄實為明良之一德鴻飛殘喘不聞貫索之聲刀
下餘魂咸拜澤枯之賜如斯善量何可沙窮今逢岳
降之孤辰請聽頌聲之雷動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何
况微僭敢忘報答伏願科日垂慈寶幢來格福山壽
海為兔倍見升恒武緯文經社稷資為梁棟天子萬
幸臣亦爾一人有慶民賴之

代友九宮山祈嗣疏

一介儒流三才瑣品當滄桑之劫運茹轉徙之流離
故國雲山徒切登樓之賦異鄉風土聊卜草堂之居
隻影燈前捧栢栳而損涕孤吟月下顧衣襟以誰牽
一次回思千端增悵恭聞天尊體證金剛道符元始
廣開尼丘之禱妙參造化之衡足以滌慮濟心踰山
越水敬哀慈力肆赦愆尤彈落孤孽之星法移風水
之犯漢宗得延於我青震有主於今何敢望天上之
麒麟但求續人間之豚犬祖先食德頂踵叩恩

週年薦母疏

光陰迅速幻化經年只道遠行人未歸時想笑語如昨如昨總帷虛設驚噫氣之微汗凝虛封痼疾細之參落生存華蓋沒厝空山雨夜雷殷莫辨顯而走慰春秋祭掃徒罷奠以誰嘗去日苦多慈來滿室良朋不見一日嘆以三秋離子何依終天恨方初華薄幸此夕何嘗摧肝今日重逢寧堪回首欲語還思於老母須傾懇禱於慈尊九轉彌陀轉轉蓮花之界千聲佛號聲聲喚自性之真

此疏係... 性... 天... 天... 天...

合邑公薦黃二尹夫人仙遊疏

哦松聽上鷲白露之橫侵寫韻軒邊現綠鸞之昇... 怡馮斷帶聞者呼兮蓋頌君嘗及令妻新厥德上... 內坊言念某氏黃父元配越國大夫氏政於新... 野流清譽民社席於天稟頌比庚桑豈非機杼之... 成故致內外之交勵詎意仙鶯猝發竟無口實之... 更訝鏡奩蕭條不有花細之翠稱廉吏之婦秋月... 水壺極內斯之賢淑德光女史况懷心滿饋獲收... 頂之明珠且特自圓光親見本來之面孔一朝裂... 台... 卷... 愛網芳踪運繼鹿... 屬在見聞咸生瞻仰所以感... 却內共相申薦佛天伏願緝日鑑羣情慈舟弘普渡... 千尊寶號聲聲銷向當人十地金塔步步趨... 接引仰資於慧力醍醐遍洒於大千凡屬有情均歸... 無漏

蕭葉衡宗老師疏

投。神。傳。衣。儒。林。借。為。盛。事。感。恩。知。已。天。性。本。屬。生。成。
 合。函。蓋。於。一。時。派。淵。源。於。千。載。言。念。吾。師。少。蕭。賢。著。
 壯。登。甲。第。兩。眉。墨。殺。甘。棠。到。處。遍。桑。麻。一。味。水。清。老。
 桂。入。唇。無。軟。美。仕。途。淹。滯。苦。推。殺。之。長。星。坐。廢。非。辜。
 乏。巨。靈。之。引。手。遙。以。飛。來。家。禍。因。而。却。變。身。我。珠。泣。
 計。音。摧。傷。內。腑。春。風。毛。羽。神。滿。初。長。之。詩。魯。國。泰。山。
 忍。聞。其。頽。之。句。蓋。成。我。德。同。生。我。而。門。人。親。等。家。人。
 情。分。既。淡。并。刀。難。割。伏。念。某。柯。亭。廢。竹。炊。爨。餘。材。則。
 卷下
 蒙。朱。點。之。收。切。屬。青。雲。之。望。寒。條。骨。性。交。結。披。而。不。
 堪。雪。案。經。營。時。機。巧。亦。未。諳。在。蔭。而。白。駒。過。隙。悠。游。
 而。玄。巖。迎。霜。頽。影。徒。慚。報。恩。鮮。策。龍。門。天。未。肯。許。游。
 而。號。烏。子。鹿。苑。教。傳。拈。舞。香。而。申。孝。念。少。資。其。福。用。
 竭。凡。誠。伏。願。玉。宇。宵。盤。智。光。頂。現。掃。除。芸。窓。之。積。習。
 枯。盡。愛。海。之。波。瀾。根。本。全。彰。果。因。互。徵。借。筏。於。三。宵。
 良。會。直。登。於。一。乘。法。門。

為某邑侯所嗣疏

天。開。泰。運。梅。先。結。子。之。英。風。逸。情。香。蘭。始。群。芳。之。秀。
 宿。前。卷。舍。生。意。大。地。成。人。春。臺。言。念。某。生。居。西。蜀。少。
 捷。南。宮。文。譽。藻。子。詹。山。理。學。接。乎。掃。竹。三。仕。為。令。尹。
 雨。露。無。偏。百。里。頌。神。君。陽。春。有。脚。靈。文。刊。布。愚。智。均。
 賴。陶。鎔。格。訓。遐。敷。幽。明。同。賚。謝。發。誠。宰。官。說。法。實。衆。
 毋。標。名。應。兼。華。祝。之。三。多。半。止。君。子。之。百。祿。維。茲。奉。
 也。歷。歲。獲。靈。膺。帝。命。以。延。臨。顧。民。流。而。補。救。刑。輕。政。
 循。昔。月。已。見。殺。和。利。舉。害。除。萬。家。如。挾。貽。續。感。懷。云。
 卷下
 切。申。報。莫。由。爰。合。子。來。之。誠。共。致。尼。山。之。禱。况。前。任。
 胡。上。谷。生。男。奉。土。丙。午。腐。風。鹿。鳴。返。戶。即。何。山。陰。推。
 木。馮。川。名。兒。兩。稱。橋。子。賢。宰。屢。獲。熊。祥。子。民。因。虔。禱。
 祀。伏。願。桂。香。殿。內。神。童。影。彩。仗。以。來。嗣。揚。柳。枝。頭。大。
 士。現。白。衣。而。顯。瑞。為。麟。為。鳳。占。棠。蔭。於。海。東。日。雲。日。
 仍。衍。瓜。瓞。於。直。郡。天。人。一。理。形。影。無。乖。

援三疏

法輪普轉國通現宰官之身仁政無偏西伯弘枯朽
 之澤不踐草不履虫天地同根有民人有社稷幽明
 理惟典慈運悲於寸掬斯此疆彼界以大同曠世
 希逢多生良言念藉邑大山盤鬱雙水環流號靈
 秀之神阜雜黍稷之樂土民恬於野快出入之優游
 賦納於公羨室簾之清淨無奈頻年選厄遂爾多難
 積侵酸醜苦霧起青峯雪載霜戈堆白骨天灾疾疫
 猶全首領以終俛鬼惡停竟至毫毛莫問飄魂蔓草
 泗血空山雖定業之難逃抑仁人之豈忍况某叨於
 邑長敢虛父母之名慘觀民灾更切恫瘝之念飲冰
 思過渡河者曾著神奇執訊黜頭傷人者甘情伏法
 昔賢德化非遠自愧追躡未能恭聞大雉開瑜加之
 科贊助聖主施幽冥之化爰延清衆法事一中凡境
 內之神祇聽天子之命吏或應轉奏務獲恩綸或可
 專行當嚴驅遣俾枉干頓悟消盡不平庶現在安生
 熙然此日伏願慧照放光慈雲普覆淨瓶滴水骨頭
 涼痛火施針婦底脫見量無嗔無喜化城即假即真

四智人間鏡之中萬民食神君之德泰普靜正玉燭
 調和

水墨大悲變相

剛却彩繪一味白描大悲願頰上三毫百千萬億
額爛頭焦就事論事無餘無少若視聽難着處又作
廢生寫照聲虛空無面目天曉不粧眉

變相耶須從未
悉爭時着眼

白衣大士

這尊古佛伽黎素色畧去鬚眉母道慈悅不專出世
導師更爲世間法切完却父子之倫補盡乾坤之缺

居士一到

未

載一

且道是神通妙用耶法爾如然耶噫家家
爐有深灰火一撥薪傳焰大千自家的得大士真
者從遠

呂祖印像

筆尖上依稀寫出削脚頭入木三分一身化作千萬
身摠是回道人婆心無盡題之內外盡不盡端的求
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雀樓前鸚鵡洲

達磨大士

這阿師心眼別望氣來忘踐跡佛心天子坐問道寶

誌朱公知的穴不然幾做了面生可疑異識之說
得到少林九年覓個神光把春光逗泄却也畏震且
大緣故至今取之不窮而用之不竭

普門宜空法師像讚

普門法將貌慈行嚴傳佛慧命受印開先有時舌頭
拖地有時頰車自奉界尺一揮谷響應而無迹指示
徹骨水隨器以方圓所以名喧宇宙神思聽法筵前
設有人問普門極則但向道即今面目儼然

毗菴敏禪師像讚

毗菴老漢毗菴老漢生平一具米骨磨盡千挺百鍛
芒鞋破衲單丁法海汪洋無畔入雄學喜破瑞老之
雙脅却博山不聽天界之三喚幾多翻出頭沒但坐
石上雲邊冷看未後應期定慧也是基等牛頭生按
問法者三十痛烏藤非種草者一揮兩段如此手眼
驚人故能續洞上之嘉猷所以瀛山門下尊之爲冠
噫回鄉曲唱十年餘定慧堂前來有伴

銘

宿覺元肇禪師塔銘

師古南西昌人俗姓劉幼慕空宗不樂世應年十六
 離家于洪都宿覺堂一默禪師法端來問字元肇受
 毗尼于博山宗妙尊宿標履精嚴戒光燦破四天下
 所至人尊禮之生于萬曆戊午月日寂于康熙庚戌
 月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有八徒呆如惺等奉
 師靈骨塔于新吳頭陀山斷嶺之左默師卒塔之前
 以師常守塔此山且終師之孝志也予與師稱同衲
 友其流家乞銘因爲之銘曰

青山云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聽不知
 節取古人語孝名爲戒賦白雲共青山千古常如斯

普門宜空禪師塔銘

遠磨未來之三百年摩騰以白馬默藏經入漢故晉
 魏六朝諸高賢多崇繙繹講論至今與禪宗並行如
 二曜之麗中天遠弗其舉近如開先昧和尚道聲震
 於南北座下得法真子如龍如象不可指屈宜空禪
 師其一也姓百丈騎禪師曾聽講會下住資雲時室
 中向余道甚詳今禪師落髮受業子惠明公駐余邑
 者三十年一日和南投地涕泗橫流持師行狀來乞
 銘乃師法侄古水公筆也余感其孝思哀切不忍以
 不文辭謹按狀禪師端嚴守宜空時號道人其別
 號也楚孝威李氏子孩提時即不苟輩年十五白父
 毋出家父母萬信佛法俱長素聽高技黃陂竹林寺
 應虛長老剃度十七發心行期徹衣空腹惟道是從
 初至匡廬次抵白下歷諸大老講席究性相宗乘又
 如博山徑山諸禪宿俱有機緣相和無不入室期之
 最後剛開先明和尚即諸方所稱昧楞嚴者東下應
 講回覺東裝急往路遠到暹衆床曆已定維那以師
 乃叢林先泰躍然起白昧願以執事讓之昧曰且與

承曆候武經音定當次晚昧落堂師出當機言下有
省昧如爲法器隨令入室詰其平昔操履師曰某甲
雖學六七載被名言所障未得個入處今聆和尚
指示頓覺通身爽快昧曰法無今昔貴了目前依他
作解是爲大病師禮謝而退明日即傳師嗣第二座
師時智深廣慈悲服衆隨昧三年五預法會皆藉師
爲因外調攝最後納尸羅於古林時昧已退居東隱
師或期竣亦歸詢於彼昧喜曰吾將返開先爲逸老
許古人云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久望子來承當
乃付偈云衲挂古藤霜履曳秋花露一虎窟
心有悟只須吐師遂爲開先法嗣癸卯年二十三始罷
奉游海上越中諸名刹迨歸里二親已下世能爲修
其福極其哀慕鄉人有孝行之稱焉癸酉冬假上南
嶽至衡州挂笠湖東王僧嶺凡與師有舊延居一雙
越明年鄉紳陳九岳暨諸山耆衲致請開法於十方
堂講首楞嚴次延壽庵講法華皆發前人所未發
藩開師道風俱紫衣一襲登壇說戒日座下有白
人大言叱衆云我一府之主何以不列我座四衆

卷下

卷二

然白師出堂師以如意指云居士城隍耶其人點首
師復誡曰居士旣爲法來明日當置座勿亂我法座
其人始寤竟不知前者所言謂何矣癸未春將詣曹
溪社祖桂藩設齋延師內殿告以夜夢一僧全身墨
色詢諸侍臣不解師曰此六祖大師像也王詰云何
以知之師曰大師全身在曹溪布漆完固非金彩莊
嚴可諦信無疑王大喜命書堂賞供隨師以行師
至曹溪結制四水堂講楞嚴金剛諸經甲申二月離
曹溪舟抵南雄長沙吉藩世子亦避難居彼同孝廉
乃付偈云衲挂古藤霜履曳秋花露一虎窟
心有悟只須吐師遂爲開先法嗣癸卯年二十三始罷
奉游海上越中諸名刹迨歸里二親已下世能爲修
其福極其哀慕鄉人有孝行之稱焉癸酉冬假上南
嶽至衡州挂笠湖東王僧嶺凡與師有舊延居一雙
越明年鄉紳陳九岳暨諸山耆衲致請開法於十方
堂講首楞嚴次延壽庵講法華皆發前人所未發
藩開師道風俱紫衣一襲登壇說戒日座下有白
人大言叱衆云我一府之主何以不列我座四衆

卷下

卷四

直公雷師休養新秋方獲頤至五雲百歲誕錫乙酉
二月任西昌普門寺宋進英禪師道場也虛席日久
荒蕪不堪居士劉玉田蕭次公等請師重興師入院
不數月煥然一新識者以爲英銜再來矣楚平師
行脚半天下道被吳楚東南間二十餘年緇素皈依
弟子不可勝數其德服鬼神名震王公刻祖道之荒
草起英老之家聲真古人作略先德典型烏可以庶
至徑視哉甲午秋八月廿五日偶微恙師知時至
普門四衆曰吾王法普門殆已十年無禪帝任益

大梁閣維後爲我建小骨塔于此可耳送示宣佛世
壽五十有七法勝四十有二法嗣明聖明賢等四人

某年月日遵遺命塔于木寺某山銘曰
頭漸二宗有何紆直回途合轍誰得誰失伏光慶喜
是二是一禪源一詮圭峯傲的於維宜師法幢敷立
師承有德義虎名爽口吐佛心行門真實說法如雨
靈補均殖有子分化慈光景日厭離世緣橫捺柳羅
白雲封之浮屠萃萃英師宜師出氣同鼻噴無縫無
靈續常存恒河沙數算不及

長又於事不見其原
之理不見其源之原
五

百丈騎聲禪師塔銘

百丈騎聲禪師西歸山爲震動草木羽角之屬咸悲
鳴變色而異狀也越三月門人等奉遺命而以塔銘
見屬憶康子春師出世于寶雲秋遷於定慧辛丑冬
繼席于百丈壽聖皆余爲之請主迄今二十餘年又
爲之銘其塔嗚乎人即忘情而感念道德安能禁涕
之不零歟誌之曰師諱德聊字騎聲號幻句楚武昌
劉氏子年十八舉家沒於流寇師亦受傷夜半從死
人隊中出走攀藤沿壁者七日忽至一寺見僧儀整

卷下

銘六

肅恍如夢回遂矢出家之志投體空老宿而祝髮焉
執役勤勞寒暑兩更師默自念祝髮爲脫離生死甘
沾沾作衣食謀耶當求至人決了之間江有寶華朝
和尚法眼清正特往咨決華令奈父母未生前話至
冬爲授具足戒巾瓶數年知是法器加以錘鍊師亦
頗窺鞭影及華示寂隨古月首座月痛徇之師亦痛
自策勵深有省發從此結侶坐七誓不沾床蓆以大
徹爲期至第六日覺身心不支因極倒睡聞降單手
拍碎礙膚之物頓去機鋒迅利聲噪叢林時年方廿

五也。默又自念。相宗未明。亦是擔板。依圓通。震也。普門。宜空。兩法師。二楞。二華。唯識宗。鏡等。始得洞貫。底蘊。青原。眉和尚。聞師在普門。召之以書。師至。命取維那。未幾。至筠州。患病。于多寶。病愈。多寶主人。指見先百丈。遠和尚。師繞跨門。豎一指。丈笑曰。又來。這里。弄鬼眼。睛師便喝。丈擲坐具於地。曰。試為我拾起。這條坐具。來。師拂袖。便出。丈頷之。越數日。丈上堂。付以衣拂。命居西堂。繼遷首座。師年纔二十。有八在堂。領來。厥切。過於老宿。衆中有息逸者。師輒呵之。丁酉。劍邑。

師護法。請錫。錫。師任次年。退院。回百丈。料理中峯塔。一日。隨丈。過中峯。丈指塔基。顧衆曰。這片地。古人為甚麼。不向這裏。着一隻眼。衆下語。不契。丈顧師曰。子作麼。生師曰。不見道。明日是冬至。丈喜曰。不愧為百丈。首座。丁酉。春。遠和尚。五十誕辰。余由雙溪而至。百丈。晤師。首座。寮道。誼。即同水乳。麻子。春師。以公事。至寶雲。余同邑。宰黃泰。升先生。暨師。石在王芥舟等。請師。印寶雲。問法。一時。萬指。圍繞。繞。嘆為希有。盛事。爰補處。頭陀山。之定慧。直捷。垂示。寒暑。罔間。余以鈍質。

師面命耳提。受教良深。辛丑冬。繼席百丈。四方學者。如水之就下。堂寮至不能容。師刻不少休。或入堂。或出。而作務。隨事提撕。不啻。盡心血。不已。宰官居士。近則親履。丈室。遠亦致書。問道。師起來。機接。引批。答專。用利刀。絕無假貨。道風。遐播。可謂。金粟。再來。而翹楚。洞上者。矣。年來。四隣。烽火。有如。鼎沸。師處。刀山。鐵樹。之中。視生死。等浮雲。度衆說法。不異平時。有揭竿。過山下者。咸不忍犯。師之定力。精堅。豈造次。凡流。可得。而企測者哉。師至百丈。法席。最久。手澤。在百丈者。則。

師表閣。靈境。亭新。方丈。普同。塔。釐。正。流傳者。則清規。頌古等書。應請。期場。則感山。有錄。明教。有錄。弘法。諸刹。則共語。錄若干卷。嗣法。弟子。若干人。師生。天啓。甲子。八月。十三日。寅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辛酉。正月。晦。聲鐘。辭衆。衆泣。哀留。至二月。七日。戌時。索筆。書偈。曰。五十八年。在世。冷沒。綠毫。碑記。只有一。雙空。拳。經。我。放。割。把。住。如今。要行。即便。行。獨坐。確峯。無異。路。書畢。端坐。而逝。弟子等。奉師。全身。以。年月。日。塔于百丈之。地。山。同銘曰。

百文重開師第四代王法開年二十一載宗通說通
 萬泥俱還牙痛處毛眼指指指度世解解常覺悲憫
 一切無事大功不事如今微子想來事增幾幾自在
 一尖四季雲封尤噴噴月油界

百卷別集 卷下

九

麻著

問

百卷子與客夜坐注火挑燈酌茶聽雨香煙鼻篆謀
 角叮叮空起而問曰吾子潛心內典宜方法門亦云
 物矣言而語方拂子之侍盈千盈百果人人吼如獅
 子時時心空及第否余肅然起而答曰有是哉子之
 問也佛法垂秋人心好名細細觀來杓器器惡昔遠
 厚大師云二百年後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
 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蚤已照破今日一
 矣今日諸師大約鑿焉而法眼開之矣之惟
 後師其人設出一種多字為法之法耳世子標標子
 法法法法只要答得法法法法得幾百幾百不其
 果德當不為當或守內職或付仍任由或包人
 已付而為我嗣政念操勤勞而藉此報答又有劫
 之以兵薦之以書者嗚乎法門至此尚意言此彼人
 揚子到手便稱大師見地不及凡夫而法法法可呵
 舉止仍然俗漢而講生死可脫開門道法法法物作
 領得欺世盜名亦已此比至於何而法法法法法而

買山時矯付而掘祖塔造已堪付而掘民墳為寺地
 付而待籌權子毋付而告得法師付而病狂喪心種
 種魔秃丁臨濟曹洞兩家彰彰人耳目者頗多有其
 人尚足污齒類哉客曰信如子言則拂子之傳蓋不
 足憑乎余曰亦非盡不足憑在足憑不足憑之間耳
 何以言之會元所載有未詳法嗣諸老若必以拂子
 為據何不一筆抹殺又用載他作麼又有正出旁出
 之分則深為可笑彼謂正旁者如人生子有嫡庶之
 異夫人之生子雖有嫡庶之異此先王防微杜漸正
 名辨分意耳敢謂嫡則父之骨血而庶則骨血之次
 者無是理也今人不爭真假弟爭旁正非可笑而何
 又見禪燈世譜及傳燈世譜有天皇天王之爭前續
 五燈合之世譜參差不一世譜載而續燈續燈載
 而世譜削此何等事而可載可削乎譬如人家養子
 三則三五則五豈有或三或五乎親則親繼則繼豈
 有或視或繼乎又見一公案父主彼子主此兄主此
 弟又主彼父兄是則子弟非子弟是則父兄非父兄
 彼此是非俱無歸着而俱不害為善知識乎繼云

法苑珠林 卷下

卷二

活縱奪未必懸絕至是余有一鄙見於此當先論因
 地次論拂子彼拘拘拂子者是借拂子為護痛之符
 者也故曰在足憑不足憑之間耳客曰選官何如選
 佛恩謂選佛亦如選官彼人必先有修因而後付以
 拂子諸方之付安見非先修因而後授拂子乎余曰修
 因易修因事實難非鐵脊漢子積年累月不易到這
 個田地今諸方非不是先因地而後拂子病在急急
 得入熱鬧門庭遂將高就低權拴放這裡如人吃菓
 子等不得時至菓熟夾生吃了終不養人古老云承
 當箇事切須子細又云善自保任看古人能得之後
 還要放教說紫雲執玉杯盈百丈竿頭遊步今人始
 即瞞耳安問其後即云諸方亦先因地而後拂子何
 又有前云一輩波旬乎總之今人選官不好只要看
 拂子後口雖開提亦收無拂子即今雖支疎亦撥及
 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去了不知了當之人有之固
 黃金增色無之亦不至減價何必向拂子刻舟求劍
 乎客曰諸方付者紛然盡如子言達摩一宗掃地矣
 予曰惟其紛然所以動人助長之念今諸方踴向景

法苑珠林 卷下

卷三

床者有名尊一國有提衡自任細檢心行何以說張
 三及做張三罵李四不如李四所以無聊清之日
 也客曰子云答得幾轉語便付夫不借言語為勸辨
 又何從而浮定其有無乎余曰子不問雲蓋智和尚
 因太守入山懇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
 個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
 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遂本在雲蓋大悲云若以
 本較智則大違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又云今
 人只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
 却以為尋常云燈籠緣壁上天台便是奇特豈不
 是順顛倒余怪諸方多向言語上着脚脚跟下着脚
 不十分照管似蕪秦張儀死夫不拍關王老子不憤
 香迎接也由此觀之古人教人恭話頭竟教人利
 嘴法子矣客曰然則以何為勸辨予曰大悲不云乎
 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其要矣蓋古人垂語
 正是要人斬絕浮情死心一路云如鐵板子在面前
 一般云如猶捕鼠云如生冤家相似久久自然自到
 家穩當非是口頭作活計也客曰人到悟後便四通

八遠子何以不取機鋒也子曰非不取也取也
 使其遠來出後固為希有只怕是半通半達長
 進求上短取得來者耳客曰雲居問菴主遷化有舍
 利云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又
 何以說余曰子道此語是捺他足控他即以義理注
 解亦必是這等人方可責以這等事如入泥入水作
 馬作牛却現菩薩作用若不是菩薩入泥入水作馬
 作牛有不纖毫礙否必要是菴主方可云不如當時
 下得一轉語如不是菴主無論雲居菴主則子
 到逢人即賣弄模樣雍容可觀則其心空作語然
 全無戒定安有慧生若說動靜一如又不知如何舉
 話尖客起而謝曰謹受教予因書之一任罪我嗟乎
 使予言不驗其法門之禍也乎
 千毛孔裏病根一一指出真長進家豈肯為一
 二粒屎矢諸人當奉為律律吾宗廢幾有甚

問世小紀

袁中郎題出世大孝冊謂今之高僧者不過南秦北

詢使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家也日與其徒

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者掃哭之儀

亦疎調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皆無父母眷屬者耶

中郎此辨甚淺尚未摸著孔釋鼻孔處改索如由

余嘗偶遊村塾於几上殘帙中得管登之先生續問

辯廣因刪隨手展閱一二行皆性命切實語因乞歸

卒業如遊海藏先生提大易乾元二字統貫三家尤

於管賢行門切切致意使一切狂禪皆備傍門外道

無下足處先生真聖賢也至其辨才無碍一書管萬

言如水赴下讀者應接不暇可以知其深源矣余聞

有此書無書不可融有此見無見不可透世作攻二

氏言者殆小兒咒空於空何損嗟嗟道至今日為諸

聖賢搜括殆盡而穰穰我輩日與之遇而老不相識

何也

管登之先生痛罵今日狂禪確中有緊然所罵者非

瞞肝儻侷一輩正為有一知半解極高自稱者呵佛

寫祖辭目揚眉種種裝模作樣欺哄無識獵取聲名

供養其實到臘月三十夜柴米油鹽件件欠缺惟手

忙脚亂而已又有窗几之下剽竊語句輒自刊行逢

人投贈如我輩之以文為雉也一時聰明見解之士

未夢諸祖慧命為何物以文字收之遂謂禪在是矣

詩歌應答結社標榜夜半砥硃珍之為玉豈非哉哉

豈非狂哉昔歐陽文忠頗疑禪宗語錄為風構一口

詣浮山寔室與客對奕師坐其旁文忠遞收局請師

以甚說法乃搥鼓升座法語載傳歷不錄又忠嘉嘆

久之其視別稱者何如也至巖頭不肖二山萬松評

唱大慧直欲焚之近則寶華萬峯之於天童皆今昔

鑿鑿者其視標榜者何如也然使狂禪輩肯自虛心

謝去誇華再買草鞋糸証諸方未必不為可教無如

好名念膠臘月震雷出聲太早此病之所以不可醫

先生之罵不可少也

丙戌孟夏余與朱方笱斯登由邑之橫橋至耳坊行

至中途有亭翼然闌林間鳥輪轉佛四字斯其

仰之鳥亦應聲余因嘆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後斯

登結綬萬年沒於官憶書此語爲之悽然

從古至今擾攘宇宙其事最大而反無定議者儒釋

也議之不定多由有從儒入釋入也者有從也入

釋者有從釋又入也者有欲總括三教者且又有儒

攻儒釋攻釋也攻也者其門愈多其說愈紛究竟不

能備有所勝則一切啾啾似亦可以已矣然從古至

今止聞儒外釋也而不聞釋也外儒則何以故蓋儒

道之正萬古恒尊彼啾啾者毋乃示儒童之不廣而

反爲二氏所包容乎若云二氏害儒攻之不得不力

余觀三家相處亦數千餘年其間諸大儒不過徒口

舌一番耳何如何如不必如何此勘如何分別輕重

肝輩正以此爲聚訟祇在奈何

晦菴論釋千言萬語總在削髮出家一段處多耳次

則謂其說理落虛亦昃從削髮出家着脚至父母未

生前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却是何物其理異處

究竟何在則百口分疏不出矣且陸指朱爲老朱指

陸爲禪自己家中已不能脫灑清切又安能斷他人

屋裡事若朱非老而陸老之陸非禪而朱禪之二賢

燈次全全虛妄及中人之不如矣總之水出崑崙雖

有清白赤黑不同之色東西南北不同之流要謂不

皆出於崑崙不可也源流井井本自如是何必

薛文清云三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而有三則天地

之化亦有三耶其意主於止有一儒而已余恐世界

中許多人與事儒門難以獨力收拾至論老莊則所

取又甚多母乃有難於一槩擯棄耶謂頭上無活水

晦菴論釋排之不遺餘力矣而晦菴泰同契有註陰

符經有註調息有箴選選與老氏相近者何也阿阿

治菴別錄卷下

乙酉仲夏余家避地南昌之竹林有老僧覺空者待

余父子甚厚飲食慳惓雖多野氣然愈樸愈真久而

不厭殊爲難得是年冬余家移歸新吳送我泫然淚

下後二年家大人訪之于竹林上人已回首矣聞囑

徒無他語惟謹待余父子及樂平一道友而已且云

汝奉我言我在冥中福汝也其徒果待家大人殊禮

嗟嗟萍聚數月便具如許深緣即至四大將離猶憶

念若此此老雖不足以入道較世人朝煦煦而暮歸

歸者霄壤矣

月以前無老佛之名亦無儒之名三教分宗其起於後世乎儒名之盛莫過於宋史先生為始於伊川程橫渠皆在不知數公當日何以下語也也皆從是世上一場

如嶺阿育王舍利雖百千人一時瞻禮各有所見不問其人各有一顆真舍利不得昧却肯哉

百宮舉張孫庵千眼觀音讚云汝有千眼衆皆了了

此文人綺語耳何不云多者或多或少者或為少者日賦更一字而眼裏方有筋也

止云物受刀砧湯燻之慘食者過喉即休不若此直物到人身既利益物命尤利益己命也讀之令人作

庚子萬歲文

全聖欽批評面廂一書以才子命名可謂恰當凡原

本中一字一句一節無不從影中推敲而出必淋漓滿志而後已實甫才子聖歎才子兩才相遇遂覺

四五百百年天地間皆是才子克塞妙哉此才惜哉此

才中間引許多佛語禪師語印証尤為可惜昔國通

秀阿山谷作說語動天下人婦心死當墮泥犁屠赤

水星花傳奇管先生尚有籍語之成聖歎胡未之前

聞耶指迷而受病屢多此論不獨為聖歎也且為普天

張天覺宗門稱為大老以其有須古數則及護法一

治卷別集

卷下

論耳即裝此而言亦非人不可到之項况立朝時實

章梓掛元祐已屬喪心至奏內斥宣仁太皇太后為

老奸為呂武則心術奸邪與操藩何異反不如林希

擲筆一語尤有自知之明也使不知而為此固是云

沙道的若明知而明犯之必世法佛法判然而截然

後可近日好事阿師為某非正傳某非親付只當狗

爭枯骨何不另出手眼則知此人更光明俊偉千秋

可馬頭陀唐武宗時人以堪輿術名世余邑之百丈

如許真宗門董孤也

子一經批發便自痛矣

潭州之西山皆其軒殿載在燈錄不一而足地理統
一全書云公姓劉名潛號頭陀上世爲司馬南唐府
人宋哲宗時經歷江西湖廣惟吉安所葬獨多永樂
時得所著書於佛腹中合二說觀之請說特甚豈如
司馬長卿慕商相如之爲人而命名相如耶抑誤混
兩人爲一人耶作統一者應未考詳于燈錄耳
古德云好人如然料香香得一時戒却一寸惡人如
蛆虫運糞飽得一餐臭却一身後一語且置若人透
得前語保取一生泰學事畢

五代毛無敵雅善雜詞作江海紳介加恩諸各有官

階體如制誥統以龍王令行之高安劉物子微其意
而作法王寶冊彼雜詞也此何事而可謬爲也將其
非其用心而不知監本于無敵耳

宋會稽守孟顛事佛精懇謝康樂輕之云得道須慧
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派
恨之後因白事復以瘕人加顛顛遂表靈運有異志
嗟乎以不赦之罪報人語言之恨其事佛精懇者果
安在哉今日虛生浪死獲又不足責矣今古同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余謂此段風光人人可到何以却如啞子夢
見娘親不能吐出半字也東坡一生動處居多此必
遺謫海外人境俱空活朕有得故能如此親切言之
可見盡大地瓦石草木件件俱是金丹特識之者少
耳

江文通恨賦一篇如盲人過萬里香無投履處王逸
少有昔高人蘭亭一序亦微見乎辭昔晁文元問不
死之道于海蟾蟾曰人何曾死而君提之求生乎一
句徹上徹下矣

余嘗宿啣香鐘懸隔壁每五更睡發聲吼驚人頰和
止止行者勿擊余至遂以爲常今讀東坡海外上梁
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憶前事
悵然錄以志感

宋右丞王安中龍山覺軒銘云本自無迷何者爲覺
龍山名軒無病求藥從而銘之分一半錯原文何者
爲覺下有惟無舌人滿口道着二句余爲刪之免墮
神障朕非深於禪者不可語此也

說

與魔說

佛魔是一行人佛到此魔亦到此又是一箇人始作佛終作魔始作魔終亦可作佛佛身克滿於法界余謂魔身亦克滿於法界無境不現無時不現無念不現非是十方生斷人也須乘念剛王劍時時揮刺始得救得一半即今建立叢林正是為佛魔清界限處往往訛謗橫興魔反侵正者何也余久於此道或親歷或日見或耳聞敢為我輩陳之祇緣此輩源頭來得不清楚於一念好名聞諸善知識也是師僧做的名山福刹接待十方也是人間的表這裏是有田有施主有不如請一善知識到此住了方丈這所在雖是子孫房頭雖是粥飯叢林如今有善知識住過後面有善知識接續便是祖庭了我便是開山老者幾百年後怕西歸堂裏不供養我一牌位麼再或者在他會下住久坐香結制有些光景善知識決不是鐵打心腸必竟垂念我請他在位竭力輔佐一段辛苦將拄杖子付我也未見得故遂轟轟烈烈施說起

來不南嶽便天臺非曹洞即臨濟前一位善知識進門初時只管不十分興頭只請半月一月先前要做者舊付拄杖子念頭不覺漸漸不暢快了些但他不暢快家叔姪兄弟徒子法孫久已不暢快只等這一箇點引子一齊嘈雜必然有的且道此輩先前如我轉眼如此是何緣故然這些緣故開口即知舉目便見特未曾經歷者不知耳從來善知識門底曾有使上傳下規矩斬釘削鐵抽絲過扣容不得一毫人情使不得一毫假借比官府法度更為嚴峻何以故叢林中僧俱是十方會聚若非號令便到不得今日了所以鐘板一掛號令便行說話的不許高聲行路的不許脚快吃飯過堂不許私造飲食各歸房不許往來攪擾五更鐘响即起夜間坐香方圓如防閑身心欸目不可備述至於日用有飯吃飯無不得却也打熬殺人踞踏殺人一念纔生衆魔畢從前歡喜都成苦惱遂想到善知識在此是我家為主請的佛殿佛像是我師祖師父募化做的如今雲

水窗曾大掃入擺在滿一屋及似看我們不上眼又
 恩勤用什物農器法器都是我的先施要拿便拿要
 放便故自交割善知識後又盡做了他的各項職事
 填一罐罐人要一盤東西必與稟白方丈纔許向庫
 房取詩字庫房的還不與利便了失手打碎一碗一
 盞現是我的如今又要賠補有一私房客到要另設
 一茶千轉萬折自如不得一毫又見善知識待他者
 舊與他雲水一服衆人吃飯與他吃飯衆人吃水跟
 他吃水又向時我們出入自由自在真正游戲二昧
 冷卷別集 卷下
 如今出告假歸要銷假柴到寒寒到寒寒一年
 三百六十日添出許多勞碌事如長脚人穿了一雙鞋
 子極快活人無故撞入這等寒寒去有此不般不暢
 快的事自然急則計生活活他前帶我僧人只管
 拘上物下不遵規矩善知識沒奈何捲衣包子走
 不僧說那時再過暢快日子未晚咄嗟哉虎子善知
 識不是你捨得動的初時一二事或容忍了你到大
 綱過不去的善知識搥鼓集衆除打在外擯出山門
 悔是遲了被擯這僧自是一肚不合時宜長長短短

道人告慰其家餘衆狐死兔悲磨牙思逞如韓信登
 壇斬了大將殷蓋樊噲喧嚷轅門又是有的少不得
 法王令如山立又一槩擯出從此三人証龜成煞不
 深知的施主也動旁不念隨聲歎息道一個好好的
 所在一家大小住得熱烘烘請個甚麼大師住如今
 把一家人搬得七上八下讓僧俗打夥無端生謗魔
 說熾然嗚乎事至此佛法亦大難矣孰知頭正尾正
 的善知識遇這些事都不在眼古人云山是之役倘
 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卒至魔消佛現魔亦化
 冷卷別集 卷下
 揚方顯善知識鋪鋪且道善知識有甚麼處遇
 人識得破前你作金湯 應形障使無三不
 文重照應也當 今諸方魔則落矣

拈古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處文殊白椎曰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文殊白椎通勅世尊戒曰世尊雖然理長則就未免

無丈夫氣在當時待文殊總拈椎子震威一摩下座

免得後世子孫依樣畫葫蘆向便下座處縣殿

達磨至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

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武帝是天下至尊達磨是東土初祖相見機緣是震

且第一句公案往往謂帝不契機故達磨渡江入魏

不但其言帝并屈達磨我殊不知武帝一問一答可

謂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達磨渡江正是迥迥了萬來

東土安南塞北一齊收

昔有婆子供養一卷王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

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

何王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

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個伴漢遂走出燒却

卷

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還他婆子者僧亦可謂頭
尾端的惜少衲僧氣槩若我作者僧更添上一把火
令婆子見之悔殺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

三應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侍者平時國師與過多少獨至今日便有如許切恨

要知國師三喚麼大似教子作賊令子入櫃鎖却櫃

蓋要知侍者三應麼大似子在櫃中作鼠嚙櫃解其

家開櫃因而得出要知兩孤負麼大似子歸告父得

出之故父曰汝作得賊也雖然如是侍者何以無語

侍得國師語畢禮他三拜有孤負無孤負皆教延團

至今難解

木平問洛浦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

曰移舟諸水脉舉棹別波翻平不契奈蟠龍如

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平從此悟

入

洛浦盡情吐出可謂雙放雙收為甚麼木平却向蟠

龍言下悟去不見道不因夜來雁怎識海門秋

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
而門出入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
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乾
矢擬便歸方丈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
矢擬

無位真人與佛相去多少二老異口同音如虫禦木
如今不丈夫漢教人向矢楸上咬嚼古佛過去久矣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王豎起拳頭州

曰水淺不是洎舡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

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繼能奪能殺能
活便禮拜

有般道古頭在趙州口裏似則也似是則未是殊不

知趙州是個慣賤到處打劫逢着便與一刀二菴主

高提祖印針筒不入看趙州做這些手脚管取暗地

冷笑在

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沙曰汝見大唐天子

還自種田割稻否曰未審是何人成佛沙曰是

汝成佛僧無語沙曰會麼曰不會沙曰如人因

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長沙始終或然落草當斷不斷者僧始終不薦想怕

鉢袋于累他今設有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勞勞便

棒若人知得棒頭落處豈不脫酒

香城顯禪禪管三夏月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

蒲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當下消

順老番示向人親切處痛下鍼雖然未免止教人在

寒暑上着制要清曠劫無明嗔辛去

五祖演問開聖覺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

他是阿誰覺云鬚張三黑李四雖然之次日番

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也祖云道甚麼

覺云鬚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

爲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

開聖一期種未試官偶然取中及到擾試不覺露出

草筋若真是四通八達底待祖云道甚麼但云和尚

住持事繁也免當時一場敗缺

雲巖典牛禪師種牛頰兩角指天四脚踏地

拽斷鼻繩收甚屎屁

雲巖此須蹄角即不問但問身是甚麼人穿 既是甚麼人捨纜須得個儻分明更要問你尾巴在

太原字上產陳尚書留在家供養一日尚書

曰來日講一編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

畢師遂降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

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乎上座徧歷諸方名喧宇宙及至臨末梢頭為何仍作塵主去就然如是且道他講的大涅槃經在於何處良久云莫更有也

冷庵別集

卷下

伍五

洞山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

道甚麼人合得這袈裟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

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

一轉始候師意別有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

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

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

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

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聞黎且待我為你

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且道此是當時下的語非當時下的語試辨有其或未能不見道水墨一點兩處成龍



冷庵別集

卷下

伍六

頌

尋牛

本自天然不借功誰教出入任憧憧如今直向芭蕉
下流水高山雨帶風

見跡

古道平如一掌開脚跟抖擻絕徘徊雖朕接着此見
影是耶非手猶漫猜

捉殺

頭角明明誰已真溪山滿目不逢人看來已鼻猶端
約約離苦絕葛直紉

調制

不是冤家不聚頭多般痛癢疾如強是井聲色關頭
處誰肯相隨讓一籌

馴伏

懶強消歸一頓中紛飛業識已融融從今莫語當年
事始覺從前錯用功

騎歸

不須玉勒與金鞍問向家山穩肯端一路先風開眼

底竹籬茅舍隱現環

獨照

萬籟蕭然寢息閒孤光炯炯更開閒倚欄月樹無遺
影耳自番今角自彎

雙眼

夕陽西下水東流野渡無人岸影秋任運騰騰忘管
帶五湖煙景不知收

還源

洪濛猶是舊洪濛到此何曾異與洞天上月輪原若
此癡人說新桂花叢

番手

晴清休唱太平歌萬里無雲吃棒多敢道老來成懶
癖百花深處雨淋袈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覓本處唯

有一女人近於佛座而入三昧文殊白佛云何

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

令從三昧起汝目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

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

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
十二恒河沙國土有閻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
須臾閻明人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勸閻
明出閻明却至女子前嗚指一下女子於是從
定而出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雲騰霞蔚結為霜

破屈辱羅因恃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
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
免產難破屈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測問

谷本別集

卷一

第三

世尊却來相報及送具向其事佛告破屈汝速
去報言我復賢聖法素未曾殺生破屈奉佛語
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母子俱安具何道理破屈罷去拖泥帶水未嘗殺生
如斯而已

太史黃山谷謁死心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

問曰新長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

見公無語心約出日晦堂處泰得的使未着在

黃學士鼻孔擦天新長老一刀截斷前不構林後不

迭店要相見柱鵬枝上月三更盡平生心一片

五祖演世諱云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

卻過了因甚尾已過不得

五月與師渡平毛陣雲處處顯功高却難羽扇綸巾

老直待傾心到七遊

德山一日飯匙自托鉢至法堂前時雪降作飯

頭見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

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口大小德

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幾頭問曰你

不肯老僧那處密啓其意山乃休至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

老漢會末後句也他後天下人不奈何何雖然

如是也只得三年活

末後句祇這是死水不藏龍儘力有提携倒四頭三

互換犀利話到活三年刻木而為吏

火字

一字當頭鉄壁峩六書體勢揚舉案雖然不落名言

露其奈猶居第二何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何事從人索水程請看脚下煞分明乾峯一畫猶疑若惹得雲門弄鬼精

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歷歷漢陽樹淒淒鸚鵡洲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迷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假頭傾心吐胆不裝蕪淺草平坡爲舉揚又恐直言君不信稍頭叮囑兩三行

芭蕉清禪師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奪拄杖子下座

芭蕉告報直而真據令似乎不顧民其實一段疑箇

意裏看擔耳有何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腳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遂下座

滿爐炭火徹心紅酸裏難教一物容試看傍僧傾滴水何曾有點黑形踪

大馮安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到彼值馮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馮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馮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

翠碎細珠彈指間萬機寢削水雲閒當年賣盡衣服客博得馮山一笑還

徑山令道謙禪師往長沙過紫巖張公書師自謂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此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事何事元曰着衣喫飯

病康放屎晚飯死路上行師於言下傾首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如此如此其然其然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說同鸞絲立在蘆花中說是別秋水長天共一色
向不得別不得揚子江頭把釣翁自西自東自南
咄咄咄

與百丈大賓

冷菴三十餘年往來百丈凡百丈一切內外事無不
殫力調護此諸方所共知也卽如今先師三住大刹
俱冷菴爲請至令先師務求荒糧俱冷菴領呈錫
石與夫山中修造等項亦未嘗無小小補助以故三
十年來冷菴於百丈自信無損而有益也後以武寧
某人尋逃新塔橫橋相遇繁言嘖嘖風聲不雅帶之
來山說明厥故令師翁反將其人索項繫柱加以擗
楚冷菴忿狀出山遂不復通問嗟乎空山無人可
冷菴別集
以封行非王者法度能制匪朝伊夕矣令師與冷菴
有切磋之好前任恭升黃公偶入衡言不無督過終
以投息遂獲輕安狀亦不足爲令師軒輊也所不滿
者如夢筆和尚之與金粟長老書耳今令師厭弃世
相翩翩西邁座下奉命守院開出不必說大義造作
不須遣化主人天福報豈日無之但不依清規不通
前輩高踞方丈實爲創舉在座下必日子承父業在
衆人必曰受授未清座下或以慧力之主張機符
安能使衆人均以慧力之主張爲鐵槩乎且

以下原缺